蜀山劍俠傳

禹令金戈

還珠樓主著

邵邱 凌建 標點

漓江出版社



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蜀山劍俠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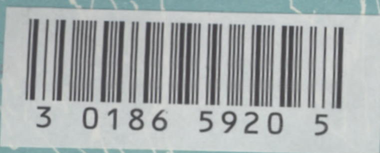
還珠樓主著



禹令金戈


武俠西風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3 0186 5920 5


北京圖書館藏書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第十六回

射影喷毒沙　平地波澜飞劳燕
昏灯摇冷焰　漭天风雪失娇妻

话说萧逸在树后闻言，方悟畹秋屡次为内弟劝婚之由，大为骇异。当时怒气填胸，几乎急晕倒地。还算是为人深沉，心思细密，强忍悲愤，径自回去，并未发作。这疑心一转到家丑上面，想起平日他姊弟行径，自然无处不是可疑之点。偏巧这日所有门人俱往崔家赴宴，只欧阳姊弟在家。萧逸存心窥探，轻脚轻手，掩了进去。正赶上欧阳鸿坐在床上，抱着病儿拉屎。儿病日久，肛门下坠，欧阳霜用热水温布去拭。两下都忙着病儿，无心顾忌，姊弟两人的头额，差不多都碰在一齐。如在平日，原无足奇，此时见状，益发愤火中烧。萧逸心想他姊弟亲密，成了习惯。再加身为村主，顾恤颜面，过耳之言，事情还没有看真，万一冤枉，岂不大错？又顾恤着病儿，依然强自按捺，问了问病儿，便自坐下。细察他姊弟二人神情，似极自然，暗骂："狗男女，装得真象，且等我儿病好再说。如若畹秋的话出于误会便罢，只要真作那淫贱之事，我再要你们的狗命好了。"

可怜欧阳霜身已入了罗网，连影子都不知道。由此萧逸便在暗中留神考查，除欧阳霜姊弟情厚外，并看不出有什么弊病。到底多年夫妻，又极恩爱，当时虽为谤言所动，怒火上升。日子一久，渐渐也觉事似子虚，乃妻不会如此无良无耻，心里有些活动起来。欲俟儿愈之后，问明爱妻内弟是否他的娘家兄弟，再去质问畹秋一回。以自己的智力，总可判出一点虚实。又过两日，儿病忽然痊愈。萧逸因爱妻多日劳累，等她养息了几天，再行发问。欧阳霜从来没在丈夫面前打过诳语，只为一念因循，没有明告，心中早已忘却。吃萧逸突然一问，羞得面红耳过。当时如把表弟过继，以及延不吐实的话实道出来，也不致惹下那场祸事，偏是素常受了丈夫宠爱惯了的，不肯开口。萧逸问时又没说得自旁人口内，只说看她姊弟相貌并无相象之处，料她决非自家骨肉等语。欧阳霜原以为此事，只有畹秋和萧元夫妻知道，一是知己姊妹，一是有把柄在自己手内，平日巴结还来不及，怎敢惹自己的烦恼？微一定神，没好气答道："鸿弟原是叔叔跟前的，一子承挑着两房。我爹爹从小就在你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。常言道一娘生九子。同是一母所产，相貌都有不象的，何况不同父母？我回家乡时和你说过，寻的是我家亲友，你这话问得多奇怪！"萧逸见她急得颈红脸胀，认是心虚，失了常态。不觉又把疑念重新勾起，说道："你上年从家乡回来，曾和我说令弟是令叔之子，这个我原晓得。要问的是他究竟是不是令叔亲生，还是外人？"欧阳霜一时改不过口，心里再一生气，不暇寻思，也没留心丈夫神色，脱口答道："外人我怎会千山万水接到这里来！接承我家宗嗣，难道还会是假的不成？"萧逸听她如此说法，人言已证实一半，心里气得直抖。因未拿着真赃，表面依旧强忍，装笑答道："我不过偶然想起的无心发问，你着急怎的？"欧阳霜口

头虽强，终觉瞒哄丈夫有些内愧，几番要把真话说出，老不好意思。过了一会，见丈夫不提，也就拉倒。

第二日，夫妻二人率众门徒在平台习武，萧逸留神察看欧阳霜姊弟神情。欧阳霜又因儿病，许久没有问及兄弟武功进境如何。一上场，姊弟二人俱在一起，指说习练，没怎离开。萧逸越看越不对，本已伤心悲愤，蓄势待发。练完人散，畹秋忽然要请萧逸写两副过年的门对，萧逸推说连日情绪不佳，好在过年还早，无妨改日再写，畹秋说："纸已带来，懒得拿回。你是一村之主，年下独忙，难得今早清闲。这纸还是霜妹上年带回，不愿叫你崔大哥糟踏，特地找你，怎倒推辞起来。"说完拉了欧阳霜，先往书房走去。萧元夫妻也装着看写字，跟了进去。萧逸无法，只得应了。大家进到书房中落坐，欧阳鸿正忙着在磨墨，畹秋忽燃笑指床角小箱对萧逸道："这么讲究一间书房，哪里来的这只破旧竹箱，还不把它拿了出去。"萧逸从未见过那口小箱，便问箱从何来，怎么从未见过？欧阳鸿忙红着脸说："是我带来之物。前日才从山上阁亭内取下，也知道放在这里不相宜。因里面有两本旧书，意拟少时有暇，清理出来，再行检阅。今早忙着用功，还没顾得。"畹秋便道："我只说鸿弟习武正勤，谁知还精于文事。何不取将出来，给我们拜读拜读？"萧元也从旁怂恿。欧阳霜知道兄弟文理还通顺，也愿他当众显露，以示母族中也有读书种子，朝兄弟使了眼色。

萧逸物腐虫生，疑念已甚，见内弟脸胀通红，迟不开箱，乃姊又递眼色，错会了意疑是中有弊病，便板着脸说："崔表嫂要看你窗课，还不取将出来。"欧阳鸿面嫩，经姊夫这一说忙答道："这箱子钥匙，早在途中遗失了。"话未说完，萧逸微愠道："这有何难，把锁扭了就是。你没得用，我给你找口好的。"欧阳霜见乃夫从昨日起神情已是变样，还以为多年夫妻从未口

角，问话时顶了他几句，遭他不快。及见他对兄弟辞色不善，大改常态，当着外人，扫了自己颜面。不等箱子打开，赌气立起转身就走，回到自己卧房中去。

此时萧逸把奸人谗言信了八九，素日夫妻深情，业已付诸流水。极力压制着满腔中的怒火，含忍未发，哪还把心头爱宠看成人样。畹秋、萧元原是私往阁亭，见竹箱已被欧阳鸿取回房去，又看出晨间萧逸疑忿情景，知道时机成熟，萧逸夫妻中了阴谋，竹箱必在书房以内。特借春联为由，觑便举发。因已隔了数日，先还不知竹箱被人打开也未。及至进房定睛一看，箱锁依然，钥匙早被魏氏盗走，必未开过，否则箱子不会仍存房内，不由心花大放，一意运用奸谋。欧阳霜负气回房，正中二奸心意，哪里还肯拦阻？明知箱子一开，萧逸必要发现情私。萧逸为人深沉多智，好胜心强，须要始终装着不知，使其暗中自去下手，方能制她姊弟二人死命。如被发觉有人知道此事，必代欧阳霜遮掩，心中只管痛恨切骨，暂时决不伤他姊弟。须候事情搁冷，人无闲言，再用巧法暗算二人。事情本是假的，聪明人只瞒得一时，旷日持久，万一奸谋败露，不特徒劳无功，自己反倒惹火烧身。跟打毒蛇一样，不打则已，只一下手，就非立即打死不可！但见欧阳鸿诺诺连声，走了过去。萧逸一双眼睛却钉在箱上，装着行所无事，偷朝萧元使了个眼色，笑道："我的事倒烦舅老爷磨墨，真太不客气了！他已磨了好一会，请表哥代我磨两下罢。"萧元知旨，跑向桌前，面朝外面，磨起墨来，同时畹秋又作失惊，奔过去道："请你磨慢一些，留神沾了我的好纸。"萧元连说"不会"。

二奸正搭讪间，欧阳鸿已把锁扭开。萧逸首先入目的便是欧阳霜昔年自绣，自诩手法精工，认为佳绝，自己也常时把玩，后来穿着回乡，不曾再见的那双鞋。断定与欧阳鸿私通，赠与

把玩的表记无疑，不由怒火上升。正待猛下辣手，向他打去，急中转念，一看畹秋和萧元正在磨墨说笑，全未留意此事，忙伸手拿起箱中一叠本子，往地下一掷，说声：“好脏！”跟着脚一拨，将箱子拨入床角。畹秋已闻声走来，说道：“鸿弟的大作呢！”萧逸勉强说道：“这不是么！”畹秋听出他说的话都变了音，料是急怒攻心，气变了色。忙就地上拾起那两本窗课，装着翻看，头也不抬，口中问道：“箱中还有甚好书？就这一点么？”萧逸抢答道：“他也没个归置，剩下几本旧经书乱放在里面，没什么可看的了。”说罢，坐在那里，勉强定了定神，仍装着没事人一般。畹秋略为翻看，口中带笑说道：“倒也亏他，墨汁已浓，你代我写罢。”

萧逸不愿家丑外扬，更不愿把笑话露在畹秋眼里，闻言走过便写。快要写完的当儿，萧逸本意人走以后，先用家传辣手内功，先暗伤欧阳鸿，再去逼死欧阳霜。也是欧阳鸿命不该绝，开箱之时，闻着一股生平最怕闻的霉腐气息，刚把头一抬，萧逸的手早抢伸下去抓了两本书，把箱关上，踢入床下。箱子太大，不容两人并立同捡，姊夫一俯身，自然连忙避让。仿佛瞥见箱角，似乎花花绿绿塞着一样东西，不似自己原有。心中无病又未看清，少年人好胜，见畹秋拾起窗课在看，只顾注意畹秋褒贬，姊夫变脸失色之状，通未察觉。后来写字牵纸，欧阳鸿又被畹秋抢在里头，只好站在旁边看着，渐觉出姊夫今日写字，好似非常吃力，头上都见了汗。手因用力过度，不时在抖，可是笔尖所到之处，宛如翔凤飞龙，各展其妙。还以畹秋所托，格外用心着力。哪知姊夫中了奸谋，内心蓄着悲痛，强自按捺，把满腔无明火气，发在笔尖之上，少时写完，人一走便要他的性命。正暗中赞赏间，忽觉腹痛内急，不等写完，便去入厕。

萧逸一心两用，勉强矜持，哪敢拿眼再看仇人来逗自己火气，并未觉察。写完缓缓放下了笔，坐在椅上，见畹秋和萧元将写就的对联摊放地上，以俟墨干，才觉出欧阳鸿不在房内。举目一看，果然不知何时走开，心中一动，几乎又把火发。暗忖不好，忙又强压下去，勉强笑道："今日的字，用力不讨好吧！"二奸更是知趣，仍装铺纸，鉴赏书法，头也不抬各笑道："你今天写的字真如千峰翔舞，海水群飞，奔放雄奇，得未曾有。仿佛初写兰亭，兴到之作。早知如此，真悔不多取点纸来请你写呢。"畹秋又道："你看笔酣墨饱，还得些时。天都快近午了，今天小娃儿没有带来，想必等我回吃午饭。暂放在此地，少时再来取吧。"萧逸原恐神情泄露，也在留意二奸辞色，二奸都在俯身批评赞美，迥非觉察神气。心中还在暗幸，闻言假意答道："就在我家同吃好了，何必回去。这不是一样，难道非和崔大哥举案同食么？"畹秋估量萧逸装得必定象，才抬头望着他，嫣然一笑道："我没的那么巴结他，不过怕娃儿盼望罢了。你不说这话还可扰你一餐，既拿话激我，我才偏不上套呢。"萧逸强装笑脸，又故意留她两次，畹秋终于和萧元告辞而去。

萧逸送到门外，见已下山，不由心火大张，怒脉愤起，以为欧阳姊弟知道奸情败露，必在房中聚语。忙步冲进卧室一看，欧阳霜独坐榻前，正在发呆，面上似有泪痕。欧阳鸿并不在内。恐赃证失落，忙又回到书房开箱取出那双花鞋，藏在怀内。奔回房去，人已气得浑身抖战，走向对榻椅上一坐，先是一言不发，强忍心气，重思如何处置奸夫淫妇，才算妥善，不致传扬丑事。坐不一会，欧阳霜本因丈夫当着外人对兄弟辞色不善，赌气回房。想起兄弟那么听话知趣，如非母族寒微，何致如此？继而丈夫怒冲冲进房，没有定足便走，一会去而复转，方

想问他何事连日如此气盛。猛抬头一看，丈夫脸都变成白纸，嘴皮都发了乌，目射凶光看着自己。竟是多年夫妻从未看到过这样暴怒凶恶之形，不禁大惊。腹中幽怨吓得去了个干净，疑心村中出什么变故，连日辞色不佳，或由于此。她不但气消，反倒怜爱担心起来。忙走过去抚着丈夫肩头，刚想慰问，口才说了一个“好”字，萧逸实忍不住，将她手一推，站起身来，急匆匆先把室门关上，咬牙切齿，颤声说道：“那小畜生到底哪里来的？姓甚名谁，快说！”欧阳霜一听，还是为兄弟，见丈夫神色不对，不料有人拨弄，还没想会疑心到奸情上去。外人入村，本干例禁。必是连日有人说了闲话，以为丈夫怪他恩爱夫妻不该隐瞒，只得正色答道：“他实是表弟吴鸿，从小过继叔父面前。”言还未了，只听萧逸低喝得一声：“好不要脸的贱人！”跟着一掌打下。

欧阳霜不意丈夫骤下绝情，心胆皆裂，仗着一身武功尽得婆娘二家之传，手疾眼快，只肩头扫着一下，没被打中，忙忍痛喝道：“一点小事，你怎如此狠毒！要打听我说明白。”底下打字没出口，忽见丈夫怀中取出一双自己穿的旧鞋，往地下一扔，低喝道：“不用多说，真凭实据在。容我用重手法，点伤你两个狗男女的要害，慢慢死去，免得彼此出丑。”随说伸手便点。

可怜欧阳霜这时才听出丈夫是疑心她姊弟通奸，真是奇冤极苦，悲愤填胸，气堵咽喉，泪如泉涌，一面还得抵御丈夫辣手，哪还说得出一句话来。两人交手，都怕外人听去，连几个回合，欧阳霜本领原不在丈夫以下，无奈一方是理直气盛，早已蓄势待发，必欲置之死地，锐不可当。一方是冤苦莫诉，心灵受了重伤，体颤神昏，气力大减，又怕误伤了丈夫，不由得便相形见绌。眼看危殆，忽听门外有人敲门之声。萧逸方停了

手，倾耳一听，竟是爱子萧珍在村塾中放学回来，见一岁多的小弟妹被人抱在山脚晒太阳，接抱回家，在外敲门，爹妈乱叫。回视欧阳霜业已喘吁吁，花容憔悴，泪眼模糊，晕倒榻上。想起多年恩爱，和眼前这些儿女，不禁心中一酸，流下泪来。因爱子还在打门直喊快开。两小儿女更是嘻嘻哈哈，高喊爹妈不止。忙定了定神，开门出去一看，萧珍一手一个，抱着两个玉雪可爱的两小儿女，走了进来。抱儿女的佣人跟在后面，正由平台往门里走进，忙道："你们自去厨房吩咐开饭，与娃儿们吃吧。大娘子有病，不用进来了。"话才脱口，两小儿女早挣下地来，各喊了声："妈！"看见母卧床上，神气不佳。兄弟三人，一同飞扑近前，小的爬上身去，大的便焦急去问着："妈怎么了？"欧阳霜心想暂时说必不听，非苟延性命，这冤无法洗清。那造谣之人，也无法寻他算帐。见他顾恤儿女，率性把两小儿女一搂说道："心肝儿呀！妈被坏人所害，就要死在那狠心猪狗手里！快来吃一口离娘乳吧！"说到伤心处，也不禁失声哭了起来。

萧璇、萧琏两小兄弟，才只两岁不到，尚未断奶。村人俱是自家人，无从雇用乳媪，小孩虽有人带，奶却自喂。到了晚来，更非与母眠不可。虽然幼不解事，见娘如此悲苦，母子天性，自然激发，益发"妈妈妈妈"大哭起来。萧珍幼随父母练就一身武功，性情刚烈。闻言悲愤填胸，伸手将眼泪一擦，怒冲冲纵向墙头，摘下乃母常用的宝剑，急喊妈妈，那恶人是谁，快说出来，他敢害妈，我杀他去！欧阳霜知道儿子脾气，事未断定，如何肯说。萧珍连问数声，见母只是悲泣不答，父亲又眼含痛泪，沉着脸坐在一旁，垂头叹气，不作一声，好生焦急，低头一想，忽喊一声："我知道了！"跳起身来，开了门便往外走。

萧逸见状大惊，连忙喝止时，欧阳霜也恐他冒冒失失，闹出乱子。早从床上纵起，将他拦住喝道："妈有不白之冤，你一个小娃娃知道什么？还不与我站住！"萧珍急得乱迸哭道："坏人要害妈妈，爹不管，妈不说。我想舅舅总该知道，打算问明再去。又不许我，反正谁要害妈，只是拚着我一条命，不杀了他全家才怪！"欧阳霜道："乖儿子莫着急，现在你妈妈事没水落石出，还不愿就死呢！你忙什么？难道你爹害我，你也杀他全家么？"萧珍人本聪明，因双亲素日和美，从来不曾口角，没想到二老会反脸成仇，闻言先顺嘴答道："我知爹爹待妈最好，决不会的。"一言甫毕，偶一眼看到乃父，满脸阴郁愁惨之相，猛想起妈今日这等悲苦，受人欺负，爹怎毫未劝解。适才好似对妈还说了句气话，迥非往日夫妻和美之状。不禁起了疑心，忙奔过去问道："爹，娘说你害她，真有这事么？我想不会有的！爹是一村之主，谁也没爹本事大，为何还让人害我的妈？你也不管！那坏人是谁，儿子与他誓不两立，爹你快些说呀！"萧逸自然无话可答，瞓见爱子，至性激发，急得颈红脸胀，两臂连伸，筋骨轧轧直响，泪眼红突，似要冒出火来。如知母仇，势必百死以报，不禁又怜又爱又伤心。迫得无法，只得怒目指着欧阳霜道："你问她去！"

萧珍见双亲彼此推诿不说，不由急火攻心，面色立刻由红转白。正要哭说，忽然房门启处，欧阳鸿走了进来。萧珍心情一松，刚喊了一声："舅舅来得正好！"萧逸已怒火中烧，喝声："珍儿且住，我有话说。"起身迎上前去。欧阳霜知道丈夫必下毒手，乃弟决无幸理，见势不佳，不暇再顾别的，急喊："鸿弟，还不快寻生路，你姊夫要你性命！"跟着人也抢纵上前。

欧阳鸿原因出恭回来，行过餐房，见只一带小孩的女仆在

内，饭菜已然摆好，姊夫、姊姊、外甥辈，一个未到。山居俱是自己操作，有那随隐仆婢多分了田业，自去过度，萧逸虽是村主，只有二三名轮流值役。除每早习武时人多外，平时甚是清净。欧阳鸿问知大人小孩俱在房内，疑心二外甥又患了病，忙来看视，并请用饭。见房门半掩，又是哭声。一进房，首先看见姊姊、外甥俱是满脸急泪，面容悲苦，甚是惊异。他方要询问何故伤心，忽又见姊夫由座上立起，面带凶煞之气，迎面走来。接着便听姐姐急喊自己快逃，事起仓卒，做梦也想不到乱子这大。乃姊的话虽是听得逼真，因是心中无病不知为何要逃，只顾惊疑。微一怔神的工夫，萧逸安心要用传家辣手点伤他的要害，早把力量暗中运足，低喝道："大胆野种！丧尽天良！竟敢欺我！"随说猛伸右手，朝欧阳鸿胸前点去，这一下如被点中，立时伤中心腑，至多七日，必要气脱而死。

幸而欧阳霜防备得快，知道这手厉害难敌。也不顾命的运足全力，纵身上来，仍用萧氏秘传解法，右手一托乃夫的右手，紧跟着丁字步立定，闭住门户。就势从乃夫身后，用大擒拿法将左臂筋骨一错，连左手一齐制住。萧逸气力虽较高强，毕竟夫妻恩爱，相处已惯。一意寻仇，全神贯注，惟恐仇人不死，又是气昏了心，没防备乃妻会挺身急难。欧阳霜又尽得娘婆二家之传，深明窍要，冷不防反吃制住，拚命想要挣脱，身落人手，已是力不从心，又羞于出声叫喊，只气得咬牙切齿，哼哼不已。欧阳霜勉力制住丈夫，见兄弟还在逡巡开口忙喝："鸿弟，你我俱为奸人所害。你姊夫信谗入骨，无可分辩，必欲制死我们。此处你万难存身，你如是我兄弟，着速从后崖翻山逃走。他因爱惜颜面，见你一走，再立时弄死我，难免招人议论，可留我多活些日，有些一年半载，我自能查出仇人奸计，还我清白，也留我家一线香烟。如不听话，妄想和他口头

分辩，你我日内必死他手无疑了！”欧阳鸿见状，料事紧急，又是惶恐，又是伤心，悲声说道：“姊姊既如此说，不容兄弟不走，但我自问并无过失……”还要往下说时，欧阳霜不住咬牙急催快走，多说无益有害。欧阳鸿实逼处此问道：“我也不知姊夫何故如此恨我？此去一年之内必来领死，并报奸人之仇。此时为了家姊，暂且告别。”说完把脚一顿，飞身往外纵去。出门之际，犹听乃姊催走之声。祸从天降，心如刀割。意欲权遵姊命，翻崖逃出村去，候晚再行入村探听虚实，毕竟为了何事，夫妇成仇，再作计较。且不说欧阳鸿此行另有遇合，因祸得福。欧阳霜见兄弟逃了毒手，心想一不作二不休，率性等人走远，再行放手。又隔了一会，委实支持不住，才把丈夫错骨法解了。萧逸自是怒不可遏，就势一挥，欧阳霜便跌倒地上，忍泪强说道：“现已留得我家香烟了，你杀死我好了！”萧逸低声怒喝道：“你以为我如你的愿，放走小杂种，便可饶你多活些时么？”随说，怒冲冲抢步上前，刚一把将欧阳霜抓起。萧珍忽然急跑过来哭道：“害死我妈的，当真是爹爹么？”一言甫毕，二次怒火上攻，一口气不转，一跤跌倒在地，面如土色，晕死过去。床上两小兄妹，因见舅舅进房，刚止泪下床，意欲索抱。忽见父母都动了手，吓得站在一旁呆看，也忘了再哭。此时见妈被爹打倒在地，哥哥又复倒地，一害怕“哇”的一下，跌跌跄跄跑将过来，一跤跌倒在乃母身上，抱头大哭不止。

萧逸纵是铁打心肠，也不能再下手了。又一寻思，此时弄死了她，确是不妥。何况大的一个儿子，天性至厚，哭也哭死。小的两个年纪太幼，以后无人领带，每日牵衣哭啼索母，如何能受。大的更是目睹自己行凶，难免向人泄露，岂不把脸丢尽？念头一转，杀机立止。忙奔过去一把先将萧珍抱起，用

家内手法将堵闭住的气穴拍开，一面怒目对欧阳霜道：“贱婆娘！我看在三个儿女身上，暂时饶你不死，还不滚起来？”欧阳霜见丈夫无良，心如刀割，性本刚烈，原不惜死，只为身被沉冤，死得不明不白，太不甘心，又放不下三个小儿女，决计权且忍耻偷生，等弄个水落石出。闻言立时纵身站起，指着萧逸忍泪切齿说道：“你少骂人，须且记着，我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糊涂虫恩义已绝，活也无味。但我这等屈死，太不甘心。等早晚间，事弄明白，不用你叫我死，自会死给你看！你如稍有一分人心，今日之事作为无有，我把仇人奸谋，给你看好了。”言还未了，萧逸已把手乱摇，低喝道：“你到临死，还恋奸情热，放走奸夫，说上天去也是无用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！无庸你说，我自有主意。珍儿快醒，莫要被他听去，不比两个小的年幼，还不懂事。快带他两小兄妹，到里房诓一会，好带珍儿同去吃饭。”欧阳霜知丈夫疑念太深，话都白说，把心一横，说得一个“好”字，强忍头晕，一手一个，抱起萧璇兄妹，往房间内走去。

萧珍仅是气堵痰闭，仗着父是能手，略一按拍，将气顺转便开了窍，呕出一口浊痰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哭醒过来。睁眼一看，不见乃母在房。当时急得心魂都颤，口里乱喊“妈妈”，目光散乱，周身乱抖，刚转了的面色又复转青，手足乱张乱伸，拚命往地下挣去。萧逸看出此子烈性，适才已是心气两亏，不堪再受刺激，又恐进房之后，乃母对他说些不好的话，小孩禀赋，怎能禁受。连忙紧紧抱住，强忍悲痛，温言抚慰道：“你妈带小弟弟妹妹在那间喂奶呢。今天我是和她练功夫斗了玩，逗你三个着急，不想你却当成真事。你想爹爹和妈妈能打架么？你刚回醒，不能下地，不信我就抱你看去。少停你神气回复就吃饭了。今儿和先生说，逃半天学吧，叫你整天

看着你妈妈，省得不信。”萧珍年幼聪明，哪里肯信，先仍一味乱挣，后听说要抱他去看，方自停了挣。底下话也不再听，连喊：“快去，我要妈呀！”萧逸见状，大为感动，不禁流下泪来。料知不使亲见不行，只得答道：“乖儿莫急，爹抱你去就是。”随说随抱萧珍走入套间。

此时欧阳霜心横胆壮，主意拿定，已把死生祸福置之度外。一进房里，便坐在萧珍榻上，两手一边一个，搂着那玉雪般的两小儿女，解开衣服，露出雪也似的娇嫩玉胸，和粉滴酥搓的双乳。两小兄妹到了慈母怀里，哭声渐止，又当吃奶时候，一见娘奶，各伸开一只满是肉窝又白又胖的小粉拳，抓着柔温香腻的半边奶房，将那粒晕红浅紫的乳头，塞向小口含着。一面吮着，一面睁着那乌光圆黑的眸子，觑着娘脸。不时彼此各伸着一只小胖腿，兄妹俩彼此戏踢，活泼泼地，纯然一片天真。欧阳霜脸上泪痕，虽已拭净，一双妙目仍是霞晕波莹，面上精神却甚坚决。英姿静定，若无其事，刚烈之气，显然呈露，若换旁人，见她这等镇静气壮，必然动念回疑。偏生萧逸为人多智善疑，自信明察，不易摇惑，一摇惑便不易醒悟。加以夫妻情爱过深，忽遭巨变，恨也愈切。又知乃妻绝顶聪明，无论是何情状，俱当做作。再加上欧阳霜临危之际，不惜反手为敌放走欧阳鸿，把事愈更坐实。已是气迷心窍，神志全昏，一味算计如何遮羞解恨，哪有心情再细考查是非黑白？进房时只说了句：“你妈不是在喂奶么？我说是假打逗你们，你还不信。”说罢，惟恐欧阳霜又说气话去惊爱子，忙把头一偏，连正眼也不看一下。欧阳霜明白他的心意，也装出微笑说道：“珍儿，你怎那么傻？逗你们玩的，这等认真则甚？”萧珍彼时年九岁，毕竟不是三岁两岁孩子易哄，虽听母亲也如此说法，终觉情形不似，疑多信少，开口便问：“爹妈既是假打，

那还不去喊舅舅回来？”这一句话，把夫妻二人全都问住。

萧逸还在吞吐，欧阳霜抢着说道：“你舅不是此地人，你从小就知道的。他早该回去接续你外婆香烟去了！因你兄弟的病耽延至今。今早该走，恐你兄弟哭闹，特地假打一回，不想你们倒更哭闹了。这事不要到外面去说，如说妈为甚哭，就说弟弟忽然患病闭过气去，妈着急伤心好了。”萧珍立时回向萧逸道：“妈说的话是真的么，怎么爹爹打妈，用我家的煞手呢？”萧逸已把乃妻恨如切骨，为了顾全爱子，只得答道：“哪个哄你？如若真个谁要杀谁，墙上刀剑暗器，什么都有，何必用手？再说决不会当着你们。我虽村主，也不能随便杀人呀！何况杀的又是我的妻子，怎连这点都不明白？”萧珍终是半信半疑答道：“我反正不管，谁要害我的爹妈，我就杀他全家。要是爹害了妈，我便寻死好了。”萧逸道：“不许胡说，哪有此事，一同吃饭去吧。”

萧璇、萧琏母乳不足，每顿总搭点米汁。萧逸不屑与妻说话，又恐小儿受饿，特地说这笼统的话，以为乃妻必装负气，不来理会。不料欧阳霜闻言抱了两小孩，扣上怀立起就走。萧逸见她仿佛事过情迁，全不在意，神态甚是自然。心刚一动，忽又想到别的，暗中把牙一咬，抱着萧珍随后跟去。膳房女仆久候村主不来用饭，火锅的汤已添了两次，见主人走来，舅老爷还未到，添上了饭和小主人用的米汁，意欲前往书房催请。欧阳霜道：“舅老爷奉了村主之命，出山办一要事。要过些时日才回来，这座撤了吧。”说完照常先喂小孩。平日有欧阳鸿在旁照料，轮流喂抱已惯，忽然去了一个，欧阳霜喂了这个要顾那个。两小此争彼夺，乱抓桌上杯筷匙碟，大人只一双手，哪里忙得过来？两小又都不肯要别人喂吃，口里直喊：“我要舅舅！”怎么哄也不行。萧璇更是连喊多声不来，小嘴一撇要

哭。萧逸已把萧珍放在座上，检了些菜，任其自食，自己哪还有心用饭，勉强吃了半碗，见小孩闹得实在不象话，母子三人身上全都汤汁淋漓，碟和羹匙均被小孩抓落地上跌碎。天气又冷，恐米汁喂凉了生病。只得耐着性气接过萧琏，一人一个才把小孩喂好。暗忖平日不觉得，走了一个畜生，已自如此，倘真把贱人处死，别的不说，这三个无母之儿却是万分难办。如若容这贱人苟活，作个名义夫妻来顾这三个儿女，又觉恶恨难消。思来想去，除等儿女长大再行处死外，别无善法。他一面寻思，一面留神观察，见乃妻仍和素日一样，喂罢小孩，命人添了热饭，就着菜，从容而食，该吃多少仍吃多少。除眼圈红晕象是哭过外，别的行踪，一毫不露。小孩连喊舅舅，随喊随哄，面容全无异状，只不和自己说话而已。

倒是萧珍小小年岁，天性真厚，一任父母解说，依旧多心。一双眼睛，老轮流注定在父母脸上察看神情，一碗饭直未怎下咽，眉头紧皱，时现忧戚之容。问他怎不吃饭，出神则甚？眼圈一红，答声不饿，连碗也放下。萧逸看了又是伤心，暗骂："贱人！多年夫妻，想不到你有这深的城府。遇到这等风险奇耻大辱，性命关头，竟会神色不动，无有一事关心。难为你居然生下这样好的儿女。我虽投鼠忌器，不要你命，以后日子，看你怎样过去？"他这样胡思乱想，哪知欧阳霜在里间一会的功夫，因吃了一下辣手，伤处奇痛，恨他无良薄情，悲愤入骨。虽料定丈夫中了畹秋、萧元奸计，但是畹秋诡计多谋，阴险已极。看她多年匿怨交欢，忽然发动，必已罗网周密，陷阱甚深。再加当时为了顾全兄弟，强他逃走，事愈坐实。就这样分辩，话决说不进去。反正活着无味，徒受凌辱，转不如以死明心，留下遗书，以破奸谋，使这昧良薄幸人，事后明白，抱恨终身。死为厉鬼，寻找仇人索命，迫他自吐罪状，岂不容

易洗刷清白？她越想心越灰，为复丈夫之仇，存心使他痛定思痛，永远难受。连眼前爱儿爱女，都不再留恋。自杀之意一定，又见丈夫进房时情景，看出他心疼爱子，屈意相容之状。知道自己一死，丢下这三个小儿女，就够他受的，气极心横，暗庆得计，益发坚了必死之志。表面上仍装着镇静从容，强忍伤痛，一同吃完午饭，仍抱两小儿女回房。萧珍疑念未消，连忙跟去。萧逸心伤神沮，不愿多见妻子，自往峰下闲游去了。

说也凑巧，午后忽然云密天阴，似有酿雪之状。黄昏将近，天便下了大雪。不消个把时辰，积深尺许。全村峰岩林木，俱变成玉砌银装。萧逸出门在村前几个长老家，坐谈了半天，独自一人踏雪归来，胸中藏着无限悲痛凄惶。行近家前，几番踟蹰，直不愿再见妻子的面。冒着寒风在昏夜雪地里，徘徊了一会，觉不是事，才勉强懒洋洋一步一步踏级而升。刚走到庭前，见台阶上薄薄的飘着一层积雪，上面现出两个女人脚印，脚尖向里，仿佛人自外来的，已有片刻。平台和阶前一带，已被后下的雪盖没。阶上积雪原是随风刮进，此时风向稍转，雪刮不到，所以脚印还留在此。萧逸心想这般风雪寒天，别人无事不会到此，难道畹秋已知事发，赶来相劝不成？念头刚转，忽然一阵寒风从对面穿堂屋中，迎面刮来，把阶前余雪刮起一个急旋，往屋外面雪浪中卷去。堂前一盏壁灯，光焰摇摇，似明欲灭，景象甚是阴晦凝凉，若有鬼影，与往日回家，稚子牵衣，爱妻携儿抱女，款笑相迎情况，一热一冷，迥乎天渊之别。不禁毛发皆竖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。他定睛一看，四屋静悄悄，除穿堂后厨房中灯光，和堂屋这盏半明半灭的壁灯外，各屋都是黑漆漆的，不见一点灯亮，也不闻小儿女笑语之声。心中一动，想起前事，恐有变故，连忙抢步往卧房中跑去。房里黑洞洞，连唤了数声，婢仆一个也未到，反将屋里两

小儿女惊醒。萧逸听得儿女哭声，以为妻必在里同睡，看情形决未夜饭，心才略放。暗骂贱人还有脸负气，我留你命是为儿女，天都这晚，连灯都不点，也不招呼开饭。这三个婢仆也是可恶，主人不说话便自偷懒。一边径去寻火点灯，急切间又寻不到火石，耳听儿啼更急，却不听妻和长子声息，忍不住骂道："贱人睡得这死！"一步抢进房去，脚底忽有一物横卧。幸是萧逸练就眼力，身手轻灵，没有绊倒。低头一看是个女子，面朝下躺在地上。乍还以为妻子寻了短见，他虽在痛恨之余，毕竟多年夫妻，心里也是酸急。不觉伸手想要抱起，身子一俯，看出身材不似，微闻喉中还有格格喘息之声，更觉不类。再定睛仔细一看，竟是女仆雷二娘。

萧家下人，例由随隐亲族中晚辈和本门徒弟，以及旧日仆婢家人值役，本来人数甚多。自萧父去世，萧逸继位村主，屡说避世之人俱应力作，俗世尊卑贵贱，不宜再论，亟欲免去服役之例。村中诸长老再三相劝，说村中事繁已然操心，哪能再使劳力？况且全村能有今日，俱出萧逸祖孙父子三代之赐，都供役使，也是应该，何必拘泥？萧逸此举，原为讨爱妻欢心，使随隐的人都成一样，无形中把乃岳身份也自提高。见众人苦劝，想下折中办法，作为以幼事长，有事弟子服其劳。于亲戚门人旧仆中，选出些男女佣人．不问身份高下，专以年齿和辈数长幼，来定去取，分期轮值。平时家中只用三人，一个管着厨下，一个经营洒扫，一个帮带小孩。遇上年节事忙，再行随时添用。三人中有两个按期轮代，且不说他。惟独这雷二娘本是萧家平辈亲戚，父母双亡，只剩她自己刚订了婚，男的忽得暴病自死。男女两方从小同隐长大，都是爱好结亲，情爱至厚，立誓不再嫁人。身又伶仃孤苦，分了点田，也不惯操作。自愿投到村主家中服役，把田业让给别人。欧阳霜见她忠诚细心，善于照料小

孩，甚是喜重，相待极厚。萧逸一见是她，同时又发现她手旁遗有引火之物，颇似进房点灯，被人打倒神气。情知有异，忙取火先将灯点上，再一注视，果是被人点哑穴。灯光一亮，小孩急喊爹爹，声已哭哑。回顾欧阳霜和爱子萧珍，俱无踪迹。两小儿女各自站在床上，一个扶着床栏杆，一个竟颤巍巍走到床边，同张小手，哭喊："爹爹快来！"摇摇欲跌。萧逸见状，心疼已极，当时情绪如麻，怕小儿女一不小心，跌倒受伤。不顾先救大人，急纵过去，恰值萧琏伸手扑来，一把把住没有跌倒。萧璇也跟着扑到萧逸怀中，齐声哭喊："爹爹，我要妈妈呀！"萧逸匆促忙乱中，地下还倒卧着一个大人，不知受伤轻重，哪顾得再哄小孩？忙喊："乖乖莫闹，妈妈一会就来，快些坐下，爹爹还有点事。"说罢，欲将小儿放下。两小兄妹早已醒转，见娘不在，室中阴黑，又怕又急，早哭过几次，委屈了好些时。又一心想着妈妈，乍见亲爹，哪肯放手？抱紧乃父肩膀，哑声大哭要娘，坚不肯释。萧逸好容易解开这个，那个又复抱紧。见小孩秉赋甚强，人小力大，硬放恐怕受伤，哄既不听，吓又不忍，更恐时辰太久，伤人不易复原。万般无奈，只得把两个小兄妹一同抱起，走到雷二娘身侧，勉强匀出一手将她穴道点活，救醒转来。刚回手抱起儿女，未及问讯，雷二娘张口便急喊道："大嫂子走了！三侄子也不知往哪里去了！"

萧逸闻言，头脑立时晕了一下，好似焦雷击顶，目定神呆，半晌做声不得。小孩哪知甚事，仍是哑着喉咙，一味急哭要妈。萧逸还得耐着心哄他。这样不得法的哄，小孩又聪明，哪里肯信，非当时妈妈到来不可。于是越哄越哭。大人看他哭得眼肿喉哑，又没法子劝哄，闹得萧逸如醉如痴，心似刀割。一面勉强哄着怀中儿女，昏沉沉瞪着一双泪眼望着雷二娘，竟

不想起问话。雷二娘已知一半原委。见他这样老大不忍，也不禁眼泪汪汪，十分伤感。无奈身受奸人劫持，不得不昧一点良心，说些不实不尽的假话，略定喘息，凄然劝慰道："村主先莫伤心，大嫂走时，因我拚命苦拦，遂将我点倒。她是决不会再回来的了，不过我看三儿决未带走。我是心里明白，不能转动。这般大雪寒天，等我来看着小娃儿，你快些寻她回来要紧。"一句话把萧逸提醒，忙把两小儿交给雷二娘，起身想往外跑。不料小孩仍然抢扑身上，伸出小手，将手臂紧紧抱定不放，口里乱哭乱喊，力竭声嘶，嘴皮都发了乌色。萧璇性子更烈，几乎闭过气去，如何能狠心硬走。重又强忍心焦急痛，抱将过来。这两个小兄妹，任凭怎哄，只是不听。雷二娘刚刚解转，坐立尚且勉强，不能走动。萧逸心似油煎，六神无主，因顾念三个子女，恐怕万一急昏倒地，事更大糟。万般无奈中，还得竭力压制自己平息心气，不敢过于悲急。停了一会，好容易和儿女说好，说妈和哥哥到山底下，风雪太大，不能上来，非爹去拉不可。这原是骗小孩的话，才一说完，外屋一阵风过，果然听着萧珍的哭声喊妈，隐隐传来。两小兄妹本来不信，闻言俱在侧耳凝神一听哥哥哭声，方始信以为真。也不再拉紧，一同推着萧逸的手，指着外面直喊哥哥。萧逸听出爱子定在屋外风雪中啼哭，心中怦怦直跳。正赶小孩松松手，一句话也不愿再道，竟把两个儿女往床上一放，口中急说："乖乖莫哭，我就来了。"人早往外奔去。

出房门时，还仿佛听得爱子哭喊妈妈之声。急于救转，匆匆奔出，没有细辨方向。等萧逸跑到平台上面，见寒风刮面，雪花如掌，积雪已及尺许，下得正大。再侧耳谛听哭声所在，哪里还有，料知爱子必然冻倒在地。大雪迷茫，地方又大，何处寻找？"早知如此，今日不和贱人动武也好。"越想越悔，

又痛又急。在平台上冒着寒风大雪，东听听西听听，更无半点声息。勉强忍住心情，回忆两次哭声，第一次室内所闻，仿佛就是屋后。但那地方是一片半山上的竹园，妻室逃时必然翻山而走，方向不对，并且园中多蛇，子女从来不去。如说不是，声音又似那方传来。再者山崖相隔甚远，哭声也传不到。反正查听不出，姑且往园中找一回试试。

于是萧逸回走穿堂门，走出屋后，口里狂喊："珍儿"，脚底飞跑，才出堂门，嘴刚一开，便闹了满口的雪，声音吃风刮转，连自己也觉不甚洪亮。情急寻子，且不管他。仗着一身内功，不畏大雪崎岖，将气一提，施展踏雪无痕的本领，飞步往竹园中跑去。竹园因山而置，分作上下两层，每年全村吃用的笋和竹子，十九取给于此。地甚宽大，幸是隆冬时节，经过农隙一番所取，行列萧疏，不甚茂密。不似夏秋之交，绿云千亩，碍风蔽日。密的地方人们侧身而过，比较易走得多。萧逸在竹林内边喊边找，四处乱看，眼里似要冒出火来。眉睫上飘集的雪花，遇热消融，满脸乱流，随擦随有。眼看走了一半，仍无回应，正自焦急失望。忽瞥见前面的雪，隆起数尺长一条，仿佛下有石块，心中一动，方要用脚去拨，猛发现一个人头，依稀在雪中露出。忙伸手一拨，竟是萧珍倒在雪里，已然闭过气去。想是冻倒不久，童阳之体，脸上独有余热，雪势虽大，只将身子盖没。头部雪积不住，胸前还有余温，尚还可救。可是时候稍久，只要晚来片刻，怕不冻成冰块才怪。萧逸忙先脱下衣服，将他抱起回走。想起爱子头上连帽子也未带，周身冰湿，两只棉鞋，俱都不在脚上。衣裤俱被竹枝挑破，袜底也穿破了好几个孔洞。料在雪中寻娘奔驰多时，力竭倒地。心疼已极，不由一阵悲酸，哭出声来。一路飞跑回到屋内，雷二娘正抱两小兄妹在哄劝，另一女婢因日里主人有话，除雷二娘

外，不唤不许到前面来，与厨婢枯坐厨房烤火，久候传餐，无有音信。适才仿佛听得主人两声急喊，到前面窥探，被雷二娘唤住，命她生火取暖。刚把烘炉取来，放在二娘身前，另取青杠炭再生火塔，见主人抱了小主人，面色铁青狼狈走进，俱都吓了一跳。尤其雷二娘，萧珍差不多是她带大，心中明白，又愧又悲，忍不住哇的哭了起来。萧逸将爱子放在床上，先取两重棉被，连头盖上，微露口鼻。颤着悲声，急喊快取衣服、开水、姜汤。人却奔了衣柜，一阵乱翻，寻出两套棉衣裤。那么精明干练的人，竟闹了个手脚乱，中小衣还未寻到，又想起救人为要，忙丢下衣服，上床度气。一面嘴对萧珍的嘴，往里度热气，两三口后，方始想到内家按摩之法，暗骂自己该死。用力一划，先撕破湿衣脱去，两手搓热，按着穴道，浑身给他揉搓。容到女婢往厨房取来姜汤热水，又唤了厨娘同来相助时，萧珍已一声“妈妈”喊醒还阳。两小兄妹被这一阵人慌马乱，反倒停了哭声，只一声一声喊着“妈妈”，中间又夹喊两声“哥哥”，听萧珍缓醒，一哭妈妈，又跟着大哭起来。这时萧逸万箭穿心，也无比苦痛，一阵伤心过度，伏到爱子枕前，几乎急昏过去，心中却又明白，放着三个无母之儿，还急病不得。硬把心肠撇开，缓一缓气，睁开二目，对萧珍道：“珍儿莫哭，我日里出门，你不是和妈在一处么？她哪那里去了？”萧珍浑身索索乱抖，牙齿捉对儿不住寒颤，交击有声，只管抽噎痛哭，透不过气来。两个小的已然哭失了音，一味哑号，惨不忍闻。

第十七回

雪虐风饕　凄绝思母泪
人亡物在　愁煞断肠人

话说萧逸无计慰解，急得不住乱打乱抓，捶胸顿足，号恸大哭，悔恨不已。这一来，先将三个小兄妹哭声止住。萧珍首先从被窝里伸出手来，抱住萧逸头颈急喊："爹爹！"两小兄妹也争着扑上床来，齐爬向萧逸身上，哑哑乱喊。萧逸想不到哭声因此而止，立时将机就计哭说道："幺儿哭，爹爹心疼，要爹爹不打，非得三个乖乖不哭才不打呢。再要哭，爹爹就要死了。"萧珍忙说："儿不敢了。"两小兄妹也跟着嘴动手摇，意似说不哭了。萧逸见一个大的冻得死去活来，两个小的哭得失音哑哑，嘴皮乱动，不能吐字，暗忖儿女都是如此至性刚烈，以后每日牵衣索母，哭啼不休，这种凄苦日子如何过法？一面心酸肠断，还得设辞来哄劝。好容易硬说软说，连诓带吓，将三小儿女劝住，又想起他们晚来俱未进食，悔念一萌。又妄想这大风雪，村外荒山绝地，妻室或者尚未逃出村去，无奈自己无法分身寻找。他想了想，反正明早村人不见妻室，也是难免

丢人。不如早些发动，但盼和爱子一样，寻得人回更好，否则寻来尸首，也总算生儿育女，多年夫妻一场。忙命雷二娘速去楼上，撞钟聚众，等近处的人到来，不必相见，可说女村主雪前外出，迷路不归，恐有疏失，传布全村分头寻找。那钟就在房后峰腰钟楼上面，除有令典大事，或是什么凶警，轻易不能擅撞。雷二娘明知主妇死尸必在竹园以内，被雪埋上，只是不能出口。领命自去，依言传语。

雷二娘走后，室中火已升旺，火盆内红焰熊熊，室中逐渐温暖。萧逸取来衣服，将爱子湿衣换下。又换了一床干净棉被盖好，由果盆内取了些柑子，递与两个小的，又将红糖冲的姜汤，与爱子服了一碗。耳听楼上钟声叮叮叮响过两阵，大雪阻音，甚显沉闷。过了一会才听雷二娘在堂屋内，和来人说话。萧逸方寸已乱，守着三个心爱的小儿女，头昏心烦，反闹得一点心思也没有，不知该想什么是好。最后还是萧珍颤声说道："爹爹，我不哭。你叫二娘打钟，是找我妈妈，我已把竹园都找遍了。"说罢两眼眶中泪水早忍不住，似断线珍珠一般挂了下来。这一句话把萧逸提醒，才想起今日家庭中发生如此巨变，只顾寻救爱子，竟忘了向雷二娘询问妻室出走经过。她平日会带小孩，最得主妇信任，怎会将她点倒在地？莫非阿鸿那个畜生去而复转，与贱人相约偕逃，被二娘拦阻，将她点倒不成？萧逸想到这里，不由忿火中烧，咬牙切齿，正欲出口咒骂，一眼望见爱子满脸泪痕，萧璇、萧琏两个小兄妹，一人手里捏着一个柑子，也不剥也不玩，并坐床上一同眼汪汪望着自己，好似静盼回话，当时心肠一酸，没骂出口。心想萧珍既知往竹园寻娘，也许知道一点，便向他道："乖儿莫伤心，我定跟你把妈寻回就是。"还要往下问时，萧珍流泪答道："妈被仙人带走，要好几年才回来了。爹往哪里找去呀！"萧逸当他初醒

胡说，便问："这里哪有仙人？你只说你妈走是什么时候，你在屋里么？有别人来过没有？"萧珍泣道："白天爹爹吃饭一走，妈便叫二娘黄昏前再进来带弟妹，她要带我们三弟兄睡个午觉。回房以后，连喂了弟弟妹妹三回奶，喝了好几大碗米汤。奶头都被弟弟妹妹咬紫了，还要强喂说：'我把这剩的一点精血，给你两个小冤孽吃个饱吧！'我问妈妈为什么叫弟妹是冤孽，妈妈把我抱住亲热，叫我三个喊她，又迫着叫我也吃一口奶，我吃了一口，只是湿阴阴，连一点奶都没有到嘴。那时妈真把我三个爱极了，又亲弟弟妹妹，又亲我，一个也不舍丢下似的。过了一会，弟弟妹妹睡了。妈便拖我陪她，说娘儿四个一齐睡午觉。我睡在枕上和妈对脸，说舅舅回家，二天还来的事，不知怎的我也睡着了，好象还听得有人和雷二娘说悄悄话，声音很低。天冷我想再睡一会，等妈喊我再起。闭着眼睛翻了一个身，越等越没听妈妈喊我。我再装睡翻过身来，偷眼一看，妈已不在床上。喊了两声，不听答应，天都快黑了。外面有风，还不知道下大雪呢。我连忙爬起，屋里火也灭了，弟妹睡得很香，冷清清的又没有灯。跑到外屋门口，遇见二娘倒在门口地上。忽然想起妈睡时和我说过，她爱竹园风景，少时说不定要去一趟，你爹回来，叫他去那里找我，那里蛇多，你却不许前去'的话，又找出一根上次回家扫墓的铺盖索，说是年下捆束东西用。此时我正想睡，没有留心。这时连喊二娘，她只哼哼，爬不起来。我去拉她，她将眼皮连挤，叫我莫拉。问她妈呢，她不会说话，只拿眼睛朝外看，流下眼泪来。我忙问是走了么？她却眼泪汪汪。我本有点心惊肉跳，觉得妈妈要有甚不好，一着急便往外跑。出门一看，天正下着大雪，妈最爱干净，这般大雪天怎会出去？再想起今天说话神气古怪与往日大不相同，又和爹爹打过一架，越发担心。忙跑到竹园里一

看，一根铺盖索打了个活扣悬在大竹竿上，地下有妈妈的脚印，雪还未盖上，好似才到过没有多久。可是走出几步就没有了。急得我在竹林里面哭喊乱跑，满处找妈妈。风又大、雪又大，一直没听回音。后来我全都找遍，也未找见妈妈，对面一阵大风夹着一堆大雪打来。一个冷战，倒在地上，耳边好象听着有一个女人口音说道：'痴儿，你母亲在此寻死，被仙人救走了，莫要伤心。过几年定要回来的。你爹就来救你。且委屈你受一会冻，应这一难吧。'以后便人事不知。醒来在爹爹床上，又好象是做梦一样。这几句话先都忘了，后听爹爹叫二娘打钟，才想起来的。"

萧逸话未听完，既痛娇妻，复怜爱子，不禁泪如雨下。虽然疑奸之念未释，听到他母子如此可怜，早把适才忿恨之心又消灭了个净尽。暗忖照此说法和她午饭前后神情，分明早蓄死志。既寻短见，为何索在人亡，遍寻无着，想因这等死法不妥，临死变计，尸首必然还在竹园附近。时候已久，断定必无活路，想起平日恩爱之情，悲痛欲死，始终仍未把仙人救走之言信以为真，只是万般无奈而已。萧逸最受村人爱戴。一听说主妇雪中失迷，除畹秋和萧元、魏氏三奸外，人人焦急，无异身受，又都知她夫妻素日和美，人又贤能端重，谁也没往坏处想，都打算把她寻救回来。一时锣声四起，纷纷点着风雨灯，分头搜寻欧阳霜的下落。

萧逸在房内守着三个愁眉泪眼的爱儿爱女，眼巴巴盼把爱妻寻回。连番命人查问，俱说无踪。找过两个时辰，全村差不多被村人寻遍，终无踪兆。这时雪势已止，雷二娘因小孩大人全未用晚饭，招呼下人端了饭进来。三小兄妹俱都想娘，汤水不沾，萧逸自是吞吃不下。因两个小的乳未全断，又命人去请了两个有乳的村妇前来。小孩哪里肯吃？人又聪明，先吃萧逸

苦肉计吓住，俱不敢哭，只是流泪不止。这无声之泣，看去越发叫人不忍，急得萧逸不住口心肝儿子乱叫，什么好话都哄遍，毫无用处。料知绝望，猛想起爱妻或许翻山逃走，又存了万一之想。恰巧两个心爱门徒进房慰问，并说全村雪地发掘殆遍，不见师娘踪迹。萧逸无法，悄悄对他说了心事，料定这般大雪，欧阳霜也不曾走远，既想逃走，必在近处觅地避雪。命他们作为自己意思，先不向众声张，约几个同门俟天微明，翻崖出村寻找，门人领命去讫。这一闹直闹到了天明，好容易把两个小的哄睡。萧珍一双泪眼，已肿得和核桃相似，口口声声："妈被仙人救走，找不回来了。谁害她这样去寻死，我明天问出人来，非杀他给妈报仇不可。"翻来覆去，老是这几句话，人和痴了一般。萧逸无法劝解，枉自看着心痛。

那雷二娘因受奸人挟制，不敢说明给主母辩冤，先也以为人必死在竹林之内，嗣见找了一夜，没有发现尸首，好生奇怪。知道主母行前曾留信向自己托孤，历述受冤中计经过，还留有一封给萧逸的信，尚未拆着看，便被畹秋来此私探，一同强索了去。照她函中语气，必死无疑，决不会再逃出去，深信萧珍仙人救去之言。上吊绳索尚在，人却无踪，是一明证。如真被仙人救走，异日回来，有甚面目见她？想起平日相待之厚，不由愧悔交加。雷二娘心恨畹秋入骨，有心全盘托出，无奈适才只当主母已死，身受奸人势迫利诱，萧逸几番追问日间情景，俱照畹秋所教说的主母走时，怒骂萧逸薄幸，自己纵有不是，怎无半点香火之情，又打又骂，日后做人不得。决心一死，托孤与雷二娘，命其照看小孩，言下大有要二娘嫁与萧逸之意。走时，二娘哭劝拦阻，才将二娘点了哑穴，迳自奔出，不知何方去寻短见等话。这时一改口，岂不变成与三奸同谋，陷害主母？话到口边，又复忍住，枉自亏心内疚。挨到午前，村人发

掘无迹，渐知昨日夫妻因事反目，村主内弟又在事前不知何往。俱猜欧阳霜，为护娘家兄弟与夫口角失和，负气走出。一样以为大雪阻路，必还走得不远。村路事前没有村主之命，不能开放，再加水道冰冻，不能通行，多半跟踪众门人翻崖去满山寻找。谁知鸿飞冥冥，弋人何慕，白白劳师动众，受尽艰辛，不特人影未曾见到，连去的痕迹，都没一点。众人力竭智穷，只得扫兴归报。畹秋等三奸，先假装着随众瞎找，天明又装着关心，前往慰问。三奸见萧珍怒目相视，因他肿着一双眼睛，以为哭久失眠所致。并没想到萧珍聪明绝顶，日里听乃母再三嘱咐说，“三奸均非好人，从此不许理他。尤其要留神看着弟弟妹妹，不要他抱，才是我心肝儿子，只这话藏在心里，千万不可说出，否则不是孝顺儿子。”这几句话，本就牢牢记在心里，及见乃母一失踪，寻思前言，颇疑受了三奸之害。已是疑恨交加，不过心深，没有发作罢了。三奸当他小孩，不曾在意，终于吃了大亏，这且不言。畹秋一见面，故用隐语暗点萧逸怎么不好，也该看在多年恩爱与所生子女分上，万万不该操之过急，闹出事来。自己以前早就看破，想弭患无形，所以屡劝早为乃弟完婚，不肯明言，便由于此。不知怎的，竟会被你看破。也不和人商量，就说村人平日重他为人，不疑有他，不致出丑。丢下这些小儿小女，看你怎了？反把萧逸大大埋怨了一番。萧逸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误中奸人阴谋诡计，把全村无人肯信的丑事，会认假为真。把一个贤美恩爱的结发妻，几乎葬送得蒙耻含冤于地下。仇人明明在那里幸灾乐祸，喜极忘形，话里颇有破绽，竟会听不出来，闻言只是摇头叹息，一言不发。

过午以后，出寻村人相次回转。先去的十数人，内中颇有两个能手，力说师娘定未翻山外出。人如自尽，尸首必在村

内，总还未寻到之处，又乘雪霁，分班再加搜索，至晚无迹。萧逸因事太离奇，这才想起爱子之言，难道爱妻真个冤枉，仙人见怜，将她救走不成？但她事发时情景，又那般逼真，处处显得心虚，是何缘故？痛定思想，把头脑都想成了麻木，终是疑多信少。这一天工夫，三个小孩，也不哭、也不吃，眼含痛泪，呆呆竟日，全都病倒床上，萧珍更连眼都不闭。

萧逸恐自己再一病倒事情更糟，勉强又勉强的撇下愁肠，极力自己宽解，略进了点饭食。无奈创巨痛深，越这样，愁悔痛恨越发交集。似这样过了三天极悲苦的日子，眼看小孩俱都失神落魄，似有病状，连请高手用药，入喉即吐，全不见效。萧珍已是三夜失眠，小的两个更是泪眼已枯，时而见血，小口微微张动，声音全无，周身火一般热。眼看三条小命难保一条，萧逸见状，似油煎刀绞一般。暗忖好好一个家庭，变到这样愁惨之状，倘子女再断送，有何生趣？一着急，不由长叹一声，昏晕过去。这时恰值雷二娘刚刚走出，一些来慰问的村众，见他父子如此，自觉无法解劝，俱都别去，谁也不知萧逸晕死床上。等过一会回生，眼还未睁，耳听萧珍和两小子女急喊爹爹，虽是哭音，却甚清脆。两个小的失音已久，便是萧珍，数日不眠不食，喉音早哑，有气无力，与两小兄妹病卧榻上，起坐皆难，口音怎会这等清亮？方疑是梦，耳听哭喊之声越急，雷二娘正由外面闻声奔来，同时觉着小孩俱在身上趴着，试睁眼一看，果然三个小孩俱都爬起，伏在自己身上，连哭带喊。二娘喜得直喊天神菩萨保佑，一会工夫，他三个小娃儿都病好了，真是怪事。萧逸惊喜出于望外，自己深明医理，知三小孩思母成疾，心身交疲，分明心病，无药可医，再有三日，即成绝症，就算乃母归来，如了心愿，这等内外两伤，精血全亏，也须调治多日，方能告痊。怎好得这般快法？尤其是自己一醒

转，三小全都破涕为笑，现出数日未见的欢容，仿佛遇此梦想不到的幸事，立觉生趣盎然，满室生春。不由愁肠大解，心神为之一快！只是事太奇怪，方欲问讯，小的两个已拉着萧逸的手，争抢说道："妈妈好了！过年就来带我们呢！我肚子饿，要吃稀饭。仙人还许我吃奶呢！"萧逸闻言心中一动，忙问萧珍："你们三个是怎么好的病？"言还未了，萧珍已接答道："刚才爹爹一声叹气，晕倒床上，我着急想起，没有力气，只喊了两声，忽然一道电光从窗外飞进来，屋里就现出一个穿得极破，从未见过的婆婆。我一害怕，想喊二娘，来催她出去，她就说了话。一听就是前黑夜我跌在雪里，说将妈救走的那女人口音。我忙问她，你是救我妈的仙人么？她说：'是的，你这娃儿真聪明，真有孝心。你妈现在我庵中学道，要过些年才回来，我来是为救你兄弟妹三个乖娃儿。你们病得快死啦！吃了我药，立时就好。你妈现在好着呢！到时自来看望你们，不许乱想，想出病来，她一知道，就不爱你们了。'随说随嘴对嘴，朝我们每人嘴里吐了两口香气，我觉得有一股热气，从喉咙里直烫到小肚子底下，立时身上就轻了，头也不晕了，弟弟妹妹也不哑了。我见爹爹还没醒转，刚跳起拉他，那婆婆说：'你爹爹太没情义，本来不想管他，看在你三个分上吧。'说完，在爹爹头上打了一下，又是亮光一闪，无影无踪。我们才喊了两声，爹爹就醒了。"

萧逸早摸了子女脉象，果然复原，好生惊讶。小孩不会说谎，而且三个小孩病象当危，如非仙人怜救，怎会好得这快？照此一看，爱妻外遇一节，颇似出于误会，心里悔恨，一着急，顿觉头脑沉沉，神昏心颤。知道自己劳伤太甚，再要过于悲苦，决不能支。如真事实子虚，鸿飞冥冥，斯人已远，仙人虽有他年来探子女一言，究属难定。子女方得转危为安，自身

莫再病倒，两个小的，已一再连声说肚子饿，要吃好东西。雷二娘早备好粥菜，在外间小风炉上，闻言出去取来。萧逸便劝萧珍道："你妈被仙人救去，乖乖自己听见看见的，虽说暂时不能见面，将来你妈成了仙，便会腾云驾雾。那时回来，还教你们也会驾起云，在天上走，那有多好！我儿还急什么？你看弟弟妹妹多乖，都肯吃东西了，你也乖些，吃一点，好教爹爹放心。再不听话，你妈没死，还成了仙，却把爹爹活活急死，你不是不孝吗？"萧珍忿然作色说道："妈妈做仙人徒弟，早晚也学成一个仙人，这比在家还好得多。现在只有替妈妈欢喜，并不想她没学成仙就回来。我是在想爹爹同妈素来好的，从没吵过嘴，为何昨天晌午，爹爹要打她骂她，逼得妈妈在竹园去上吊？我想这里头，一定有一个象妈妈说的恶人，向爹爹翻嘴，要不舅舅怎会好好的忽然回家？请爹爹快说出这个恶人，我也要他的命。"

萧逸闻言，心中一动，暗忖仙人之言，妻子并未与人苟且，但他姊弟并非同胞，既已自认。箱中绣鞋，和欧阳鸿临去之状，情弊显然，在在使人不能无疑。畹秋与她虽有前隙，但她嫁后，夫妻情感极厚，又事隔多年，平日和爱妻，更是莫逆。听她事前不肯说明，分明志在保全，就算自己疑心，因她劝与欧阳鸿完婚而起，也是爱妻和欧阳鸿平日形迹过于亲密，毫不避嫌，引人生疑所致。况且畹秋并未公然举发，怎能说她陷害？倘真负此奇冤，既肯以死自明，岂有身后不遗书遗言之理？雷二娘是她亲近，只因拦劝，被她点倒，并未留言。昨晚遍搜室内，也无片纸遗留，好生令人不解。越想心思越乱，又觉头晕起来，不敢多想，只得又自丢开。萧逸平日那等聪明，当时竟未想出二奸阴谋，惟恐小孩无知，胡猜仇人闯祸，更无法和他明言，只得佯作愠色，低喝道："你妈乱说。是我不好，

为了袒护你舅舅，我和她言语失和吵嘴，她觉着扫了面子，自家心窄寻死，哪有甚恶人害她？如不因此一来，你妈也不会被仙人救去学仙，要你报仇则甚？这里都是你的尊亲长辈，弟兄姊妹，无一外人，外人也进不来，小孩子家，少胡说些。”萧珍迟疑了一会答道：“我也知爹爹不会说出，这恶人一定有。妈在白天还和我说，明早爹爹就知道害她的人是哪一个。我不在旁便罢，如若知那恶人，教我不但武功没学成时莫去寻他，省得我也被他害死。即便学成，也须等到人来，问明爹爹，暗中出山，寻来舅舅，一同要他狗命，替妈报仇。又说那恶人现在村内，和我们时常见面，教我从明日起，不要一人出门。上学时要结伴，还要雷二娘抱了弟弟妹妹接送，同往同来。到家不许离开爹爹，爹如有事出门，最好跟去，寸步不离，要不就不许离开雷二娘。我那时还问妈妈难道不在家么？她说她恨爹爹糊涂没天良，明日起，要搬到楼上去念经，永不下楼见爹爹了。教我除了爹爹，只听雷二娘的话，只有二娘是个好人。谁想到她说这些话，是要寻死呢！这些话，对别人我都不说一句，不过我想妈妈一定留得有字给爹爹，恨极恶人，想先知道是哪一个罢了。爹莫生气，不说就是。好在我学成武功长大，妈早成仙回来，终会对我说的。”欧阳霜寻短见时，胸有成竹，原极从容，曾把三个心爱子女哄睡，将二娘唤至面前，托孤执手叮嘱，告以冤苦，并与丈夫留下一封长函，明述经过，断定一切均出二奸阴谋暗算。她知丈夫聪明，受骗只是一时，事后自能详查隐微，为之洗冤报仇。不料所托非人，雷二娘始而苦劝，因欧阳霜曾说“心灰肠断，死志已决，你是我惟一亲人，故以心事相托，如若作梗，我必将你绑起，再行就死”之言，虽知明拦无效，还想等欧阳霜一到竹园，即行喊人奔救，再把遗书献出。这一来，主母心迹已明，一样可以不死。初念

原好，谁知奸人窥伺，畹秋料知事发，又听说萧逸外出，早已冒着风雪，潜伏窗外。见欧阳霜往竹园，二娘逡巡欲出，知必往救，忙从窗外绕到面前，拦着屋门一堵，先以威吓，继以利诱。二娘一时昧了天良，竟为甘言所诱，终于献出遗书，照她奸谋行事。用苦肉计，由畹秋将她点倒内室门口，又教了一套话，萧逸初回所见阶沿上的雪中脚印，便是畹秋忙中所遗。这时畹秋人尚伏身门外，偷听动静，直听雷二娘把话说完，虽未全照自己所说，尚无破绽，觉着大功告成，方始回去。就这样，当夜天明前，借着慰问前来，仍把雷二娘调到无人之处，着实埋怨恫吓了一阵。雷二娘受奸人诱迫为恶，天良原未丧尽，这一来，觉出畹秋厉害，阴毒非常，深悔昨日，不该落她圈套。又见萧氏父子悲苦之状，好好一个人家，害得这般光景，再想起主母临去托孤，握手悲酸，视同骨肉，以及平日相待之厚，益为悔恨交集。后来主母尸首遍寻无迹，萧珍说是仙人救去，已疑未死，当日又听到萧珍说起仙人到来许多奇迹，和末了一番话，又是伤心，又是害怕。有心等萧逸，照着萧珍所说一查问，豁出担些不是，愧悔伏地，自承罪状。几番隐忍欲发，偏生萧逸顾怜爱儿爱女过甚，创巨痛深。恐怕病倒，无人照管，抱定火烧眉毛，只顾眼前的主见，不敢再耗神思。既担心爱子闯祸，又在专心劝他吃点东西，明是破绽，竟没查问。

一两天过去，雷二娘日受畹秋蛊惑，偶然虽也良心发现，已没有这股勇气再吐真情。如此一念之差，以致日后无颜见旧主，终于身败名裂。萧珍经乃父劝勉，又知乃母仙去，悲思大减，父子二人各进了些吃的，欧阳霜尸首终成悬案。第三日，萧逸仍是病倒，医治半月方愈。对人只推说，内弟随己习武，无心误伤，一怒之下，不辞而别。妻室护短责问，吵了一

架，当晚归来，已寻自尽，只是尸体不在，存亡莫卜等语。两小兄妹，自免不了每日悲啼索母。好在萧逸经此巨变，每日家居不出，和雷二娘两人尽心照料。晚来父子四人同睡，闹过些日，成了习惯，可是一提起，仍要哭闹一场。萧逸室在人亡，睹物伤情，枉自悲痛悔恨，有何用处？中间想起爱妻去前，对爱子所说之言，连搜过好几次遗书，终无只字寻到。

光阴易逝，不觉过了好几年，两小兄妹已不须人，起卧随着父兄，读书习武，颇有悟心。萧珍更日夜文武功兼习，仗着天分聪明，家学渊源，进境甚是神速。萧逸也渐渐疑心畹秋闹鬼，只是不敢断定，又无法出口，每日无聊，仍以教武消遣。二奸夫妇也带了各人子女前来学习，人数一多，年时一久，内中颇有几个杰出的人才。尤其大弟子萧逸的表侄吴诚和畹秋的女儿崔瑶仙、萧元之子萧玉，三人最是天质颖异，一点就透。末一年上，萧逸不知怎的，看出崔瑶仙为人刁钻，萧玉天性凉薄，不甚喜爱。再加上三个小兄妹，自从失母以后，始终厌着二奸，对于瑶仙、萧玉，更是感情不投，背地磨着萧逸，不要教这两人。萧逸因怜他是无母之人，先是曲从，后来渐渐成了习惯，对于二人不觉就要淡些。萧玉、瑶仙从小一起长大，两家大人同恶相济，来往亲密。虽都是小小年纪，耳鬓厮磨，早已种下情根。两家父母也认为是一双佳偶，心中有了默许，任其同出同入，两俱无猜。初习武时，二人年轻好胜，当得师父夸奖，以为必能高出人上。过了几年，快要传授萧氏本门心法，连畹秋都未学过的几手绝招了，忽然仍无音信。只常见师父不时命吴诚、郝潜夫数人，分别单人晚间入谒听训，益发起了疑心。瑶仙机智，颇有乃母之风，隔些日故意找这几人一过手，果然招法不同，不禁心怀怨望，回去向父母哭诉。

这时欧阳霜被仙人救去，萧逸不许提说，畹秋尚未知闻。

起初勾结雷二娘时，本许她向村主进言，以子女乏人照料为名，娶她为室，至不济也纳为侧室。谁知萧逸曾经沧海，伉俪情深，虽然二奸罗网周密，疑念未尽悉除。但对此事，伤心已极，不但没有纳妾之意，反因自己是个鳏夫，小孩又磨着自己。病愈以后，差不多以父作母，儿女都随父卧起。雷二娘虽仍信任，除有时令其相助照料子女衣着而外，只命襄同料理家务，处处都避着瓜李之嫌，谈笑不苟。畹秋见状，明知无济，哪肯随便妄谈。雷二娘颇端重，自审非分，本无邪念，一时糊涂，为畹秋甘言利诱，一心静俟撮合。一则羞于自荐，二则主母去时种种奇迹，时常惴惴不安，见主人这样，哪里还敢示意勾引？想起自己亏心背德，认为受了畹秋所害，相对落泪，怨望之情，未免现于神色。畹秋却当作所求不遂，心中怀恨，知她是个祸根，无奈对方防闲甚密，事后日在萧家操作，永不与自己交往，再说私语。急切间无法料理，听了女儿之言，益发疑心二娘气忿时漏了机密，因而萧逸迁怒爱女，不肯传授。畹秋知萧逸夫妻情重，已疑乃妻有私，尚且如此，如知真相，必不甘休，颇着了好些日子急。嗣后暗中留神考查，看出萧逸仍是懵懵，否则决无如此相安，对自己夫妻，也是好好的。只想不出他憎嫌爱女，是何原故？为免后患，谋害二娘以图灭口之念愈急，连用了好些心机，俱未生效。转眼又是寒冬腊月，也是雷二娘命数该终。

萧逸见爱妻鸿飞冥冥，久不归来，爱儿爱女逐渐长大，不时牵衣索母，絮问归期，本来创巨痛深与日俱积。山中地暖，自出事那一年起，再没降过雪，这年偏在欧阳霜出事的头三天，降下空前未有的大雪。接连三日，雪花如掌，连下不消。第四日早起，萧逸因雪大停课，独坐房中，睹景伤心，触动悲怀，背人痛哭了一阵。想起祖父在日，最好交结方外，遍游名

山大川，访求异士，暮年举族归隐。曾说生平什么样能人都遇见过，惟独心目中，终身想望的神仙中人，以及道术之士，却是空发许多痴想，白受许多跋涉。不特毫无所遇，连一个真能请召仙佛，用符咒驱遣神鬼的术士，都未遇过。就有几个，也是处士虚声，耳闻神来，眼见全非。甚至神仙的对象，如山精夜叉鬼怪之流，也曾为了好奇心胜，不畏险阻，常自幽壑栖身，深山夜行，不下数十百次。除了人力能敌的毒虫蛇蟒，奇禽异兽之类，也是一样不遇。可见神仙鬼怪，终属渺茫。又想自隐此村，到此已然三世，从无异事发生，怎么单单爱妻自尽那一天，会有神仙降临。既救其母，复救其子，说得那般活灵活现，仿佛神仙专为斯人而来？假如是真，珍儿曾听仙语，不应醒来，还那么哀痛索母，直到自己晕厥醒转，方改了语气。此子虽幼，聪明异常，哪知不是乃母先教好这一套言语，故布疑阵出走，托名仙去，借以洗刷清白。当时闻言，本未深信，偏生三个子女同时病重，都好得那么快法，不由人不相信。又记得第三日，自己便即病倒，神智昏迷，头两天事，回忆似不甚真。仙迹多由二娘、珍儿事后重述，甚是神奇，只恐并无此事。许是当时乍遭巨变，神智全昏，误信小儿之言以伪作真。照那晚风雪严寒情景，爱妻翻山逃出，既有成谋，自更无言回转，势非葬身荒山雪窟之中不可。否则仙人不打诳语，既说过两年来看望，平日她又那般钟爱儿女，哪有说了不算，一去不归之理？

事无大小，关心者乱！萧逸对乃妻那样忿极相煎，实由于爱之太深，故尔恨之愈切。年时一久，一天到晚只想到她那许多好处，已不再计及奸情真伪，苦思不已，越想念头越左，直料到十有八九，决无生路。正在心伤肠断，恰值雷二娘从家塾中陪送三个爱儿爱女回转。三小兄妹泪汪汪齐声哭进门来，吞

声哭诉道："爹爹，今天是妈被神仙救去的日子，好多年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！"雷二娘也红着一张苦脸说道："他三个在塾里，书也不念，话也不说。老师知道那年是今天出的事，怕急坏了他们，见雪势渐止，不等放学，就叫回来，想起也真叫人伤心呢！"

萧逸闻言，悲痛已极，倏地心中一动。暗忖多年过信小儿之言，以为爱妻未死，不特衣冢未设，连灵位都没有。如真仙去，可见仙人常由此经过，又久未归来，当可诚求。就说她恨了自己，子女如此至性孝思，必可感其降临。如又死去，多年未营斋奠，今值忌辰，更应哭祭一番，略尽点心，不枉夫妻一场。萧逸想到这里，忙命二娘，去厨房赶备爱妻平日喜吃的酒菜，和一份香烛。日里先虔敬通诚，乞仙怜佑，赐归一见，或是到时，略示存亡灵迹。晚来率了子女，去至竹园当年自尽之处。先照日里乞求默祷，静候仙人降灵。如无迹兆，事便子虚，那时再行遥祭。再等三日，设位立主，改葬衣冠，重营斋奠。二娘心虚内疚，日怀隐憾，巴不得能判出仙迹真伪，好安点心，或是设法吐实认罪，挽盖前愆。闻言大为赞同，忙即如言办理去讫。

这日门徒恰已先期因雪遣散，众人也知是他伤心之日，不便相扰，无一外人在房。萧逸便把前一段意思，告知子女劝道："你母已成仙人，虽说迟早回家，看望你们，但不知还得多久。今天是她仙去的日子，那位老神仙，说不定要由此经过，恰好雪也止了。今晚人静后，我父子四人，同了雷二娘，备下香烛，给神仙和她上供，一同虔诚祷告。她心一软，不该回来的，也回来了。你们单哭，有甚用处？"萧珍等三小孩闻言，立时止了悲哭，恨不得当时就要前往。萧逸说日里有人过往，神仙必不肯降，只可先随我往佛堂烧香叩头，通白一阵，

不要张皇。闹得外人知道，反而不好。三小孩连声应了。萧逸见三个子女，个个热诚外露，孺慕情深，大的低头沉思，一言不发，两个小的，不住问长问短，到底今晚妈能回不？俱都满脸盼切之容，好生伤感，随口安慰了几句。

雷二娘回报，香烛备好，上供的菜肴酒果，已命厨房预备，俱是主母爱吃之物。等自己随着主人进香通白之后，立即亲往庖治。萧逸闻言，便命子女洗嗽，重整衣冠，大家同往佛堂。在观音座前，进完了香，父子四人先后跪祝了一番。雷二娘神明内疚，本已悔痛交加，再见三小兄妹祝时，声泪俱下，哭喊妈妈，甚是凄恻动人，益发触动酸肠。想起那年主母才走，不多一会，主人便回。自己如非误受奸人诱迫，只要稍一抗拒，二奸阴谋，立即败露，主母还可挽救回来，即或不然，她一身清白，总算洗刷干净，何致把一个贤德恩厚的主母，害得夫离子散，生死不明。如真仙去，自己纵然负恩，尚幸年来未有逾分之求，对她子女尤极用心照拂。畹秋厉害，自己懦弱，均所深知，异日归来，诿诸被逼无奈，也还有个解说。知道她为人厚道，必允将功折罪，最怕是葬身雪窟，为了萧珍一言，连神主都未给她立。二奸又复散布谣言，村人背后颇多妄测，似这尸骨无存，死犹蒙垢，问心如何对得她过？二娘又是愧悔，又是悲痛，不禁哭倒在地。萧逸见她如此，以为恋主兴悲，不便拉她起立，忍泪劝道：“她乃仙去，并未曾死，今晚不来，也必有感应。你何必这样伤心呢？起来去做菜吧。”说了二遍，二娘仍抽抽噎噎，边哭边数，口中喃喃默祝，通莫理会。三小兄妹，也跟着勾动孝思，哭了起来。萧逸只得又去哄劝子女，无心中听得二娘低声哭诉，大意说：“你是个清白身子，到如今还闹得这样不明不白。你如死去，就该显灵，活捉你的仇人。如其是成了仙，哪怕不愿在尘世上住，也更该回来

一下，把事情分个水落石出，就便看看你这三个爱儿爱女呀！我知我对不起你，太该死，虽然你托我招呼你儿女，曾尽点心，到底也抵不过我的罪来。你要知道，我实在一时鬼迷了心，被人所害，不是存心这样。你无论是仙是鬼，你只显一次灵，亲身回来，我就死啦，都是甘心。省得教我白天夜里，日夜问心不过呀！”二娘原是死期将至，近来天良激发，较前愈甚。当时悔恨过度，神思迷惘，自以为暗中通白，诚中形外，言为心声。竟忘了有人在侧，不禁把满腹悲怀，顺口吐出。

萧逸先听两句，并没怎听清，忽觉有因，凑近二娘身后，再一细心谛听，爱妻之死，竟是有人暗算，身受奇冤。二娘自身，也似有不可告人之事，否则不会多年不吐只字。看她为人又极忠正，不致若此，料有难言之隐。今日触景伤情，一时愧悔忘形，无意中泄露。爱妻自尽，未见遗书，本觉出乎情理之外。听二娘口气，分明出事之时，不特爱妻向其托孤，连仇人奸谋也曾预闻，弄巧遗书被她藏过也说不定。当时萧逸心如刀绞，难受已极，本想唤起盘问，侧脸一看，三小兄妹俱都聚在右侧神案前，相携相抱，也是连哭带诉。静心耐气一寻思，三个小孩年纪虽小，已得萧氏武功真传，颇学会几手绝招，平日口口声声，说乃母为人所害，早晚母亲回来，问出是谁，便去杀他全家，为母报仇。如今事尚难定，全村中人，非亲戚即同族，爱妻与人并无仇怨，事乃自己发现，无人告诉。万一她自尽以前，疑心有人告发，有甚误会，二娘听了，信以为真。一盘问，被小孩听去，誓必不共戴天，一旦闹出乱子，误伤外人，何以善后。既有隐情，总可问明。何必忙在一时？

萧逸想了又想，总以暂时含忍为宜，反恐二娘哭诉不完，被子女听去。借着往前剪烛花为由，故意咳嗽一声，放重脚步，由二娘身侧，绕到她头前佛案边去，口里大声劝道：“二

娘，天都不早了，尽哭则甚，还不做菜去么？”雷二娘忽然警觉，立时住口，又低头默祷了一阵，方始含泪起身，往厨房中走去。

萧逸平空添了满腹疑团，三个子女寸步不离，又不便调开来问。先几次想到畹秋身上，又觉不对，爱妻冤枉，当是真情，所说仇人，许是一时误会，必无其人，正在心乱如麻，苦无头绪。这时三小兄妹，已经乃父劝住了哭，愁眉泪脸，随侍在侧。内中萧琏，最是天真烂漫，忽然憨憨的问道：“听哥哥说，妈去时没带甚东西，只穿了一身旧衣服！这多年，想必都破了。妈的衣服鞋袜，都被二娘锁在楼上，爹爹还不叫她取出来，今晚回来，拿什么换呀！”萧逸猛的心中一动，想起爱妻视二娘如同亲人，衣履均交存放。起祸根苗，乃是在内弟箱中搜出一双旧鞋。如今遍想暗害之人，俱都无因，只二娘自出事后，对子女家务益发用心，料理周至，今日却吐出这等言语。莫不成贱人久守望门寡，看中自己，害死爱妻，意欲窃位而代？仗着取放容易，设此毒计。嗣见自己守义洁身，耻于自荐，不敢相犯，又欲借照料家务子女情分，打算磨铁成针么？爱妻赴死以前，必当是个好人，却误会另有一人害她，遗书总显破绽，故此匿而不献。越想越对，转误疑二娘阴谋害了爱妻。心意一乱，萧逸竟忘二娘前半言语，怒火中烧，目眦欲裂，若非碍着子女，几乎按捺不住，暗骂：“无耻贱人，今晚人静以后，我必问出虚实，如所料不差，教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当时虽未发作，内心痛苦，实已达于极点，这一念，却害了二娘的一条性命。

人越有事，越觉时光难度，父子四人好容易盼到天黑，连雷二娘，谁也无心再进饮食。料定雪夜无人上山，日里又曾吩咐门人不令来谒，略挨了片时，等下人吃完夜饭，便令各自早早安歇。父子同了二娘，分持了祭品香烛，同往竹园昔年欧阳

霜自尽之所，望空祭祝。刚把香烛点好，众人已是泪如雨下，三小兄妹更是妈妈连声的痛哭起来。萧逸向着仙人默祷，随又唤着爱妻的名字，通诚祝告，自述悔恨，请其宽宥，不视丈夫，也看子女。三小也跟着跪在雪地，哭喊妈妈，俱都泪随声下，甚明悲痛。雷二娘触景惊心，越发悔恨，也在旁边低声含泪祝告，不知不觉，又漏出了两句心里的话。这番萧逸对她已是留意，一听她在旁跪祝，立时住了悲泣，潜心细听。不觉疑点甚多，决心当晚盘她底细，碍着子女，仍未即时显露，大家祝罢一阵，起身静候仙灵感应。

这时雪势早停，虽在深夜，雪光反映，清晰可睹。加以寒风不兴，烛焰熊熊，照见竹林内，森森翠竹，都如粉妆锦裹一般。白雪红烛，相与陪衬，越显得到处静荡荡的。除却枝头积雪受烛烟融化，不时滴下一两点雪水，落在供桌上，发出“哒”的一声轻响外，更听不到半点别的声息。大家冻着一张脸，把手揣在怀里面，一个个愁颜苦相，满脸企望之容。时而看看天上，时而看看四外，偶然在近竹枝，受不住积雪重压，成团下落，便疑仙灵到来。似这样又呆过了好一会，仍无动静。小孩家性急，哪里还能忍得住，有一个发问：“妈妈怎还不来？”萧逸见子女孺慕悲思之状，不禁心酸，只得又拿话一一哄骗。当晚的雪，深几二尺上下，雷二娘命人打扫出上供的地方，只有两丈方圆。雪后奇寒，菜还未到供桌，已是冷凝，晃眼成冻。人立四面雪团之内，来时虽然俱都加了重棉，持久禁受，仍是难当。萧逸先还欲以子女的至诚，来感格仙灵，嗣见久候仙人不降，却把儿女冻坏，岂不更糟？无奈子女满腹热望，急盼娘回，叫他回房，空引他们虚望，决然不肯。话甚难说，几番踌躇，果然才一张口，三小兄妹异口同声，齐说今日妈不回来，死也不回房去。萧逸看他们鼻青脸乌，不能再延，只得仍

用苦肉计，装着自己受冻不起，连哄带吓劝解。并说仙人所居必远，当晚不能就来，须隔些日，所以三小才哭啼啼，委曲答应，一同回转。

萧逸见雷二娘又独跪地下，喃喃默祝，在在显出失魂丧志之状，越恨不当时盘问究里。便想了一个主意，推说怕小孩受冻足僵，须先抱送回去，祭品还要再供上一会，等小孩安睡，过子夜再来。初意令二娘同回房去烤火，少时再来。二娘死期已至，心还想背他父子，尽情通白一番，力说祝时无多，少停或有灵应。已不畏寒，愿留在当地，再等片时。真受冻不起，再回房烤火不迟。萧逸一想也对，如非怕冻了子女，理应如此。便嘱她留下观察，如有迹兆，即时奔告。要真大娘回来，千万拉住她，说自己不好，但是儿女可怜，现恐冻病，迫回房去，务望到家一看。说完，抱了两小兄妹，力迫萧珍，同返卧室。

萧逸还好，萧琏、萧璇虽练过功夫，体力坚强，毕竟年幼，从未受过这般寒冷。回房先是周身冰冷，再烤火，被热气一逼，又是悲思过甚，当时发烧病倒，满嘴呓语，哭喊妈妈。萧珍虽未冻病，也是泪眼莹莹，如醉如痴。急得萧逸万分后悔，错了注意，大骂自己糊涂，只顾思想爱妻，怎会忘了子女小小年纪，去叫他受此奇寒。忙用火盆中沸水，给三小兄妹洗了脚，又寻些常备的药熬吃。口里还不住劝哄，心绝酸苦，嘴和四肢同时并用，忙了一个不亦乐乎。好容易把子女脱了衣服，哄入被窝。萧珍年长，还算能体乃父苦心，见父愁急，心中只管悲痛想娘，面上还不甚显，叫睡就双目装睡。这两个小的孝思诚恳，又在病中，这个刚哄得似睡非睡，那个又一声“妈呀”哭醒转来。身更火也似烫，叫人怎的不急，怎的不难受？萧珍见状，恐把父亲急坏，急爬起来，与乃父一人抱一个在怀中卧

倒。抚摸哄劝，费了一个时辰，好容易才将两小兄妹哄睡。萧逸想起雷二娘尚在园内，莫冻病了，无人料理家政。又急于想问前事，知长子明白轻重，不会再闹，便说要帮二娘收拾东西，并看仙人有无灵迹。弟妹都生病，千万代我照看，不可起身，我一会就来。萧珍知乃母和仙人均不喜乃父，弄巧和那年走时一样，仙人背人降临。巴不得乃父离开自己，可以单独乞祷，连声应诺不迭。

萧逸忙往竹园中跑去，身未近前，见祭烛已熄，二娘似已他去。心方一动，忽一阵积雪群飞，昏林之中，仿佛有一鬼影闪动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。当时只觉饥寒起栗，毛发根根欲起，因是素来胆壮，略为惊讶，以为偶然风起，一时眼花，没甚主意，仍然踏雪疾行。跑到供桌前一看，二娘不知何往？所有香烛供品，全都经人发怒掷碎，烛泪油腥，满桌狼藉。烛木长大，残烛约有小半枝，与临回房时所剩，差不多少，仿佛自己才回房不久的事。如是鬼神显灵，二娘尚在，不会不来奔告，即便怕冷回房，也应通知，为何不在？心正惊疑，忽一阵阴风起自身后，似有一只冷冰冰的鬼手，又凉又尖向后脑抓来。萧逸本在疑神疑鬼，他再经这一下，不禁吓了一大跳！仗着身法轻快，刚觉有异，哪敢回看？忙即向前纵去。纵出老远，觉未追来，方始乍着胆子，一回看，雪深没膝，茫茫一片，风已停歇，哪有鬼的影子？一见身陷雪内，知逃时用力太猛，草地竟未提气，凭自己本领，就有鬼怪何妨？何致望风心惊，这般胆小。萧逸方自失笑，继而想，适才明明有一物触脑，并非堕雪竹枝之类。一奇怪，不觉把头往上一抬，猛瞥见果有一条鬼影悬身空际，背向自己，两手张开，依竹而立。心中大惊，一摸身旁，一样兵器未带，正发急间，渐觉那鬼呆立竹间，悬空不动，背影看去颇熟，同时天上雪花飘飘，又下了

起来。猛的想起前事，定睛一看，果如所料，就脱口喊了声“雷二娘”，忙纵过去。

果是雷二娘，业已吊死在一根高竹竿上，萧逸这一惊非同小可！刚想解救，万一可活，嗣一查看，见二娘吊的是她随身丝条，系在竹竿中间有横枝处。长舌外伸，手舞足张，死状甚惨。并且离地有一人高，竹竿冰冻坚滑，不易攀援，凭二娘本领决纵不上去。估量两番祷祝，自吐真情，再看供物和香火，零乱翻倒之状，定是遭了鬼戮。否则她性温话和，与人无忤，村中素无外人，谁来害她？萧逸料死已久，定救不转，这一来，越料爱妻中了她的阴谋。反恨她死得稍早，没有全吐实情，聚集村人，明正其罪。想起昔日夫妻恩情，不由又望空哀号了一阵。因已立身为人，素得村人敬重，虽然无虑，终不愿亲手去解。忙赶后院，将厨婢工人唤醒，将尸首解下，停到她的房内，雪已愈下愈大了。

次日萧逸召集村人，说妻室出走，久无音信，疑已野死。昨晚是她失踪之日，特就当年自尽之处，望空遥祭，携子女先归。雷二娘留后撤祭，忽然自尽，吊死竹林之内；死状甚奇，想是遇邪等语。村人俱知二娘，对于萧氏夫妻父子，最为忠实，相处更好。平日提起，老是赞不绝口，毫无可死之道。吊死的所在，凭二娘决上不去，俱猜竹林闹鬼，并连欧阳霜之死，也由于此，叹息了一阵，俱都不疑有人暗害。

萧逸对二娘虽不疑忿，因事未询明，遽死非命，念在多年服劳操持之勤，依然给她从优殓埋。经这一来，仔细回忆爱妻生平心地为人，越断定她死得冤屈。又想到爱妻，既将仇人活捉了去，可见仙人救去的事，出于小孩梦呓。昏迷之言，无可凭信，想望一穷，不由悲从中来，愧恨无地。加以二娘身死，家务俱要亲理，小孩缺人照料，三小兄妹更因慈母不归，仙灵毫

无感应，虽未哭哭啼啼，牵衣索母，总是愁眉泪眼，絮问归期。有时放学回来，随定乃父围炉谈笑，论文说武。正说得好好的，方觉天伦之乐，略解愁烦。内中一个忽想起，只问得一句：“妈到底要哪天回来呀！”话才脱口，那两个跟着笑容顿敛，潸然欲涕。立把满室春气，化成愁云笼幕，又不知要费若干口舌，才得到他止泪含酸，不欢而睡。小孩家纯然一片天真，三小兄妹，虽听乃父和村人，漏出乃母已然野死，过了当年，就要告庙设主的信息。依然执意不信，断定乃母仙去，会须有日归来，只是孺慕太深，苦思不已，哀而不伤，悲而不痛。但惟其希望未绝，故此时常都在盼想，也容易放落，事过辄忘。一会想起，又复情殷乃母，啼泪纵横，日常如此。萧逸本已悲深心碎，触绪伤怀，不能自已，哪再经得起这三个爱儿爱女，至性至情的磨折，和无人理家的烦扰。闹得终日愁萦心病，凄断欲死，只半月功夫，人便消瘦了好多，连武艺都无法传授了。

畹秋虽然阴险狠毒，用情却极专笃，见他悲苦，先疑下手稍慢，二娘或已泄机。嗣经仔细查探，竟似疑心乃妻死于二娘之手，奸媒已遂，宽心大放。想起萧逸绝好一个家庭，只为自己一念之愤，害得他这等光景，不由又怜惜起来。除每日同了丈夫女儿、萧元夫妻，前往宽解陪闷外，顺便并代指挥下人，操理家政，渐渐有了条理。又因年事将近，一切均为部署周详。萧逸见她诸事井井有条，自己已不似二娘初死时那般事必躬亲，繁乱琐细，身心交敝，颇看出她多年来余情未断。但又每来必与丈夫相偕，发情止礼，言动光明，一协乎正，由不得又是感激，又是佩服。哪知爱妻出亡，二娘惨死，全出在她的阴谋毒计呢！原来二奸看雷二娘所求难遂，相对日疏，知她为人忠厚，早晚必吐真言。以萧逸性情为人，二奸本人受报不说，全

家老小，均难再在村中立足，决计除她灭口，以防后患。蓄谋已久，无奈萧家三子女，大的萧珍已快成年，两小兄妹也都生俱异禀，神力兼人。乃父因念无母之儿，格外钟爱，欲其速成，用尽心思，授以艺业，已得了萧氏许多不传之秘。平日一个对一个，同门中六人，过手练习，往往吃他占了便宜。惟因年小师弟妹，存心相让，以博一笑。萧珍却是真有过人之能，小小年纪心灵手快，力大身轻，寻常休想动他。二娘又守着主母临去之诫，永远和他三人同出同入，寸步不离。有这三小孩在一起，简直无法下手，只自己夜间前往行刺，尚可成功。无奈萧氏父子俱是能手，又常有心爱门徒留住受教，稍有动静，必被警觉，闹穿岂不更糟？此外又别无良法。为难了好多日，老是迟疑不敢。

这日同了女儿瑶仙，往萧家随同练武，大家都在场上，忽然口渴，自往堂屋取茶。一阵风过，隔门窗望见二娘，在门外与一女婢闲谈。倏地心动，走近壁间一听。二娘正说道："我近来也不知怎的吃不饱，睡不安，仿佛有鬼附身一样。你知道大娘死得太冤枉么！有一肚子话也不好和人说，我和你同住一屋，彼此相好，我拜托你一件要紧事，我现在白天黑里，老疑有人要害我。我这样人早就该死，死原不怕，只是气不过。不论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，在我屋内，你更要留神。你只听见我有快死的信，连忙赶去，我必留着一口气，把心腹话对你说明，千万不要忘记。"畹秋闻言，大吃一惊！方要再往下偷听，场上小兄弟姊妹们练功已完，嘻嘻哈哈，纷纷纵步进来。爱女瑶仙也在其内，恐被室中人觉察，也装着一同走进，先赶向前门拉着女儿，再往里走，故意高声说道："也没见你们这般爱口渴！功才练完，就要喝水。你看大师兄、二师兄他们渴吗？众小兄妹本意穿室而过，往后面山上玩，并非口渴。畹秋说完，

随掐了一下，瑶仙机灵，颇有母风，闻言方欲答说不是，立即会意改口道："今天来时吃稀饭，咸菜吃多了。"一言甫毕，二娘闻得畹秋口音，果然生疑，揭帘微看。见似由外走进，未被偷听，也未答里，便退了回去。三小兄妹，随即由外屋跑进。

二奸回去一商量，越觉事机已迫，二娘业经愧悔怨望，早晚事泄无疑。连伺三、四天，方苦无隙可乘，忽然大雪连朝，恰赶上第二天欧阳霜出亡之日。畹秋知每年这日，萧家父子和二娘，必要哭闹一阵，门人弟子，不许进谒，不见一人。惟恐到了伤心之极，二娘漏了，好生忧急。又与萧元、魏氏熟商一番，决计涉险一行，见机行事。出事的头一天，便冒风雪前往窥伺，有无下手之策。去时未带兵刃，以便事发，推说爱女因师父不肯传授心法，归家痛哭，特来求救，以便有所借口。畹秋到时，二娘因萧逸避嫌，晚饭后便令归房，室中只有萧氏父子四人围炉商磋，听口气颇多可疑。算计萧逸本领高强，村中外人不入，不会防备及此。但行刺暗杀，终是不妥，思量无计。第二日胆子稍大，又约萧元同往窥探，本心也是想偷入二娘室内，点伤她的要害。因知二娘楼居，睡时楼门关闭，只带了根绳子备用，仍未携带兵刃，不料恰好用上。到时窥见室内无人，悄悄绕出堂屋，方欲设法上楼，忽见竹林内，烛光掩映，想起当夜是欧阳霜毕命之日，定在竹园设祭无疑。畹秋忙和萧元悄悄绕路赶往，遇上说是望见火光而来，也不妨事。二奸伏身之处，近在祭桌左近，坡下雪凹中，竟无一人觉察。二奸也真有耐心，在雪窟里挨着酷寒，等了半夜。直耐到萧氏父子三人回房，二娘没有顾忌，益发肆无忌惮，连哭带数，把三奸毒计和胸中积怨，一齐诉说出来。萧元怕冷，自萧氏父子一走，就要动手。畹秋本心也想威迫二娘，下辣手拷问实情，究竟泄露机密也未？一听二娘出声祷告，说的正是经过和现在情形，

声音又不甚低，听得颇真，大合心意。忙将萧元止住，静听下去。

后来二娘数了一遍，又是一遍，咬牙切齿，把畹秋、萧元骂了个狗血喷头，知她胆小，事情未泄，心中大放。又查看她悲愤填胸之状，久必生变，话已听完，哪里还肯容她活命？忙令萧元装着鬼声，在坡下低声哭啸，使其害怕分心，自己绕出二娘身后，去点她的要穴。谁知二娘故主恩深，当年内疚神明，心中苦痛已极，恨不得主母归来，以死明心。乍一听鬼声，当作主母显灵，并不害怕，反倒哭喊大娘，朝坡下走去。萧元年近半百，血气渐衰，武功又没甚根底。随定畹秋，在深雪里潜伏了半夜，身已冻僵，不能转动，声音也都发抖。当时只知按照畹秋之言行事，不知四肢麻木，失去知觉，以为大雪深夜，无人之际，二娘闻声必定吓昏。刚颤巍巍啸了两三声，二娘已循声赶来。偏是身在坡下，立处较畹秋先立之处较低，看不见上面，啸早了些。畹秋还未绕近二娘身后，两下相隔又近，见二娘不肯停步，眼看就要对脸。畹秋相隔尚远，萧元心想二娘不会甚武功，还想一被看破，立时冲将上去，将她扑倒，那时畹秋也必走到，一下就可了帐。方欲伸手，作势准备，猛觉两手不能使唤，心中一警，把身往上一蹿，不料和双手一样，抬不起来，蹲不下去。知道不妙，竹林离萧逸所居楼房不远，平日推窗可见，雪光又白。只被二娘大声一喊，立可闻警追来，即便畹秋已将二娘弄死，以萧逸的脚程本领，休说自己，连畹秋也逃走不脱。

第十八回

悔过输诚　灵前遭惨害
寒冰冻髓　孽满伏冥诛

话说萧元正在惶急，二娘眼力更尖，听到第三声鬼叫，已觉出有些不象，跟着人已循声追到坡前。一低头望见坡下雪凹中，站定一个男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萧元。知他心怀不善，不由又惊又怒，刚喝得一声："原来是你装鬼吓我！"畹秋已自赶到身后，相隔尚有两丈左右。也是因为雪中久立，仗着平日常教爱女武功，没有间断，虽不似萧元那等通体僵硬，也是身寒手冻，冷得直抖，脚走不快。绕过去时，她两手正揣向怀中取暖，准备到时，好下辣手伤人。身未赶到，闻得萧元低叫，方怪他性急，又遥见二娘不曾惊倒，料便要糟。不顾冷足疼痛，飞跑赶去，还未到达，便听二娘出声喝骂。冻脚硬跑了一程，又在发痛，知道萧逸一听见，立即身败名裂，休想活命，赶紧下手，万来不及。畹秋一着急，恰好适才准备带来爬楼的套索，因恐冻硬不受使，揣在胸前，以备应用，一直没有取下活口套索，也打现成。手正摸在上面，忽然急中生智，握紧索

头，手一伸，全盘取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畹秋只一转念间，二娘这里想起二奸，畹秋是个主谋，萧元在此，畹秋想必同来。否则只他一人，无此大胆，心中一害怕，刚想喊人，只喊得一个“有”字，畹秋惊急交加，早运足全身之力，把手中索套甩将出去。二娘惶骇惊叫中，微觉脑后风生，面前一条黑影一晃，跟着颈间微微一暖，咽喉紧束，被人用力勒住，往后一扯，身便随着倒跌在地。两眼发黑，金星乱冒，立即出声不得，气闷身死。畹秋更不怠慢，跟着跑过，见二娘两眼怒瞪，死状甚惨；侧耳一听，萧逸住楼上，丝毫没有动静，料未听见。见景生情，又生奸计，恐二娘少时万一遇救回生，先点了她的死穴。一看萧元，尚在坡下，冻得乱抖，双手不住摇动，也不上来相助。气得暗骂“废物”，也不再看他，径将索头，往祭桌前，一株碗口粗细的长大毛竹稍中掷穿而过。纵身上去，一手握住横枝，一手将索头从断竹梢上穿回，双足倒挂，纵身下去。两手拉绳，将尸首提到离地一人来高，悬在一竹竿之上。再把另一头松放，与套人那头，结而为一。然后用身带小刀切断余索，纵身下地。将祭桌上供菜香烛，一齐翻倒碰碎，狼藉杂列，作为恶鬼显魔，取了二娘替代。

一切停当，再看萧元仍然呆立原处，满脸愁苦之容。畹秋疑心他为自己狠心毒手所慑，益发有气，狞笑一声，问道：“你甚事不问，还差一点误在你的手里！如今事完，还不快走，要在这里，陪这婆娘一同死么？”萧元见她目射凶光，脸上似蒙着一层黑气，不禁胆寒，上下牙捉对厮打，结结巴颤声道：“我我我冷—冷—冷—冷坏了，如今手脚全不能动。好妹子，莫生气，千万救我一救。”畹秋才知他为寒气所中，身已冰冷，难怪适才袖手。一想天果奇冷，自己一身内外功夫，来时穿得又暖，尚且冻得手足颤战，做了这一会事，虽然暖和了些，因

为勉强用力，手足尤自疼痛。何况是他？便消了气，和声问道："你一步都不能走了么？"萧元含泪结巴答道："自从来此，从未动过，先只觉得心口背上发冷，还不知周身冰冷，失了知觉。自妹子说完走后，装鬼叫时，仿佛气不够用，勉强叫了一声。这婆娘走来，我想将她打倒，一抬手才知失了效用，但还可稍为摇动。这贱婆娘死不一会，觉得眼前发黑，更连气都透不转，哪能移动分毫呢？恐怕中了寒疾，就回去也非瘫不可了。"说罢,竟颤声低哭了起来。

按畹秋心理，如非还有一个魏氏，再将萧元一齐害死，更是再妙不过。知道人不同回,魏氏必不甘休,置之不理，更是祸事。但人已不能走动，除背他回家，还有何法？想了想，无计可施，又见萧元神态，益发委顿，手扶坡壁，要直身冻倒，再不及早背回，弄巧就许死在当地。万般无奈，只得忍气安慰他道："你不要怕，我和你患难交亲，情逾骨肉，说不上男女之嫌了。趁此无人，背你回去吧！"萧元已不能出声，只含泪霎了霎眼皮。畹秋估量迟则无救，不敢怠慢，忙纵下去一看，身冻笔直，还不能背。只得伸手一抄，将他横捧起来，迈步如飞，先往萧元家中跑去。

魏氏早将萧玉、萧清两子遣睡，独自一人倚门相待。夜深不见丈夫回来，恐怕万一二奸事泄，明早便是一场大祸。村中房舍，因为同是一家，大都襟山带水，因势而建，绝少庭院。魏氏独坐房中，守着火盘悬念，忽觉火烦发躁。神志不宁，仿佛有甚祸事发作之兆。心中正自忧疑，便听有人轻轻拍门，知是丈夫回来，刚笑自己作贼心虚，疑神疑鬼。赶出开门一看，见是畹秋，把丈夫抱回，人已半死，不由大惊！不顾救人，劈口先问："他被萧逸打伤了么？"畹秋见他还不接人，越发有气，眉头一皱，答道："是冻的！大嫂快接过去吧！"

魏氏才赶忙接过，抱进房去，畹秋面上神色，竟未看出。一同将门关好，进了内屋，将萧元放在床上。忙着移过火盘，又取姜汤热水。畹秋说出来太久，恐妹夫醒转寻人，要告辞回去。魏氏见丈夫一息奄奄，哪里肯放？坚留相助。畹秋虽不似萧元委顿，却也冷得可以，乍进暖屋，满身都觉和畅。心想回家还得在风雪中走一两里路。他夫妻奸滑异常，此时如若走去，纵不多心，也必道我薄情。不如多留些时，看她丈夫受寒轻重，妨事不妨，也好打点日后主意。反正丈夫素来敬爱自己，昨晚和爱女商量好，假作母女同榻，叫他往书房独睡，并未进来。今晚叫他再去书房一晚，虽然辞色有些勉强，女儿已大，也不会半夜进房。大功告成，人离虎穴，还有何事可虑？便答应下来相助魏氏。

魏氏先取姜汤与萧元进了半碗，身上冷湿长衣脱下，披上棉袍，用被围好，将脚盆端至床前，正要扶他洗脚。萧元人虽受冷，心却明白，上床以后，见魏氏将盆中炭火添上，旺上加旺，端到榻前。知道被火一逼，寒气更要入骨，心里却叫不迭的苦，口里却说不出话来。这时人略缓过一些，面色被火一烤，由灰白转成猪肝色，一股股凉意，由脊梁骨直往上冒，心冷得直痛，三十二个牙齿，益发似连般厮打，庶庶乱响，外面却热得透气不转，周身骨节，逐根发痛，正在苦处万分。见魏氏又端了大盆热水过来，知道要坏，勉强颤声震出一个“不”字，魏氏只顾心痛丈夫，忙着下手，全未留神。畹秋见他神色不对，又颤声急喊，同时自己也觉脸上发烧，双耳作痛。猛想起受冷太过，不宜骤然近热，照他今日受冷情形，被热气一攻，万无幸理。但是心欲其死，故作未见未闻，反假装殷勤，忙着相助，嘴里还说着极关切的话，去分魏氏的心。可怜萧元枉自心中焦急，眼睁睁看着爱妻死党强迫自己走上死路，吐声

不得，无计可施，赶紧用力震出第二个“不”字，身子已被魏氏强拗扶起。萧元身子冰冷，虽入暖房，还未完全苏息，背腿等处仍是直的。吃魏氏无意中一拗，畹秋从旁把背一推，奇痛彻骨，不禁惨叫起来。魏氏又将他冰冷得浸骨的一双冰脚，脱去鞋袜，往水盆里一捺，萧元挺直腿骨，又受了这一捺，真是又酸、又麻、又胀、又痛，通身直冒凉汗，哼声越发惨厉。魏氏听出声音有异，刚抬头观看，忽见脑后一股阴风吹来，桌上灯焰，摇摇不定，似灭还明，倏地转成绿色，通体毛发，根根欲竖。心方害怕，接着便听畹秋大喝一声：“打鬼！”身由榻沿纵起，往自己身后扑去。同时萧元一声惨叫，手足挺直，往后便倒，双脚带起的热水，洒了自己一头一脸。魏氏本就亏心，吓得惊魂皆颤，一时情急，径往丈夫床上扑去。一不留神，又将脚盘踢翻，盘中水多，淋漓满地，魏氏也几乎跌倒。爬扑床上一看，丈夫业已晕死，不由抱头痛哭起来。哭不两声，耳听畹秋唤道：“大嫂，哭有什么用，救人要紧！”

魏氏模糊泪眼一回看，灯光依旧明亮，畹秋只面上气色异常，仍然好好的站在身侧。畹秋狞笑道：“可恨雷二娘，因贱婢野死以前曾对她说，那旧鞋曾交你弃入江中，定是我三人同谋，由你偷偷放落他兄弟箱内。以死自明，留有遗书，向丈夫告状。她本想追出救她，多亏我伏身门外，将她堵住，逼出遗书。原已和我们同党，近日她想嫁给萧逸，人家不要，日久变心。想将我三人和盘托出，快要举发，被我看破。昨晚乘雪夜与大哥同往，探了一回，未知底细。因事紧急，今晚本想我一人前往，大哥好心，恐我独手难成，定要同往，将她除掉。到时正赶上萧逸在竹林内向天设祭，妄想贱婢显灵，我们听出他还没有生疑，本想暂时饶她，缓日下手。谁知这不要脸的贱婢，等萧逸一走，鬼使神差，竟和疯了似的自言自语，历说前

事，求死人显灵，活捉我们。我听出她已恨我三人入骨，日内必要泄露真情，这才决心将她除去。现在人已被我二人害死，作为鬼找替代，吊死在竹梢上。只为萧家父子在竹林内一祭多时，去后我二人又听捣鬼，伏身坡下雪窟里，时候太久，只顾留神观听，不觉受寒太重，通身冰冷。我还好些，所以下手时，是我独自行事！事完大哥不能动了，不得已只好捧着他回来。你洗脚时，一阵风过，贱婢雷二婆娘才死不久，竟敢来此显魂现形。亏我素来胆大，常说我人都不怕，何况是鬼？至多死去，还不和她一样，正好报仇。只管阴风鬼影，连灯都变绿了，我仍不怕。抓上前去，果然人怕凶，鬼怕恶，将她吓跑。我想这两条命债，虽是我三人同谋，但起因一半由我报那当年夺婚之仇。今晚害死雷二娘，后来真是我一人下手，鬼如有本事，只管上我家去，莫在这里胡闹。看我过天用桃钉钉她，叫她连鬼也做不安稳。大哥想也同时看见，所以吓晕过去了。”魏氏一面用被围住萧元，连喊带揉，一面听着说话。觉出畹秋语气虽然强壮，脸色却是难看已极，灯光之下，头上若有黑气笼罩。尤其是素来那么深心含蓄的人，忽然大声放音，自吐阴私，纵说室皆友党，大雪深宵，不会有人偷听，还是反常。疑她冤鬼附体，口里不说，心中好生害怕。还算好，萧元经过一阵呼唤揉搓，悠悠转醒，并能若断若续的发声说话了。刚放下点心，侧耳一听，竟是满口呓语，鬼话连连。一摸周身火热，忧惧交集，只得准备先熬些神茶吃了，见机行事。如不当人乱说，再行请人诊治。

畹秋二次告辞，魏氏虽然害怕，因听二娘是畹秋亲手害死，当晚冤鬼现形。畹秋辞色异常，若有鬼附，适才又说了许多狠话。两次害人，均是畹秋主谋，鬼如显魂，必先抓她，留她在此，反受牵连。再者畹秋恐丈夫发觉，她雪夜潜出起

疑，也是实情。便不再挽留，送出畹秋，忙把二子唤醒，想仗小孩火气壮胆不提。畹秋在萧元家中，鼓住勇气出去，到了路上，见雪又花花直下。猛想起害人时，留雪中有足印，只顾抱人，竟忘灭迹，如非这雪，几乎误事，好生庆幸！又想起适才二娘显魂，形相惨厉怕人，再被冷风迎面一吹，适才屋子出来，那点热气立时消尽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！方自有些心惊胆怯，耳听身后，仿佛有人追来。回顾一看，雪花如掌，看不见甚形影，可是走不几步，又听步履之声，踏雪追来。越往前走，越觉害怕，想早点到家为是，连忙施展武功，飞跑下去。初跑时，身后脚步声音也跟着急跑，不时好象听得有人在喊自己名字，声为密雪所阻，断续零落，听不甚真。畹秋料定是二娘鬼魂，脚底加劲，更亡命一般加急飞跑。跑了一段，耳听追声隔远，渐渐听不见声息。边跑边想自己平素胆大，并不怕鬼，怎这会忽然气馁起来？适才亲见二娘显魂，尚且不惧，只一下便将自己惊走？常言人越怕鬼，鬼越欺人，如真敌不过，尽逃也不是事，早晚必被追上。何况这鬼又知道自己的家，若被追去，岂不引鬼入门，白累丈夫爱女受惊？冤仇已结，无可避免，转不如和她一拚，也许凭着自己这股子盛气，将她压倒，使其不敢再来。明早等她入殓，再暗用桃钉，去钉她的棺木，以免后患为是。想到这里，胆气一壮，脚步才慢了些。畹秋一摸身上，还带着一筒弩箭和一把小刀，原备当晚行刺，便一同取出，分持手内。一看路径，已离家门不过数丈之遥，恰好路侧是片树林。匆匆不暇寻思，惟恐引鬼入室，竟把鬼当作人待，以为鬼定当自己直往家中逃去，意欲出其不意，等他追来，下手暗算。侧耳一听，身后积雪地里，果然微有踏雪追来之声，忙往路侧树后一伏。

这时那雪愈下愈大，畹秋聪明，知道鬼畏人的盛气，离家

已近，恐出大声惊人。又见雪势太大，鬼现形只一黑影，其行甚速，一个看不清，稍纵即逝。算准鬼必照直追来，伏处又距去路颇近，暗中把周身力气运足，等鬼一过，便由斜刺里刀弩齐施，强冲出去。不问打中与否，单这股锐气，也把他冲散。刚准备停当，蓄势相待，忽听步履踏雪之声，沙沙沙仿佛由远而近。正定睛注视间，一晃眼，雪花迷茫中，果见一条黑影，由树侧急驰而过。畹秋手疾眼快，心思又极灵巧，知道纵扑不及，一着急，左手弩箭，右手小刀，一同发出。跟着两脚一登，飞身往那黑影扑去。脚才离地，耳听"唉呀"一声惊叫，鬼已受伤倒地。畹秋也纵到鬼的身前，耳听鬼声颇熟，正要伸手抓去，猛想起鬼乃无形无质之物，为何跑来会有声音？心方一动，手已抓到鬼的身上，无意中用力猛，正抓在鬼的伤处。那鬼误中冷箭，心里连急带痛，一下滑跌扑倒雪里，再吃这一抓，立刻"嗳呀"一声惨叫，疼晕过去。畹秋觉出那鬼是个有质的实物，刚暗道"不好"，再听这一声惨叫，不由吓了个心颤手摇，魂不附体，忙伸双手抱起一看，当时一阵伤心，几乎晕倒。原来伤的，竟是自己丈夫文和，并非二娘鬼魂。一摸那枝弩箭尚在肩上插着，慌不迭的一把拔下，抱起往家就跑。越房脊到了自己门首，见灯光尚明，耳听水沸之声甚急。一推门，门也虚掩未关，进门便是一股暖气扑来。一看爱女瑶仙，正侧身向外独对明灯，围炉坐守，尚未安睡。忙奔过去，将人放在床上卧倒，连喊："快把伤药找来，痛死我了！"语才说完，急痛悔恨，一齐夹攻，也跟着晕倒床上。瑶仙本知今晚这场乱子说大就大，不敢安歇，正在那里提心吊胆，对着灯光，焦盼去人平安回来，一个也不要出事，明早好去佛前烧香。忽见房门推开，钻进一个雪人，手中抱捧一人，更是通体全白。心方一惊，已看出是谁；忙赶过去，开口想问，抱人的也自晕

倒，慌不迭急喊："妈妈，爹爹怎么了？"婉秋原是奇痛攻心，急昏过去，唤两声便即醒转。见爱女还在张惶失措，连忙挺身纵起，开柜取出多年备而未用的伤药，奔到床前。伤人也死去还魂，悠悠醒转，睁眼见在自己床上，叹口气，叫一声："我的女儿呢？"瑶仙忙俯下身去答道："爹爹，女儿在此。"婉秋知他必已尽知自己隐秘，不由又羞又痛，又急又悔。当时无语可说，颤着一双手，拿了药瓶，想要给他上药。崔文和连正眼也没看她一下，只对瑶仙叹了口气，哭丧着脸，颤声说道："你是我亲生骨肉，此后长大，务要品端心正，好好为人，爹爹不能久看你了。"那背上伤处肩骨已碎，吃寒风一吹，本已冻凝发木，进了暖屋，人醒血融，禁不住疼痛，先还强力忍受。说到末句，再也支持不住，鼻孔里惨哼了一声，二次又痛晕过去。婉秋见状，心如刀绞，知他为人情重，现既说出绝话，听他的口气，说不定疑心自己和萧元有了私情，醒来必然不肯敷药。忙把他身子翻转，敷上止痛的药，一面为他去了残雪，裂去湿衣。一面听爱女诉说经过，才知事情发作，只错了一步。

原来文和和萧逸是一般的天性情种，心痴爱重，对于婉秋，敬若天人，爱愈性命。施于婉秋者既厚，求报自然也奢。婉秋虽也爱他，总觉他不如萧逸，是生平第一恨事。又见他性情温厚，遇事自专，独断独行，爱而不敬。文和也知她嫁自己是出不得已，往往以此自惭，老怕得不到她欢心。对婉秋举动言谈，时时刻刻都在留意，婉秋放肆已惯，以为夫婿恭顺，无所容心，祸根即肇于此。当欧阳霜死前数月，文和见三奸常时背人密语，过往频繁。不久欧阳霜姊弟，便无故先后失踪，三奸背后相聚，俱有庆幸之容。文和原早看出婉秋与欧阳霜匿怨相交，阳与阴违，料定与她有关，好生不满。曾经私地拿话诘问，

没等说完，反吃畹秋排斥了一顿。文和只得闷在心里，为她担忧好久，侥幸没有出别的事。可是畹秋带了爱女，往萧家走动得更勤，每去必强拖着自己同行。细一查看，又不似前情未死，藕断丝连，想与萧逸重拾旧欢，做那无耻之事。先还疑她前怨太深，又有别的阴谋，一晃数年，只督着爱女习武，并无异图。对萧元夫妻，也不似以前那么亲密，心刚略宽。

近数月来，文和又见三奸聚在一起，鬼鬼祟祟，互说隐语。有一天，正说雷二娘甚事，自己一进屋，便转了话头，心又不安起来。久屈阃威之下，不便探问，问也不会说，只在暗中窥查。昨晚畹秋忽令独宿书房，因连日大雪，未疑有他。半夜醒来，猛想起昔年萧家之事，是出在这几天头上，欧阳霜美慧端淑，夫妻恩爱异常，究为何事出走？是否畹秋阴谋所害？将来有无水落石出之日？如是畹秋，怎生是好？这类心事，文和常在念中，每一想到，便难安枕。文和正悬揣间，恰值畹秋探萧家动静回来。那晚雪大风劲，比第二晚要冷得多，走时不见书房灯光，以为丈夫睡熟，急于回房取暖。一时疏忽，举动慌张，脚步已放重了一些。乃女瑶仙，因怕风大，把门插上，久等乃母不归，竟在椅上睡着。畹秋推门不开，拍了几下，将瑶仙惊醒，开门放进。文和先听有人打窗外经过，已自心动，连忙起身，伏窗一看，正是畹秋拍门。灯光照处，眼见畹秋周身雪花布满，随着女儿进去。当晚睡得特早，明是夜中私出，新由远地回来。料定中有隐情，连女儿也被买通，气苦了一夜未睡，决计要查探个明白。

当日萧元夫妻又来谈了一阵走去，文和暗窥三奸，俱都面带忧愤之色，所说隐语，口气好似恨着一人。欧阳霜已死，只想不出怨家是谁。知道畹秋骄纵成性，如不当场捉住，使其心服口服，决不认帐。自己又看不出他们何时发难，盘问女儿，

一则当着畹秋不便，又恐走嘴呕气。正在心烦，打不起好主意，畹秋晚来忽又借词，令再独宿一夜，知她诡谋将要发动，当时一口答应，老早吃完夜饭，便装头痛要早睡。文和原打算畹秋出在深夜，先在床上，闭目装睡，养一会神，再行跟去，给她撞破。不料头晚失眠，着枕不久，忽然睡去。梦中惊醒，爬窗一看，内室灯光甚亮，天也不知什么时候，连忙穿衣起身。先往内室灯下一探，只女儿一人面灯围炉而坐，爱妻不知何往。雪夜难找，好生后悔，继一想她无故深夜外出，即此已无以自解。现放着女儿知情同谋，一进房查问，便知下落。忙进房去，软硬并施，喝问："你娘何在？"其实瑶仙虽知乃母所说，往萧家去给自己说情，传授萧家绝技的话，不甚可靠，见乃父已然看破发急，只得照话直说。文和察颜观色，知乃妻心深，女儿或也受骗。她以前本恨萧逸薄情，既处心积虑害了欧阳霜，焉知不又去暗害萧逸？不问是否，且去查看一回，当时追去。当晚的事般般凑巧，文和如不睡这一觉，二娘固不至送命，三奸也不会害了人，转为害己，闹出许多乱子。

文和行离萧逸家中，还有半里来路，忽听对面畹秋，轻轻连唤了两声"大哥"。心正生疑，听去分外刺耳。这时雪下未大，等文和循声注视，畹秋已抱着一人，由身侧低了头疾驰而过，抱的明明是个男子。当时愤急交加，几乎晕倒，还不知抱的就是萧元。略一定神，随后追去，一直追到萧元家内，眼见魏氏开门，畹秋一同走进。萧元所居在一小坡之上，住房原是一排，坡下两条小溪，恐小孩无知坠水，砌了一道石栏。进门须从头一间内走进，连过几间，方是卧室。越房而过，文和无此本领，又恐将人惊动，踌躇了一阵，才想起溪水冰冻，可由横里过去，到了三奸会集之所。畹秋相助魏氏与萧元脱衣、扶起洗脚，在畹秋是患难与共，情出不已，在文和眼里，却与人

家妾侍丈夫相似，不堪已极。刚咬牙切齿痛恨，忽听畹秋喝声："打鬼！"迎面纵起。文和在窗外却未看见什么，此时心如刀割，看了出神，并未因之退避。一会畹秋回至萧元榻前，说起前事，自吐罪状。这一来文和才知欧阳霜果死三奸之手，并且今晚又亲害二娘，以图灭口。由此乃料到畹秋为害人，甘受同党挟制，与萧元已然有奸，恨到极处，不由把畹秋看得淫凶卑贱，无与伦比。生已无味，恨不如死，有心闯进，又恐传扬出去丢人，不愿再看下去。纵过溪来，原意等畹秋出来，拦住说破，过日借着和萧元练武过手，将他打死，再寻自尽。久等畹秋不出，天又寒冷，不住在门外奔驰往来，心神昏乱。一下跑远了些，回来发现畹秋已走，连忙赶去。畹秋比文和脚程要快得多，文和追不上，再着急一喊，越误以为冤鬼显魂，跑得更快。文和武功本来不如畹秋，追赶不上，其实等到家再说，原是一样。偏是气急败坏，急于见面究问，吐出这口恶气。又念着家中爱女，这等丑事不愿在家中述说，使她知道底细，终身隐痛。又恐先赶到家抵赖，前面畹秋一跑快，越发强冒着风雪，拚命急追。天空的雪越下越大，积雪地上，又松又滑，为了图快，提气奔驰，不易收住脚步。加以眼前大雪迷茫，视听俱有阻滞，村外无人，昏夜大雪，路断人迹，追的又是床头爱妻，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人暗算。追近家门之时，跑得正在紧急，忽然来了一冷箭，恰中在背脊骨上。"嗳呀"一声，气一散，身不由己，顺着来箭一撞之势，往前一抢，步法大乱，脚底一滑，当时跌仆地上。

文和初倒地时，心还明白，昏惘中，猛想到畹秋知事发觉，暗下毒手，谋杀亲夫这一层上。再吃畹秋慌手慌脚扑来，将那箭一拔，当时奇痛极愤，一齐攻心，一口气不来，立即晕死过去。畹秋一则冤魂附体，加以所伤的又是自己丈夫，任她

平日精细，也不由得心慌手乱。一时情急过甚，忙中出错，匆匆随手将箭一拔。伤处背骨已然碎裂，先吃寒风冻木，再经暖室把冻血一融，铁打身子也难禁受。况又在悲恨至极之际，连痛带气，如何不再晕死过去。畹秋先还只当丈夫暗地潜随，窥见隐秘，虽然误中了一箭，只是无心之失。凭着以往恩爱情形，只要一面用心调治，一面低首下心向其认过，并不妨事。及见文和词色不对，再乘他昏迷未醒之际，乘隙探问女儿，文和何时外出？可曾到内室来？有甚言语？经乃女一说起丈夫发觉盘问时情景，才知自己行事太无忌惮，丈夫早已生疑，仍自梦中。一算时候，正是害完二娘，抱着萧元回家之时。断定物腐虫生，丈夫必当自己和萧元同谋害人，因而有奸无疑。再看丈夫面黄如蜡，肤热如火，目睛微瞪，眼皮搭而不闭，似含隐痛，双眉紧皱，满脸俱是悲苦之相。伤处背骨深碎，皮肉肿高寸许，鲜血淋漓，裤腰尽赤，惨不忍睹。虽然敷了定痛止血的药，连照穴道揉按搓拿，仍未回醒。畹秋大错已然铸成，冤更洗刷不清，由不得又愧悔，又痛恨！一阵伤心，“哇”的一声，抱着文和的头，哀声痛哭起来，瑶仙也跟着哭不止。

文和体力坚强，心身虽受巨创，不过暂时痛急，把气闭住，离死尚早。畹秋又是行家，经过一阵敷药揉搓，逐渐醒转。畹秋已给他盖好棉被，身朝里面侧卧，刚一回醒，耳听哭声大作，觉出头上有人伏着。侧转脸一看，见是畹秋，认做过场，假惺惺愚弄自己，不由悲愤填胸，大喝一声，猛力回肘甩去。文和原意将人甩开，并非伤人，畹秋恰在心乱如麻，六神失主之际。忽觉丈夫有了生意，方自私幸，意欲再凑近些，哀声慰问，自供悔罪一词，以软语温情，动他怜宥，洗刷不白之冤。谁知丈夫认定她淫凶诡诈，所行所为，种种无耻不堪，平日还要恃宠恣骄，轻藐丈夫，随时愚弄，视若婴孩。这些念头

横亘胸中，业已根深柢固，一任用尽心机，但当是作为心机，哪还把她当作人待。畹秋因丈夫从无相忤词色，万想不到竟会动手，这一下又当愤极头上，用力甚猛，骤出不意，立被肘中肩窝穴上，惊叫一声，仰跌坐地，只觉肺腑微震，眼睛发花，两太阳穴直冒金星。虽受内伤，尚欲将机就计，率性咬破舌尖，喷出口血水，往后仰倒。装受伤晕死，查看丈夫到底心死情断也未？以图挽回。主意不是不妙，事竟不如所料。瑶仙正守在文和榻沿上悲哭，忽听父母相次一声惊叫，乃母随即受伤倒地，心中大惊！扑下地来一看，口角流出血水，人已晕死，不禁放声大哭，直喊“妈妈”。一面学着乃母急救之法，想给搓揉，又想用姜汤来灌救。手忙脚乱，悲哭连声。畹秋躺在地上，听爱女哭声那么悲急，却不听丈夫语声，觉着无论好坏，俱不应如此不加闻问。偷睁眼皮一看，丈夫仍朝里卧，打人的手仍甩向榻沿上，搭住不动。心中狐疑，仍然不舍就起，只睁眼朝瑶仙打了个手势。瑶仙聪明会意，越发边哭边诉，直说“妈被爹爹误伤打死，妈再不还阳，我也死吧。”哭诉了好几遍，畹秋见榻上文和仍然毫无动静，心疑有变，大为惊异，忙举手示意瑶仙去看。瑶仙便奔向榻前哭道：“爹爹你身受重伤，又把妈打死，不是要女儿的命么？这怎么得了呀！”哭倒榻前，手按榻边，正探身往里想看乃父神色，猛觉左手按处又湿又粘。低头一看，竟是一摊鲜血，由被角近枕处新溢出来。立把哭声吓住，急喊了声“爹爹”未应，重行探头往头一看，再伸右手一摸，乃父鼻息全无，人已死去。难怪乃母伤倒，置之不理，惊悸亡魂，急喊：“妈妈快起，爹爹又不好。”畹秋全神贯注榻上，见爱女近前相唤，仍无回应，情知不好。再一听哭，料是危急，不敢迟延，连忙纵起。才一走动，觉得喉间作痒，忍不住一吐，吐出一大口，吐向地上。满口微甜有咸的味

道，头汗淋淋，似欲昏倒，知道吐的是血。也不顾得低头观看，强提着气，仍往榻前奔到。见人又晕死，血从被角仍往外溢。忙揭被一看，原本适才文和气极，用力过猛，将背上伤口震破，血水冒起。伤口内所填的创药，也全都脱落，伤势深重。血本止得有些勉强，药一落，自然更要向外横溢。同时旧创未合，又震裂了些，盛气暴怒之下，人如何能经受？只叫出第一声，创口一迸裂，便又痛着死去。

婉秋为人狠毒，用情却也极厚，身虽负重伤，对于文和只是自怨自艾，愧悔无地，恨不能以身代，并无丝毫怨望。忙着救人，白白将嫩馥馥的雀舌咬破，文和却一无所知。救人要紧，其势不能救醒了人，自己再去放赖装死，只得给他重调伤药。厚厚的将背伤敷满，先给止血定痛，跟着取了些扶持元气的补药，灌下喉去。然后再用推掌之法，顺穴道经脉，周身揉按，以防他醒来，禁不住痛，又复昏死。约有刻许工夫，婉秋知他忿郁过度，心恨自己入骨，伤又奇重，万不宜再动盛气。醒来如见自己伏身抚按，必然大怒。一见四肢微颤，喉间呼呼作响，不等文和回醒，忙向瑶仙示意，命她如法施为。自己忍泪含悲，避过一旁，身子离开榻前，觉得头脑昏晕，站立不住。倏地想起适才主意，就势又往地下一躺，身方卧倒，榻上文和咳的一声，吐出一口满带鲜血的粘痰，便自醒转。婉秋满拟仍用前策，感动丈夫，不想瑶仙年纪太幼，一个极和美的家，骤生巨变，神智已昏。本在守榻悲泣，一见父亲醒转，悲喜交集。只顾忙着揉按救治，端了温水去喂，反倒住了啼哭，忘却乃母还在做作。为了敷药方便，文和仍是面向里睡，父女二人都是不闻不见。婉秋在地下，干看着不能出声授意，知道此时最关紧要。当晚饱受风雪严寒之余，两进暖室，寒气内逼，七贼夹攻，身心受创过甚，倒地时，人已不支。再一着这闷

急，立时头脑昏晕，两太阳穴金星乱爆，一口气不接，堵住咽喉，闷昏地上，弄假成真。她和文和不同，气虽闭住，不能言动，心却明白，耳目仍有知觉，昏惘中似听文和在榻上低声说话，留神一听，文和对瑶仙道："今晚的事我本不令你知道，免你终身痛心。原想在外面和贱人把话说明，看事行事。她如尚有丝毫廉耻，我便给她留脸，一同出村，觅地自尽。否则我死前与萧逸留下一信，告他罪孽，只请他善待我女，不要张扬出丑。萧逸夫妻情重，必定悄悄报仇，也不愁贱人不死。我不合在后面连唤她几声，她知私情被我看破，竟乘我追她不备，谋害亲夫。已然用箭射中背上，又使劲按了一下，当风口拔出。此时背骨已碎，再被冷风一吹，透入骨内，万无生理。你休看她适才假惺惺，装着误伤，号哭悔恨，须知她为人行事，何等聪明细心，又通医理。治伤更是她父家传，岂有误伤了人，还当风拔箭之理？况且村中素无外人，我又连喊她好几声，决不会听不见，如非居心歹毒，何致下此毒手？明是怕我暴毙在外，或是死得太快，易启人疑，故意弄回家来，用药敷治，使我晚死数日，以免奸谋败露罢了。我从小就爱她如命，她却一心爱着姓萧的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不想姓萧的情有独钟，看不上她，失望伤心，愤而嫁我。此时，我喜出望外，对她真是又爱又敬，想尽方法求她欢心，无一样事情，违过她意。谁知她天生下贱，凶狡无伦，城府更是深极。先和萧家表婶匿怨交欢，我便疑心她心怀不善，一晃多年，方以为错疑了她。终于她阴谋深沉，直到数年前才行发动，勾结下萧元夫妻狗男女，不知用什么毒计，害得萧家表婶野死在外。我和她同出同入，只是疑心，竟不知她底细。直到昨今两晚，又欲阴谋害人，欺我懦弱恭顺，几于明做，我方决计窥查。先只想谋害萧家子女，还以为她平日对我只是看轻一些，尚有夫妻情义，

别的丑事决不会做。知她骄横，相劝无用，意欲赶去，当场拦阻，免得她赖。偏因昨晚一夜未睡，落枕之时尚早，意欲稍眠片刻，再行暗中跟往，不觉合眼睡熟。醒来她已起身多时，等我赶至中途，正遇她和萧元猪狗害人回来。为怜猪狗受冷，跑不快，竟抱了同往他家。我又随后追去，费了好些事才得入内，这三个狗男女，正在室中自吐罪状。才知萧家雷二娘知她隐秘，处心积虑，杀以灭口，今晚方吃贱人害死。我知贱人本心决看不上那猪狗，定是起初引为私党，害了萧逸之妻，因而受狗男女勾串挟制成奸。可怜我对贱人何等情深爱重，今日却闹到这等收场结果。她是你生身之母，但又是你杀父之仇人，此时恨不能生裂狗男女，吞吃报仇，无奈身受重伤，此命决不能久。你是我亲生爱女，我这些话本不应对你说，无奈事已至此，大仇不报，死难瞑目。你如尚有父女之情，我死之后，留神贱人杀你灭口。纵不能向贱人下手，也务必将那一双狗男女杀死，方不枉我从小爱你一场。”说时断断续续，越说气息越短促，说到末句，直难成声，喘息不止。瑶仙原本不知究里，把乃父之言句句当真，把乃母鄙弃得一钱不值。先是忘却前嘱，中间也曾回顾地上，心想父亲可怜，又知乃母装假，竟未理会。

畹秋在地上听得甚是分明，句句入耳，刺心断肠。到此方知铁案如山，业已冤沉海底，百口莫辩，连爱女也视若非人，信以为真。同时又想起平日言行无状，和丈夫恩情之厚，悔恨到了极处，负屈含冤也到了极处。只觉奇冤至苦，莫此为烈，耳听目睹，口却难言，越想越难受。当时气塞胸臆，心痛欲裂，脑更发胀，眼一发黑，心血逆行，一声未出，悄悄死去，知觉全失。容到醒转，天已大亮，身却卧在乃夫书房卧榻之上，头脑周身，俱都胀痛非常。爱女不在，仅有心腹女婢绛雪

在侧，枕头上水汁淋漓，床前小儿，摆着水碗药杯之类。回忆昨宵之事，如非身卧别室，和眼前这些物事，几疑做了一场噩梦。方张口想问，瑶仙忽从门外走进，哭得眼肿如桃，目光发眩，满脸浮肿。进门看见母醒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哭了起来。畹秋知此女素受钟爱，最附自己；虽为父言所惑，天性犹存。乘她走近，猛欠身一把抱住哭道：“乖女儿，你娘真冤枉呀！”瑶仙意似不信，哭道：“妈先放手，爹爹等我回他话呢！”畹秋闻言，心中一动，越发用力抱紧，问道：“你爹愿意我死么？”瑶仙摇头哭道：“爹昨晚把妈恨急，后来见妈真断气死去，又软了心。”话未说完，畹秋已自会意，忙拦道：“你快对他说，我刚醒转，只是捶胸痛哭，要杀萧家狗男女，千万莫说我冤枉的话。你如念母女之情，照话回复。你爹和我命都能保，不喊你千万莫来，要装成恨我入骨的神气。快去，快去！”瑶仙深知乃母智计过人，忙回转上房，照话回复。

原来昨晚畹秋气闭时节，起初文和还当她跑去寻二奸，不在房内。瑶仙虽然看见，却当故意做作，又信了乃父的话，既鄙乃母为人，更不应下此毒手，一直没有理睬，也未和乃父说。后来天光渐亮，文和背痛略止，瑶仙只顾服侍父亲，柔声劝慰，竟忘添火盆中的炭，余火甚微。文和首觉室中有了寒意，便喊瑶仙道：“乖女，天都亮了，这贱人还没回来。我话已然说完，背上也不很痛，该过午才擦二遍药呢。反正是度命挨时候，决不会好，我儿多有孝心也无用。天刚亮时最冷，你还不上床来，盖上被，在我脚头睡一会吧。用茶用水，我会喊你的，看冻坏了你，爹爹更伤心。”瑶仙闻言，果觉身上有些发冷，才想起火盆没有炭，忙答道：“只顾陪侍爹爹，忘加炭了。”说罢，力欲下床加炭。一回头，看见乃母仍卧地上，虽仍不愿助母行诈，毕竟母女情厚。暗忖我真该死，多不好，终

是生身之母。就不帮她造诳，怎便置之不理，使她无法下台？这样冷冰冰的地方，如何睡得这长时候。方欲将乃母扶起，过去一拉，觉着口角血迹有些异样。再细一摸看，人已真的死去，不由激发天性，哭喊一声：“妈呀！你怎丢下女儿去了呀？”扑上身去，痛哭起来。文和在床上闻声惊问道：“你妈怎么了？”瑶仙抽抽噎噎颤声哭道：“妈已急死，周身都冰硬了。”文和大惊，一着急，便要翻身坐起，才一转侧，便觉背创欲裂，痛楚入骨。“嗳呀”一声，复又卧倒原处，不敢再动。连痛带急，心如刀绞，急问：“你妈怎会死的？乖女儿你先怎不说呀！”

瑶仙聪明智计，颇有母风，虽在伤心惊急交迫之中，并不慌乱。一闻乃父呼痛之声，当时分别轻重，觉出乃母全身挺硬冰凉，气息已断，又有这久时候，回生望少，还是先顾活的要紧。不等话完，连忙爬起，奔向床前，哀声哭诉道：“妈第一次给爹爹上完药时，人已急晕倒地。因爹爹背伤裂口，勉强摇摇晃晃爬起，给爹爹上完了药。刚对女儿说她遇见冤鬼，遭了冤枉，恰值爹爹醒来，看见妈爬在身上，猛力一甩，打中妈的胸膛，仰面倒在地上，就没起来。我忙着服侍爹爹，听爹爹说话，见妈还睁着眼睛，流泪喘气，以为不致碍事。又恨妈做事太狠，一直专心顾爹爹，没有留意。后听爹爹说妈走了，怕爹爹生气，也没敢说。等刚才下床添火，才看见妈还倒在地上未起，谁想妈竟丢下苦命女儿死了呀！”说到末句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畹秋原欲诈死，以动夫怜，这一次，自比装假要动人得多。不禁把文和多年恩爱之情，重又勾起，忍泪急道：“她定是被我那几句话气死的。这不过一口气不来，时候虽久，或许有救。可恨我伤势太重，不能下床救她。乖女儿莫慌，慌不

得，也不是哭的事。快些将火盆边热水倒上一碗，再喊绛雪来帮你。人如能活，慢点倒无妨，最怕是乱手乱脚。尤其你妈身子不可折动，等热水倒好凉着，人喊来后，叫绛雪端了水碗，蹲在她头前等候。你照萧家所传推拿急救之法，由你妈背后缓缓伸过右手去，托着了腰，左手照她右肩血海活穴，重重一拍，同时右手猛力往上一推。不问闭气与否，只要胸口有丝温热，鼻孔有了气息，必有回生之望。当时如不醒转，便是血气久滞，决不妨事。可拨开嘴唇，将温水灌下，用被盖好，抬往我床上，将火盆添旺，再把安神药给她灌一副。胸口如是冰凉，就无救了。我猛转了一下，不过有些痛，并不妨事。你妈还是死不得，先莫管我，快救她去。”

那绛雪原是贵阳一家富翁逃妾私生女，被一人贩子拾去养到九岁，甚是虐待。一日受打不过，往外奔逃，人贩子正在后面，持鞭追赶。恰值文和值年出山，采办货物，走过当地。见幼女挨打可怜，上前拦阻，一问是个养女，又生得那么秀弱，愈发怜悯。用重价强买过来，一问身世，竟是茫然，当时无可安置，又忙着回山，只得寻了归来。村中原本不纳外人，因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，年纪又轻，经文和先着同行人归报一商请，也就允了。到家以后，畹秋见她聪明美秀，甚为爱怜。每日小姐读罢归来，也跟着练文习武，虽是婢女，相待颇优。她也勤敏，善体主人心意，大得畹秋欢心，引为心腹，曾示意命她几次往探雷二娘的心意。当晚主人半夜起来，到上房和瑶仙一闹，她便在后房内惊醒，起身窃听。知道事情要糟，不等主人起身，连忙穿衣，越房而出。她因常见主母和萧元夫妻窃窃私语，形迹甚密，早料有背人的事，雪夜潜出，必在萧家。原欲赶往报信，谁知风雪太大，年轻胆小，从未在雪夜中行走。出门走不了多远，便觉风雪寒威，难与争抗，仍欲奋勇前行。又

走一程，忽然迷了方向，在雪中跑了半夜，只在附近打转，休说前进，连归路都谈不上。好容易误打误撞，认清左近树林，料已无及。绛雪方欲循林回转，猛听近侧主人相继两声惊叫，连忙赶过，便见前面雪花迷茫中，有人抱着东西飞跑，追赶不上。等追到上房外，侧耳一听，主母已将主人误伤。后来主人又说出那样的话，不奉呼唤，怎敢妄入？身又奇冷，忙先回房烤火饮水，隔一会，又出偷听，还不知主母已死。这时听小姐哭诉，主人要唤她相助，忙一定神，装着睡醒，走了进去。

瑶仙见她来的正是时候，先摸乃母胸口微温，心中略宽，忙令相助如法施为。气机久滞，只鼻孔有气，见了生机，抬往书房。又灌救了一阵，朕兆渐佳，仍还未醒。瑶仙顾此失彼，又惦念乃父，百忙中赶往上房一看。文和背伤二次裂口，血又溢出，正在咬牙强呻。瑶仙心如刀割，只得先取伤药，重又敷治。文和旧情重炽，不住催她往书房救治乃母，瑶仙匆匆上房来看，人已回生。其实不用畹秋教这一套，文和已有怜恕之心，再经瑶仙添枝加叶一说，文和越发心酸肠断，呆了一会说道："为父自知不久人世，你母全由一念好强所误，以致害人害己。此乃冤孽，论她为人，决不致此。细查她昨晚言行，许是冤鬼显灵，也说不定。她纵不好，是你生身之母，你决不可轻看忤逆了她。为父万一不死，自有道理，只恐此望太少。我死之后，务要装着无事，暗查你母行动，她如真为狗男女所胁，作那不良之事，务代父报仇，手刃仇人。否则查个清白，也好洗明她的冤枉，以免终身痛心。你仍服侍她去吧！"瑶仙故作心注乃父，不愿前往，经文和再三催促，方始怏怏走出。一出房门，便如飞往书房跑去，见乃母正在倚榻垂泪，心中老大不忍。略一转念，把来意忍住，先把绛雪支往上房，然后扑向床上，抱着畹秋的肩膀哭道："妈！女儿是你亲生骨血，甚

话可说，我知妈必有不得已处。现在室中无人，妈如还把女儿当着亲生，须不要再藏头露尾，女儿也不是听哄的人。爹爹伤重快死，昨晚的事，到底爹爹所说是真是假，务要妈和女儿说个明白，女儿好有个处置。如再说假话，女儿也不愿活着了。”畹秋闻言，叹了口气答道：“我就实说，乖女儿也决不信我的。”一言未毕，两眼眶中热泪，早和断线珍珠一般，扑簌簌挂了下来。瑶仙急道：“妈怎这样说？女儿起初，因听爹爹口气，好似耳闻眼见，不由得人不信。后来仔细一想，觉有好些不对的情景，便是爹爹，也说妈是受了人家的诡谋挟制，不是本心。我因爹未说明，女儿家又不便细问，原是信得过妈平日为人行为，才向妈开口，不然这类事，还问它怎的？事到如今，妈也不要隐瞒，只要问得心过，实话实说，女儿没有不信的道理。妈快说吧！”

畹秋问了问文和伤势，见瑶仙追问这急，忍泪说道：“这是妈的报应，说来话长着呢！”于是从萧逸拒婚说起，直到两次谋杀情敌和雷二娘等情和盘托出，临床哭道：“娘是什么样人，岂肯任凭人欺负的？雷二娘与我同谋，稍为词色不对，恐生后患，即要了她的命。休说萧元平日惧内如虎，即使有什坏心，他有几条命，敢来惹我？只为刚将二娘害死，不料这厮如此脓包，经不得冻。此时事在紧急，稍被人发现，立即身败名裂，不能不送他回去。后来二娘显灵，萧大嫂害怕，强留我照应些时再走。那我正站在床前扶他起坐，看去情形颇象亲密似的，其实我对他也未安着什么好心。此人身受奇寒，业已入骨疯瘫，没有多日活命，你不妨拿我这些经过的话，对你爹再说一遍。请问除昨前两晚，我不论往哪里去，离开过他也未？萧元夫妻也总是同来同往，虽有时背人密谈，都在我家。我就万分无耻，也没这闲空与人苟且。昨晚实是冤鬼捉弄，偏不活捉

了我去，却害我夫妻离散。想使我受尽人间冤苦，才有此事，真做梦也想不到你爹会跟了来。即便他明白我是冤枉，但我却误害了他，一个不好，叫我怎生活下呀！”说罢又呜咽悲泣起来。

瑶仙闻言，料无虚语，知乃父心伤之重，或更甚于背创，忙说道：“妈且放心，爹早回心可怜你了。”说完，回身就跑。到了上房，把经过一切对文和从实一说。文和先仍当是饰辞，后一细想爱妻平日行径，果然十余年来，只昨前两晚，亲出害人离开，方始大悟。但已两伤，悔恨无及。当时忙令瑶仙，同了绛雪将畹秋用被裹好，抬进上房，同卧一榻，细细追问。畹秋恨不得丈夫气平，免得背创复发。虽在病中，仍强打起精神，温慰体贴，无微不至。夫妻二人把话说明，互致悔恨，重又言归于好。叵耐文和伤势沉重，畹秋扶病百般调治，终是无效。当晚寒热大作，渐渐不醒人事，只四日工夫，便即身亡。

畹秋悔恨交集，愤不欲生，经瑶仙再三劝止，未寻短见，不久，病也痊愈。只是终日神昏颠倒，了无人生乐趣。文和因畹秋知医，恐事泄漏，又自知不起，未请别人诊治。萧逸并未得信，只是听人说起，赶来看望，人已快不行了。文和一死，暗忖他夫妻情爱极厚，村中颇多良医，便自己也是一个能手，何以这样危症，不请大家商量定方？心方奇怪。忽接报，萧元病势危急，不由心中一动。这时天未放晴，雪仍断断续续的下着，萧逸赶到萧元家中一看，魏氏对众哭诉，说丈夫雪夜起来解手，跌在雪坑里面，未爬起来，好一会，才经自己救起。以为中寒，无关紧要，昨日方请医治，说已无救，悲泣不止。过不两天，萧元、文和相继死去。

萧逸因二人之死，俱由乃妻疏忽所致，越想越觉可疑，只想不出是何道理。当下率领村人分别相助入殓，停灵在室，等到开春安埋。

瑶仙自悉乃母隐情，追原祸始，已是深恨萧逸，加以不肯传授武艺的仇恨，深深记在心里。这场雪直陆续下到除夕犹未停止。村中过年原极热闹，只为连发生两三起丧事，雪又太大，许多乐事不能举办。萧逸更因二娘新死，家务无人照看，心烦意乱。为逗爱子喜欢，勉强弄了些食物灯彩，准备晚来与子女们守岁过年。一切年景应办的，均另外托人代为主持，推病不出。萧逸最受村人爱戴，村众见他心景不佳，情绪恶劣，也都鼓不起劲。迥非往年由除夕前三日，开始筹办，共推萧逸为首，率领变花样，出主意，精益求精，尽情取乐，到了除夕，子夜一过，到处火树银花，笙歌四起的景象。各人只在个人家中送年祭祖，准备新正雪晴，再看萧逸意志行事。谁也不愿冒着寒风大雪出门，闹得大年夜冷清清的，由高下望，全村俱被雪盖，一片白茫茫。只山巅水涯，人家房栊内，略有一些红灯，高低错落，点缀年景，相与掩映。连爆竹都有一声无一声的，比起往年叶叶通宵，山谷皆鸣的盛况，相去不啻天渊。后半夜萧逸强打精神，草草吃完年饭，祭罢祖先家神，率领子女回房守岁。行至堂前，听山下爆竹之声，稀落落的，探头往下一看，见了这般景象，知是昨日推病谢客，群龙无首，所以大家都扫了兴趣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回转房内。

村中惯例，因为人数太多，全部非亲即友，各家往来，数日不能遍到。拜年都在初一早天方亮时，同往家祠团拜，过此便共同取乐。萧逸虽然年轻，不是主祭之人，身为村主，新岁大典，势须必往。连日忧劳悲感，身倦神疲，满拟后半夜把子女分别哄睡，自己也安歇一时，明早好往祠堂祭祖团拜。不料才将岁烛点起，拿了糖食和本山产的柑子，打算分散给三小兄妹。忽见萧珍，满脸悲苦容色，望着帐沿发呆，两眼眶里热泪，一滴紧一滴的落个不休。

第十九回

隔室庆重圆　悲喜各殊遗憾在
深宵逢狭路　仇冤难解忒心惊

话说原来萧逸触景情伤，所有爱妻遗物，早命捡藏一边。自二娘死，萧家便乱了章法，新年一到，萧逸见室中什物零乱狼藉，无心自理。便命下人收拾，把年下应用的东西，取些出来，准备新年陈设。偏那轮值的女婢，不知分别，往别楼取东西时，无心中将欧阳霜在日，亲手自绣的几件桌围椅披和帐帘，取出铺挂，萧逸正在后面祭神，通没知晓，回房以后，又忙着哄慰子女，无暇留意。这时细看，才知爱子昔年曾见乃母亲绣此物，知是手泽，睹物伤悲。心刚一酸，又听身后琏、璇两小兄妹在那里抽抽噎噎，互相私语。埋怨自己，言不应验，到年三十晚上，娘还不回，骗了他们。回头一看，两小兄妹同坐一条小板凳上，正抱头对脸，互相拭泪泣诉想妈哩！萧逸早恐他们想母伤心，曾经告诫，说你们年纪都一年长一年了，新年新夜，不许哭泣。两小兄妹原是强忍偷泣，及被乃父一看破，再也忍不住劲，萧琏首先“哇”的一声，大哭起来，萧璇

自然跟着大放悲声。萧珍年长，虽记着父言，不似两小号哭，但是情发于衷，不能自已，这无声之泣更是伤心得厉害。萧逸见状，连悲带急，也不知劝慰哪一个是好，眼含痛泪，强忍心酸，走将过去。一手一个，先将两小兄妹抱起，走到茶桌前坐下，又想起大的一个，忙喊："乖儿快来。"萧珍含泪走近，萧逸匀手，把他拉到身侧，挨着坐下，然后温言劝慰。好容易一一劝住，各人面前分了糖果。萧珍又说起二娘那晚死得可怜，两小兄妹自小无母，与二娘最亲热，闻言什么不吃，重又哭起。萧逸猛的触动心事，忙将子女先行劝住，盘问三个小孩，二娘平日相待如何，可有什么话说？三小先齐声述说，二娘极爱他们三个，问寒添暖，无微不至。脾气更好，无论怎么磨她从来都是笑嘻嘻，不似别人爱多嘴。遇见两个小的淘气，总是温言哄劝，没一句气话伤人，谁都爱她，听她的话。后来萧逸禁住两小，盘问大的一个。萧珍才说起二娘平日再三叮嘱，上学回家，不可和她离开，以免受人欺负。近年学了本事，反而劝得更紧。又叫萧珍兄妹不要理崔瑶仙，尤其崔家不可前往，问她何故，她说妈走时嘱咐她的。想你母亲回来，自然明白。瑶仙这丫头性情太坏，因学不到武艺，恐难免怀恨伤人。去年她忽然背人悲泣，老说对不起主母，死都有罪。问她何故如此，却又只哭不说，再不就是说妈走时她该死，不能追去拦阻，害得你父子妻离母散，终年伤心，叫她如何做人。每次哭罢，必用好言叮嘱二小兄妹，千万不可告知乃父，以免伤心，添她的罪。否则她也去竹林里寻死，不想活了。死前十几天，二娘时常自言自语，哭骂畹秋和她自己。又对萧珍屡说你崔家表姊不是好人，几时我如得病要死，或是被人伤害，你一得信，不问在哪里，务要快跑寻找，我有极要紧的话对你说，不想几天工夫，就吊死了等话。

萧逸闻言，前后一思索，畹秋大是可疑。二娘虽非谋杀之人，爱妻死亡时情景，定有不实不确之处。她既向空默祝，口口声声主母含冤受屈，可见当初之事，有人阴谋陷害，只恨人忽死去，不能问明。如若真有冤屈，恩爱夫妻，如何问心得过？越想越伤心，越觉爱妻死得可怜，不禁凄然泪下。三小兄妹，苦忆慈母，又念二娘，本就伤心已极，勉强被乃父劝住。面前只管堆放着心爱的食物，只各红润着一双眼睛望着，一见乃父面容悲愤，凄然落泪，也忍不住伤心，第三次重又呜咽起来。萧逸胸中本抑塞悲苦难受，心想幼儿天性，强止悲情，反而哀伤。自已也正气郁不伸，还不如同了子女，放声尽情一哭，吐一吐胸头郁结之气，免得闷出病来。想到这里，脱口悲泣道："乖儿们，你爹该死，真对不起你妈！今晚随你爹哭一场罢了！"言才出口，两眼热泪已如泉涌，抱住三小兄妹，放声大哭起来。父子四人正哭得热闹，萧逸偶一抬头，望见纸窗上破了一个小洞，似有一点乌光一闪，知道有人偷看。初疑心奸人又来窥伺，且不说破，装给子女取茶来饮。放开三小，口中仍哭诉着，走近窗前，倏地一转身，手伸处，将窗纸抓破。隔窗眼往下一看，不禁狂喊一声："霜妹！"恐防走脱，连外屋也不顾得走出，就势举起双手，猛力一推窗框。一片乒乓乱响，窗木断落声中，人早从窗窟窿里飞身窜出，向平台上追去。萧逸这样喊声，萧珍从小听惯，最是耳熟。闻声立时警觉，也跟着狂喊一声："妈妈回来了！"声随人起，也由破窗眼里，纵将出去。赶向平台上一看，萧逸急得在那里捶胸顿足，连急带哭，向空喊道："霜妹，你果成仙归来！我固罪该万死。纵不念我，你那三个可怜的心爱儿女，念母情切，终年哭喊，难道你都忍心抛下，不少留片刻，看他们一看么？"萧珍更是放声大哭，跪在雪地里，急喊："妈呀！想死儿子了！

快从天上下来吧！”

原来萧逸适才发现窗纸破处，有乌光一闪，颇象是人的眼睛，惟恐奸人惊走，故意侧身走过，出其不意，倏地将窗纸一撕。谁知外面那人，竟是生死未卜、日萦魂梦的欧阳霜，想因偷看室中父子恸哭，伤心出神，没有留心，露了踪迹。闻得窗纸撕破之声，忙向平台上飞去时，雪光映处，身形已被丈夫看了个毕真。萧逸见是爱妻，事出意外，惊喜交集；一时情急，也不想她是人是鬼，忙即穿窗追出。这时欧阳霜已得仙传，夫妻之情，早就冰凉，只有三个心爱儿女，萦怀难舍，特地归来探望。一见丈夫追出，恶狠狠回头骂道："狠心薄幸人！我和你已恩断义绝，追我则甚？"说罢，一道白光破空直上，飞入暗云之中，一闪不见。等萧珍追到平台，已没了影子。

萧逸哭喊不几声，萧琏、萧璇两小兄妹，也自从窗眼里，哭喊着爬跳下来。萧逸恐他们热屋子里出来受寒，又见空中毫无应声，料定欧阳霜恨他无情无义，业已灰心切齿。正要想喊儿女们回去，忽听萧珍喊道："爹爹你看，那是什么？"萧逸随他手指处一看，竟是适才那道白光，正在峰下出现，宛如一条银蛇，正往畹秋家那一面缓缓飞去，迥不似适才上升时那等迅速。心中一动，暗忖畹秋本是爱妻情敌，连日发生诸事，与妻自尽时情景互相印证，细一推详，爱妻受屈含冤，颇似畹秋匿怨相交，阴谋暗害。她如前往，不是报仇，便是寻她理论。看白光行走不快，分明是想自己追去，查看个水落石出，好洗明她的冤枉，如何不去？只是雪深奇寒，其势不能将子女带了同往。萧逸见白光行动更缓，益发料是有心相待，欺着萧珍没有亲见乃母驭光飞升，忙哄三小兄妹道："下面白光许是甚宝物，夜行出游，我这就给你们捉去。你妈恨我，不肯进屋相见，你们都不见面了。她既来窗下偷听，必是疼爱你们，我一

离开，也许她又来了。乖儿们，千万走开不得呀！”萧珍年长，早料出乃母不肯相见，为着乃父，又想起昔日仙人的话，闻言正合心意。忙即踊跃应了，一手一个，拉着弟妹便往屋里跑去，什么宝物白光，全未放在心上。萧逸哄好儿女，更不怠慢，匆匆把气一提，径自施展踏雪无痕的功夫，纵向峰下，飞也似朝那白光追去。

白光先时飞行颇慢，走的却是绕向无有人家的田岸树林，远处纵有人家，因俱在祀神团年，并无一人警觉出视。萧逸尾随后面追了一会，眼看追到崔家近侧，快要追上，方自心喜，那白光忽然加速，朝着后崖僻远之处飞去，萧逸自是不舍。那白光也越来越快，不觉追出了十来里地，白光倏似惊虹电驶，直向尽头崖脚之下平射过去，一瞥即隐。萧逸刚一情急要喊，忽想起白光落处，正是崖脚全村公墓和停灵之所，里面还有村人轮守。二娘灵棺便停在彼，因值天寒地冻，尚未破土安葬。二娘也是此中与谋之人，但她为人和善，待子女又好。爱妻莫非见她死得可怜，引得自己前来，用仙家妙术起死回生，使其作证吐实，以免与自己相见不成？越想越对，仍旧照直追去。那地方相隔墓林，还有二、三里路远近，萧逸在路中估量，二娘必已出棺待救。如若早到，或者还能乘爱妻人未救转，或是话未说完，不能离开之际，闯进屋去见上一面。当时脚底加劲，在数尺深的积雪上狠命奔驰，真恨不能胁生双翼，一下飞到才好。心急路自远，好容易赶入林内，便见茔地旁停灵屋内，灯光掩映，有人泣诉之声，隐隐透出户外。定睛一认，正是二娘停灵之所。萧逸知道守墓轮值人所宿小屋，尚在前面。灵屋内虽有长明灯，俱都放在灵棺底下，外观不能见光，尤其不会有人半夜来此。料定爱妻正在救人，尚未离去，不禁心头怦怦乱跳，一个纵步，便往门前纵去。脚才落地，门户虚掩，

目光到处，果见门隙内有一女子影子。情急神奋之下，更不及留神细看，大喊一声“霜妹”，声到人到，手推处早已冲门而入。室内一男一女，正在收拾供菜，深更半夜，忽听怪叫一声，赶着一条黑影破门飞进。骤出不意，地当丛墓之中，又有三个新死的人停在这一排房子以内，哪不疑心是厉鬼来此显魂？俱都吓得狂喊一声，几乎跌倒在地。

萧逸立定一看，哪有欧阳霜的影子？并且屋内灵棺，乃是畹秋之夫崔文和与萧元，共是两口棺木，并非二娘，二娘棺木尚在隔室。那一男一女，乃是当时值墓之人——随文和祖父同隐的崔家世仆金福夫妇。惊魂乍定，看出来的竟是村主，不是什么鬼怪，连忙上前行礼不迭。萧逸见他夫妻二人俱吓得声容皆颤，问他除夕深夜，怎会在此？经金福一说，原来文和死时，畹秋本欲守灵待葬，一则文和死前遗嘱，不许停灵在家，力促早葬，二则村中房皆就势散置，没有整院，一切俱有公众设备。按着村规，死人非经全村议定，不能在家里停过七天。一想这事，又得求教萧逸，实不甘愿，再加上瑶仙从旁力阻，只得停入灵舍，每日自做供菜，前往守灵哭奠。值年的恰是崔家世仆，雪深地僻，畹秋丧安以后，推病谢客，村人多不知此事。当晚除夕，畹秋设筵往灵前祭奠，由清早起直哭守了一天。布菜添饭，泣话家常，默述心事，痛致悔恨，一如平日，殆有过之。端的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。只恨七尺灵棺，斯人长卧，寒风萧瑟，謦欬不闻。想起当初闺房促膝，有影皆双，秋月春花，尽多乐事。不想十余年恩爱夫妻，一日变为咫尺蓬山，只赢得蜡泪成堆，炉香空袅。眼望着酒冷香凝，依旧原封未动，一板之隔，天上人间，漫道音容无觅处，一滴何曾到九泉。偶然回首前尘，以今视昔，相与比照，为有眼前之极哀，倍觉昔日之口角触忤，皆成不可复得之至乐。又想到祸是

己肇，孽由己作，恩深义重的丈夫，无殊自己手刃。尤其是个郎已然临命将绝，犹复执手殷殷，软语温慰，力嘱善抚爱女，事由孽灾，死生命定，千万不可以泉下人为念，致损玉躯，并无一毫恨忿词色。虽事发之初，颇为激怒，惟其疑妒，越见相爱之深。后来见己晕死在地，立即怒解情生，疑并未消，转得相谅，认做受人挟制，迫于不已，不再以片言相责。反嘱爱女勿以凯风之痛，遂轻乃母。看萧逸平日对乃妻何等恩爱，忽中自己谗间，立时反目，不容分说定欲置她死地。照此看来，世上哪有这样恩深义重的丈夫？若照那晚见鬼的事，死必有知，受污毁节，生前解说，不问信否，必已分晓，只是弑夫之罪，百身莫赎。纵然逃得鬼诛，偷生亦有何趣味？

畹秋越想越是痛心，真个人间奇冤惨酷，莫过于斯。似这般苟延性命，日受良心谴责，外恐事发，内疚神明，还不如了此残生殉夫以死，旧爱重温，同寻鬼趣，来得痛快。无奈爱女割舍不下，丈夫生前又有“将女儿抚大配个佳婿，接我崔氏香烟”的话，弄得生死均在两难。当时只好含哀忍痛，切齿偷生，想到伤心之处，不由痛晕在地。经瑶仙哭着救转，和金福夫妻再三泣劝，才想起丈夫既以香烟为念，家中祖先供祭，万不能阙，母子二人，这才收泪回去。归途和乃女谈起此事因果，更把萧逸痛恨到了极点。金福从小随定主人，文和御下极厚，念他三世随隐，见面均按平辈兄弟相待，金福夫妻甚是感激。畹秋走后，天已入夜，曾嘱他多在灵前守供些时，再行撤去食饮。金福果然听话，直守到半夜方始撤供。想起故主恩深，方自泣下，不想萧逸闯来，倒吓了一大跳！略说畹秋每日设祭悲哭之事，回问村主，缘何深夜来此？

萧逸不便明言，早探头看过隔室二娘停灵之所，冷清清的，并无迹兆。闻言方要想话遮饰，猛想到爱妻既非解救二

娘，将我引来此地则甚？念头一转，陡触灵机，不及多言，只说得两句："莫对人说我到此，详情年后见面再说。"说到末句，人已纵向门外，飞也似往回路赶去。归途无须绕行，虽然较快，可是几十里路的途程，任是身轻，也走了好一会，才行到达。刚刚飞步上峰走向平台，遥闻室中儿女欢笑之声，情知所料不差。萧逸暗忖："她既将我调开那远，可见衔恨已深，决不容我相见。冒冒失失闯进，反倒将她惊走，连儿女们也不能和她多见些时了。"不进去又舍不得，思量无计，只得屏着气息，轻脚轻手，掩近窗前。萧逸见适才破窗，已用一床被褥遮上，就着窗隙往里一看，多年梦想的爱妻欧阳霜果在室内。双膝盖上，坐定两小儿女，萧珍贴胸仰面而立，母子四人挤住一堆，正在又哭又笑述说前事。爱妻身穿道服，背插单剑，英姿飒爽，飘然有出尘之概，比起当年的丰神，还要秀美得多。萧逸不禁心头怦怦乱跳，酸酸的，也说不出是惊是喜是伤心。方想掩到房门，乘她抱着儿女，冷不防冲门而入，将她抱持不放，再和子女跪求，感以至情，或有万一之至。这时忽听欧阳霜道："我和你爹已是恩断义绝的了，他一回来，我立刻就走，今生今世，决不与这无情无义的薄幸人见面了。乖儿们莫伤心，妈隔些时必来看望你们。少时对他去说，他如知趣，死了和我相见的妄念，我还可常来传授你们道法剑术。他要是纠缠不清，惹急了我，连你三个一齐往大熊岭去，叫他连儿女也见不到，那莫怪我心狠。"说罢恨恨不已。

萧逸闻言大惊，心想爱妻已成剑仙，飞行绝迹，人力岂能拦阻？听她口气如此决绝，冲进屋去，一个抱她不住，万一再连子女带走，更无相逢之日，还不如隔窗窥听。一则让她母子多团聚一会，二则还可查探她的心意，和被屈真相。想到这里，不敢妄动，仍从窗隙偷看，静心谛听下去。只听萧珍问

道："妈既说这事是受了奸人诡计中伤，可见爹爹也是上了人当。因为平日和妈太好，所以气得要疯。当时虽恨不能和妈拼命，可知爹爹自妈走后，当晚连急带伤心，先害了一场大病，睡梦中都喊起妈的名字，几乎想死。后来疑死疑活，一直这几年，爹和我们几兄妹，差不多每天都要流两回眼泪水。妈不许我们报害母之仇，却这样痛恨爹爹，岂不是便宜仇人，反恨自已人么？"欧阳霜叹道："我儿读书甚多，可知哀莫大于心死，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你妈被屈含冤的前好些天，你爹已然中谗，改了样子，老是愁眉怒眼，气鼓鼓的。可笑我还把恶婆娘当作好姊妹，全在梦里。你爹既然疑心我不端，就该明说明问，哪还会有这场祸事？因事关重大，恐有差池，伤了夫妻情爱，暗中观察虚实，隐而不露，未始不可。他又不是糊涂人，难道人家布上陷阱，俱看不出一点马脚？你不说他因听两个婆娘背人私语，起的疑心么？他和崔家婆娘是老相知，哥哥妹妹的，甚话不好盘问？再说人家已然明说，他妻有了外遇，怎么还隐忍不发作呢？既忍就该忍下去，率性分清真假，再行处置。就凭翻出一双旧鞋子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便要置我和你舅舅于死地，全不想平日夫妻是甚情分？末了他虽不曾下毒手，那还是看在儿女分上。他天性刚愎自信，不容分说，仇人罗网周密，你舅舅一走，更是死无对证。我纵忍耻偷生，以后日子怎样过法？只有一死，还可明心。可恨畹秋贱婆娘，已把我夫妻姊弟害得死散逃亡，心犹不足。计成以后，还来屋外窥探，恐雷二娘奔出呼救。威吓利诱，藏起我的遗书，将她点倒。你爹这糊涂虫只知着急，平日枉自聪明，始终鬼蒙了心，看不出一毫破绽。直到这婆娘恐二娘泄机，又和萧元老贼夫妻将她害死，还不明白，你说气人不气？二娘终是好人，当时利诱尚在其次，实是惜命怕死，此乃人之常情，不能怪她。听你们说她那些情

景，想必悔恨无及，只惜命数已绝。该这三个狗男女遭报应，我晚回来了几天，才有此事。你哪知妈彼时奇冤惨酷，含冤悲天的苦处？我和爹心已伤透，何况我已拜了仙师，学习道法，世缘早断，决无重圆之理了。象我还好，总共不过受了一日夜的冤苦，到竹园去，刚一上吊，便被仙师空中路过，闻得哭声下来，救往大熊岭。立时平步登仙，转祸为福。你爹薄幸，反倒成全了我。最可怜是你舅舅糊涂含冤逃命，未走出山，便为大雪所阻。冻倒雪中，被一妖人救去，强逼为徒，受尽苦处。有一天正要给他披毛戴角，化人为兽，仗他机智，假意应允，乘隙逃出。妖人酒醒，行法搜山，必欲捉回致死。他藏在一个大树孔里，饿了三天不敢走出。最后也是遇见一位峨嵋派的前辈剑仙万里飞虹佟元奇，打那里经过，看出妖人禁制，将他寻到救走。偏又不肯收徒，再三苦求，才写一信，命他走至大雪山拜师。中间不知又经多少险阻艰危，侥幸收留，上月才得与我相见，这都是三狗男女害的。此时我报他们的仇，不过举手之劳，并非不报，只为老狗已死，崔家贼婆，害人夫妻离散，结局自己也为丈夫所疑，并受冤鬼愚弄，闹了个手刃亲夫。她平日又是恩爱夫妻，当然又悔又恨，又愧又伤心，又怕冤魂索命，事情发作，外惭物议，内疚神明。每日如同万箭穿心，芒刺在背，又舍不得死去。反正她是难逃冥诛鬼戮，我正好让她自己活受个够，看个笑话，岂不更妙么？”萧珍兄妹又跪请道：“爹爹当初乃是一时气愤，这些年来，哪一天不悔恨痛哭，眼巴巴望妈回来。要不是爹爹这一闹气，妈如何会成仙呢？妈就不和爹和好，也不要不见面呀！千不看，万不看，看在儿女面上，容爹见个面吧！”欧阳霜明知萧逸已回，这一番话原是使之亲闻，自己何尝不知丈夫相思之苦？一则恨他薄情，不查明虚实，便狠心肠，二则身已入道，不能再有世缘牵

引，妨碍修为。话已说完，假意发怒道："我志已决，再如多言，下次我也不再回来了！"

小兄妹三人吓得眼泪汪汪，不敢则声。欧阳霜看着可怜，又安慰他们道："乖儿们莫怕，你只听我的话，我仍常时回来看望你们。少时对你那糊涂爹去说，如知我来，从速躲开，免害你们学不了本事，连妈都见不到。我那仇恨也无庸他报，自有天理昭彰，自作自受的时候。我本还想再留些时，他适才被我引远，算计这时也该回来了。明年正月十五前后，必来看望你们，我要走了。"三小兄妹闻言，忍不住伤心，又不敢哭，知留不住，各把头抬起，眼泪汪汪说道："妈妈，你可不可早些天来，和师祖说好，在家住几天呀？"欧阳霜见爱子至性孺慕，依恋膝前，也是心酸，忍不住眼圈一红，把三小兄妹一同搂紧说道："你妈如今已是出世之人，按理万念皆空，已为放不下你们，不能证那上乘功果。将来还须转过一劫，怎好再为世情荒废道业？我已禀明师祖，隔些时日，前来传授师门心法。暂时虽难朝夕相见，异日把剑术学成，有了道基，随我同往大熊岭苦竹庵参拜师祖以后，便可自在飞行，随意来往两地日常见面了，这还伤心怎的？"

三小兄妹还欲挽留片刻，等父亲回转再走，实则欧阳霜已早知丈夫回转，这一番话，全是取瑟而歌之意。话一说完，急于事毕回山，哪里还肯停留？便把三小兄妹分别亲了一下，各自放开，说道："我这里还办一点小事，或者还要顺道看看，我去这些年，村中成了什么样子？师祖只允了半日的假，明早必须回山领训，不能再留了。"说罢，喊声："乖儿们，乖些用功为人，妈去了！"立时一道光华，穿窗而出。三小兄妹急喊一声："妈呀！"掀开破窗上的被褥，见乃父正立窗下，不顾招呼，跟踪纵出追去。跑上平台，上下一望，哪有白光影

子。萧逸先听爱妻之言，知她为人外和内刚，性甚固执。听说要走，虽然不舍，为了顾全儿女，盼她再来，不但没敢往窗里硬闯，反倒避向一旁。因这次白光飞走，是平穿出去，好似往峰上飞投。又听爱妻说，在村中尚有事办，疑她瞒着儿女自寻仇人算帐。暗忖只你肯常回来，妇人心软，既有母子之恩，便有夫妻之义，早晚之间，总能以至诚感动。操之过急，激怒生变，反而不美。

此时休说不便跟去碍事，似此飞行绝迹，也追她不上，见儿女们追上，忙即赶去劝抱进屋。萧逸先把破窗理好，一面劝道："乖儿们，莫要悲哭。你妈是仙人，既说常来，不会假的。何况还要传授你们道法，以后你们母子相见日长呢！"说罢，又问了问欧阳霜来时情景，和所说的话。果然因为恨深怨重，不愿与己相见，又不舍三个儿女，特地将自己引向远处，仗着飞行迅速，再飞回来与儿女相见，细述前事。并说途中还看见畹秋正受报应，向天跪祷，悲悔自捶，看去伤心已极等语。于是真相大白，萧逸空自悔恨，已然无及。想起绝好的一个快乐美满家庭，几乎被畹秋害得人亡家败，奇冤至惨，不禁咬牙切齿，痛恨入骨。本想去寻她理论，借为二娘伸冤，明正其罪。一则爱妻再三叮嘱儿女，此仇不可妄报，只任其自毙，二则自己虽为村主，掌着生杀之权，毕竟入山以来，已历三世，村中未曾重责过一人。畹秋多不好，终是至亲，崔黄两家同时门衰祚薄，两家只有一女。况又误杀亲夫，身遭惨祸，良心上日受痛苦，已然受报。倘再当众宣扬其罪，畹秋性情高傲，必不求生，乃女瑶仙颇有母风，即不从死，去则此女无罪，出山且有后患，留必为母报仇。再说也对不起两家去世的尊亲。

萧逸想来想去，还是从了爱妻之言，隐忍不发，最为上

策。萧元已死不说，连魏氏都因投鼠忌器而止。盘算一会，此时半夜往后面打盹歇息的佣人俱都起来，端了洗漱水，和两碗新年吃食，来请萧逸用罢更衣，好去宗祠祭祖团拜。萧逸哪有心肠进食？只洗漱了一番，便去更衣。倒是三小兄妹，母子相逢有了指望，别时虽然落泪，过后全都收拾起了伤心，兴高采烈。屈指再来之日，和将来修仙学道的事。见早点端来，正值腹饥，一人端了一碗莲子羹。吃罢，又喊要吃煮米粉、拿水豆豉、兜兜菜来下。萧逸匆匆换好衣帽走出，萧珍正喊："爹爹，天气冷，爹不吃甜的，这米粉蒸得坚滑，有经事他们拿肥母鸡汤煮的、有笋炒肉丝做绍子，放些菠菜，又有新开坛的水豆豉、兜兜卤菜来下，真比哪回都好吃。爹怎不趁热，吃一大碗再走？"萧逸还未答言，忽听峰下有人急行踏雪，上了平台。接着一阵女人脚步细碎之音，走近房外门帘启处，纵进一人，指着萧逸说得两个"你"字，就门侧春凳上一坐，喘息不已。

萧逸一看，正是畹秋，不由怒从心起。想了想，权又忍住，一看佣人尚在房内，忙借故将她支出，问道："崔表嫂，怎会这时来此？甚事这样急法？"畹秋匆匆走进，没看出萧逸容色，业已变过。见他正穿祭神衣服，在扣钮绊，镇静如常，事出意外，心想还好遮饰，不禁又想了一种说法，问道："大哥可知道表嫂尚在人间么？"萧逸只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一言不发。小兄妹三人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俱都停了筷子，暗中握拳咬牙，作势待发。

畹秋连日悲悔过度，神智已昏，也是死催的，该当自取其辱。萧逸心意既未测透，又因他小兄妹，怀抱中看他长大，仍当作小孩看待，忘了他家传本领，仍接着往下说道："不但表嫂健在，连她那位过继的表弟，也跟在一起呢！"萧逸父子闻

言，怒已不可遏止，畹秋全神却只贯注萧逸一人，仍然未觉。见他面有怒容，错认作勾起前恨，又信了欧阳霜决不再与丈夫相见的话。不知机密尽泄，暗幸得计，遂冷笑道："我先也不知她回来，只因我家使女，见你从我门外忘命跑过，知你有病，不甚放心，想来看看。走近峰前，忽想起大除夕里，怎好往人家去？自回身走不几步，便见林内两条人影一闪，一个好似她那姓吴的内弟，当时还没看清，便被他躲去。我想他怎会回来的？想追去看时，女的业已现身，正是表嫂。将我拦住，不许入林。我说你想她得很，好好请她回来，谁知她倒生了气，说是与你恩断义绝，永无重圆之日。我问她既那样，又回来则甚？几句话一不投机，便动了手。可怜我丧病余生，哪打得她这样在外苦炼多年，回来找事的人过？还算饶我，已然被她打倒，未下毒手，只痛骂了几句，便追她兄弟去了。听她语气，好象她姊弟二人，自从出走就在一起，没离开过似的。他们既然一同回来，又这样隐隐藏藏，不肯和你见面，这是什么心思呢？天下事难说，我既知道，也不管你新年忌讳不忌讳，特地来说一声，好叫你留点神。"

萧逸虽然怒火内蕴，因听畹秋语无伦次，心想人既归来，事必败露，不比当初一死一走，无法对证，仍用这等巧语中伤，有何用处？方怪她为人愚不至此。旁边三小兄妹，早已按捺不住，萧珍刚自立起，萧琏、萧璇早先从座上悄悄溜下，各自喝道："打死你这不要脸的翻精婆！你害我娘跟舅舅和雷二娘的命，今天也要你命！"声随人到。萧珍人大手快，手起一掌，打向畹秋脸上，同时萧琏平地纵起，双手紧勒畹秋头颈，两膝盖连脚尖，用足全力，照定背上乱打乱踢。萧璇更坏，见畹秋挨了哥哥一巴掌，起身用右手抵挡，头颈又吃姊姊束住，恐她回左手去抓，伸手照准畹秋脉门用力一斩，跟着纵身，一

头向胸前猛顶上去，“堂”的一声，顶个正准。三人年纪虽小，个个力大，手疾眼快，畹秋骤不及防，身刚站起，猛觉颈间似受铁箍，气闭不出。接着腰背连中几下奇痛，手被打麻，胸前再受一顶，休说招架不及，哪里还存身得住？立被撞倒，身方一歪，萧珍恶狠狠上去，照准腿环又是一脚，气透不过，连“哎呀”一声，也未喊出，横倒地上。萧琏仍把她勒死，身虽横倒，兀自束劲不放。

萧珍、萧璇，正要拳脚齐下，萧逸见状大惊，连声喝止。萧珍虽然忿忿而住，两个小的报仇心切，竟立志拚命，置若罔闻，拉解不开。萧逸见畹秋被人束住要害，两眼翻白，无力支拒，小孩手狠，久必致命。恐伤爱子，不忍强解，喝道：“不听我话，也不听你妈话么？再如这样，看你妈肯再回来才怪！”这几句话，真比圣旨还灵，两小立时纵开。同了萧珍，齐指畹秋大骂，萧逸连喝了好几声，方行停止。畹秋忿怒已极，略为喘息，指着萧逸骂道：“你纵子行凶，少时祠堂碰面，再凭诸位长老，和你评论。”萧逸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莫忙走，我还有话问呢！”萧珍兄妹，母仇在念，恨不得生裂畹秋，才称心意。虽被父亲喝住，兀自怒愤填膺，不能自已。一听不让她走，早一同抢上前去，摆开招式，把门一拦，萧珍首先喝道：“我爹爹不准你走，敢动一步！今天替我妈报仇，要你的命！”

畹秋挨打时，虽然有些惊疑，因萧逸没有露出口风，打她的又是三个小孩，怒火头上，竟忘了东窗事发，耳听萧逸喝止，并未答理，只冷笑了一声，还欲反唇相讥，仍自走去。及被萧珍兄妹一拦，方听出口气不对，再见三个小孩，都是磨拳擦掌，怒眼圆睁，似欲拚命之状，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冷战。适才吃过苦头，哪里还敢逞强硬走？当时她气馁心虚，刚往后退两步，又听萧珍戟指怒喝道：“爹爹快问她，为何要害妈妈和

雷二娘？到底与她有甚仇恨，要下那样狠心毒手？”这两句话一出口，畹秋心里叫苦不迭，暗忖以前之事，算是欧阳霜这贱婢自己回来说的。二娘之死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况又过了好些天，他父子如何知晓？自从文和死后，畹秋终日悔恨哀痛，精神体力受创太重，人已失常。再一着这样大的急，猛觉头晕眼花，立脚不住。还算为人机智，瞥见身侧有一春凳，连忙接着气忿，就势坐下。知这事非同小可，今日如若辩白不清，萧逸的地位为人和他平日夫妻恩爱之厚，不特自己转眼身败名裂，连那年纪轻轻的爱女，也难在此立足。念头转罢，偷眼一看，萧逸目闪威棱，怒容满面，正在注视自己，忙把心神勉强镇静，脸上仍装忿怒的神气，向萧逸道："你纵子行凶，全不管教。我自来没有做过错事，有甚话问，只管请说！”萧逸见她仍装无事人一般，越发气忿，忍怒说道："珍儿的话，你没听见么？”畹秋也怒道："我又不是聋子，怎会没听？你问的也是这几句无知乳臭小儿的话么？她死与我什么相干，问我则甚？有什么话，少时祠堂凭众位长老尊亲再谈好了，此时恕不奉答。”

萧珍兄妹闻言，怒冲冲又要上前动手，萧逸再三喝止，手指畹秋道："你休以为阴谋险诈，深沉细密，你做的事，又是支使党羽出面，自己只在暗中运筹，连句坏话都没向我说过，可以强辩。须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害人适以福人，结果反倒害了自己。前些日刚把二娘害死，报应便自临头，你以为死无对证，殊不知做你对证的，就是那已死的人。事到如今，还想欺我？一时中你奸计，伤了夫妻情爱，霜妹不肯和我相见，再使阴谋离间，血口喷人。霜妹不论是否真与鸿弟同来，你既见着她，可知她在被屈含冤，写下遗书交与二娘，前往竹园自尽之时，得仙人垂救，带往仙山。如今精通道法，事尽前知，飞

行绝迹，无异真仙。适才她归视儿女，虽记前嫌，不允我与她相见，但她所受奇冤，和你与萧元夫妻三人种种倒行逆施，阴谋诡计，俱已完全败露。我们原是至亲，素无冤仇，就说婚姻之事，各有前缘。霜妹彼时寄人篱下，她自认身世寒微孤苦，日受你的磨折欺凌，虽然身心相许，一往情深见面时始终发情止礼。因怕受你闲气，独存世俗门第之见，不敢期必，从没对我吐露情愫。我因敬她爱她，执意非她不娶，事由我主，与她何干？谁知你破坏不成，转即匿怨相交，阳与阴违，多年处心积虑，誓必置之死地。她为人忠厚，遂陷入情网，如非仙师怜救，几乎害得她夫子离散，身遭屈死，犹含不白之奇冤。这些话在你饰词强辩，必道是她归来巧语，我听了她一面之词。须知我糊涂中计，也只一时。雷二娘因受你挟制，被你骗去遗书，作了亏心之事，近年来日受天良责备，望空咄咄，神魂颠倒，死前已在神前道出阴谋，被我亲耳听去。彼时不知霜妹存亡，正待晚来设祭之后，背人细询详情，便被你赶来，将她勒死。在你以为装着鬼迷，死后高吊，设计巧毒，却忘了作贼心虚。二娘殓时，左足鞋帛已脱，所穿之鞋也不知去向。我那晚为了子女日后无人照料，心绪烦恶，又因男女之嫌，更是死状甚惨，不曾近前加细查看，几乎又被奸谋瞒过。文和、萧元相次一死，你我这样至亲，村中尽多良医，萧元不说，你夫妻往日何等恩爱，竟会事前毫无闻知。随后探问，也是没延医诊治，突报病终，你又那等悔恨现于词色，诸多可疑。因事太巧，无意中询问安殓二娘的女婢，说起前事。如今旧鞋尚在，落的一只，曾往园内吊尸一带发掘未见，我估量必是你们勒死她时，匆匆拖往大竹之下，遗落雪地。后来雪大盖没，等过几日，天晴雪化，鞋一发现，便可断定八九。那时再集村众，我自作原告，推出长老，拷问魏氏，这贱人虽然凶狠刁毒，却不

如你机智性傲，决易吐实。昔日霜妹旧鞋，本命她弃入江中，她夫妇恩将仇报，承你意旨，却借以为谋害栽赃之计。只可恨我当日眼瞎心昏，忘却你平日既称和霜妹情如手足，她如有甚过失，纵不明加规劝，也应代为隐瞒。况且你和魏氏气味迥异，人品悬差，同是妇女，如有背人的话，尽可室内密谈，何须跑到林内，挨近人行路旁，鬼鬼祟祟，交头接耳。再者那天又是你的生日，客未散尽，别人家事却要主人如此着急，背客外出私谈，分明有心陷害。知我归途必由之路，故露身形，引我生疑，好来上套。等疑念已深，再把旧鞋之事发作，我又油蒙了心，为爱之过深，遂操之太切。只顾发怒，全没想鸿弟所居是我常去的书房，连他峰上旧居，均我夫妇亲自布置。来时身无长物，衣被均属新置，几曾见那口箱子，到底先存何处？有无转手？何人送还？开等也未？如真是个私情表记，怎会放在开箱即见的明显入目之处，取时也不留意，被我发现还如未觉，还在房中相助牵纸磨墨？还有你既力索他的窗课，开时势必目注箱内，才是常理。你和元贼都把眼看别处，到手又只匆匆一看，便即放下。你已知他作那禽兽之事，还执意要看他的窗课则甚？在在均是疑窦。可是我身同鬼迷，均未思索考查，没有觉察此事，勉强代你写完春联，等你二人功成归去，便去房中与霜妹拚命。可怜她姊弟，做梦也不知道有狗男女日夕伺侧陷害。平日人又爱强好高，只为来时一念之差，误中奸计，不和村人招呼，便把鸿弟带来。恐外姓人入村，违了村规，不能收容，假说同宗骨肉，事后怕我埋怨，又未明说，日久不好意思改口。我问时又一次比一次负气，她也如此，万想不到我会上了人家圈套。以为夫妻恩爱，似此小事，不肯输口，这一倔强，故我疑念更深。正在怒火头上，适逢鸿弟进来，他更不合救护情切，只顾防我毒手伤害，却忘了增加自身不利。这固

是她有此仙缘，才有这场几乎身死名辱的无妄之灾，否则岂不被你们这三个狼心狗肺的狗男女害得冤沉海底？她失踪之日，我原算计必有遗言遗书，又因平日二娘为人忠心善良，过于信任，不知她受了你的挟制。照我所说，哪一样都是你们破绽，我竟该死糊涂已极，迟至二娘死的那天起，才行逐渐省悟。照你三人这等行为，本应会集村人，当众审讯，明正其罪，一一用惨刑处死，始足蔽辜。我因霜妹再三告诫珍儿，令转告我，说你三人害之适以福之，不有当初，哪有今日？况你三人，一个身为鬼戮，中年暴毙，一个也终于不膺显戮，必受冥诛。你是主谋，遭报更重，不特害人未成，反倒成全了人家。尤其是误杀亲夫，躬被弑夫之罪，当你所害对头成仙归来，夫妻子女完聚之日，正是你离鸾寡鹄，奸谋败露之日。你又平素好强，从不受人褒贬，轻为人下，一旦内疚神明，日受良心责备，冤魂牵缠，人间大恶至惨，集于一身。两两相形，情何以堪？这等使你自作自受，长年消受人间生不如死的苦痛，不报之报，岂不比报还强？我又念在文和表哥忠厚好人，至情所钟，却娶了你这样一个奸恶之妇，方在盛年，竟遭横死。姑母又门衰祚薄，崔黄两家只有瑶仙一女，我如将你正了村规，瑶仙必难在此立足。她小小年纪出山，前途何堪设想？如此留你一命，自受活罪。我不往祠堂，凭诸长老向你理论，你还敢大言不惭。休说人证齐全，你赖不掉，单把文和开棺验尸，治你弑夫之罪，试问还有路无有？趁早的回去，从此休来见我，安安分分，静候冤魂索命，以待冥诛。免得你女儿也带累得同遭惨报。那魏氏贱妇，我原也饶她不得，因遵霜妹之诫，又念她两子尚属美质，覆巢之下难有完卵。为存二房宗嗣，她没有亲手杀人，受害者业已获福，天理虽所难容，我只告诉她，莫再见我好了。话已说完，从此情断义绝。我命珍儿们手下留情，不来伤你，即速去

吧！”萧逸蓄愤太深，悔恨切骨；这一席话，说得丝毫不留余地。说到中间，虽见畹秋面容惨变，体战身摇，仍一口气说完。

畹秋自恃机智，敢于为恶，当晚原因守墓旧仆，见村主突去突来，言语失次。又听他思妻成病，以为两家至戚至好，连夜前往报信讨好。畹秋心中有病，老大不安，赶来探看。行至中途，忽想起天已过子，已交新正元日，丧服未除，怎好到人家去？正要回转，恰好欧阳霜为奉师命，在村中访查一事，见畹秋雪中急行，故意老远按落剑光，步行上前相见。欧阳霜被仙人救去一节，连萧逸都是疑信参半，畹秋自更不知究里。但因欧阳霜死后，村人遍搜全村，连全村数十里周围，深山穷谷之中，无一处不搜索到，直到雪晴多日，并未发现尸身和半点痕迹。畹秋想起，那几日雪势虽大，欧阳姊弟俱有一身好武功，难保不在临死以前惜命。或许欧阳霜以为兄弟出走不久，没有走远，忽然变计，回到厨房内取些吃食，连夜追纵欧阳鸿逃出山去。姊弟二人途中巧遇，一同逃往他乡，等到子女长大再行回村，报复前仇。村人只管穷搜，一则村外山深险僻，未必能真搜索到，没有遗漏之处。二则一人安心逃亡，被人在一处寻回，岂不更自己坐实了奸情，即便遇上，也是望影而逃，见人先躲，如何能寻得到。畹秋心总料她尚在人间，没有葬身雪里。复令萧元夫妻又借采办为名，乘便前往她的故乡，细加查访。虽然她姊弟二人，依然一个未归，毫无音息，始终疑念未释。只恨出事那晚略为疏忽，只顾叮嘱雷二娘诈取遗书，料她此去必死，防被看出生变，没有暗地跟踪探看。后来几次想要盘问底细，走前除托孤外可有甚别的言语举动，带甚东西在身上无有？走的那晚，可曾索要食物？走后厨房内又曾少甚现成吃食？谁知雷二娘，当时受了挟制，面上常带着后悔神气，不容发问，见面至多假意寒暄两句，即行避去。后来更是避若蛇蝎，至死

未得盘问，心里老是一块病。这时一见欧阳霜跑来，畹秋便知平日所料一点不差，并没疑她鬼魂出现，忙把心神镇静，不等开口，故作失惊问道："霜妹,你这些年哪里去了？你真狠心，没的把我们几个人想死！可曾见过萧表哥么？"欧阳霜毕竟心直口快，虽然安心要侮弄她一番，一听提到萧逸，不由触动旧恨，忿然作色怒答道："我自回来看看我那三个苦命儿女，可曾被一些狗男女谋害死，见这狠心狠肠的薄幸人则甚！不遇见你，我已走去。他是今生今世休想和我对面的了！"畹秋听她不肯再和丈夫见面，正中心意。念头一转，又生鬼计，假作笑劝道："想当初也是表哥一时多疑误会，霜妹走后，他向我说起许多不中听的话。只我一人信得过你，知道决无此理，再三替你辩白。偏生你和令弟又忒心急,这等关系一生名节的大事，即使负气，也该弄清白了再说。夫妻略一口角,立即先后走出，我又是不知一点信息，容到得信，已无法挽救了。这一走，更添了表哥的疑念。虽经我再三分说，如今疑虽未释，他夫妻之情仍还是重的,平日谈起来,还是真想念你呢！不是我说，彼时教鸿弟走，已是大错，自己再跟着一走，闹得人有口难分，真是糊涂冒失极了！我和你至亲姊妹，情愈骨肉，无话不说，你现在何处安身,鸿弟可在一处？表哥既不肯见,又作何打算呢？难道自己丈夫，还想报仇雪恨么？"

欧阳霜听出她还要乘机离间，依然行所无忌，分明自恃阴谋周密，把人视若木偶，可以任凭摆弄。由不得气往上冲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把起初想下许多明知故诘的话全数忘掉，劈口答道："我那对头，处心积虑，千方百计，害我死不算，还要玷辱我的名节。性命都是白捡的，能有今日，更是因祸得福，出于天佑了。几个狗男女害人不成，反倒福人，已然各有报应，照样身被恶名，早晚谁也难逃人诛鬼戮，也不屑污我的宝剑。

那薄幸人，本是受了奸人愚弄，这些年来身心劳瘁，悲悔交集，我又终身不再与他相见，也够他受的了。我何犯着要报复谁来！常言道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自恃奸巧，害人终于害己。今日见你，不过多谢你用尽心机，成全了我，递个招呼，奉劝几句，并讨还我一件东西罢！”

畹秋哪知欧阳霜厉害，今非昔比，听她猪男狗女，不住乱骂，所说的话，句句刺耳刺心，心也忍耐不住。猛想起昔日所留遗书，虽未明说出自己，却说那绣鞋是魏氏拿去，抛入江中，如何会在兄弟箱中发现？仇人罗网周密，教萧逸等她死后，连日夜半往萧元夫妻窗下偷听，必能听出破绽。又说主谋害她的，是当年想嫁萧逸之人，多年来匿怨相交，自己不察，中了暗算等语。畹秋当时还笑她人已死，还不明说主谋人的姓名，打这哑谜则甚？可是看她信中之意，分明已料定自己害她，只为萧逸刚愎自恃，受惑已深，口说无用，才拚却一死，坚其信心。今既生还回来，假撇清有什么用？此人性情也是刚强，她说不和丈夫相见，想必不假。难得雪夜无人？正好出其不意，将她打死，拖往后崖隐僻之处，再唤女儿相助，缒向村外，永除后患。想到这里，畹秋耳听欧阳霜口风逐渐露骨，益发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冷笑道：“我好心好意，念在姊妹情分，为你设想，你怎不知好歹？我拿过你甚东西？谁是狗男女？”随说暗将潜力运足，装作质问，身往前凑。欧阳霜也不理她，冷笑答道：“我讨还的，便是你强迫雷二娘骗去的那一封信。狗男女便是那寡廉鲜耻，夺夫不成，暗用毒计，主谋害人，生就一副狼心狗肺的贱婢！”言还未了，畹秋已接近身侧，倏地悄没声息手起二指，照准欧阳霜腰眼间死穴点去。这一下，对方就是会家，出其不意，如被点中，也必倒地身死无疑！谁知欧阳霜依旧说她的，好似气极失神，全未丝毫在意。

第二十回

地棘天荆　阴谴难逃惊恶妇
途穷日暮　重伤失计哭佳儿

话说畹秋方幸手到必倒，就在这念头电转之际，猛觉右手二指，如触坚铁，“咯”的一声微响，立时折断，想要逃跑，已自无及。身才纵起，便觉背上似着了一把钢抓，连皮带肉一齐抓住。畹秋知道不妙，刚往前一纵，猛觉背脊上似着了一把钢钩，吃欧阳霜随手抓住，哪还挣扎得掉！畹秋近年心宽体胖，比起当年丰腴得多，自从丧夫失志，日夜悲恨，寝食不安，闹得腰围消瘦，玉肌清减了不少。背上皮肤本来发松，欧阳霜又是存心给她一点苦吃，这一把连衣带皮肉，一起抓住，悬空提回，畹秋粉背欲裂，奇痛非常。虽然耻于出声，还在咬牙强忍，却已疼得星眸泪珠莹莹，满身都是冷汗。情知难免折辱，不愿现丑服输在仇人眼里，率性把双目一闭紧，一言不发，任凭处置，一面暗想脱身报复之计。欧阳霜知她倔强，必不输口，冷笑一声喝道：“无耻贱婢！我被你阴谋陷害，几乎死为含冤之鬼。本来仇深似海，因我来时受了恩师点化，知人害人反而害

己，似你这等阴毒无耻，已非人类，不值污我宝剑，意欲任你孽满自毙。今日回家探望子女，无心中与你相遇，念在你成全我一场，本想不过与你打个知道，略为教训几句。谁知你竟敢乘我不备，暗下毒手，又想点我的死穴。想当初你我都是闺中幼女，以我们的身世，哪一样不比你相去天渊。我的品行心地虽和你有人禽之别，但是人心隔肚皮，谁看得出？况又有你母亲为你作主，萧黄两家乃休戚与共的至亲好友，你的才貌又是全村上选，按说极易的事。偏你一个世族千金，还不如我这个身世飘零的孤女，一心想嫁我丈夫。百计千方，把持献媚，轻狂之态，现于辞色，全没丝毫顾忌，仿佛我丈夫成了你的禁脔。我偶然在村人宴集之间，与他无心相遇；虽然一语未交，也得受有好几天闲气。实不相瞒，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就承他厮抬厮敬，没拿我当下人看待，后来先父为主丧命，更是加意爱护，视若骨肉，未始没有得夫如此，可以无憾之想。但一念到家世寒微，齐大非偶，又有你这廉耻天良一齐丧尽的贱婢在前，妄念立时冰释。休说象你那么明说暗点，央媒苦求，不要脸的行为没有分毫，还恐他真个垂青到我。我又不甘身为人妾，万一他因父母双亡，无人主持，任性行事，村人犹未免去世俗之见因此轻视了他。平日总躲着他，偶然相遇也以礼自防，比对外人还要冰冷得多。万不料他真个情有独钟，非我不娶，一任你软缠苦磨，唆使你母出头强迫，终无用处，竟在就位村主之时，当众说出心事。我本来看得他重，感激他的一往情深，以前不作非分之望，原恐于他不利，既有诸位长老先德赞同主持，除你而外，无一异言，便连你母也说不出再替你拚命争夫的话。我如不允，岂不是假惺惺作态？这事全是他看你不起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有一次我在月子里，由镜中望见你对我发狠，还当眼花，谁知你是真具了深心来的。就算我夺了你的丈夫，害我

死也就足以解恨的了，为什么要害我死后，还背恶名呢！薄幸人虽是心肠狠些，但他用情还是专的，他起初中了你诡计，疑念还未消呢！你看他自我走后，常年只有悲苦悔恨，谁能勾引得到他一点，你对他那一番痴情妄想，可曾用半只眼睛垂怜到你？我只一半恨他心狠糊涂，不问清红皂白，一半还是别有用意，不肯与他见面罢了。照说他当初越对我心狠，才越见他的情重呢！鳏居多年，相思一日，你连崔文和那样没有骨气的丈夫，都没福保守，为了灭口，忍心亲手放冷箭，将他害死。这样的情深爱重，文武全才，人品心术无一不佳的丈夫，你再由畜生道中转过千百劫，也不配遇上的了。你以为指使萧元、魏氏两个狗男女出头，阴谋深密，不料事发，就发也可狡赖。那么适才暗下毒手，想害我命，又当何说呢？”说时，欧阳霜手中连紧了几紧，畹秋痛楚难禁，全身受制，咬牙闭目，任人摆布，历数平生罪状。末几句话，直戮痛楚，已是万分难忍，又说她谋害欧阳霜，是想勾引萧逸，重拾旧欢，误伤崔文和，是由于存心灭口，谋杀亲夫。都是有情理可说，有事实可证，别人问起无词可答的冤枉。平日那么恃强性傲，一日跌倒仇人手里，哪不奇羞极忿，无地自容？加上背上紧一阵、慢一阵的酷刑难当，不由一阵急怒攻心，逆血上行，忍不住一声惨哼，就此晕死过去。欧阳霜因她适才一暗算，勾起前仇，人虽气死，余忿犹未全消。方欲将她救醒，行法禁制，迫她服罪，当人眼里出丑，忽听空中有人唤道：“此人虽然可恶，已然够她消受。我适回山，师父命我赶来相助，适可而止，办正事去吧！”欧阳霜闻言，连忙应声飞起。这时空中还有一道光华闪动，两下一同会合，往村外那一面破空飞去，晃眼隐入密云之中，不知去向。

畹秋只是一口闷气闭住，放在地下，吃雪风一吹，不久悠

悠醒转，仇人业已不知何往，恍如做了一场噩梦，回手一摸，背上痛处，皮肉坟起了三四条，已然麻木。惟恐行迹败露，不顾恨人，首先四外一看。那立处左侧，是村中平地起的一座小峰。峰上有三间小屋，上丰下锐，只峰背有一条铁环梯，可供上下，原备村中有一长老和萧逸二人，观星占验之用。右边是一方塘，塘水早成了坚冰，两行又高又大的树木，全被冰雪点缀成了琼枝玉干，银花如叠，晨光欲吐中，看去甚是鲜明。地既幽僻，只积雪上面，浅浅的留下两条橇印，依稀隐现。直到立处左近，为峰顶崩坠下的冰雪所掩，好似夜来有人乘雪具打此经过。积雪凝寒，冻雀不喧，遥听村人祭神鞭爆之声，比起夜来密些。峰前一带却是静荡荡的，只有枝头积雪，被爆竹声响振动，不时下坠。冰雪相击，碎音铿然，宛如鸣玉，更没一个人迹。畹秋一想那位长老年高德劭，儿女成行，这般大雪，无星可观，又当岁暮除夕，纵然他性情怪僻，也决不会一人到此。此外峰顶上更无他人能到，如有也无见死不救之理。只这场丢人的事不被人发现，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她心略一放，毒怨又生，想起仇人竟会生还，已然懊丧欲死，再加上这场奇耻大辱，切肤之痛，不禁把满口银牙乱挫，颤声切齿，恶狠狠骂道："该万死的小贱人！我和你誓不两立！纵令身败名裂，也必拉你母子夫妻，全家同归于尽！只你敢留村中，或是时常回家，看望你那老少四个畜生，休想打我手内逃得命去，即使不再回来，也只是便宜你一个。"骂完，畹秋忽想起自己枉说狠话。可是年林泉优游，夫妻恩爱，就到萧家，也不过陪了爱女，前往学武。偶然给她指点武功，本身早为抛荒，体力业已减退。萧氏全家，连小的看去都有了根底，大人更不用说。昨晚仇人本领，竟比她丈夫还要厉害，奸谋已泄，人家必有防备，休说斗不过，近身都难。这仇是如何报法？有何好计，可以一网打尽？

实想不出！畹秋边想边往前走，心气一馁，重又转念到仇人业已回家，即便所说不肯重圆旧好的话是真，难道前事也隐而不言。萧逸如知此事，也肯甘休？照他为人，定要当众声讨，自己身败名裂不说，爱女纵不株连，也难在此立足。小小年纪，一朵鲜花也似的幼女，逃出村去，地棘天荆，前途茫茫，何堪设想！此时母女二人的吉凶成败尚自难料，怎能先想报仇的事？仇人创巨痛深，分明是在外面，苦练了多年武功，回来报仇。如非另有毒恶方法报复，也决不会已落她手，又这等便宜放掉。必想当着全村的人，明正己罪，借此向丈夫洗去污名无疑。果然这样，倒不如认作冤孽，先寻自尽，爱女或者还有一点活路。想到这里，不禁心中怦怦乱跳，畹秋思来想去，这等罪孽，出不了十天半月定要身受，目前只有万分之一的指望。但求苍天默佑，仇人怀恨丈夫，暂时竟未吐实，或者还有一点挽转。想时正经萧逸所居峰下，立定又想："丑媳妇难免不见公婆，迟早不免，何不先观察一个分晓，以便相机行事？"强把心神放稳，仔细寻思，决计当时冒险蒙羞。先见萧逸，探个虚实，如真事发，率性拚忍奇辱，用苦肉计，背了人痛哭自吐罪状。历述暗害仇人，实由以前相爱之深，痛致悔恨。他平日对自己本非无情，只为有个仇敌在前，瑜亮并生，遂致舍此取彼。若旧情犹在，事已至此，也说不得什么丢人舍脸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禁头晕身颤，心都急成了麻木，一顿脚跟，硬着头皮贾勇而上。

人当失意之际，任是多聪明人，也是荒疏错失，举措全乖。何况畹秋丧变之余，遭此意想不到的挫折惨败，心头无异插上数十百枝利箭。来时刚刚苏醒，惊慌逃惘，没有平日那么心细，以为照理峰顶不会有人，既未查看那雪中橇印，过了那堆冰雪还有没有？见了萧逸，又是三心二意，舍了先打主意。明见种

种情形有异寻常，仍然倒行逆施，妄想离间。没把敌人心肠说软，反使恨上加恨，毒上加毒，终至一溃永古，不可收拾。自己身败名裂，还连累爱女爱婿出死入生，受尽磨折凶险，岂非聪明反被聪明所误？萧逸见她毫不悔祸乞怜，反以虚声恫吓，不禁怒从心起，喝止之后，说完了适才那一席话。畹秋终是性情刚傲，经此一来，益发无颜下台服低。当时愧恨交加，又羞又急，"哇"的一声，吐出满口鲜血，就此晕死过去。隔了好大一会，知觉渐复，昏沉中，觉着头脑涔涔，天旋地转，胸前仿佛压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，透气不出，难受已极。耳旁隐闻嘤嘤啜泣之声，勉强略稳心神，睁开倦眼一看，不知何时，身已回到家内，爱女瑶仙同了萧元长子萧玉，双双守坐榻前，正在垂泪悲泣呢！猛的想起前事，不禁心慌，只苦于说不出话来。

瑶仙虽不知道乃母恶贯满盈，自作自受，遭了报应。但是天亮前，闻得守墓人报信，不顾穿着素服赶往萧家，天亮后萧家便说乃母得了暴病，着人抬来。两家至亲至好，这样重病，萧逸并未亲身护送。适才出门取水，明见他父子四人，同了两个门人由祠堂回转，又是过门不久，未来存问，料定其中必有原故。此时畹秋牙关紧闭，面如灰土，通体冰凉，情势危急万分。正在焦愁，恰巧萧玉前来拜年，帮助她用萧家着人带来急救灵药灌救。又按穴道，上下推拿，直到过午，人才渐渐回生。一见乃母瞪着两只满布红丝的泪眼，愁眉紧皱，嘴皮连张，欲语不能发声之状，便料她想问来时的情形。好在使女不在跟前，萧玉父母是乃母死党，本人更是自己没齿不二之臣，无庸避忌，便把适才萧家抬回情景，依实说了。畹秋最怕的是萧逸当着村众宣示罪状，身死名辱，还要累及无辜的爱女。知觉一回复，首先关心到此，急得通体汗湿，神魂都颤，惟恐不幸料

中。及听瑶仙把话说完，才知萧逸未为已甚，看神气不致向人张扬。当下一块石头落地，不由吐出一口血痰，跟着又喷出一口浊气，心便轻松了一半，忙把倦眼闭上，调气养息。瑶仙又忙着喂了几口药汤糖水，过有片刻，神智稍清，只觉周身伤处奇痛彻骨。静中回忆前事，时而愧悔，时而痛恨，时而伤心，时而又天良微现。想起孽由自作，不能怨人，尤其萧逸居然肯于隐恶，越觉以前对他不过。

似这样天人交战了一阵，畹秋猛想起大仇强敌，已然回村，听她口气，虽说不肯诛求，以后终身拿羞脸见人，这日子如何过法？想要报仇，又觉无此智力，加以事情败露，党羽凋残，人已有了戒心，简直无从下手，就此一死，又不甘愿。思来想去，想到萧玉人颇英俊，又苦恋着爱女，二人倒是天生一双佳偶，只惜目前年纪俱轻，难成家业。莫如借着夫亡心伤之名，长斋杜门，忍辱偷生，挨上两年。暗中与他母子三人商量停妥，乘人不备，将村库中存来买货的金沙银两盗取一些，偷偷逃出山去。再把村中情形向外传扬，勾引来寇，来此侵害，使全村都享不了这世外清福，岂不连仇也一齐报了。越想越对，料定魏氏也难在此存身，必听自己摆布，只丈夫灵柩，无法运走，是桩恨事。瑶仙见母闻言以后，面上时悲时恨，阴晴不定，好生忧疑。和萧玉二人，一同注定畹秋面上，各自担心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正悬念间，忽见乃母口角间微含狞笑，愁容立时涣散，面泛红晕，已不似先前死气沉沉，心方略宽。畹秋已呻吟着，低声唤她近前。畹秋虽然不避萧玉，当着本人提说亲事，终是不便。刚附着爱女耳朵，断断续续，勉强说了受伤经过，还未落到本题上去，人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发声不得。

萧玉忙端了杯开水过来，畹秋强作笑容，看了他一眼。瑶仙接水喂了两口。畹秋见萧玉满面戚容，守伺榻前，心中越发

疼爱。无奈底下的话更不能听，打算略缓口气，令瑶仙将他支出再说。瑶仙听乃母连被萧逸夫妻母子羞辱打伤，咬牙切齿，心如刀割。又见乃母气息仅属，病势甚危，话都接不上气，还是说个不休。暗忖母亲机智深沉，今日之事，虽说仇深恨重，也不致忙在这一时就要把它说完。看此情形，好些反常，迥不似她平日为人，口里不说，心中格外加了忧急。瑶仙方想拦劝，有话等病体好了再说，目前还须保重为是，忽听雪中脚步之声，至门而止。卟卟两响，门帘启处，闯进一个十七、十八岁的少年，一进屋便喘嘘嘘的，朝萧玉急叫道："大伯娘疯了！满嘴乱说。雷二娘显魂抓她，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气力？清弟和我妈妈、姊姊三个人都拦她不住，如今惊动了不少人。大年初一早晨，你还不快些回去，只管候在这里则甚？"说完，不等萧玉回言，急匆匆拉了便走。畹秋见那来人，乃萧玉紧邻郝公子之子潜夫，也是一家随隐的至亲。公然为人方正，素与三奸面和心违，只郝妻为人忠厚，与魏氏还略说得来些。闻言情知要糟，不由大吃一惊！想要嘱咐萧玉，并向来人打听几句，连忙强提着气，急喊瑶仙去将二人唤住，问两句话再走。瑶仙知道乃母心中有病，一听魏氏发狂乱说，也甚担惊，不等乃母说完，便会意追出。萧玉毕竟母子关心，方寸已乱，一出门就往前急跑，虽只两句话的工夫，已跑出四、五丈路。潜夫因先跑了一段急路，反倒落后了些。瑶仙见积雪太深，二人都是如飞急驰，恐追赶他不上，又自信萧玉素来听话，可以一招即回，忙站门前娇喊道："玉哥哥！郝大哥！快些回来！少停再走。我妈有话问呢！"

萧玉相隔较远，心忙意乱，一味狂奔急纵，没有听清竟未回顾。郝潜夫在后，却听了个真。他原是萧逸门下，从小聪明，最得欧阳霜怜爱，和欧阳鸿更是投机。村中不乏明眼之士，欧

阳姊弟无故失纵，郝父公然冷眼旁观，首先起疑，私下聚集村中诸长老，一商量，知道昔每卦相，早就算出今日之事。欧阳霜只是阴人陷害，还要去而复转，目前仍以不问为是。虽然没再多事，父子二人，背人密议，总料定三奸与此事有关，只未出口罢了。当早祠堂团拜，从一位长老口中，得知了一点真相，回家便赶上魏氏忽发狂呓，大声疾呼，自供罪状，三奸阴谋益发败露。潜夫自然更恨三奸，不复齿于人类，只不过和萧清同门至好。出事时，萧清再三哭喊哀求，请他跑这一次，将乃兄追寻回去。情不可却，所以进门之时，只对萧玉说话，拉了就走。对畹秋母女二人全未答理，行时正没好气，一听瑶仙喊他二人留步，越加愤恨，高声怒答道："几条人命，都害在你妈手里，莫非又要想方设计害人么？对你妈说去，报应到了，快些自打主意吧？"且喝且跑，一晃老远。

瑶仙从小性傲，不曾受人气，情虚之际，听到这般难听的话，好似心头着了一下重锤。当时又羞又恨又怕又急，只觉心跳脸热，耳鸣眼花，惟恐被乃母听去，不敢还言，连忙退了回来。萧玉似闻潜夫向人大声呼斥，回头看时，瑶仙业已进内。见潜夫不住挥手促行，未暇多问，也不知瑶仙见他未回，已然迁怒，仍旧飞跑下去不提。畹秋伤病沉重，耳聪未失，又在担心此事，爱女一出，便侧耳细听。及见人未唤回，爱女面上神色有异，潜夫所说之言虽未听真，可是声音暴厉，料定不是什么中听的话。忙问："玉儿怎的不回，那小狗东西，跟你吼些什么。"瑶仙忍泪答道："玉哥哥业已跑远，没听见，那狗东西说他妈都疯了，我们还不容他走。"这两句话虽非原词，对于瑶仙，却已难堪之至。畹秋见爱女说到末句，声音哽咽，眼睛乱转，泪光莹莹欲流，好生的心疼！竟忘了日暮途穷，长夜已近，反而咬牙切齿愤怒道："该死的小狗东西！也敢欺人么！乖孩

子莫伤心。你妈反正不免身败名裂，我已想开了，现在不犯着和他计较。为你两个乖儿，我从此决不生气着急，只好生保养。等身体复原了，挨过两年受气日子，要不连老带小、连男带女，把这一村的狗东西，都害他们不得安生，我娘婆二家的姓，都倒起来写！”瑶仙见乃母已遭惨败，大难将临！尚还不知究里，豪语自大，心越焦急。又想起适才当着萧玉，话未说完，明知与己婚姻有关，有些害羞，无奈事情已急，乃母所行所为，按着村规，万无幸免之理。萧逸纵肯容情，不为举发，魏氏一疯，万一尽吐真情，村中诸长老，平日虽不过问村事，遇上大事，却是一言九鼎。欧阳姊弟和雷二娘均得人心，欧阳霜尤其是身应卜吉，全村爱戴之人，失踪以后，常听传言，诸长老早有灵卦，断其必归，且为全村之福，可知非常重视。一旦事泄，得知三人俱受乃母之害，大祸立至。如村中长老和全村公判，不是活埋，便是缢死，祸变俄顷，凶多吉少。此时把话问明，就将来为母报仇，也有一个打算。想到这里，心如刀割，扑簌簌泪流不止。

畹秋瞥见爱女又在伤心落泪，忙把她唤至枕前，抱头抚问："何故悲泣？"瑶仙乘机请问适才未尽之言。畹秋把前言才一说完，猛的想起适才魏氏疯狂鬼迷之事，此时不知如何的了局。只顾宽慰爱女，一打岔，竟自忘却。因话及话，忽然想到，自觉此是天夺其魄，绝大破绽，不由急出了冷汗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晚暗算萧元时，乘机暗点重穴，连她一起害死，灭口为是。只说她胆小口紧，不会泄露，万想不到会失心狂易，留此祸根。畹秋只想到这眼前的事，后悔失着，却不料自己早把马脚显露在要紧人的眼里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转眼就要发作了。瑶仙见乃母正说得头头是道，忽然沉吟不语，面有忧色，知她又在担忧前事。心想如果事泄，全村轰动，不等郝潜

夫到此，村人问罪之师必已早到。二人去了这一会，尚无噩耗，也许新年大雪，路少人行。魏氏说疯话时，只郝家相隔最近，被听了去，所以潜夫出语伤人，后来便被萧清和郝氏母妹拉进，并未泄在外面。郝公虽然也算长老之一，终是外姓，平日不肯多事，父子二人都爱萧清，如要举发，萧氏兄弟岂有不苦苦哀求之理？他人见她狂易，两小无辜，人心是肉做的，顾生不顾死。况且事不干己，一可怜，也就解了。越想越以为不是没有转机，为宽母忧，便只瞒起潜夫所说一节，把所料情形一层层说了。畹秋也觉爱女之言有理，换了口气说道："但愿如此。我此时死活未在心上，只盼挨两年的命，看你两个成立，乘机把仇一报，依我心志，休说身遭惨死，便是死后堕入十八层地狱里，也甘心了。"瑶仙人极聪明，虽然颇有母风，但她年齿尚幼，天良未丧。对乃母所行所为，本来不以为然，只不过是已生身之母，天性所关，不能不随同敌忾罢了。一听乃母害人之心始终未灭，只求蓄怨一逞，不特死而无怨，连堕地狱，受诸苦难，皆所甘心。看萧元夫妇相继遭了报应，料知无有善果，闻言甚是刺耳惊心。想要劝谏几句，又想她正受伤病重，心情忿激，不便拂逆，欲言又止。心中还在求告神佛默佑，想代母亲受过。忽听有人踏雪到了门前，却没先前郝潜夫来得匆遽。想要出视，便听使女绛雪在和来人答话，瑶仙的头被畹秋抱住，又不敢过露惊惶之状，方自疑虑，来人已走，心方微定，绛雪已持着一封素信进来。这封信如果落在瑶仙手里，畹秋还可苟免一时，也是合该数尽。

那绛雪昨晚熬了一个整夜，天明主母忽然抬归，略为服侍萧玉，瑶仙便支她去睡。一觉醒来，恰念主母跑出便遇送信之人，睡眼朦胧，也没看见小主人的神色，脚才进屋，便说："这是四老太爷的信，说要本人亲拆，不用回信。" 畹秋在床上，

听了个毕真，忙命拿过。瑶仙反身坐起，想使眼色拦阻，已自无及。绛雪人颇机灵，看出情形不好，知道说得太慌，刚一停顿，畹秋连催快拿我看。瑶仙知隐不住，用手接过说道："妈累不得，我念给妈听吧！"

那四老太爷双名泽长，别号顽叟，乃全村辈分最尊、年高德劭的一位长老。此人虽不说学究天人，却也博学多能，无书不读，尤精卜筮之学。选推萧逸做村主，娶欧阳霜，均是此老主持，全村老小，对他无不尊崇礼敬。可是他从不轻易问事，只是选那村中山水胜地，结了几处竹楼茅舍，依着时令所宜，屏退家人，体会星相，穷研数理。除村中诸长老外，仅萧逸一人，最得期爱，常令陪侍从习。余人连他自己子孙，在他用功之时，也只能望楼拜候起居，轻易见他不着。武功更是绝伦，八十多岁高年，竟能捷同猿鸟，纵跃如飞，内家气功已到炉火纯青地步。大年初一，他好端端与曾孙辈晚亲亲笔写封信来，直是从来未见未闻之事。畹秋情知事关重大，哪得不心惊肉跳？母女二人俱料绝非佳朕，瑶仙答完母话，忙即拆信观看。才看数行，便吓了个魂不附体，哪还念得出口？畹秋作贼心虚，本在惊疑，见爱女颜色骤变，益知不妙！念头略转，倏地把心一横，猛然鼓劲翻身挣起，一把抢了过去，狞笑道："左不就是事情穿了，还什么大不了的！事已至此，怕有何用。"瑶仙情急，想要夺回时，寥寥几行核桃大的字迹，畹秋边说边看，全都入目。瑶仙见乃母面容惨变，知已看悉，心中焦急。不由一阵伤心，伏在畹秋身旁，呜呜咽咽，痛哭起来。畹秋自知无幸，比前反镇静得多。回顾绛雪尚在房内，事关重大，虽是心腹丫头，也不便当她吐露。拿眼睛一看，绛雪会意，知她母女有避人的话，又看出事由信起，情形大是不妥。想起平日相待恩厚，又是后悔又是难受，眼圈一红，便自避出。畹秋何等心

细，暗中点了点头，随用手抚摸着瑶仙的脸蛋说道：“乖儿，不可这样软弱。虽是女流，也该有点丈夫气。快些起来，妈有话说呢!”瑶仙眼含热泪，抬头望着畹秋，心如刀割。畹秋道：“妈的事，你想必都知道了吧？”瑶仙呜咽着，勉强应了一声。畹秋叹口气道：“妈生平做事，从不说后悔的话。照你看来，这事到底怪谁不好呢？要换了你，设身处境，又当如何呢？”

瑶仙天性颇厚，虽然不愿受母之蛊，自从那晚乃父受伤，渐知底细，颇多腹诽。本不以母所行为然，但是这时看见乃母身败名裂，生死莫卜的惨状，哪能不顺着她呢？母女情重，自然也要偏些，便忿慨道:“这事都是萧逸和那狗贱人害的，自然是他们不好。不过女儿要设身处境，决不这样做法。”她还要往下说时，畹秋忙拦道:“话不是这等说法。事情难怪贱人，休说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孤女，萧逸此等人才，全村的少女，谁也愿意嫁他。不过有我在里头，自渐形秽，不敢存此非分之想罢了。贱人彼时正住我家，的确见他就躲，并无勾引，大对头实是萧逸这个该万死的冤孽！他不遵父母之命，目无尊长，这还不说，最可恨是他既不想娶我，就该事前明告父母。再者我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耳鬓厮磨，大来虽没小时亲近，也都常在一起相聚。妈是行将就木之人，你是我身上落下来的肉，事已至此，也无所用其羞忌。我因见他老不插香，心下不安，为了此事，由他父在日，直到死后两年中，曾经伺便探过他好几次口气。按说我一个女孩儿家，论才论貌，都是全村数一数二，这等倾心于他，至少也有知己之感。两家又是至亲至好，就算他死恋上那下贱丫头，也该向我点明才是。谁想他一面装着照常和我同游同止，一颗狼心却早归了人家，外表上和贱人一样，不露一点神色。乖儿，你想，我和他平日那等亲密，又有两家

父母口头商量，只差过礼了，休说我不作第二人想，全村大小等，哪一个背后不夸郎才女貌，是一双天生佳偶？众少年姊妹相聚，往往明讽暗点，简直认做定局的事。后来他父死后，女家久等无信，反而屈就，外婆屡次赓续他父在日之约，托人提亲催娶。他如明拒，也就罢了，偏又阳与阴违，拿孝服未满做推托。外婆见他只推未拒，还当他真有孝心。我虽疑心夜长梦多，但是环顾村中，并无胜我之人，就说那贱丫头有点姿色，对他又是冷冷的，见了就躲。他为人可是素来温和，无论对谁都显着亲热，我想贱人是他家奴，名分悬殊，即便看中，也只纳为妾婢，如为正室，单村中这些老挨刀的假道学，就不答应，想过也就放开。万不料这丧尽天良的猪狗，偷偷不知用甚花言巧语，挟制这一伙老狗，借他正位村主那一天，先故意拿冷脸子给我看，把我气走。然后迅雷不及掩耳，与老狗们一同赶往我家，说娶小贱人为妻。你外婆如何肯和一个下贱丫头争女婿，气得也不等我回家商量，糊里糊涂就答应。小贱人这等良机，自然不放，当时连假都未做。他那里更好，直和娶二婚婆一样，潦潦草草，当日成婚。我和你爹还有几个女伴，正在村后闲游，一点影都不知道。先听奏乐，接着有人来唤他们回去道喜。这些刻薄鬼，因为我素来好强自满，忽然起了变局，虽未当面嘲笑，哪个走时，不偷偷白我两眼。可怜你妈那时气得身冷手战，人看我一眼，直似戳了我心头一刀，人情势利，一会全都狗颠屁股，跑个干净，只你爹一人未走。我才想起他多少年来，对我钟情之深，人才虽不如那猪狗，论情分却是一天一地。既感激、又可怜，一赌气，没多日子便嫁了你爹。嫁可嫁了，可是我这口怨气，如何得出？本该找猪狗报仇，才是正经对头。说也冤孽，我已是有夫之妇，和你爹又甚恩爱，并无三心二意，偏不忍向他下手。只想拆散他的夫妻，把无数的怨

毒都恨在那贱丫头一人身上，千方百计，想将她害死，以致才有今日之事。如今虽说事败，但那贱丫头出死入生，在外多年，想必也受了些罪。加以她恨猪狗无情无义，已立誓不圆旧梦，他二人既不和好，便称了我的心愿，我挨她打，由于自取。她回来时，并未亲来寻找，此恨已消，只可恨这猪狗却饶他不得。还有那三个小狗，如不用重手法将我打成这样重伤，我母女也可逃出村去。现既不能逃走，事已败露，又来了这道催命符，我决不想再活人世，想活别人也不容，反而抖出弑夫的罪名！连你和玉儿兄弟都做人不得，更难在此立足。你如是我女儿，我今明日必死，死后千万不可露出一点形迹。等两三年你们成人，与玉儿合谋，将猪狗父子四人，能一网打尽更好。如其不能，除一个是一个，也算是报了母仇，事完立时逃出村去。我虽死九泉，也心甘了！”

瑶仙因来信明令乃母，限三日外安排后事，即速自裁，免败崔黄两家声誉，遗害子女。并说魏氏与她同罪，姑念从凶，未手伤人命，而且丈夫已身为鬼诛，权从末减。过了新正破五，便要永远禁闭终身，不见天日。本来众议给她封帛，因萧逸说她为人聪明，必知厉害，故此函示，免得张扬。替她娘婆二家留点脸面，此事只萧逸全家和三五长老知道。如再执迷不悟，妄想贪生，过了破五，说不得只好由诸长老，当着全村人等，按村规杀人者死付诸公判等语。照此情形，除了一死，万无活理，闻言不禁抱头痛哭起来。畹秋这时回光返照，心下坦然，点泪都无，反倒劝慰爱女勿哭。

瑶仙几次商请，要向诸长老求说，愿以身代，畹秋狞笑道：“乖儿，你真乖巧！留着你在，还好替妈报仇雪恨。妈心身两受重伤，你就得替我死，能活几时？多活一天，多受一天的罪。”瑶仙想了想，突然跳起，咬牙切齿，顿足骂道：“妈请

放心！我如不把萧家这群猪狗一网打尽，誓不为人。”说到末句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又大哭起来。再三哀求畹秋，当日千万莫死，且活满这三天限期，一则母女多聚三日，二则也许还有别的生机。畹秋道：“我的生机，定然一线都无。乖儿，我又舍得你两个么？也是无法呀！只恐连这三天，都活不了呀！要是不信，姑且到你玉哥家中探听一回，就知道了。”瑶仙自不肯去。畹秋道：“乖儿，你当妈是寻常女子么？不等乖儿送终诀别，目睹我死时惨状，免得日久心淡，销了复仇志气。妈哪肯就死呢？多急也要等你见一面的。好在绛雪人甚忠心，她已看出不好，此时定在后屋哭呢！你不放心，就打发她穿上雪拖子，跑去一看，就知道了。但是无论形势多恶，千万瞒我不得。须知妈不怕死，也不是能活不活，稍一应付失宜，在我不过稍缓须臾，仍是难免于死，还要白受许多奇耻大辱，留下无穷后患。我权宜轻重，看是哪个厉害？事已至此，切忌感情用事。就是叫你用刀亲身杀我，必须听从，才能算对。只盼你心志坚定，能为母复此大仇，使我死后含笑九泉，便是孝女。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到这紧要关头，把心肠放狠，才于事有益呢！”瑶仙含泪应了，忙出房唤来绛雪往魏氏家中，探着动静。

瑶仙性情本有母风，经乃母连激带劝勉，知道悲急无益，互相商议日后如何向人寻仇报复。畹秋自免不了又出了许多阴毒险狠的计策，并教爱女对萧玉如何用情，驾驭操纵，务须使他甘为情死，死而无怨。好使事前既多一个得力心腹死党，事后又是恭顺宠爱，没齿不二之臣。瑶仙一个少女，平素和萧玉相爱，全出天真，不懂得什么叫做权诈。这些话都是闻所未闻的妙语，不禁听得心动神驰，津津有味，连那生离死别苦痛，都几乎忘了。畹秋一面揽住她的头颈说话，暗中察看神色语气，见她前半截听话时，悲愤填膺，目眦欲裂，意中应有之状，

还不敢断定异日如何。等说到后半截，命她用权术牢宠未婚夫婿，见她注目倾听之中，虽未答话，时把牙关紧紧一咬，现出恨极之状，瞬间又复常态。知她母仇时刻在念，并不因所说新奇紧要，与她有切身利害，关心过度，听出了神以致抛诸脑后，好生幸慰。想起来永诀在即，越发爱怜，手中揽得更紧，心里不住苦想。恨不能连爱女的生养死葬，百年大计，都给她预为指点安排，才称心意。

似这样谈有个把时辰，畹秋心事说完，万虑皆空，转觉腹饿思食，年下现成的丰美菜肴，正想命瑶仙去弄热了来吃，忽然绛雪踏雪跑回，刚在门外脱换衣鞋。畹秋何等细心，一听便知凶多吉少，大限将临，心方一紧，暗忖爱女从清早起，水米不打牙，自己说了这半天话，又饮了几杯茶，心横意定，虚火全都下去，也正饿极。早得凶信，爱女固吃不下去，死后更是伤心悲哭，难于下咽。反正要死的人，乐得享受一点是一点，临死也做个饱鬼。连忙挽紧瑶仙，偏头向外，高声喊道："绛雪，这没什么不了的事，先莫对我和小姐说。我正肚饿，可去到厨房炒点干饭，把所有的年菜和糕点糖食，有一样，端一样，一齐拿来。你也伤心了半日，想必也是水米不沾。金福夫妻都在轮值，今天也许不来了，快去作好。我们三娘母，做一起，快活活补吃一顿新年饭吧！"绛雪聪明，不在瑶仙之下，练会一身武功，相貌身材也颇美秀，畹秋母女均爱怜她，不似寻常人家丫头看待。瑶仙与萧玉相爱，并不瞒她，反带她同来同往，遮掩外人耳目。因常随少主往萧家去，日子一久，不觉爱上萧玉之弟萧清。心想欧阳霜出身也是丫头，居然会做了村主之妇，全村俱是避地之人，不论世俗贵贱，只要男女双方愿意，就可通行，于是便用下心思，想勾引萧清。无奈她本人年纪甚小，萧清比她更要小了两岁，童子不识风情，又一心一意想随

叔父萧逸练童子功，简直没把她看在眼里。她又胆小，不敢径求主人给她出力，闹成一片面相思。主仆感情既好，她也忠心为主，对畹秋近来举止神情本已看透两分。见畹秋天明前好好出去，忽然受伤抬回，母子背人哭诉，便料东窗事发，难以收拾。一会村中元老急促专书到来，看出畹秋母女神情更是不妙，好生愁急。后来奉命去至萧玉家中，探看魏氏动静。本心还想乘机向所爱的人，献点殷勤。人没走到，便见村中老少人等，三三两两，由萧家那一面踏雪走来。多半都是边走边说，面带烦恶之色，不似出门拜年情景。她人机警，知事已坏，自己主人更是要犯，恐被村人看破形迹，忙往树后一躲，想等人走完以后，再去萧家探问。不料去的人还未走远，又有赶了来的，有时两下对面路遇，说不几句，便随着忿怒咒骂起来。隔远听不真切，仿佛还带着萧元和主人名字，不仅魏氏一人。急于想得点底细，回去报信，偏生来往萧家的人，出入不绝，却看不见萧清弟兄二人送出，不敢冒昧走进。心方焦急，忽见萧逸带了二子一女和使女秋萍，各乘雪橇，如飞赶来。后面还跟着几个门人子侄，到了萧家门首，陆续走进。这一来，连那先前在路上的村人，俱都去而复转。

秋萍乃另一家随隐亲友的世仆之女，因她精于女红，做得一手好菜，二娘死后，萧逸特向那家借来，服侍两小儿女。比绛雪长有五、六岁，平日甚是交好。这群人走过时，绛雪见萧逸忽然回头，朝自己藏立之处看了一眼。方疑被他看破，隔有一会，秋萍独自跑来，一到便把绛雪喊出。说萧逸适才已看见，料是畹秋命她来此窥探，可速回去告知畹秋；说她和欧阳霜雪夜相遇，口角争斗，自泄机密。巧值村中元老萧顽叟，因占来年全村年内伏咎，祭神以后，亲往峰上卜卦；刚到不久，全听了去。次早家庙团拜，诸长老聚议，村中绝不能容这等败类。

经萧逸再四商请，为了保全崔黄两家名誉，才由元老亲笔函示，令她限日自裁。本想畹秋服毒自尽，匆匆入殓，不致宣扬全村。谁知魏氏清早祭神以后，刚要往崔家去寻畹秋，商议二月间两家丈夫葬事。才出门外，忽然失心颠狂，不特自供以前三奸种种阴谋，并连畹秋用杀手暗算二娘灭口，当晚归途遇鬼，误杀亲夫，一一绘声绘影，从实吐出。彼时大雪之后，村人出外拜年的不多，仅有邻紧郝潜夫父子正在开门，闻声赶来。因看萧清哭喊可怜，一面着潜夫去唤回大兄萧玉，一面诸人合力把魏氏强扛进去。萧清向郝父跪求，头都磕破，鲜血直流，本想给她隐瞒，谁知魏氏好似凶神附体，力逾虎豹。只门外一有人过，便如飞纵起，将人拦住，指天画地，自供阴私，又费好些气力，才拉回去。等萧玉得信赶回，用棉被将魏氏裹起，闭置房中，出来进去已好几次。村人平日本厌恶他夫妻奸刁取巧，搬弄是非，听了当然愤慨。畹秋会作人，虽无恶感，但是村中出了这等人神共愤的事，也是一体痛骂，容她不得。可怜萧清一个小孩，又要拉阻疯母，又要向村人哭求隐恶，如何顾得周到？还算郝老夫妻年高望重，素得人心，再四帮她求说。众人碍于情面，当时虽然应诺下去，真给她隐而不宣的能有几个？有那疾恶喜事的，还当村主不知，竟望萧逸和诸长老家中告发，力主按着村规，除此村中败类，害群之马。不消多时，就传布了多家。

萧逸偏生带了子女往尊长中拜年，不在家中，容到得信大惊赶来，事已沸沸扬扬。附近好些人家都得了信，赶往萧家查看真假，没一个不指了姓名大骂的。萧氏兄弟，知道父母所行所为动了公愤，这些人又都是尊长前辈，不敢还言。所延村中懂医的人，闻信俱都不来，来了也只随众怒骂，不肯诊治。一任魏氏床上挤到地下，人越多，她越胡说得声高，急得萧清、

萧玉互相撞头顿足，抢地呼天，忿不欲生，已然急晕了好几次。众人还要赶往崔家，着村中妇女拖出畹秋，按村规吊打活埋。正拟议说畹秋元凶首恶，必须绑向村主那里，立即如法施行，还算萧逸赶到得快。一面喝止村人，新年里不可如此胡来,人已疯狂,未便据为信谳，畹秋丧夫守寡，重病在床，家无男丁，岂可越礼吵闹？事关重大，又属入山以来创见之事，必须慎重而行。一面又命同来门人子侄，分头去往各地招呼，禁止胡来。随将带来的安神药交给萧清，与魏氏灌服下去。等过了破五，病人神智清明，再按村规公审，众人自听萧逸的话，不再吵闹。

萧逸来时，瞥见绛雪掩伺树后，料是畹秋差来。乘进房诊病之际，众人都在外面，暗命秋萍往晤，令其速回，报知畹秋。事已大泄，犯了众恶，自已无能为力，速自为计，免得临时多受楚辱，弄巧还有烈火焚身之灾等情。绛雪闻言，吓了个魂不附体，适才又曾亲听散去的人，指名谩骂，哪敢迟延？惟恐家中业已出事，气急败坏,如飞跑回。见门外雪中无甚痕迹，料被萧逸止住，略放点心，已然跑了个上气不接下气。匆匆换雪橇，知事已不能隐讳，方要入门报警，畹秋心细，闻得她喘息之声，意中之事。心只略惊，即行转念，呼取菜饭充饥，吃了再说。绛雪想起平日相待恩情，也甚伤心，暗忖她已不能再活多日，应该叫她死前，享受一点。再者小姐也还未进饮食，这一报警，如何能吃得下？算计村人此时没有打上门来，危险已过，率性给她母女一副宽心丸，好多吃点东西。念头一转，忙答道："萧家大娘早来发烧，稍微乱说了几句，喜得无人听见，五少爷一回去就好了。雪大无人,只郝家知道。来时五少爷还说，少时大娘吃药之后见好，还要来呢！"畹秋闻言，果然心神为之略宽。绛雪把话说完，慌不迭地走入厨下，先把酒和

熏腊冷盘端出。瑶仙早把火盆添旺，榻前拼好两个茶儿，杯筷冷盘一到，连忙接过摆好。绛雪又去热菜，瑶仙在床当中堆上些被褥枕头，将畹秋轻轻扶起，靠在上面。又给披上一件外衣，把脚顺好，面向床沿盘膝坐定。自己摸了摸酒杯，觉酒已热，然后笑问："妈吃什么？我喂妈吃。"畹秋见这一桌子的熏腊，都是去年十一月下旬起始，照着常年惯例和瑶仙、绛雪一女一婢，亲手制成之物，样样精美可口。象腊腰子、腊肝、风肠、风鸡之类，都是丈夫素常爱吃的东西。往年每逢年节，一家人何等快活？尤其年下，从祭灶小年夜起，年事忙齐，一家大小带着一个心腹慧婢，四人千方百计，准备新正取乐之事。向全村人等争奇斗胜，历来都仗自己的灵心巧思，博得全村称赞。又加他夫妻都是好量，女婢也自不弱，到了三十夜里，略去形迹，都坐一起吃年饭。这一顿吃了热、热了吃，总要吃到天亮。祭神祭庙回来，吃了应景食物，欢欢喜喜，上床略睡，这时不过刚起，一家又吃团圆酒。初二早起，白日相互拜年，晚来随众行乐。不是赌放花炮，便是玩灯斗彩，一直要乐到二月初二，才行兴尽。至于春秋佳日，乐事尽多，尚还不在话下。谁想没有多日都成陈迹，东西仍然摆在桌上，吃的人却少了一个。平日家庭和乐团聚惯了的不觉得，一旦人亡物在，满目凄凉，自己更是身败名裂，途穷目暮，怎不难受？畹秋刚在伤心，眼圈一红，忽见爱女侍奉殷勤，佯欢劝饮，越发心酸怜爱。念头一转，暗忖这是什么时候？她已一天水米不沾，怎还勾她伤心，不叫她吃顿好饭？忙抑悲怀，装着满脸笑容答道："乖儿，我只是受了伤后，雪中受了点寒，服药后养了半日，已好多了，乖儿自己陪妈一同吃吧。你已一天没吃东西，妈心痛极了！你是我乖儿，就听妈话，多吃一些。妈正饿呢！你要不吃，妈一担心，也吃不下了。"可怜瑶仙，既痛乃母，复悲亡父，心如

刀绞。因想乃母进点饮食，强为欢容相劝，自己哪里吞吃得下？心知乃母慈爱，又不敢露出，只得陪同吃些。母女二人都是一般想起伤心的事，眼泪尽往肚子里咽。除了互相催饮之外，都怕勾起伤心，谁也不敢提一句别的话。局中人的酸楚，自非笔墨可以形容！

母女二人吃了许多空心酒，菜却只动少许。悲急之余，食眠两乖，那大曲酒性又烈，如何能以禁受，都觉腹内发空烧得难过。瑶仙只是晕沉沉的欲呕，畹秋毕竟心肠较狠，一有醉意，胆气大壮，几乎忘过，更不再想伤心之事。渐觉腹肌难耐，连声喊饿，刚想令瑶仙去至厨下，有甚现成热好的东西，快先端一两样来。绛雪已忙得披头散发，用托盘热腾腾连饭菜带糕点面食，端了十几大碗进来，两个茶几全都摆满。绛雪说声："大娘小姐请吃，还热得有。"说完拿了托盘就跑。畹秋何等心细！先时因自己先存必败之想，所以被绛雪乘机瞒过。这时见她明知三人全未进食，热菜去了老大一会，却端来偌许东西。中有几样食物，照例都非初一所用，也一同蒸热了来。好似见那东西自己爱吃，怕日后吃不到，巴不得自己就此一顿，多享受食些。否则此女素来机警聪明，主仆三人，怎么也吃不下这么多的东西，何致如此蠢法？刚一心疑想问，一抬头，看见她眼圈红肿，泪容尚未尽敛，放下了碗，说一句话，匆匆回身，就往外走。不禁恍然大悟，适才去往萧家探听，必得了凶音，不然，不会去得那么久。如非危急，也不会连眼都哭肿。料知事发必快，本在意中，又仗着几分酒力，并不怎样忧惧。命瑶仙去盛饭菜，准备饱餐一顿，吃完再问绛雪的下文。茶几上盘碗太多，饭盘放在另一桌上，瑶仙起身盛饭。刚一背转脸去，这里畹秋早回首里床，向枕褥下面，将丈夫死时备而未用的一个小银盒取到手中。

瑶仙耳目甚灵，闻得床上有点响动，忙即回顾，畹秋已将小盒藏入怀内。瑶仙见乃母满脸俱是阴郁狠厉之气，情知有异，急问："妈做什么？"手中的饭还盛了半碗。也不顾得将它盛满，连忙端了走过，想追问底细，看乃母怀中所揣何物？人才跑近床前，未容问第二声，畹秋恐她知道自己预定就死之策，着急伤心，饭吃不饱，还想装出无事之状，遮掩过去。忽听雪橇滑雪，一片沙沙之声，杂以人声嘈杂，由远而近。似往自己门前滑来。母女二人心刚一惊，正要侧耳细听，那喧哗之声已离门前不远，猛又听绛雪行至堂屋，"嗳呀"一声惊叫，紧接"叭啦"连响，盘碗碎落满地。跟着又听关门加闩，和外面叫骂打门之声，乱成一片。瑶仙料定祸事临门，吓得战战兢兢，面如土色。抱着畹秋，急泪如泉涌，哪还听得出来人所骂言语？畹秋胸有成竹，死志已决，早把来意听出。因绛雪叫"小姐快来"，知她门已关闭，因见来势猛恶，恐对头破门而入，独力难支，故喊瑶仙出外相助。俯视瑶仙，已听出绛雪唤她，挣扎欲起，恐爱女出去受辱，连忙一把先将瑶仙拚命搂紧，低声急说道："出去无用，你去不得。"一面强把周身气力往上一提，向外屋挣声高叫道："你对他们说，我正换衣服，换完略待片刻，容我母女诀别几句，立时随他们走。当年祖辈诸尊长所定村规，村人犯了大罪，治法虽严，罪人纵是男子，也只是派人传唤，按理而行。今天正当正月初一，也不是凶杀的日子，按理决不会在今天，便召集村众处罚罪人。我既没有抗传不往，又是个家无三尺之童的新孀孤寡，似他们这样纠众行凶，毁门破屋，任情辱骂，欺凌孤寡，难道也是奉了他们村主之命，特命他们如此的么？"

这一套大声疾呼，说得甚是爽利激昂。村中居室，因势而建，仿佛花园中的屋宇。只居室门窗齐备，外面多半花木环

绕，竹篱当墙，来人一到，便可升堂入室。这时来的，连男带女约有三十余人，俱都围在这几间上房外面。一面拍门，喝令速开，一面喝骂似此恶妇，全村从来未有的败类，断乎容她不得。当事知罪的，快快走出，随我们到村主那里报到，按照村规发落，免得我们动手捉人，更吃眼前苦。异口同声，都是一样的话。村人素来安分，轻易连个争吵之声都听不见，忽然发现畹秋如此恶毒，认作空前巨变。怒极而来，未暇寻思屋里的人，已发了话。内中两个年长的首先喝止叫嚣，不等绛雪重诉一遍，已然全听了去。俱想起当天年初一，又未奉有村主之命，怎能聚众，先往孤寡门中叫嚣提人？村人不问平日所业是哪一门，全都读过几年书，识得道理。起初不过激于义愤，这类事情又是初经，未免任性了些。几句话被人问住，觉得人虽可恶，罪该万死，这等作法却是讲不过去，立时安静好些，也不再拍门扣户。只是互相交头接耳，意欲等村主所派人来，再行处置，依旧守定门前，不肯退去。畹秋将群喧止住，知事已急，无可迟延。左手仍紧搂爱女，柔声抚慰，暗伸右手入怀，将银盒用指轻轻拨开，捏了一撮毒药，急放入口，就着面前烫杯中喝剩的大半杯大曲酒，一口咽下喉去。瑶仙被母亲搂紧，伏身母怀，惊魂都颤，神智已昏，只是一味悲泣，心痛如割，早忘适才之事，并未看见。直到端酒咽药，余沥落了一点在她颈上，方始惊觉。忙一抬头，见乃母目闪凶光，眸睛特大，口角沾药之处，现出猩红颜色，才知已然服毒。不由一阵伤心，急得抱定畹秋，乱哭乱跳，急喊："妈呀！"别的话，一句也说不出来。畹秋一则痛心过度，二则药性酷烈，再加上这半杯烈酒，至多不过半个时辰必死。母女二人聚首无多，一心打报仇主意，想将死前惨状，尽量现在一女一婢眼里，好使刻骨铭心，没齿不忘。有许多话要说，不但没有一点怜爱悲伤心意，

反恐把这黄金难买的一点光阴，白白由她哭泣之中混过。先喊了一声："绛雪、乖儿，快进房来。"接着两手把瑶仙用力一推，厉声喝道："你这样没出息，哪配做我女儿，我死都难瞑目了！"

第二十一回

临命尚凶机　不惜遗留娇女祸
深情成孽累　最难消受美人恩

话说瑶仙幼得乃母钟爱，从未受过斥责，闻言吓了一大跳，连忙强忍痛泪，把头抬起。见乃母面上，狞容越发可怖，呜咽着答道："妈，你适才所说的话，我都，"底下话未脱口，畹秋恐被门外来人听去，忙伸手把她嘴按住。回顾绛雪已然进房，把手一招，唤至榻前，说道："妈一时不忿，气萧逸骗我，闹得如今身败名裂，最伤心的是雪中鬼迷，误伤你爹，使我死犹抱恨，如今悔已无及。本心等你爹今年落葬之后，再行自尽，不想事情泄露，早随他去也好。你们净哭，有什么用处？这是我自作自受，不能怪人。我死之后，你村中诸位尊长，必定怜你孤苦，决不因我而对你不好。还有绛雪，分虽主仆，情若母女，可在我死前之时，当我结为姊妹。好在你婚事已成定局，日后绛雪，如愿与你同事一夫最好，否则你夫妻可给她物色一个佳婿。你们两个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以后务要和好，千万以母为鉴，好好为人，千万不可忌恨别人，再蹈妈的覆辙。妈

此时静等他们传去，或是活埋，或是烧死，真说不定。话已说完，可乘此时近前来，由妈抱着你们，亲热一阵吧！”

外面诸人闻言，俱以为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畹秋临命愧悔，还替室中二女可怜。谁想她这些话多半言不由衷，是想给女儿留地步，使人只怜她身世孤苦，不加防备，又借以洗刷暗杀亲夫的罪名。话一说完，便借亲热为名，把二人的头，搂在胸前。又附耳低声，向瑶仙说了许多机密的话。挨过一会，畹秋见外面尚无动静，估量死期将到，再向来人说自己虽死，决不落于人手的话。忽想起门外人既未退，也未拍门吵闹，这事如奉长老村主之命，决不会几句话，就可喝止的。难道并非奉命，自己前来不成?因而又想起问绛雪的话。匆匆一问，绛雪把前事一说，畹秋才知自己毕竟受伤太重，为来势所慑，一时情急心忙，服毒太快，坐令母女二人在这最终三、五日的聚首都因心粗葬送。眼看片刻工夫便要毒发身亡，还有许多话不及细说，死时依旧粒米未沾，即便强吃，也咽不下。肚肠绞痛，越来越烈，临死头上，不禁又悔又恨！又惜命又伤心，百感交集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正在万分难过之际，忽听门外又有数人滑雪驰至，一到便高喊道：“此事已有诸位长老和村主主持，自会按照村规办理。适才传知全村，因你们路远，未曾走到。今天新年初一，要取全村吉利，百事暂时不究，她们满门孤弱，即便治罪，也有两分法外之仁，以示矜恤。你们不奉村主之命，行动躁妄，私自来此吵闹，成何体面？如今村主已然发怒，命我们前来传令，快各回去，不可胡来！”说罢，众人略问来人几句，便边说边走，纷纷踏雪而散。

原来这些来人相离最为僻远，萧逸先时命众门人晓谕村众时，去这一路的两个门人，新年有事，以为这十几家雪深路远，不会闻知，便没有去。谁知内中恰有二人与郝家父子至好，

天一亮就往拜年，目睹魏氏自吐阴私，得信最早，回去对众一说。偏巧正有几个性情刚暴，疾恶如仇的人在内，当时愤怒，因魏氏人已疯狂，那里已有不少人知道，想必不肯甘休。崔家相离较近，又是首恶，十几个少年好事的聚在一齐，略为商量，一面着人去向各长老村主告发，一面纠集众人，赶往崔家，去拿元凶，押往村主那里，请照村规除此害马，为死者伸冤吐气。也知崔家一门孤寡，家无男丁，畹秋母女又是会家，万一倔强动手，男女不便，还特意带了十来个妇女一同前往。有几个年老宽和的，劝阻不住，只得罢了。事属创见，去时各人气愤填胸，未暇深思，到后拍门辱骂，吃畹秋拿话问住。虽然无言可答，仍想等告发人的下落，不肯即散。也是畹秋恶贯满盈，不能苟延，所行所为一时传遍全村，激动公愤。这伙人在路上所遇村人，因知尚未奉到村主传谕，乐得让他们前去扰闹辱骂，好出胸口这口恶气。只管设词推卸，不曾同来，谁也不肯说出村主适才已有传谕——此事须等过了破五，再行举发，治以应得之罪，所以这伙人依旧冒失前往。村中规令素严，来人虽被斥退，但是先前令未传到，事出无知，只不过扫兴忿忿而返，并无甘休。畹秋幸免凌辱，众人散后，药得烈酒之力，毒已大发，一个支持不住，往后一仰，跌倒床里，疼得满床乱滚，面色成了铁灰。两眼突出如铃，血经四布，满口银牙，连同那嫩馥馥的舌尖，一齐自己咬碎。先还口里不住咒骂萧逸全家，要二女给她报仇雪恨，后来舌头一碎，连血带残牙碎肉，满口乱喷，声便含混不清。

二女知道药毒无救，目睹这等惨状，替又替她不了，急得互相搂抱，撞头顿足，心已痛麻，哭都哭不出来。实则药性甚快，真正药毒发透，不过半盏茶时，便可了帐。畹秋因是一半乘机忍痛做作，好使二女刻骨铭心，永记她死时之惨，所以闹

得时候长些，势子也格外显得奇惨怕人。到了后来，畹秋心火烧干，肺肠破断，无法延挨，惨叫一声：“我还有话没说完呀！”猛的两手握紧，把口一张，喷出大口鲜血和半段香舌，连身从床上掷起。二女连忙按住一看，目睛暴凸眶外，七孔尽是鲜血，人已断气，双手自紧握不放。分开一看，手指乌黑，平日水葱也似寸许长的十根指甲，全数翻折，多半深嵌肉里，紫血淋漓，满手都是。二女出生以来，几曾见过这等惨状？瑶仙尤其是她亲生爱女，哪得不肝肠摧断，痛切肺腑！“妈呀”一声悲号，立时晕死过去。绛雪顾念主恩，虽未痛晕死去，却也悲伤肠断，心如油煎，一面还要顾全瑶仙。好容易强忍悲痛，揉搓急喊，将瑶仙救醒，人也几乎晕倒。瑶仙醒来，望着死母，呆了一呆，倏地顿足戟指，朝萧逸所居那一面骂道：“我不杀你全家，决非人类！”又回身哭道：“妈放心，随我爹爹去吧！你说的话，女儿一句也忘不了呀！”说完一着急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一口血来。绛雪抱住瑶仙肩膀，泣劝道：“小姐，如今大娘已被仇人逼死，身后还有多少事要办不说，你这样哭喊，被人听去，莫说大仇难报，我们还难在此立足呢！既打算报仇，第一保重身子，快些把大娘安葬，照她话去做才是。你尽伤心，人急坏了，白教仇人称心，看笑话，有什么用呢！”瑶仙闻言警觉忙道：“妹妹，你我现在已奉母命，成了患难姊妹，快莫如此称呼。你说的话对！但是妈一时失算，闹得全村都是仇敌，如今人死床上，叫我有什么脸面，去听人家闲话。我此时方寸已乱。你虽是我妹妹，论年纪不过比我小几天，请你设法作主罢！”绛雪道：“既是妈和姊姊抬爱，妹子也不必再说虚话。按说妈已自尽，他们决不会再和我们这苦命女儿成仇，也不会那么刻薄，还说闲话。妈做的事，平心而论，实在也难怪犯了众怒，只是他们不该逼人太狠。尤其萧逸该死，此

仇不报，妈在九泉，决难瞑目。姊姊出面找人安埋，村中照例应办的事，他们原无话说。不过姊姊此时人受大伤，心念母仇，难免词色太显，就此安埋，也不易和仇人亲近。这事妹子义不容辞，姊姊就无病也装病，何况真的伤心过度，体力不济呢！姊姊可装着重病，睡在妈的身旁，见有人来，只管叩头痛哭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一切由妹子出头去办。我看萧逸，虽是大仇，一则此事少他不得，二则他自知行事对不起人，听他口气，如非萧家大娘发疯一闹，难保没有委曲求全之心。听妈惨死，必定可怜我们，乐得将机就计，乘虚而入。此时只寻他一人报丧，任他安排处置，立时可以办好了。玉哥兄弟，母病疯狂，泄露真情，妈今死去，萧家大娘病死不说，不病死也是要受全村欺凌，一样难免受害。他虽与姓萧的是本家弟兄，但是情义不及崔黄两家深厚；又是个起祸根苗，必更容他不得。目前正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的时候，适才前去探看，已有多人出入辱骂。这半天不来，可知情势危急。他和姊姊那么好法，在他处境，送信去，徒使为难，而我们除了村主，只向他家报丧，岂不越显我们形迹亲密，老少两辈都是一党。徒自使人疑心，为异日之害，于事无补。当这忧疑危惧之际，不但现在不可现出和他弟兄亲密，便是将来合力报仇以先，当着人的前面，也是越疏远才越好呢！”

瑶仙此时孤苦万状，举目无亲，除了绛雪，只有萧玉是她心目中的亲人。先还怪他一去不来，正想着绛雪与他报丧，就便略致幽怨，闻言方始醒悟。自知受伤过甚，心智迷惘，举措全非，不如全由绛雪作主，还妥善些。便泣道：“好妹妹，我人已昏乱，该怎么办，你自作主好了。”绛雪自从主人在她难中救买入村，几与小主人同样看待，读书习武，俱在一起。见主人惨死，少主视同骨肉，越发感奋，早已立志锐身急难，闻

言便道："姊姊既然信我，你只伏在妈的身上，见了人来，悲哭不起好了。别的姊姊都不用管，切莫真个伤心，留得人在，才好成事，妹子去了。"瑶仙人已失神落魄，一味悲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闻言甚觉有理，泣道："好妹妹，我此时也只好靠你了。快去快回吧！"绛雪又劝她趁这时候，就着桌上现成吃食，勉强吃些，说道："既知人要紧，更须保重。少时举办丧葬，当着外人尚须做作，不到夜来人散，再肚饿想吃，就吃不成了。妹子还不是一样伤心，比姊姊就想得开，事已想定，不必忙这一时。看姊姊吃了点东西，我再走才放心呢。"随说随把桌上现成糕点拿起吃了些。

瑶仙此时立志报仇，虽然勉抑悲怀，不会哀毁过度，终是创巨痛深，五中如结。哪还吞吃得下？因见绛雪殷勤相劝，吃得甚是自然，不愿拂她好意，又在用人之际，恐她多心。勉强挣起，用筷子夹了一块八珍糕，还没进口，一眼望见上面有前两晚自己和乃母同剥的瓜仁果肉，忍不住扑簌簌又流下泪来。绛雪见状，叹了口气道："我走后，姊姊要仔细想想，打算报仇，单是伤心无用。第一精力身子，是要强壮才行的咧！我见姊姊这样，我也要勾起伤心，吃不下了，我还是拿些路上吃吧。反正村中，都是仇人，我一个当丫头的，照例馋嘴，也不怕他们笑话。"瑶仙也怕她难过，连忙擦干眼泪，将糕咬了一口。

绛雪把桌上点心拿了几件，起身出屋，穿上雪具，将口中食物吐出，连手中点心一齐丢掉，轻轻慨叹道："我何曾又真饿想吃呢！"说罢，把满嘴银牙一挫，朝雪中啐了一口，踏雪往萧逸家中驰去。行近峰前，便见峰上三三五五下来许多村人，知道又是为了畹秋和魏氏之事。绛雪暗忖"她三人做的事，也真狠毒阴险，莫怪众人痛恨，不肯甘休。无奈自己出死入生，受她大恩卵翼，死前又认了母女姊妹，这有什么法呢！也罢，命该如此，

譬如彼时不遇她夫妻，被恶人虐待，早就磨折死不过啦！此时只可恩将恩报，哪还能计其他的是非，与将来自己和瑶仙的成败。且看事行事，到时再说吧。”边想边走。因畹秋之死，无庸再见人隐避，见众村人迎面走过，也不闪避，依旧低头向前急行。村人俱都相识，众人为请处置二奸，萧逸不允急办，中有几人还吃了一顿抢白。路上纷纷议论，俱觉村主过于宽厚。见她跑往萧逸家中，料是畹秋派请求宽宥解危的信使，虽未阻止喝问，语气都甚难听。绛雪闻人指责，装没听见，行抵峰下，恰好村人业已下完。绛雪一夜未睡，终日未食，气虚火旺，跑了一段急路，颇觉吃力。刚打算一定神，略缓口气再上，脚上雪具却脱了一只。便听峰上喊道："绛雪来了！她是我妈仇人家的丫头，定是狗婆娘叫她向爹爹捣鬼。哥哥快来打她，不许她上！”绛雪抬头一看，正是萧琏和萧璇两小兄妹，伏在平台石栏上。绛雪知道村中这几个小孩都是难惹，说得出，做得到，连畹秋都吃了那样大亏。危难求助之中，哪敢招惹，忙装笑脸，方欲婉达来意，刚一开口，说了“崔家”两字。底下话未出口，猛见萧璇，把两只小手先后往下一扬，立时白忽忽打下两团暗器。绛雪因听萧琏高声乱喊，恐乃兄萧珍闻信，由坡上赶来，吃了暗亏。脸朝上说话，眼睛却留神侧面的石级，不想萧璇更坏，悄没声的，忽将暗器当头打来，容到发觉想躲，头一下已“卟”的一声，打在头上，打了个满脸开花。尚幸是一大团雪，不是真暗器，未受大伤。但那雪团揸得甚紧，由高下掷，颇有力量，也把绛雪打了个鼻青脸肿，头面冰凉刺痛，满嘴残雪，冷气攻心。第二下雪团更大，总算躲过，略扫着一点肩膀，未被打中。绛雪又疼又恨，恐防她再打，急得乱躲乱吐，又不敢丝毫发作，神情甚是狼狈。耳听两小兄妹在上面拍手欢呼，哈哈大笑，同时萧珍也在说话。一会萧璇又在上面喝骂："崔家丫头，快滚回

去！我们就不打你，告诉我妈的仇人，教她等着活埋。过了破五，全村的伯伯哥哥们，要她给崔表叔和雷二娘抵命呢！”绛雪暗骂：“小狗种们莫狂，早晚不要你父子给我娘抵命才怪！”有此三小作梗，决上不去，方想用甚方法去见萧逸，正在为难。还算好，萧逸见村人散后，不见三小兄妹，知他们又往平台上，滑雪扑逐为戏，出来唤他们进去。闻声往下探看，绛雪见萧逸在栅栏上探头，慌不迭叫道：“村主，我家主母已服毒死了。”

萧逸闻言，虽在意中，却不料畹秋会死得这么快。想起村中长老萧泽长所嘱之言，不禁把足一顿，一面喝住两小兄妹，不许胡闹，一面命绛雪快上来。绛雪到了上面，按照想就的言语，说畹秋今早受伤回去，如何愧悔。乃女瑶仙先不知情，畹秋一说详情，吃瑶仙一埋怨，觉得此后不可为人，已萌死志，复接四老太爷一信，跟着村人围斗辱骂凌逼。绛雪又道：“此时正在吃饭，不知何时，被畹秋用烈酒吞下一包毒药，就丧命了。毒发时，痛得满床乱滚，牙齿舌尖一齐咬碎，两只眼睛，突出眶来通红。事前本在叮嘱小姐说：‘一时负气，铸此大错，自己一生好胜，不愿身落人手。事已至此，你萧表叔虽看在崔黄两家至亲至好情分，百计维护，也难保不受村人凌践，即得幸免，这等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，含悲茹痛苦日子，也没法过，逼我自己不能不走死路。这事情实在是自己不好，不能丝毫怨人。不过我当年苦爱你萧表叔，后来许多乱子，俱由这一念情痴而起。虽然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；可是我何以今日落到这样悲惨结果，你萧表叔不会不知道。即使因我行事狠辣怀恨，追源穷本，也必有几分怜悯之心。死了死了，罪人不孥，何况你一个孤弱少女，身世遭遇如此悲苦。他那样宽厚多情的人，此后对你必然另眼看待。这毒药没有解救，妈是不行的了，妈这些话，千万莫对人说。乖儿总要记住，亲的还是亲的，村中诸叔伯虽

也非亲即友，能原谅我，不迁怒于你。而能扶植你长大成人，尽心照看的，除了你萧表叔，还没第二个。妈少时毒发即死，死后只向萧表叔一人报丧，他自会助你料理丧葬，别家谁都不用去，免得受人闲话，再说别人也未必怜惜我们。’正说之间，毒已发作，可怜她娘儿两个，你抱我，我抱你，挤在一团。她更是疼得满头出汗，有黄豆大，话哪还说得出口？一个字，一个字的，挣着命哭叫。后来舌头牙齿一碎，更听不清说些什么，想是毒发太快，话未说完，心里头明白，干着急，说不出话。待了一会，两脚一登就死了，直到如今，眼还没闭。小姐眼睛都哭流了血，当时伤心过度，晕死过去。好容易灌救回生，抱住大娘尸骨哭叫，死去活来两三次。屋里又没第三个人，真把人急死。我和小姐，从昨晚起一直没合眼，水米不打牙。我还勉强支持，小姐简直连站都站不起身。她本想自来，怎么也走不动，是我再三劝说，大年初一，新死娘的人，不能到人家去报凶信。不象我是丫头，不是你们家人，倒不要紧。她也实在不能走动，我这才连忙滑雪跑来，路上连跌了两回，才得跑到。请村主看在崔黄两家已死老主人份上，赶紧派人前去，看是如何安殓。我说这些话，大娘再三叫我和小姐，莫对人说；日后村主千万不要对小姐说，免她怪我。小姐正倒在大娘尸首旁边，人已一息奄奄，我还要赶紧回去，服侍她呢！”

萧逸压住村人，不使妄动，固然是念在至亲世好分上，给畹秋少留余地。一半也因萧泽长曾说，除夕推断，全村快有灾祸降临，元旦这日不宜再有丧亡，否则大凶。那封手谕明是死符一道，实则早来得知魏氏疯狂，自吐供状，因畹秋昨晚今朝连遭挫辱，恐知事败求死，故示以破五限期，好躲过元旦这一天的凶日。俱料畹秋死志已决，但她忧怜爱女，必把这有限末日苟延过去。好为瑶仙熟计深思，一一叮嘱部署，务使完善，然后

在全村公决以先，从容就死。想不到那一伙村人一闹，一时惶急，没有细想。误以为当日便要落于人手，受那奇耻大辱，匆匆服毒，连这区区三、五日的残生，都活不过去。虽是她孽满数尽，但是元旦有人横死，恰巧这日犯了六十甲子中最厉害的凶星，关系全村安危，萧逸闻报先自心惊，暗中叫不迭的糟。嗣又听绛雪绘影绘声，说得畹秋死时那等奇惨，所遗孤女如此悲苦。萧逸本是多情种子，不由想起畹秋以前款款深情，相待之厚，只为求凰未遂，因爱成仇，转痴为恨，致闹出许多离合悲欢，生仇死恨。固属一念之差，仍由爱己而起，不禁生了怜惜之心，掉下两行泪来。当时只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哪知畹秋仇深恨重，临死仍伏祸机。加上这一女一婢，都是机智深沉，念切薪胆，来日殷忧，尚犹未艾呢？萧逸听完绛雪之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空自垂怜，无可如何。便命绛雪先回照看瑶仙，免其悲深，又寻短见。一面命人传话，去唤本月应值办理婚丧执事人等，前往崔家，代为料理。先设灵帏停灵，明早再择吉备棺入殓。

这时，绛雪业已拜辞走下，还未走到峰脚，忽见一个童子，披头散发，泪流满面，号啕痛哭而来。立定一看，正是自己心目中殷殷属望，思欲异日委身以事的人萧玉之弟萧清。情知魏氏又步了畹秋的后尘，见状又是伤心，又是怜惜。一时情不自禁，不但没让路，反伸手一拦道："清少爷，你怎这样伤心，莫非萧大娘病重了么？"萧清一向没把她看在眼里，此时正当伤心悲痛，急于求见萧逸之际，急匆匆哭喊着，由石级往上飞跑，三、五级做一步跨，恨不能一步便到了上面。忽然有人阻路，一见是她，因恨其主，并及其婢，哪还有心肠和她答话，哑着嘶声，急喝一声："快些躲开。"话到手到，左手往旁一拔，人随擦肩而过，接连几纵，到了上面。绛雪因他素来性情温和，

骤出不意，又当饥疲交加之际，如非崖栏挡住，几乎滑跌下去。心刚一冷，耳听上面萧清已向萧逸哭诉起来，忍不住又往上蹩了几步，伏身崖旁，侧耳一听，原来魏氏自从服药之后，本来已较早晨安静了些，萧玉、萧清随侍在侧，因乃母阴谋败露，村规厉害，听萧逸口气，至多看她没有下手杀人，得从末減，仅能免死，重罚禁囚仍是难免。正在焦急之际，魏氏忽在梦中自言自语，先说雷二娘、崔文和相继到来，说在冥间告了萧元，她也是主谋要犯，并且事由她向畹秋讨好，藏鞋而起，决难容她漏网，要拉她前去对质，说时手足乱撑，一会哭诉，一会哀求，一会又自打自捶。萧玉弟兄见势不佳，连忙上前想将双手按住，不料魏氏力大如虎，不但按她不住，萧玉还挨了一个嘴巴，几乎连大牙都打掉，萧清也吃她一脚踹下床来。没等第二次上前，魏氏已回过手来，自将双手反折一拧，啦喇连响，十根手指骨，除拇指外一齐反折。同时狂吼一声："我的报应到啦!"猛的舌头伸出好长，上下牙齿恶狠狠往下一合，滋出好几股鲜血，舌头立即落了半截。紧跟着喉咙里一声闷叫，双足一挺，平躺床上。容到萧氏弟兄抢上身，她身子已僵硬，鼻孔气息全无，人已死去。萧氏弟兄心伤欲绝，哭喊灌救了一阵，并未回醒。萧清妄想救转，又往邻家，将郝老夫妻哭求请来，一看全身冰冷僵直，断气已久。萧氏弟兄听说回生望绝，不由号啕大哭起来。萧玉更是顿足捶胸，悲号欲死。经郝老夫妻再三劝导，说道："我们不是外人，甚话可说。照你母亲所作之事，至多挨过破五，必定难逃全村公判，谁也庇护不得。那时说重了，不是活埋，便是勒令自尽，说轻了，也须禁锢终身，不许再见天日，死活一样难受，还受千人指责。你年纪尚轻，眼看生身之母身败名裂，无法解救替免，怎能做人？这时不过早死三、五日，免却多少羞辱罪孽，这正是你母子三人不幸之幸。

你母新死，你父灵棺未葬，事已至此。不打算办理两老身后丧葬大事，日后好好为人，受父母之蛊，为祖宗争气。你就哭死，有甚用处？还落个不孝的恶名，永斩你家血食，岂非糊涂已极！”萧氏兄弟闻言，才勉强抑止悲怀，跪谢教训。郝老又道：“如照平时，你家有事，我们原可代为主持。但你父母俱犯村中大禁，虽说人死，不究既往，但你父母，以前并非同隐之人，情份本就少差，平日不会为人，又闹出这等乱子，村中人等必动众怒。恐村主要惩一儆百之计，以诫将来，事尚难说。为今之计，我看村主素来器重清侄，人前背后，常时夸赞，此时求他，必有几分情面。玉侄长子，可由我们相助，先将你母断舌纳入口中，揩净血迹，料理一切应办之事，以备人来，即可停灵设主。清侄速去村主家中报丧，痛哭哀求，务请他代为主持。你母死时情景多照直说，他一怜念你，必命执事之人好好治丧，顺理成章，照例做去。村人中纵有几个余忿未已，心中不服。只他一出头，决无人敢违抗。此后你二人便力学好人，依傍着他，不特免了当时之祸，连你们异日，都不致遭人訾议了。”

萧氏兄弟闻言，心中醒悟，又急又怕又伤心。重又跪地磕头，谢教谢助之后，萧清忙即起身。行时，郝老又故意唤止说：“你此去只往村主家中报丧，众恶所归，已是新春元旦，别家不可前往。尤其崔家是罪魁祸首，不问畹秋是死是活，以后不可再有来往，免受牢笼利用，与之同败。”说时，看了萧玉一眼。萧玉伤心死母之余，仍未忘却畹秋母女，哪知郝老知人晓事，早看出萧玉和瑶仙相爱，深知畹秋阴黠险狠，奸谋败露，必不忍辱求生，死时难保不责令乃女代为报仇，此女聪明不在其母之下。萧元夫妇当初急难来投，假使不遇畹秋，村中事事公平，人人循分，焉知是不为善良之士？算来这两人也是害在畹秋手里，何苦子蹈父辙。明知萧清决不会去，故意指东说西，原对他含

有警惕深心。萧玉此时已落情网之中，非但没有省悟，反觉郝老言之过甚。其母有罪，其女何辜？自己弟兄既可免人訾议，瑶仙一个孤弱幼女，更该得人怜悯才是。怎倒亲近不得？好生不平，益发加了相思关切，只当时母丧在堂，身遭惨变，不便抽空前去探望罢了。郝老暗中察到神色，料他未曾觉悟。萧清去后，又拿话点了两次，萧玉只是低头悲泣，不发一言。郝老本只看得萧清一人重，对他原无什么，因怜遭际太苦，加以劝诫。既不受命，也就不去理他，只把应办之事，相助料理不提。

萧清满腹悲苦，如飞驰往萧逸家中，见面之后，跪倒哭诉大概情形，说完已是号哭失声。萧逸见他遭遇如此，甚是可怜，闻知村人早散，乃母死时，只有郝老夫妻在侧。便宽慰道："人死不能复生。实则这样倒好，既免我执法，又免你兄弟难为人子。郝老前辈素来隐恶扬善，我更不会对人提起。急速回去，将血迹拭净，少时就命执事人去。今日设灵成主，明日再与崔家表婶分别入殓。我先到崔家，一会就到。"萧清听出畹秋已死，也没心肠细问，匆匆拜谢辞别。

绛雪隐身壁脚，听知经过，早把满腔幽怨去个干净，反觉萧清可怜，流下泪来。一听就走，先飞步往下跑去。二人前半截本是同道，原打算萧清脚程和自己差不多快，在前先跑，赶到离峰相远无人之处，再假托瑶仙之言，将他唤住。诉说主人死况，托他带信，向乃兄报丧，就便慰问一番。谁知女子终是气弱，加以眠食两缺，萧清来路较近，又因巨变骤膺，情急腿快，跑了不到半里来路，便快追上。绛雪偷偷回头一看，萧清脚上穿着一双雪橇，身左右雪尘如雾，低着个头，飞也似驶来。眼看相隔越近，如跑到半路再行唤止，必早被他追过头去，万来不及。一看所行之处，正是一片田畴，当中大路，路侧两行槐柳。

平日绿荫如幄，这时雪冻冰凝，都变成了玉树琼林，耀眼生浑。那道中心的积雪，因村人连日随下随扫，除下层业已冻凝外，上层雪较松散，俱吃村人扫起，沿着道树，成了两条又高又长的雪堤。路又曲折蜿蜒，休说新春初一，村人昨晚守岁，早晨团拜贺年，忙年积劳，又值大雪之后，除了通贯全村的两条大路而外，多半雪深数尺。就不补睡歇乏，也都约会至亲密友，或是会集全家老幼，关起门来寻那新年乐事，谁也懒得出门走动。即便因事出来，被这墙一样的雪堤挡住目光，不到近前，也看不见。绛雪四顾无人，方想这里喊他，不是一样，何必还要跑远？念头一转，猛想起他这人枉自聪明文雅，性情偏直，跟他哥哥不一样。平时那么逗他喜欢，都没怎样和自己亲近，高兴时还有说有笑，也肯随着他哥哥，与自己主仆做两对儿，一处同玩。稍不高兴，就各走各的，尤其是在练武艺的时候，见人不理。今天又是死娘，遭了这大祸事，更难怪他伤心。适才好心好意，想问他几句话，看他那个气急败坏的样儿，也不管雪地有多滑，把人推倒，也不扶，也不理，就往上跑，差点没跌到峰脚下去。后来听他上面说话，村主也曾提起崔家死人的事，他连回问一句都没有，好象除他那个死娘，谁也不在他的心上。这时正忙着回赶，莫又来个见人不理，挨他打一头子，想到这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这里只管胡思乱想，萧清已然跑离身后不过丈许。绛雪闻得后面沙沙滑行之声，越来越近，主意还未打定，越发心慌。连忙脚底加劲，拚命抢行，急切间虽未被萧清追过，却已首尾相衔，相差不过数尺远近。似这样跑不多远，绛雪已力竭筋疲，不能再快。想由他自去，又觉这样独自相对的良机，难逢难遇，心中兀自不舍放过。已准备停步相唤，忽然急中生智，急出一条苦肉计来。绛雪当时也不细想地上冻结的冰雪有多么坚利，竟自装

着失足滑跌，前足往前一溜，暗中用劲，后脚微虚，就着向前滑溜之势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倒了下去。总算还怕把头脸跌破，倒时身子一歪，手先撑地，没有伤头。可是情急求真，用力得猛，脚重身轻，失了准力，这一下，直滑跌出两三丈远。“吧”的一声，先是手和玉股同时着地，觉着左手着地之处，直和在刀锯上擦过一般，奇痛非常。两股虽有棉衣裤护住，一样撞得生疼，这才想起冰雪坚凝的厉害，想要收住势子，已自无及。身子偏又朝后仰，尚幸跌时防到，一见不好，拚命用力前挣，头虽幸免于难，因是往前力挣，又想停住，惶急之中，不觉四肢一齐用力。滑过一半，手脚朝天，脊梁贴地，成了个元宝形，又滑出丈许方止。绛雪身才后跌，先就急喊“哎呀！”这一弄假成真，按说更易动人怜救。谁知萧清此时心神俱已麻木，只知低头拚命向前急驶，连前面是谁都未看见。道又宽广，虽有两行雪堤，仍有三、五人并行的路。身临切近，一发觉前面有人走，就准备越过，雪上滑行不比行路，如欲越出前人，照例预先让开直面，偏向一旁。等到挨近，然后蓄势用力，双脚一蹬，由前人侧面，急驶滑行过去。才不致于撞上，两下吃跌。

绛雪原意，一跌倒便把身子横转，不容他不停步扶救，然后再装跌伤太重，要他扶抱，以便亲近，略吐心曲。谁想事不遂心，跌时萧清离身越近，也正准备越过她去，差不多两下同时发动。萧清连日在雪中练习滑雪之戏，又下过功夫，绛雪身子未曾沾地，萧清已擦肩而过。这还不说，偏巧中间有一条小岔道，由此走去萧清家中要抄近半里。积雪甚深，已无人行，只萧清心急图近，仗着新练滑雪功夫，来去都走此路。绛雪身未停止，萧清身子一偏，早拐了弯，跑得正急。先还不知有人跌倒，身才拐入岔道，耳听呼痛之声。偏头回看，紧跟身后一个女子，背贴着地，手足向上乱攀，正从岔道口外大路滑过，这

才看出是上峰时所遇的绛雪。心想这样失足滑倒是常有的事，并非仆跌受甚重伤，也值大惊小怪？到底女子无用的多，象婶娘那样的好本领，直找不出第二个人。当时归心太急，以为无关紧要，只看了一眼，并未回救，依旧如飞过去。绛雪急遽中，并未看出萧清走了岔道，先是连真带假的惊呼求救。势停以后，便横卧道中，装着伤重不能起立，紧闭秀目，口中呻吟不已。心还以为萧清无论如何也要走过，万无见死不救之理。待了一会，觉着背脊冰凉，腰股冷痛，没听半点声息。心中疑虑，微微睁眼偷觑，身侧哪有半条人影？不禁心里一空。抬起上半身，定睛往来路一看，雪地上只有一条条的橇印，并无人迹。再望去路，正是全路当中最平直的一段，一眼望出老远，两旁琼枝交覆，玉花稠密，宛如银巷，只有冰雪交辉，人却不见一个。人如打从身侧越过，也万无不觉之理。自己明见萧清追临切近才装跌倒，怎一晃眼的工夫，又没第二条路，人往哪里去了？绛雪知道绝望，暗骂："没有良心的东西，也不知到底是他追来不是。还是没等追上，想起甚要紧的事，反回去，又找村主，慌慌张张，没见我跌倒么？"自觉再坐无趣，站起身来一看，背股等处衣服俱被坚冰划破，腿股受了点硬伤，隐隐酸痛。一只右手也被冰擦破了好几条口子，丝丝血痕，业已冻木红紫，半身都是残冰碎雪。还算脚底雪橇，因跌得还好，没有断折，否则连回去都为了大难。正没好气要走，就这整束脚上雪橇的工夫，偶一眼，望见前面大道旁上雪地里有一半圆形崭新橇印，不往直来，却朝右侧雪堤上弯去。她心中一动，暗忖这条路上岔道原多，因为积雪深厚，一连多日不消，村人忙于年事，只把几条通行全村的大道要路每日开扫，别的都等天暖自化。一路走来，所有岔道俱被雪堤阻断，道内的雪俱深数尺，高的竟与堤平，不细看道树，直分不出来途径。看这橇印甚新，又是向堤

那旁弯去，堤旁还有一点崩雪，莫非这没良心的辜负人家，径自飞越雪堤，由道上绕走回去么？越想越不是味，急匆匆跑向回路一看。谁说不是？果是去萧清家的一条岔道，道侧堤尖已被雪橇冲裂开半尺宽深两个缺口，道内雪松，更深深的现出几条橇印。分明自己倒地时，他装着不闻不见，径由这里越堤滑去。当时气了个透心冰凉，几乎要哭，绛雪不觉戟指怒骂："小东西，你好！看我怎收拾你头！"呆立了一阵，再听来路远处又有数人滑雪而来，猛想起自身还有要事，尚未回去交代。万般无奈，只得垂头丧气，重上归途。本就饥疲交加，适才拚命急驰，力已用尽，再受了点伤，又当失意之余，意冷心酸，越发觉着劳累。

好容易回到家中，绛雪把雪具一脱，跑进房去，见畹秋生前那等花容月貌，此时攒拳握掌，七孔流血，目瞪唇掀，绿渗渗一张脸满是狞厉之容，停尸床上。瑶仙血泪被面，秀目圆睁，抱着尸臂，偃卧于侧。室中残羹冷饭尚未撤去，甚是零乱，炉火不温，冷冰冰若有鬼气，情形甚是凄惨，方觉悲酸难抑。瑶仙见她去了许久才回，强挣起身喊道："妹妹！你脸都冻紫了！快到这里来，我两个挨着说话，你暖和些。"绛雪见瑶仙双手齐抬，情真意厚，现于词色，想起途中之事，以彼例此，又是感激，又是内愧，不禁勾动伤心，忙扑了过去。瑶仙将她抱住，未容说话，绛雪再忍不住，"哇"的一声哭了起来。瑶仙见状，以为萧逸仇恨未消，绛雪受辱回来，祸犹未已。心中大惊，忙一把搂紧问道："好妹妹，你怎这样伤心？妈已惨死，莫非仇人还不肯甘休，给你气受了么？"绛雪知她误解，这个时候，虽有满腹委曲心事，怎好出口，恐瑶仙忧急，忙把头连摇，抽抽噎噎的答道："仇人倒还好，我到把话一说完，立即答应派人来此料理办丧。决在明日成殓，并还叫姊姊放心保重。我正走时，

那萧家老二也赶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眼泪又似断线珍珠一般挂下，声音也益发哽咽起来。瑶仙见她悲苦不胜，便问：“妹妹你还劝我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绛雪勉强把所听的说完，只把跌倒一节以假为真。不提萧清坐视不救，只说因听魏氏同日身死，途中气苦劳累，快到时跌了一交，几难成步。进门重睹室中惨状，故此悲从中来，难于遏止。瑶仙伤心头上，也没想到她还有别的原故，想起她如此忠义，以后二人相依为命，甚是爱怜。免不了抚问劝勉，互相悲泣了一阵。一则二人俱已力竭神疲，心身两瘁，四肢虚软，无力操作，又想教萧逸到来，目睹乃母死状奇惨。连人都未添，只同在尸旁盖了一张棉被，互相拥抱取暖，守候人来。绛雪因少时难免有事，又取了点现成糕点，劝着瑶仙，一同强咽了一些。等约半个时辰，仍是萧逸同了几个门人子侄，和两名村妇火房先到。绛雪早就留神，遥听人声，立即爬起，瑶仙仍伏卧尸侧，装着奄奄一息，积毁将绝神情。俟人进房，才由绛雪将她由尸侧扶起，血泪交流，悲号投地。

萧逸见状也甚凄然，命人扶起瑶仙，再四宽慰，晓以大义。一面又命随来村妇火房帮同打扫，收拾器皿，升好火盆，煮水烧饭，以备应用，并令即日留住佣作。瑶仙乘机陈说，绛雪聪明忠诚，乃母平日视若亲生，自己与她衣服易着，相待也无异骨肉。乃母临终遗命，已认了义女，如今结为姊妹等情。萧逸也常听到畹秋夸绛雪聪明能干，心想瑶仙孤苦无依，有此闺伴同居也是佳事，她母女既已心愿，自无话说。又见瑶仙身世处境可怜，正好顺她点意，立时答应，不日传知全村，作为崔家收养的义女，不得再以奴婢相待，绛雪闻言，也甚感激不提。

一会村中治丧办事的执事人来，萧逸吩咐了几句，便带原来诸人又往萧玉兄弟家中赶去。那执事人等原分两班前来，等

萧逸走到，这一班已然先到相候。进去一看，魏氏虽遭鬼戮，死状却没有畹秋的惨。又有郝老夫妻和郝潜夫等近邻代为部署，有了章法，只等村主一到，立即分别举办，无容细说。萧逸又恨死人夫妻入骨，此来只看在萧清面上，不比畹秋，娘婆两家俱有厚谊，本人以前也还有几分香火情面。主谋虽说是她，如无萧元夫妻助恶帮凶，相安无事已有多年，也许不再发难。故此对于死者只有怀恨，毫无感情可言，只略坐一坐，吩咐几句，便别了郝老等人回去。

萧清年幼聪明，从小亲热萧逸，萧逸爱他敏慧诚厚，也是独加青眼。萧玉近一二年苦恋瑶仙，无心用功，本就不得萧逸欢心，加以萧逸不喜瑶仙，不肯传授本门心法，与众人一般看待。瑶仙自视甚高，见萧逸相待落寞，常怀怨望，萧玉自然代抱委屈。见萧逸进来，略看母尸，淡淡的分派几句。孝子叩头哀泣，一句慰问的话都没有，也无丝毫哀怜容色。反对郝老夫妻低声悄说："畹秋也在今日身死，这样倒好，活的省去许多为难，死人也可免却不少羞辱苦痛。"意在言外，乃母这样惨死，尚是便宜。后又说起畹秋死状奇惨，瑶仙哭母，血泪皆枯，适去看时人已气息奄奄。只说此女机智深沉，饶有母风，想不到尚有如此至性。以后只盼她能安分守己，不蹈乃母前辙。看在崔、黄两家至亲，仅剩这一点骨肉，定当另眼相看，决不再念旧恶，因母及女等语。萧玉这时正堕情网之中，一听心上人遭此惨祸，料定瑶仙模糊血泪，宛转呼号，玉容无主，柔肠寸断。不知怎样哀毁凋残，芳心痛裂，不禁又是怜惜，又是伤心。当时真恨不得插翼飞到崔家，抱着瑶仙密爱轻怜，尽量温存慰问一番。无奈母丧在堂，停尸未殓，身后一切刚在开始措办，枉自悲急相思，心如刀绞，一步也走开不得。同时想起："瑶仙近来又为了进境甚快，一心深造，萧逸偏不肯传她上乘功夫。当时气郁，加以

年前新遭父丧，气急带悲苦，常对自己说她成了多愁多病之身，哪再经得起这等惨祸？况且现在全村俱对她家深恶痛恨，听萧逸口气，死前还有人去闹过。弱质伶仃，哀泣流血，连个亲人都没有，万一悲切忘亲，再痛身世，积哀之余，寻了短见，自己独活人间，有何生趣？”为了关心过度，萧玉念头越转越偏。又联想到：“事情难怪畹秋，都是萧逸一念好色，弃尊就卑，不惜以村主之尊下偶贱婢，激出来的事变。心上人更是无辜，种种吃亏受祸，末了双亲相继惨死，受尽折磨。这回受创太重，还不知能否保得性命？活了还好商量，如因哀毁过度，或是看出萧逸人死还要结冤，加以摧残刻薄，自觉以后日子难过，气不好受，寻了短见。为报她相待恩情，那就不论什么叔侄所生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也非给她报仇不可了。”他想到这里，萧逸已然起身作别。萧玉虽然满腹痛恨，还得随了兄弟出房跪谢，拜送一番。伤心愁急，泪如泉涌，众人俱当他孝思不匮，谁知一念情深，神智已乖。不用瑶仙再照乃母遗策加以蛊惑，已起同仇敌忾之念，把萧逸全家视若仇敌了。

人去以后，萧玉虽随治丧诸人设下灵堂，哭奠烧纸，静俟明早备棺入殓，办那身后之事。一心仍念瑶仙安危苦痛，放心不下，只当着众人，无法分身，心忧如焚。村人对死人夫妻俱无甚好感，再一发现恶迹，越发添了厌恨。又是新春元旦，谁不想早些回家取乐，只为村规素严，令出惟行。这些人本月恰当轮值办理丧葬之事，村主之命，不能不来，村主一走，各自匆匆忙忙，把当日应办之事，七手八脚，不消个把时辰分别办好。除郝老夫妻念在紧邻，平日相处融洽，又怜爱萧清，诚心相助外，余人多是奉行故事，做到为止。把孝子认做凶人余孽，任他依礼哭前跪后，休说劝慰，理也未理。事毕，说声明早再来相助盛殓，便向郝老夫妻作别，各自归去。在这短短个把时辰，

萧玉真比十天半月还要难过。好容易众人走去，郝老夫妻偏不知趣，看出萧玉悲哭无伦，似有别的心事，料是闻得畹秋凶信，心悬两地所致。好生鄙薄，也不理他，只向乃弟萧清一人叮嘱劝勉，指示身后一切并说："你逸叔居然还肯亲临存问，以后更禁人提说前事，不念旧恶；可见对你兄弟不差。尤其对你格外期爱，才能说此。从此务要好好为人，遇事谨慎三思，才不辜负他这一番德意呢！"萧清自是垂涕受命，萧玉只盼人早走，好偷偷前去看望心上人，一句也没入耳。郝老夫妻，直等乃子郝潜夫来请回家消夜，才行别去。

人走之后，萧玉如释重负，匆匆把房门一关。回转身，急瞪着一双泪眼，拉着萧清的手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萧清惊问："哥哥如何这样？"连问了几声，萧玉方哽咽着说道："哥哥该死，快急死了！弟弟救我一救！"萧清因自己未说，不知他在隔室偷听了萧逸的话，再三请问。萧玉方吞吞吐吐，假说自己和瑶仙彼此十分情爱，年前已承两家母亲说明，本定新正行聘，不想同遭祸变。今早崔家拜年，乃母又当面说明婚事，两下情深义重，生死不渝，谁也不能独活。如今瑶仙遭此惨祸，奄奄待毙，平日又极孝母，难免短见，非亲去劝慰不能解免。无奈母丧在堂，礼制所限，不能明往。乘此雪夜无人之际，意欲前往慰看，望兄弟代为隐瞒，不要泄漏。萧清一听，两家都遭母丧，热孝在身，怎会有新春订聘的事？分明假话。况且崔家没有男丁，彼此都遭母丧，停灵未殓。孤男寡女昏夜相聚，不孝越礼，一旦被人发觉，终身不能做人，好生不以为然。先是婉言痛陈利害，继又说："这事关系重大，如今村人对两家父母视若仇敌，全仗逸叔大力，免去若干耻辱。我们孤臣孽子，众恶所归，再如不知自爱，为先人增羞添垢，还要身败名裂。瑶仙表姊人极聪明，崔黄两家只她一人，稍为明白一点的

人，便不会行那拙见，何况是她。如要立志殉母，你也拦她不住。此去如被人知，同负不孝无耻的恶名，以后更难在此立足，岂不爱之适以害之？她既有深情于你，又有丫头可遣，不比我们两个孝子，不能见人。尽可打发绛雪，或是报丧，或是探问母亲病状，再不就作为绛雪闻得母亲去世，念在平日对她恩厚，自己前来看望，代为达意，哪一样都可借口。她连丧都不肯来报，不问情真情假，可知定有顾忌。哥哥一个年轻男子，热孝头一天，半夜三更到一个孤寡新丧家去，如何使得？”

萧玉对乃弟从来强横，以大欺小惯的。适才那一番商量，乃是天良犹未全丧，自知不合，尚畏物议，不得已腆颜相商。一听萧清再三劝阻，不禁恼羞成怒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她死我不独生，宁可身败名裂，也必前往。你是我兄弟，便代隐瞒，否则任便。”萧清本有一点怯他，见状知他陷溺已深，神昏志乱。是非利害，全不省计，无可挽劝，只得说道：“哪有不代哥哥隐瞒之理。不过请哥哥诸事留心，去到那里略为慰问即回，千万不可久停，免叫兄弟在家中提心吊胆。你和瑶姊恩爱，为她不恤身败名裂，须知父丧未葬，母亲才死头一天，尸骨未寒，灵还停在堂前木板上，没有入殓哩。”说到末几句，已是悲哽不能成声，扑簌簌泪流不止。萧玉也觉自己问心不过，尤其不孝之罪无可推诿，见状好生惶愧。天人交战，呆立了一会，见萧清半睁着一双泪眼，还在仰面望他回答，心正难受。猛又想起此时瑶仙不知如何光景？当下把心一横，侧转脸，低声喝道：“不用你担心，我自晓得。只见一面，说几句要紧话，即时回来。”说罢，带了雪具，径由后面越房而出。到了外面，穿上雪橇，四顾静夜无人，飞步往瑶仙家赶去。

萧清见兄长执迷不悟，崔家母女俱是祸水，将来必有后患。又怕当晚的事被人发觉，不能做人，又急又伤心，伏在灵

前，忍不住哀痛哭起来。夜静无人，容易传远，不想被近邻郝老夫妻听见。先听萧家哭声甚哀，只当他兄弟二人思念亡亲，感怀身世，情发于中，不能自已，颇为感叹。以为母子天性，外人无法劝解，也就听之。嗣听哭声越发凄断，又听出只是萧清一人，没有萧玉哭声。这等悲恸之声，外人闻之也觉断肠，何况同为孤子？目睹同怀幼弟哀哭号泣而不动心，太觉不近人情，心中奇怪。萧玉性情刚激，疑心又出什么变故，加以自来怜爱萧清，意欲前往慰看。郝潜夫因昨晚守岁，二老一夜未眠，本应日里补睡，偏生萧家出事，过去整忙了一天，不得安歇。饭后累谈，已将就枕，恐累了二老，再三劝阻，郝老便命代往。

潜夫到了萧家门前，隔溪一看，一排房子都是黑洞洞的，只灵堂那间，昏灯幢幢，略有微光，门户关闭甚紧。那哀哭之声，果只萧清一人，萧玉声息全无。知道那房沿溪傍崖而建，前门隔灵堂太远，打门不易听见。仗着学会踏雪无痕的轻身功夫，将身一纵，越溪飞过，正落在灵堂窗外。积雪深厚，北风一吹，多半冻凝，落时脚步稍重，塌陷下去半尺，“沙”的响了一声。萧清耳目甚灵，这时正哭得伤心，恰值一阵寒风，从窗隙吹入，吹得灵前那盏长明灯残焰摇摇，似明欲灭。因乃亡人照路神灯，恐怕熄了，慌不迭含着悲声站起，用骨棍刚把灯芯剔长了些。忽听窗外沙的一声雪响，有人纵落，以为萧玉回转，愁怀一放，不禁喊了一声：“哥哥！”话才出口，猛想起窗是南向，每年一交冬便即钉闭，要过正月才开，不能由此出入。来人不走前门，便须绕走屋后，积雪又深，哥哥怎会由此回屋？惊弓之鸟，疑心萧逸派人来此窥探，或是乃兄又出甚事，忙把长明灯往神桌下一放，将光掩住，方问是哪一个。来人已在窗外应道：“二弟，是我。我从哪边进去好走些？”

萧清听郝潜夫的口音，料是自己一时悲苦忘形，哭声略高，引了前来。恐被发现乃兄夜出之事，又悔又急，口不择言答道："郝大哥么？我们睡了。前后门都已上锁，雪太深，路不好走，不敢劳动，如没甚事，明天请再过来吧！"潜夫已听他口唤哥哥，又由窗隙中窥见灵前只他一人，和神态张惶之状。断定萧玉他出，闻言答道："家父家母因听你哭得可怜，不放心，命我前来劝慰几句。怎么只你一人在此，令兄呢？"萧清哽咽答道："家兄近几日来人不舒服，遭此惨变，悲伤过度，更难支持，已由我劝去睡了。外面太冷，大哥请回去吧！"潜夫此时也是年轻好事，疾恶如仇，平日又和萧玉面和心违，立意要看所料真假，答道："家父一则担心，二则还想起几句要紧话，非叫我今夜和你说不可。令兄已睡，这话正好先不让他知道，真是再好没有。这窗要不能开，你可到前面开门，我仍纵过溪那边，由正路走。这一带已扫出路来，并不难走。"说罢，不俟答言，回身便纵。

萧清方想拦，重说前后上锁的话，又想这话不对，村中都是一家，不是风雪奇寒，差不多连门都不关。父亲在日，每晚必锁后门，日久村人知晓，还传为笑谈。无缘无故，前后上锁作甚？郝氏父子患难相助，诸多矜恤，半夜三更为了关心己事而来，就上锁也得打开，怎能拒绝？再听潜夫说完就走，知道来意坚诚，非开不可。想了想，无可奈何，萧清只得强忍伤心，将油灯仍放桌上，燃一根油捻，然后往前面跑去。到时，潜夫已在叩门，开门走进头一句便问："村中无一外人，就是寒天风大略为扣搭，不使被风吹开也就罢了，如何闩关这严？"萧清不好说是萧玉行前为防有人闯入所为，含糊应了。潜夫本是来熟的人，不由分说，抢步便往里去。萧清不便拦阻，急得连喊："大哥，我给你点灯，外屋坐谈吧。家兄有病，刚睡熟

不久哩！”潜夫随口应道：“这个无妨，我只到灵堂和你密谈，不惊动他，说完就走。”萧清听潜夫这等说法，以为当真要背乃兄说话，才略放心，随到灵堂落坐，请问来意。潜夫突作失惊道：“令兄如此病重，当此含哀极苦之际，怎能支持，叫人太不放心了！我们又是世好，又是同门师兄弟，惊动他的高卧自是不可。偷偷看望他一下，看看要紧不要紧，也好放心。”

萧玉弟兄卧室，就在灵堂隔壁一间，门并未关，里外只隔一个门帘，潜夫进时，就在近房门椅子上坐下，室内油灯未灭，隔帘即可窥见。萧清本在后悔，出时忘了将灯吹熄，反闭房门；抹着一把冷汗，闻言暗呼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忙说：“家兄不在这屋睡。”纵身拦阻时，潜夫已掀帘闯了进去。潜夫一见室中无人，事在意料之中，果然证实。深恨萧玉非人，不禁回身把脸一板问道：“令兄平日睡此室内，难道为了令堂今日在他床上断气，害怕躲开了么？”萧清知已看出破绽，无法再隐，情急无计，扑的跪倒，忍不住伤心悲泣，哭诉道：“大哥不要怪我，家兄实是出门去了。”潜夫知他素受乃兄压制，天性又厚，适才悲泣，定是劝阻不从，反受欺负，所以格外伤心。忙一把拉起道：“清弟快些起来，这是令兄不好，怎能怪你？实不相瞒，令兄为人乖张狂妄，我对他素无情分。全村的人，居此已历三世，休看平日相处甚是敦睦，休看你也姓萧与村主是一家同族。若按全村人的情分来论，还不如我们这几家外姓，此乃习惯使然，并非有甚亲疏。令尊令堂在日，与村人多不大来往，只有师父为人公正，不分异姓同族，都是一般看待。对你全家更多关注，偏又铸此大错。你二人身世孤弱，师父虽然不念旧恶，仍以子侄看待，可是村中，素来安乐无事，近来之事，出于仅见。师母为人贤淑谦和，与师父一样，受全村爱戴，今遭此事，他们疾首痛心之下，洁身自爱，勉力前修，尚

难免他迁怒，有所歧视，哪可任性胡来呢！目前令尊负谤地下，窀穸未安，母丧未葬，尸骨未寒。令兄竟敢冒大不韪，半夜深更私会情人！我明知他和瑶仙早有情谊，见她母亲惨死，由爱生怜，情不自禁。以为昏夜无人知道，你又受挟制已惯，不敢泄露，前往宽慰，就便献点殷勤。他虽不孝不弟，到底总有两分人性，双方都是新遭大故，不致真个还有心肠做什么丑事出来。但是崔家无一男丁，孤男寡女，深夜背人私会，一旦被人发觉，怎得做人？照此情形，此人天良已丧，不复齿于人类，也不配做你哥哥。你的年纪甚轻，和他相处，即便不受影响从为败类，将来也难免受他的害。家父母和我对你很期爱，决不愿你同他一齐堕落。明日大殓之后，我便和师父去说，把你移往师父家中居住。一则朝夕相随，可以用功，二则免得将来他有甚变故，殃及池鱼，你看好么？”

萧清从小就喜依在萧逸肘下，萧逸又甚爱他，原恨不得日夕相随用功，才称心意。闻言一想，兄长如此行为，和那天性心地，难免身败名裂，自以离开他为是。无奈终是同胞骨肉，父母一死，兄弟二人本就孤单，他行为又不好，有自己在侧，还可从中化解一些。这一离开，不特手足情疏，照他心性，弄巧还是视若仇寇，好生委决不下。潜夫待了一会，见他双泪交流，伤心已极，答不出话来。知道为难，又告诫他道：“我知你因父母双亡，不忍舍他即去，须知豺虎不可同群。瑶仙机智深沉，因师父不喜她奸诈，本就怨望，更以母仇，我断定她必是将来祸水。令兄迷恋此女，致于不孝忘亲，如受蛊惑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平辈犯了规条，村人尚动公愤，何况你们？倘再有甚变乱，决不相容。与其随之同败，何如早早打算？他如安分守己，同在一处，日常照样聚首，并非远别，不能相见。你因年幼，为使用功，依傍叔父，也不为过。不幸而言中，他闯出

乱子，你有此退步，免被波及。也不致使父母坟墓，无人奉祀，先人血食由此而斩。此乃两全上策，还有什么为难呢？”萧清闻言，方始醒悟，哽咽着答道：“小弟方寸已乱，多蒙开导，就请姻伯和大哥代为作主好了。不过家兄此举，虽于孝道有亏，但他去时也是彷徨反覆，欲行又止者好几次。今晚之事，务求大哥代为隐瞒，最好连姻伯也莫提起，免得二老听了生气。”潜夫冷笑道：“他天人交战一阵，乃被人欲战胜，怎还说天良未丧？看你面上，我也不值向外人提说。要瞒父母，却非人子之道，我自有处理之法。你此后要为亡亲争气向上才是正理，徒自哀毁伤身，并无用处，不可再悲伤了。瑶仙诡诈心细，决不容他久停，快要回转。我此时正气头上，见面难保显露，紧记我言，明早事多，早早安歇，我回去了。”

萧清谢了厚意，仍由前门送出。回时感怀身世，又担心兄长异日安危，方自伤心，低着头，边想边往里走。才进灵堂，闻得室中有了声息，心中一动，赶进一看，正是乃兄萧玉，握拳切齿，满面忿恨之容，坐在榻前椅上。见了萧清，劈口便低声喝问道：“我叫你不许外人进来，郝家这个背时鬼，怎么放他进来的？快说！”萧清疑心话都被他听去，吓得心里乱跳，更不知如何答好，呆了一呆。萧玉又怒问道：“那小鬼看我不在，说我些什么？”萧清听出他刚进来，话尚没有听去，才略放心，定一定神答道：“适才我正瞌睡，他拍窗户，说郝姻伯怕我弟兄伤心，叫他前来慰问，并商明早入殓之事。我说你人不好过，已然睡熟，他说什么也要开门进来，没法子只得开的。萧玉又厉声低喝道：“半夜三更，谁要他父子这样多事？小狗看我不在，又说什么？你要说假话，看我撕你的皮！”萧清见他声色俱厉，知他性暴，不顾甚兄弟情分。没奈只得说谎道：“幸亏我开门以先，早就说你因思念先母，悲伤过度，

本来又带着病。怕你在房内触目伤心，死劝活劝，劝到后面书房安睡，现时刚刚睡熟。将他哄信，还叫我不要喊你，明早有事，多睡一会的好。”

萧玉口里虽硬，终畏物议，一听说潜夫不知他夜中偷出，心中一块石头便落了地。此时正然心乱如麻之际，一意盘算未来的难题，哪还再有心肠计及别的？底下更不再问，只怒答道：“他姓郝，我姓萧，我便出去，须不干小狗甚事。他就知道，有甚相干？”萧清知他欲盖弥彰，且喜未再追问，哪敢多说惹气。想起适才潜夫劝告之言，至亲骨肉还不如外人，甚是心酸难过。天已不早，出到灵堂前，剔了剔神灯，假装困倦，倒在床上想心事。萧玉呆坐了一会，也往对榻卧倒，只管长吁短叹，时而悲泣，时而低声怒詈。萧清听了，觉着乃兄今日情形大变。如真受了瑶仙坚拒，不与相见，不会去得这么久，如似往常二人口角受点闲气，又不是这神气。再者两下平日都有情爱，并说已定婚嫁之约，患难忧危之中，更应相怜相爱才是，万无被拒之理。猜他受了瑶仙蛊惑，有甚极为难之事，才致如此。因而想起畹秋母女为人阴险诡诈，以及两家不应怀有的仇恨，不禁吓了一身冷汗！虽然暗中忧急，不敢公然明问，但对乃兄和瑶仙二人，都留了心，萧清这一猜，果然猜对。

原来瑶仙自治丧人去以后，因有私语要与绛雪商量，推说明日有事，老早便把萧逸留下的村妇打发往后房中睡了。绛雪重往厨下，端整了些饮食，劝慰瑶仙同吃。二女一个苦想萧玉，盼他深夜私来看望，述说心腹，一个仍恋着萧清，恨不得赶往萧家探个明白，日里雪中跌倒，坐视不救，是否存心？正是各有其事。绛雪把火盆添旺，二女并卧床上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望了一会，瑶仙忍不住说道：“男子终是薄幸，我这等苦难伤心，几乎死去，日里说是怕人知道，静夜无人，怎也不偷

偷前来看我一看？再等他一会，不来便罢，从此以后，一刀两断。莫说我再理他，连去他家那条路，这辈子都休想我走。”说到这里，眼睛一阵乱转，气得几乎要哭。绛雪急道：“我的好姊姊，怎么一点不体谅人？我还觉他对你真好呢！请想啊，他父母和我们一样，都遭全村大恨，他弟兄年纪轻轻，个个都是他长辈，不比你是一个孤女，容易得人怜惜。今天才出了这大乱子，哪里还敢再走错一步。你说得容易，萧逸在我们家既留得有人，他家未必没有，何况郝家父子又是他的紧邻。老的为人古怪，小的更是可恶，你没见妈死以前，郝家小狗催他回去，那个该死挨刀的样儿吗？一步走错，叫他怎么再在这里做人？想逃出去，村规又是不许，不是死路一条吗？你这里想他，只怕他还更想你呢！不信，我替你再跑一次，讨个回信，就知道了。”瑶仙方自沉吟不语，刚想说：“绛雪今非昔比，此去被人看见，你我同被污名。”忽闻外有人弹指叩户之声，瑶仙心中一动，猜定是他。刚从床上坐起，念头一转，忽又拉了绛雪倒下，附耳悄声教了些话。绛雪悄笑道：“这么一来，不辜负人家苦心吗？”瑶仙把眼微瞪，挥手催去。绛雪只得走向中屋，贴门低问：“是哪一个？”外面忙答道：“绛雪是我，快开门，外边冷得很！”绛雪一听，果是萧玉，想起自己的事，不禁心中一酸。再听仍和往日一样，喊她绛雪，虽然萧玉不知她与瑶仙认为姊妹之事，不能见怪，心中终是有点不快。便照瑶仙的意思，拒绝他道：“我姊姊今伤心过度，水米不打牙，哭晕死过去好几次，如今睡了，不能见你。”萧玉在外面一听瑶仙苦状，越发担心怜爱，便央告道：“好绛雪，你和小姐说去，我为她心都快碎了。只求放我进去，见上一面，立刻就走。”绛雪因已点醒自己身分，听他仍是那般丫头称呼，没好气答道：“我姊姊莫说睡了，我不能叫，就是没睡，

大家都在风飘雨打的时候，半夜三更孤男寡女相见，被人知道，明日拿甚脸面做人？你不怕，我姊妹两个还当不起呢！”萧玉一心求见，什么话都没留神细听，只一味央告道：“好绛雪，好姑娘！莫作难我，改日好生谢你就是。哪怕她真不见我，你只替我喊醒，问上一声，就感激不尽了呀！”

绛雪只管表示她和主人是姊妹，对方仍未听出，依旧左绛雪、右绛雪的，没有改口。越发有气，含怒答道：“你把人看得太小了，哪个希罕你甚谢意！实对你说，妈归天时，命我和姊姊拜了姊妹。一家骨肉，且比你亲近得多呢！她就是我，我说不见，一定不见。用不着问，各自请吧！”萧玉闻言，方听出有些见怪，忙又分辩道：“恭喜妹子，恕我不知之罪！怪我该死。好妹子，千万不要见怪，你既能作主，请你快点开门让我进去吧！外边冷还不说，你知我提心吊胆，来这一回是有多么难吧！要不见她回去，真要我的命了！”

瑶仙早就随出，在旁偷听，闻言也是心酸感动，想教绛雪开门。又因适才已嘱绛雪作难，不便改口，反正不会不开，何不忍耐片刻？绛雪口虽那么回答，脸仍回看瑶仙神色行事，见她无所表现，乐得假公济私，话更说得坚决。萧玉越等越心慌，一时情急，口里不住央告，好妹子喊了无数，手在门上连推带打，打得那门山响，打没几下，绛雪恐把后屋女仆惊起，忙喝：“后屋有人，你闹什么？这就给你开门，看我姊姊可能饶你。”瑶仙见她开门，连忙三步两步跑进屋去，身朝里侧面卧倒。

绛雪等她进屋，才缓缓将门开放。这一耽搁，萧玉在门外足等有半个多时辰，身子冻得瑟瑟直抖。好容易听绛雪有了开意，惟恐多延时刻，慌不迭乘空先把雪具脱下，门一开，便钻了进去。迎着绛雪的面，急口问道：“好妹子，姊姊现在妈房里么？”绛雪没好气，低声喝道：“告诉你，有外人在后屋

躁，怎么还是这样毛包，大声大气的！”萧玉连忙谢罪，正还要问瑶仙住处，一眼瞥见左侧门帘内透出灯光，更不再问，揭帘跑进。绛雪随将正门关好，堂屋壁灯吹灭，跟踪走入，又将瑶仙房门上了闩。见萧玉站在门内，连正眼也没看她，竟自转向后面套间去了。

萧玉和瑶仙虽然两情爱好，彼此心许，因瑶仙颇知自重，从不许他有什么轻薄言语举动。萧玉对她又怕又爱，奉若天人，连手指都未挨过。这时一到同在患难之中，爱极生怜，恨不得加倍温存抚慰才称心意。二则畹秋死前虽未明说，语气中，二人婚姻已成定局。加以室无他人，有一绛雪本是心腹，新近由主仆又结了姊妹，反正玉人终身属我，纵然稍微放肆一点，也不要紧，先在床前喊道：“姊姊不要伤心，我看望你来了！”连喊两声，不见答应。自问并无开罪之处，连唤不理，也不知伤心太过，忧急成病，还有什么别的不快？方自惶急，想要近前，回顾绛雪将门关好，走入后房。萧玉知她主仆通气，这等行径，分明给自己开道。胆更放大，一时情不自禁，走到床前，想攀瑶仙肩背。手刚挨到瑶仙肩上，瑶仙倏地一声娇叱，翻身坐起。满面怒容，猛伸玉掌，当胸一下，将萧玉推出好几尺去，然后戟指低喝道：“该死的，妈今天才死，你就要上门欺负我么？”说到“欺负”二字，两行清泪已似断线珍珠一般挂将下来。萧玉见瑶仙悲酸急怒，吓得没口子分辩道：“好姊姊，我担心你极了，好容易偷偷到此。因为姊姊不理我，急得没法，才想拉你起来，想安慰你都来不及，怎敢欺负？”瑶仙不等说完，便抢口怒道：“多谢你的好心，还说不欺负我呢？我来问你，半夜三更，孤男寡女，你纵不畏人言，也应替我想想。加以你我两家新遭惨祸，成了众恶，好端端的，还怕人家乱造黑白，怎能昏夜背人到此？如被人发觉，

这些坏话，你就为我死去，也洗不了我的污名。那时叫我这苦命孤弱女子，是死是活？这一层就算你对我母女情重关心，急切之间，担心妈的身后和我的安危。以为夜无人知，偷偷前来，也还情有可原。但那绛妹，也是我亲若骨肉的心腹近人，如今又承遗命，拜了姊妹，就不能作我的主，也当得几分家。她既那么坚决回复，叫你回去，自然是她明白，揣知我的心意，知道事关我一生名节，比命还重，不可任性胡为。你就该立时回去，才是正理，苦缠不休，已经糊涂万状，怎倒行强，打起门来？你不知道我后屋住有萧家的人，便是欺我姊妹两个人少力弱，难御强暴，打算破门而入。见也要见，不见也要见，不能白来。如知后屋有人，更是意存要挟，行固可恶，心尤可诛。这都不说，你因妈死怕我伤心，才来看望安慰，并且不畏艰难寒冷，可见爱我情深。古人爱屋及乌，何况死的是我母亲？她平日又那么爱你。果如你那痴想，便是半子。你一进门便是灵堂，壁灯未灭，灵床下还有一盏长明神灯，决不会看不见。你眼泪未落一滴，头未磕一个，连正眼都未看，也不问我睡了未睡，便往房里乱跑。稍有天良，何致于此？进门之后，我不起来理你，当然不是伤心，便是生气。如真爱我怜我，就该回想你来得如此艰难，人非木石，怎会不理？当然有什么过处，或对不起人的地方。想明白后，再用好言劝解，我就有气，也没气了。你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跑过来拉拉扯扯，我平时如是轻佻，不庄重，和你随便打闹说笑惯的，也倒罢了。我又不是那种无耻下贱之女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偏当我悲痛伤心之时如此轻薄，不是看我家无大人，孤苦弱女，存心欺负，还有什么？我命太苦，只有父母是亲人，为了萧家欧阳贱婢，害得二老相继惨死。见你一往深情，只说终身有托，女婿就是儿子一样，可以承续香烟，继她未竟之志。我非庸俗女流，不知害羞

作态，也不相瞒，对你早已心许，便是母亲临终遗命，也命嫁你。但照今晚行为看来，心已冰凉透骨。你如此，别的男人更可想而知。我和绛雪约定终身不嫁，一了心事，便寻母亲于地下了。”说完，又哽咽悲哭起来。

这一席话，说得萧玉通体冷汗，面无人色，深知瑶仙性情刚强，词意如此坚决，难于挽回，不料一时情急心粗，竟未细想，把一桩极好的事，惹出这大误会。欲火烧身的人，会不惜一切牺牲，明知它是火坑，也要去冒险。她虽错怪，偏问得理对，无词可答。又是委屈，又是愁苦，急得没法，只好自怨自捶，连说：“我真粗心，该死，该打！”瑶仙见他自己发狠捶胸，也不拦阻，只是冷笑。后来萧玉见她心终不软，倏地跑近前去。瑶仙凤眼一瞪，刚怒喝一声：“你要作死么！”萧玉已扑通一声，跪倒面前，哭说道：“姊姊呀！我不过是粗心大意了一些，你真冤枉我死了呀！你既一定怪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，表明我心迹好了！”瑶仙冷笑道：“我说你安心挟制姊姊不是？我问问你，好端端男子汉大丈夫，寻的甚死？还要死在我的面前，是何居心？如若是假，便是借此要挟，如若是真，岂非临死还要害我负那污名？几曾看见一个孤男曾死在寡女闺房中的？快些起来，这么死法，没人来怜惜你。我见不得这种样子！”萧玉哭诉道：“姊姊，你今天想必因妈去世，伤心太甚，处处见我生气。我反正一条命已付给你，要我死就死，要我活就活，我决不敢挟制你。如今心挖出来，也是无用。我不过话说得急，怎会死在这里？不过姊不肯回心，百无想头，莫说不怜惜我，就怜惜我，身已化为异物，有甚用处？望姊姊多多保重，过一两天就知我的心了。”说罢，起身要走，临去又回头看了一眼，见瑶仙仍是冷若冰霜，凛乎其不可犯，不禁叹了口气，低声自语道：“姊姊，你好狠心肠！”把足微顿，拔足便走。

第二十二回

宝镜耀明辉　玉软香温情无限
昏灯摇冷焰　风饕雪虐恨何穷

话说萧玉手刚伸到门上，瑶仙低喝一声："你等一会再走!"萧玉本已绝望，心里又冷又酸，闻言好似枯木逢春，立时生了希冀，连忙应道："姊姊，我不去。"回顾瑶仙泪光莹莹，眼角红润，星眸乱转，灯光下看去，越显楚楚可怜。知她心软，有了转回，方欲凑近前去温存抚慰，不料刚一转背，瑶仙便把目光转向床侧，面对后房，低唤了一声："妹妹。"萧玉见她忽又喊起绛雪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，哪敢冒昧前进，正自逡巡却步，心里乱跳，绛雪已和泪人一般，应声走出，到了床侧，喊了声："姊姊!"瑶仙手指萧玉，对绛雪道："你送萧表哥出去，留神看看，附近有人没有？如若有人，不可瞒我。我已是孤苦伶仃、无人怜惜的薄命人，再冤枉背点污名，实在承担不起了。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。你看他来得多么冒失，去得多么荒疏！只得满腹私心，从不替人打算。这样的人，我心已如槁木死灰，百无希冀！你快去快回，什么话都不要说，莫为他伤

了我姊妹两个情分。”说罢，侧身往床上一躺，竟未再看萧玉一眼。这一来，萧玉的心，二次又凉了大半截，忍不住颤声连喊了两次“姊姊”，瑶仙理也未理。还是绛雪看不过去，朝他使了个眼色，手朝门外一指，故意说道：“我姊姊心硬，不能挽回了。深夜之间好些不便，房后还睡有一个外人。她哭了一整天，水米不打牙，心已伤透，人更受了大伤，明早还有不少要紧事。你容她早点安歇，莫再逗她多伤心了。快些请回去吧！”

萧玉见绛雪暗示神情，似有话说，虽然将信将疑，但是事已闹僵，除了望她转圜，别无挽回之望。这等说法，再如不走，岂不把自己那一种深怜密爱之意，越发打消个净？忙答道：“妹妹说得对，我真该死！只顾看着姊姊生气着急，忘了请她安歇了。”说罢又对床上低喊道：“姊姊呀！只求你多多保重玉体，不要伤心，我就身遭横死，也是甘愿。请早安歇吧！”

瑶仙终是不睬。萧玉无法，只得叹了口气，随着绛雪启门走出，到了堂前，悄对绛雪道：“我来时心急，只顾着先看望姊姊，没顾得先向妈灵前叩拜，姊姊怪我，也由于此。妹妹稍候片刻，容我叩几个头吧。”绛雪道：“后屋有人，虽然被我将穿堂屋锁断，不会闯出，到底担心。你改天再来，不是一样？”萧玉凄然落泪道：“我此时方寸已乱，万念全灰，知道能来不能？一则我们两家这深情分，妈是长辈，礼不可缺，尤其妈最爱我，视如亲生。今天姊姊这样错怪冤枉，妈阴灵不远，必能鉴我真诚，何况妈临终之时，又有遗命。向她祷告祷告，也许冥中默佑，托梦给我姊姊，教她回心转意。既是后屋有人，我也不敲引神磬了。”随说早抽出三枝本村自制的棒香点上，跪倒灵前，低声泣祷起来。绛雪原知瑶仙故狠心肠，有意做作，故擒先纵，给他一个下马威，以便激其同仇敌忾，永无反顾。见他如此情痴，也觉不忍，只得听之。强催着萧玉祷罢起身，故

意先开正门走出，看了看四外无人，才缩回来。引送萧玉到了门外，将门反掩，一同走向墙角雪堆后面，立定说道："大表哥，你怎么这呆？你还怪人狠心，全不想她平日多孝母亲，妈是为谁死的？女婿有半子之情，你这女婿更比半子还重。她既以终身相许，这不共戴天之仇的千斤担子，还不是望你能分担一半么？实不相瞒，她从妈死后不久就想你，等到半夜不见你来，又气又急，如非怕人看破，还几乎要叫我到你那里去呢！谁知好容易把你盼来，进门时那么莽撞，已经不快，末了急匆匆打门闯进，既不问妈何时故去，身后事怎么办？已听我说她睡了，也不问问她身子好不好？吃东西没有？睡着没有？人怎么样？仿佛我家大人已死，百无顾忌。闯进她的卧房，见她面朝里睡，不理不睬，三岁娃娃也看得出是在生气，就该先陪小心，好生安慰，把她哄起了床再说才是。你却不管青红皂白，夜入深闺有无嫌疑，过去动手就扯。她心本仄，象你这样乱来，哪还有不多心伤感的道理？还是你自己把一桩成了的好事，闹得稀糟，怨得谁来！"

萧玉吃绛雪数说了一顿，悔恨之余，满拟必有下文。一听到末句，并无可以弯转的话，急忙央告道："好妹妹，我没有她，活在世上有何生趣？我自知错在粗心大意，姊姊听你的话，好歹给我出一个主意，挽回她心，感恩不尽。"言还未了，绛雪冷笑道："无怪姊姊看你无用，话还用明说么？这事全仗人力去做，也不是劝得转的事。我已明点给你，就不立时去做，也该有句话，我才好说。一来就死呀活呀的，全没一点丈夫气！莫说姊姊，连我也听不惯这个。心坚石也穿，人只要肯真心着意去做，没有不成之理。一味装疯卖呆，连句话都唤不出，这样还说什么？"萧玉前后一思索，忽然省悟，瑶仙意思是要他同报母仇。不禁吓了一大跳，当时只顾挽回情人的心，并未细想，

脱口答道："你说的话，我明白了。我还当姊姊真恨我呢！原来如此。请你转告姊姊，她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只管放心。但是一样，自来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为公的来说，我虽为她不惜百死，无如聪明智计都不如她。既然敌忾，理应同仇，和衷共济，随时密商，以她之长，济我之短，方有成功如愿之望。为私的说，我二人从小一处长大，情愈骨肉，又承先人遗命，订此良姻。虽未过门，也算得是个患难夫妻，境遇相同，遭受一样，孤苦惨怛，言之伤心。她还幸而有你这样一个同心同德、休戚与共的妹妹，我表面上，也有个同胞兄弟，说起总算比她多一骨肉之亲。实则心情两异，迴不相谋。最令我痛心的，是事仇若父，仿佛理所当然。看来我还不如她呢！如令就把报仇一节，作为没有此事，也该日夕聚首，相敬相怜才是，如若转一忧谮畏讥，动辄害怕不敢相见，只恐仇没报成，人早相思而死了。请妹妹务必代达，说我有她则生，无她则死。今生今世，永为臣仆，只她一说出口，天塌下来，也敢应承。只求她在大仇未报以前，随时定约把晤，千万莫再不理，免我相思而死，就感恩不尽了。"

绛雪听萧清和他面奉心违，暗自惊急，等他说完，笑答道："你老是爱表白，看这一套话说了多少死字吧？你暂且请回家去，这些话我定给你带到，听与不听，却在由她了。"萧玉发急道："她最信服的是你，只要帮我多说好话，没有不信之理。好妹子，劳你点神，容我在此稍等片刻，听你一个信。哪怕人不出来，给我一个暗号呢！今日连愁急带伤心，苦熬了一整天，得点实信回去，也好睡个把时辰的安心觉呀！"绛雪便问："这个暗号如何打法？"

萧玉道："她如回心答应，你随便拿件杯盆碗碟之类，掷在地上，我就明白了。"绛雪笑道："你真痴得可怜！他对我

就不！”说到这里忽然止住，心中一酸，转身就走。萧玉不明言中之意，只当她指的是瑶仙，话未肯定，人已返走，忙追上去悄声急问：“妹妹你说什么？”绛雪急答：“我晓得，你放心回去安睡就是，再如磨人，连我也不理你了。”

萧玉不敢再说，只得抢口说了句“多多拜托”，退了下来。因绛雪暗号示意，不否不诺，心中不定，意欲等上一会。忽见绛雪走到门前，回身将手连挥，意似催走，不再回复，暗忖：“今晚我真呆了！这里住房都没墙垣，正好假作回去。等她进屋再绕转来，到窗底下听她二人背后真话，一听便知，不比得她暗号，还强得多么？”念头转定，也把手一挥，朝来路走去。先绕到房侧，见灵堂灯光一明一暗，瑶仙窗上似有两个人影闪过，知已进房，没有留意自己。慌不迭提气轻身，掩到瑶仙居室窗下，侧耳静听。二女语声细微，隐闻瑶仙在内悲叹，绛雪从旁劝解，只听不真切。雪地奇寒，朔风透体，萧玉脊骨冰凉，牙齿又不争气，偏在此时捉对儿上下厮击，震震有声，怎么也忍不住。惟恐二女发觉，再一弄巧成拙，更难挽回，急得一颗心怦怦乱跳，似要迸出腔子外来。越急心越不安，两耳更失效用，枉自惶惶，无计可施。后来在窗底下搜索，好容易找到一条小缝。刚凑上去，要往里探着，忽听瑶仙在屋里叹道：“绛妹，你听窗外好似有人一样，快看看去！”随听绛雪答道：“姊姊忒多心，明是冰雪破裂的声音，这半夜三更，哪有这样下流没品行的？被人看见，捉住还有命么？明天还要早起，请姊姊早点安歇养神吧。”

萧玉在外，哪敢往下再听？没等说完，早吓得提心吊胆，接连几窜，逃了开去。恐二女由窗中外窥，避开正面，先在房侧躲了一会，不见人出。探头外视，瑶仙室内火光已灭，声息全无。知道冰雪业已冻凝，自己轻功不曾学好，踏行有声，不敢

再作流连，心中一酸，越觉通体冰凉，彻骨寒心，冷不可当！怀着满腹悲酸，对着瑶仙卧房虚抱了几抱，四顾茫茫，凄然暗叹了一声。眼泪流到脸上，面皮微动，觉着有些发皱，举袖去擦，冰凉挺硬，袖已冻僵。只得把一双冻手搓热，往回就跑。他随跑随想，暗忖："二女所说之事，何等机密重大？如若稍为见轻，怎会吐露只字？分明念切亲仇，故意相激相试，好使同心协力，锐身患难。尤其是当面说明婚嫁，不作丝毫儿女羞态，可见倾心已久，只可恨自己痴顽，全不体贴她的处境伤心，情热莽撞，不会温存。易地而居，使自己换了她的境地，遇见情人这样，恐也难免误会心寒，怎能怪她生气？话虽句句责难，而眉目之间，隐含幽怨，深情若揭。又可恨太已粗心，辩白的话全不中理，也不留神察看她的语气神色，直到她气极，下了逐客之令，满腹心曲竟未说出一句，如今想起已自无及。她命绛雪送出，好似安心留一转弯的路，自己听出心事，就该誓矢同仇，立即回去。她姊妹明是一个鼻孔出气，说已说到这等分上，偏还要听什么背后言语。她那么冰雪聪明，耳目何等灵警，如今已被她看破无疑。其实越是责难，倒显情重，任她数说，并不妨事。依这样讥斥几句，就此熄灯不理，又说自己是个没品行的人，大有不屑之势，却是可虑已极。"这一可虑，萧玉念头不由又转到坏处，想起："彼此从小长大，早种情根，今日瑶仙家遭惨祸，自己还不是无独有偶，和她一样的遭祸丧母？照着素日情分，理应相慰相怜才是。这样大雪寒天，始而闭户坚拒，任其僵立风雪之中，闭门不纳，后来勉强开门进去，先是向壁不理，继而尽情责问，全无一点慰藉，终仍逐诸大门以外。后来窗下偷听，休说名份已有宿定，即便算我越礼，也由于爱深情急所致，倘有三分爱怜，或命绛雪重出慰勉，或是故露口风，她不过只在暖室绣户中，吐个一句半句，我这风雪中

的可怜人，便可安心适意，免却无限烦恼忧疑。不但视若路人，反说得人那么不堪，就此熄灯绝念，薄情一致于此。以后更不知她再理我不理？真要决裂，还有什么想头？”越想越伤心，不禁又哑声痛哭起来。哭不几声，萧玉念头复转到好上。又觉瑶仙深情内蓄，言动皆寓有深意，为了激励自己，卧薪尝胆，不得不尔。自己不过受点冻，她在人去后的伤心，恐怕还要更甚？不禁又起了爱怜，急得低声直喊：“好姊姊，你今日人已吃了大亏，千万不要再伤心啊！”念头再一转到坏上，又把“好狠心的妹妹”，叫了无数。似这样时悲时喜，时忧时恨，神态怔忡，心情摇摇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萧玉在雪上滑行，快两步、慢两步想着心事，自言自语，独个儿尽量捣鬼，不觉到了自家后门。本就满腹悲愤、牢骚，一看居室内透出灯光，更有了气。暗怪乃弟不知事务，出时再三叫他只留灵前神灯，这般夜深，将灯点起，引了人来岂不又遭指责？本就有气，正待发作，才一走进，便听兄弟送人往前门走出。萧玉由暗室中掩到灵堂，探头往外一看，正是自己又恨又怕的紧邻郝潜夫，不由吓了一大跳。尚幸心有顾忌，入门时没有张扬，又在暗室之中走出，否则岂不正被撞破？就这样，也拿不准潜夫来时早晚，机密泄露也未？一着急的把当晚的满腔怨毒，全种在乃弟身上。暗忖事已至此，不泄露还可饶他，如由他口里吐出机密，反正清议难容，非重重收拾他一顿不可。当时忿极，怒气冲冲，掩进房中坐下，真恨不能把乃弟毒打一顿，才能出气。总算萧清运气还好，萧玉到时，恰巧潜夫起身，悲愤急怒一齐交加，昏愦心粗，没有跟出偷听，竟被萧清几句言语，遮饰过去，以为真个无人知晓。只管怨气难消，天良犹未丧尽；自知所行所为，不合轨道。加以作贼心虚，惟恐行闹起来，别生枝节，未操同室之戈，只怒声斥责了几句，便往床上卧倒，又把心上人所说的

话，重又反复玩味。似着了魔一般，不住辗转反侧，短叹长吁，恨一阵，爱一阵，喜一阵，愁一阵。

萧玉最终觉出，如要挽回情爱与意中比翼双栖，不问今晚种种说话举动是真是假，非代她锐身母仇，决然无望。只要能将仇人杀死，即使她真个变心薄情，也能挽回。如若故意激将，自可增加情爱。越想越对，方觉大有转机，猛又想起，报仇之事太不容易。萧逸全村之主，人望所归，以下弑上，即使侥幸成功，村人决动公愤，休想活命。全村的人，都把瑶仙认为遗孽祸水，岂有不疑心到她之理？况且萧逸内外武功均臻极顶，灵警非常，连那三个小儿女都不是随便能发付的。纵然甘冒不韪，灭伦背叛，身子先近不了，如何行刺？要想乘他教武，身子挨近时，骤出不意下手暗算，萧逸又得过祖先嫡传，长于擒拿，奥妙非常，不论旁攻侧击，敌人手略沾身不被擒住便被点倒。众目昭彰之下，就是得手，踪迹败露，也跑不脱。无论日夜明暗，均如以卵投石，一触即碎，真比登天还难。如果不办，情人的心又无法挽回——萧玉怎么想，也打不起主意。闹得一夜不曾合眼，天亮便起来等人，筹办乃母身后之事。

萧清看出他受了瑶仙挟制，必然心怀不善，也是急得一夜不曾安睡。萧玉色令智昏，不但对乃弟毫无怜惜，反因昨晚之事迁怒，拿他出气。一起床，便厉声呼斥，借故喝骂，稍辩一两句，便动手打。因是大年初二，执事人等差不多头晚都补除夕的睡，加上痛恶死人，心中不愿，挨到正午才行陆续前来。郝老夫妻，原是热肠襄助，因昨晚潜夫回去一说，天生疾恶如仇性情，如何容得？如非乃子已经答应了萧清，不为泄露，更恐引起箕豆相煎，教萧清吃了萧玉苦头，几欲走过当众宣示，大大打骂一顿，才快心意。背后尚且恨得如此，见了本人，怎忍得住？只好不去。

到了傍午，潜夫才到萧家略为敷衍，推说二老晚间受寒感冒，不能前来。萧玉本和他不对，此时正盼早点事完天黑，好去崔家畅叙幽情，潜夫又是面对兄弟说话，乐得装未听见。郝老夫妻，生病不来，更省繁絮，就要忽略过去。这些人一来晚不要紧，萧清却吃足了苦头，被他骂前骂后，无可奈何，便去灵前抚棺大哭。到了人来入殓之时，萧玉虽然色令智昏，毕竟母子天性，也免不了一场大恸。萧清更不必说，众人都知他年幼可怜，齐声劝勉，方得少抑悲哀。

潜夫看他成礼之后，乘着萧玉不在眼前，悄问夜来之事。萧清知道隐瞒不住，只得说了个大概。潜夫暗忖，乃兄为人无异禽兽，他却天性纯厚，弟兄二人如在一起，就不受害也必受他连累。父母昨日已然劝过，就这样劝他移居师父家中，未必肯去，还是禀告师父，由他作主，唤去相依才好。当下也不说破，见萧玉走来，又宽慰萧清几句，便即辞去。回家换上雪具，跑到萧逸家中，将他弟兄之事和盘托出。萧逸沉吟了一会，答道："伯祖嫡裔只此一枝，便多不好，也应保全，何况还有一个好的？清侄灵慧，尚有至性，由我教养成人，自不必说，就是玉侄，他和瑶仙未始不是一双佳偶。年轻人身落情网，无所顾忌，自是难免。若说他们狼子野心，志存叵测，决无此大胆。纵敢犯上作乱，事情也万办不到。他两人既然心许已久，又有两家母氏遗命，等过百日之期，率性由我作主，给他订聘，服满成婚好了。至于苟且一层，瑶仙平日颇有志气。昨日我见她，甚是哀毁，便玉侄非人，她也决不肯失身蒙垢，永留终身之玷。不过他们平日情爱甚厚，同遭惨变，难免彼此相爱相怜，又因村人厌恶乃母，难免迁怒遗孤。不敢公然来往，只好背地相见，哪知这样嫌疑更重。玉侄昨晚尚且前往，以后自不免常时偷会。你既发觉，务要装作不知，切忌传扬。须知玉侄

不肖，尚有清侄可以继承。崔、黄两家至戚，却仅此一个孤女，若使羞忿不能立足，无论死走逃亡，或激出甚别的变故，均使我问心不安。只等初六灵柩出屋，便将清侄招来，与我共处。玉侄之事，只他们发情止礼，不致荡检逾闲，到时明订婚礼，也就罢了。”

潜夫哪知道萧逸明知畹秋死前，必有复仇遗命，因看先人面上，意欲委曲求全，故意说他不会有甚异图，日后暗中设法挽救。闻言颇不为然，因未拿着逆谋把柄，不便深说，由此便留了神不提。萧玉因潜夫始终对他不理，想起昨晚之事，大是疑心。人去以后，强忍愤恨，勉强上完夜供，将萧清唤至房内，把门一关，拿了一根藤条，厉声喝问："到底昨晚，有无泄露机密？"萧清从小挨打受欺，积威之下，神色未免慌张，才说一句"哪有此事"，萧玉便刷的一藤条打向身上。萧清虽然小好几岁，平日比他肯下苦功得多，力也较大，只是敬他兄长，一味恭顺，并非真个不敌。见他家遭惨祸，母死在床，停尸未殓，竟自背礼忘亲，去寻情人私会。昨晚神情言语，均似受了蛊惑，欲谋不轨，已是老大不以为然。日里既未尽哀，夜来又复欺凌弱弟，一言不合，持鞭毒打，全无丝毫手足之情，未免心寒。先未及躲，挨了一下重的。萧玉见他不答，第二下又复打到。萧清实忍不住，含泪忍痛，一纵避开，也喝道："妈才去世，你我同气连枝，患难相依，理应兄爱弟敬，互相顾惜才是。我又没做甚错事，来是人家自己来的，为何打我？"话未说完，萧玉刷刷又接连几下，俱使萧清连使身法躲过。嗣见他不可理喻，追打不休，意欲拨开逃出。萧玉嫌他不似往日甘于受责，越发暴怒，低喝一声："你敢不服我管？往哪里跑！"随着纵身过去，连头夹背，恶狠狠又是一下。萧清也真忿极，闻得脑后生风，将头往侧一偏，跟着身子一矮，转将过来。趁着萧玉一藤杆打到门上，使一个"叶底偷

桃”之势，膀往藤杆一抖，夺过手来，底下一腿将门踢开，纵将出去。不想迎面，轻脚轻手跑来一个女子，萧清忙往外纵，对面来势也急，两下几乎撞个满怀。还算萧清眼快，身手矫捷，身刚纵起，瞥见对面冲来一条白影，喊声：“不好！”百忙中施展萧家内功秘传，一个“悬崖勒马”之势，身子往左一横，就势单足往旁边茶几角上一点劲，往右上方斜飞出去。只听“玱琅”、“叭喇”、“吧卟”、“唉呀”之声响成一片，灵堂内一时大乱。

原来萧清急于避人，用势太猛，径由来人头上飞过。落时身子朝外，只顾想看来人是谁，不曾留意身后，脚跟正踹在神桌角上，一下将上首一座两尺来高的锡烛台踹翻折断。上半截连同半枝残烛掉在地下，下半截翻倒桌上，将灵前供菜果盘，撞毁了好几个。同时萧玉见兄弟居然抢鞭夺门而出，不受责打，益发怒从心起，恶狠狠跟踪飞身追将出来，势子也急。室中只有一盏半明不灭的神灯，加上三人一阵纵跑带起来的风势，灯焰摇摇，光景越发昏暗。萧玉正低声喝骂，眼睛一花，见萧清纵起，只知怒极前扑，不想前面还有一人。来人也不知是否存心，明见对面有人，仍往前跑。这一来，两下都收不住势，恰撞了个满怀。来人又是女子，“唉呀”一声，跌了个屁股墩子。萧玉力大势猛，一把人撞倒，心中一惊，一手没有抓住，身反向前一探，吃来人“叭”的就是一个嘴巴，低声喝道：“你瞎了眼么？”

萧玉这才听出是绛雪的声音，不由又慌又喜。哪还再顾别的？忙伸手想去扶时，绛雪已由地上纵起，低喝道：“你这个欺负兄弟的坏人，哪个理你！”说完，转身要走。萧玉悬心了一夜，方欲打完兄弟，再候片刻便硬着头皮再见瑶仙，倾吐心腹，想不到绛雪会来。昨晚曾经托她，料知必有佳音，半边脸

打得火辣辣的，也忘了用手去摸。那知绛雪是恨他追打她的心上人，又吃撞了一跌，心中不忿，先打了他一掌不算，还要故意做作，向萧清卖好。萧玉一见绛雪要走，如何肯放？也不顾萧清在侧与否，慌不迭纵步上前，将门拦住，央告道："好妹妹，是我一时没有看真，误撞了你。我给你赔礼，千万不要见怪。请到屋里坐吧！"绛雪答道："你撞了我不要紧，我只问你，为什么要打他？"萧玉道："妹子你不晓得，一言难尽。人都被他气死，我们去至屋里说吧。"绛雪道："我知道他为人极好，又最恭敬你，妈才死了两天，就欺负他，我就不依。"萧玉知道瑶仙最怕物议，哪敢说出昨晚归来，潜夫方由家中走出之事？只得急辩道："我恨他不听教训，想拿藤条吓他，不料他又凶又恶，反被夺去。你看藤条不还在他手里，刚放下吗？他仗着向外人学了点本领，哪把我当哥哥，放在心上？将来他不打我，就是好的，我还欺得了他？不信你问他去，我刚才打了他一下没有？"绛雪见萧清已将手中藤条放下，刚把碎盘破碗、断了的烛台一齐捡开，由桌底取了一对完整的烛台换上，一边擦着眼泪。好似伤心已极。情人眼里，越发爱怜，闻言忙就势跑过去，笑脸柔声问道："清少爷，大哥打了你么？你对我说，我给你出气。"

萧清先听这一对无耻男女的称呼问答，已自伤心忿激，哪再见得这等贱相？怯于兄威，不敢发作，只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捧起那堆破碎祭器，回身往里便走，正眼通没看绛雪一眼。绛雪好生无趣，忽又想起昨日雪中滑倒之事，不禁心中一酸，一股冷气，又由脊骨缝起直通脑门，暗中眼花直转。萧玉仍不知趣，忿忿说道："妹子，你看他多该死！你好心好意问他的话，这个背时样子，怎不教人生气？"绛雪怒道："都是你不好，你管我哩！"

萧玉因外屋隔溪便是郝家，恐被跑来看去，重又卑词请进。萧清已走，绛雪无法，只得就势下坡，同到萧玉房中，把满腔怨愤全发放在萧玉一人身上，坐在那里，只是丧谤数说，又怪他昨晚不该窗下偷听，被瑶仙认为轻薄浪子，好好的事自己败坏，要和他一刀两断，永不相干。急得萧玉无法，再三央告，托她挽转，才说出经她一夜苦劝，略为活了点心："如今才叫我来，唤你半夜无人之时前去。仇人所留女仆已然设法遣走，家中无人，没甚可说，但是成败在此一举，莫要再和昨晚一样，自寻苦恼。"萧玉一听，立时心花怒放，破涕为笑，又怪绛雪："这等好音，先怎不说？不然早就跟你走了，岂不害姊姊久等，又来怪我多耽时候？这里郝氏父子是奸细，如被闯来看破，如何是好？"边说边忙着穿衣着橇。绛雪拦道："你忙甚么？天还早呢！刚给你把事办好又怪人了，以后还用人不用？我如怕人，还不来呢。姊姊千金小姐，被不得一点恶名。我呢，命是她家救的，本来根底，只有死去的恩父恩母知道。莫说出身平常，就是真好，总做过她家丫头。事情不闹穿，大家都好；如果闹穿，被人看破，自有我一个人来担这恶名，连你都不会沾上。我为你用下这大心血，不说怎么想方法谢我，反倒埋怨起人来，好人就这么难做么？"

萧玉连忙谢过，又说了些感激的话。绛雪微嗔道："门面话我不爱听，净说感激，有什么用？这样雪天雪夜，不避嫌疑，担着千斤担子悄悄冒险跑来，一半自然是为了姊姊，想成全你们，将来配一对夫妻。但是我的来意，还有一半，你知道么？"萧玉一听，语越离经，一时误会，以为她也看中自己，想和瑶仙共效英、皇，来个二女同归。绛雪娟丽聪明，瑶仙与她已是情深骨肉，此举如得瑶仙赞同，未始不是一桩美事。但是瑶仙机智绝伦，捉摸不定，自己常落她的算中，万一姊妹两个商量好

了，来试探自己，女子性情多妒，这一决裂更难挽回，哪敢轻率从事？便拿话点她道："妹子成全我的婚姻，无异救命恩人。自古大德不言报！何况我只一身，业已许给瑶仙姊姊，没齿不二，死生以之。我不能昧起良心来说假话，妹子如有用我之处，还须听她可否，即便为你赴汤蹈火，也是出于她意，不能算我报德。别的身外之物，岂是妹子看得上眼的？"还要往下说时，绛雪见他仍不明白来意，反错疑自己也想嫁他，好生羞忿。心事本难明言，无如时机难得，不趁此挟制，少时他和瑶仙一见面，经过昨晚一番做作，此后全是柔情蜜意，两人情分决比自己还深得多，如何能拿得他住？一着急，不禁把心一横，顿足立起，怒道："你这些话，把我当作甚人看待？昨晚不是我哭劝姊姊一晚，能有今天么？我把话都说明了，还装不懂，气死人了！"萧玉惶恐，直说自己实在糊涂，莫测高深，彼此情分无殊骨肉，有什么事何妨明说呢？绛雪道："我这事，你就问姊姊，她也极愿意的。我这时候和姊姊一样，只是一条命，不怕害羞了。本来我想由姊姊自己向你说的，但是我心都用碎了。这简直是前世冤孽，巴不得早点说定，才朝你说的。别的我也不要报答，只要你帮我说几句话，问个明白。最好叫他同我当面说句话，能如我愿，不消说了，如真嫌我，以后也好死了这条心，专为姊姊出力拚命，报答她全家待我的好处。还有不管行不行，请你以后少拿出哥哥的威风，欺压人家。莫看你比他大几岁，要照为人来说，哪一样也不如他呢！这你总该明白了吧？"

萧玉闻言，方始恍然大悟。料她属意兄弟已久，情发于中，不能自制。暗忖她两姊妹，如能变为妯娌，真再合式不过。无奈兄弟性情，外面和顺，内里固执，从小不喜和女孩子打交道，尤其对于瑶仙落漠无礼，便自己不爱他，也是如此。加以年幼

不解用情，昨晚今朝又连遭打骂，如若日后软硬兼施，连劝带逼，或者尚可，当时要他吐口应允，必更说绛雪“无耻贱婢”，不屑答理。甚至还说，全家遭祸，便论婚媾，丧心病狂，何以为子等等不中听的话，抬出一大篇道理来，叫人无话可答，岂非自找无趣？想婉言回复，姑且从缓，包在自己身上，必使将来成为连理。话刚说了一半，绛雪冷笑道：“我也随姊姊读过两年书，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！人各有志，勉强的事慢说不成，就成有甚意思？就拿你这人说，品行学问武功聪明一无可取，哪点配得上我姊姊？不就是看你用情专一，对她至诚，将来不致负心这一点么？我只要你代我问两句话，好定我的心志，也不是非他不可。决不强求，说到就算你报答了我，不成，决不见怪。天已快到时候，只管耽搁怎的？”萧玉见她意甚坚决，只得应了，忙往后屋去寻萧清问劝时，谁知萧清见绛雪夜间到此，行踪诡秘，入室不久，疑有什么奸谋，早回到堂屋窃听了个大概，咬牙切齿暗骂：“天下竟有这样不顾廉耻的女子！慢说我也不会娶妻，就娶也决不会要你。”见乃兄走出，知要寻他麻烦，忙往黑影里一闪。

萧玉刚进后屋，绛雪也随着悄悄尾随在后，意似暗中查听萧玉去作说客，是否为她尽心？萧玉忙着去会瑶仙，巴不得早点说定好走，以为兄弟定在后进暗室中哭泣，绛雪又一意尾随萧玉，二人全未看见外屋板壁间藏得有人。萧清知道兄长天良已丧，难免威迫纠缠，又是呕气，趁二人入内之便，率性溜走。到了门外，纵身上屋，再由屋顶施展轻功，踏着积雪，绕到后进屋上待了一会。侧耳往下静听，萧玉是由后屋又找向前面，知他早就想走。后门未关，萧清便轻轻纵落，和捉迷藏一般由黑地里掩了进去，仍藏在灵堂隔壁屋内，偷偷窃听乃兄动作。萧玉因前后进各房找遍，不见其弟踪迹，又点了一个火

捻子，二次到处寻找。作贼心虚，还用一块椅垫挡住向外一面，以防人窥见，情急心慌。绛雪始终掩在他的身后，也未觉察。萧清进屋时，萧玉刚由后屋走到灵堂外去，见其弟仍然无踪，气得乱骂："该死的东西，往哪里撞魂去？这样要紧关头，害我苦找。"又不好大声喊："你要是去到郝家，向老鬼、小鬼诉冤去，那除非你不回来，再要为你尽耽搁时候，姊姊等久怪我，回来非跟你拚命不可。"

绛雪见萧清不在，料知安心避出，决难寻回。又听萧玉一个人自言自语捣鬼，也恐瑶仙等久悬念，心里一凉，不禁嗐了一声，萧玉闻声回顾，知她卫护兄弟，适说狠话谅被听去，方恐嗔怪，绛雪却道："你等不得，那就走吧。只要在这三两天内给我一个回音，就承情了。"萧玉忙道："那个自然，这样再美满不过。他又不是疯子，我想他一定喜欢，决无不愿之理。"绛雪闻言，似有喜色，倏地双眉一皱，叹口气道："你倒说得容易，可知这是我前一世的冤孽魔债？不用找了，走吧。"萧玉巴不得有此走字，就势回步。因见绛雪钟情太甚，只图讨她喜欢，边走边道："他决不敢不听我的话。真要不知好歹，看我饶他！这时不见，还许往郝家告状去了呢！"绛雪道："这人天性最厚，任多委曲，也决不会坏你的事。不是见我不得，便是怕你又欺负他，躲出去了。向外人乱说？一定不会这样。你走后门，我走前门，分路出走，也许能遇上呢。但是以后再也不可欺负他了。"

萧玉忙着快走，口里应诺，匆匆整理好了雪具，先送绛雪走到前门，探头细看。那郝家灯火尽灭，谅已全家入睡。放放心心催着绛雪，穿上雪具；约定同行地点，出门上道，赶急闩门，往后门跑去。萧清知道此时再不出面，必疑自己向外人泄漏机密，回来又是祸事。想了想，料与情人相见心急，必无暇

多说，听他回转，故意出声走动。萧玉见兄弟忽然出现，虽然急怒交加，一则心神早已飞走，无暇及此，二则守着绛雪之诫，事须好商，不便发作。匆匆停步，喝问："你往哪里去了？如何寻你不到！"萧清知道他适才没敢高声呼喊，随口答应："我自在后房，想起爹妈伤心。后来口渴，见崔家丫头在房内，不愿进去，摸黑到厨房，吃了半瓢冷开水，哪里都未去。没听哥哥喊，哪晓得是在找我？"萧玉将信将疑，不及盘问，只低喝道："表婶临终，已收绛雪妹子为义女了。他是你二表姊，以后不许再喊丫头名字得罪人。这会工夫不多说，今晚你不再放个把奸细进来，就好了。"随说随走。说完，人已往后门跑去。

萧清见乃兄毫无顾忌，一味迷恋瑶仙，天性沦亡，神智全昏。早晚必定受人愚弄，犯上作乱，惹那杀身之祸；又是心寒，又是悲急，暗中叫不迭的苦。见人已走，只得去把后门虚掩，将神灯移向暗处。室灯吹灭，不使透光，以防潜夫再来叩门，也不敢再出声哭泣，只趺坐在灵前地上，对着一盏昏灯，思前想后，落泪伤心。暗祝阴灵默佑，兄长悬崖勒马，迷途早返，一面再把潜夫所劝洁身远祸，移居叔父家中的话，再四分别轻重利害。最终寻思，兄长受了贱人蛊惑，无可谏劝，祸发不远。自家虽是萧氏宗支，一则先世不曾同隐，情分上本就少差，父母在日与村人又不融洽，再经这一场祸变，难免不怨及遗孤，加之嫉视。安分为人，日久尚能挽转，若作那桑间濮上等荡检逾闲的丑事，村人已自不容，再要为色所迷，受挟行凶，有甚悖逆举动，不但他本人难逃公道，自己也必受牵连，为时诟病，有口难分。纵不同谋助逆，也是知情不举。好了，受些责辱，逐出村去，一个不好，同归于尽。弟兄同难，原无所用其规避，但是父母已被恶名，他又多行不义。生惭清议，死被恶名，父母

血食宗嗣由此全斩，不孝之罪，岂不更大？何况他还要强逼娶那无耻丫头，不允，日受楚辱，更伤兄弟之情，允了，不特心所厌恶，以后事败，更难自拔。萧清越想越难再与同处，决定敷衍过了破五，灵棺一葬便即离去，搬到叔父家中避祸，以免将来波及，反而更糟。日夜悲思，疲劳已极，主意算稳，心神不定，不觉伏倒蒲团上面，昏沉入梦。

萧玉出门，踏上雪橇，赶上绛雪，假说兄弟没有见到，以免无言可答。一路加急滑行，仗着沿途人家绝少，又都夜深入睡，一个人也未遇见。赶到崔家，遥见灯火全熄，全屋暗沉沉，心料来晚，瑶仙等久生气，以入睡相拒，好生焦急。又不敢埋怨绛雪，得罪了更难挽回，急得不住嗐声叹气。绛雪明知他心意，也不去理他，快要到达，方问他道："玉哥，叹气则甚？来晚了吧？"萧玉见她反来奚落，忍不住答道："你还说呢，都是"，说到"你"字，又缩回去。绛雪怒道："都是甚么？都是我耽搁的，害了你是不是？"萧玉忙分辩道："妹子你太爱多心了，我哪里说你？我是说，都是我命苦，把心挖出来，也没人知道。真恨不能死了的好呢！"绛雪冷笑道："那倒用不着费那么大事，少埋怨人几句就好了。我既说得出，就担得起。你屋还未进，就着急做什么？"说时已到堂屋门前。

萧玉见一排几间屋，没一处不是黑的，料定瑶仙生气无疑。昨晚已经吃过苦头，哪敢再冒昧闯门而入？见绛雪推开堂屋门，走到瑶仙门前，掀帘而入，心乱如麻，也没留神细看，恐又见怪，只得站在门外候信。方自忧疑不定，忽见绛雪在房内，将头探出帘外，细声问道："到了家屋，怎不进来？还要喝一夜寒风么？请你把中间堂屋门关好，上了门闩。我冷极了，要回房去烤火，不由前面走了。"说时，萧玉瞥见帘内，似有微光透映，又不似点灯神气。闻言如奉纶音，不等说完，诺诺连

声，走将进去，放下雪具，匆匆关好堂屋门，朝灵前叩了三个头，慌不迭掀起帘钻入一看。室内无灯无火，冷清清不见一人，仅里面屋内帘缝中，射出一线灯光。不知瑶仙是喜是怒，许进不许？正打不起主意，忽听里屋通往后间的门响了一下，仿佛有人走出，跟着又听瑶仙长叹了一声。萧玉忙也咳嗽一声，半晌不听回应，提心吊胆，一步步挨到帘前，微揭帘缝一看，忽觉一股暖气，对面袭上身来。室内炉火熊熊，灯光明亮，向外一排窗户，俱悬着棉被，绛雪不知何往。只剩瑶仙一人，穿着一身重孝，背朝房门，独个儿手扶条桌，对着一面大镜子向壁而坐。不由心血皆沸，忍不住轻唤："姊姊，我进来了。"瑶仙没回头，只应声道："来呀！"萧玉听她语声，虽带悲抑，并无怒意，不由心中一放，忙即应声走进。瑶仙偏脸指着桌旁木椅，苦笑道："请坐。"萧玉忙应在旁坐了，见瑶仙一身缟素，雾鬓风鬟，经此丧变，面庞虽然清减了许多，已迥非昨日模糊血泪、宛转欲绝情景。本来貌比花娇，肌同玉映，这时眉锁春山，眼被红晕，又当宝镜明灯之下，越显得丰神楚楚，容光照人，平增许多冷艳。令人见了心凄目眩，怜爱疼惜到了极处，转觉欲慰无从，身魂皆非己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坐定半晌，他才吞吞吐吐问道："好姊姊，你昨日伤心太过，我又该死，害你生气，回去担心了一夜，今天稍好些么？人死不能复生，姊姊还是保重些好。"说完，见瑶仙用那带着一圈红晕的秀目望着自己，只不答，也未置可否。看出无甚嗔怪意思，胆子渐大，跟着又道："姊姊，你一个人的弟弟，昨天也是新遭大故，心神悲乱，虽然糊涂冒昧，得罪姊姊生气，实在一时粗心，出于无知，才有这事。刚才因绛妹怕走早了，防人知道，来得又晚了些。昨晚我心都急得烂了，望乞好姊姊，不要怪我吧！"说完，瑶仙仍望住他不言语。萧玉对着这位患难相处

的心头爱宠、绝世佳人，真恨不能抱将过来，着实轻怜蜜爱一番，才可略解心头相思之苦。无如昨晚一来变成惊弓之鸟，再加上瑶仙秋波莹朗，隐含威棱，早已心慑，惟恐丝毫忤犯，哪里还敢造次？又想不出说甚话好，心里也不知是急是愁，仿佛身子都没个放处。由外面奇冷之地进到暖室，除雪具风帽留在堂屋外，身着重棉，一会便出了汗，脸也发烧，又不便脱去长衣。心爱人喜怒难测，尚悬着心。呆了一会，方自忸怩不安，瑶仙忽然轻启朱唇问道："你热了怎不把厚棉袍脱了去？"萧玉闻言，如奉纶音，心花大开，忙即应声起立，将长衣脱去，重又坐下。瑶仙忽又长叹了一声，流下泪来。萧玉大惊，忙问："好姊姊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是我适才话说错了么？"瑶仙叹道："你适才说些什么，我都没听入耳，怎会怪你？我是另有想头罢了。你这两天定没吃得好饭，我已教绛妹去配酒菜，做宵夜去了。等她做来，你我三人同吃，一醉方休，也长长我的志气。"萧玉知她母仇在念，情逾切割，怎会想到酒食上去？摸不准是甚用意，想了想，答道："我这两天吃不下了。姊姊想吃，自然奉陪。"瑶仙玉容突的一变，生气道："事到今日，你对我说话，还用心思么？"

萧玉见她轻嗔薄愠，隐含幽怨，越觉妩媚动人，又是爱极，又是害怕，慌不迭答道："哪里，我怎敢和姊姊用心眼？实对姊姊说吧，现时此身已不是我所有，姊姊喜欢，我便喜欢，姊姊愁苦，我便愁苦，姊姊要我怎么，我便怎么。不论姊姊所说真假，好歹我都令出惟行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哩。"瑶仙闻言，微笑道："你倒真好。"萧玉方当是反话，想要答时，瑶仙忽伸玉腕将萧玉的手握住，说道："你当真爱我不爱我呢？"萧玉先见瑶仙，春葱一双手搁在条桌上面，春葱也似，柔若无骨，几番心痒，强自按捺，想不到会来握自己的手。玉肌触处，只觉温

柔莹滑，细腻无比，再听这一句话，事出望外，好似酷寒之后骤逢火热，当时头脑轰的一下，不由心悸魄融，手足皆颤。爱极生畏，反倒不敢乱动，只颤声答道："我、我、我真爱极了！"瑶仙把嘴一撇笑道："我就见不得你这个样子，大家爱好在心里，偏要表出来。"随说随将手缩了回去。萧玉此时手笼暖玉，目睹娇姿，正在心情欲化的当儿，又看出瑶仙业已倾心吐爱，不再有何避忌，如何肯舍？忙顺手一拉，未拉住，就势立起挨近身去，颤声说道："好姊姊，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心，真真想死我了。"边说边试探着，把头往下低去。瑶仙一手支颐，一手在桌上画圈，一双妙目却看着别处，似想甚心思，不怎理会。萧玉快要挨近，吃瑶仙前额三两丝没梳拢的秀发，拂向脸上，刚觉口鼻间微微一痒，便闻见一股幽香袭入鼻端。再瞥见桌上那只粉团般的玉手，益发心旌摇摇，不能自制，正待偎倚上前，瑶仙只把头微微一偏，便自躲过，回眸斜视，将嘴微努道："人来了，是甚样子？放老实些，坐回去我有话说。"萧玉恐犯触怒，不敢相强，只得退坐原处，望着瑶仙，静候发话。等了一会，瑶仙仍是面带笑容，回去倚着椅背，娇躯微斜，面对面安闲闲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

萧玉见她今日，哀容愁态全都扫尽，目波明媚，口角生春，似有无限情愫，含蓄在内，不由越看越爱，心痒难搔。早知不会见怪，深悔适才胆小缩退，将机会错过，未得稍微亲近，略解多日相思之苦。正打不起主意，借甚机缘二次发动。瑶仙见他呆望，嫣然笑道："你想什么？我有哪点好，值得你这样爱法？"萧玉闻言，心花怒放，陪笑答道："姊姊，你玉骨冰肌，灵心慧质。我想天上神仙，也未必有你这样美丽，怎叫人不爱呢！"瑶仙见他口里说着，手却悄悄伸将下去，在拉座下椅子，似想挨近，笑道："呆子，你拉椅子做什么？要坐过来，

就大大方方把椅子搬过来。莫非挨得近些，还有什么好处?"萧玉吃她道破，不由脸上一红，乘机涎脸笑答道："好处多呢！我得和姊姊稍微亲近，死也甘心！便叫我做神仙，我都不换。我跟姊姊，同坐一起吧！"随说随又起立，走向瑶仙身侧，一面留神觑着瑶仙面色喜怒，一面移坐上去。

瑶仙所坐靠椅本宽，可容二人并坐，萧玉和她两肩相并，息胜吹兰。目睹瑶仙并无怒容，自觉心口怦怦乱跳，正待再进一步，回手挽肩，相偎相倚。瑶仙只将身子微侧，人已轻巧巧离座而起，笑道："少爷，这把椅子好，我让你如何?"萧玉慌不迭伸手想拉时，瑶仙一偏身，转向椅后，手指朝萧玉脸上，轻轻划了一下道："没羞的东西。"萧玉猛觉一股温香，自瑶仙袖口透出，不禁心中又是一荡，忙伸手一把拉住瑶仙的手腕。方觉柔腻莹滑，无与伦比，瑶仙已甩手夺开，斜睨萧玉白了一眼，翩若惊鸿，往外屋走去。萧玉忙喊："好姊姊莫走，我不敢了。"待要追出，瑶仙隔帘微嗔道："我有事去，就来。又不听话了么?"萧玉忙应："我听，我听。"接着便听履声细碎，走向别屋中去。

萧玉独坐室中，回味适才情况，直似痴了一般，心神陶醉，周身火热，通没一个安顿之处。彻骨相思，一朝大慰，一心只盼瑶仙顷刻即回。看今夜情景，纵不能销魂真个，也必可以相偎相抱，得亲玉肌，爱她一个半够。这时任有天大的事，也都置之度外。谁知等了一会，全然无信，连绛雪也不见到来。耳听室外铜漏，水声滴滴，算计天已不早，家有重丧，不容不归。萧玉一肚皮的话，一句尚未向瑶仙倾吐。当这千金难买的光阴，平白糟掉岂不可惜？始而心焦，明知二女必在别屋，以前也曾去过，一找就到，有心寻她回来。无奈玉人难测，闺令森严，不容假借，自己又曾答应，惟命是从。万一借

此相试，误走了去，将她惹恼，如何转弯？想去不敢，不去又急得毛焦火辣，心旌悬悬，越等越情痴，满腹热爱无从发泄。萧玉倏地起身，扑向瑶仙床上，先抱起瑶仙常睡的枕头，连亲带嗅，搂得紧紧。低声喊着："好姊姊，亲姊姊！"发狠亲热了一阵。后又得到瑶仙两只绣鞋，抚摸亲爱，朝鞋里不住乱亲乱闻，低声直唤："好姊姊，爱死我了！"似这样狂热虚爱了一阵，二女依旧一人未来，渐渐爱极生恨，在室中抓发捶胸，低骂："狠心姊姊，害得我苦！"不禁伤心，落下泪来。刚在酸楚难受，忽听身后有人嗔道："好！你骂姊姊，我去告诉她去，看还对你这个没良心的好不？"萧玉大惊，回头一看，正是绛雪，一不知掩了进来，正站在自己身后，手里捧着一个木菜盘，绣鞋尚在手内，床上枕被，也都零乱，惟恐真去告发，慌不迭将鞋先藏向怀中，忙着作揖打躬道："好妹妹，亲妹妹！我哪敢骂姊姊？谢谢你。她刚对我好一点，你一告我，就全遭了。"绛雪嗔道："说你没良心，还不认，她才对你好一点么？这比骂她还要可恨。"萧玉信以为真，急得一面打躬，一面慌不迭分辩道："她对我真好极了！我怕你告，才那样说的。谢谢妹妹，成全我吧。再说她走来听见就糟了！"话刚说完，忽听瑶仙由别屋中走来口喊："绛妹，打帘子，我腾不出手。"萧玉方自惶急，绛雪笑道："姊姊说你呆子，一点不差！也不帮我接接东西，净说这些空话，有甚用处？"萧玉才想起绛雪手有托盘，忙即应声接过，放向桌上。绛雪随转身，将帘揭起。

瑶仙也用木盘托着一个小火锅和好些食物，走了进来，笑对萧玉道："大少爷，受等受等。这火锅是用鸡汤煮，现吃现下的抄手，外配糟冬笋、梨窝菌油、风鸡、烧腊鸭子和两盘四酿腊味。这都是妹儿见我两娘母年前没心肠办年货，她私自做的，也都是你爱吃的东西。今夜我们安心振起精神，高高兴兴

消个好夜，补补我们三个这些天的苦。快请一同享受吧！”萧玉见了瑶仙，由不得又喜又恨，暗忖：“你原来帮着绛雪做宵夜里抄手去了，谁希罕吃这些东西！与其那样，还不如早来一步，领你的情呢。偏要来在绛雪后面，当着人一定又是靠得住，连手都不能挨了。”心中怨望，却不敢现于词色，忙说：“多谢姊姊厚意，只是良宵苦短，为乐不长，是样恨事呢！”瑶仙道：“初春夜长，包你吃完回去，还来得及。今天过完，还有明天，就这一夜工夫完了么？明天一黑，你就想法子自己来。好在你那兄弟，虽不和你同心，准定不坏你事。我已拿定主意，不畏天命，不恤人言，好了在此，不好同走，还怕什么？不过不象你这位呆相公，只图眼前，不作长久打算罢了。我姊妹都饿了，快吃吧。”说时，绛雪已把杯和菜碟摆在旁边八仙桌上，火锅放在当中，由木盘里抓些抄手下去，将锅盖好，斟了三杯酒。瑶仙让萧玉坐左，绛雪坐右，自己打横居中而坐。二女俱是有说有笑，高兴已极。萧玉因瑶仙虽然暂时使自己失了渴望，话却有因，而且明日可以早来，无复候召，从此变为入幕之宾。丧事办完，便可长日厮守，设有碍难，立即相携出山。地久天长，永不分离，真是美满非常。加以旨酒嘉肴，秀色同餐，不禁又快活起来。

一会抄手煮熟，二女先盛出三碗，续上新汤，抓些再下。瑶仙吃了几杯酒，再吃些热抄手，玉颊生春，越显娇艳。萧玉由不得越看越心痒，上面不好动手，用脚在桌底去挨瑶仙的脚。暗觑瑶仙神色自如，仍是劝吃劝饭，纤足由他挨踏，也未移动，料定瑶仙已然决意委身相从，可以任凭亲爱，不再矜持，胆渐放大。又嫌两鞋相挨，尚不称意，便把脚缩了回来，将棉鞋暗中褪下，轻轻踏在瑶仙脚背上，觉得软棉棉，舒服已极。有心踩她一下，又怕踏痛，手里拿着羹匙，方自胡思乱

想。绛雪忽然嗔道："我为你半夜里在雪地上跑来跑去，又做宵夜，却拿我当脚踏板用。总算你这位大少爷体贴人，居然肯把老棉鞋脱掉，没拿了泥脚踏我。还不缩回，莫非这两天，嫌我脚没为你跑断么？"绛雪口里说话，脚仍不动。

萧玉正当得意出神之际，先未入耳，到了末两句，才听出绛雪似朝自己发话。偏头一看，原来瑶仙料出他坐在一起不肯老实，早把双脚缩在椅环以内，错踏了绛雪的脚。不禁脸涨通红，又愧又急，又怕瑶仙生气，错疑自己和绛雪也有心思。一面慌不迭将鞋穿上，以为瑶仙必要责难，正觉无地自容，想不出说什么话好。谁知瑶仙，只偏头看了一眼，抿嘴微笑，面上更无丝毫不快之色。绛雪也是说过拉倒，脚缩回去，便去揭锅抓抄手，更不再提前事，心终稍安。忸忸怩怩吃完宵夜，二女共撤残肴。萧玉恐瑶仙又要随出，红着一张醉上加羞的丑脸，笑向瑶仙道："让妹子一人偏劳吧，天已不早，我还有两句话，要和姊姊说呢。"瑶仙笑道："先在桌上怎么不说？我们说话，还背绛妹么？"绛雪冷笑了一声，只捡盘碗，却不走出，意似等了同行。萧玉知话说错，又不能说出是想背了绛雪好和她亲热，一着急，越发口吃，结结巴巴只说："我，答不出来。"瑶仙仍作不解道："你说有话，叫你说又吞吞吐吐，再不说，我们收拾东西去了。"萧玉无法，勉强答道："那就等姊姊、妹妹收拾回屋，再说吧。"绛雪撇嘴悄语道："这时候，顶好我一辈子不回屋，才对心哩，等我？奇怪！"说罢，掀帘自出。瑶仙也拿着残肴，随同出去。气得萧玉坐在椅上，眼对着房梁直叹气。以为二女必是同回，今晚定成虚愿。

不料没有半盏茶时，瑶仙拉帘走进，绛雪并未偕来，萧玉心中狂喜，忙离座迎上前去喜道："好姊姊，适才怎去半天不回，等得我好苦！"瑶仙接口道："天都快亮了，也是我今晚想得太开，

忘了忌讳，差点误事。什么都等明晚早些来再说吧，此时我的心慌，你快些回去吧！”说完，转身拉帘，直催快走。萧玉见她面带惊惶，知她性情，如再牵缠不舍，定致触怒，只得应声随出。

瑶仙在前领送，行动匆迫，哪有亲近机会？萧玉自然失望已极，到了堂屋，瑶仙催着他将雪橇穿上。快出门时，萧玉刚跨门槛，酸声喊了一句“姊姊”，瑶仙忽然纵身侧椅上，拿起一顶风帽和一件狐皮里的斗篷，唤道：“玉弟慢点！风雪寒天，这时更冷。等我把爹爹的风帽斗篷穿上，否则冻病了，哪个能来管你？到家藏好，明晚穿来，不要被旁人看见。”随说随给萧玉亲手穿上。萧玉见她深情款款，关爱周至，益发感激热爱，浃髓沦肌，口中应谢，将头一回，恰巧瑶仙正系风帽飘带，没留心他回顾，这一来两人的脸相隔只两三寸。萧玉闻着瑶仙嘴内酒香，心神大荡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就势往前一凑，正亲在瑶仙玉颊上面。方觉神魂飞越，半身酥麻，待要不问青红皂白，回身搂抱，着急亲热一下。谁知瑶仙已将帽上飘带结好，微嗔道：“你醉了么？还不快走。”顺手一推，萧玉被推了出去。萧玉觉得无甚怒意，还待回身，略为缠绵再走，瑶仙更比他快，人一离门，早随手将门关上。萧玉急道：“好姊姊，今晚我真感激你，”底下还未出口，瑶仙已对着门缝朝外低声说道：“我晓得你的心，早些回去睡个好觉，明天话多呢。我也回房安歇，今晚这门是万不能再开了！”说罢，微闻履声入室。萧玉知道无望，只得踏雪上路，一边想着今晚，这样出于意外的喜遇。当此男女热爱期中，初尝到一点甜头，好比饿婴见乳，只尝一口，比起未吃时还馋十倍，回味固是无穷，比没得到时也更难受得厉害。萧玉思潮起伏，周身火热，脚底无形加快，不消多时便到了家，仍由后门入内。见到处漆黑，不听一点声

息，心疑萧清已睡。摸黑走近灵前一看，灯烛全熄，只有灵前一座神灯半明不灭，吐着星星残焰，愈显凄凉。这才想起母死之惨，心方一酸；猛瞥见蒲团上，倦伏着一条黑影，剔去灯花一瞧，竟是同胞骨肉萧清。看室中情形，分明防有人闯进，熄去灯火在此守候，为时过久，倦极睡去。不由天良激发，生了怜爱，俯身下去，想将萧清抱向房中安睡。手才挨近，忽听萧清哭喊道："哥哥你莫打我，我没对人说呀！"萧玉听他梦话，都在怕受责打，想起连晚迁怒打他情形，越发内愧心酸，忙喊："弟弟，快随我到屋里睡去，地下恐怕冻倒。"萧清闻声惊醒，见是乃兄，连忙爬起，便问："哥哥甚时回家？怎我睡得这死？"萧玉答说天快亮了，屋里火盆，不知熄了没有？萧清算计火盆将熄，恐怪他贪睡偷懒，慌道："也许没灭，我这就升火去。"萧玉见他惶急忙道："我不冷。神堂四面透风，你先到屋里暖和一会，我升火吧。"

萧清平时惯受乃兄呼喝支遣，闻言颇觉奇怪。猛看到萧玉那身穿戴，又闻见口中酒气，才想起乃兄长到崔家去这一夜，将亮方回。见他神情和顺，迥非昔比，定是有点问心不过，才会这样，不禁又急又怕，呆在那里，做声不得。萧玉还当他醒来，人不清醒便道："你已冻了好一会，我们且去房内，看火盆熄了，再升不迟。"说罢，拉了萧清一只冰冷的手，同走进房。壶水正开，火盆恰有余焰，萧玉便将斗篷、风帽脱下，叠好藏起。萧清便向盆中加炭，将火添旺，望着萧玉，想问又恐触怒，只得自去将桌上油灯剔亮，喊道："哥哥快睡，不多一会，就该起了。"萧玉回时，满心欢喜，只信瑶仙之言，没甚觉察天色，闻言想起路上走了一阵，好似天快亮情景。揭开窗帘，就窗隙往外一看，四外仍是黑沉沉的，忙到外屋一看壶漏，离天明少说也有个把时辰。先颇怨望，后悔走回得太快。继一寻

想，瑶仙今晚那样深情蜜意，不是她家壶漏不准，看错时候，便是怕自己连日忧劳，好令安心早歇。分明好意，怎又怪她？萧清也觉出离天明尚早，再看乃兄神色，猜又受人愚弄，似未作甚过于越礼之事，心始稍安，方在暗中留意观察。萧玉也料兄弟怀疑，一则自觉对他不过，又想起绛雪之托，便走过去拉手并坐，温言说道："好弟弟，你莫乱想。休说哥哥发情止礼，不会做甚坏事，便你崔家两个表姊，也都幽娴贞静，知书明理，决不贻笑于人。心迹久而自明，这个只管放心好了。我此时一点不困，你连日悲苦劳倦，想睡先睡一会，天亮来人我再喊你，要不我们商量日后之事也好。父母双亡，剩我弟兄两人，以后大家亲热，不能再淘闲气。"说时眼圈一红，不禁落下泪来。

萧清此时已把主意打定，料他受人指使，化刚为柔，来作说客，想自己娶绛雪为妻，再坐下去，仍非呕气吵闹不可。心中急虑，哪敢再反口探问今夜崔家情景？只得将机就计，装着神倦答道："我今晚不知怎的，又不舒服，又怕和昨晚一样，外人硬闯进来。守在灵前，熄灯装睡，不知何时睡着。如今周身发冷，有点支持不住，哥哥也是连日愁急忧劳，一同睡吧。就睡熟了忘起，人都知我弟兄可怜，连夜未得安歇，一时睡熟，我想不会见怪的。"萧玉闻言，面容陡变道："我们就只四个亲人，外人不过彼此做个假过场。我不想睡，谁还怕他们怪么？"萧清见他说时，目闪凶光，满脸厉色，再听那等语气，心里一冷，知已受了瑶仙主仆诱惑，绛雪已成亲人。惟恐再说下去，又生纠葛，不禁笑道："既是哥哥疼我，只好先睡一会了。"说罢，歪身睡倒。萧玉暂时天性发动，对于萧清确有几分友爱，当他真个人倦欲眠，自己还想心事，有话明日再向他劝说也是一样，随取条棉被与他盖上。其实萧清满腹愁苦忧急，又挂着明早人

来，不过是想躲他，以免麻烦。身虽卧倒，哪睡得着？虚合着眼，自在暗中偷觑。

萧玉情欲蒙心，全然不觉，萧清卧后，他也躺向对面榻上，仰望屋梁，盘算心事。一会想起今晚瑶仙相待，简直出人意料。那情景，便软玉温香、尽情搂抱温存爱她个够，也决不会生气，只恨适才胆子太小，把机会错过，没敢伸手抱她亲她，非再挨到明晚不能相见，越想越可惜。渐渐想到明晚，可以尽情温存，越想越甜蜜，喜得几乎笑出声来。方恨时光太慢，明日这白天如何挨法？还要受许多闲气嘴脸，因而想到乃母死时惨状，不禁伤心欲哭。这一伤心，联带勾起瑶仙姊妹同仇敌忾的默示，今晚佳人情重，易冷为热，分明由自己为她锐身急难，誓复亲仇而起。话虽容易，真要下手，却是难如登天。一不成功，或是临机懦怯，自身难保尚在其次，心上人决不会再有丝毫垂爱，岂不大糟？越想越难，越难越怕，又把萧逸父子恶狠狠咒骂了几句。最后把心一横，奋身纵起，咬牙切齿，自言自语，低声唤道："好姊姊，我爱你如命，决计过一天算一天。且让我眼前先爱个够，到时管什么成败？拿这条命报答你的恩情好了。"说罢，将足一顿，重又卧倒，心定神安，不复再作他想。连日疲倦，一齐发作，转瞬如死一般睡去。

萧清见他时喜时悲，时急时怒，坐卧不停，最后竟从床上跃起，肆无顾忌，自吐心事。知道陷溺已深，万难挽救，又急又怕，又伤心。吞声痛哭，直到天明，见萧玉睡得正香，也不去唤他，径往厨下烧火煮水，准备少时人来饮食。

魏氏在日，人虽奸恶，却甚能干，事多亲自操作，不肯假手他人。萧清不过偶然在侧，看过些回，从没亲手做过。偏生所用丫头胆子最小，自从魏氏元旦疯狂吓跑，便没回来，也忘了命人去找，所有茶水点心，连日全仗郝氏全家代为料理。萧

清面热，多劳外人于心不安，只得强忍悲苦，习练家务。当日因是接三，惟恐人来热水却没一碗，黎明便起操作。素未做惯，又当三日不眠不食、悲苦愁急之余，一人要备多人之需，如何能做得好？正忙得晕头胀脑，乱七八糟，眼看阳光已上，心中惶急。郝潜夫忽然叩门走进，见萧清眼肿如桃，满身水湿油污，一脸污黑。问知究里，又怜又敬，便劝他道："不怕你多心，今天大年初三，谁不图个顺遂？昨前两早，村主之命，那是无法。接三应该下午，人怎会早来？我知你三天没进饮食，我已拿你当亲兄弟看待，须得听我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责重日长，徒悲无益。这些事，我还会做一点。好在东西现成，你自坐一旁，等我做来，你陪我同吃，我再告诉一个喜信。"

萧清原和潜夫至厚，自己也实不会，只得应了。潜夫先就锅中开水，下了两大碗挂面，打了几个鸡蛋，撕些瘦腊肉在内，又加上油酱，盛起递给萧清，迫劝同吃。萧清听说早间人不会来，心里略定，再经潜夫不住劝慰开导，悲怀略减，渐觉饿疲交加，也就吃了。吃完，潜夫觉着来了未见萧玉，便问那丧心病狂的一个呢？萧清答说："连日熬夜倦极，适才劝去安睡，在房里和衣小睡。"潜夫冷笑道："恐怕昨晚私会情人，跑累了吧？你怎对真人还说假话？"萧清忙叫："好哥哥，莫要这样！"潜夫道："这样败类，不但不屑说他，昨晚明知他私会崔家丫头，我却没有过问。他三个只管奸谋诡计，早晚犯我手里，自有公道。"萧清见他神态激烈，出声渐高，恐兄长走来听去，一面低声求告，又问："我这孤孽之子，有甚喜信？"潜夫见他急得可怜，便道："看你面子，只不生变，从此我不再提他三男女就是。我和你商量的话，已对师父说了，定准你母亲一葬，便由师父把你唤去同住。你如迟疑，不躲开他们，早晚同归于尽，悔不及了。"

第二十三回

强欢笑心　凄同命鸟
苦缠绵肠　断可怜宵

话说萧清年幼胆小，天性又厚，始而不舍兄长，意欲相从挽回，委决不定，继而吃萧玉做寒了心，又强迫他娶绛雪为妻，心同苟且。决定以后，又想起萧逸平日虽爱自己，无奈父母所行太恶，焉知无恨？万一迁怒，不肯真正关照，如何是好？闻言也颇心喜。一想自己一去，兄长无人谏劝，不知伊于胡底？有己在侧，也是无用。事已至此，照昨晚自吐心腹，天良丧尽，说不得只好先打脱身主意，日后再竭尽心力，挽救一点是一点吧。想到这里，不住悲叹。潜夫知他天性至厚，恐其顾此失彼，故意怒问："你还不愿去么?那我就回复师父去。"萧清慌道："哪有不愿之理？我是觉着家兄孤单可怜，我又劝他不转，太伤心了。"潜夫冷笑一声，方要答话，忽听萧玉在喊:"弟弟。"萧清想起了今早无人，必说绛雪亲事，一面应声，悄嘱潜夫，千万等有人来再走。潜夫怒问："莫非怕他欺你不成？"萧清不好明说，只答："有为难事，不是欺我，请你陪我一陪，却

不要对他难看，免得走了生气。”潜夫把头一点，萧清忙去下面。

萧玉刚起，见日光已上，四无人声，昨晚友爱之情，尚还未尽。喊了两声，只听人在厨房答应，不见走来，料是新起烧水。也想兄弟劳苦，昨晚不知受冻没有？今天人多事多，意欲赶往相助；刚进厨房，一眼瞥见潜夫坐在板桌旁，桌上放有年菜空碗剩汤。勾起前隙，好生不快，勉强向潜夫略为招呼，便问："弟弟在做什么？”萧清忙答："我早起烧水待客，肚皮饿了，多亏郝世哥来，帮我下了两碗挂面吃了，正给你煮呢！”萧玉心想此时无人，正好向兄弟劝导，偏生小郝跑来，撞魂碍眼。心中有气，又不便发作，倒些汤罐水洗漱后，自往房中等面。满拟潜夫与己面和心违，不会随来。谁知潜夫和萧清相留作伴，必有原因，乘他回房抽空跑回家中告知二老，决计守着萧清，不到午后客来不走。面好人回，也同走进，人家丧乱相助，还须承情，不能过于怠慢。潜夫也不理他，自和萧清谈话，帮同料理一切。萧玉每唤萧清，潜夫必定随往，枉自厌恶，无计可施。萧玉也颇聪明，几句喊过，恍然大悟，明白兄弟不愿娶绛雪为妻，有心找出人来作梗，不禁忿怒！暗骂："不知好歹的东西！除你不认我为兄，离家出走，谁还能保你一世？我如不把这亲事做成，四人合力同报亲仇，誓不为人！”因绛雪叮咛不许硬逼，成否都不许再给兄弟气受，否则不肯甘休。当时恨在心里，率性避开，不再搭理。

直挨到申未之交，才来了二三十人，还俱是萧逸门下和萧清相厚的同门师兄弟。因奉师命，会同前来。事前已先着人送信，说丧家无人，所有祭席纸箔俱都带有，一到就上供，供完一起烧。佛事照例由本家子弟，和村中一些信佛诵经的人在灵前诵送，另外派有几人。来人一半师命莫违，一半看在萧清面上，草草终场。

萧清自觉冷落，不似往日别家热闹虔敬，事难怨人，好生伤心！人走将尽，犹在灵前悲声诵经不起。萧玉却认这是具文，巴不能早些人走天黑，好去赴约，见状正合心意。不料郝潜夫受了乃弟之嘱，独独不走，萧玉实忍不住忿怒，方要发作，还算萧清见机，看出乃兄神色不妙，悄嘱潜夫，自己难关已过，可请回去，明早再行详告。潜夫也要归侍父母安歇，方始别去。萧玉因瑶仙令他早去，奉若纶音。潜夫一走，更无避忌，只对萧清说了句："留心门户，不许外人走进。"匆匆进房，披上昨晚斗篷风帽，立即起程。

这时天未夜深，又值新正初三，人都睡足，各家都在想法行乐。花炮满天，爆竹之声，此起彼应，密如贯珠，四外红灯，高低错落，灿若繁星。去崔家这一条路虽最僻静，山巅林杪也有好些灯光掩映。这还是大雪之夜，村主情趣不佳，无人为首，仅仅村人自为点缀，如在昔年，还要热闹风光得多。萧玉终是作贼心虚，一路掩掩藏藏，如飞而行。且喜路上只回避不及，遇到过两次人，又因有风帽遮脸，都吃误认，不知是己。喊了两声别人名字，装未听见，再故意向旁路一绕，藏向隐处，看人走远，再加速前行，全未看破，暗赞："瑶姊真个聪明，如非这身装束，几露马脚。"边想边走，一会赶到。由外望内，仍和昨日一样，冷清乌黑，不见灯光。轻轻往门上一弹，绛雪首先应声而出，引他入内。到了瑶仙室内一看，镜子梳妆桌已然移开，却把方桌摆向正中，上首设着四副杯筷，桌前放着满桌菜肴，象是摆供神气，两旁各有两把坐椅，却没杯筷，地下铺着红毡。这还不奇，最奇是二女都穿着一身吉服，瑶仙薄施脂粉，越显美艳，面上神色也看不出是喜是恨？萧玉不解何意，喊了声："姊姊。"未及问故，瑶仙不容说话，径令绛雪领走别室更衣，出来再说。萧玉只得随去，乃是绛雪卧室，见大椅上放

着一身吉服，心中奇怪。二次想问，绛雪眼圈一红道："姊姊今天就嫁你，这新郎不愿做么？快换了衣服出来，我去她房中等你。"萧玉闻言，虽是心愿之事，但想起双方母丧三日，便这等举动，未免于心不安。瑶仙性情说了就做，又不敢迟疑，一面脱去斗篷风帽，忙喊："妹妹，为何今晚便要行礼，快请言明。免得少时不对姊姊心意，招她生气。"绛雪把嘴一撇道："少时她自会说，凭你这样人，我姊姊的心意才测不透呢。从今以后，你只照她说的去做，包你没错就是，我先走了。"说罢，不再答理，径自走出。

萧玉见那衣服，俱是乃岳生前所穿，长短大小俱差不多，匆匆穿好，赶将出去。二女已将香烛点好，先同向上跪下，叩头默祝，容甚悲愤，却未流泪。叩罢起立，瑶仙朝绛雪看了一眼。绛雪便对萧玉正色说道："姊姊为你痴情所感，本来决计嫁你。今日母亲接三，下午来了几家女眷，男的只萧逸同了三个小狗男女。走时居然暗点姊姊亲事，意思百期之后，便由他作主过礼，分明有人泄了机密，他为买好，顺水推舟。姊姊恨他入骨，怎肯让仇人出面主婚？当时哭诉，母死伤心，不愿为人，今生决以丫角终老。因料他已知姊姊和你有了情分，并还和他说明，母亲在日，曾将姊姊许给萧玉表弟，彼此也都爱好，但遭此祸变，万念皆灰。加以两家均受村人嫉恨，难保日后不有口舌，前日还令我与你送话，请抽空来此当面说明心意。谁知你也和她一样想头，等服终以后，便即出家为僧，以此彼此不婚不嫁。姊姊劝你不从，只好听之。知他怜悯遗孤，心迹是非，久而自明，所以不避嫌疑羞耻，明说出来，出嫁一层，再也休提。这该死的竟信以为真，不但把你来此私会一节掩饰过去，反倒夸我姊姊孝心，有志气，再三劝慰。还在想等日久哀思少减，心活一点，再行劝办。妹妹等他走后一想，奉有母命，不是私约。当

此危疑艰难之际，不久便要设法报仇，名分一日不定，万一有甚挫折，也对不起你。此时全村皆仇，事贵从权，能继母志为上，顾忌什么虚情浮礼？恰好今晚吉时，决计先和你祝告过两家父母，当时拜堂，定了名分。然后换去吉服，三人同心共报亲仇，你意如何？”萧玉虽觉这样过于草率，但为美色所眩，也就没有深思，反附和道：“我早说过，只要姊姊说话，生死祸福，无不惟命。说什么，听什么，还用商量则甚？”瑶仙笑道：“只恐口不应心，未必能都听我话吧？”萧玉力言哪有此事，绛雪道：“我信你，莫要错过吉时，姊姊和姊夫该拜堂了。”

瑶仙为报母仇，虽然心深计毒，终是红闺幼女，一听拜堂，也是有点腼腆。人既美貌，再带几分羞意，益更娇艳。萧玉看了越发心荡魂销，直恨不能一碗水将她生咽下去，首向红毡上立定。瑶仙经绛雪一拉，也随走过，由绛雪低声赞礼，同拜下去。跟着奠酒，将上位杯筷撤下来，分到两旁。萧玉、瑶仙并坐，绛雪对面相陪，刚一坐定，瑶仙先给绛雪斟了杯酒，然后离坐，扑地拜倒。绛雪骤出不意，忙同跪拜，大声道：“姊姊，这做什么？”瑶仙慨然答道：“由明日起，我们三人便入忧患之中，仇敌厉害，人事难知。我是母亲生女，不问是非成败，俱非继她遗志不可。玉弟有半子之义，又是我亲爱丈夫，承他痴情钟爱，随我卧薪尝胆，虽然为我所累，一则出诸他的心愿，二则我仇也是他仇，谊不容辞。惟独妹子于仇敌素不相干，只为母亲临终一言，便随我共赴汤火，在你固是孝义忠烈，在我却是问心不过。今生无以为报，只好叩几个头，略表我感激之意，你如不受，我便不起来了。”绛雪也慨然道：“姊姊既这么说，妹子如不敢当，倒觉不好。妹子告罪，先起就是。”瑶仙又叩了几下，绛雪受了，方始归坐。萧玉肩挨玉人，正涉遐想，见此悲壮情形，看出瑶仙今日之举，全为前路艰危，吉凶难卜。

又不愿受仇人主婚，暗和自己正了夫妻名分，以便策励复仇，兼免嫌忌。看神气定是有名无实，未必肯让自己温存抚爱，不禁把满腹热念，消去大半。

瑶仙二次入坐，便举杯劝饮，谈笑风生，更不再提伤心之事。萧玉见她玉面生春，目波明媚，端的容光照人，仪态大方，令人爱而忘死，不禁又心荡神怡起来。坐既挨近，瑶仙大方，毫不羞缩，乘她劝饮之际，试触柔荑，全无忤色。心中越喜，暗忖既已拜堂，当然还要合卺，虽然新遭大故，不能丧心病狂，销魂真个。照此神情，每夜来此相偎相抱，并头共枕，睡上一会，总可如愿。正在胡思乱想，绛雪道："大家酒足饭饱，该请新夫归合卺了。"萧玉看瑶仙醉态娇慵，星眸微展，半睁半合，似有睡意，闻言未置可否。见绛雪起身来扶，也装着有点醉意，半假半真的随同绛雪将瑶仙扶向床上，脱鞋倒卧。绛雪将帐帘放下，悄声说道："姊姊几夜没睡过一时好觉，照例酒后必睡。你帮我收拾完毕，我走你自陪她，茶桶内泡有好茶，她气不得，莫再气她。"萧玉诺诺连声，二人合力忙着收拾家具，一切还原。事毕，绛雪抿嘴一笑，退向别屋而去。

萧玉独坐房内，对床寻思，今夜之事该当如何？女儿家害羞，如不趁热开张亲近，明夜必难。有心上床温存一会，玉人喜怒难测，一个不巧，误会自己欲谋不轨，愿了还好，一非所愿，必然大怒，不好收拾。按说此时最好守侍床前，待她醒转自己开恩，以表忠诚，方为上策。无如一刻千金，良宵易度，当夜必须归去，其势不能终夜。到时绛雪必来催走，万一不醒，或是怕羞，不愿亲近，好容易有此一日，错过岂不可惜？似这样进既不敢，退又不舍，眼巴巴望着心上人，只有一帐之隔，不能亲近。萧玉思潮起伏，心中乱跳，举棋不定。忍不住走到床前，偷偷揭开帐缝一看，瑶仙面朝外，侧卧枕上，睡甚安稳，

实在不忍惊扰。看过两次，心想放帘时瑶仙已然合眼，不曾看见，既不能亲近，且看她个够再说。萧玉随把帐子挂起，将灯移近，灯下美人，又当醉后，越看越爱。爱到极处，试把被角微微揭开，忽闻见一股温香自被中透出，立即心旌摇摇，不能自制。瑶仙本是和衣而卧，被揭处姿态毕呈，首先触目的，便是平时最心爱的那双纤足。村人自从上辈追隐以来，便订规章垂诫，不许妇女缠足，以免习武操作，全都不便。一有事变，妇女不但无用，反成累赘。瑶仙天生丽质，本就通体秾纤合度，加上母女二人，俱都爱好天然。把一双足整理得踵顶丰妍，底平指敛，柔若无骨，虽不缠足，临睡仍穿睡鞋，以免走样，端的美秀已极。这时穿着一双雪也似白的袜子，净无微尘，俏生生叠在一起，格外显得动人。再加上那玉股丰盈，柳腰纤细，虽被衣服裹住，外观只是一点轮廓，越易引起人的隐微思索。萧玉对此活色生香，一时情不自禁，悄悄俯身下去，先从双足嗅起，以次而上，闻来闻去。快要闻到脸上，有心亲她一亲，又不敢造次。只得跪在床前，凑近口边，尽管偷闻芳息。正在得趣不解馋之际，瑶仙倏地由醉梦中，将两条玉臂向前一伸，恰将萧玉的头搂住，口中模糊梦话道："玉哥哥，你真爱我么?"

原来二人年岁相差只有十多天，以前瑶仙尚存客气，先喊表哥，两小无猜，日渐亲密，又改称玉哥。平日喊惯了口，直到畹秋死前不久，才问明生日，改呼玉弟，萧玉却始终呼之为姊。爱极忘形之际，忽然娇呼亲密，玉腕环抱，玉人梦中尚且如此，可见情深爱重，如何消受得起?忙就势温存，紧紧贴在香腮上面，尽量亲热起来。才亲了几口，正在魂销心醉，欲死欲仙之际；瑶仙突地惊醒，见萧玉跪在枕上，正和自己亲热，立即挣身坐起，似要发作，见萧玉满面惊惶，跪地未起，又觉可怜，叹了口气说道："还不起来，是甚样子?"萧玉慌不迭，

应声起立，忸怩道："姊姊不要生气，我实在太爱你了。”瑶仙也不理他，自起对镜理了理发，手抬处，露出嫩藕一般半截玉臂，看得萧玉心里直痒。只是不敢再为冒失，深悔适才只顾亲她，手在颈上环住，就忘了抚摩一下。瑶仙理完了发，仍回卧枕上，向萧玉道："你来同我躺在一个枕头上，应个景儿，适才酒醉，我还有好些话没对你说呢！”萧玉受宠若惊，忙即应声，走到床前，偏身卧倒。瑶仙往里一让，萧玉方想就势拉她，瑶仙叹道："痴儿痴儿！你怎一味情痴？丝毫不知厉害！”萧玉惊问何故。瑶仙凄然欲哭道："我对不起你，好在只有这片刻之间，只有不胡来，由你爱我一会吧！”萧玉忙一把将她抱住，惊问："姊姊，何出此言？”瑶仙叹道："你哪里知道？你不容说，连我和绛妹都落在妈的算计中了。实告诉你，妈为报仇，死时对我曾用不少心机，还教我对你许多权谋，我事后追思，始得明白。其实妈平日爱我如命，便不如此，非再转过一个人生，此仇也是必报。何况我又性情刚烈，言出必行，怎肯负我死母？妈明知不可为，仍然照她所说去做。前昨两晚我对你忽冷忽热，以及今日，均照妈的指使。前晚你在外面受冻，我心直和刀刺一样，但是无法，事已至此，不这样，怎会使你死心塌地，为我尽力呢？可是你知道么？由明日起便是起始复仇之日！仇人何等厉害，你我如何近得他身？即我侥幸成功，他手下有本领的门徒那多，全村何人不会武艺？我夫妻、姊妹三人，一个也休想落个全尸。事如不成，守着对妈誓言，你我夫妻永无团圆恩爱之日，成更非死不可。地老天荒，此恨何穷？叫我这负心人，怎对得起你！”她越说越心酸，竟把头埋在萧玉怀中，哀哀痛哭起来。萧玉闻言，忙宽慰她道："好姊姊，快莫伤心。你听我说。”瑶仙泣道："她老人家只顾复仇心切，到死还用心机，害了爱女，又害了爱婿。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说的？绛妹怕你

寒心失志，不令向你吐露。我知道你爱我入骨，为我死了都甘心，不说更难对你，如歹死时也做个明白鬼。女人终是祸水，我也不懂有什么好处，值你这等爱法？为我一个苦命人，害得你不孝不悌，不仁不义，末了再送掉一条小命，真冤枉呀！”萧玉慨然道：“姊姊对我这样说法，怎样横死都值，何况人定胜天，也还未必。你说我爱你如命，可知你也和我一样，适才你还怪我亲你，实在我先虽爱极，并没敢乱动。还是你在梦中喊我玉哥哥，伸手先抱我的呀！”瑶仙闻言，益发伤心，重又哽咽，悲泣不止。萧玉一面温存抚爱，一面温言劝勉道：“人活百岁，终须一死，我不信只有今生，就无来世。只要彼此心坚今生能报仇，逃出山去团圆，固是求之不得，设有差池，你我不会再托人生，重结夫妻么？不过今生姊姊惯冷落我，来生我也变个女的，让姊姊变男的，也来爱我。却不似姊姊那样心硬，要亲就亲，要爱就爱，那比今生还好呢！”这一番痴话，瑶仙也引个破涕为笑，凄声说道：“好弟弟，我照母亲之计，本定今夜正名以后，稍微让你亲近，把心系住。到了明早，不是为了本题，决不许轻易相见，就见也做得你啼笑皆非，近身不得。适才我是装醉，本意你那样热情不会不起儿女之私，我呢，既要你为我效死，名份上又是你的妻子。为报母仇，稍微不遵母计，以身相报，就使你徒负虚名，也不为过。可是这么一来，你虽多情，人却近于禽兽，从此我非但看你不起，虽为我百死，也是应该，并且也不会再有好脸嘴对你。谁想你对我真个情有独钟，并无邪念。始而绛妹暗号，说你挽衣踌躇，继又见你行礼勉强，已觉出你并非禽处兽爱，后来我装醉卧床，仍没有丝毫邪念。我姊妹事前已露出合卺同床口风，你不会不晓，你爱只管爱极，连惊醒我都不舍得，别的更无庸说。到此才知妈乃临危乱命，所说男子会为色欲，十九无良，女子一失身立败之

言，不足为凭。现在事情不容易改，我也决不再对你用甚权谋，不过人言可畏，事贵机密。你到我家，清弟决不向人泄露，仇人如何知晓？可知有人已对我们留意。尚幸仇人犹念旧情，不但说时用话暗示，连儿女都不使在侧。听那口气，还不许别人欺侮编造，我们到底不可不防。还有绛妹钟情清弟，劝他不听，我看此事直和报仇一样艰难。并恐不久还要离你，往依仇人，到时千万不可拦阻。你只弟兄二人，他不在内，还可留根，以免覆巢之下，更无完卵。便绛妹虽然情痴，也不愿他和我们一起受害。这都是前世冤孽，没法子事，我已想开。时光不再，反正是你妻子，一会该走，且由你亲热个够吧。”

萧玉起初不是没有欲念，只为新遭丧变，私会情人，已乖伦理，如何还生邪心？天人交战，时起时止，心终不能无动，及至瑶仙披诚相与，自吐心腹，心中加了许多感激快慰，情爱也随以俱增。色欲之私，反倒去了个干净，只相偎相抱，蜜爱轻怜，转不似起初微触肌肤，立即心荡神驰了。一个是多年渴想，才将温香在抱，一个是为檀郎痴情感动，尽去昔谋。二人你爱我我爱你，恨不能将两个身子融化一团。偶然想到未来的忧患，又乐极生悲，不可断绝，末了再互相抚慰。尽自温存怜惜，重复拭泪为欢。端的荡气回肠，无限缠绵恩爱，比那真个销魂，还要甜蜜亲爱得多。无奈时光易逝，欢娱苦短，瑶仙觉得已到时候，连番催起。萧玉自然不舍，又知瑶仙已不会再加嗔怪，推说到时绛妹必要进房来催，她没前来，可知尚早。只管赖在床上，紧搂瑶仙，不肯起来。瑶仙实在也是又怜又爱，不舍分别，二人又恩爱了一阵。

瑶仙方估计时久，不能再挨下去，忽听绛雪在帘外咳嗽。萧玉还自留恋，瑶仙无法，只得星波微睨，佯嗔道：“你又不听我的话了么？”萧玉毕竟久受挟持，见她有了怒意，慌道：

“好姊姊，莫生气，我走就是。”瑶仙听到“走”字，心里一酸，又见他说完，放手欲起，仍是平日丝毫不敢和自己拂逆神情。忍不住挨向萧玉身上，双伸玉腕，紧紧搂定，边亲边凄声说道：“好弟弟，莫伤心，我还不一样舍不得你。这是没法的呀！但愿皇天鉴怜，使我夫妻，不问如何，将来仍得团圆吧！”说时，满腔热泪，夺眶而出，流了萧玉一脸。重又叹道：“唉，照我们日后所行所为，只恐鬼物见嫉，天是不会垂怜的了。”萧玉眼含痛泪，反手搂抱，正待慰解，绛雪在外说道：“姊姊，我已来一会了，请和姊夫起来说几句话，走吧！”瑶仙闻言，料时不早，心中一惊！连忙松手，挣脱萧玉怀抱，略拭眼泪，由床纵下地，取鞋要穿。

萧玉也跟着坐起，见瑶仙坐在床边，翘起一双俏生生的纤足。适才床上一滚，袜带脱落，恰将足踵露出，玉肌如雪，又白又嫩。不禁情动，觉着只一双香脚尚未亲热抚爱，是个恨事，惟恐瑶仙又说他苦缠，连忙改坐为跪。先朝瑶仙扮个苦脸哀乞之容，然后俯身下去，将那一条软玉捧将起来，先是连摸带微闻，随又朝她袜口露肉一段，狂嗅不已，继见瑶仙停手相待，任他爱玩，愈发心贪，又试探着想将素袜脱去。瑶仙见他太已情狂，不忍斥说，只得喊道：“绛妹进来吧，我下床了。”随手一推，将脚夺过，朝萧玉白了一眼，似笑似愠的，低说道：“这大半夜还没狂够？天都什么时候了？看爹爹这身衣服，被你揉成什么样子！”同时绛雪也掀帘走进，萧玉知道再闹，恐要触怒，只得穿鞋下床，自去椅上坐定。绛雪抱着萧玉衣服走来，见萧玉满脸泪脂狼藉，目光注定瑶仙和呆子一般，一身吉服，满是皱纹。瑶仙也是云鬓蓬松，泪光莹滑，脂粉零乱，皱纹满衣，直似二人扭结着，打了一次长架神气。暗中好笑，想起适才所闻情景，又代二人可怜可惨，眼里一酸，几乎落下泪来。瑶仙原不避她，便问：“妹子既然早

来，天想快亮了吧？”绛雪道：“时候倒还不算很晚，但你必有话，没对姊夫说呢！”瑶仙闻言，略一寻思道：“妹子，你到这里来，我有话说。”绛雪倏地面容一变，随了过去。萧玉见状暗忖：“她姊妹说话，此时怎还避我？”留心一察看，见瑶仙附着了绛雪耳朵说了几句，绛雪始而摇头，继而耳语，意似不愿。末了瑶仙面带惶急，又拜了两拜，绛雪方始有了允意，朝萧玉瞟了一眼，又叹口气。

萧玉先还不解，后见瑶仙不住万福央告，从小至今，第一次看她软脸向人。才悟出瑶仙必是见兄弟不要绛雪为妻，怜她孤单，意欲二女同归，暗忖：“姊姊对我，恩情如海，怎还忍心再爱别人？何况她又一心恋着兄弟，此举万来不得。且装不知，等将来姊姊对我提起，我再婉言相拒便了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瑶仙已把话说完，走过去说道：“天还尚早，玉弟吃点东西再走，我已请绛妹偏劳了。”绛雪又看了萧玉一眼，转身走出。萧玉大喜，又想过去搂抱瑶仙，瑶仙说道：“你这人怎这样俗法，乖乖跟我坐在那里。”萧玉央告道：“那么我和姊姊都坐在床边去吧。”瑶仙假怒作色道：“我偏不坐床边。”说罢，走了过来，推萧玉道：“过去些，我还没有地方坐呢！”萧玉知她怒是假的，连忙让出一半椅子，二人并肩坐下。瑶仙道：“妈对爹常说，上床夫妇，下床君子。本来你此时该走，是我可怜你太不容易，和绛妹求说，留你稍坐一会，吃点东西，身上暖和些再走。你如和方才一样胡闹，我就生气了，说点正经话多好。”萧玉装着委屈应了。瑶仙说道：“你莫和我做作，我此时为你，心比刀绞还要难受呢！”萧玉惊问：“姊姊说不伤心，怎又伤心了？”瑶仙道：“不是伤心，是难受，这且不对你说。我来问你，明日该是起始复仇日子，虽不是当天行事，要在两家葬母之后，才行发难，事前总该有个打算。我知你是舍

一条命,但白送性命于事无济,岂不更冤?你打什么主意没有?”萧玉道:“昨晚为止,我想了一夜,觉着人要舍命,事无不成,只有一桩难处。现在主意已然想好,但我不能先说,姊姊必须怜我,不要见怪,也必须依我的话做,总之事成我必能脱身。不过姊姊绛妹事前务要先逃,一则免我心悬姊姊,于事有碍。二则免你两姊妹,事后白白受害。”

萧玉还要往下说时,瑶仙已明白他心意,不过身任其难,拚死行刺,却放自己逃走,并无什么好主意,笑说道:“你倒说得容易,果真你能近得人身也罢,告诉你,这个方法,我们也已想过,只是万般不已的下策。须到万般绝望,只杀老的一人,才拚这命呢!此刻还不到时候,千万做不得。我适才想,到底事缓易图,到时看事行事的对,用不着先就愁起。现和绛妹商定,改了前策,决计过了百期,商好步骤,出其不意,说下手就下手。横竖我三人早晚死在一起,乐得快活一天,算一天。明天你先不要来,等过破五,或首七葬后,清弟必走,此时再想法常时聚首。一则你母亲生你一场,也该尽点孝心,二则你也少受人一点唾骂。并且还可证实我对仇人日间所说的话,免去他的疑心,日后下手也较易些,你看如何?”萧玉自是甘愿,方要开口,瑶仙微怒道:“你这人不知好歹,不是冒失,就是只图眼前。本来为免仇敌和村人疑忌,今日一聚,便当与你分疏,为了可怜你,推后了好几天。适才又向绛雪求说,拚着多受艰难,反正不要性命,下手日期既改在百期以后,还由你常时相聚。你偏连这个三几日的分手,都耐不得。绛妹为此,还埋怨我对你情痴,恐怕难免将来误事,倒落个两头不讨好。真呕人呢!”萧玉慌道:“我又没说不听,姊姊错怪我了。”瑶仙说道:“你那几根肠子我数都数得清,还看不出你的神气。才一点也不错怪呢!既肯听我,从此我在下手三日以前,决不再想伤心的事。只等你过

了破五常来，只不思邪，一切由你，总算报答对我的痴情，做鬼也心安些。就这机会，万一能想法使清弟和绛妹这段姻缘成就，我就率性把他两个撇开，否则万无两全之理。报仇之事有我夫妻已足，但能少饶一个，总是好的。话却要出丧以后得便再说，不可操切。清弟如再固执，绛妹虽是女流，刚烈更胜于我，便清弟允婚，也只心上安乐，未必就此罢手。她叫你不要勉强清弟，便由于终不能长相爱好之故，再如不允，忿激之下，更是无法劝转。适才看她神情，弄巧还会先我发难，为你这冤家，此后还得对她多留一点神呢！”萧玉听了，才知瑶仙适才和绛雪耳语，另有深意，益发刻骨沦肌，感激零涕。瑶仙又劝他，彼此心迹已明，此后好在心里，不可过于轻狂。萧玉把她爱如性命，敬如天人，一一应了。瑶仙见他果然不再乱动手脚，无形之中，又加增了若干怜爱。一会绛雪端着三份挂面进来，催着吃完。萧玉受了瑶仙之教，知道绛雪不怎看得起他，不能再留。于万般无奈之中，不等开口，起身告辞。瑶仙请绛雪收拾盘碟，代他穿好衣服斗篷，亲自送出。到门口，又任他紧紧搂抱，亲了两亲，方始各自凄然分别。

萧玉别时虽然难受，走到路上想起前事，恍如梦境，只觉心身康泰，无虑无忧。到家天真快亮，轻轻掩进一看，兄弟正跪灵前，对着一盏昏灯默默诵经，尚犹未睡。不禁重又激发天良，抱愧万分，低声唤道：“弟弟，我身坠情网，甘为罪人，实在对不起你这好兄弟。”萧清如在平日，经此一言，早已感动。因日里见他那等神情，全不以亡母为念，入晚便赴情人幽会，彻夜不归。料定与瑶仙有了苟且，三奸同谋，祸发无日，万难挽救，心已凉到极点，只当又是受人指教，软语买好，硬作说客。自己本是睡了一觉起来，想借为亡母念经乞福为名，以备抵挡他的絮絮不休，挨过破五，舍此他去。闻言不但没觉

出乃兄天良发现，反觉惶恐，怕听下文，故意念完一遍，才答话道："我已在神前许下心愿，今晚为妈念完这一藏经，哥哥请先睡吧！"萧玉听了，越发惭愧，有心陪他同念，又觉不孝之罪，已无可逭。不是念这一夜经，便能挽盖，心也沉不下去。知道乃弟志诚心坚，说了必行，只得说道："弟弟累了三天，早些念完，进来睡吧。你该死的哥哥，不陪你了。"萧清也没听进耳去，含糊应了，弟兄二人同室异梦，各有各的心事。勉强挨过破五，到了头七，崔萧两家同时出殡；萧逸亲往照看，两家子女各不免悲哭一番。等到安葬已毕，便把萧氏弟兄唤至面前，先训勉几句，教以此后如何为人。临分手时，忽作不经意，对萧清道："清侄，你年纪太幼，用功正紧之际，天性又厚。日内可搬到我家去住，免得孤凄伤心，耽误进境吧！"郝潜夫在侧，首先赞诺，说清弟每日在家哭得可怜，好在都不在家里做斋，率性今天搬来也好。随约了两个同门弟兄，不由分说，拉了萧清，就去搬运铺陈和兵刃书籍。萧玉自受二女指教，虽在意中，见乃弟对他避之惟恐不遑。看神情似早预定，别时只说了"哥哥保重"，全无留恋。想起众叛亲离，不以为人，又是伤心，又是气忿。二女在葬场上，尽哀尽礼，正眼也没看萧氏兄弟一下。做得极好，连萧逸都几乎觉着人言难凭，未必会步乃母后尘了。

萧清因郝潜夫和诸同门苦劝，依叔受业，又非远离，永不相见，再加目睹乃兄种种倒行逆施之状，为顾大局，自以洁身避祸为是。及见兄长自初三夜回来，直到出殡，都守在家中，同办亡母身后，更不外出。神情也不似日前昏乱，也不再代绛雪说亲，相待更是和善。以为乃兄受人拨弄，忽然悔悟，不禁又勾动手足之情，不舍弃之而去。继一想天天都可相见，只要查出哥哥真个改好，率性和叔父求说，连他一齐搬过去，永离祸

害，岂不更好?迁居叔家，事已定局，想过也就拉倒。郝潜夫虽然就近，因防出事，不便托他查看。在萧逸家中住了三日，每日归视萧玉，俱在读书习武，存心隔上三日又往查看，仍未离开，萧清问他："怎不往叔父家求教?"萧玉说："叔父定信郝家小儿谗言，否则你也不会搬走。自来解谤莫如自修。自从弟弟一去，我十分愧悔发奋。好在郝老还讲公道，我是想做出点样子，等吹到叔父耳中去，连恨我的人都改了口气说我好时，我再往求他连我一起叫去。弟兄一同受业多好，这也是瑶仙表姊的好处，我实在爱她如命。她妈又曾许我，谁知母死见心，立誓不嫁。我连求她三日，始而还存客气，末一天竟下逐客之令，使我伤心已极。不信你问郝家小鬼，哪晚上我不在此看书习武到深夜，几曾离开过么?"萧清闻言，大为感动，私底下一问潜夫，潜夫冷笑答道："你不用问，此人丧心病狂，无药可医了。"萧清再三盘诘，哥哥每夜出去也未?潜夫答道："每夜屋中必有灯光和一些似练武非练武的声音，有时深更半夜还有。灯光也时有时无，天一黑老早关门，书声经声从未听见，谁知道他闹甚把戏?"

萧清知他厌恶乃兄，不再夜出幽会情人，似可证实，也就不往下问。后来越想前情，越觉可疑。第二夜绛雪来唤所说之言曾经暗中听见，还要强制自己娶那贱婢。第三夜天亮回来，忽然改变，并还说明心事，要为二女报仇，说他悔悟还可，二女怎会和他决绝，誓死不嫁?他既从此灰心，怎口口声声又说瑶仙好呢?话太难信，决计亲往一探。因每日均有夜课，不能分身，这晚借口回家取课本，向萧逸告假往取。萧逸见室中无人，点了点头，叹道："清侄，我知你心事，你天性真厚，潜夫昨日已和我说过。你去了徒自伤心，还有气呕，不要去了。"萧清脸方一红，萧逸又说出一番话来。

原来近日瑶仙也入了情魔，每晚萧玉必往相聚。为恐人知，绛雪出主意，每晚由绛雪前往李代桃僵，故意做些灯光人影和脚步跳动之声，直等天明前，萧玉回家再走。其实绛雪也有深心，知道萧清友爱，又不放心他哥哥。村人俱恨萧玉，只看出他在家，不难瞒过，必不会入内相见。可是萧清疑兄不在，早晚必乘夜查看谏劝，知兄在家，更少不了常来慰问。明知不是伴，无如爱之过深，只能见到，说上些时的话，凭自己的口齿心思，未必无望，就不行也死了这颗心，到底还见着他一次。此一念痴情，每夜替人守空房，眼都望穿，萧玉和瑶仙是情爱愈浓，愈忧异日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，每聚必定尽情亲爱，也必定痛哭几场。萧逸因二女装得甚象，几被瞒过，谁想门人虑祸，早在暗中查探，据实禀告。虽然三人叛迹，因二女防闲周密，知道私情泄露至多略受羞嘲，还可借此掩饰，无关紧要，心事却关系太重，丝毫泄露不得。葬母以后，彼此暗中相戒，永不再提。不但机密未泄，二人暗室无亏情况反借以漏出。萧逸闻报，又怜又恨，知道二人每聚必哭，情迹可疑。继一想二人本来爱好，又有母命，乐得成全。即便畹秋遗意有甚奸谋，一坠情网，彼此都想顾全，互不舍情人送死，纵有逆谋，日久自消。反正小夫妻不会分开，管他则甚。便把这情理暗中晓谕告密之人，坚嘱不许张扬，他们本是夫妻，不过不该丧中私会。窥人阴私，不是正人君子所为，既未探出逆迹，就有也无能为，可由他自去，以后不许再往窥探，违者处罚。众门人知师父智勇双全，所说也极有理，谁都害他不了。既是心念旧好，诸多回护，探了几次，不过如此，也就不以为意。萧逸只疑心瑶仙有诈，却没把绛雪放在心上，疏忽过去，以致闹出不少事故。

潜夫因师父不许再对人说，萧清问他，也未明言。这时听萧逸一说真相，才知兄长实在非人。和人幽会无妨，照他那晚

自言自语口气，逆谋迟早发作。此事只自己一人知情，举发吧，同胞骨肉，于心怎忍？不举发，迟早祸发。万一真个伤了叔父，如何是好？想来想去，只盼叔父所说，二人为了情爱不敢妄动，渐息逆谋，方是绝妙。此外除了随时随地跟定叔父，和诸弟妹留心戒备，更无善策。这一来，反盼兄长和瑶仙情爱日厚，不但不想劝阻，连旧日的家都不再回去，免他见了，内愧碍眼。于是苦了绛雪，每夜盼穿秋水，不见萧清归来，其势又不能去寻他。由想成痴，痴极转恨，忿激之下，自觉生趣毫无，有时赌气不去。看了两小夫妻人前人后卿卿我我情景，虽知为乐不长，结果一样伤心，到底人家你怜我爱，偿了心愿。自己能得过象这样半天日子，当时死都不屈，相形之下，越发难堪。绛雪暗忖："姊姊忽然把握不住，会把姊夫这样的人爱如性命，近来日子越近，二人每一想到报仇的事，就抱头痛哭，大有怕死之意。自己承她母女视若姊妹骨肉一般，报仇二字原本不在多人，反正活着无味，何不把这事一人承担下来？事完给她开脱，作为替主报仇，与人无干。再骂上几句因私情不忆母仇的话，以为证实，成就他们美满姻缘，何苦非三人同丧不可？"越想越激烈，勇气骤增，决计照畹秋遗言和所用之物，暗中准备，即日乘机发难。瑶仙先对她，还留得有神，日子一久，见毫无异状，应用各物又在柜中锁着。算计她不用那两样东西，无法下手，既未明索暗取，也就不以为意，疏懈下来。

第二十四回

国士出青衣　慷慨酬恩轻一击
斋坛惊白刃　从容雅量纵双飞

话说一晃到了畹秋终七之期，事前萧逸觉着畹秋虽然行为恶毒，终因热爱自己过甚，一念情痴而起。再又想到崔黄两家，至戚世交情谊，人死不结冤，况且诸凶所受罪孽，已足蔽辜。意欲借这一天做一大法事，将从去年年底所有新死亡魂，自雷二娘起始，以至萧元夫妻，一齐设法超度。传令下去，凡是通晓经典的人，到日齐往诵经追荐。这日早起，萧逸亲率子女门人，到场主持一切。瑶仙三日前，闻说此举，知道不能不往，为表哀诚，准备到日，天还未亮便赶向祭坛，候村主到来，开经行礼。绛雪本和瑶仙约定同往，到了头天，忽然头晕心痛，口吐白沫，痛倒床上，起坐不得。瑶仙自是着急，要为延医，绛雪说："不过前夜由姊夫家回来，路上风大，受点春寒感冒，无甚大病。明早到祭坛上一累，出点汗就好。姊姊虽视我如同胞骨肉，村人仍拿我当丫头看待，又当忌恨之际，何苦受人指责？再和姻伯母死时一样，请他们不来，更叫人生气。好在妈的成

药丹方甚多，找点来吃也是一样。”坚持不令延医。瑶仙细查病状，只是身上发烧，人倦呕吐，不进饮食，面色不算甚坏，料是感冒，所说也极有理。知她想见萧清一面，这三日法事正好相见，许是怕病在家中，不能同往。村人厌恶自家，真要病重，便延了来，也未必肯尽心诊治。与其这样呕气，还不如明早任其扶病前往。萧逸曾夸过她忠义，又正向自己卖好之时，见了不用求说，自会命人诊治，就便还可借此抬高她的身份，岂非一举两得？便取些现成丸药，与她服了。不多一会，便自睡熟。一摸身上，也退了烧，瑶仙方始宽慰，以为无碍。

近来萧玉是越来越情热，除却白天不敢公然聚首外，差不多天一擦黑便到，率性连夜饭都一齐吃了。瑶仙明知非计，无奈自己也落入情网，不见无欢。春昼渐长，一个白天和度岁一般度过，只管口里劝萧玉，不许来早，可是一入黄昏，便坐立不安起来，稍微天晚，便自悬念。久了更自已给自己开脱：“即使影迹被人窥破，只要机密未泄，有何妨害？举村皆仇，异日所被恶名尤甚于此，反正不会落好，耳不听心不烦。至多村人背后辱骂，决不会上门寻事，顾忌这些则甚？为些闲言闲语，把我这一对苦命夫妇短短百日的光阴，还平白虚度。”想到这里，把心一横，便不再十分劝阻。萧玉见她劝时不甚深说，益发胆大，口里应诺，仍是早来。天一黄昏，略为做作，关上家门，越墙而出。抄着僻路，掩掩藏藏，恨不能胁生双翅，如飞跑到。最近半月，每夜总是三人吃完夜饭，谈上一会，绛雪才行起身，代他在家中作假，从没晚到之时。

当天因明早是两家亡母终七，仇人代营斋奠，不受不可，受了于心不甘。瑶仙知道亡母黄泉饮恨，必不来享，特意约定提前在家，为两家父母设奠私祭。恰好郝氏父子俱往村主家中，郝妻年老，轻易不出，无人碍眼，所以到得更早。天未黄昏，

便赶了来。瑶仙告诉萧玉："说绛妹病了，刚吃药，在我房中睡着，我还要去做供菜。她终日水米不沾，人软得很，你在我屋照应她，以防醒来要茶水吃的。可怜她自妈死后，终日悲愤忧劳，一点顺心的事都没有。今天上供，她平时有病，都强打精神抢着任劳。这还是头一回，支持得住，早就起来做事了。"萧玉不舍瑶仙离开，便道："绛妹睡得这香，我看一时不会醒转。莫如我随你到厨下，帮你快些把菜做好，省得你累不过来，还免我在房吵她，睡不安稳。"瑶仙知他推托，想和自己在一起，娇嗔道："你这人真没良心，过河拆桥。可知我最信服她，有病你不管，把她弄寒了心，几时她一说你不好，莫怪我不理你。人家帮你多少忙，如今病得这个样子，还不稍微照看，有点人心没有？我不管你尽心不，只她醒来，你不在屋，我再和你算帐。"说罢，穿上围裙，自往厨下走去。

萧玉见她轻嗔薄怒，愈显娇媚，爱极之下，不便拂逆。勉强在屋中坐了一会，后来实坐不住，心想绛雪服药新睡，不会即醒，随往厨下赶去。见瑶仙在灶前烧火煮饭，东西堆了一案板，迥非往日绛雪那等从容不迫的情景。瑶仙回顾萧玉走来，先问绛雪醒未笑道："我真弄不惯这些，往日也和绛妹一同做过，全不觉得，今我一人动手，才知不是容易。这还是今早她都做好八成，共总几样炒的，要现下锅，她也切好现成。不过烧一锅饭，就把我闹得手忙脚乱。如此看来，绛妹只是出身稍低，论起人品心胸、才能性情，哪一样都是上选。清弟娶了她，真是前世修积，偏会一点不爱。她说清弟不肯回家，定是避她，伤心极了，就这样明日还想见上一面。这病也未始不是由此而起，真个比你对我还痴得多。我们命苦，到底还恩恩爱爱，有百日名义夫妻可做，她才是真苦到极点。我虽是她知己，也安慰不了她的心。上天无眼，这有甚法？此时只要我们四人真能配

成两双，哪怕伐毛洗髓，到地狱里去，把刀山剑树，都身受个遍，也是甘心。转眼百期又到，我是早已想开，不然哭都哭死了。”说时，萧玉早凑过去，并坐一起，帮她往灶里添稻草扎。说着说着，忽闻一股焦香自锅中透出，气得瑶仙伸起粉团般拳头，回手捶了萧玉一下道：“叫你不来，偏来，来又偏和麻糖一样，粘在人身上，也不帮我看看。只顾和你说话，饭烧焦了，怎好？”随说，随把萧玉手上稻草，夺过丢开，赶忙开锅一看，只靠底烧焦了些，上面还好，无甚糊味，嗔道：“都是你闹的，少时焦饭你一人吃！”萧玉笑道：“好姊姊亲淘亲煮的饭，不知多香？吃不完，连锅巴我都带了回去。”瑶仙随手又打了他一拳啐道：“人家正忙，你还有心思占人便宜。炖的蒸的，煮的切的，都是绛妹先铺排好。我就怕煮饭，你如不来，再好没有。现在只剩炒菜，下锅就熟。你在此越帮越忙，快些跟我回屋，留神绛妹醒来，没人招呼。别的都已齐备，只把饭装桶，带去好了。”萧玉应声，将饭装好。刚到堂前放下，便听瑶仙屋内床响，疑心绛雪已醒。飞步赶进一看，绛雪只翻身朝外，并未醒转。条桌上放有一枝笔，当是瑶仙适才在此写字，随手套上笔套，放入筒内。因恐瑶仙端不了许多菜，又赶回去，将现成的先端了来，斟酒上供。跟着瑶仙端了余菜来到，入房洗手更衣，去到床前，低唤：“绛妹，你好些么？”绛雪迷糊答道：“好倒好些，只是心里难过，想睡得很。该上供了吧？姊姊扶我起来，烧完香回来，容我回房，睡个好觉。明早再喊我起，同往祭坛上去吧！”瑶仙知她一心挂着明日之事，好生怜爱，便答：“摆好再来扶你。”随退出来，将香上好。

夫妻二人跪叩默祝了一番，本想不令绛雪叩祭。进房时绛雪已然支持坐起，知她非祭不可，只得扶出。绛雪跪在地下，

也不祝告，也不哭泣，缓缓叩了几个头，便自起立。瑶仙见与往日激昂悲愤情景不类，当她人病气短，伤心只在肚里。恐久了仍要触动悲怀，不等奠酒烧纸，忙着扶进，说道："妹子你在屋睡吧，夜来我好招呼你，我跟你熬得有稀饭，吃点再睡可好？"绛雪意似感动，摇头叹道："我生来苦命，只姊姊一人疼我，明早走时再吃吧。"

瑶仙见她眼中含泪，忙宽慰了几句，扶她睡下。重到堂前，一切停当，夫妻撤供同吃。本就想起亡母伤心，绛雪一病，更无心肠，草草终席，同房对坐。二人俱觉心中烦躁，神志不宁，以为室有病人，和连日悲郁所致，均未出口。二人原定早散，以便早睡早起。萧玉更恐瑶仙连累三日，缺睡伤神，意欲早回，好使二女安歇。瑶仙不知怎的，兀自不舍他走。留住之后，又觉心乱如麻，相对枯坐，无话可说，萧玉连走四次，俱被留住，最后瑶仙道："我今晚真怪，绛妹一病，我心大烦，竟不愿你离开。好在你孝衣适才上供，曾带了来，不必回去。率性你住这里，明早我三个一同起身，出门再分路吧。我扶绛妹横睡，我睡中间，你睡我的身后，只不许闹好了。"萧玉自是心愿，二人又枯坐了一阵，益发无聊。恰好绛雪要起床走动，瑶仙令萧玉在屋外避过一会，就势将绛雪扶作横卧。瑶仙见夜未深，本不想睡，萧玉劝她早睡为是。瑶仙应了，叫萧玉也睡上去。床是畹秋在日精心自制，舒服宽大。三人身材又小，同睡还有富余。在往日，萧玉得与心头爱宠并卧终宵，正不知要如何欢喜亲热，便瑶仙近来对萧玉也是一往情深，怜爱备至。当夜不但鼓不起情致，俱都烦闷已极，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萧玉当瑶仙担心绛雪忧思，瑶仙又当萧玉听了自己不许他闹的话，虽然也引臂替枕，一样搂抱，但迥非往日销魂荡魄，心身欲化情景。尤妙是你望我我望你，谁都似有心事，神魂不

定，想不出一句说话。挨到深夜，才互劝安睡，各自把眼闭上。双目一合，益发心如繁丝，乱到极点，因恐对方惊醒，强捺心情，不肯出声。其实二人一个也未入睡，末后绛雪算计时候将到，呻吟呼问。二人原本未睡，相继下床，出门一看铜漏，该是起时，同向厨下烧水洗漱，将昨晚备就食物略吃了些。瑶仙因绛雪仍在病中，不思饮食，又偏执意非去不可。心想扶去看病也好，只得助她洗漱。刚把孝衣给她穿上，人已累得娇喘微微，支持不住，心想这样如何去法？再三劝止。绛雪好似自知不行了，含泪允了。只再三吩咐，自己是心病，千万不可延医，徒找无趣，即便延来，我也不看，真要不好，过这三天，姊姊送我到仇人家去，我才看呢！瑶仙知她性刚，只得应了。正要扶她上床，床侧立柜上面，放有一个古瓷花瓶，原是房中的陈设，那晚拜堂移放上去，忘未取下，这时忽然倒将下来。瑶仙手扶绛雪，不曾看到，本非碰向头上不可，幸而绛雪眼尖瞥见一时情急，喊声："不好！"随手一推，将瑶仙推出好几尺远近。同时萧玉也自看见，纵身一跃，伸手接住，没有跌碎。绛雪随往床上卧倒，累得直喘，断续说道："恭喜姊姊、姊夫，危而复又平安，这是吉兆呢。"二人正忙着走，苦笑了一声，通未理会。收拾停当，萧玉因要绕路，开门先走。瑶仙把风炉稀饭，茶桶糕点，一一移向床前，又向绛雪，再四抚慰，绛雪只将头连点，一言不发。瑶仙见不能再延，只得忍痛走出。

到了祭坛，因各灵位设在一起，恰和萧氏兄弟分跪两旁。萧逸闻知绛雪病重未来，也就罢了。瑶仙跪在灵帏以内，回忆绛雪，看不出病势沉重，人却不饮不食，那等软法。早来瓶坠时，她那一推，怎又那大气力？念头才转，猛想起推后吃力，倒床直喘情景，倏地省悟。当时又急又怕，自己又分身不得。这时诵经的人，都已散去，帏外只有萧逸父子和三四门人，坐

在一张桌上，吃饭谈说。郝潜夫手里拿着一封信，刚交萧逸拆看。急迫无计中，觉着那信甚是触眼，心想村外素无交往，此时怎有信来？萧逸看信之后，含笑和在坐长幼，各自说了两句话，众门人便自走开。

瑶仙心想此时，剩他父子两个，如要报仇，也许能成？想到这时，不禁又惶急起来。正打算由帏后溜走，被人撞见便说觅地解手，猛瞥见萧逸身侧僻径上，连跌带爬跑来一个孝服女子，正是绛雪赶到。知她假装生病，拚命行刺，已自发难，心中大震，当时想要跑出，示意拦阻，又恐白白偾事，枉送她一条性命，糟掉那宝贵东西，还便宜了仇人父子。方悔昨晚心粗，被她瞒过；说时迟，那时快！绛雪已装着跌跌跄跄，如飞跪伏在萧逸身前，喘吁吁哭喊道："村主救命伸冤呀！"萧逸并未觉出有诈，三小兄妹却都立起，似作惊讶之容，方佩服绛雪胆智绝伦，萧逸父子纵不全死，也没两个幸免，手里捏着一把冷汗，猛听上首帏内，一声断喝："叔父小心，贱婢有诈！"声随人起，萧清纵身飞出，心正吃惊！再回头一看，绛雪已仰跌地上。三小兄妹齐喝："该死丫头，敢来行刺！"纵将上去。瑶仙知道事败，当时一急，就此晕倒。萧玉一把未拉住萧清，回顾瑶仙晕倒，心方大乱。忙奔过去，急喊："姊姊！"瑶仙一时急晕，知觉未失，被萧玉一喊，又急醒过来，低喝："快由帏后回去，假装不知，还有挽救。此时三人徒死无益，不要管我。"萧玉被她提醒，只得忍痛回转原处，这情景怎瞒得过萧逸？早被看在眼里。仍作忙乱中未见，声色不动，吩咐三小兄妹："不许妄动，将绛雪押过来，我自有道理。"

原来绛雪自从誓死发难以后，知道萧氏父子难于近身。畹秋在日曾偷偷制有一件暗器，通体形如莲蓬，上有九个筒眼，内藏寸许长的钢针八十一根，均经奇毒喂制，见血立毙。用时

可以暗藏手内，随意发射，射出如一蓬急雨骤降，中人见血必死。专射人的五官，丈许方圆以内无能幸免。当初畹秋暗制此物，原为逞能矜奇，以备村中有了外敌作万一之用。制成以后，惜乎只射两丈，过此力弱无功，意欲改制，能够远射，再行献出。忽值婚变，灰心搁起，用来行刺，再好没有。死时曾嘱瑶仙机密，另给萧玉、绛雪留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家传匕首，一包制针时所剩毒药。畹秋自尽所服之药即此，一齐交与瑶仙保藏，到时再按预计分给。惟独这件东西，如若所计无差，尚可借此脱身，必须亲用，连萧玉、绛雪都不许告知。瑶仙因感绛雪忠义，竟自泄露，自信有此利器，只不惜死，事无不成。绛雪因见小夫妻两个悲苦相恋，可怜已极，决计锐身相代。假装生病，等二人离房，盗到手中，故意非往祭坛不可，临时不支。人走以后，立时吃饱，潜踪跟来。不料萧逸忽接到顽叟萧泽长来函示变，表面不动声色，将众门人遣开，使她乘机发难。绛雪哪知究里？由伏处跑出，哭跪在地，刚把手一扬，吃萧逸腿抬处，先将暗器踢下。防她自寻短见，又一伸手点倒。先还不知暗器如此厉害，拾起一试，也自惊心，忙命把绛雪押到面前。

绛雪被点了穴后，四肢不能转动，只口能说，事败垂成，又急又伤心。不等发问，便预想的话慷慨说出，为复主仇，情甘一死，任凭处置，只不连累小姐、姑爷，做鬼也感你宽宏大量。并请速照村规处死，声色激昂，通没一句软话。萧逸明知她明是骂瑶仙、萧玉溺情忘仇，实则反面文章，替他开脱。心方怜她苦志忠烈，潜夫也自赶回，手里又持着一封信。萧逸看完，笑对绛雪道：“我知你忠心耿耿，惟恐连累你姊姊，必还留有遗书，以防万一当场毙命之用，果然被我料中。如今情真罪实，你还有何话说？”一言甫毕，瑶仙已在帏中听明就里。实忍不住，眼含痛泪奔将出来，萧玉不知何意，也跟在身后。

萧逸有心保全，恐瑶仙自吐逆谋，反难处置。不等开口，便怒喝道："你两个糊涂东西，出来作甚？我已命人去嘱诵经人，听信再来，还不回去？"

瑶仙一听，便知绛雪有了生机。想不到萧逸如此宽宏大量，当时也不知是仇是恨？是感激？只觉心中一松，颤声说了句："多谢开恩。"便自反身奔回。萧玉红着一张羞脸，也自回帏跪定。萧逸又对绛雪道："你想求死么？我为保全他两个，暂宽你们初次，不过你还需另有发落，晚来须到我家去住。以后过这三天，你只一死，他两个也难逃公道，你意如何？"绛雪不知何意，心想生死已置度外，也许因往他家，能把心事向无情人说个明白，立答："身落人手，生死任便，只不害我小主人，无不甘愿。可是我虽女流贱婢，也随主人读过诗书，你如留我，只有三寸气在，如有机缘，故主之仇仍非报不可。那时莫要说我昧良，又再牵连别人。"言还未了，萧清在旁气她不过，上去就是一脚。绛雪忍不住痛，刚"唉呀"了一声，回看踢她的人是萧清，立转喜容笑道："你踢死我才好呢！"萧逸一面喝阻不许伤她，一面笑道："你想做女豫护么？这个不在我的心上，任凭于你。你知你主死时，已认你为义女，本应入帏守孝。幸好在场的都是我的门人子女，奉有我令，不许传扬。趁此无人知晓，速去帏后，与你姊姊同在一齐守孝行礼。夜间佛事散后，再到我家去住好了。"

潜夫、萧清见萧逸宽纵凶逆，并还任她主仆相聚，大是不忿，齐声劝阻。萧逸作色，把手一摆，众门人也就不敢多言。萧逸随将穴道点开，绛雪大出意料，仿佛做了一场噩梦，怔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？方一迟疑，忽听瑶仙在帏中悲恸哭声，她心中一酸，就势哭了进去。见着瑶仙，悲声泣诉道："姊姊我悔不听你日前苦劝，妄想报仇，差点没连累你受那不白之冤，

率性死了也好。如今闹得人不人，鬼不鬼，死活都难。”还待往下说时，瑶仙旁观者清，已看出萧逸心如明镜也似，分明安心不究，欲盖弥彰，反吃见笑。事已致此，惟有听之，不再做作，还显得大方一些。忙使眼色，朝绛雪摆手，一面故意不理，依旧嘤嘤啜泣起来。萧玉心想萧逸行事难测，当时虽然宽容，到底犯上罪重，吉凶莫测。本就忧急万状，再从帏帐里遥觑二女悲哭之状，不能过去劝慰，急得抓发捶胸，虽不敢出声，也是流泪不止。这时萧清也自回帏帐。料定乃兄必预逆谋，至少也是他和瑶仙怕死胆小，买通绛雪下手。越想越痛心，不由放声大哭起来，一时哀声相接，诵经村众也相次听唤来到，梵唱声喧，倒显得这场法事做得十分热闹。因事机密，不许泄露，除萧逸门人子女外更无人知。

瑶仙一边悲泣，一边盘算，暗觑萧逸在帐外闲眺，不时照料一切，依旧没事人一般。怎么想也想不出他命绛雪移居他家，是何心意？村人终是忠厚，见两家子女哭得可怜，但觉其父母万恶，子女无辜，纷入帐中劝勉。内中还有好些和崔黄家亲戚交亲的女眷，畹秋葬后数日，也曾想着照看孤女，并未迁怒推恶。只为二女因恐走动人多，诸多妨害，不便公然得罪，便装作少不更事，不知远近好歹，才冷淡疏远下来。二女平日讨人喜欢，多日不见，越易生怜，俱都守在帐中照料，劝茶劝水，不忍离去。瑶仙想乘喧闹中，偷偷和绛雪密语几句，打个手势，都不能够。越急越伤心，越伤心越哭，越哭人越不走，反倒越来越多。村人也听萧逸说，畹秋生前已认绛雪义女，见状俱称赞她忠义，谁知二女都是苦在心里，说不出来。男帐之中，因萧元夫妻所行既恶，又不善为人，无甚亲厚，所去的都是同门师兄弟，自然都不把萧玉看在眼里；只劝慰萧清一人，有的还借话警戒。萧玉越发愤激，也是恨在心里。

法事做完，萧逸命众先散，忽然借口二女伤心太过，欲加劝慰，命瑶仙也同前往。二女已横了心，死生早置诸度外，闻命即行，并未踏踌。这其间却苦了萧玉，关心瑶仙太过，又不舍分离，当时没法拦阻，急得心魂都颤。萧逸始终没有理他，自率子女，同了二女往家中走去。只为萧逸未依顽叟将三人分别禁锢三年，再行放出完姻之言，宽容太过，以致三人不久相继逃出。为后山妖人掳去，披毛戴角，变去人形，受尽苦难，日后行使妖法，命其行刺萧逸，并欲将全村人众一网打尽，几乎惹出灭村之祸。中间萧清、绛雪二人，更有好些惊险动人事迹。村众正当危急之际，恰值李英琼、余英男、金蝉、石生四人，奉教祖妙一真人之命，为了峨嵋开府，往大熊岭苦竹庵专诚投帖，邀请郑颠仙到会。欧阳霜就便，求四人抽空相助，才得与刘、赵诸人一同协力，扫荡妖魔，使全村转危为安。

第二十五回

旧梦欣难温　为有仙缘祛孽累
更生迎如愿　全凭妙法返真元

萧逸一心顾念崔、黄两家，世戚至交，黄畹秋虽然阴险毒辣，死时甚惨，已足蔽辜。瑶仙、绛雪二女，一个是志切亲仇，一个是以死报主，事虽犯法，心迹可悯。意欲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把绛雪行刺之事，掩盖过去。不特没有处治之心，反使众门徒子侄，迎头拦住诵经村众，以免泄露。夜来从容做完佛事，又令二女，随往己家暂住，以免二女自相忧疑，情急心灰，生出别的变故，违了自己矜全深意。抵家以后，便给二女安置一间静室居住，表面上依旧和悦相待，如无其事一般。萧逸暗命子女秋萍等人监防，以备二女万一行了拙见，静俟七天功德做完，再行婉为开导。满拟人非草木，二女俱甚聪明，不是不知母恶。现时不过目睹乃母死时惨状，再受一些煽惑，孝思奋发，孤忠激烈，甘冒罪逆，以冀一逞，只要自己曲意矜全，日久自能感化。谁知瑶仙性极刚烈，心切母仇，实不在绛雪以下。不过被萧玉痴情所感，身落情网。互怜互爱之余，儿

女情长，挫了一些志气，不敢遽然发难，心中并未忘却。及被绛雪看破，决计成全二人婚好，拚着一死，代主发难。事败被擒时，所说那一套话，虽代瑶仙开脱，到了瑶仙耳中，却是句句刺心。目睹绛雪那种慷慨激昂、视死如归之状，心想："绛雪以前不过是一丫头，只为亡母临终一言，并非亲生女，从此便锐生急难，受尽劳苦艰危。末了居然拚死报仇，血诚忠义，古今罕有。自己也非寻常女子，又是生身之母不共深仇，怎倒一心念着情人安危；只管迁延不决，把母仇置之脑后，反累绛雪以下犯上，几受火焚之刑？"当时激发初志，萧逸只管委曲宽容，瑶仙一点未受感动，复仇之念，反倒更切起来。自觉再不及早下手，既负死母，并且愧对绛雪。明知无济，也妄想就乘寄居萧家之便，骤出不意拚死一击，成败安危已全置诸度外。瑶仙心横计定，料定萧家有人密伺，反正事情已被看破，率性虚实兼用，先向绛雪暗打了个手势，始而故意嗔怪绛雪："怎不商量就冒昧下手？幸而事出意外，不曾当场擒付村众，按规处置，否则岂不冤枉！如今寄身虎口，安危莫测，言行还须小心些好。"口口声声，仍把萧逸全家当作仇人。后却露出胆小忧急之状，说萧逸父子个个厉害，近不得身，报仇不是操切之事。好让伏伺的人隐约揣听，传将过去，以示枉自怀仇蓄怨，幼女胆小，实在无所作为，以便减去仇人防患之心。

萧逸何等机智，一听二女既是低语密谈，身居仇家，怎会令人隐约听去？有此一番做作，逆谋更速。自己令二女来家居住，原知不会就此死心，如能事前感化，固是佳事，否则使二女在自己家中发难，也可免去传扬，为众所知，难以掩饰周全。闻言知道不会自行短见，要死也是拿命来拚。立命众人不必再为窥伺，听其自然，暗中打起主意相待。除命小兄妹三人同出同入，住在自己里间告以机宜，随时暗中预备外，自己还

故意给他们留下行刺机会，等其自行投到。果然瑶仙情切心急，主意一定，便难再耐，加以萧玉不曾同来，免却许多顾忌。头两夜特意把心思抛开，早睡养神。暗中和绛雪几次突出查看，并无一人在外窥伺，心中奇怪萧逸怎会如此大意？好生不解。

第三日留心仇家行动，简直一点戒备没有。瑶仙以为萧逸妄想以义相感，又中了自己轻敌之计，所以如此。仇人早晚都难近身，成功一节，全出侥幸。古来忠孝义烈之士都是不惜微生，当机立断。此事只能打尽心主意，成败听天，哪有许多顾虑？越想越心壮，决计夜间下手。瑶仙先不想告知绛雪，因她比自己还要激烈，自己如死，她也不生。独自下手，乘夜成功，或者还能逃去，一个事败，她就不从死，也为仇敌，按村规受那火焚毒刑。转不如把话说明，如能听劝，在下手之先翻山逃去，免多饶一个，再好没有，否则多一帮手也好。佛事做完，回房便和绛雪说了。谁知主仆二人竟打的是一样主意，绛雪比她心思还要周密，非但定在日内下手，并还乘着萧逸隐秘此事心理，日里在祭坛上，装着回家去取衣服，将畹秋密藏的那把匕首毒刀也暗取回来，用不着再使萧家堂屋架上的兵器。此外萧玉关心二女太过，惟恐萧逸不能就此罢休，想约二女同逃。知村中前后两出口，长年有人防守封闭，决难逃走。每夜佛事一完，便借月光照路，偷偷往村外危崖一带，连夜四寻逃路。恰巧也在昨晚无意中发现，当初畹秋和崔文和定情的山窟深处，有一大石竟可移动。试搬开探入一探，居然几个曲折，便到村外壁腰之上。最喜是出入口均极低狭，虽要蛇行出入，只入口一石活动，里外均可移堵，余均整石，别人决难发现。洞外下临绝涧，虽极险峻，但是藤树杂生，凭自己和二女的身手，足可攀援绕越。自觉有了生机，高兴已极。细查看后，萧

玉忙赶回去写了一个纸条，几次想背着兄弟，由幛后抛与瑶仙。偏生瑶仙捺定心志，连正眼也没看过他那一面，当中又有桌围遮住，双方虽要同时在围缝中窥探，才能望见。萧玉故意将桌围弄开一些，对缝斜坐，目注对方。看了一早晨，也没见二女影子，又不知对面有无外人，不敢乱投。正急得没法，后来绛雪取衣回来，听出萧玉叹声有异，先也不理他，后听萧玉连连在干咳，恐人听出，打算恨他一眼，不令这样。正值萧清被萧逸唤出，萧玉见绛雪怒目示阻，只把纸团抛过。绛雪连忙拾起，背人一看，觉是一线生机。想在二次下手以前，苦劝瑶仙，随了萧玉先逃，由自己一人拚命，事后如能逃走，跟着追去。及听瑶仙说出心事，知不能阻，便劝她留一线生路，再等两日，布置好了出路，再同下手。瑶仙想起萧玉痴情可怜，也就活动。好在所居室中笔纸现成，便写信令萧玉，先运一些衣物资金，藏在内洞，只是备用，逃日尚早，临时还有通知。布置停妥，千万不可再在洞侧逗留，以防被人看破。次日乘便抛与，萧玉自是奉命惟谨，照书行事。瑶仙此时已非昔日利用萧玉心理，以为萧玉已可置身事外，经过绛雪行刺，一来深知人多无用，白饶一命，巴不得不要累及萧玉，自己只能事成免难，逃出山去。有此密径，萧玉终会寻去，只不当场显出同谋。有乃弟萧清情面，决可免祸，何苦白白害他，所以信上那等写法。因此一来，阴错阳差，以致日后三人受着危难，惹出许多事来。

一晃五天，再有二日，功德便完。这日夜间，萧逸由佛坛回来，格外有兴，特意把二女唤进卧室，慰勉了一番，一同饮酒宵夜，二女才行告退。此时众门人，只萧清一人寄居，本是二女住的一间，二女一来，便移在山亭以内，相隔颇远。萧清年幼疾恶，对于二女甚是厌弃，见即作色远避。因此绛雪越发

痛心，凶谋更急。二女因连日观察萧逸，仍和往常一样。父子四人，分住里外两间，萧清又住半山，秋萍早睡，此外更无他人，不须顾忌。一回房去，立即结束准备，睡在床上，放下帐子，静等夜深人睡，便往下手。挨到三更光景，绛雪首先下床，走向萧逸窗下，弄破窗纸，往里一看。萧逸床前，放着一盏油灯，灯花结得很旺，床头半边帐子，高悬未下。人睡床上，衣服未脱，只搭着一床夹被，手搭床沿，下面压着一本书，睡得正香。二女适才告退时，萧逸饮酒颇多，已有醉意。看神气，分明醉后还想看一会书，再起脱衣安歇，上床不久，便自入睡。绛雪前两晚曾来偷觑，每次房门俱都上闩，这时房门也未关闭，仍还是适才退出时，代为虚掩之状。益发以为天夺仇人之魄，醉卧疏忽，忘心关闭。侧耳细听，里屋也是静悄悄，睡熟神气，此时下手极为容易，不禁喜得心中怦怦跳动。方要回房去唤瑶仙，瑶仙已自跟来，见了室中情况，俱是心喜。

二女原本商定，三小兄妹俱甚机警，又同在一房卧起，稍有警觉，立即无幸。瑶仙虽有伤母之恨，但他们一样怀有杀母之仇，其情可原，再者年幼无知，看在萧逸不伤害自己和绛雪分上，也不杀他子女，专心刺死萧逸一人，下手也较易些。又因绛雪人虽忠义，本领太差。那日手持那么厉害的暗器，已与仇人抵面近身，竟会被仇人身未离座，微一举手抬足，便将暗器踢飞，点倒在地，虽则强弱悬殊，武功稍有根底，何致偾事？行刺之事，本不宜于人多，毒刀又只一把，执意只令绛雪在外瞭风壮胆，略备接应，自己单身入房下手。当下仍令绛雪伏窗窥伺，瑶仙手握毒刀，走到房门前，把牙一咬。正待揭帘掩进，忽听“叭”的一声，瑶仙心疑仇人已醒，连忙缩步，退向院中。见绛雪伏伺窗下未动，才略放心。双方打一手势，才

知敌人梦中转侧，无意中将手压的书拂落地上，人并未醒。她又待了一会，看出仇人实已睡熟，二次鼓勇再进，轻悄悄微启门帘，由门缝中挨入一看，萧逸仰卧榻上，床边的手已缩回去，搭向胸前。老远便闻到酒气透鼻，睡得甚是香甜。知道手上毒刀，见血立毙，萧逸虽然武功绝伦，寻常刀剑刺他不进，幸在醉卧之际，刀又锋利异常，如向面部口眼等容易见血之处刺去，万无不中之理。瑶仙杀心一起，更不寻思，轻轻一跃，便到床前。单臂用力握紧毒刀，照准萧逸面上猛刺下去。满拟这一下必定刺中，谁知竟出意料！萧逸平卧身子忽又折转向外，放在胸前的那只右手也随着甩起，无巧不巧，手背正碰在瑶仙的手腕上面。虽是睡梦中无心一甩，力量也大得出奇，瑶仙手腕立被向上荡起，震得生疼，几乎连刀都握不住。心方大惊，眼前倏又一暗，床前那盏油灯也被这一甩熄灭，跟着便听里屋萧珍在喊爹爹和下床之声，同时床上作响，萧逸朦胧中也似有了醒意。瑶仙虽是拚死行刺，毕竟情虚，一击不中。手反震伤，又酸又麻，灯再一暗，怎不胆寒！再加萧珍一喊，武功好的人最是警觉，晃眼人醒，再下手只有送死，决难得手，哪里还敢逗留，慌不迭往外逃出。仗着路熟心细，暗中逃退，并未弄出响声。走到门前，正揭门帘想往外走，那柄毒刀忽吃门帘裹住，心忙意乱，手又酸麻无力，竟致脱去。又惊又急，还想回手摸索，忽听里屋三小弟兄相继惊醒，齐喊："爹爹，外屋什么响动？"边喊边往外走。萧逸在床上，也似有了应声。不由心胆皆裂，不敢再事摸索，急匆匆逃到院中。

绛雪见瑶仙刀已刺下，床上仇人微一转侧，灯光便熄。三小兄妹惊醒唤父，萧逸又无应声，还当得手。心方庆幸，也没往下细听，便即赶前迎接，准备同逃。及见瑶仙一出门，便手招自己，往原卧室退去，神色甚是张惶，又料事败。心方一

惊，忽听萧逸在房喝道："珍儿，外屋没有什么，适才酒醒睡熟，门也忘关。我把灯点好，关上房门，就要脱衣安睡了。天已夜深，各自回床去睡吧。"二女先颇惊惶，闻声细听，又似萧逸刚醒，醉梦之中并未发觉有人行刺。一会便见窗上有了灯光，又听关门之声。只那柄刀没听堕落，以为仍挂在门帘上面，当晚不取，明日便是祸事。再者，利器难得，失去此物，更难下手。当时不敢往取，在暗中挨了一会，想起伤心。二女又相抱饮泣，吞声痛哭一阵。后听无甚动静，仍由瑶仙掩至房前，轻轻向帘上一下摸到，哪有刀的影子，料已吃门帘裹住，跌落房里。愁急无奈，又去隔窗偷视，灯已熄灭，月影西斜，房中黑洞洞的全看不见。情知明日万一发现，难逃公道，有心逃走，以后决无重来复仇之望，得豁出两条性命，挨到明日再说。萧逸如系当晚将刀藏过，不为泄露，决意矜全，日后仍可再尽人事，否则率性痛骂一场，以死殉母，做了鬼再来寻他报仇。于是二女重又回房，同卧床上，急一阵，伤心一阵，不觉天光大亮，吉凶莫测。方自惊忧，彩萍忽来唤用早点道："村主已起，说天不早，命速吃完，好同往佛坛上香开经。"

二女见萧逸命人把话点在头里，明示无他，才知真个曲予优容，不与计较。弄巧连昨晚行刺都被警觉窥破，特意使自己知难而退，息去妄想。为防冒失，屡犯不已，致被村人发现罪状，难于保全，仅将凶器暗中收去。越想越对，否则事情哪有这等巧法？自己纵然手被震麻，怎么无力，也不会被门帘将刀裹去，始终又没听见毒刀落地之声，定是萧逸有心作为无疑。照此情形，母仇万报不成，悲痛急愧，心乱如麻。彩萍走后，彼此面面相觑了一阵。瑶仙忽发奇想，决计再图一个未必之功，摧着绛雪匆匆洗漱，赶往堂前。见萧逸仍和无事人一般，越知所料不差，忙回手拉了绛雪，纳头便拜，不发一言。拜罢

起立，便去进用茶点。萧逸原是预有安排，见二女拜倒，只当心中感悔，尤其看出二女行径，不伤自己子女，可见尚有天良，不似其母。照自己这等应付，就是二女仇恨未消，也必知难息念。心还喜慰，不便明言，一面笑容唤起，借口二女是谢为母超度，略为慰勉几句。一同吃完，便去坛上诵经答礼。哪知瑶仙因想起欧阳霜遇救成仙之事，心想："凭自己三人，万近不了仇人的身，徒死何益？欧阳霜尚且成仙，只要心坚，不怕磨折，凭自己这番孝思至诚，难道还求不到仙人怜悯？难得现有逃路，何不同了绛雪逃出山去！只寻访到一位仙师或是异人，拜在他的门下，学成仙法本领，回山再复母仇，岂非举手之劳！"

当夜回来，便和绛雪密商。绛雪也觉仇人睡梦中，尚如此警觉，不能近身，毒刀又失，报仇之事，简直难于登天。常年在此鬼混，也很伤心，求仙访师虽是渺茫，以欧阳霜前例来看，也许能有遇合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未始便没指望。仇既无法再报，只好如此，立即赞可。便问瑶仙，可要通知萧玉，一同逃走？瑶仙不觉为难起来，因出家人最忌情，欲同行，惟恐因他误事，不同行，又觉萧玉天生情种。丢他一人在此，见自己一走，必定相思而死。就不带了同行，好歹也给留点指望。于是便背人写下一封长信，大意说自己母仇难报，决计逃出去寻访仙师异人，以为他年归来复仇之计。如能相待，固是佳事，否则男子寻师较易，也可出山另访高人拜师，学成本领，以图聚首。总之，自己已许死母，此仇未报，此生决无与萧玉双栖之望。见爱深情，铭于肺腑，务望保重。事如不济，惟有期诸来生。不过出口，须俟已行十日以后，不到复仇有望，暂不再见。如寻了去，休说难于追迹，即被寻到，也是徒伤情感，转昧初衷，连以后都不与他再见等语。信写甚是沉痛

悲壮，瑶仙连改数次才行写好，却不先交。瑶仙知道自己走后，萧玉必往密径追索，将信放在洞内，定能见到。等法事做完，待了三日恰值阴雨，萧璇又受了点感冒，二女径自乘隙冒雨逃走，由萧玉所辟密径取了预藏衣服包裹，连夜逃出村去。

萧逸料定二女已无异动。众门人虽各怀有戒心，因师父本领机谋，二女凶谋万无效果，就是几个恐怕千虑一失的，也只防二女日后还要再举，谁也没料到会逃走出去。二女行时，房中又布置得妙，竟被容容易易逃走。直到次日清晨才行发觉，但已无踪，再为搜索，哪有影子？只萧玉一人知道去路，巴不得二女能逃，如何肯说出来？惟恐被人看破，头几天连山洞密径一带，也没敢去。萧逸为寻二女，还特意开山出去，率领门人村众，四出追寻。第二日，欧阳霜奉命回村有事，就便探望子女。听萧珍兄妹说起此事，三凶惨死，前恨已消，反觉二女志行可怜，也代寻找了一回，均未寻到。萧清本疑萧玉，唤来盘问。不料欧阳霜这次回来，为植七禽毒果，在村中住了数日，萧逸每日心悬爱妻，渴欲一叙衷曲，心无他顾。萧玉先颇拿稳，吃欧阳霜回来一耽搁，当她仙人，恐被识破，益发不敢妄动。好容易盼到她走，夜往密径，移石入洞一看，只寻到瑶仙一封手书。再往前进，洞已倒塌，急切间无法走出，知二女必已去远。先见欧阳霜都寻她不回，已自惊疑，这一看信，并未约地相待，越发绝望。每时哭笑无常，眠食均废，直和疯了一般。

萧逸见二女初逃，萧玉虽也面现忧急，还似有心做作，突然变态，必有原因，便命人暗中查探。萧玉把瑶仙那封信珍如性命，放在身旁，常时背人取视，哭诉相思。日子一久，竟吃萧清看破，告知萧逸，只当受二女愚弄，弃他而去，又不知所逃路径方向，所以悲急，也就没去管他。不料萧玉积想成痴，

迁怒怀恨，意欲代替瑶仙行那犯上逆谋。二女智勇深沉，尚且不行，何况是他？连下两次手，一次事前吃乃弟萧清看破，中途戒阻，一次被萧逸亲手捉住，本要按家法处置，萧清再四哭求，萧逸才严加告诫，命萧珍行刑，打了一顿竹板。萧玉知难再在村中立足，暗备了些兵刃用具、衣服干粮，仍由二女所逃故道，先把石头移开，藏在里面，一点一点向前开进。中间洞石崩堕不多，萧玉以决心毅力从事，两日一夜竟被开通。因地太僻，外观无路，里面整日移石开路，通没一人发觉。逃走以后，萧逸本不喜他，只看萧清情面，不肯重处，村人一找不见，也就拉倒。

一晃两年，三人均未回来报复，也未发生变故。倒是欧阳霜，因师父郑颠仙借来岷山白犀潭韩仙子制伏的一只金蛛，自己还养了一只较小的金蛛，准备取那元江水眼中的前古金仙广成子所遗留的金门至宝、金船宝库，须要预储到时金蛛吃了增长精力的七禽毒果。遍查地势，只有卧云村外、峡谷之中的地土，下蕴奇毒，种植最宜。以前早已播种，现时树渐成长，还须加意培壅，特命欧阳霜，常时回村查看，此数年中，差不多每月必回。三小兄妹随习内功，大为精进，母子相聚，自是欢忻。只苦了一个萧逸，日夕苦想和爱妻相见，哪怕不能言归于好，再作双栖，便能握手相聚，不再如尹邢之避面，也称心意。偏生欧阳霜志切清修，誓祛尘念，一任萧逸用尽方法，子女再四要求，始终不允丈夫见面。偶然回家小住，总是预令子女转告萧逸移居山亭，不令入室。萧逸见她居然肯在家中留住，越以为日后尚有重圆之望。始而恐招恼，不敢违逆，仅在窗外窥伺过两次，还吃欧阳霜令子女警告，再如这样，便不再回，率性连隔室相望，都不能了。后来萧逸实是思念不过，忽然想到欧阳霜每次归来，俱往村外峡谷培植毒果，往往营营终

日，此事奉有师令，平日还令自己派了几班门人，持着她所给的灵符，前往轮值，看得甚是重要。果林对面，不少崖洞可以藏身，她又每月来有定时，何不在她未到以前，藏身洞中窥视，纵不能对面一吐衷肠，她奉师命而来，决不致因己在侧，便即舍之而去。长日相望，一则可以略慰相思，二则人有见面之情，也可伺机感动。比起永不相见，终是强些。于是照计行事。那片果林，便是本书前述，陆地金龙魏青误食毒果中毒之地。

欧阳霜为植毒果，便于浇培照看，又开了一条小溪谷径。树共三百株，一边紧靠峡谷，前有大片竹林，山形甚是险僻。欧阳霜对于丈夫深情，未始无动于中，只恐尘缘纠缠，误了仙业，故意决绝。始而装未看见，继见丈夫为多看自己几眼，竟是终日伏崖洞中守伺，不等己走，决不离开。那毒树又最难培植，须费不少人力，始能应那到时之用。往往由早起经营，深夜始归，长时眠食均废。萧逸又防自己看破，不许门人挨近，本是恩爱夫妻，未免触动前情，心又活动许多。萧逸更是聪明，早就看出爱妻，明知自己偷觑，故作未见，越料有望。当年冬天，又想下一条苦肉计，装作妄想已绝，成了心疾。每日凭空咄咄，饮食锐减，再故意受些风寒感冒，连真带做作，就此卧床不起。萧逸因知子女天性极厚，无庸指教，自会照计而行，一任焦急，并未说明。果然欧阳霜一到，小兄妹三人，便迎头跪下，哭诉哀求起来。说父亲因母亲归已两年，终无回心之望，苦思成疾，状类疯狂，已有多日不吃药。昨日人稍清醒，说母亲今日回来，恐在房中见怪，意欲移居山亭，又要去往果林崖洞中守伺。是儿女们再三苦劝并假传母命，允其不久相见，也未深信，只狂笑一阵。勉强劝住，不任移居，如今在房呆卧，务望母亲看在儿女幼小分上与爹爹和好吧。欧阳霜由窗

隙中往里一看，丈夫果是面容苍白，人瘦好些，目光发呆，醒卧床上，若有心疾之状。不由不信，便取一丸丹药，叫萧珍拿给萧逸服了，再对他说毒果即行长成，开花以后，来得更勤，但是每三月中，只许相聚两次，由早起相见，全家团聚，至夜夫妻各自归卧，似这样，便许相见。萧逸原知任病多重，爱妻也不会坐视，听女子传完了话，立即服药，欣然坐起。当时便请爱妻进屋，握手悲泣，历述衷肠。力说自己知她将证仙业，决不以儿女之私，累她修道，不过相爱太深，相思太苦，务望宽容既往，稍念前情，许其常日相聚，稍有渎犯，任凭处置。

欧阳霜对面以后，看出他二目神光未散，分明有心做作，一时不察，竟为所愚。本心虽仍感动，因丈夫机智百端，为恐日久牵缠，又中他的道儿，执意只允三月两见，不得再多。可是每次相见，除却不能涉及燕婉之私，别的仍和以前夫妻相处时一样；便三小兄妹离开，也不禁止。萧逸倒也知趣，并无他念，至多情不自禁，偶然温存抚爱。欧阳霜纵不十分严拒，也是适可而止，只不过会短离长，聚时苦短，是一憾事。后来又和欧阳霜说："聚时太少，你只不许我室中共对，外面相见并未禁止。譬如你我村外无心路遇，难道你也怪我不守规约？你每来，还率子女们人前往果林。何妨许我随往？既得夫妻相见，还可随时帮你小忙，再如烦厌，至多当我路人，不来理会。容我在旁守着你，多看些时，总可以吧？"欧阳霜见他痴得这样，越生戒心，也不忍过于使他难堪，只得允了。转过年，又聚了两次，彼此甚是相安。末次夫妻相聚，欧阳霜忽说毒果已结，行即备用，自己回庵有事，须三日后才来。因萧逸苦求，还将应相晤聚之期，提前多聚了三日。萧逸忽然想起，昔年被妖鸟抓去长子萧璋、次女萧玲，问："是何妖物伤害幼童，你是剑仙，怎不将它除去？"欧阳霜说："前已问过师

父，那鸟名叫鹏雕，乃苗疆深山所产凶禽。大的有人般高，两翼舒开，各阔丈许，独角秃顶，爪似钢钩，惯与山中毒蛇猛兽相斗，作巢于山颠危崖之上，猛恶非常。但有一样短处，两眼看远不看近，越飞得高远，越看得真切，全仗飞行迅速，老远便算准人畜逃路，所以发无不中。小的野兽如猴、兔之类，反常时得脱毒爪。生性凶残，最喜抓婴儿食。胸前有白毛处，最易射透。这东西复仇心重，除它时，只须先引逗它飞来追。如若昂头低翼来往下扑，倒不可前逃，需要反身倒退，急用手中有毒矛箭，往上掷射。中在有白毛的要害之地，固然立毙，只能透肉，也可致命，无须飞剑。只要武功稍好，手准心灵，应变不慌，不为它两翼风力所慑，便可除它，遇时前逃，自是遭殃，侧避也易为两翼打伤，知道禁忌，便可无害。本山危崖甚多，巢穴必定在彼。去年回家，曾便道寻找，以报爱子之仇，兼为人畜除害，曾杀过两只，不知抓去大儿二女的是否此鸟？巢穴却未寻到，打算异日有暇，再往一搜，目前还顾不得去呢！”萧珍在旁说：“那年大哥二姊遇害时，原在一起玩耍，先听天空嘘嘘乱响，狂风大作，那怪鸟已从上空飞过。大哥正在放花炮，将它惊动，才飞回来，一爪一个，将大哥二姊抱起便飞。等人追出，已然飞远。儿子正站在树下，见那鸟，狗面秃头，眼睛通红，身子好似比人还长，两翼更是阔大，飞起来，人差点被风卷起，沙飞石走，半晌方息。通身俱是虎皮色，头上是凸出一块，尾巴好似被人斩了半截，露出鲜红鸟股。娘杀的，跟这一样么？”欧阳霜惊叹道：“照此说来，杀我儿女的，竟是那只秃尾老雕！已然到手，又被逃去，早晚要遇上，决不容它活命了。”萧逸父子四人，齐问经过。欧阳霜道：“我杀雕时，恰遇慕容二师姊路过，送我到家。此雕正在崖外后山，与一白额猛虎恶斗，本想用飞剑一并除去了，吃慕容师姊拦阻。

说二恶相斗，正好两伤，都是害人之物，你助虎杀雕则甚？我便说起失子之事，微一迟延，那雕甚是机警，不似先杀二雕胆大，见了剑光竟自吓退，飞行甚速。那时我因忙于到家，又有话和慕容师姊说，并未追去，竟被逃走。这才想起去年原听珍儿说过，怪鸟尾是断了半截。因这类恶鸟多是短尾，此雕定被甚人断过后股，所以光红无毛。早知我儿是它所害，飞剑神速，多快也能追上。今已错过，看这行径，事隔多年仍然发现，巢穴必在后山无疑，早晚必能除它。此后回山，路上留神，也许能遇到呢！”萧逸父子，俱都愤愤不置。

欧阳霜第二日便要回转大熊岭苦竹庵，行时忽见萧逸面藏晦色，心中大惊，匆匆占算，不特萧逸，全村都将有危难到临。虽然先凶后吉，终于无害，自己学道年浅，不能深悉未来，偏巧回山又有要事，不能分身，好生忧疑。只得暂留布置，寻一山洞，命三小兄妹藏居其内，每日读书用功，非自己来，不许走出。外用仙法封锁，只萧逸、萧清叔侄二人，传了开法，可以随时入视，余人均不能走进一步。并传萧逸灵符两道，遇警如法取用，便可抵御脱险。并嘱三月以内，不可出村往果林中去。一面她又把防守果林众门人，齐唤了来，面上反倒均无晦色。好在每人均有颠仙所赐备用的灵符，林中埋伏禁制，诸般设施开闭，也俱传授精熟，料无他虞。只萧逸一人可虑，回山禀问师父，若真有急难，自己不能分身，也必有处。恐丈夫忧急，又安慰了几句，方始飞去。萧逸先颇戒慎，三小兄妹更是信母若神，待在洞中，一步不出。这时，顽叟萧泽长已在瑶仙逃后第二年，无疾而终。死时也曾遗嘱萧逸，这两年乃全村安危关头，瑶仙等便是未来隐患等语。那洞原是顽叟生前养静之所，冬暖夏凉，设备精雅，死后图书遗物，一点未动，供着亡人神位。萧逸叔侄每日前往探看，直过了两月，并

无事故发生，日久渐渐松懈。

这日清早，萧清因昨晚三小兄妹，留他同住未归，萧逸亟盼爱妻归来，心中烦闷。门人何渭、吴诚、郝潜夫等见春夏之交，风物优美，便劝师父往村后危崖一带，观赏那新辟的几亩花田。师徒数人，还有几个侄儿孙辈，同沿湖边走去。刚到后山，便见一只独角秃雕，由路侧草地上抓起两只小羔羊，越着后村危崖往后山飞去。定睛一看，那雕后股，鲜红无毛，正与萧珍所说，一般无二。无奈众人都是手无寸铁，只吴诚曾学金钱镖，身旁带有一串大钱，那雕飞又极快，等众人呼喊，吴诚取钱追去，已然飞没了影。萧逸想起前仇，愤恨已极。管理牲畜的村人，也赶出来，唤前一问，才知最近三五日，已然失去了六只牛犊小羊。后村一带，俱是大片草原，宜于畜牧，牧畜甚是繁庶。村规完善，宰杀取用，各有常例，四无出路，又都是自己人，不怕偷盗走失。大小万千只牲畜家禽，只有限几人，轮值管理，占地甚广，风景田舍都在前村。后村除却围绕全村的天然连崖和祠堂灵舍墓地外，余多牧场。那几亩花田，还是当年萧逸一时高兴，点缀风景而辟，地势僻远，轻易无人涉足其间。牧人每早将一切牲畜放向场上，便各归屋料理他事，任其自在游息，到晚才收，成了习惯，先也未发觉遗失。因所失牲畜中，有一对牛犊，是个异种，生相极好，管场人甚是珍爱，比较留意。昨晚收栅时忽然失踪，遍寻未获。村中以前原闹过一次，由崖外侵入的大蟒吞去好些家禽。细一点数，另外还失去四只小山羊，疑心又闹事故。今早正自留意准备，稍有朕兆，立往前村报警，不料竟是这只独角鹏雕。萧、吴诸人，断定那雕来惯，得了甜头，日内必还再来。当下想好计策，次日天还未明，便去牧场埋伏。谁知事有凑巧，连等了几天，鹏雕均未来犯。这早萧逸叔侄，因头晚往三小兄妹所居

洞中课读，谈晚未归，留宿洞内，起来又被三小兄妹拉住，考查功课，未往牧场守伺，只几个门人村众在彼。畜群才放出栅，跑到场上，便听嘘嘘风响，由环村危崖外面，飞投下那日所见鹏雕。宛如陨星下泻，略一沾地，便一爪一个，抓起两只小山羊，拨头往崖外飞去，飞行迅速已极，晃眼无踪。势更凶猛惊人，下落之际，两翼动处，煽得牧场上沙飞石走，狂风大作，人都似要被风兜起，站立不稳。众人连候数日，未免疏懈，萧逸又不在侧，怪鸟多半初见，突然飞到，见了这等猛恶声势，不由心惊，乱了手脚。潜夫前村轮值，门人中只吴诚一人，是个好手，等到喝令众人放箭时，已被鹏雕抓了两羊逃去。风沙迷目，惊慌无准，只有两箭射到鸟身，已然无力，阔翼滑处，全吃打落地上。鸟未受伤，人倒有三个因持长矛向前急进，没等投出便吃崖上滑落的碎石打中，反各受了点轻重伤，头破血出。萧逸闻报，自是越发愤怒，重又挑了几个得力门人，连同自己，由次日起重又如法守伺，不令村众相助。谁知那鸟，又是好些天不来。萧逸以为它上次见人警觉重哗，有了戒心，不敢来犯，心痛亡儿，既知此鸟所害，如何肯放？正准备出山，寻到鸟巢，搜杀报仇。

这日早起，因料当日未必会来，去得略晚，忽见牧人来报，鸟又到牧场来犯，抓去一只小牛。萧逸师徒，见它每来必隔些日，心虽恨极，次日未往守伺，不料那鹏雕竟连来扰害了三次。等人一往守伺，便不再来，稍为疏懈，立即飞到，不可捉摸，直似有心为难一般。休说萧逸被它逗得怒不可遏，便众门人也都忿极，非杀死不能消气。末了一次，萧逸单人伏身来路崖上，也只射中一箭，不是致命，决计出山搜杀。萧清年纪虽轻，人却老成，想起婶母行时之言，从旁劝阻。萧逸因心恨毒雕，欲报仇雪恨，以爱妻只不令往果林一带走动，后山素无

人踪出去行猎，有何妨害？此鸟机智绝伦，与爱妻所说不类。自从日前鸟翼稍中了一箭，便无人守伺，也不再来。倘因此胆寒绝迹，移向别处觅食，飞得又快又远，何从寻觅？如今三月将尽，并无丝毫朕兆，也未从果林去过，就有甚事，谅必躲却，此鸟不除，杀子之恨难消。璋儿头生，相貌最好，最得爱妻钟爱，当年为失此子，悲苦经年，一提起就伤心。如在她回以前，将鸟除去，到时也可给她一个喜欢，执意非往不可。仗着武功高强，便在鹏雕来路危崖上下，开了一条磴道，上到崖顶，再用长绳垂援。翻过崖去一看，恰好正是儿时随了祖母入山隐居、未寻到卧云村以前，旧游行猎之地琵琶垄。那地方长岭迤延，形似琵琶，岭侧两面，有好几条幽谷。一头危峰笔立，直上干云，一头广原平野，草木繁茂，四外静荡荡的，全无一点人兽踪迹。刚往岭上走去，便见地下有好几堆大鸟粪和鸟爪迹印，内中还杂着一些碎毛，正与鹏雕身上毛色一样。再往前走，又发现了牛羊头骨，循踪找去，一路均有发现。行约二里，到一危崖之下，方始绝迹，断定鸟巢必在上面。无奈那崖偏居岭左，形似孤峰，削立百丈，寸草不生，四无攀附。鹏雕厉害，更恐援到中途，凌空下击，人为所伤，未敢冒失上去。又在左近，发现那鸟常在野地上游息，擒来牲畜也似在下面享受，并不带上崖顶。岩窝石窟甚多，地势极利藏伏。守伺到了黄昏，终无动静，料已远出。且喜巢穴寻到，踪迹已得，鸟粪未干，并未离巢移往远地，终有擒它之日。天已傍晚，只得率众回转。可是连去三日，并未遇上，仅第四日归途发觉鹏雕回巢，飞行甚高，直落崖顶，便不再下，无奈它何。

次日萧逸祖母忌辰，因是率众归隐的头一代祖先，合村公祭，仪节甚是隆重。萧逸也想好除鸟方法，本拟过日，再往一试，午间同食早供之后，村人各自散回。萧逸命萧清与三小

兄妹去送祭余，并令洞中遥叩行礼，打算回家睡一午觉，以备夜祭读文诵经。这日众门人弟侄孙辈，多有职司，未曾随侍。独自一人正往回走，忽见吴诚站在环村崖顶上，将手连招带比，低唤“师父快上来。”面有喜容。萧逸自从发现鹏雕以后，为防不时相遇，身旁总带着一筒毒弩，见状知道鹏雕踪迹，纵身上去一看。原来欧阳霜召集众门人查看面色时，吴诚恰巧奉命出山，采办用物未归，不曾在侧，一点戒心无有，为知师父恨雕切骨，一心讨好，长日留意。昨日发现雕已归巢，偏巧当日祭期，不能前往，所派职司，又恰在夜里。崖顶道路开出以后，足可远望鸟巢、平野一带。饭后无事，走向崖顶瞭望。无意之中，竟发现恶鸟鹏雕由远处飞来，竟两翼翩翩，飞行甚缓，神情颇为狼狈，好似受伤疲乏之状，飞近草原，越飞越低，不再升腾，忽然一个转侧，径自乍散两翼，坠落地上，只管扑腾，不能再起。渐渐力竭势衰，趴伏地上，看神情大是不支，已难再动，只还未死罢了。见师父下面路过，忙请上去。萧逸一看大喜，知道恶鸟不知何处身受重伤，此时再不就便杀它，如等养好气力，再除便难。已又望见，相隔又近，如何肯舍？长绳原放崖上备用，师徒二人连兵刃都未及取回，立即援绳而下，如飞跑去。一会赶到，那鸟也看不出受何重伤，只是力竭难起，见了人来，瞪着凶光四射的怪眼，连声怪啸，状绝狞厉。萧逸见那雕巢，爪如钢钩，想是情急，地上石土被抓陷了两个深坑。铁喙阔达半尺，长有尺许，看去犀利非常。通身毛羽坚劲，两翼平张几及两丈，怒啸发威，端的猛恶非常。有心将它两翼斩折，擒回处置，无奈身畔未携兵刃，正自寻思。那雕看出人意不善，倏地奋力一扑腾，飞起数尺高下，重又坠落。吴诚不是闪避迅速，几为翅稍打中。萧逸见状，顺手一摸弩筒，心急手快，连欧阳霜所赠两道灵符，一起带了出来。那符

原装一个丝囊以内，囊口丝结，缠在弩筒上面。萧逸刚把丝囊解下，忽然山风顿起，那雕啸声越厉，二次又奋力作势，往上扑腾。萧逸恐被乘风飞逃，不敢再延，顺手将丝囊交给吴诚，扬手连珠毒弩，接连几箭先将雕眼打瞎，仍恐不死，乘它痛急昂首惨叫之际，又朝口内胸前各要害补了三箭。正和吴诚笑说解恨，想将死雕拖回村去，留待爱妻回来，看了泄恨。山风过处，面前黑影一闪，平白地多了个装束奇特，相貌凶恶的道童。一现身，先朝死雕看了一眼，转面厉声喝道："这只秃角老雕，已被我们用仙法所伤。只为此雕飞行迅速，性命又长，受伤以后仍被逃走。我二人奉了师父天门神君之命，来此收取心魂，祭炼法宝。一路寻来，谁想被你们二人将它射瞎双目而死，失了灵效，枉费我们多日搜寻之劳。晓事的，快快跪下降伏，随我去见仙师发落，否则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"

萧、吴二人，见童子好似乘风而来，行踪诡异，知非善与。一则萧逸武功精纯，生平未遇敌手，未免自恃，二则妖童出语凶横，无话商说。心想先下手为强，且先和他软说，看事行事，便陪笑躬身道："在下实是愚昧，只为此雕凶恶已极，屡伤人畜，兼有杀子之仇。为想与世除害，立志除它，已非一日。今日见它飞来，才用毒箭将它射死，不知令仙师还有用它之处，已死不可复生，此鸟任凭取去。请仙童权且原谅，改日再造仙山，登门负荆吧。"说时，妖童已然目闪凶光，闻言怒喝道："放你娘的屁！你二人伤了此雕还想活命不成！我自有仙法，将你擒走。"萧逸知道，应了欧阳霜之言，妖童凶横已不可理喻，好在所居隐秘，爱妻归期不远，反正难为善罢，决计先发制人。表面装作害怕神气，不等话完，暗运内功，倏用重手法"百步劈空掌"，照准妖童当胸打去。妖童横行已惯，见对方两个凡人，全没放在心上，看见吴诚闻言，面有怒容，还有

暗笑，万没想到答话的人，会先动手。刚觉对方微躬，似欲行礼求告，猛又觉掌往外一按，立时便有千钧之力，当胸压倒。萧逸家传掌法从小练起，何等厉害？相隔又近，无法躲御。妖童纵会妖法，也不能施为，当时受了内伤，气血全被击散，口喷鲜血，往后仰跌出去。萧、吴二人正待纵身赶去，趁他未死以前，点了穴道再行拷问底细，猛听一声断喝，知又来了敌人。定睛一看，凌空飞来一道淡黄色的光华，知是飞剑一流，不及看清来敌，忙喝："这是妖人飞剑，快快避开。"随即一同纵起，往回家逃。二人脚程怎有飞剑迅速？晃眼便被追上。飞剑正待下落，还算后来妖童，因见同门受伤，心中恨极，想将二人生擒回山，恶毒处死。忽又止住剑光，飞出一道尺许长的彩烟，萧逸首被射中，当时打了一个寒噤，那彩烟又朝吴诚飞去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吴诚原知灵符妙用，箭已近身，忽然想起符在自己手内，慌不迭拿住灵符一角，往外一抖。先是一声霹雳，挟着百丈金光烈火，直朝妖童当头打去，跟着一片祥光，将后面挡住。二妖童正是天门神君林瑞门下甘熊、甘象，所居离当地只有二百余里，地名乌龙顶。那鹏雕也是灵鸟，已吃甘象血焰针所伤，仍被飞逃到此。甘象首先寻来，吃萧逸冷不防一掌打伤倒地。恰巧甘熊赶到，先用飞剑迫退敌人，救了乃弟，再用妖人所炼血焰针，将二人打伤。方想上前擒住，忽见金光烈火，带着历历之声飞来。知是此派中太乙神雷，先发血焰针已被震散，不由魂魄皆散！甘象刚回过气来，吃甘熊一把挟起，驾起妖风，如飞逃去。

吴诚发动稍缓，敌虽惊退，依然被血焰针打中，和萧逸一样，一个寒颤打过，周身麻痒，动转不得。二人强挣着会合一起，互相抱持回走。同时那断后祥光，也由身后绕来，拥住二人相随前行。起初二人虽中妖法，神智尚未全昏，又有祥光拥

护，还能勉强熬着痛苦行路，只心忙意乱，四肢无力，不能走快。时候一久，祥光渐减，人也渐入昏迷，不觉把路走错，入了歧途。后来灵符效用全失，祥光退尽，立即昏倒岭侧峡谷之中，不能动转。又经了个把时辰，众门人见天不早，师父怎还未往家庙？当是午睡未醒，前往唤请。一问人并未回，因当日已说定不往后山，正待往别处寻找，还是萧清比较机警，查看人中，没有吴诚在内。提头一问，恰有一人答说："午饭后往家，似见吴诚一人崖顶登眺，村主并未在彼。"萧清闻言，猛想起婶娘别时之言，知道今日家祭大典，叔父就去打雕，也不会到这时候还不回来。照此情形，定是吴诚贪功，登崖眺望，发现雕迹，告知叔父，同往猎杀。不是遇着甚事，耽搁在彼，便是人雕苦斗，相持不下。那雕看去本就厉害，没有婶娘所说那般容易对付，弄巧就许人为雕伤都说不定，当时心里一惊。郝潜夫也是那么想法，忙同众人各取兵刃暗器，一边沿途遇人询问，一边往危崖聚合。萧逸如未出走便罢，如与吴诚偕出上崖，便知事须从速，免得到时回取兵刃又多迟延。说罢，分头行事。还没赶到崖下，全村已自轰动，纷纷赶来，竟是谁也不曾见到这师徒二人。众人因日色业已偏西，早该回村，必有变故，纷纷抢上崖顶。一看，果然长索业已下垂，再往对面平野里一看，那只鹏雕两翼张开，趴伏地上，一动不动，也看不出死活。萧、吴二人，并无踪影。先算计人雕恶斗，一同力竭倒地，也许雕已被杀，人却被它打伤，压在下面。反正凶多吉少，个个情急，抢着援绳而下，飞步往前便跑。郝潜夫毕竟心细，众人只管议论纷纷，他却料定，万无二人同时被雕压扑身下之理。场上不见，必在别处，更因欧阳霜预戒之言，想起三个逃人，也许此时学了本领回山寻仇，恰值萧、吴二人将雕打死，狭路相逢，拚斗起来。否则那雕任多厉害，只飞得太高除

它不易，真肯下与人斗，决非师父之敌。二人此时，不是为仇人所伤害，便是尚在别处苦苦相持。草原平野一望无遗，不问如何，人决不会还在场上。见众人纷纷抢下，为防引来外敌入村扰害，回顾师兄何渭、柴成在后，忙即说了。何、柴二人也是萧逸晚亲，自幼相从习武，最是持重，武艺也高，闻言深以为然。知潜夫、萧清聪明心细，忙把人分成两起，已下的由二人率领，分头寻找，未下的，随了自己在崖上戒备等信。将长索拉起，一面飞传村中壮丁，各携毒弩，埋伏崖上，以防不测。去人如发现村主，看事行事，将带去的旗花，照旧放起暗号，以便应付，以防不测。以免仇敌乘虚而入，一时失措，难于收拾。匆匆分派停当，留守的人急于寻师，虽不愿意，无奈师父不在，何渭是大师兄，照例不能违逆，只得怏怏而止。潜夫、何渭，到了下面，便照日前去过的地势途径，将人分开，飞跑寻去。果然还没赶到死雕所在，便发现吴诚穿的一只快鞋。潜夫立定细一查看，恰巧那一带，地尽沙土，没甚野草，离鞋不远又有两人脚印。轻一脚重一脚，甚是散乱，内中一个独小，正是没有穿鞋的痕迹。行家眼里一望而知，人受了伤，步履迟滞散慢之状，否则师徒二人俱都是一身轻功，哪会留下这深脚印？只奇怪脚印连混一齐，已走向归途，怎不认路，反往左侧走去？好生奇怪。恶鸟在望，看出已死，鸟侧并无人影，惟恐二人受伤太重，迟了无救，忙令众人先顺脚迹寻找。等到中断不见人迹，再行分寻，免遇强敌，反为所乘。

这时那两个妖童，已早逃回山去。偏巧天门神君林瑞，正炼妖法，又忙于医治甘象，等了好些时候，直到妖法炼完，才得告知。林瑞一问那情形，便知敌人是个凡人，只有两道护身灵符，不然甘氏弟兄早死敌手。既见敌人均中了血焰针，虽仗灵符将二甘惊退，人必昏晕倒地，逃必不远。先料外来之人，猎雕至

此，两个凡人身却持有正派中护身灵符，多少总有一点关连。自己潜匿本山，平日深居简出，法未炼成以前，最恐被各派中人访知，来寻晦气，急于想将来人，擒回究问来历。自己炼法正急，不能分身，又因手到擒来之事，无需亲往，只说了两句机宜，以防万一有正派中人在彼。稍见形迹，立即遁回，以免泄露踪迹。二妖童恰巧起身，如非潜夫应变机智，二妖童一定撞上。见到众人，势必用妖法飞剑追众便入村侵去，当时便是一场大祸了。萧、吴二人困倒的峡谷，本来甚近。妖法尚未催迫，人也能够出声说话，不过周身痛楚麻痒，不能起立。众人循踪一找，立即寻见。萧逸料知祸犹未已，正愁妖人去而复转，见众寻到，惊喜交集。立即强挣着，喝令背起速行，归途务要灭迹，一切到家再说。潜夫等见状，知祸非小，吓得连旗花也未敢放，抢着捧起二人往回飞跑。好在都有轻功，除入谷一段是沙地外，余均草多，下来之处危崖高数百丈，众人由上面援绳而下，中途还有好些纵落攀援，才能到地，不易为人发现。匆匆赶到崖下，上面的人已老远望见，还欲下迎，吃众人老远摇手止住，一到便挑力大身轻的同门，将二人背在身上，先迎上去，然后慌忙援上。人刚上完，将索抽上，便见夕阳影里，岭那面风沙滚滚，由远而至。何滑忙令萧清众人，先送师父回去，自和十多个能手，暗伏崖上，隐身向下窥视。不多一会，风沙到了死雕面前，一片黑烟过处，现出两个妖童。想因草多且深，看不出逃人去处，又恐人藏草内，在鸟侧转了一转，手略比划，地上杂草立即平倒。二妖童见无人影，意似发烦，怪啸一声，即放出两道淡黄光华，连身飞起，在鸟侧二三里方圆以内，凌空飞行，四下查看，何滑惟恐妖童再往上高起，看出村中景物，方自愁急，谁知二妖童本领有限，又料敌人已中血焰针，除非被人救走，至多百步之内立倒。不料敌人内功精纯，体质强健，加以灵符祥光拥

护，连绕走迷路，竟行了三四里路，祥光消失之后，才行晕倒。环飞了一阵，没有查见，只当被正派中人救走，想起师言，反倒顾虑起来，连失鞋之处都未飞临，便纵妖风遁退回去。

何渭方始略为放心，一面着人在崖，轮值守望，赶到萧家一看，萧、吴二人，已然说完前事，正在担心。何渭说完经过，萧逸料知妖人所居甚远，全为追雕而至，既未被他发现，许不再来。略示机宜，人已不支，连服了些祛邪的药，毫无效用。伤处只是一点黑影隐现肉里，可是周身痛楚，麻痒时作，难受已极。头一晚，还能强熬，神智也未尽昏迷，第二日午后，便自昏沉起来。睡梦之中，萧逸觉着身在一个极华丽的山洞之内，被人绑在一个长幡之下。当中法台上，有一黑瘦身长、羽衣星冠、手执布旗长剑的道士，旁边立着五个妖童，先遇二妖童，也在其内，此外还有一猴一熊，人立侍侧，不时相对，以目示意，状颇愁苦。道人不时由旗尖放火来烧自己，喝令降服。心中又急又怒，奋力一挣，又觉身在床上，一会又被妖道捉去，吴诚也有时同绑在彼。这样似时去时来，不知受了多少刑法楚毒。连过了数日，最后妖人忽然暴怒，喝令当晚子时如不降伏，便要行法诛魂，从此沉沦。心方恨急，忽然清醒，身上一轻，痛楚仍未全消。直到萧玉、瑶仙相继邪法被破成擒，白水真人刘泉命萧清持了灵丹进去，服下之后，人才复原，痛楚若失。

萧清向白水真人刘泉、七星真人赵光斗、陆地金龙魏青、俞允中四人，说完经过。萧逸平日因崔、黄两家，世戚至好，一旦绝后，连两家共有的一个孤女都不能保全，便那绛雪，孤忠耿耿也颇难得。每一想起二女出走，存亡莫卜，便自心恻。忽听瑶仙归来，还受了许多苦处，身几化为异物，好生怜惜。一面向四仙侠伏枕叩谢，一面便令萧清去唤。刘泉拦道："她

二人已受妖法禁制，妖人原因二位所中妖针，是他门下所炼，比起自炼之针，功候相差悬远。虽然一样可以行法禁摄，无奈受伤人禀赋甚厚，神智更强，虽中邪法，真灵犹有主宰，生魂不易摄取，自己不知何故，不能亲来。因二人是府上亲属，深知本村虚实，差他到此，用妖法来此摄取。并使应他本门为畜期满，仍须杀一亲人为信，方得脱去皮毛正式拜师的狠毒规条，不料二人天良未丧，迟不下手，被我四人赶来将他擒住。妖人久候无音，必生疑心，用妖法催归。一面再借妖针感应，对二位重行禁制，试探动静。一见失了感应，他这妖法除非深知底细的人，便各正派中长老，也没多人能破，余者也不是不能破解，但须寻到妖巢，先将那妖幡符录破去，或将妖人杀死。再不就是所差行法之人，到时心生内叛，将所持代形禁物小泥人上妖符禁法撤去，使与法坛上妖幡邪法隔绝，方保无患。否则不论妖人胜败，所摄的人必死无疑。妖人催逼二人不回，再觉出二位没有感应，二人均是上好资质，女的尤甚。按说易得师父宠爱，看那妖人对他行径和二人被擒时抱头痛哭之言，全无丝毫师徒之情。美质良材最是难得，又当正邪各派俱在网罗门人之际，如看不上，何故收录门下？纵令天门教下，章规如此，也决不会相待这等狠恶。必是先时无知误投妖人，又陷身以后自知堕落，生了悔意，吃妖人看破，有心杀却，又觉可惜，才致这样恶待。使其受尽苦难煎熬，心寒畏服，末了仍使他杀一亲人，以试信心，虽然遣出，并不信任。不过二人元神受禁，稍一违忤，永受酷毒，求死都难，断定必无异图罢了。即使二人此时功成回去，也必当他事出勉强，不是本心遵服师命，受完责罚之后，仍须重行为畜三数年，遇上运气，方可定夺。当时复体为人，依然无望，再一查出事有变故，必疑二人临场生悔，不肯犯上行凶，拚着一死，自破妖法将人救醒，岂不恨入骨

髓？势必先用妖法，使二人在此裂体焚身，惨剩下生魂，一拘即回。再按本门法规处置，用来祭炼妖法，从此日服苦役，永世沉沦，更无超升之日。却不知贫道对异派中妖术邪法多半深知，乘其不觉，不特破了他的妖法，并还将计就计，在二人所居静室之中，将原披熊猴外皮剥下，以代二人原身。再用'小诸天四九归元'招魂之法，反客为主，将二人生魂镇住，幻出二人的假生魂，等他那里妖法一发动，皮下符箓所幻假魂立被摄去。妖人摄魂之际，知道二人已死，一面摄取生魂，一面将所炼妖法，如葫芦幡幢之内，放置法台之上，以便魂来立即收取。当时祭炼为防新魂灵气消耗，下手必快。先禁元神，也必放出相待，使与生魂合一，再行禁制。炼时增长威力，这一收一放，迅速异常，妖人任多细心，也万想不到会有人暗中乘虚而入，夺取所禁叛徒的元神。事起仓卒，更是无法拦阻。那灵符所化假生魂，只与元神一合，立即闪电一般掣回。去时有形，回时一晃即隐，除事先知道或可防御，以外任怎应变神速，也是没法追赶。即使被他事先发觉，元神收不回来，这小诸天法术，随行法人心灵发挥妙用，敌人纵不为所伤，所设妖幡也必损毁。至于生魂，因我先行下手镇住；加以本体未伤，只要心志坚忍不受动摇，至多神智稍为昏迷，并无妨害。元神如不收回，当再传以凝神定虑之法。妖人未戮以前，每日如法打坐，连稍昏迷都不会了。发作甚快，至多再有刻许工夫便可分晓。此时二人守在房里，妖人禁法破后，方可唤来相见。令侄天性至厚，必甚关心，二人在妖人门下，自能体会，必知禁法破未。如欲往视，可由赵师弟领了进去。就便事完，引他来此。适才已将尊居四下行法封禁。妖人一来，立时警觉。今晚不来，明早再去寻他便了。"萧清因听兄嫂哭诉之言，出门时，又见二人只管喜出望外，仍是满面惶恐忧急之状，知道妖法厉

害，元神已被禁制，虽仗仙法免死，仍有后患。闻言大喜，巴不得能够前往守着，就便一观仙家妙用，忙先跪下代谢四位仙长解救之恩。

赵光斗随领萧清到了静室门外，嘱咐："入内不妨和二人谈话，但无异状，不可惊慌，更不可动那一切布置。兽皮焚碎以后，二人如觉昏晕，无须害怕，同往前面，自有方法解免。此室虽有仙法封锁，妖法一破，便自撤去，可以随便走出。"说完，将手一指，烟光分合之间，萧清人已入室。回顾赵光斗并未随入。再看室中萧玉和崔瑶仙，这一对受尽千辛万苦的恩爱夫妻，已各将衣服换好，互相偎抱并坐一起，对着地上的兽皮灵符泪珠欲流，满脸俱是忧急害怕之状，只丰采容光仍和当年差不许多。二人见门外烟光闪处，萧清忽然走进，惊喜交集，因又是出死入生，情深太甚，更衣之后便互相偎坐一起。刘泉虽未禁止谈话，曾令静坐，不敢冒失走动，只得含愧低喊了声："清弟"。萧清起初虽恨瑶仙、绛雪罪魁祸首，陷兄于不义，一则木已成舟，无可挽回，平日又听萧逸那等说法，再见二人种种身受，不由怜悯起来，知道妖法尚未发动，二人吉凶莫测，万分忧急。忙即绕近前去，把刘泉所说，一一转告。二人闻说，宽心始放。

萧清便问二人逃出遇难经过，瑶仙因在妖窟所受折辱太甚，尤其萧玉为了是自己丈夫，妖道师徒视如眼中之钉，如非自己誓死保全，早已百死。平日备尝酷毒，遭遇更惨，稍一回忆，便自心惊魂颤。一则谈虎色变，二则自身才得免死，转危为安。深知妖人厉害，平日自称能制他的人，举世无多。今日所遇四位仙人，从未听他提过，只管萧清传谕，顷刻可以脱祸，心虽喜极，仍然难免忧疑。全神都注定那两张兽皮，哪有心肠详说前事？萧清昔日那等嫉视，今日临难，却舍死求恩，

几番解救，仙人转念施恩，未始不因他孝友至诚所动。感激不尽，怎便拂逆，不禁心酸流泪道："清弟，我两个都不是人！新自畜生道中转来，想起身受，心魂都颤。且等事完，慢慢对我们这又贤明又孝友的好兄弟细说吧。"萧清不知二人已行过婚礼，加以患难相共了数年，互相爱怜，夫妻口吻成了习惯，对他也视若恩人骨肉，无须顾忌，口不择言。还当二人在外先已苟合，又在妖窟失陷数年，心迷失志，连脸都变老了，好好一个才智少女，变得这样。心方惋惜，忽见二人神色遽变，又是满脸忧惶，身旁似有光华闪动。侧脸一看，那竹针当中的两张兽皮，倏地被一团绿阴阴的怪火罩住，晃眼包住全身。萧玉夫妻随即立起，各自战战兢兢，按照刘泉传授，朝兽皮略一比划。那两张兽皮立时还了真形，带着那些竹针化成一熊一猴，跳将起来。在圈中乱蹦乱跳，上下飞舞，好似活物被火烧急，走投无路之状，只跳不出竹针外去。那怪火也始终烧身不舍，候有片刻光景，兽皮下面两张符箓忽然自焚，一道青白色光华，朝二人面上闪过。那四十九根竹针也拔地飞起，乱箭也似，化为许多黄光，裹住两条人影飞起，晃眼不见。那一熊一猴也在符焚时，仰翻地上，怪火同时消灭。低头一看，已全成了灰烬。回顾二人周身乱抖，眼中急泪盈眶，却又略现喜容，萧清知是紧要关头。待才半盏茶时，忽见二人泪流满面，哑声急喊道："天呀！可怜我们也有今日！"说罢，便双双纵起，一个紧抱萧清，一个纳头便拜，都是唇颤体摇，喊完先那两句，便再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萧清知已脱难，喜欢太过，失了常态，见状又是忻慰，又代他们伤心。一面请起瑶仙，回问哥哥："你和表姊都没事了么？"萧玉强把头点了一点，口中只喊得一声"弟弟"，便"哇"的一声，抱着萧清痛哭起来。瑶仙想起数年身后，触动悲怀，

忍不住扑向萧玉身上，悲哭不止。萧清自然免不了陪着伤心，泪如泉涌。正向二人慰勉，忽闻堂兄萧野在外喊道："刘真人说，玉弟表妹元灵已复，永无忧虑。叔父现等问话，快止悲哭，前往叩见吧！"二人忙强止住悲声，各把眼泪拭尽，略整衣服，萧清随问："元神回来，怎未看见？"萧玉答说："这元神并无形质，乃是妖人禁劾之术，附在所设镇物上面与心神灵魂感召相通，如影随形。不犯他恶，并无异状，否则只如法施为，先将代形镇物行法火焚，不论相隔远近，本人立即自焚，那魂魄也吃收摄了去。镇物上面原滴有本人心血，火焚后便成一缕淡烟，妖法破后随风吹散，并无关碍。如仍被他禁住，如影随形，终无脱困之日。就当时有人相救不被收去，妖人还有别的恶毒伎俩，拚着不要生魂祭炼法宝，仍可遥相禁劾，使其魂消魄散。所以起初十分害怕，想不到四位大仙如此神通，竟能反客为主，立即破解。平日元神受禁，身虽在外，不问妖人有否施为，心总悬在妖窟，有时竟似两地存身一般。适才灵符化去，不久心神倏地爽朗，为数年以来所无。妖法发动最快，如有不妙，早已感觉火烧替身，自身无恙，该当受罪。忽然心神一松，自是成功无疑，全出意料，喜极之下，哪得不想起前情伤心呢！"说完，已自收拾停当，一同走出。

二人原是熟地，方才走到院中，萧清仰望空中，似有黄光射过，方喊："快看！"萧玉夫妻已自望见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拉了萧玉朝前便跑。忽听对面有人笑道："妖徒已断了一臂逃走。既然改邪归正，身已脱难，还怕什么？"三人一看，来的正是今日同来四仙中姓俞的一位。知他首发恻隐，曾代二人向刘真人求情，忙即一同跪下，拜谢不迭。

第二十六回

披毛戴角　魔窟陷真娃
惩恶除奸　妖徒遭孽报

俞允中一面拉起，一面笑对三人道："实不相瞒，我也是个多情人，适才听萧清说起前事，甚是感动。我本奉大师兄刘真人之命，随赵、魏二位迎敌妖人，不料首恶并未亲来，只命三个门人隐形来此侵扰。欲用妖法暗算全村人众，触动禁法，又吃赵师兄施展仙法，现出真形。所来之人倒有两个惊弓之鸟，一被烈火烧死，一为飞针所诛，只一个自恃持有妖幡，还想作怪，吃赵真人用法宝将幡破去，断去一臂，方得代死遁走。他二位仍在外面防守。我为要听你二人失陷妖窟经过，并还想查看你们心性如何，抽空回来。明日你婶母便和两位道法高强的道友回村，妖人也应在彼时伏诛，由此转祸为福，不必再提惊害怕了。"瑶仙闻言心动，立拉了萧玉重又跪谢，并求特赐鸿恩，破格收录。允中笑道："你们也是个难缠的人，我才点醒一点，便来向我纠缠，我此时怎能收徒？你叔父等人且等明日，自家看事而行吧。"遂同走到前进堂屋，耳听萧逸在问萧野：

“瑶仙他两个怎还未来?”又听刘泉答道:“想是俞师弟多情人,同病相怜,自己爱莫能收。适才见我占算,夫人偕友同归,想给他们指点门路吧。”瑶仙自从逃出遭难,便生悔心,一听萧逸喊着自己名来问,全无见怪之意,可知关念甚切,无心流露。想起以前为亡母所愚,诸多不合,日里又害他受诸多苦难,不由又感又愧,不等话完,首先舍众奔入。一眼望见刘泉坐在床前,手里看着一件精光闪闪的晶镜,带笑说话,瑶仙不敢怠慢,忙即跪叩说了句:“多谢真人恩施格外,见过家叔,容再拜谢。”随即扑跪在萧逸床前,只说得一句:“侄女罪该万死!”无话可说,便泪如涌泉痛哭起来。跟着萧玉也奔进照样跪倒,感泣不止。

萧逸人已逐渐康复,知二人今日实迫处此,自己命该遭难,见同归来,心只有怜爱忻喜,并无记恨。容二人哭拜一阵,随命起立,同坐说话。二人因身负罪逆,又有仙人在坐,不敢落坐,敬谨辞谢,侍立在侧。俞允中此时也随了进来,从旁笑着说道:“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。此时你们也算是地主,坐下何妨?”萧逸因刘、俞二人均赞二人和萧清俱是美质,尤以瑶仙、萧清,更是罕见。俞允中还有成全之意,知不会怪,笑说:“你二人脱难归正,二位真人俱甚喜慰,今日饱受忧急,我已命人为你准备饮食,且坐歇息无妨。”二人见如此恩厚,好生感激,只得告罪坐了。萧逸首问:“你二人身受,已略闻知,今既脱难,缓说无妨。绛雪行虽犯上,心实忠义,没有偕来。此女刚烈异常,莫非受害了么?”瑶仙知是想乘仙人在此,先救绛雪,不禁含泪答道:“当初绛妹原同失陷妖窟,只为绛妹早抱必死之志,便她妄念得遂,仍必自杀殉主。性既刚烈,心思又与侄女不同,在妖窟中誓死不屈。妖人暴怒,几要取她生魂祭炼妖法,断定无法逃走,只关闭在石室之内。先

还有人相助得以见面，后便隔开。此时初去，连侄女也未行法禁制，不知怎的被她用甚言语，愚弄一个姓翟的妖徒同逃出去。也是心性忒急，以为妖人行法入定需时甚久，还未逃远便想下手将妖徒刺死。她吃妖徒发觉，重又擒回，正调戏行强之间，忽然被人救走。妖徒逃回，还想蒙混，不料吃妖人当众审出实情。平日虽极得宠爱，照样不能容恕，仍用妖法焚身，受那炼魂之惨。绛妹初去，受刑最多，可是脱难也快。听妖徒说救她那人，是个黑衣道姑，道法高深。一见便被剑光逼迫，不能脱身，却说现时杀戒已不再开，并说妖徒如此死法，不足蔽辜，说完带了绛妹飞走。妖徒偏是无法逃遁，除回路外，哪一面都被剑光阻住，越迫越近，最终无法只得逃回，遭了妖人毒手，果然死得奇惨。许是绛妹不似侄女等罪孽深重，所以报应独轻，更以义烈感召仙灵，因而转祸为福呢！”

萧逸闻言，好生嗟叹，随又询问瑶仙出走经过。才知那年，瑶仙、绛雪由萧玉所开密径逃出山去，因值阴雨，到处积潦，衣履皆湿。加以萧玉因二女来信，走无定日，相隔还早，衣物齐备，独缺食粮。二女虽然聪明，终是年幼失算，只顾瞒了萧玉起身，忘了准备行粮，寄居萧家又无法备办。以为前听母言，出山一二日途程便有人家，也没细问前山后山，只行前三日，积存的一点腊肉干粮，至多不过四五日之用，自觉足够。谁知出山，雨还未住，天气又热，本已放了三天，经雨一湿，全部腐臭。加上翻援崖壁时，绛雪雨滑失足，尚幸不曾葬身绝涧，自带的一份，又被失落。瑶仙出世以来，几曾吃过这等大苦？便不失落，次日又腐又臭也难下咽，所以第二天晚间便绝了粮。雨是时落时止，除近崖一带，到处山洪。登高四望，到处云雾低迷，飞瀑满山，哪能辨出丝毫途径？走是不能走，吃的又没有，急得没法，又由绛雪犯险，由山洞秘径潜回

村内，夜见萧玉谋取食粮。不料前夜走出不久，中间一节山石忽然崩塌，将归路阻断，不能再进。二女无计可施，只得踏泥涉水，满处寻找食物。总算天不绝人，居然寻到一处兔窟，打了几只野兔，烤吃充饥。心料洞虽隔断，萧玉终要寻来，刚一离村便如此为难，前途艰险可知。况又认不得出山路径，还是多一男子同行要好得多。于是二女又转了念头，想萧玉也许见信之后，也起了寻师之念，另谋出路，或由里面二次开通秘径追将出来，先结伴同行，等寻到仙师再行分手。谁知等了十多天，每日暗去洞前藏伏探望，萧玉终未出现。又疑萧玉行踪被仇人窥破，监禁起来，无法脱身，又添了一层焦急。这时萧逸正率村人由水旱两条通路，出村四处寻找二女踪迹，又命人往山外镇墟寻访，如被寻回也就没事。偏生二女逃出之处，乃山中最隐秘之地，偏居琵琶垄的东南方，相隔虽只数里，但是一个死地，中有峻岭大壑阻断，不能飞渡。北行俱是危峰峭壁，拦住去路，面积不大，直是一个绝地，向无人迹。便萧逸祖父初入山时，附近一二百里内差不多踏遍，独于这里未到过，所以连欧阳霜也未将人寻到。萧玉无心发现洞中秘径，见外面绝涧可以攀援绕越，对面山势倾斜，不难越过，只当可以通行出去，也没走上细看。二女逃后，见没寻回，还自以为得计。谁知误人误己，几乎同遭惨祸，永沦妖窟。

二女苦熬了多日，天早放晴，久等萧玉不出，没奈何，只得重打出山主意。满拟只一走出山去，遇着人家镇集，把行粮备齐，再离开当地，向平日所闻海内名山走去。沿途再留心打听，何处有仙人踪迹，立往求拜。谁知四面八方，险阻横生，一处也不能飞过。每日只打些野兔，掘些野芋黄精野菜之类，胡乱充饥，晚来仍宿在初出时藏身的崖洞以内。连寻多日，始终无路可通。再一想起身世孤苦，常时抢地呼天，相抱痛哭。一天清早，绛雪急中生

智见，东北方虽有阔涧危崖挡路，但藤蔓甚多，并有立足之处，两面相去不过两丈，崖近还有一株面挺出的老松。如在平地两丈远近，以瑶仙的身手也不是不能越过，只为下临绝涧，其深莫测，失足立即齑粉。看着先眼眩心寒，无此之勇，即便瑶仙勉强冒险飞越，自己也纵不过。假如用一长索，甩向那老柯之上搭紧，便可援索而过。虽然岸那边地形难测，前进一步，终比死守当地强些。于是斩下三丈来长一根坚韧山藤，削去枝蔓，取一件衬衣包好一块石头，搓些野麻紧绑藤上，由瑶仙奋力抡圆，甩将过去。居然一下便挂住松丫，嵌夹甚紧，用力一试，竟扯不动。绛雪又把另一头用前法紧缠涧侧树干上面，刚刚停留，打算把昨剩野芋吃饱，略为歇息，援将过去。瑶仙忽然瞥见一只蹩了一腿的肥鹿，由右侧涧旁，往树林内跑去。二女自从逃出，从未得过一次美好食物。野兔肉膻，并且为数无多，已似猎尽，日以野菜为粮，苦难下咽，平日又都喜吃鹿肉，过崖不知有吃的没有，如何能够放过？忙喊："绛妹快追。"那鹿连颠带跳，不能快跑，一会便被追上。吃二女两箭射中要害，上去一刀杀死，寻来柴枝，就地生火，挑那肥嫩的尽量烤吃，吃得甚是香甜。方说今日才想好法子过涧，便有彩头，定是天不绝人，前行佳兆。瑶仙忽想起当地四外阻隔，猿猱难度，地方又小，连日到处踏遍，除一窝野兔外，并无别的野兽足迹。鹿既跑来，想必附近还有出路。援藤飞渡，终是危险，又加常发绝粮之苦，恐过崖无处觅食，事已至此，也不在这半日耽搁，此鹿足敷十多天之用，何不将它全数切成长条，用树枝熏烤，腊干为脯，以备后用。一面细心查看鹿的来路，岂不是好？商定暂留，由绛雪腊肉为脯，瑶仙相寻鹿迹。为防走单遇变难于应援，特意在涧边见鹿之处，另寻了一个洞穴栖身。制肉也在洞外容易望见之处，以便彼此可以一呼即至。涧势曲

折，走出半里多路，瑶仙便发现那鹿果由对崖滚落。涧底本深，独鹿坠之处，地势突起甚高，相隔对崖口仅只两丈高下，由下而上，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鲜红野草。往这一面来，更是由低而高的斜坡，不过四五尺高下，适破鹿腹时，胃中便有此草，犹未化去。那鹿明在对崖低头吃那红色野草，失足跌伤，崖高两丈，无法回去，改向这面走来。以前因为涧中曲折，危石突出，将眼遮住，这一带相隔对崖更远。以为涧底都深，遥望即止，专向近处打算，没有身临查看，独独遗漏，可见仍是粗心之咎，白吃了许多苦头。上下不高，对崖有藤如援，容易上下。正想试走过去，援上对崖，一探路径，忽然眼跳心动，还以为得路心喜之故。走到涧旁，想起绛雪必在悬望，还是她说了一同过去的好，便走了回来。其实那鹿也是被人追落。二女如不发现伤鹿，就此援藤过涧，上到崖顶凭高下望，便可发现妖徒在彼为恶，必不敢下。只须在上潜伏，候到妖徒起身，再顺与他相反的路径逃走，只二十余里，便是出山路径。再前不远，还有苗人墟峒，食宿问路，均可由心。妖徒本是无心至此，不会再来，就瑶仙先往探路，也许迎头先得警告，免却许多苦难。偏又临行却步，回与绛雪一说，越信皇天鉴怜，遣鹿送粮领路。绛雪手快，瑶仙再下手相助，才到日中，便将肉脯熏好。先烤吃了一饱，收拾上路，毫不费事，便援上对面涧岸。过崖高陡，无计攀援，鹿既由此路，如真寻不到，再回早间结藤之处，也可翻崖而过，颇自拿稳。及循崖脚一找，果然走不二十步，便发现一个崖夹缝，宽约三尺，虽然草深，足可通行，忙即走进。行约半里，忽然穿通，当前出现平野，再听呼啸之声，见一只黑熊前爪捧着一只死鹿，正由前面草地上向前飞跑。人立而行，跑起来竟和练过武功的人一样轻灵。二女都是年幼喜事，早间得了彩头，虽知熊颇凶猛，自恃本领，毒弩百发

百中，一时见猎心喜，妄想打死黑熊将鹿劫下，再取些鲜肉晚来烤吃。也没听出啸声有异和熊去处，童心稚气，还恐那熊腿快，见人惊走，难于追获，互相低道一声快追，一同冒失赶去。野地不大，对面一片树林，二女追出不远，那熊已亡命一般跑进林去。二女接连几纵，便自赶到。身刚闯进林内，眼前倏地一花，只听一声极熟的惨叫，那熊已被人一长鞭打跌在地。立定一看，林内也是一片空地，当中一块青石，石旁生着一堆火，凌空悬着几块兽肉，焦香四溢。两个装束奇特的道童，正在持肉大嚼，身侧倒着几只肥鹿，腿脊上肉已被割去，尚不曾死，各在惨哼挣命。另一道童手持长鞭，正朝黑熊打去，怪声怒喝："你怎这时才来！又弄回一只死的？"那熊手中死鹿，已在倒跌时甩落，方负痛急喊得一句："大仙饶命。"一眼望见二女闯进，忽然一声惊叫，便自晕死过去。

二女刚刚听出那熊口吐人言，是个熟人，心中一震。三道童已全望见二女，同时喜笑，面容狞厉，越显凶丑。二女虽知不妙，但又不舍就逃，方一迟疑，内中一个已发话道："难得荒山之中，竟有这样美女送上门来受用。师兄你我各人分享如何？"另一个道："师父知道，如何得了？还是捉回献上的好。"瑶仙听出口气不对，又见三人形貌诡异，烧肉空悬火上，旁边死鹿枕藉不下十只；虽还断不定黑熊是否那人幻化，如此惨毒，明是妖邪一流。见他只说不动，心想先下手为强，暗朝绛雪一递眼色，竟欲骤出不意，先将三妖童用毒箭射死，查看那熊是否是人，再作计较。乘着三人聚诉之际，手扬处，毒弩连珠射出。三妖童竟似未觉，方料能中，持鞭打熊的一个，忽然一声狞笑，手指处，眼看那箭快要射中，忽然平空撞落地上。绛雪箭发稍后，见状大惊，忙喊："这是妖怪，姊姊还不快跑！"一句话把瑶仙提醒，随了绛雪一面拔刀纵起便逃。刚一回身，猛见来路上，那片高崖迎面飞来，

似要压到顶上，心中害怕。再往侧看，左有烈火，右有洪波，无法遁走。再一回顾，只三妖童仍然坐立原处未动，齐声怪笑道："美人，你们决跑不脱，乖乖过来顺从我们，包你受用快活。"二女自知难脱，情急无奈，方要横刀自刎，猛瞥见地下黑熊业已回醒，暗朝自己，将前爪连摆。一面伸手怀中，取出一物晃了两晃。微一揣测停顿之间，刀弩忽然脱手，向对面飞去，吃一妖童伸手接住，笑道："美人，你们想死，我怎舍得？再不乖乖过来，我们自己下手，扫了兴趣，就要吃苦了。"话刚说完，猛听空中有人暴喝道："该死的孽障！竟敢犯我家规，背师行事么？"三妖童立即面如土色，跪伏在地。二女方庆有了生机，忽然一阵阴风，一个寒噤打过，身便凌空悬起，顷刻落地。睁眼一看，已然换了一个境界。存身所在，是一个亩许方圆的石洞，当中一个石座上，坐着一个瘦长青脸突眼鹰鼻的道人，座旁两个短石幢，上插两枝粗细如人臂的大蜡烛，光焰强烈照得合洞通明。左右侍立着三个妖徒，年纪虽有长幼，却是一律道童打扮，个个横眉竖目，满脸厉气，凶恶非常。地面满铺锦茵，其余陈设也颇华丽。先见三妖童已然跪伏地上，不住哀声求告，瑶仙和降雪就在道人身侧立定，其徒如此，其师可知。既将自己摄回，料非善地。无奈妖人精通法术，适才只听声音，人还未见便被摄来，想逃想死，俱都无用。那黑熊情形更是悬心，身落人手，只有听天由命，相机应付，反倒胆壮起来。正寻思间，中坐妖道忽朝三妖童狞笑道："你们才脱皮毛几年，便想背我妄为，岂非找死？如今真赃实犯，还有何说。谁起的意？这两女何处弄来？快说实话，我好分别处置。"三妖童看出妖道全没丝毫怜惜，吓得浑身抖颤，只将头连叩，不敢出声。妖道笑道："照此看来，你这三个孽畜，都是安心背叛了，这倒省事，不用我再问口供了。"说

罢，目闪凶光，青惨惨一张丑脸，倏地往下一沉，怒喝："申武，将我旗剑和他们原披的皮毛取来，先挨我家规，从重处置之后，如法施为。"上首一个妖童，立即应诺，往座后石坡上面小门内跑去。那首先起意想要霸占二女的一个，自知再不抢在前头强辩，决无幸理，首先急喊道："师父且慢下手，容弟子从实禀告。"妖道冷笑道："翟度，众弟子中你和申武最得我的器重，居然也敢叛我。如有半句虚言，莫怨师父狠毒。"说时，申武已然背插小幡、左手长剑、右手蟒鞭走来。那名字叫翟度的妖童，随紧答道："弟子等三人，带了新收兽奴出猎鹿肾，与师父下酒。因见鹿肉肥嫩，便割了些在林中生火烤吃。已然割了五条鹿肾，想再得一条便回，命兽奴独往搜寻。去了好一会，连催两次才回，偏又弄回一只死公鹿，那鹿脊肉要生割吃才味鲜，他擒鹿有师父传的法术，只见到便能生擒回来。起初弟子等割鹿肉时，他竟把头偏开不看，好似嫌那鹿死得太惨，所以预先将鹿打死，再行抱回。这样假仁假义，异日怎配做师父的徒弟？谈飞看他可恶，刚拿鞭打他，这两美女忽然跑来。谈飞和屠三彪商量，要瞒了师父，寻一山洞藏起，得空便往取乐。弟子再三劝说，师父神目如电，决瞒不过，还是擒回献上，听师父发落的好。正在商量，这两美女竟用弩箭射人，没射中想逃，吃弟子行法阻止，又想回刀自杀，也吃夺过，师父就驾到了。此是实情，如有虚言，甘受加重处罚。"边说，边拿眼望着旁立的申武，似有求助之意。

话才住口，谈、屠二妖童，听他诿罪于人，尤其谈飞，素常畏师如虎，是首先劝阻之人。各自情急，刚喊得一声："冤枉呀！"底下话未出口。申武和翟度，在妖徒中性最凶残，平日同恶相济，交情最深，上来便看出师父意有偏向，所以问供分别首从。翟度一说，妖道面色稍转，更知有了生机，乐得相

助。明知所说不实不尽，居心袒护。见谈、屠二妖童极口喊冤，如何肯容他分辩？没头没脑，扬手先是几鞭打下，然后厉声喝道："我侍师父祭炼仙法，刚下法台，不久便得兽奴摇晃法牌，传警告急。师父疼爱徒弟，恩重如山，因你三人没有告急，见是兽奴传警，还当你们遇甚仇敌失陷，连忙赶去。谁知竟敢背叛师尊，隐没美人，师父到时，正听你两个正在调戏美女，招手唤他过去，翟师兄面带愁容坐在那里，分明因你个人法术，是他代师父传授，平时情分太好，不忍举发，又恐师父明察如神，日后连累到他，故此为难。师父和我俱曾耳闻目睹，还敢说冤枉么？"见妖道没有拦阻，乘机又是唰唰唰十几蟒鞭，二妖童疼得满地乱滚，气喘不出，心胆皆裂，哪里还能开口。其实谈飞并未开言，因是打完黑熊便立即向翟、屠二人身前，本心还想劝阻，不料申武硬把他和屠三彪拉住一起。翟度刁狡凶顽，只管首先起意，一听谈飞胆怯，便留了一分心，把话收住。准备二人如顺己意，便以大师兄身份，分一个与二人共乐，自己却吃独食，硬占一个。二人如若胆小，便割爱献回讨好，日后再打主意向师父明求，一样有望。色迷心窍，正打主意，没有开口，妖道便率申武赶到，一齐摄回。这时一听，竟是黑熊闹鬼，暗中破坏，方自痛恨。妖道虽然御下残酷，因翟度是大徒弟，心性相近，平日最为得用，本就有了两分宽容，吃申、翟二妖徒一说一打，再想起适才眼见之事，本就耳软信谗，立为所愚，凶眉扬处，厉声喝道："翟度虽未叛师，知情不举，还不如那新收的兽奴萧一。申武可将他吊起，打他四十蟒鞭，再将屠、谈二孽畜，依法施刑之后，重披皮毛再服三年苦役。如不服罪，即受炼魂之诛，永世不得超生。"

屠、谈二妖徒，先意还想忍痛求诉，及听到末两句，再一多口求告，不但不能减罪，反而生魂要被妖道收去，永受痛苦。

知道妖道狠毒凶残，哪里还敢分辩？枉自冤愤填膺，暗中切齿，心魂皆颤，只做声不得。申武领命，装模作样，转过身去，先朝翟度厉声喝道："我代师父行刑，须怨不得我。"翟度诺诺连声，先向妖道谢了师恩，然后立起，退到洞的中央。洞顶原有两根带链铁环，由上悬下，翟度轻轻一纵，便到了上面，双足套入环里，头下脚上，凌空悬着。申武随拔背幡，口诵妖咒，朝上指了两指，翟度全身衣服，立即全光。那两铁环，也由大而小，紧束腿腕之内。申武暴喝一声，扬起蟒鞭就打。这还是妖道处置门徒最轻微的刑法，旁观已自惊心。鞭系蟒尾制成，甚是厉害，只一下去，立即紫肿偾起。翟度只管惨声高叫，申武依旧扬鞭乱打，一会四十下打过，翟度已然血肉横飞，昏死过去。申武跪禀用刑完毕，妖道吩咐搭向后洞，任其自醒，不许徇情取药医治，以戒下次。二女方觉稍出恶气，申武又在厉喝："你两个孽畜，还用人服侍么？"屠、谈二人，知难躲脱，适才凶焰已全消尽，宛如待死之畜，眼含痛泪，照样向上谢过师恩，战战兢兢走到环下。稍慢得一慢，便各着了两蟒鞭，吓得惨叫连声，连跌带滚，纵到上面，各把双足，投向一环之内。申武将幡一指，环缩更紧，二人立似杀猪般惨叫起来。申武怒骂："脓包孽畜，也配在师父门下！"边喝边打。等打昏过去，申武将幡一指，便自还醒，醒后又打，约打了百十下，死后还魂好儿次。二女见此惨毒，自是暗中称快。谁知打完放下，还有花样。二人放下时，已是皮糟肉烂，周身紫肿，俯伏地上，不住惨哼，哀告师父大发鸿恩，就这样变畜生吧。妖道坐在上面，喜孜孜斜睨二女，连话也未应。申武已从身畔取出两妖符，另外还有两个矮妖童，早取来一狼一豹两张兽皮，旁立相待。申武先用剑尖挑起两符，张口喷出一股碧焰，符便化为两幢绿火，各将二人笼罩，随即立

起。眼看身上肌肉，全数平复如初和未受伤时一样，二人反倒牙齿捉对儿厮战，格外害怕起来。一会绿火消失，申武念念有词，将幡一指，便有无数火针飞起，朝二人身上撒下，钉满全身。约有半盏茶时，火针飞回，随着针眼往外直流鲜血，晃眼成了一个血人，从头到脚不见一丝白肉。二人先还面色惨变，咬牙禁受，血出以后，终于忍受不住，往后便倒。两矮妖童，早抢向二人身后，张开兽皮等候。未容倒地，纵身迎上，接着由后朝前一抱，跟着每人背上一脚踹去，跌在地上。申武持幡一阵乱动，兽皮逐渐合拢，将二人全身包没，合成整个，化为一狼一豹，死在地上，由二矮童抓住尾巴倒拖出去。

二女因恨妖童刺骨，虽觉孽由自作，死不足惜，及等事完，二人化身为兽，忽悟所见黑熊实是人所变，心中方一急痛。妖道忽喊："唤两少女近前问话。"二女知道害怕无用，一鼓勇气，不等招呼便不约而同，双双走上前去，朝妖道拜了一拜，各问道："我二人都是俗女凡人，仙人将我们带到此地，有何见教？"妖道本爱二女美貌，又见是上好资质，也不细问来历，开口便问二女愿入门下不愿？绛雪性较瑶仙还要刚烈，首先抗声答道："大仙师徒俱是男子，我等俱是女流，一则彼此都有不便，再则我姊妹原因父母双亡，被仇家所逼，逃将出来，原意往四川投亲，本无出家之心。大仙要这无知凡女，有何用处？即令勉强拜师，也难领悟玄机，但求将我二人释放，感恩不尽。"妖道闻言，只把丑脸一沉，旋又笑问瑶仙道："你呢？"瑶仙自从逃出日久，饱历险阻之余，渐生悔心，又见妖道师徒，都是极恶穷凶一流，一双鬼眼不时斜望自己，洞中并无女子，强掳到此，定有邪念。心想萧逸当初不过不好意思公然说出拒婚的话，萧、黄两家又未过礼行聘，全是母亲蓄志寻仇，才闹出许多事故，终于报应临头，害人害

己。只为自己泄忿，也不想想事有多难，临死还要用尽权谋，诱激苦命孤女，代行未完之志，更恐力谋不济，又用种种诈计，把萧玉、绛雪一齐饶上。如非仇人量大宽容，日前和绛雪两番行刺，早已身受村规处置，火焚惨死。今日她身陷妖窟，还不是亡母临死一念之差，贻害所致。妖邪何等凶残？卧云村桃源乐土，如被知晓必有奇祸。即使萧逸父子可恶，余人何辜？何况还有上代坟墓在彼。自己所行如对，何致有此结果？再如造孽，遭报必还更惨。难得妖道没有细问来历家乡，惟恐绛雪只图报仇，答应拜师，泄了卧云村细底，惹出灭村之祸。一听这等说法，正合心意，见妖道转问自己，立即借口递话道："小女子姊妹二人，因由昆明故乡往四川投亲，误信人言，错走水路，辗转来此，迷路入山，不料被大仙带来，只乞开恩释放，自行觅路回去，实实不愿学道。"妖道闻言冷笑道："我天门教下，收徒最是不易。每收一人，先要披上皮毛，身为兽奴三年，期满之后，再杀一亲人，以信无他，方得复体还原，收归门下，从此从我学道，修为长生不老。近年仙妻天门夫人，为峨嵋群小所伤，兵解仙去，特地隐居此山祭炼仙法，与她报仇。因感寂寞，久欲收一二女弟子，陪侍枕席，一则修炼太紧，无此闲心，二则美质难得。今见你二人资质俱都不恶，方始垂青，带回本山。这等旷世难逢的仙缘，怎倒说不愿的话来？这里生人到此，永无离去之日，如换常人，一语违犯，早已生被严刑，死受炼刑之苦了。念在无知，姑从宽恕。现有三条路走。我教下令虽极严厉，但我生平在旧规以外，从不强人所难。我说这三条路。一是拜在门下，照众人旧例，披毛戴角身为兽奴；日受门人驱策，苦役三年。期满见无二心，再行立功，复体为人，传我道法。第二是拜门之后，即侍枕席，我便特降殊恩，免去三年兽役之苦。第三是两俱不愿，立即杀死，将生魂收去，炼我

仙法，永世沉沦，日受煎磨，其苦胜于百死。至于想死想走，却由不得你！”话未说完，绛雪早已愤填胸臆，明知妖法厉害，逃必无望，但还以为人死即完，鬼乃无形之物，来去由心，有什么苦难？误当妖道恫吓，惟恐妖法迷住，受了污辱，妄想激怒妖道，任其杀死，拚着一命落个清白，立即“妖贼”“狗盗”，破口大骂不止。瑶仙适才寻死，尝过味道，自杀定然无望。因妖道有法外并不勉强之言，如拚吃苦为兽，尚可免去污辱。并得与那幻成黑熊的人相聚一起，好打脱身主意。正想如何措辞，不料绛雪破口大骂，知她求死心意，本来誓同共死，怎可独后？暗忖能求一死，倒也干净，也跟着怒声斥骂起来。不过瑶仙据理指斥，只说修道人不应如此行为，我姊妹身虽女子，视死如归，杀剐任便，决不从顺。好似在和妖人讲理，绛雪却是乱跳乱骂，直斥妖道邪恶，日后必伏天诛，五雷殛顶，句句都是犯忌的话。

那妖道便是天门岭的天门神君林瑞，生平为炼妖法，伤生最多，也曾害过一些妇女，并不十分贪恋。加以复仇心切，日夕祭炼妖法，本来无意及此，也是二女大难临头，一见面便被看中。妖道人虽残酷，却有特性，说话也是出口便算，永无更改。以为女流胆小，先拿门徒示威，大肆刑毒，使知害怕，然后婉言开导，不患不肯顺从。不料都是一般烈性，不但不畏刑杀，连那炼魂之惨，也非所计。当时杀死收魂，心又不舍，一看左右门人俱都低头闭目，如不闻见。知众门人怯于凶威，恐他不可收场，迁怒刑责，未奉师命，又不敢退将出去。虽然敬畏加紧，保不暗中腹诽；绛雪又越骂越凶，不禁怒上加怒。因二女中瑶仙更美，词态又较好些，妖道想了想，决计拿绛雪作个榜样。倏地浓眉倒竖，怒喝：“贱婢竟敢无礼，申武急速与我吊起，听候施刑。我先叫你讨饶都难！”随说手朝二女一指。绛雪明知就死，也必要受许多苦处，

闻言并不害怕，冷不防将身一纵，想和妖人拚命。耳听："贱婢不得无礼！"把手一扬，那洞顶铁环便飞将下来，由头上套下紧束腰间，往上悬去。再想骂时，只管将口连张，用尽气力只不出声。申武回身，再指铁环去吊瑶仙时，林瑞忽说："此女尚还可恕，不妨少待。"瑶仙见绛雪已然高高吊起，刚哭喊得一声："绛妹，你死我不独生。"也吃妖道将手一指，休说哭喊不出，连身都被定住，寸步难移。申武随即跪请："用何刑处置此贱婢犯上之罪？"妖道看出二女不但性情贞烈，并且姊妹情重，有异寻常，一死同死。偏生绛雪辱骂太毒，过损威严，不能不加惩罚，心想只使略受点刑，好使一个触目心惊，一个受苦不过，只一服顺便住。便向申武喝道："此乃凡女，重刑立死，但我还有用她们之处。先打四十蟒鞭，看服不服，再听吩咐。"申武领命回身，举鞭朝上便打。叭叭叭接连几下，绛雪不能出声，只在空中，几个乱颤乱挺，上下身衣服立即碎裂，皮开肉绽，急痛攻心，晕死过去。这还算妖徒秉承妖师意旨，点到为止，比起适才打两妖童轻好几倍，已是如此，否则早就骨断筋裂，死于非命了。瑶仙见状，直比身受还惨；无奈不能言动，枉自切齿痛恨，心如油煎，求死不得。申武又打了十来下，妖道见绛雪，只是随鞭乱晃，已没了气，便喝："放下救醒再问。"申武立把铁环放下，取出小幡一阵乱划，绛雪一声惨哼，悠悠醒转，周身痛楚麻木，软瘫地上，转动不得。妖人解了二人禁制，便问："还服不服？"绛雪痛呻未定，残息仅属，还未开口。瑶仙见绛雪一放，自己忽能言动，忙即不顾命般飞撞上去，哭喊："绛妹，我妈害了你也。"绛雪昏惘急痛中，见是瑶仙，不知她未受刑，一听上面妖道还在喝问，突然怒火上升，强忍奇痛，奋力嘶声惨叫道："姊姊，我二人前生造孽，命该如此，除拚死为厉鬼，活捉这妖道，还有何说。

你我姊妹，做鬼再见好了！”底下还想再骂妖道几句，周身痛彻心骨，人已支持不住，二次又闭过气去。妖道便问瑶仙："如何？”瑶仙悲忿填胸，决计也步绛雪后尘，跳身起来，方戟指骂了声："该万死的妖孽！”妖道恐她再骂，将手一指，又被定住，言动不得。随对瑶仙狞笑道："你当她求得一死，便完了么？似此可恶，日受磨折毒打，便三、五十年，也难如愿呢。你且先看个榜样，看她能死不能。”说罢自下法台，手指绛雪，手中掐诀，念了几句邪咒，一口气吹去。绛雪本打得肉绽血流，玉容如死，妖人行法回生之后，顿还原状。除上下衣服破碎，尽成片段外，依旧雪肤花貌，掩映生辉，直似未受伤一样，痛也立止，只是怒视妖人，不能言动而已。妖人又对瑶仙道："你看她不是好了么？那四十鞭，还只挨得一半呢！这还是今日初来，不知厉害，略有宽容。我又到了炼法之时，无暇处置；明白不服，身受更苦。”随喝："行刑！”可怜绛雪痛楚方息，又受二次。

申武鞭才打下，瑶仙见和先前一样，哪里还敢再看？明知妖人不打自己，单拿绛雪示威，只一顺从，便可无事，而且复原甚快。无奈绛雪心性，素所深知，心横誓死决不屈辱，更恐妖人说话不算，拚为兽奴也不允许。方自惶急踌躇，妖徒行刑已毕，绛雪自然早被打死，二次放落救醒。妖人随将瑶仙禁法解去，喝道："且将二女分禁兽穴以内，令熊奴随意伤害，只不许你们沾身，明日听候施刑。”申武知他想借熊奴恐吓，立即应诺，手挥处，二矮妖童分别走来，一人一个，朝前引路。申武用小幡朝二女各指了指，二女便似有人捧持着，向外洞走去。瑶仙左行，连经过两处石室，到一石穴面前，妖童嘬口一叫，走出一只黑熊。妖童见熊眼有泪，怒喝道："你这孽畜？又哭了么？这女子交你看守，你如高兴只管咬她，你还不拉她

们进去。”随说就是一脚，将熊踢了一溜滚。熊便战战兢兢过来，作出张牙舞爪之状。瑶仙生死已置度外，强也无用。妖童喝骂了两声孽畜，便自走回。石穴有一人多高，除熊外，通没一点防备。瑶仙见穴中并不污秽，只是阴森异常，洞顶倒悬一枝火炬，光作碧色。石钟乳又多，林立槎丫，都呈异状，加以阴风息息，寒气侵肌，乍看仿佛鬼物，甚是怖人。妖童去后，熊又来衔衣服，瑶仙虽知兽均人变，但不知是否先前所见，心尚猜疑。及见熊神态温驯，直似常识。再一细看，眼中泪又滚滚流出，心方一痛。熊忽舍了自己，跑向穴口探头看了一看，急忙回身，人立而行，两爪轻抱瑶仙，用人言悲哭道："姊姊，你怎么也会失陷妖窟，受刑了么？"瑶仙早已料出熊是何人所变，一点未怕，闻言更知是真，不由心如刀割，忙把熊身抱紧悲哭道："玉弟真是你么？我害了你也？"熊恐哭声被妖徒听去，忙劝低声。一面人兽相抱，同至中穴深处钟乳林下，刚刚坐下便听远远传来两声异啸。那熊立刻慌了手脚，悄声急说："姊姊不可逃走，妖徒喊我，不知还能再来不能，日后终得见面。不从白吃苦楚，求死不易，死了更是受罪。我去去就来。"说完，便慌不迭往外跑去。去了一会，捧着一些酒肉吃食含泪走来，说妖人看中瑶仙，命送食物，吃完，命先恐吓，再吐人言诱劝，如能应允，便记一功等语。瑶仙哪还有心肠饮食，接过放下。见熊身又添两处伤痕，急问："玉弟去这一会，又受刑么？"那熊垂泪哭说："妖人只初来时打过一次，因我知道厉害，一切服从，并未再打。日受妖徒作践，却是难熬。除这时到天快亮，是他师徒行法安卧之时，最为安静外，日受苦役打骂，已成常例了。"瑶仙忍不住柔肠百折，重又吞声痛哭起来。那熊再三劝止，各述经过。

瑶仙才知萧玉自从行刺未成，受了责罚，自知此后益发孤

立，不复齿于人类，又一心一意念着瑶仙，相思之极，便不避艰危，二次开通密径，逃将出来。也是三人该当受罪，萧玉出走这日，瑶仙因寻觅出路，攀援危崖滑跌下来，受了点伤，加上隔日感冒，吃绛雪强劝着在山洞中睡卧养息，均未出洞。萧玉以为二女出走日久，必已去远，逃出秘径，便即觅路追寻，并未在附近寻找。二女所居山洞又极隐秘，所以不曾遇上。更巧是二女苦寻月余，当日方发现的逃鹿来路，萧玉偏误打误撞，容容易易寻到。过涧沿崖一转，不几步便找到那崖夹缝，走了出去。断定二女连欧阳霜都未寻到，必由此路早逃出去。心甚忙急，惟恐追赶不上，出时带有干粮，无须觅食，连日连夜往前紧赶。从小没出过山，哪认得甚路径？第三日误走天门岭下，正遇申、翟二妖徒由外回来。萧玉巴不得遇见一人，好打听二女由彼经过没有，竟不料对方擒他，先迎上去。二妖徒颇有眼力，看出萧玉资质不恶，知道不问死活，擒回俱有用处，连话都未容说完，便一阵妖风，将他摄回山去。妖师天门神君林瑞，教规恶毒，对于新入门的弟子尤极残酷。首问萧玉愿列入门墙不愿？萧玉一心惦念瑶仙，便当时令他成仙，也非所怀，何况又看出妖人师徒，决非善类，刚一婉言求告，便将林瑞触怒，当时一顿毒打。萧玉受苦不过，只得应允，妖人方始息怒，将伤医好。萧玉先还想虚与委蛇，日后乘机逃遁，谁知妖人还有为兽三年的恶例，将他披上皮毛，化为一只黑熊。总算妖人先还喜他，又顺从得快，没和屠、谈二妖徒一般，披毛以前受那妖针刺体之厄。可是妖人虽未加刻毒，众妖童见师父颇有垂青之意，大是不快，日服苦役之外，还要备受凌辱鞭打。日子一久，略悉底细，萧玉才知生固受罪，如若犯了教规杀死，便被妖人将生魂收去祭炼妖法，永远沉沦，不见天日，所受尤惨。再如遇见强敌斗法时，驱遣出去害人，一个不巧，连魂都被敌人消灭，做鬼都是无望。又

看到妖人行法祭炼生魂，鬼哭时奇惨至酷之状。妖道更是反脸无情，不论亲疏；那些生魂厉魄，几乎全是他手下犯规叛教门徒。只说生不如死，谁知死了罪更难受。加以为兽以后，元神又受禁制，万难脱身，怎不心寒胆裂？终日战战兢兢，惟恐忤犯。妖人明知行为凶残，新收门人全出强迫，不到时期决不真心归附，照例只在应从时，略问姓名即止，底下来历家乡，向不追诘。众妖徒闲来拿萧玉开心，虽曾喝问，总算萧玉还有良心，起初行刺犯上，全由情欲所迷，色令智昏，并无顾忌。及至陷身妖窟落在绝境，饱受苦痛之余，痛定思痛，虽还心悬所爱，回忆曩昔已告悔心，认为孽由自作，身受如此。二女与己同谋，保不定逃将出来，也在别处受了苦难。每一念及，心如刀割，不特对萧逸息了复仇之念，反恐泄露真情，累及全村受祸。难得妖师不曾拷问，头一关已然躲过，益发讳莫如深。只说自己名唤萧一，老家在贵州，游山至此，家中并无他人。好在妖徒不过拿他凌践取笑，不论真假，问过两次未说，略为打骂便自放过。

妖道爱食鹿肾，二女遇难之地，鹿群最繁，年来吃妖人发现，常时取杀，所余已不甚多。如用妖法寻取，本来容易。偏生众妖徒性既凶残，喜剜吃活鹿脊肉，看鹿被生割时的惨叫为乐，又喜捉弄新进同门，每取必带来门下兽奴同走。兽奴除谈飞新近复体为人，算做正式妖徒外，在萧玉未来以前，还有一个化身野猪的，本是西崆峒妖人“虎面伽蓝”雷音心爱的弟子沈腾。因乃师为伤侠僧轶凡的弟子许钺，吃侠僧轶凡寻上门去，用佛家降魔利器的三光杵伤中要害，虽得勉强逃回山去，但那三光杵厉害，异派妖邪如被打中，须要入定三年，不起杂念，才得免死。或是自知无此道力，乘着三五日内，佛火还未将形神炼化以前，急速安排后事自行兵解，还可转劫重生。否则七日

以后，佛火威力愈增，到了紧要关头，道力决抵不住，势必身化飞灰，连形体带元神一齐消灭。雷音自知难免一死，见门下弟子只沈腾一人，入门日浅最有孝心，准备完了后事，亲笔写了两封书信：一致南极岛散仙谢无化，一致天门神君林瑞。命沈腾葬师以后，随自己心志，前往投师，给信时并说："这两人俱我平生患难至交，师仇难报，徒儿此后可以不作此想。谢师伯远居南极冰山雪海，比北极陷空岛还要寒冷，见他更是艰难万状。你今此去，要在雪山上跪求多日，始能开山。自不知要费多少心力，还不定他肯收与否？可是他那洞府，地居千丈冰山之下，与世隔绝，外人决进不去，最是安全，足可一心学道，不受对头侵害。林师叔以前虽受我恩，但此人教规严刻，尤其新收弟子，须为兽奴三年，最是难熬。此层我已特为关托，当可破例收容。可是他的行为比我还要不检，仇敌众多，近年连遭挫败，逃往哀牢山。因当地有一天门岭，于他道号暗合，地又隐僻，便在那里隐伏修道。表面销声敛迹，实则加紧祭炼法宝，欲图大举，与许飞娘等合谋，以报前仇。据我推断，峨嵋正当昌明之时，许道友虽约有不少高明有道之士，结局恐仍不是仇人对手。你是他门徒，异日道成，正好赶上这场恶斗，一个不巧，便要殃及池鱼。我信只管写下两封，最好先去拜求谢师伯。我还另外飞书托人说情。真要万分绝望，即便拜在林师叔门下，也须随时留意趋避，免蹈为师覆辙。"沈腾感激哭谢，送终安葬之后，心想："谢师伯南极隐居，素来不管外事，更不许门人外出。异日道成，如报前师之仇，必不允许。况且求他，还要备受险阻艰难，能否如愿，尚不可知。林师叔现在近处，寻求容易；师父于他又有救命之恩，更是同仇敌忾。何苦赶往南极，白受活罪？"主意一定，便往天门岭赶去。谁知林瑞竟不丝毫徇情，仍须为兽三年，沈腾悔恨无及。因深悉妖人习性，总算

知机，假意慨允，但求宽限一日，暂以人待，和众先进同门略为亲近叙谈，再行披毛为兽，并说："先师原说师父法严，未必徇情，曾令往投谢师伯。一则向往已久，又恨仇人切骨，特以诚心毅力，不计苦难，舍此就彼，以备学成仙法，为他年报仇之计。"又把雷音致谢无化的信，取以为证。妖人竟被哄信，当他真个诚心来归；不特允了宽限，还命众妖徒另眼相看，无过不许责辱，可是元神仍被当时禁住。沈腾自知难逃，只得认命。见众妖徒个个凶残，装腔作态，气焰甚高，比起来还不如亡师门下那几个同门，多少还有一点人心。哪有心肠与他们亲近？强打精神笑脸，尽恭尽礼，假意周旋了一阵。乘着夜来，妖人师徒聚集行法之时，暗将师遗宝物，除新炼成一口飞剑，已告妖人得了特许，仍可留存兽皮夹层外。一齐埋藏在明日存身兽穴以内。因早会不少妖法，做得严密，事完仍去中洞妖人升坐之处静候。妖人本防他生悔中变，不料禁制元神时已被窥破，见毫无逃意，越发心喜。所以沈腾虽也短不了服苦，受众妖徒辱打，比起常人已不啻天渊。

萧玉来了三日，沈腾便同病相怜，暗中加以告诫，尽泄底细，否则萧玉的罪更受多了。众妖徒近打沈腾，为妖人查知，颇申斥了几句，不敢再事无故欺压。萧玉一来，正好侮弄，便令随往猎取鹿肾。萧玉也是见鹿死得太惨，先放走一只据崖吃草的母鹿，好意将鹿惊坠崖下，不想反把心上人引来，同入火坑地狱。嗣见众妖童已然饱醉，只差一条鹿肾，便要回去复命，行时偏是心急，又懒将鹿杀死，任其血肉狼藉，抛掷林内，往往隔了三五日再去。那肥健性长一点的大鹿，股脊等被生割处，已然腐烂生脓，蛆虫满布，因禁法未撤，仍在一递一声的哑嗥惨嘶，悲呻挣命。这时妖徒方令兽奴将它杀死，连同死鹿，背弃涧壑之中。山中气暖，这类死后之鹿，惨不忍睹，尤其脓

血遍体，蛆蝇密集，臭秽无比。萧玉从小爱干净，每背一次就恶心得直吐黄水，连隔夜食都呕出来，还不敢当着妖徒呕吐，一吐便迫令原封咽回，罪更难受。稍有难色便遭踢打，只得勉强屏着气息，将鹿抱起飞跑，离开妖徒稍远，方敢换气呕吐。众妖徒原是看他窘状打趣，非等萧玉疲于奔命，将最臭秽的几只移走，或是不等背完，先动食欲，方始行法将余鹿移去，清洁地方，再命萧玉生擒活鹿受用。萧玉被陷以来，共随出猎三次，因不愿看那鹿死前之惨，日后还要饱受臭秽，假作鹿自失足，用山石撞死，再行带走。撞时二女恰也寻路走来，稍缓一会便可先遇。偏巧众妖童业已尽兴，只等公鹿擒到，再生割一条鹿脊，便取鹿肾回去，忙着回山，怪叫催速。萧玉饱受荼毒之余，闻呼心胆皆裂，慌不迭抱起就往林中飞跑，竟未回顾。等被妖徒一鞭打到，转过脸来，才看见二女已与妖徒对面，知无幸免，当时一急，几乎晕死。后听众妖徒商量，藏起二女以供淫乐，越发惶急痛恨。一想妖道洞中并无女子，便是沈腾也说过他以前惧内，有一妖妻已于数年前为人所杀，并不曾说他如何淫恶。每日修炼又是极勤，想必无心女色。明知以暴易暴并非善策，一则二女贞烈，拒奸不得，不死也必自尽，二则缓过此关，或许还可见面告以底细，商量应付。比较轻重，终觉彼胜于此。萧玉为兽之后，妖道林瑞照例传他妖符，以备擒制人兽蛇蟒之用。此外还防遇见强敌，抵敌不住，或是有甚不测之事，和力所不及的新奇事物发现，道远难于驰回告急。又给了一面妖法祭炼过的灵应牌，藏在胸前全身惟一可以开合的皮夹层以内，用时取出，按照上述各节，如法摇晃，妖道便知究里。即照所报情由，分别轻重缓急，或是自行，或命门下驰往。萧玉因知众妖徒，平日同恶相庇，蒙蔽师长，假如妖道不能亲来，换一妖徒到此，自己人未救成，先须死活几次。为缓

二女一时之急，也就豁出受罪。乘三妖徒目注前面，暗将妖牌取出，竟照十分危急的信号摇动。林瑞刚巧祭炼完毕，见是兽奴告急信号，三妖徒同在一起，却令兽奴摇动妖牌告急，误以为妖徒遇敌，已全失陷。兽奴因是野兽，未被敌人窥破，故得乘便告急，慌不迭率了申武一同赶来。惟恐敌人是自己克星，除将所有法宝全带身上，还不敢遽然露面，先用“太阴潜形”之法将身隐去，准备看准敌势弱强，再行现身。到后一看，竟是妖徒想背自己奸藏少女，不由大怒。也没细查考便将在场男女诸人，同摄回去。林瑞自知法条严苛，残酷寡恩，惟恐门徒生心背叛。恨人背他行事，最奖励人告发同门罪状。无如妖徒各有私弊，不到万分遮掩不住，谁也不敢举发，可是一被举发，也就极少生理。到了那时，总是众口一词，给那受刑人罪上加罪，更由两个在旁行刑的爱徒，挑剔禁阻，不许诉苦，以免彼此攻讦，弄得不好连自己也被牵连在内。平日多是互相关护，只管互相疑忌，人各一心，谁也不敢向妖道去进谗发难，惹出乱子，大家遭殃。林瑞为此，常怪门徒结党蒙蔽，想不到来没多天的兽奴，竟有这等胆子，遇事立即告发。还自喜欢，回洞颇奖许了几句，特为免去五日劳役，赏以美食，令自回穴歇息。哪识萧玉别有深心，此举更大犯众妖徒之忌，只当时没敢发作罢了。

萧玉知三妖徒今日罪孽不小。虽稍泄忿，但是二女也被摄回，不知如何处置。回穴以后，心如悬旌，又不敢在外偷听，方自愁急，呼天哭祷。待了好些时，忽见妖徒甘象将瑶仙好好送来；虽示意自己恐吓，见她身上衣服未破，知未受过刑辱，大出意外，心中略宽。妖徒去后，方欲详谈，便听后洞呼声。赶去一问，妖人竟看上二女，绛雪贞烈不从，已然饱受毒刑，现时刚好。并令各穴兽奴送过酒食之后，始而故作吞噬加以恐吓，

看二女神色行事，再吐人言，软硬齐施，逼劝服顺。萧玉才知祸犹未已，心急如焚，战战兢兢领命出来。甘熊、甘象又拦伏路上，怪他大胆告发，说日内还给他一个厉害，随手每人打了两鞭，算是通知。总算妖人正在发怒，二甘当日虽不随同行法，奉命门外守候，妖人遣走兽奴便须登坛行法，不敢离开，没有追打。那看守绛雪的正是沈腾，可说私语。二女的事，萧玉前已对他略说大概，只未说出卧云村坐落底细。那穴也在对面石室之中，相隔不远。好在妖人师徒行法，须到明早日出以前，始能毕事。适当妖人自不敢说，忙壮着胆子赶去一看。沈腾正用人言传绛雪明日熬祭之法，一面再三劝她姑且答应，只不失身，甘愿为奴拜在门下，免受炼魂之惨。萧玉见沈腾不知二女却如此尽心，好生感慰。绛雪虽知野猿是人所变，因是妖窟兽奴，还自心疑，直到萧玉跑来，才知所言不假。互相略为计议，明日如何应付，又苦劝绛雪一阵，方始应允。又告诫受刑时，仍要装着痛苦难禁，不可自露马脚。萧玉本急于归见瑶仙，因二女情共死生，身受如此，瑶仙必欲一知现状，才能安心，再则同共患难，也无恝置之理。所以赶来是因沈腾有法熬刑，明日瑶仙大有用处，只强留一会，苦求传授，又怪沈腾既是知好，以前为何秘而不宣？沈腾说："妖人心毒，你如稍露了马脚，便大家受苦。我挨打时，自知是孽，不是重的便由他去，从不暗中行法抵御，宁可打后再行法止痛，便是为此。"仍不肯传。还是绛雪从旁代求，并说自己也还未会，沈腾才望着绛雪叹了一口气说："萧玉今日一来，众妖徒必日加刑辱，学了去，必易泄露机密。再一告知妖师，任多大本领也要被迫吐实，岂不连二女也同受其害？按说只瑶仙一人不曾受刑，最宜传授，也只可暗中运用，减却多半痛苦。这位姊姊已然被打痛死数次，都不能再传。不过人太可怜，志节又高，令人尊敬，情不由己罢了。只能由你传告尊夫人，自己

却须守信，事后止痛则可，不能当时自用。”萧玉誓践诺言，沈腾方始一一传了并说：“适看妖人心意，爱极二女，绛姊又想和尊夫人相见，连和我说。今日自是无此大胆，明早复命之时，何不乘着谈、屠二妖徒刑伤未愈正在调养，卧穴不能起动之时，姑且商量一套话？缓上一、二日，我再请求从权行事，使她二人公然见面，只答应为徒，便算有了交代。你看如何？”萧玉、绛雪自然赞同。这一商谈，萧玉虽有耽搁，幸得沈腾自愿冒险出力，要省不少的话，匆匆嘱咐绛雪一切听他，有益无损。忙即赶回告知瑶仙，说完经过，抱头痛哭一场。

次日便由沈腾为首，在复命时对林瑞说：“二女口虽还硬，已肯进食，好似有些气馁。看神气，颇似二女同甘共苦，死生一处，亟欲相见一商之状。”林瑞果然相信，便命二奴晚来便宜行事，如看出真非此不可，便作好人，假意行私引其相见。最迟三日复命，但如二女甘死不降，必有严刑。二奴应命，心中暗喜。出门又遇二甘守候，放过沈腾，将萧玉毒打了十余鞭。沈腾隐身遥望，萧玉果不失信，拚命痛苦并未行法，心甚喜慰，由此二人便成了生死交情。当晚便引二女相见，互相悲泣，失声自怨，孽重命苦。瑶仙追原祸始，全由亡母害人害己，死后还要遗祸爱女，兼害他人。如今生死都难，说着说着便痛哭一场。绛雪反倒劝她，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悲哭何益？孽由自作，便当自受。我受亡母深恩，只知桀犬吠尧，遗祸全村我决不为。但得脱身，与仇人狭路相逢，不问事之成否，也须再拚一回，始算把心尽到。神佛厌恶，皆非所计。难道将来还能比这里更苦？”绛雪因沈腾暗告，他为奴期限将满，只元神一脱禁制，复体为人便能救她逃走。并说自遭此难，忽然省悟，深知邪正之分。因敬绛雪聪明贞烈，不惜犯险救助。逃后如若愿意出家，当为代指明路，投到正派门下为徒，以她心志资质，必蒙收录。

自己为了亡师，不便改事仇敌，脱身之后，还须另打主意。只求以后得为兄妹之交，于愿已足，决无他意。只不令告知萧玉夫妻，以免人多泄口。绛雪暗中体察他言动，果然善良端正，立即呼之为兄。因料脱身有日，所以如此说法。当晚二人二兽，密聚到了半夜才散。一切机宜俱经商定，次日本可复命，沈、萧二奴偏各贪着和二女聚会，反正还有两日，打算期满再复，免得为奴以后便看不到本来面目。谁知这晚妖人入定，正在运用本身元神，配合坎离的要紧关头，忽然心神失驭，如非多年苦功，临危警觉，几乎走火入魔，自取灭亡。想起自从苦炼阴魔秘笈，久已不与女交，忽然发现败征，定是连日欲心所致，虽对二女尚未忘情，一有顾忌，不由淡了许多。加以元神受伤，必须多日调养。

第四日二奴复命，竟值闭洞未出，众妖徒多半守候在侧，萧玉连例打都免去了好几顿。虽苦于全洞都有妖法禁闭，只两为首妖徒能随意通行，他人不能出洞一步，无法逃走，终得与心上人多聚些日。难中得此，连沈腾也是高兴。谁知乐极悲生，二人又聚了才两天，妖徒翟度因得妖人宠爱，又有申武求情，受刑之后，两天便治好刑伤，照前随侍。一则痛定思痛，想起妖人恶毒，又知妖师早晚收纳二女，那日见二女独对自己怒视，必认自己是第一仇人，日后定向妖师告发。妖师耳软，枕头状一告必准，万无生路，不由不胆战心寒。又涎着二女美色，难得妖师受伤静养，正好乘隙下手，一则免祸，二则如愿快活。先还打算二女一并劫走，看出妖师最爱瑶仙，那日连刑都未受，如果劫走，毒恨更深。自己早与外人勾结，虽有投奔之处，也难免不被寻上门去，闹个两败俱伤，便乘妖师入定，暗向申武跪下，苦求设法。二人交厚，申武又有短处在他手内，一想所说也是实情，一纳二女立有性命之忧，便即应允相助。并戒心急

且说："师父快要修炼复元，必要整日入定，到时方可下手。否则醒来，仍要被他追上，休想活命，谁也无力救你。"翟度自知厉害，心终不舍，打算乘人于危。反正妖师日内不与二女相见。乐得先把美人劝服商定同逃，省得路上倔强，少了兴趣。便在妖人入定之时，故意幻化了一个替身，以为申武日后御责之地。偷偷赶往兽穴一看，二奴二女正在相对哭诉。如换平日，见状早去告发。沈、萧二人虽是奉命劝说，也未必能讨公道。幸是别有私心，只把二奴鞭打了几下，假传师命，命萧玉将瑶仙领走，将沈腾禁闭在另一穴内，遇便即往劝说。绛雪人既聪明又极机智，听他说得那凶，妖人并未传见，又是日前受刑妖徒，料定乘隙来此，想将自己骗了同逃，遂他私欲。妖徒更比妖师淫恶，不从仍被他行强摄走，反倒无计可施。凑巧沈腾与绛雪认了结义兄妹之后，便把身藏法宝，挑了一件好的给她做见面礼，而且自己认真每日传授用法，准备化身为兽时，再乘便给她藏在胸前皮夹层内。那宝原是乃师虎面伽蓝雷音所炼镇山之宝雷音椎，发时一溜雷火。持宝之人如若功候精纯，能念动即发，一声迅雷人即立毙。雷音最爱此宝，特意与己同名。端的是异派中人数得出的异宝，共有阴阳二枚，沈腾所赠乃是阳椎。绛雪才把收发口诀学会，因在妖窟不敢试习，又爱此宝光华，以为不会有人闯来，当时取出观玩就便学习。意欲等见妖人时，再交沈腾代存。谁知还未学全，便即分散。心想如等沈腾脱困相救，还得半年之后。反正无法抗拒，身有此宝，何如假意应允。等到逃出山去，到了远处，乘其无备，一举手便将妖徒杀死，能如沈腾之言，寻到仙师更好，否则率性消了这场仇恨，竟往大熊岭苦竹庵去求仇人欧阳霜来此除害，为救姊姊夫妻，也说不得了。她主意想定，为防妖徒心疑，始而假意不允，照瑶仙以前密谈乃母死前所传，对于男子擒纵的手段，挨

次施展。等妖徒受愚，陷入情网，由爱生畏，方始假作受了至情感动，应允从逃。先也颇想一劳永逸，连瑶仙夫妻一同救走。妖徒别的都可，这个却是不敢。绛雪见拿二女同归骗他，都是执意不允，知是力有不能，又问沈腾状况。妖徒总说现闭别穴，并未受刑，但是不能相见。绛雪虽然悬念，一想他会仙法，又有来头，凭妖徒也无奈他何。多问恐使生疑，也就不再勉强。

又过了四天，绛雪苦念瑶仙，正打算夜来强着翟度设法见上一面。天刚过午，翟度便背了包裹，喜洋洋走来笑告绛雪师父过了今日，明早便要强纳二女为妾。事已紧急，再迟下去，必无幸免。且喜今日入定调元，要到明日此时才醒，过此永无逃生之望。而且同门师兄弟已多疑心，事机瞬息，稍纵即逝，立迫同逃。绛雪还想与瑶仙见上一面再走，翟度说："那日师父原命连你一起禁锢，因我爱你太深，冒着奇险，徇情宽容。如今她已被仙法禁闭石穴之内，我也无法放她出来，速走为是。"绛雪见他神色慌张，说时欲动手拉扯，知道妖师厉害，一旦发觉，同归于尽，还要受那无边罪孽。妖徒残暴不在乃师之下，先用好言相商，已是万分客气，若不见机，必被强摄同行，中途不能下手，反而不妙。闻言立即应允。翟度大喜，忙领绛雪一同逃走。由当地起到洞口，还有两层门户，俱经妖人行法封闭。翟度在妖人门下年久，精通不少妖法。绛雪见那两层埋伏，一处初看空空的，只零零落落放着一些石头，一经翟度手持宝剑一阵比划，便冒起一片烟雾绿火，跟着现出无数的奇形怪状的恶鬼，往两旁退去。人过以后，翟度重又行法，阴风起处，恶鬼又由现而隐，复了原状。前行便是头层洞门，里外看去都是整块石壁，也是经翟度一行法，烟光闪过，现出洞门，人出重又隐去。绛雪因沈腾深知妖人底细，瑶仙元神尚未

受禁，如借妖徒之手，破去埋伏，不与复原，也许能得一线逃路。便问翟度："事已忙迫，何不快走？反正成了仇敌，给他还原则甚！"翟度狞笑道："美人，你哪里知道，师父自受仇敌追迫，逃来此地隐藏，最恶踪迹泄露。我背他逃走，固遭痛恨，如再因此泄了他的机密，在此安身不得，以他为人，上天入地也要寻到我们，不肯甘休。还有这里埋伏一破，众同门必有人警觉，惟恐吃罪不起，定将他唤醒告急。只在三百里以内，不问逃向何方，也容易被他追上，岂非自寻死路？"说时，已同走到洞外。绛雪一听瑶仙直是一点生机俱无，几乎流下泪来，只顾伤心，却被翟度看在眼里，笑劝道："不要舍不得你姊姊，这是命该如此。真是和你一样回心转意顺从师父，还是莫大的造化哩。"说完便把绛雪用妖法摄起，御风而行，往山下飞走。

绛雪见妖窟位居绝顶，山势奇险，妖徒飞行甚是迅速，离地并不甚高。起初依了翟度，原打算一出洞门，便迳直朝所投之处飞去，并不停歇。这样摄带同行的人，只觉周身烟雾围拥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绛雪惟恐到了地头又添妖党，就把妖徒刺死，也是以暴易暴，难逃毒手。况又路远，回时太难。假说身是凡人，难得飞行天空，正好借此机会，看看下界的景致，一饱眼福。并且听说数千里长途，须时甚久，那样摄走也太寂寞。如能在飞行时，彼此空中说话，指点山川，谈笑烟云，岂不有趣得多？翟度本已为她柔情媚态所愚，全都答应，并还恐迎面天风将气逼住不能张口，特意行法将身前三尺以内的风禁住，使其说笑自如。也是绛雪心急，飞出才百余里，便问翟度："过了三百里没有？"翟度何等奸滑机警，为色所迷，只是一时，绛雪并非淫贱一流，不过顺口听来的一点手段，仗着聪明心巧，一时从权应急则可，不能久于行诈。出洞以后，同难关

心，情如切割，哪还有心作伪？再吃妖徒挟持同飞，更是悲愤恨恶，诚中形外，本已自然流露，更因初次腾空，只觉飞急行远，为时已久，恐被妖徒带到别一妖窟中去，惶急之状现于词色。初出洞时，翟度看出几分，这一来，益发明白绛雪顺从是假。在自己掌握之下，逃决不能，定是想脱出妖师毒手，落个好死，免受炼魂之惨。他也不叫破，只答未到，一面却揽腕抱腰，啰唆起来。绛雪初意过了三百里，假作昏晕，请他落地少息，再出不意，用身藏法宝，下手行刺。嗣见他动手拉抱，只说未到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有心就在空中下手，拚个事后跌死，同归于尽。又恐真个未过里限，死后仍吃妖人将魂收去，永受无边之苦。妖徒偏又省悟，一任怎说，仍是拉扯不已。后来实忍不住悲愤，心想飞行这久，却未出里限，妖人要到明午才醒。有这一日夜工夫，难道死后鬼魂还呆在那里等他捉去受罪不成？她念头一转，刚装怕冷，手伸入怀将沈腾所赠法宝的雷音椎握在手内，忽又想起用时还有诀咒，强敌并肩同行，仍难施展。正急得要哭，猛瞥见遥天空际，一道长不可测的金光，由远而近，横亘飞来。隐闻霹雳之声，眨眼之间，已然飞近。方觉好看，翟度忽面色惨变，只惊噫了一声，便往下面飞落。绛雪见状，当是妖人追来，也是胆寒，忙问："你师父追来了么？"翟度狞声低喝："不许多口，少时再对你说。"绛雪随同落地一看，乃是一片森林繁茂的山野。翟度便慌不迭拉了自己往密林中钻去，直到里面隐秘之处，方始立定侧耳向外谛听。跟着便听上面破空之声，环行不息。偷觑翟度，面如死灰，好似比见妖师拷问受刑时，还要胆怯得多，忍不住又想低声询问。嘴皮才动，翟度便目闪凶光，恶狠狠用手乱比，意似一开口出声，便要将她抓死。

绛雪暗忖妖徒此时全神贯注林外上空，行刺倒是机会。无

奈投鼠忌器，雷音椎发时有声，万一果是妖人追来，岂不又糟？想了又想，不敢妄动，只将手揣怀内，紧握宝椎，暗中准备待机而作。待有片刻，那破空之声忽又由近而远，更不再飞回来。翟度神色稍复，悄声喝道："我们才飞出二百来里，不想遇见大对头。这个比师父还狠得多，专寻我们作对，行迹也被看破。总算我退身得快，没等飞到，先用仙法掩蔽林木，居然未被看破，总算便宜。我听出那飞剑行空，已然走远。不过心头还是发跳，终是小心些好。你不许出声胡乱走动，等我到外面观一观风色，再来带你。休看我不上，到底真心相爱，只不三心二意，包你享受。要是执迷不悟，妄想寻死，我不但能使你还魂服顺，还给你许多苦吃，到时自作自受,休怨无情。"绛雪闻言，知被看出虚假，越发惶急。见妖徒说罢急匆匆往外跑去，心想再不下手，等待何时？忙将雷音椎取出,暗藏身后，如法施为，手掐灵诀，等妖徒一回立即下手。妖徒去了一会，忽然寒着一张鬼脸回转。绛雪心恨妖徒切骨，惟恐延误事机，才一照面便娇叱一声，打将出去。妖徒翟度原因适才天际金虹，是正教中能手，一见便自心惊，又觉出那行径直似迎截自己有为而来，并非空中路过无心相值。自知不是对手，忙即落下，入林潜伏。果然敌人在上空盘旋了好一会，才行飞去。惊魂乍定，好生奇怪，心想看敌人那等声势，明是正教中有数人物，休说自己，便妖师林瑞遇上也非其敌，何以会被自己换形隐迹之法瞒过？也未下来搜查，令人难解。提心吊胆候了半刻，终无动静，急于上路又放不下心去，打算出林往空中略为探看风色再走。先对绛雪恫吓，原是诈语，恐她乘隙自尽，升空四下略为观望，不见朕兆，立即降落。因想查看绛雪背人时是何神情，悄悄入林掩向树后，往前一看，正赶上绛雪行法完毕，手掐灵诀，在彼等候。翟度偷觑绛雪目注自己这一面，眉

目间杀气隐隐，满脸俱是悲愤激烈之容。左手背向身后，臂腕似在用力，仿佛手中持有一物。虽看不见是甚物事，那左手灵诀，却一望而知是异派中发放宝物之用。先还奇怪，她一个毫无道术的凡女，怎会掐出这等灵诀？如有法宝，怎从初遇时起，一直未见取用？方自寻思。绛雪毕竟年轻，稚气未脱，又爱极那宝椎，日常无事，必背妖徒取出，再四观玩，背诵口诀。当日一早，妖徒便来迫她要同逃，一直不曾取视；先颇戒备，一取出便藏向身后。久等妖徒不回，生死祸福，完全在此一击，企望太切，忍不住将右手抬向前面，低着声默祝起来。那椎本极灵异，一经行法之后，立生妙用，只管暗握手内，宝光仍是隐隐从指缝中透射出来。绛雪祝告完毕，又略伸手看了一眼，才藏向身后。翟度在妖人门下多年，见多识广，便不现出也易看破。这一来，越看出绛雪竟持有异派中珍奇之宝，才知适才绛雪探问路程，竟是想在中途刺杀自己。幸而遇见对头，下来暂避，无意之中看出真意，否则只当她意在寻死，没有防到别的，只一飞出三百里外，吃她出其不意下手暗算，决难抵御。当时又惊又怒，急切间也想不出此宝来路，是否有人暗中私相传授？一面用一树枝幻化假形，先现身出去，以防此宝厉害，抢收不成，反吃了亏。本人暗中遁到绛雪身旁，宝物一收不成，先把宝主人擒住，也不患宝不到手。绛雪哪知究里，一见仇人由林外飞回，迫不及待扬手就是一椎。前在妖洞只闻此宝灵异，恐惊妖人未敢尝试，先颇悬心惟恐无甚灵效，或是所习用法尚未精熟，这时随手一发，只觉手微一震，只听轰隆一声，一道红光挟着一溜烈焰，已打向仇人身上。当时必中无疑，不由惊喜交集，正待上前查看仇人死状，再用此宝将其击成粉碎，以泄奇忿。谁知那雷音椎一声雷震之后，倏地自行飞回。绛雪究是初试，心中害怕，刚乍着胆子掐起灵诀，抬手想

要收取回来，火光忽从头上飞过。跟着便听身后一声怪笑，甚是耳熟，心方大惊，忙回头一看，不由吓了个亡魂皆冒。

原来妖徒翟度不知怎的又在身后出现，大喝道："大胆贱婢，这等狠毒！竟敢在你大仙面前，闹鬼行刺！料你也不肯真心从我享那仙福，带你同行也是累赘。好在老贼要到明日午时才醒，还有不少时候，足来得及。待我就在此地，采取你的真阴，快活个够，然后将你杀死，以消恶气。此你自作自受，怨不得我！"说罢，口念邪咒，将手一指，自身衣服一齐自脱，然后又朝绛雪诵咒比划。绛雪自知不能再免污辱，愤怒填膺，急得一颗芳心，都要迸将出来。晃眼仇人脱得精赤，又朝自己比划走近，空自紧闭双目，破口嘶声哭骂。无奈身受妖法禁制，行动不得。忽然急怒攻心，口里一甜，逆血上涌，就此晕死过去。待有一会醒转，迷惘中似听耳旁有一生人呼唤，绛雪也未听清生熟，一着急，骂得一声"妖贼"，身竟自往前纵起，迥非适才干着急，不能行动神气。睁眼一看，妖人不见，前面林隙中隐隐有金光闪动。身侧站定一个身着黑衣的道装女子，正含笑望着自己。以为身已受污，趁着妖人不在，欲寻自尽。回顾左侧有一怪石，急不暇择，将头一低，奋力便要撞上去。耳听道姑说道："姑娘身已脱险，何苦行此拙见？"

话才入耳，身前便似有一软墙，将人挡住，再也冲不前去。跟着又觉有人在按左肩，绛雪回头一看，正是那黑衣道姑。这时方觉身上衣服并未脱露，再低头细一查看，因晕时身受禁制，不曾跌倒，醒来人也立住，不特通体装束如初，连泥也未沾一点。回想前情，妖徒自身已然脱得精光，照那情形，一举手衣便自脱净尽。怎会如此完整，直和做梦一般。道姑笑道："你疑心遭了妖徒毒手，为他所污么？哪有此事，你且放心等我一说自知。我适和白发龙女崔五姑同受南极岛小仙源散仙谢

道友之托，往天门岭妖人林瑞洞中，救他那个被陷妖窟的师侄。到时恰巧这人已利用今日时机，自破妖法，解了真灵禁制，用他师传法宝攻穿山石，由地底先期逃出，被一昆仑派道友救去。空中相遇，问起前情，得知洞中还陷有一男二女，内中一个，已用智谋诱骗妖徒翟度同逃出来。依了崔道友本意，仍赶往天门岭将妖人一齐除去。一则我近年已不再开杀戒亲手杀人，又算出妖人还有三两年数限，不到伏诛之日。那一男一女，也该受此一番报应，难满自交佳运。此时爱之适足害之，将崔道友强劝回去。因我算出与你有缘，沈腾又力说你如何贞节忠义，便即回身追来。先用幻景放出半天金光，将妖徒去路阻住，迫他下落，然后假作寻查不见妖踪，离此他去，其实人早降落。本应即时入林救你，无意中又在隔崖暗谷中发现一株灵草，打算连根移植回去，以备救人之用。嗣见妖徒出林升空瞭望，探我真走也未，一会便即落下。我还有他行，此草不能带以前往，必须先行移送回山培植，因此前后略为耽延。先意妖徒虽然看破你的心意，至多强迫同行，不会再有别的变故。等我入林一看，他已将自身衣服脱尽，正用妖法解脱你衣，欲逞无礼。似此凶顽淫恶，万死不足蔽辜，当时我便将他制住。知你不愿见此丑态，又将此妖徒移禁林外，方始将你救醒。我也不亲手杀他，少时自有处置，你如想家，我便将你送回。”

绛雪已看出那道姑星眸炯炯，寒光射人，身段秀朗，丰度夷冲，不似常人。又听说适才空中金光是她仙法幻化，看妖徒那么怕她，又被生擒，定是朝夕想望的天上神仙无疑。忽然福至心灵，不等话完，忙即跪倒，拜谢救命之恩，哀声哭诉道：“弟子幼遭孤露，现值义姊流亡在外，已是无家可归，多蒙仙师慈悲，得脱苦海。只求带回山去，永为奴仆，共同学道，感恩不尽。”道姑笑道：“你的身世来历，我已尽知，无论资质

人品，也配在我门下。只是性情偏激，专尚义气，不知是非轻重，是你短处，也还可以改过。你那义姊夫妻，一半宿缘，一半自取，此时恶难将满，并且与我无缘，你却不可多事干求，累及自己。”绛雪本意拜师之后，求救瑶仙、萧玉，不料先吃仙人道破。总算二人难满，仍然有救，且入佳境，还稍问心得过。仙缘难得，怎敢违忤？只得强忍悲思，含泪谢恩，重又行了拜师之礼。道姑笑道：“徒儿天性真厚，煞是难得。他二人别后，自有别的机缘，不必思念。待我发付了这妖徒，再带你同行吧。”说罢，便向林外走去，戟指怒骂道：“我已多年不开杀戒，你也不足污我飞剑，你自回山，受你那万恶的妖师自行处置便了。”随将手朝东西北三面指了几指，解去翟度禁法，仍回原处，带了绛雪腾空而去。

原来翟度除精通本门妖法外，逃时还瞒了申武，偷入丹房，将妖人的法宝，盗了两件出来。带一凡人同逃，原极累赘。起初色欲蒙心，为绛雪虚情所愚，满拟真心相从，供他时常淫乐，百凡皆非所计。及见绛雪不但顺从是假，还想暗下毒手，如非见机得早，几为所杀，忿怒之极。知道此女心志难回，留着终是隐患。就此杀死，又觉白费心机于心不甘，意欲就地先奸后杀，再行单人逃走。翟度将绛雪制住以后，欲心大动，只当对头去远，急匆匆将全身的衣服一齐脱尽。正要把绛雪脱光行淫，一眼望见法宝囊和宝剑放置地上，心猛一动，暂先忙去拾起系向腰间。就这略一缓手的工夫，忽听身后有一女子口音喝道：“大胆妖孽，恶报业已临头，还敢妄为！”知来敌人，大吃一惊，忙即纵身回看。对面站定一个黑衣道姑，正在戟指喝骂。他因看不出敌人深浅，也不知是否先前空中所见克星，妄想先下手为强，更不答话，首将飞剑化成一道黄光，连同本门独传烈焰针一齐飞出，跟着又将新盗来的两件法宝，相继放

起。一面还想施展邪法时，谁知道姑通没在意，只骂道：“幺魔小技，也敢在我面前闹鬼！”说时也未用甚法宝抵御，只一扬手，便飞起一片火云，将翟度所放飞剑法宝，全数裹住。“轰”的一声大震，火云消处，纷纷化为无数红黄色的残烟，随风消散。翟度见状，万不料敌人如此厉害，不由心胆皆寒，哪里还敢抵敌。吓得连衣服都不敢拾取，一纵妖风，方想遁走。道姑手又一指，闪电也似飞来一道金光，将他全身围绕，往林外追去。翟度见金光未下绝情，仍欲死中求活，暗用本门五遁之法逃命，不知怎的全失效用，吓得在金光圈里，直喊：“上仙饶命。”道姑也不答理，直把他追向林外，才喝道：‘你这妖孽，如此淫凶，杀你污我宝剑。等我事完，再来送你回转妖窟，一任你那妖师发落便了！”翟度也知妖师凶残，回去更无幸理，一面查看道姑动作，一面算计逃生之策。待了一会，道姑方始走来，重把前言说了两句，又朝空中指了几指，便收回绕身金光，带了绛雪飞去。

第二十七回

照怪仗奇珍　冷冷寒光烛魅影
行凶排恶阵　熊熊魔火炼仙真

话说翟度见金光已去，不曾亲身押送，试用遁法，竟能升起。料道姑行时情景，不会如此便宜释放，终觉有望得多。迟疑有了一会，揣测不出敌人是甚行径，一摸法宝囊，新得雷音椎也不知何往，只得入林穿好衣服，相机逃走。赤着身子，刚往林内跑进不几步，眼刚看见地上衣服和断剑顽铁，倏地眼前奇亮，冷侵毛发，一道金虹横亘前面，休想过去。幸是步行，进得不猛，如用遁法飞行，骤出不意，撞在金光上去，全身非成粉碎不可，就这样相去金光还有四五尺远，寒芒触体，已然皮破血流了好几处。翟度不知敌人用西方太乙真煞之气，将他上下五方一齐禁住，只留一条归路。明知不能硬闯过去，还觉赤身飞行，太已难看，打算由左右两面绕过，不料那金光竟是活的，任走哪一面，都被挡住。万般无奈，只得赤身逃走。及至飞起空中一试，除来路外，无论上天入地、中左右三方，俱有大半圆形金光拦住，随地舒展，变化无方。并且下面也被兜

住，一飞起不能再往下落，只往回路退尚可，休说前进，稍一停顿，便追迫上来。略为挨近，便如万针透体，痛得彻骨钻心，万难禁受。如影附形，不失尺寸，这才知道厉害。先想妖师狠毒，回山所受罪孽胜于百死，翟度有心让金光裹去，一样是死，可少去无边苦难。又恐仙法厉害，形神俱灭，便自杀也难逃公道，那是连鬼道都不成，岂不冤枉？正在魄悸魂惊，猛想起适才所听仇人之言，明放着还有一个逃的，他又恰是奉命看守绛雪的兽奴，自己只是悄悄逃回，先把衣服换好，泯去形迹，把罪过全推在逃奴身上，就说自己因追逃奴，遇见仇敌，把飞剑、法宝夺去，逃了回来。师父虽然反脸无情，自己长徒，又蒙宠信，加以申武暗助，不是没有活路，何苦行甚短见？他念头一转，自信有了生机，惟恐归迟，妖师已醒，不便掩饰勾结，立即加急飞行。到时天已入夜，见洞门封禁，妖师要到明午才醒，正好先和申武商量。急匆匆开洞而入，回顾金光仍停洞外，并未追进。心又一放，忙赶向自己房内，待取衣服更换，忽听身后狞笑道："师兄怎回来了，害得我们好苦！"回头一看，正是申武，翟度方觉词色不善，心虚愧怯，还欲好言求告。申武面色骤变，突由身后将备就的妖幡向前一晃。翟度知那妖幡乃妖师所炼摄魂禁制法宝，除妖师本人，谁也不能抵御，事起仓卒，不及逃避，暗道一声不好，人已昏迷倒地。

原来妖人师徒，都是那一般奸恶狠毒心性，申武初救他，一则同恶相济，看出妖师不想杀他，恐他受刑时情急反咬，只一不死，记上仇隙，便是日后大患。救完忽想起他是大弟子，最得妖师宠信，今日犯了重条，居然宽免，可知恩眷犹隆。有他在前，终显不出自己，明有去他之机，偏又胆小顾忌则甚，方想起后悔。难得翟度色迷心窍，竟想背师挟美同逃。这一来，正合心意，表面相助，实则借此去一心病。初意翟度此举犯了

大恶，永无回山之日，即便日后师徒挟路相逢，他那道力胜过自己，至多怪自己不该为他说情。妖师素常护短，加以情真罪实，狠毒过深，就他反咬同谋也还不信，所以任他从容逃走，只作不知。本没想到举发，及至翟度走后，申武想起妖师丹房只他一人能以出入，忽然心动，忙跑去一看。丹房大开，不特失去不少法宝，兽奴沈腾的本命真灵，也被人破了禁制放掉，不由又急又怒。赶往前洞石穴一看，沈腾兽皮在地，人已逃走，还算洞门不曾开放。心恨翟度不留余地，知道此时若急唤醒妖师，或许尚可追回，无奈自己曾助同逃，此时一追，必当有心暗算，出尔反尔，势非反咬一口不可。枉自恨毒，告发不得。一会又发现穴旁石壁上，用剑刻有字迹，过去一看，竟是沈腾所留。大意说他为复师仇误投妖人，陷身为兽以来，目睹妖人师徒积恶如山，限满就蒙收录，也必同受大诛。无奈元神受禁，欲逃不得。不意难孽忽满，妖人打坐终日，翟度乘机挟美同逃，又去丹房盗宝，出时匆匆忘未禁闭，被沈腾暗中发现。仗着昔日善于应变，师传诸宝未被收没，等翟度逃后，便往丹房破了元神禁制，穿山地行逃走。法宝乃翟度所盗，自己未取一物等语。申武心想乱子实在太大，妖师醒来决脱不了干系。回到后洞，又和甘氏兄弟商量了一阵，俱都听了胆寒，无计可施。向妖师举发原极容易，偏是顾虑太多。最后打算挨到子夜过去，翟度逃远无可追寻，妖师功行也将圆满之时，作为翟度久离后洞，不见进来，前后呼唤发觉此事，再行法告警。商定以后，仍是提心吊胆，忧急不已。情急之下，如非妖师有护身神光，人一近前立被禁制，直想就此行刺，以免后患了。因此一来，三妖徒哪敢再为大意？又恐沈腾逃出勾了外人前来，不时分人往前洞查看。瑶仙还不怎受折辱，萧玉却添了无数罪受。三妖徒每一巡到所居兽穴，少说也得挨上两鞭。总算翟度没等

入夜便自回转，否则不知道还要受许多屈打。

事有凑巧，翟度回时，正值申武出巡，头层禁法一破，闻得鬼啸之声，先自警觉。先还当有外敌侵入，连忙隐藏在侧，观察来势如何。估量能敌，擒住献功，否则立即行法报警。第二层洞门烟光鬼影散而复聚，已觉来者象是本门中人，但除自己和翟度外，别人又不能随意启闭出入。心方奇怪，来人已然现身，正在行法封洞。申武定睛一看，正是翟度，赤身露体，前身好些血迹，宝剑已失，只一空革囊悬在腰间，狼狈已极。事出意外，满腔怨毒一齐触发，事已至此，决计先下手者为强，将他制倒，先问明了，因何去而复返，再想卸责之计。便乘翟度行法之际，悄悄赶往后洞，将妖人那面镇形妖幡取将出来；掩向身后赶去，一下将翟度制倒，送至中洞铁环上面吊起，追问经过。翟度只当妖师已然发觉，命他先行拷问，申武再拿话一诱，又未真个动刑，仍把他当作唯一救星。心想瞒他不得，竟把真情说出，托他少时从旁关照。假说鲁奴沈腾早与外人勾结，乘师入定破了丹房禁法，盗了法宝挟着美人同逃，被自己走出无心发现。因事仓卒，不及发警唤人相助，忙即追出，不料中了诱敌之计，追出百里外，遇见沈腾预伏的同党，惨败而回。申武听他不打自招，心中暗喜，假允助他。只说师父盛怒莫测，不过修炼正勤，发觉以后重又入定，并非无望。宽慰了两句，运回后洞与甘氏兄弟一说。二甘昔受翟度欺凌，本有夙怨，又怕申武，自然惟命是从。一同把话商妥，使他到时无法反咬。翟度如不被对头追回，申武还在举棋不定，这一回洞，恨不能一下便将他制死，自己才能免祸。主意越恶毒越妙，哪里还肯念及同门之谊，将沈腾壁上留字告知？吊到次日正午，林瑞醒转，申、甘三妖徒把预定的话一说。林瑞本就耳软，立即暴怒，亲赴中洞拷问。

翟度仍自作梦，妖师早看过沈腾留字，容他把话说完，只冷笑一声，便命唤来瑶仙和三兽奴随侍观刑。翟度一听观刑，还当申武已为先容，不过和日前挨上一顿苦打拉倒。哪识妖师先入为主，恨他刺骨，死前还要借他威吓瑶仙。人和兽奴唤到以后，妖师又命重述完了前事，方喝施刑。申武跪请道："昨日弟子恨他不过，因师父未醒，只将他吊起，便吃乱骂，并恐吓弟子，如不随他欺骗师长，便说弟子主谋。他平素凶横，今又背叛恩师，天良丧尽，到了急时，难免出言无状。好在人证确实，何苦听他狗嗥，不如先把他口封了吧。"翟度见妖道满脸杀气，神色异常，又听话音不对，要想辩白，又恐申武多心。念头一转，猛想起妖师今日不宣罪状便命行刑，与往日不类，申武又请师父封口，分明处置不轻，莫要为人所愚吧？一着急，刚喊得一声："恩师！"妖人倏地凶眉倒竖，怪眼圆瞪，手指处，口便闭住出声不得。申武随向众人兽历数翟度罪状，并说师父怒惩叛徒，已定将他摘发洗髓、剥皮抽筋、烧肉刮骨。受完本门六大严刑之后，再将他生魂收去祭炼法宝，永沦苦役，俾众知儆。说罢，照着前言如法施为。

妖人师徒虽然狠毒，似此酷刑也还不轻全数施用，只为林瑞连失重宝，忿不可止。申武先时惟恐制他不死永留后患，弄巧当时就受牵连，极力煽惑，从重处罚。不想妖师竟是怒极，死前还要他备受荼毒，未出已自内定。申武自然不便改口劝说，因恐情急反咬，率性连口也给封住。这六样毒刑全是妖法，一经施为，休说瑶仙、萧玉见了胆寒心悸，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仰视，除妖人林瑞外，便申武等三妖徒也都心恻，起了兔死狐悲之感，不过没敢现于神色罢了。也是翟度恶贯满盈，该遭此报，疼得目眥皆裂，不能张口号叫，只鼻中颤声惨哼不已。林瑞更恐他失去知觉，又用妖法将他心神护住，使其生历诸苦。

受到第五次火刑上，肉被阴火烧尽，流了满地膏油，人剩枯骨，还未死过一次，终于受完刮骨之惨。奇酸奇痛，心都痛落，方始撤去刑法，由林瑞下手，剑刺前心，将真魂收摄过去，又使众人兽目睹一次炼魂之惨。一时满洞阴风鬼魂，哀号了好一阵，方始停止。林瑞跟着唤过瑶仙，问她心意如何？瑶仙受了沈腾指教，慷慨陈说："现虽认服，但是身有丈夫；只能拜在门下甘为兽奴，别的死不奉命。"林瑞因日前走火入魔，有了戒心，盛怒失意之下，色心大减，脱口应允。心终爱惜，便取一马猴皮来与瑶仙行法披上，并示意众弟子，不得凌践，且等三年期满再说。夫妻二人同为兽奴，自更容易亲近，每当无人密紧，谈起身世伤心，便痛哭一场。日子一久，竟被妖徒甘象掩来偷听了去。林瑞事后本就生了悔心，无奈不能改口，生性又不愿在法令以外强人所难。曾允瑶仙只一回心相从，立可复体为人。一心还想将他丈夫捉来，不料竟是萧玉。素以公正自许，奴期未满，无故加害，又觉说不过去，心里也未始不赞许瑶仙志节，空自愤恨，发作不得。闻报，只狞笑一声。众妖徒看出师父心意，益发给萧玉过不去，几于每日必有两次拷打。夫妻二人，一个身痛，一个心痛，似这样度日如年，苦挨了两年多。屠、谈二妖徒因林瑞行法用人，未等期满先行戴罪，权释复体为人，于是兽奴只剩这一对苦夫妻服役，益发劳苦。瑶仙因将限满，妖人益发垂涎。众妖徒抑体师意，知瑶仙早晚必为收用，不敢打辱，都并给萧玉一人受用。瑶仙想起事由己起，看他受苦，又是伤心又是疼惜，其罪甚于身受。还算五行有救，沈腾传了熬刑之法，虽恐妖人师徒查知，引出杀身之祸，不是万分难熬，不敢当场使用。毕竟事后可以定痛复原，否则不死，也只半条命了。

这日甘熊、甘象为鹏雕伤了萧逸、吴诚，吃欧阳霜灵符惊

逃回洞。报知林瑞以前，恰值申武正在毒打萧玉。瑶仙见比往日要重得多，尤其申武，对于萧玉伤好得快，已起疑心，每遇他打，休说当时不敢行法护身，连事后都须痛上些日，才敢缓缓医愈，真个惨酷已极。一时激于义愤，奔寻妖人哭诉说："师父如以弟子为不堪造就，就不应收诸门下，既蒙恩允收录，照着本门规条使为兽奴，原意不过令其多历艰苦，试查向道之心坚诚与否，而定去取，并非置之于死。今兽奴萧玉身服兽役将及三年，从无过失，平日无端受诸先进同门打骂凌践，只有忍受从未丝毫不服。现在期限将满，瞬即复体为人，得列门墙永受师恩，理宜念他受役劳苦，稍示体恤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常遭毒打，死而后生。如说向例如此，弟子与他同为兽奴，且因身弱力微，难任苦役，何以独蒙宽宥？便新近复体的谈、屠二位先进同门，为兽奴时，也未受此苛待，实令弟子不解。萧玉乃弟子丈夫，同穴同衿、誓共死生，千灾万劫均愿共受。为此冒死陈情，务望仙师大发慈悲，念其已服苦三年，有功无过，请示诸先进同门，仰体仙师恩意，无故不得加刑，感同二天。即或弟子愚昧，莫测高深，不能宽免，也请特降殊恩，许弟子代受刑责，以示公允。"说罢，拜伏不起。林瑞见她慷慨陈词，言中有物，始而勃然大怒目闪凶光，几欲就将萧玉当时处死，才称心意。听到后来，竟为瑶仙百折不回的志节至情所夺，心想：自己生平言出必行，永无改悔。论这一双男女，资质心性实在所有门人之上，如得真心归顺，必能光大本门。为这一念私欲白白将他二人葬送，此女心志，依然不能转回，那是何苦？念头一转，不特收了醋意，反倒有心成全起来。照例兽奴期限未满，至多问个姓名不问来历，这时意欲市恩，先期开脱，便令瑶仙细说家乡姓名以及订婚经过，并允实说以后，酌情开恩与萧玉一同复体为人，夫妻同拜门下，从优看待。瑶仙

处于积威之下，长日提心吊胆，此举不过爱恩情深，一时悲愤所激。先见妖人神色狞厉，知他为人反脸无常，一个不好，便连萧玉一齐葬送。说完方自心悸，不料妖人略一寻思，反加温慰。被陷日久，深悉规例，妖人从无虚言。这一问到家乡来历，即日超脱有望，惊喜过度，心中怦怦乱跳，神智皆昏，惟恐错过良机，毫未思索，首将家在本山卧云村说出。等到说过好儿句，才想起关系全村祸福，又悔又急，还算见机得快，妖人静听，不曾发问，先未说出远近。来时又由沈腾口中得知妖人好些畏忌，一面陈说，心中盘算补救之法。更恐少时萧玉答话不符，瑶仙只把婚事草草叙过，便与平时和萧玉预商对答的话一样，卧云坐落，因出走迷路，连在山中奔窜月余，又经仙师飞空接引，已难辨别方向途径。对于村主之妻欧阳霜，虽说是自己仇人，却把她的仙法本领加倍渲染，并将沈腾所说妖人最怕的人，连同郑颠仙故意举出，假说常来村中小住。这些人只会飞行，别的并没有师父仙法神妙。因来时除村主夫妻外不见外人，村主又禁人偷看宣扬，详情不知等语。答词甚巧，形迹均似，不由妖人不信。瑶仙说完，林瑞连日正忙修炼，又届上台之时，只唤来中武说："兽奴期限将满，静俟师恩，暂免劳役，不许凌辱。"

中武见谈、屠二徒未满期限，便令复休，已是本门创举，那还可说本是正经弟子，又当用人之际，从权缓役。象瑶仙、萧玉二兽奴，直是万想不到，大觉师父行迳反常。先认做瑶仙舍身救夫，妖师为色所迷，恐怕触怒，气闷在心不敢多言。林瑞匆匆说罢，刚入洞中，甘氏弟兄便受伤惊逃回山，候到林瑞事毕出来，说了经过。林瑞知是正派灵符妙用，急令二妖徒带了法宝，二次赶去。人走以后，忽然想起适才瑶仙所说与此相合，对方必是卧云村人出猎，无心相遇，忙把瑶仙、萧玉唤来

盘问。瑶仙乘妖人行法，早把喜信告知萧玉，又把答话商妥。本心就怕他追问卧云村的坐落情况，不料事有凑巧，立即发作，妖人所问正触心病。方想以不知远近途向推搪，妖人还未发话，妖徒已自赶回，说是被血焰针打伤那个人遍寻无着。妖人想了想，便令众人一齐退出，只留瑶仙一人在侧正色说道："我本意实是爱你美秀聪明，欲行收纳，因你不从，才照家规处置，今已三年将近，你虽倔强，不识抬举，宁甘舍尊就卑、舍乐服苦，这等志节也还可取。为此破例特降殊恩，使你二人先期复体，同归门下。乘这皮毛未脱、身分未明之际，现有两条路任你自择，决不勉强。一是从我双修，同享仙福。不特即日为人，便你情人萧玉也是破格厚待，高出众门人之上。一是不俟期满，仍许为人。但你也深知我御下威严，门徒不大好做，稍有违犯便受严刑，罪如稍大，更历诸般苦难，加以炼魂之惨。师徒不比夫妻，那时休怨我情薄心狠。"瑶仙立即跪禀："弟子夫妻蒙受深恩，情愿永矢至诚，随侍仙师门下。决知自爱，如有违犯，任凭严处。"林瑞叹道："我知你心难回，不过爱你太深，今当紧要关头，尽此最后一言。从此名分已定，我就按规行事，不稍宽假了。"随命立起，将青惨惨一张丑脸，往下一沉，厉喝："门弟子与兽奴，速来听命。"众妖徒和萧玉忙即奔入。林瑞随命申武取来妖牌，首唤瑶仙、萧玉近前说道："照我规条，兽奴期满，必须建一大功，或是刺杀一个亲人。我料定暗算甘熊，又用幻符将他弟兄惊走的，正是卧云村人。卧云村也必离琵琶垄不远，现传授你二人仙法，和我法牌幻形隐迹，查探此村下落虚实，速来归报。少时我再乘暇行法，将那中血焰针的两人生魂拘来查问，是否有无村主萧逸在内。因所中血焰针非我亲身祭炼，法力悬殊，稍有根基生魂，容易脱逃。如失效用，仍由你二人深入村中行刺，到时我还另

有妙法传授。如稍徇情疏懈，重罚不贷。”二人一听，知妖人恶毒。这一来，不特萧逸，全村人等恐无幸免。令出如山，不敢稍违。并且派了自己还可看事行事，稍加维护，如换别的妖徒前往更糟，只得装出欣从之状。

当时领命，传授起身，离开天门岭。二人虽不知归路，照妖徒所说途向驾起妖风，一会找到卧云村后的琵琶壑。先没有寻到入村途径，心还在盼地理不对，村人无路可出，也许遇见妖徒的不如已料。及至寻到昔年出走之路，遁回村去一查，受伤的不特是萧逸、吴诚二人，并且看那情形，生魂已被摄离了窍，只不过妖徒血焰针法力有限，生魂太强，时去时来，不能由心禁制罢了。才知妖人阴险已极，尚幸没有疏懈搪塞，错了步数，否则万无生路。欧阳霜在也好，偏又听说回山已久。连经忧患之余，昔年仇怨全消，更恐祸及全村，心如刀绞，急匆匆赶回复命。妖人正在禁摄生魂，业已问出一些虚实，见二人来去迅速，所说无虚，还勉励了两句。二人目睹生魂受苦，好生难过，无计可施。也是萧逸和村众不该遭祸，受伤期中数日，正值妖人祭炼要紧关头。一则所炼魔教中妖法恶毒，大干各正派仙侠之忌，必须坐镇，不敢轻离，连常禁制这二生魂，都无此闲空。一则恐欧阳霜突然赶回，由此勾出正派中克星寻来，泄露机密。意欲豁出二兽奴，成固大佳，否则二奴一旦遇害，自己立即警觉。一面把二人生魂收去，一面紧闭洞门；静等妖法炼成，再行扫荡全村大摄生魂也来得及。用心端的阴毒已极！二奴法术偏都现传，至少也须三日才能学全。为此种种延缓，恰好刘、赵、俞、魏四仙侠赶来相救。

当日一早，瑶仙、萧玉便持了代形禁制之物，幻化入村。迎头遇见萧清，心中一酸，妖刑酷毒，又不敢现身警告，勉强壮着胆子，幻化一只小鹿，满凉台乱跑。等人一追，再往下纵，

纵时转缓，原意显出一点妖异形迹，好使众人警觉，速寻欧阳霜求救。偏生众人个个忧虑萧逸，多未在意。委实智穷力竭，只得如法施为。先只想拘生魂回去，这样也许还有一线重生之机，无奈萧逸元神坚定不易摇动，且目睹那等痛楚之状，又不忍骤下毒手。勉强挨到下午，时限已迫，妖人已在行法催迫，二人方在举棋不定，刘泉等四仙侠也自到来。当时破了妖法，全数擒住。初意难免刑诛，死后还须受那炼魂之惨，不意临机天良发现，一念之善，反而因祸得福，复为生人。饱经劫难之余，痛定思痛，瑶仙述及身经，固是声泪俱下，便萧玉惊魂乍定，听到伤心之处，也是饮泣不止。萧逸经此一来，反更怜爱瑶仙。问完经过，立命准备鲜衣美食，与二人享用。并命二人分别宿在自己前后房内，等到事完，再行正式完姻。二人自是愧悔自艾，感泣不已。

白水真人刘泉见俞允中听得眼圈都红，笑道："俞师弟真个情种！适才不曾问明是非，首代二人求情，已是荒唐。如今又替人洒同情之泪，神仙中人，似你这样欠通达的，还是少有呢!"允中道："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修道人多情易惹世缘，那么诛邪除害，总该分所应为吧。"刘泉笑道："妖人伎俩，我已看透，现在我静等他入网。他如见机退缩，再往天门岭除他。"说时忽觉有变，正和允中示意准备，语声才住，猛听窗外厉声大喝道："只恐未必！"瑶仙、萧玉一听，正是妖人林瑞口音，心胆皆裂，"嗳呀"一声，几乎跌倒。刘泉忙喝各人速去床上，不可慌乱。妖孽自投到来正好。说时左手一扬，飞出一团青莹莹的光华，连人带床一齐罩住。同时又是一道白光，连人穿窗而出。俞允中自把飞剑放起，守在青光外面。刘泉见妖人竟破了禁制深入，如非先机发觉，应变神速，室中诸人难逃毒手，不由又惊又愧。妖人到时，一听刘泉正说大话，心中

愤怒已极，原意当堂出彩，不料敌人已早认破。口里说着话，暗中已有准备，为防万一，在妖人答话以后，还用法宝将室中诸人罩住，才行飞出应战。枉自暗下毒手，竟无所施，也是又急又怒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！刘泉因妖道已然突围深入，陆地金龙魏青、七星道人赵光斗此时不见，定被妖党绊住。惟恐妖道伤及村人，面上无光，下手更快，连话都未答，飞剑出手。跟着又把金鸳神剪放起，化成两股交尾虹霓，直朝妖人绞去。

林瑞自从盘问瑶仙，得知卧云村外植有七禽毒果树，急于将它毁去。偏因祭炼正忙，师徒六人急切间不能分身，直到刘泉等到的这一天，才得分派甘熊、甘象二妖徒，前往毁坏。二甘走后，忽又想起颜仙道法高强，既在村外植树，必有法术禁制。二甘法力有限，惟恐不济，又命申武赶往相助。不料先后遇见刘、赵等四人，大败逃回。说起敌人持有金鸳神剪，并精五行阵法。林瑞一听，便疑是苦铁长老得意弟子刘泉。因妖徒说，看四人神情，好似专为往元江取宝，路过此山，与村人并不相识。心虽忿恨，一则无暇抽身，二则刘泉深得苦铁真传，颇为难惹，也就罢了。二奴已然先行遣走，并无警报告急，益发断定四人与萧逸无关，放了心静候归报。及至晚来，祭炼完毕，二奴仍无回音，方生疑虑。试一行法查召，也无反应。先料二奴被人擒住，因二奴去了一日，迟不下手，才有此失。不是叛师降敌，也是徇情贻误事机，立即暴怒。及用妖法火焚二奴，刚把生魂摄到，象吃人算计，将妖法破去，放了二奴元神，才知村中来了异派中能手。因值妖法炼成在即，先命屠、谈二妖徒往探。二妖徒一到，赵光斗、魏青二人便催动刘泉所布五行埋伏，谈飞首先入伏，吃乙木之气困住。林瑞门下妖徒，道力多半不高，却极精于各种遁法，入伏以后，还在妄想用木遁

逃走。不料日里刘、赵二人，见申武一逃，便知妖徒俱精五遁之术，事前又经商定，除恶务尽，见了就杀，不比日间只想生擒，追问口供，见妖徒又想逃走，如何能容。赵光斗忙即发动生克妙用，化出丙丁真火，将谈飞活活烧死。屠三彪在空中瞭望，看出形势不妙，连忙逃走。因隐形法早在飞近埋伏上空时被仙法破去，念头才动，俞允中、魏青，双双截住，两道剑光夹攻一绞，登时了帐。申武赶来接应，一见二人惨死，自恃持有法宝，妄想乘机伤一仇敌再逃。又吃赵光斗破去他的血焰针和林瑞昔年惯用的一面妖幡，用七星剑困住。申武知难幸免，只得拚断一臂，才得逃了回去。林瑞连遭挫折，又听对头就是申武等日里所遇四人，怨毒愈深。情知邪正不能并立，刘泉等必已投到正派门下。行藏已露，除却一拚而外，自己不去，仇敌也要寻上门来。恰巧妖法已近完成，只略差一点功候，忙把申武伤先医好，将三妖徒齐唤近前，分别各传了两件法宝，告以胜败存亡，系此一行。一面设下极恶妖阵，准备事若不济，诱敌入伏。一切停妥，天已半夜，师徒四人一同起身，飞近卧云村上空。因知下有五行埋伏，除自己外，妖徒入伏立被陷住，便照预计，各用妖法，先幻化四个假身落下。赵、魏二人前次得胜，未免有些轻敌。一见空中黑影飞落，立将阵法催动，满拟仍和上次一样。不料妖人神通广大，竟自将计就计，借用此阵五行生克妙用，带了妖徒隐身遁落，冲过五行埋伏，直到萧逸所居峰下。林瑞算计这类阵法十分厉害，易蹈危机，每当阵法发动最烈之际，左近房舍人物，难免不遭损害。对方有不少村人，行法人防有误伤，必似幕篷一般，只边沿及地当中空悬，将所护人家远远笼罩。中间空隙，和近人家周围决无埋伏；只要冲过此关，便可以为所欲为。初意一过阵限，自己去敌刘泉；余下三妖徒也不和敌人正经交手，各自隐形，乱放飞剑和血焰针，见了村人

就杀，以消毒恨。非到万不得已，不许用法宝和人硬碰。用心端的毒辣非常。

合当村人不该遭此惨劫，刘泉因这五行阵法，不能离人家太近，中有空隙，为防万一，除在房外另设一层禁制，又幻出了些虚景，虽未将妖人拦住，应变却是快极。妖人师徒又是初来，见阵势广大，以为村人俱被聚集在内，直往中央落下。否则村中房舍人家甚多，地甚辽阔，十九不在阵法笼罩之下，纵有准备，三妖徒不随入阵，径自分头乱杀，刘、赵四人势难兼顾，必有多人送命无疑。赵光斗又持有苦铁长老临化以前，赐与刘泉一件名为“寒犀照”的奇宝。此宝形如古灯檠，乃洪荒以前异兽寒犀之角所制。手有握柄，只一如法晃动，便有数十百丈，亩许方圆一股寒焰，发射出去。光照之处，物无遁形，任多高妙的隐形法也吃破去。当妖人师徒所幻替身飞落时，赵光斗因来人不曾隐形，先将阵法催动，未用此宝。容到四幻影被五行真气所毁，敌已乘虚而入，同时赵光斗也觉出敌人有形无质。虽料是妖人所炼鬼物，终恐上当，一照空中，无甚人迹。为防万一，便用此宝上下四外一阵乱照。寒焰照处，恰将妖人师徒隐形之法破去，这又占了好些上风。赵、魏二人见有四人冲围而入，不禁大惊，忙即飞落追杀。

林瑞行动神速，已到了萧逸房前。三妖徒正在忙于分头杀人，猛瞥见七道星光夹杂一道青光，雷驰飞来，隐身法已被敌人破去。惊弓之鸟，知道厉害，不能再顾伤人，只得各用法宝飞剑迎敌。甘熊狡诈，日里又吃过苦头，心想：“敌二我三，今晚师父分赐诸宝，只自己所得最次，看来也敌人不过。何不由申武和兄弟各敌一人，自己乘隙抽身，好歹先弄死几十百个村人，少泄忿恨。如若师父不能得手，不在敌我相持之下，逃起也较快些，省得和先前探村二人一样，白受伤亡。”不料这一转念

取巧，反倒死得更快。赵光斗七星剑本来可分可合，又知妖徒各有无数血焰针，自己不怕，魏青不知破法，贪功好胜，稍不留神，便为所伤，一面迎敌，忙喝：“还有妖党尚在空中，峰上有大师兄在，可以无忧。这三妖孽，有我一人在此，决难逃命。师弟速往上面防守！”魏青信以为真，刚出圈飞起，甘熊一口飞剑，恰被赵光斗七星剑一绞粉碎，越发不敢再用新得法宝恋战，恨得把牙一咬，也没通知同党，悄没声的便向峰腰有房舍处飞下。魏青见状，忙指霜角剑飞去。甘熊怯敌太甚，耳听脑后寒风，青光盖顶，心胆一寒，竟忘了用法宝抵御，回手就是一把血焰针。一片妖烟裹着无数细如游丝的黄色的光华，刚刚飞出，青光已自绕身而过，当时尸横就地。申、甘二人见状心惊，不愿白送，也就不敢再用血焰针迎敌。晃眼之间，飞剑全被消灭，迫于无奈，只得把师传法宝各自放出。赵光斗识得这些妖旗妖幡，十九俱是无辜生魂附在上面，意欲积点阴功，不愿将它消灭。又知妖法厉害，不敢大意，只得分出三道星光护身，以防失闪，姑且迎御，暗中盘算解破之法。二妖徒却当师父法宝威力，心中狂喜，口中辱骂不休，一面加急施为。

双方正在相持不下，魏青飞空四望并无敌影，本就不耐枯守，往下一看，峰前一带妖云弥漫，鬼声大作。碧火飞扬中，赵光斗七道星光已然分出一半，颇有相形见绌之势。又听妖徒厉声喝骂，不由又惊又怒，忽然想起：“前破青螺峪时，师父得五鬼天王尚和阳一柄白骨锁心锤，曾说上面五个恶鬼，除王长子是他以前朋友，误入歧途致为妖法所陷，已吃解去外，下余四个俱是生前无恶不作的妖人厉魄，尚未释放。王长子一去，功效虽差，仍是左道中数得出的宝物，将来许能用它以毒攻毒，因此不曾毁去。那日刘、赵二师兄，奉命呈阅旧日许多法宝，

见好些妙处，师父看出自己心羡，便说：'这些都是异派中宝物，只刘泉的金鸳剪、寒犀照，赵光斗的六阳烈火柱还有来历妙用外，余者均不值一论。你既眼红，我将那白骨锁心锤稍为祭炼，传你也可。但是此宝恶毒，非遇十恶不赦的妖邪，无法抵御时，不许使用，并须另积十万外功，以为解除厉魄冤苦之用。异日道成，还须超度恶鬼，将它化去。你如若自问不能承受，就不许要，中途畏难生悔，只没用过，也可还我。'因以前目睹此宝厉害，魏青一口应允。到手之后，和刘泉一谈，才知事非小可。十万善功还在其次，最难是那四个凶魂厉魄，异日无法使其改去恶根，就此超度转生为恶，造孽更大。有心奉还，又不便出尔反尔，仗着能大能小，一直藏在法宝囊内，准备过些时候真要无法，只好缴还。因用一回，四鬼便要受上好些苦难，只师传时试过一次，一直未用。目前大师兄和妖人杀了个难解难分，妖徒又如此猖狂，初次下山怎能在此丢人？此宝专破异派阴魂祭炼的邪法，正好以毒攻毒。且顾眼前，等到将来超度恶鬼，再想主意去向师父求告。"念头一动，立即飞身而下。赵光斗虽知此宝妙用，因事愿太难，魏青还没决定承受与否，全没想到他会使用。正打不起用甚方法破妖徒邪法，忽听空中大喝："妖孽纳命！"紧跟着一道青光驱着一幢魔火、四个恶鬼，直向妖云邪雾之中飞去。二妖徒方在得意，不料百丈魔火自天直下，鬼声顿息，烟雾全消。跟着烟光滚滚中，簇拥着四个大如车轮的狰狞恶鬼头颅，如飞扑来。情知厉害，想逃已自无及，对面鬼口张处，早各喷出一股绿烟。甘象首被笼罩满身，神智一昏，立即倒地。申武见机较早，想得飞出，下半身也被绿烟打中，方觉腿脚间一麻，失了知觉。魏青、赵光斗的七八道剑光，连那魔火恶鬼，已如潮涌一般，相次追来。上有五行阵法，还不敢由上方突围遁走，一时情急，便用本门妖遁，

往峰腰平台妖师对敌之处遁去。刚一拨转，猛觉下半身一松，身子轻了许多，仿佛有甚重物由身下坠，百忙中低头一看，那被恶鬼绿烟喷中之处，已齐腿自行断落，身子也不觉痛。这一来，全身四肢仅剩一条右臂，不由吓了一个亡魂皆冒！一面加急飞逃，一面急喊："师父救命！"两地相去，连上带下原只两三箭地，晃眼即可到达。

这时妖师林瑞正在苦斗，先吃白水真人刘泉骤出不意，放起金鸳神剪。妖人识得此宝来历，知道仓卒之中难于抵御，万分情急，用脱骨代身之法，将左手食指断去一节，借本身妖光遁出圈外。同时赶急施展妖术法宝，将金鸳剪和飞剑挡住，才得免去腰斩之厄。才一遇敌便遭此挫败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情急拚命，将所有的妖术邪法，一齐施展出来。不料刘泉邪正两途，俱得过高明传授，识见又多，金鸳神剪更是灵异非常，妖人稍变方法，立被警觉。妖幡取出还未及晃动，便吃两道交尾虹霓，一绞两断，失了效用。妖人飞剑又和刘泉飞剑绞在一起不能分开，独门血焰针虽极厉害，数目又多，用之不尽，换了旁人，自非受伤不可。偏巧刘泉早防到此，飞身出敌时，已把一件度厄仙衣，披在身上。此衣乃苦铁长老当年未归佛门以前，亲往南极小仙源北银凌岛，用极恶毒的邪法，由千寻冰川下面邻近地极的火窍中，酌取火蚕之丝织炼而成。不用时，一叠细纱，薄逾蝉翼，大才方寸，用时形似一口钟，从头直套到脚，一片银白的轻云淡烟，笼罩全身。看去空明，仿佛无物，能自发烈火，专御异派中邪法异宝。后归佛门，说刘泉不是佛门子弟，不许随换僧衣，令作方外弟子，暂且相随，以待机缘。到圆寂时，因念生平所收门人只刘泉一人，虽在异教，不曾用他所传为恶造孽，又发洪愿为他修积外功，因得早成正果。遂把昔年几件最有名的至宝全数赐与，此衣便是其中之一。妖道成千成

百的血焰针发将出去，眼看打中，忽从刘泉身笼轻绡上面，发出电一股强烈的银光，妖针立即化为一股奇臭无比的青烟，随风消灭。妖道无法，只得将自己刺滴心血祭炼而成一柄阿屠钩放将出来，准备绊住金鸳神剪，暗用魔教中“奢迷大收魂法”，重使妖幡伤害敌人性命。刘泉又早识破，存心将他身带三面妖幡破去。妖人口诵邪咒，幡才取出，金鸳剪竟舍了阿屠钩，电掣虹飞而至，仍是一绞两断。如非见机，几乎连手一齐断去。再看阿屠钩时，敌人一面指挥神剪去斩妖幡，人早隐形遁开。神剪破幡后，回敌阿屠钩，人也出现。端的应变瞬息，捷于雷电！林瑞空自恨毒咒骂，无计可施，再一分神，查看妖徒动静。先还遥闻申武、甘象叫骂，忽然停歇，方料凶多吉少，又听申武大呼“师父救命！”百忙中回首一看，申武在前，只剩多半人体，亡命飞逃。身后四团亩许大的魔火，簇拥着四个大恶鬼头，乱发蓬竖、目瞪碧芒、血口张开、獠牙交错，后面还有七道星光、一道青光，疾飞追来。两下相去不过丈许，林瑞认得是五鬼天王尚和阳的镇山之宝“白骨锁心锤”，知道厉害无比，急切间万难抵敌。甘熊、甘象必已惨死，申武两腿也被魔火烧掉，危机一发，挨上便无幸理，不由又惊又怕。万分惶遽之中，连飞剑法宝都顾不得收取，一纵遁光，迎上前去，一把夹起申武，扬手一团碧焰打将出去。只听鬼声啾啾，一片惨叫，数十条鬼影出现而灭。魔火鬼头略一停顿之间，妖人师徒早破空直上，接连运用五遁之术，随着上面阵法变换生克，连自切断三手指节，化身突围破空而去。刘、赵二人忙即催动阵法禁阻，只听妖人空中大骂：“刘泉狗道，祖师爷与你誓不两立。我在天门岭相候，有本领的速来纳命。”厉声摇曳，由近而远，晃眼已在遥空。余音狞烈，犹如鹗鸣绕耳，端的神速非常！刘泉原也想以毒攻毒，用左道法术除他。只为妖人邪法精

妙，诡异无方，所用法宝均极厉害，情急拚命而来。自己先颇轻敌，及一交手才知名不虚传，全仗苦铁长老所赐异宝，新近又得师父指点，才可略占上风。若论双方功力，还有逊色，稍失戒备，难免不为所乘，因此不敢大意。知他行使恶毒妖法，全仗三面妖幡，意欲先将三幡破去，使其伎无所施，自已有胜无败之时，再下辣手除他。万不料魏青会因急于建功除害，自食前言，把已说过决不敢用的白骨锁心锤取出施展。一见妖人放出生魂炼就的碧血神焰上前迎敌，空中剑钩又不曾收去，百忙中以为妖人既敢和此宝一敌，必然还有几分拿手，意欲观个究里，万没料他会舍宝逃走。等他看出碧焰中许多厉魄妖魂，一遇魔火立即消亡，方觉妖人以卵投石，好似借此暂缓一步，别有用心时，已自遁走。还有所遣飞剑妖钩，因在五行阵内，虽难逃脱，但此剑钩均与妖人心身相合，稍有空隙必被收去。剑还不妨暂时收下，钩上附有恶煞之气，收取下来，妖人随时心念一动便可为害，尤须先毁，方保无虑。就此追去，势有不能，只得唤住赵、魏二人，收去锁心锤，连俞允中唤出，一同运用飞剑，先把妖剑毁去，再把妖钩夹直。由刘泉指挥神剪将钩截成寸断，然后会合各人剑光，紧裹所有碎钩运用玄功一绞，直到化成无数铁屑带着千万缕黑烟下坠，又用仙法就坠落处埋入土内，加以禁制才罢。魏青随催起身，刘泉道："妖人已恨我入骨，指地约斗，妖洞中必有埋伏，决不就此甘于逃遁。村中俱是凡人，我们只能胜不能败。适才妖人行径，直是来此残杀，所幸虚实未知，复仇心切，以为我既防备设伏相待，村人必都藏我阵下，意欲以此起始，分途隐身乱杀村人。如非隐身法被我破去，或是入阵以前分途伤人，便我们怎么善于迎御，也是不免伤亡。妖人怨毒已深，有无别的同党，尚不可知。妖人立意与我一拚，不必忙此一时，乐得乘他回洞喘息，先事严

防。由我将阵法展开，召集全村人等，藏伏在内，由两位师弟主持阵法，我和一位师弟明日午前同去除他。一则有备无患，二则明午阳盛阴衰，所炼生魂比较力弱，白日除他也为容易，乐得从容。”

三人自惟刘泉之命是从，随即入室，令萧清、郝潜夫传知村人，连夜移集，离峰三、四里以内，各人家中暂住。四里以外，一人不留。赵、魏二人，仍在空中巡视，令传迅速，又有仙法相助，不消个把时辰，全都移居停妥。赵、刘二人，重将阵法展布。因有前警，又加了一些运用。事完留下一人轮值守望，各回萧逸屋内。瑶仙、萧玉已是面如土色，惊魂乍定。听说妖徒伤亡殆尽，只林瑞一人受伤逃走，明日刘、赵诸人，便去扫荡妖窟，永绝后患，好生忻慰。瑶仙本是美质，自从出走，饱经忧危险难之余，先听沈腾谈起正邪各派修为行径和许多有名人物，已从起了出世之心。只恨身在困中，死活都难，朝不保夕，怎还敢作修真了道之想？脱险以来，经俞允中示意提醒，再加目睹许多灵异之迹，不由勾起旧念，向道之心益发坚定了。萧清已为刘泉备下居室，谈了一阵，刘泉便令众人各自安歇，自和俞允中、魏青回房习静。瑶仙夫妻，终是胆怯，借口随侍仙师，坚欲同往。俞允中见二人胆小可怜，笑道：“我们居室就在对门，咫尺之间，外有阵法埋伏包围，敌人万难侵入。这里也有防护，保无他虞。你夫妻受难三年，方得与自家骨肉团聚，天已深夜，我们又无须人随侍，还是你们自家人稍为叙阔，早点安眠，明日静候佳音吧。”二人被允中说破，只得含悔遵命。

刘泉暗中留心，见萧清根骨远胜今日所见诸人，天性尤其特厚。自己一到，便见他言行恭谨，满面俱是忻羡之色。因见允中随和，易于进言，就从半日夜工夫，已然乘便求说了三次，

意思恨不能当时拜师，明日事完立即随行。萧逸原命萧清和郝潜夫陪侍仙客，按说正好乘这无人之际，再为求告，他却将待客之事让于潜夫，自己仍守在萧逸房内不肯离去。可见他对乃叔关心之深，暗中好生嘉许。允中也有同感，由此二人起了援引之心。郝潜夫和萧清情逾骨肉，见萧逸人一回生，宽心大放，俱觉仙缘不可错过，互相密议。又看出仙人爱重萧清，便由他首先求告，如能获允，自己再行上前。早已拿定主意，虽然坚持随侍，及随刘泉等到了静室，因恐仙人烦厌，累及萧清也难如愿，只管恭诚侍立，并不上前渎求。也是二人俱有此仙缘遇合。刘泉因赵光斗一人在外，守望时久，主人又备有精美肴酒佳果，别人不能胜此大任，前去替他回来，出到上空。赵光斗却说："天门岭那一面，妖气甚盛。林瑞刁狡凶顽，邪法厉害，师兄虽然不怕，终是谨慎为上。小弟法力虽非师兄之比，隐形飞遁尚属精习。此时无事，正好前往一探虚实。师兄以为如何？"刘泉生性最喜犯险，增长经历，胜后轻敌，自恃白骨锁心锤已然应用。林瑞伎俩素所深知，纵有妖阵，不足为害。逃回以后，也许还要再约两个同党。广行千善，不如独除一恶。自己又还有护身法宝，正好欲擒先纵，缓他一步，看到底是甚厉害妖邪，有甚新奇花样，再行下手一网打尽。既可多积功德，以完昔年心愿，还可多些见闻。深信有胜无败，闻言笑道："林瑞已成釜底游鱼，他那妖法我俱深悉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唤来俞、魏二人，代我防守，此时就去除他呢。"赵光斗道："山行清苦，胜于山居，魏、俞二人尚未到辟谷地步。魏师弟更嗜酒肉，此时正好享受，何苦扰他兴致？我也不愿烟火，既师兄智珠在握，你我就在这里闲谈遥望了。"赵光斗因和刘泉本就至交，见他迥非往日持重行径，适才已几乎为敌所乘，仍自轻率从事，妖人厉害，久有耳闻，虽然来此挫败，似未尽显神通，

去时又那么发狂叫阵，岂可疏忽？先见天门岭上，妖光烟云浓密，现而又隐，好些异样，本欲先探一回虚实，好作准备，偏又不以为然。深知刘泉为人性情，不便再说，故意设辞一同闲谈观望，欲等妖云再起，好使知警。谁知妖云终不再现。刘泉终未放在心上。俞、魏二人对刘泉最为敬畏，刘泉走后，便畅谈起来。潜夫见二人好说话，益发加倍殷勤。二人又向其盘问村人归隐之事，两下越谈越投机，潜夫乘机跪求收录。魏青心直口快，又见潜夫人品资质不恶，一时心喜，虽说同行四人从师未久，虽然不能收录，但他真个向道坚诚，便可代为援引。并允潜夫，日后去往川边青螺峪寻他，当为引见师父。允中也说刘泉看中萧清，定必有心成全，这里虽还有不少英俊少年，但非成道之器，连你尚是勉强。”又令转告萧清：“静俟机缘，不可再向别人吐露，更不可再向刘、赵二位说我二人已允援引。省得嫌有烦扰，累你二人都无望了。”潜夫知是实情，立即拜谢不迭。

谈有好一会，赵光斗先回说：“大师兄轻敌，当时如收妖钩又须设防，不便即追。布置定后，本应早去，偏因话已出口，必俟明午方去，我欲往探又说无须。那白骨锁心锤关系此行，极为重要，无奈只魏师弟一人能用，到时大师兄必分两人留守。魏师弟法力尚浅，我总想妖人厉害，未必手到成功。意欲使魏师弟将锤交我，传授用法相代前往，比较好些。当初师父背人秘传，不知仓卒之间能够精习不能？”魏青说：“师父当初只许我一人使用，不许转教别的同门。”允中偷看师父柬帖，已知此行底细，但是师父严命，不许泄露，未便照实说明，接口答道：“赵师兄深谋远虑，足见知机。大师兄此次虽然稍为大意一点，但照来时师父所说的口气推详，决无大害。魏师兄因有此锤，明日还须同往，势难替代。我想妖人师徒只有两个，一个还是残

废，大师兄必不致惨败。这里决保无事，并且明日女主人欧阳道友，也必回村。她乃郑师叔高足，此来必然奉命相助。到时或是留她在此坐镇，或是一同赶往均可。妖人恶贯已盈，决无幸理。”赵光斗听允中口气，似有前知，不似寻常揣测之言。好生奇怪，便问他怎知妖人必败？欧阳霜明日必回？可是师父行时还有密命预示先机？允中知道说漏了口，不便掩饰，又不敢全数泄露，只得略说大概。赵光斗见他为难，也知师父脾气古怪，允中为人忠厚，一问必说。先不肯吐，非无同门义气，定是师父怪刘泉夙昔自负，故意使少挫折。既示仙机，必有解救之方。事有定数，即便问知，也难避免，转生别的波折。师父知道，自己也要连带受责，何苦如此？想了想，决计先不追问，便对允中说：“师弟不必为难，我知师父有心磨励。我们加多一点小心，明午大师兄自和魏师弟先去，我惟师弟之意进止便了。”允中道：“其实与赵师兄分毫无干，大师兄也没甚大不了。只我日后却有一点关系在内。师父又有严命，不许事前告人，如违重罚，所以不敢妄言。如真大师兄有甚险难，小弟拚受责罚，也无不言之理。本拟大师兄一走，再向师兄说明，即速尾随前往，师兄今晚不问，明日也要说的。魏师兄法力虽差，好似无甚妨害。小弟虽得师父预示先机，也还不解是何原故呢！”赵光斗知是实情，心料允中既奉师命必有解救之法。刘泉虽无大害，虚惊小挫在所难免，便嘱允中明日务要早行，大师兄一走，立即赶往。允中知他误会自己能够解救，答道：“同门至交，祸福与共，谊无坐视。不过师父并未有甚传授，救星还恐应在女主人身上。为今之计，除却拚担不是和大师兄把话说明，再不就是设法延缓，使他过了午时再去，此外别无善策。”赵光斗细一寻思，师父为人，外和内刚，逆他不得，便依了第二条主意。明日设法延宕，挨到帮手快来再去，真要不听，再

与明言。商议定后，潜夫见赵光斗进来，早把残肴撤去，亲往厨下重整肴酒，端了进来，殷勤劝饮。主人肴酒精美，赵光斗平昔本未禁绝烟火，三人又都好量，于是痛饮起来。一晃天明，宾主四人且饮且谈，甚是高兴。

赵光斗来时，刘泉曾说他自到萧家便在空中防守，一直未怎休息，命回房饮食安歇，自己留守空屋。等到巳初，再唤三人同出分派，即往天门岭除害。好在阵法严密微妙，层层设伏，近峰一带还有别的禁制，稍有警兆，下面必然发觉。即或敌人大举来犯，也不妨事。赵光斗法力与刘泉原在伯仲之间，久无动静，以为刘泉必在空中，也就没有在意。萧家除萧逸一人因要养息，客去便睡外，瑶仙夫妻心忧胆怯，加以亲人骨肉劫后重逢，各有一肚皮的话要说，服侍萧逸睡下，便和萧玉守在室中，低声泣诉经过，痛自怨艾。余下诸人多是萧逸门人弟侄，因听妖人尚未全戳，仙人将全村人等召集一处，布置比前还要严重，加以目睹瑶仙夫妇谈虎色变之状，俱料隐忧未已。各自惊心，聚集在左近闲房以内，弄些酒食坐守，俱都无一就枕。天明无事，瑶仙和萧玉、萧清首往仙人房中参谒。报知叔父已醒，人也康复，能够随意起坐，浴后更衣，即来专诚拜谢。赵光斗力言，村主虽愈仍须安养，不宜劳动。因恐萧逸至诚，拦阻不住，又想借他延缓刘泉时刻，随同俞、魏二人前往萧逸房内。萧逸已在盥漱，正拟沐浴更衣，吃俞允中上前拦住说："相交以心，何须在此形迹。村主元神受了重创，非特现在，便我四人走后也须静养，始能康复如初。心身均不可再劳。"萧逸只得应允，依旧卧床相陪，问："刘真人何往？"赵光斗说："在空中守望，今日前往妖窟，时辰犯忌，师兄为人固执，未便明言。拟请村主借款客为由，设下一席，强留他席终再去，延缓些时。"萧逸隔晚就命家人备有盛筵，闻言忙令萧清传

话，将席晚开，设在自己房内，以便乘机延缓。萧清童心未退，昨晚妖人来时，曾在窗前偷觑，知道此时空中仙阵更为神妙，以为日里看得更真。从天亮起，一得空便往平台上观看。见昨晚奉命移聚之地人家房舍全和往日一般，目光所及，纤微悉睹，过了界限，全看不见一点景物。上空溟濛，好似笼着一层薄雾，太阳也只看得见一团白影。估量风日甚是晴明，日光却被薄雾挡住，不能照到地上。四下留神查看，也不见刘泉和剑光影子，老是静荡荡的，任甚迹兆俱无。连看几次，俱是如此。这次传命回来，见诸同门与叔侄辈，俱在台上瞭望。忙奔过去，问见到什么没有？全都摇首应无，只得回转房内偷偷告知潜夫。魏青见二人耳语，便问："你们看到刘真人么？"萧清恭答："弟子等肉眼凡胎，连看几次，休说刘真人，昨晚还看见诸位仙长剑光，今晚只见天空蒙着一片薄雾，什么影迹都看不见了。"赵光斗心想，敌已知我有伏，无须隐秘，再说也不会常在阵外。人在阵内，不隐自隐，自己人怎会不见剑光影子？闻言首先心动，疑已他往。魏青方说："大师兄自来言行如一，白骨锁心锤尚未带去，要去也必先来唤我，必是将身隐起，决不会独自前往。"允中因得师父预示先机，不等话完，忙出探查。到了平台四望，果然无踪，已自惊疑，再飞升上去一看，哪有刘泉人影？遥望天门岭，已在浓雾笼罩之下，知道不妙，立即飞回。当着外人不便张惶，只向赵光斗一人说："大师兄不在上空，许是独自一人前往天门岭去了。"

赵光斗暗忖刘泉素来精细，分手时节还说得好好，怎不通知一声，丢下就走？除了往天门岭，别无去处。妖人去后，更未再来，否则万无不知之理。好生不解，忙告萧逸："师兄如往天门岭，必是天明以前看出妖人底细，握有胜算。今日五行阵法，生克相因，妖人多大本领，也闯不进，决可无虞。我三

人先出去查看，即便前往接应，也必留一人在此防守，各自安心，不可妄动。”说罢一同飞出。赵光斗自比允中识得妖法奥妙，才到上空，便看出天门岭上妖雾弥漫，邪气冲霄，分明妖人发动埋伏，断定刘泉必已前往。略一寻思，叮嘱允中暂为留守，自和魏青赶往相助。刚飞出不远，又见刘泉所着度厄仙衣发出来的火光，在妖雾中现灭闪射，隐听迅雷之声。刘泉既将他师传太乙神雷发出，益知失陷在彼无疑。一面催动遁法，一面指示魏青机宜，到时务要紧随自己，一齐用白骨锁心锤开路，不可冒失乱闯，致为妖人暗算。一会到达，那妖阵便设在天门岭绝顶妖洞外面。赵光斗到时，只见千百丈阴云邪雾笼罩岭上，鬼声厉啤，甚是凄厉。除听刘泉不住发放太乙神雷外，敌我俱看不见在何处，莫测奥妙。料知厉害，方自徘徊观望，欲寻门户冒险冲入。忽听一声惨啸，晃眼由雾影中飞出一条鬼影，手持长幡，意欲晃动。定睛一看，正是昨晚两次败逃妖徒申武的鬼魂。想是逃回山后，妖人见他四肢已断其三，嫌他无用杀死，将生魂收回去，以供役使。方恨妖人狠毒，未及施为。魏青为人肝胆好义，一听刘泉失陷，早已急怒交加，匆匆赶到，见赵光斗观望不前，已自难耐。忽见妖雾涌处飞出一个手持长幡的恶鬼，不由满腔火发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猛将白骨锁心锤朝前一指。也是妖徒孽报。昨晚逃回以后，妖师见他两腿被魔火烧枯毁落，虽仗精通妖法，先将伤处骨节切断，血脉闭封，得逃一死，人已残废。这又不比飞剑斩断，日后还可设法接续。心想所炼天魔炼形大法，须一厉魄主持，便和妖徒商量。敌人厉害，报仇心急，令他暂助一臂，先将他生魂收去应用，等到报仇以后，再把所杀仇人肉身给他，使其重生。申武明知事太玄虚，仇人如为炼形之法所杀，身已成灰，何来肉体？但是妖师狠毒，如说不行反吃禁制，转不如痛快答应。日后虽然难为生人，总比那些日受炼

魂之惨的恶鬼要强百倍，立即慷慨允诺。这时妖人正和刘泉苦斗相持，自信再有片刻即可全胜。一见又有敌人上门，既恐功亏一篑，又见敌人胆怯观望，惟恐畏难退去，难以泄恨，自己不能分身，便令申武持幡诱敌。妖人因和刘泉斗久，心神专注，想起昨晚敌人持有白骨锁心锤，正是那面主幡克星，妖徒深尝厉害，虽知畏忌，无奈妖人令出必行，向不许问，只得持了妖幡出阵晃动。谁知惨报临身，魏青比他更快得多，才一照面，便将锤一晃。锤上四个大恶鬼头，立时带起四幢魔火妖光，怒潮般卷将上去。申武幡也晃动，见状大惊，厉啸一声，转身欲逃，魔火已罩临全身。“嘶”的一声，连妖鬼带妖幡，全化为乌有。魔火所到之处，前面妖云邪雾，立即荡开，冲出一条云巷。赵光斗见妖鬼幡才晃动，便觉心旌摇摇，暗道不好，忙摄心神，待将七星剑放起时，魏青已自出手。知道魔火厉害，只魏青一人不怕，不知刘泉身在何处，恐有误伤。一面同了魏青乘虚飞入，一面暗嘱留心，将魔火收敛一些，等与刘泉会合，再作计较。天门神君林瑞遣走妖徒鬼魂去后，忽闻惨嗥之声。抬头一看，四道魔火烟光已随四恶鬼攻入，后面跟有两个敌人。情知自己一时疏忽没有亲出，误遣妖徒以致失机。妖鬼消灭，主幡已破，又惊又怒，方欲倒转妖阵与敌一拚，赵、魏二人已循雷声寻到刘泉，将恶鬼魔火指向侧面，三人会合一起了。

原来刘泉在空中守望，将到黎明。遥望天门岭虽燃妖气上升，杀气隐隐，以为妖人不过照他本门妖法，祭炼恶魂厉魄，布一恶阵。凭自己法力，已有几分胜算，何况还有白骨锁心锤带去，至多妖人将所炼妖魂一齐驱出，二邪相遇，同归于尽。此锤早晚终须毁去，借此除一妖人正是佳事，有何可虑？正寻思间，忽听远远破空之声，似由左侧面空中绕村而过，并没看见剑光闪动。侧耳一听，已落在村外来路上去。先疑有别的异派中

人路过，身正有事，既未来犯，本没想去招惹。待不一会，他猛想起那地方，正是颠仙种植的七禽毒果林场。昨晚妖人走后，为防二次来犯，伤害村人，曾将所有村人全数召集。果林无人看守，万一因此失去，误了元江取宝，怎当得起？当时一情急，因已见机稍迟，又知埋伏严密，稍有迹兆，赵光斗便即警觉，事太紧迫，相隔又近，也不及下来知会，立驾遁光飞驰前往。刚越过环村危崖，便见金霞灿烂将果林围绕，另有两个昨日见过的萧逸门人，也在金霞护身之中大声呼叱。知道守林村人并未回村，颠仙护林禁法已自发动。他心中一放，在看对面站定一个身着黄麻、面如死灰、大头短项、眼生额上、手足奇短、身材又矮又胖的妖人，手指一道灰碧色的妖光，正向村人喝骂："速将手中鬼符放下还可活命，否则少时破了老乞婆障眼法，叫你做鬼都难。"刘泉认得那妖人，名叫神目天尊，最精隐形飞遁之术，苦铁长老未入佛门前曾与相识。自从苦铁长老炼成护身之宝，他知那"寒犀照"专破隐身之法，心还不信，强欲试验，果然将邪法破去，重又苦炼多时才得复原，由此暗中怀恨。苦铁长老入佛以后，痛悔前非，与各同道踪迹日疏。妖人知此宝是他克星，越发疑忌。始而匿怨相交，后又假说见苦铁长老迁善归正，也自改悔，常来亲近。苦铁长老虽看出他心术不正，积习难返，本与人为善之旨，并未深拒。这日苦铁长老坐禅入定，吃他偷偷掩入，冷不防将元神禁住，立逼献出三宝。苦铁长老知他阴毒，便将三宝献出也是不免阴火焚身之惨。正在拚死相持，恰值刘泉回洞。妖人因知长老众门徒现多遣散，只剩刘泉一人，又值外出未归，一下制住，志得意满，不曾隐身。不料刘泉中途心动，突然折回，早就料他口是心非，常来无甚好意，见状又急又怒，一照面下辣手，将身带法宝飞剑全放出去。妖人见势危急，只顾迎敌，心神一分，长

老元神便脱了禁制。妖人知道不妙，仗着妖遁迅速，立即幻形遁去。恐长老师徒寻仇，一直隐藏多年，没敢露面。长老元神受了阴火重创，虽当是自身应有劫数，刘泉因师父难免兵解之厄，便由于此。追忆师恩，恨他刺骨，寻访多年不曾得遇。近拜凌浑为师，才听说起妖人已然投到妖尸谷晨门下。今日狭路相逢，又是为坏七禽毒树而来，仇上加恨，如何能容？知他惯于隐形，一经认出更不怠慢。一言未发，先将寒犀照朝前一指，数十道冷焰寒光，连同飞剑，一齐发射出去。妖人原奉妖尸谷晨之命，来此暗毁七禽树。到前路过天门岭，望见有人在布魔阵，知有同道中人在与仇敌相拚。因阵法过于恶毒，正教中人见了必不相容。前面不远便是培植毒果之处，必有正派能人在彼驻守，如非精于隐形，逃遁神速，也是不敢轻捋虎须。想看看主持阵法的是否熟人，又想试一试对方深浅，没有通知便即隐身入阵。谁知他满腔好心，但林瑞大败之余，怒火中烧，竟把来人当作恶意，阵法又极厉害，外观寻常，内藏微妙。神目天尊才一进阵，便被觉察。如非善隐身形，认出林瑞是当年旧友，赶紧报名现身，几乎吃大亏。

二妖人见面，各问本意，一个是妖尸法令森严，不许泄露，推说因事路过，无心相值。一个是护短好胜，在未报仇以前，不肯详告实情，只说左近有一对头，不久便要来犯。为此设阵相待，等他入网送死。神目听他说时满脸忿毒之状，知他事前必有挫折，所说不甚可靠，因未说出对头姓名，想看看来人是谁。林瑞和他久别，听说投在妖尸谷晨门下，也想教他见识见识自己所炼妖法，故此留在天门岭耽延了好些时候。候到天色将明，问敌人久不出，是何原故？林瑞怒道：“这厮必是看出我厉害，不敢轻来。以为他那卧云村上空，设有五行阵法，我不能去么？”神目天尊听那地方，好似自己去的所在，便一套

口气，盘问究里。林瑞便把敌人现在卧云村，用五行阵法防守的话说了。并说村人十分可恶，杀敌以后，定将全村洗尽，鸡犬不留。对头姓名仍未说出，知他脾气最恶，不便再为追问。此次原因有一异派中人，路过卧云村外发现七禽果树，又受万妙仙姑许飞娘指使，说此果乃大熊岭苦竹庵大颠上人所种，为备元江取宝，充作粮粮之用，令往报知妖尸谷晨。那人先并不知危崖以内藏有人家田园，许飞娘也是由昆仑派口里，无心中听来，只知村在哀牢山中，并未亲往。得信时已届取宝之期不远，无暇命人往探。好在那传话人已然去过，知道果林所在。神目匆匆领命，立即起程。既知村中藏有劲敌，连林瑞都是设伏相待，不敢寻上门去，可知厉害，哪里还敢招惹？心想两下设阵相持，俱不出敌，此时偷偷前往，正好时机，听完随即设辞别了林瑞，订下少时归途再来之约，看他擒敌快意，随即绕道赶往。他地理不熟，又听林瑞说村在万山之中，四外危崖刺天，环绕如城，占地甚大，略问即行。只知绕崖飞驰，不料行处与萧逸所居孤峰只有一崖之隔，相去甚近。刘泉耳目又灵，破空之声，只管微细也被听出，追将出来。妖人寻到村外果林，方要下手，当晚恰是柴成和萧逸堂弟萧迪防守。起初刘泉令村人移聚一处，免受伤害。二人忠于职事，知道果林关系重要，焉知妖人不乘隙侵害？又持有欧阳霜所留灵符，便没回村，唯恐刘、赵等四人见怪，也未说明。妖人到时，斜月初堕，天色正晦，因见果林中静荡荡的，并无人在防守，刚现身形，欲用阴火将果林烧毁，柴成见状，忙将灵符展动。果林中预伏禁法，立生妙用，发出百丈金霞将全林笼罩，二人藏处也有仙法禁制，如不出去，妖人决看不出。也是二人贪功心盛，见灵符有了妙用，妖人却步张皇，恃有灵符护身，敌人无法伤害，竟妄想伤敌人。二次取符施为，发出金光护身，手持毒弩纵出，往外发射。妖

人先见金光霞彩，忽然腾起，大为惊惶，及见出面二人俱是凡夫，看出灵符妙用，心才放定。只顾想施妖法强迫二人将符弃去，虽恐村中劲敌得警追出，却没想到会是刘泉。知他持有苦铁长老遗赐法宝，难于抵敌，忙即隐身飞遁，人虽飞起，隐身法已被破去。刘泉怀恨多年，又知他是妖尸党羽，如何肯舍放脱？不暇寻思跟踪急追，飞行也颇神速。妖人回顾追赶甚急，隐身法又业已破去，这等死仇，无论逃往何方，不被追上不止。事未办成，又不敢引向妖尸那里，逃出百余里，忽想起天门岭就在近侧，何不引他入伏，立即改道，拨转遁光，往斜刺里窜走。两下都快，一会便即飞近。刘泉誓报师仇，一面急追，暗中已在准备辣手。一见天门岭在望，知他用意，惟恐林瑞出来作梗，被他乘隙遁走，早将昔年所炼异派中恶毒法宝阴雷珠，取在手内，拚着敌宝同毁，照定妖人身后打去。那阴雷珠采用地窍中阴火炼成，发时另有邪法催动，非中到敌人身上不发雷声。发时只有碗口大的绿火，中上立即爆散，将人炸成粉碎。除非道法高深，能先期破去，否则如影随形，不打中敌人不止。只是能发不能收，一次即完。刘泉也只剩下这一粒，原备紧急之需。这时也是恨到极处，运用全力，如法施为，怎能躲过？妖人见天门岭相去不足半里，瞬息可达，方自心喜，大呼："林道友快来，敌人被我引到了。"说时，还以为刘泉落后尚远，怎么也追不上。忽觉一股阴风，甚是劲急，由后袭上身来，心刚一动，身已落在天门岭上，百忙中待要回望，猛又觉后心一凉，不料中了敌人法宝暗算。一声霹雳过处，血肉横飞，形神俱灭，全都炸散，死于非命。林瑞闻声出阵，刘泉也飞离岭前不远，见林瑞手持妖幡飞迎上来。心想妖人到此布阵，仇人已死，料无别的党羽入村扰害，就此除去也倒省事。更不答话，径将金鸳神剪连同飞剑放起，一取林瑞，一取妖幡。满拟林瑞飞剑已失，仍和昨晚一

样，先下手为强，将幡斩断，妖法便减了成色。谁知林瑞所设妖阵，外观寻常，内藏魔教中的天魔炼形大法，厉害非常。所持妖幡经过多年祭炼，乃无数生魂精气炼成。看去有形，实则无质，与昨晚所用妖幡不同。只本教中阴魔之火和各派中几口有名的仙剑，能够将它消灭。刘泉所用飞剑、神剪，仅能抵御防身，破它却难。先时那丸阴雷珠倒能将其击散，偏在追杀神目时用去。

刘泉先未看出厉害，及见神剪飞上幡上，金虹交尾一绞，幡便断为两截，跟着便见黑烟冒起，将幡围绕，仍然直立不坠，同时林瑞袖中又飞出怪蟒也似两道尺许粗的黑气，将剑、剪两道光华敌住，烟中妖幡也由断而续，复为原状，连连晃动。猛觉心神不定，摇摇欲飞，才知妖法厉害。幡乃凶魂厉魄精气凝炼而成，不可轻视。暗忖不妙，忙运玄功强慑心神时，四外阴云滚滚，急如奔马；杂着阴风鬼啸之声，已齐往身前拥来。倏地一片绿阴阴的焰光闪过，林瑞不知去向，只余两条黑气仍与剑、剪相持。光华过处，随断随续，分合不已，终不能使其消灭，只渐渐往前退去。刘泉当妖幡连晃时，已为妖法所迷，仗恃道力高深，元神凝定，稍一迷忽，即渐清醒，未被妖幡摄去罢了。林瑞失踪以后，见黑气后退，自己随着飞剑、神剪，向前追赶，忽然省悟，中了妖人诱敌之计。原定入阵除妖，虽然不怕，自己被诱深入尚未觉出，妖人也不知隐向何处，实是不妙。身带寒犀照至宝，又从师父炼就太乙神雷，怎会忘了使用？莫不中了妖人暗算，神智昏迷，就吃大亏了。料知身已入伏，这两条黑气，也是妖魂变化，特意用来分己心神，使飞剑法宝付于虚处，不能用来防身，以便下手暗算。念头一动，不禁大惊，决意改攻为守，先把己身护住，查见妖人身形，再打主意。恰值四面阴云鬼影拥近，刘泉更不怠慢，左手取出寒犀照，右

手忙将太乙神雷，连珠发出。

这时刘泉已被诱入阵内，妖人也回到中央法台之上。因知刘泉道力甚深，看出被诱深入，全无警觉，神智似近昏迷，自信鱼已入网，必获全胜，无须忙此一时。报仇之外，还妄想将他生魂摄去，以为己用，不曾遽下毒手将魔焰放出，缓了一步。不料刘泉年来道功精进，稍一警觉，立即清醒。妖人见他放出太乙神雷，手上寒光四射，雷火过处，恶鬼妖云纷纷消灭。不知刘泉临机警觉，还当他有心如此，不由又惊又怒。忙即施展魔法，往外一晃妖幡，全阵魔焰发动，上下四方一齐围罩上去。也是刘泉命不该绝，机警神速，一见不妙，一面施展太乙神雷，用宝照览妖人，一面早将飞剑、金剪收回，又将度厄衣披上护身，未遭毒手。就这样，仍没全照护到，下半身已吃地底突涌起来的魔焰沾染了些，当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，几乎坠落。如非飞起迅速，身有三件至宝，飞剑经过凌浑传授重炼不畏邪污，也早吃大亏了。刘泉惊魂乍定，在飞剑宝光全身围绕之中，往外一看，宝光以外，漫天盖地俱是碧焰鬼影，身子直如落在火海之中，也不知有多深多远。先前“寒犀照”宝光照处，对面不远有一法台，上面坐定妖人，身侧无数鬼影，有一持幡鬼童，好似昨晚受伤逃走的妖徒。

妖幡频频晃动，魔焰愈盛。全阵只妖人师徒所立法台，约有丈许方圆没那碧火。“寒犀照”虽能照见妖人，却破那碧焰不得。刘泉只管发动太乙神雷，那碧焰偏是随消随聚，越来越盛。法宝护体，虽难近身，因适才脚底略为沾染；这类魔焰极有灵感，竟觉冷气由脚底上攻不已。幸是功候深纯，运用玄功，发动本身纯阳真火，才保无害。但也只能不使上行，脚底触焰之处，依旧奇冷刺骨。暗忖是甚邪火，如此厉害，难道是妖教中魔焰不成？妖人现在对面，用甚方法可以除他？正寻思间，忽听

妖人厉声唤道："无知狗道，已然入我埋伏，现受天魔炼形之厄，快将身带法宝飞剑献出。虽难免死，还可以放你鬼魂逃走，否则我驱散妖魔，发动千寻神光，形神俱灭，连鬼也做不成了。"

刘泉一听，果然是魔母鸠盘婆教下的"天魔炼形"之法。再用寒犀照四下查看，无数鬼影中，只有八九有头无身形的魔鬼，出没隐现于熊熊碧焰之中，狞形恶态、獠牙森森，与白骨锁心锤上四恶鬼头相似，只不及它形势猛恶慓悍。情知魔阵凶险，除魔焰外，暗藏好些变化，倒转挪移，机变微妙，任往何方，俱难冲逃出去，静摄心神守在当地，有宝护身还能支持些时。看魔头神情，妖人许是初炼不久，功候尚差，白骨锁心锤能发千百丈魔火，以暴攻暴，足能破他。偏生锤上五个魔头吃师父放掉一个，减去不少威力，就不可知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挨到魏青等发觉赶来用锤一试，照着魔法定例，二魔相斗，纵不能胜，也当同归于尽。魔焰既消，妖人不难除了。刘泉想到这里，大骂："我奉师父凌真人之命，来此除害，你这妖孽，伏诛在即，还敢逞强夸口。少时人来，你便死无葬身之地了。"说罢，猛然朝前一冲，跟着连珠雷火迎面打去。刘泉恨极妖人，运用玄功全力施为。妖人见他一力防护，久停未动，太乙神雷虽将魔焰冲开，随分随合，屡发无功，已不再发。一念轻敌，没想到困兽之斗，动作如此迅速，话才说完，人便催动循光，飞临切近，骤出不意，方想倒转阵法挪移法台时，金光雷火已连珠打到台上，手持幡幢的执役恶鬼，已被击灭了好几个，法台也被雷火震裂了一角。跟着人便飞回，用金刚住地法定在原处大骂："无知妖孽！劫限未尽，还有片时生存，且教你尝尝真人厉害，你看如何？"妖人闻言，益发暴怒如雷，所役妖鬼曾费不少心力祭炼，随便消灭不但可惜，魔阵还要减却一些效用。一面留神防备仇敌再举，一面咬破中指，含血喷出，加增妖阵威力。血光过处，那九个魔头忽受了妖法禁

制，立即发威暴怒。口喷血焰，发飞牙舞，挟着千寻魔火，怒潮一般卷到，分九面将刘泉围住。刘泉虽有宝光间隔，无奈适才为魔焰所伤，魔头口一喷火，前被火烧之处，便寒彻骨髓，逐渐上升，较前尤酷，难耐已极。纯阳之气稍一封闭不住，便吃分布全体，奇冷外还加酸麻，难熬已极。救兵又久不到，似此厉害，便赵、魏、俞三人一同赶到，也不知能敌与否？万般无奈，只得仍用太乙神雷往光外魔头打去，虽然不能消灭，也能震退老远，略缓始能再上。一面运用玄功发雷，一面还得戒备冷焰攻心，端的痛苦非常！

第二十八回

玉貌花娇　奇艳千般呈妙相
邪消正胜　传音万里走妖娃

话说妖人见历久无功，不时咬破指血，往外喷去。九魔头禁受不住，益发暴怒，只管被太乙神雷打得七滚八翻，依旧此仆彼继，相次急上，九面围攻。刘泉一身势难兼顾，身前的才得打退，身后的又赶扑上来。一个措手不及，吃它扑近伤处，奇寒麻痒，立即加增。久闻魔焰炼形十分微妙，九魔所喷血焰，如无师传太乙神雷随时击散荡开，只要被它在离身三丈以内围住，九股血焰上下交合，凝成一片，成一火球，将人包围在内，任有宝光护身，早晚也必炼化，人更成了劫灰，形神皆灭。何况魔焰俱有感应，微隙即入，先已受伤，怎能禁受？那太乙神雷，全仗本身所炼纯阳真气元功运用，屡发不已，真元不少消耗，再加刘泉先受魔焰侵袭，虽甚轻微，禁不住外有魔焰千丈，息息相通，不能不分去一半心神，封闭血脉，以免蔓延全身。这也吃了大亏，时候一久，便觉支持不住，神雷威力也随以减退。道消魔长，魔头威焰忽然大炽，眼看危机顷刻，

恰值赵、魏二人赶到。

妖人看出刘泉不支，心中大喜。正在加紧施为，忽见敌人飞近岭上，停空未下，当是看出厉害，迟疑不进。惟恐胆怯逃遁，急于驱迫魔头早收全功，无暇分身。最厉害的仇敌已然困住，余更不在心下。忙令妖徒出阵诱敌，竟把昨晚所见白骨锁心锤忘却。妖人所练魔法与五鬼天王尚和阳殊途同归，无甚畛域，无如所排魔阵，近年才从鸠盘婆门下大弟子铁姝那里，费尽心思，偷学了来。铁姝为此，还被乃师大加责罚。一则没有深传其中微妙，就这样功候还浅，前夜勉强炼成便即使用。那九个魔头必须随时施展魔教中极恶毒的禁法，才受驱策，不似鸠盘婆师徒那样人魔一体，随心所欲，乐于为用。按说此举大为犯忌，法力如差，魔头情急反噬，引火烧身，万无生机。当初传法人也曾再三告诫，全仗未习此法以前，曾费多年苦功，用千百凶魂厉魄祭炼而成的这面阴灵幡，做了主幡之用，能将魔头勉强制住，否则也是不敢操切从事。五鬼天王尚和阳乃魔教中有数人物，费去不少心力，伤了无数生灵才得炼成。锤上五鬼俱是几个异派有名人物的生魂，虽被怪叫化凌浑解脱一个，只余四鬼，参上本门妙用传给魏青，不如本来恶毒，但那魔火厉害，也比妖道所炼胜强得多。加以锤上四鬼本身躯体尚在，又经仙法度化，真灵未昧，凌浑已然许他以暴制暴，将功折罪。只等功完孽满，仍和王长子一样，使其超劫转世，不似落在原主手，永服苦役，终古沉沦。一经施用，无不竭尽尚和阳所赋威力，效忠用命。比起妖人所驱九魔，本非所属，强受魔法拘遣而来，只知按照行法人的法力本领施为，与本身无关。这类魔头名为天魔，实则也是历劫千年的厉鬼幻化，鸠盘婆教下豢役最多，非精习本门心法，不能拘遣，这几个只经过铁姝祭炼驱策，法力尚差。当初铁姝因见林瑞虚心结纳，苦求

传授，知他初学，法力不济，一个不小心，妄将本来几个厉害魔头拘来，反倒取祸，并还要受师父嗔怪，才把自己常用比较易制的暂借与他，令其到时指名拘遣。虽然威焰稍次，习性残暴凶恶都是一样。胜则扬焰助虐，一现败势，行法人如驾驭不住，得隙便即远遁。一次失败再也拘他不来。如不见机强为所难，立致杀身之祸。妖人也深知此利弊，及见阵外魔火潮涌而入，妖徒凶魂连那主幡一齐化为乌有，才得想起，已自无及。惊遽中还妄想驱遣魔头与敌一拚，晃眼神光分合之间，敌人业已聚在一起。同时外来四个恶鬼头颅，忽然暴涨丈许，在四丛魔火烟光簇拥之下，满阵飞滚，血盆大口张合不已。所到之处，阵外碧焰齐往鬼口中飙飙吸入，逐渐由盛而衰，由衰而灭。敌人身侧首先现出空隙，那九个魔头也都不知道遁向何方，一时都尽。紧跟着三个敌人，除一个执锤的大汉，用一道青光护身，指挥恶鬼吞焰破阵外，另一道人连合刘泉，已将飞剑法宝收起，杀将过来。

妖人当时急怒交加，把心一横，也不再顾忌铁姝传授时告诫，先将两股黑气飞起，敌住那几道光华。一面施展妖法，变易阵形，遁出圈外，咬破舌尖，将口一张，飞出一片血光，将四恶鬼敌住。跟着口诵魔咒，拔出佩刀，将右手的中指前节断去，往空中一抛，不见动静。牙齿一挫，又将五个手指前节连连削断。此乃最恶毒的血敕令，不到生死关头，情急拚命，魔头畏难不到，决不出此下策。断到第三指上，只听厉啸之声，若远若近，忽然交作，魔仍未至。断到第四指上，阴霾顿起，满阵漆黑，鬼啸之声，越加狞厉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妖人抱着拚死之心，下手甚速。第五指节刚化成尺许长一段血光飞起空中，先前九魔倏地怒吼现形，齐张大口，向空中五段血光抢去。为首五魔各抢吞了一段，随即暴涨，比四恶鬼还大得

多，同声厉啸，向敌人身前扑去。下余四魔不曾到口，径扑妖人。妖人早有准备，凶睛暴突，手掐魔诀，朝着刘泉等三人一指，四魔立即旋转，改向三人飞去。

刘、赵二人，俱识这解体降魔之法，比先前魔阵还要凶恶，忙喝："魏师弟不可轻敌，快来这里！九魔已联翩飞来！"方暗道不好，幸那四个恶鬼也跟着暴涨，一字拦在前面，将九魔头来路挡住，双方各喷火焰血光，恶斗起来。势子一缓，魏青也被二人唤过，只由赵光斗分出两道星光，敌住那黑气，余者各自收转，仍化成一个光网，将三人通体包没。众人刚防卫停当，敌众我寡，头拨五魔已有一个脱出圈外，连同后来四魔飞近光外。这次虽不似先来满阵魔焰如海，但那魔头俱受禁制，情急无不奋力施为。赵光斗发太乙神雷，终是击他不退，稍为翻滚重又扑上，磨牙吐舌，口喷血焰，狞恶非常。赵、魏二人还不怎样，刘泉伤处受了魔焰感应，又复不支，困殆已极。尤其内中一魔口中所喷血焰，宛如瀑布激射，宝光都被冲荡。每一喷近，刘泉苦难更重，那奇寒麻痒之气，几乎封闭不住。幸而赵光斗也精太乙神雷，发觉以后，特为专注，连珠迸发，不使近前，才略好些。还算最厉害的五魔，有四个被四鬼迎住苦斗不休，未得近前，否则更是凶多吉少。这次妖人因是背城借一，孤注决胜，不惜以身啖魔，将所得传授全数运用。魔头也因受了禁制，凶威暴发，尽力发挥本能，所喷血焰比前大不相同。如非白骨锁心锤妙用无方，四恶鬼忍苦恶斗，妖人所炼魔焰先被恶鬼吸去，转以资敌，占了几分便宜，这时再有满阵魔焰助势，往宝光外一围，仍是难于幸免。三人想不到困兽之斗如此厉害。挨约刻许工夫，猛听头上破空之声，遥看妖人似知有敌，手掐魔诀，刚喝一声"急"，便听震天价一个大霹雳，挟着千百团雷火打将下来。只听轰然厉啸，杂着一声惨嗥，连

九魔头和妖人不知去向，似已一同遁走。自己这面，四恶鬼也被雷火金光震晕过去，烟光尽敛，头也回了原形，浮沉空隙，生气全无。满地金蛇流走中，飞落下两个少女，一个妙年女尼。三人认得女尼，正是前在青螺谷见过的玉清大师，那两少女却不认得。忙收法宝剑光，上前称谢各自叙见。才知两少女一是俞允中好友戴衡玉之妹戴湘因，另一个便是卧云村女主人欧阳霜。

玉清大师日前往汉阳白龙庵去访素因大师，湘因背地求告，说自己剑术已得师传，只惜没有一口好剑。闻说颠仙金蛛吸金船元江取宝，内中好些前古戈矛刀剑，俱是至宝奇珍，请为设法。玉清大师见她向道坚诚，修为精进，便和素因大师说明，带了同来。途遇欧阳霜，问知奉了师命往天门岭诛杀妖人。玉清大师近闻林瑞隐藏哀牢山，本有除他之念，便说："妖人厉害，近年又和赤身教主鸠盘婆爱徒交好，偷学了好些魔法，如不一举诛戮，他必苦求铁姝引向赤身教下。鸠盘婆虽不收男徒，但最宠爱三姝，必定另行援引，又为异日隐患。你用师传灵符，只能破他魔阵，除他却难。刘、赵三人也未必能伤他。我深悉此阵奥妙，不如同往，即以其人之道，还制其人之身，连魔头妖人一并除去，也是一件功德。结怨魔女，我也不怕。"欧阳霜自是求之不得，于是同驾剑光赶来。二人合力，一到便将魔阵破去，彼此略说经过。魏青见锁心锤上四鬼，俱都萎顿不堪，心甚可惜，方想收转。玉清大师拦道："我因妖人所拘九魔，俱是藏番中穷凶极恶的妖魂厉魄，平日为害生灵不知多少，近年被赤身教下魔女铁姝收去，助纣为虐，造孽更多。这类妖鬼本就通灵变化，来去神速。自从魔女得了乃师鸠盘婆真传，因恐功候未到，不敢骤然拘遣天魔，和乃师常役诸魔鬼，将他们拘去加以祭炼之后，益发神通广大，稍一疏忽，

必被逃去，又贻无穷之害。尤其妖人林瑞最精隐遁，事在紧急，其势不能先布罗网，并且他已学会魔教中解体化形之法，即使能够堵截，元神也必遁去，只有所拘九魔是他催命鬼。他今日行法恶毒，稍一失势即遭魔鬼反噬。便当时逃了出去，也必被追上，终为鬼啖。何况还在妄想逞凶抵御。真是自寻死路，再妙没有。权衡轻重，只得任锁心锤四鬼暂受创伤，由欧阳道友发挥大颠上人灵符威力，我用佛家离合神光，故伤九魔不令即灭，仅使急怒反噬，以便妖人无法逃遁。妖人当炼此魔法时，已与九魔灵感相通，适才为肆凶焰，将本身精气附上魔身，益发如影随形，瞬息可及，如何能免一死？家师所传离合神光，能惟心所欲无穷微妙，妖魂厉魄一被照上，便自难免。等魔鬼伤了妖人，神光也发生妙用，连人带鬼同时俱灭了。虽我早知此锤被凌真人收去，没有一般看待，但神光与上人纯阳真火炼就的神雷同时交加，受伤自是不免。还算预为留意，只灵气略散，无甚大害。四鬼早受尚和阳魔法禁制，只知借着尚和阳所赋威力行凶，本性早迷。幸凌真人重施玄门妙法祭炼，稍为省悟，略有一线生机。无如受禁多年，迷昧已深，神光一照又要清明许多，所失灵气，我又能助他早得复原，未始不是因祸得福。为免凌真人见怪，又施当年旁门故技也说不得。”

说罢便令魏青手掐收诀等候。玉清大师自散头发，禹步手掐灵诀，朝左侧一指，便见一团黑气，外面蒙着薄薄一层光华由相去里许的山石后面飞来，到了四鬼面前停住。玉清大师随将口一张，喷出一股白气，将四鬼头一齐包没，只露出四张鬼口。另手一扬，一声轻雷过处，鬼眼便自活动，望着玉清大师似有乞怜之容，大师喝道：“想你四人与我昔年虽非故交，也都彼此闻名，只为你们恶孽日重，致遭惨报，为妖人摄去，白

自助虐逞凶，还受无量苦痛，只等妖人恶贯满盈伏诛之时，形神俱灭，同归于尽。本来永无超脱之望，天幸遇见凌真人救去，欲用你们以暴制暴，未予消灭，方得有此一线生机。今我见你御敌时情景，竟能在邪法以外，运用本身真灵，拚忍苦难与魔凶相持，不似寻常旁门法宝上所附妖魂，一敌不过即自退回。虽是凌真人点化，也可见出迁善有心，良知不曾丧尽。适才你们已仗原有邪术，吸收不少魔焰，便我不加援手，不久也能复原。一则怜你苦痛太多，二则魏道友还有用你之处，经我佛家神光照过，真灵清明许多。为此我在诛妖人魔鬼时，将他形体焚化、元神击散之后，不使随形消灭，仅不能各自成形变化，那灵气依然聚而未散。这类魔鬼乃千百年甚有功候的凶魂厉魄，连那林瑞的妖魂俱都厉害非常，现给你们吸收了去，足可助长威力，较前更甚。你们本性渐明，如能善自运用，我再重为冯妇。在此室上加上一重禁制，即使异日与尚和阳狭路相逢，有我和凌真人这两次施为，到时也以力相抗，不致被他收去了。我也出身旁门，全仗迷途知返，幸遇优昙恩师，得有今日。你们虽为邪宝施威，好在持宝人用以诛邪除害，有功无过。异日功能折罪，得脱苦劫，务要好自修持，方不负我今日这番苦心哩！”四鬼闻言，眼珠乱转，悲啸不已。

魏青看那欲诉难言，欲哭无泪之状，方觉可怜。玉清大师已用手朝鬼前光华一指，喝一声“疾”，光团上便开裂了四个小孔，光中黑气激射而出。四鬼头立飞上前，各对一孔张口便吸，晃眼吸尽，光华也一闪即灭。四鬼重又精神起来，嘻着怪嘴将头连点，意似感谢。玉清大师朝四鬼画了数十画，手指处，头外白气立即隐没不见，随喝道：“你们速回寄身之处，静候积得功多。凌真人使你们能和常人一样谈话，自在空中来往，就离超脱之日不远了。”赵光斗道：“魏师弟，玉清道友

行法已毕，还不将鬼收回。”魏青如法一收，四鬼知难再留，方始缓缓退飞回到锤上，意似依恋不舍。玉清大师叹道：“按说四鬼生前并不算什么极恶穷凶，只一念之差受此苦孽，似林瑞这样妖邪，焉得而不伏诛呢！我们收了他的劫灰，各自走吧。”众人随往适才黑气飞起之处一看，一瞬之间，妖人已然逃出二里远近。这还因有魔鬼追踪，捷于影响，如非玉清大师相助，直非被他逃遁不可，端的神速已极。妖人尸体偏头仰面，手臂一曲一扬，立于危石之下，后脑天灵、左颊、前后心、左右膀各钉着一两个魔鬼，都是红睛怒突、绿毛森森、凸口塌鼻，口中上下两排利齿，左右各有两根獠牙交错。其白如玉的骷髅头骨，此时看去仅有寻常碗大，各将妖人紧紧咬住不放，利齿深嵌肉骨之内。妖人只现出青惨惨半张丑脸，眼珠已然突眶而出，神情惊悸中，带出十分痛苦。玉清大师说：“魔鬼刚一咬中妖人，神光威力便自发动，仅那残余灵气被神光裹住，人魔形神俱戮。因恐扬灰四散，有害山中生物，禁得原形在此，且把他葬入地底吧。”随朝石地一指，喝声“开”！“轧”的一声陷入一个丈许大小深穴。妖人尸首连九鬼头便似奔雪一般，坍散坠落，不复成形。再手一指，石便合拢。众人自是惊赞，便刘、赵二人见多识广。见此高深法力，也都自愧弗如，心中敬佩不置。

玉清大师来时已向欧阳霜说好，不往卧云村去。刘泉不喜和俗人周旋，又遇敌失挫，有些内愧，料知师命步行，必为今日之事，正好和玉清大师同行。虽经欧阳霜挽劝，执意不去。赵、魏二人也不愿去。湘因因允中在彼，渴欲一晤，又帮着劝说，才令魏青随往，各自分别起身。赵、刘二人随玉清大师先往苦竹庵相候，魏青、湘因随欧阳霜同回卧云村去。村中五行阵法，已经刘泉分手时遥为收去。村人一见现出天日，刘、赵、

魏三人又一去不归，好生惊疑，忙向允中报信。允中因师父柬示，刘泉有难，应候欧阳霜同能人来救，相助成功，见阵收后并无动静，知无他虑。候不多时，魏青等三人便自飞降，相互叙礼之后，欧阳霜向丈夫慰问了一番，便去洞中将三个子女领来。初意颇想令三子女，拜在来客门下，允中力说："诸人入门未久，不便收徒，三男女公子均是美质，异日终有机缘，不必忙在一时。"欧阳霜知是实情，只得罢了。萧逸被难，为日无多。三小兄妹藏身石洞，萧清每往探看，总是饰辞相诳，出来才知村中闹出这大乱子，乃父几为妖人所杀，并听说许多灵迹异事，向道之心益发更切了。

允中和湘因久别重逢，自有许多话说。因刘、赵二人已然先行，又听湘因说玉清大师未到汉阳以前，遇见白发龙女崔五姑，说起允中聘妻凌云凤日内要往岷山白犀潭去送小人玄儿。颠仙恰于此时往借金蛛。自到青螺峪不久，便听师母崔五姑说，爱妻凌云凤现在白阳山绝顶古洞之中，勤参白阳真人所留图解，甚是精进。常日相思，无由相晤。颠仙此行也许能够与云凤相遇，正好托他带上一信。如能带她同来更好，否则也可略寄相思，互通近况，以后约地相见。惟恐去迟，颠仙已走，恨不能当时赶去。允中及向主人告别，欧阳霜问知究里，笑答道："家师本应后日起身，因昨由青螺峪令师那里回来，说是尚有要事，往见神驼乙真人和川边倚天崖龙象庵的芬陀师伯，须好些耽搁，妹子奉命来时，已然起身先走了，至少须要五、六日才回。此时庵中只有两位慕容师姊，和适才去的三位仙宾。家师不在去也无用。小庵清苦，外子和全村人等感谢再生之恩，坚诚挽留，正好在此小住三日，使愚夫妇略尽地主之谊。到时再由妹子陪了同往便了。"允中闻言，好生失望。湘因和欧阳霜一见如故，甚是投缘，又帮同劝说，只得怏怏而止。

欧阳霜此来，本为收采那些七禽毒果，约须三日始能毕事。允中等三人知事关重要，便往相助。萧逸父子也陪同前往。欧阳霜初意毒果成熟，消息已在日前泄漏，师父又命采得以后，将全林行法深埋土内掩没，上加禁制，留为后用。事后尚且如此慎秘，采时难保不受妖邪侵害。并且昨日妖尸谷晨便令妖人来此作祟，如非刘泉见机赶出，未必不为所毁，强留三人小住，一半也是为此。欧阳霜从到的那一天起，便用师传仙法，撒下禁网。每夜子时起，除允中等外，还选出好些门人弟侄，相随下手。又分出一人，飞空瞭望，戒备甚是严密。直到日出，始回歇息。日夜悬心，如临大敌。人多手众，又有能手相助，省事不少。接连两夜便自采集完竣，运回卧云村。将全林如法深埋地下，居然未生变故，只等到时运往元江应用。大功告成，忻喜已极。欧阳霜听说瑶仙夫妻身受种种苦难，不但尽释前嫌，反倒加倍怜爱，对于瑶仙尤多期许，二人自是感激愧悔。瑶仙苦念绛雪，知各派仙侠彼此多半相识，跪求遇便探询，如能巧遇，代为致意，约她回村一见。众人拜师不久，后辈新进均想不起那救绛雪的黑衣道姑是何来历，各自随口应了。

第三日早起，允中等又复告别。欧阳霜也因使命已完，庵中尚有外客，无事不便再留。萧逸师徒子侄挽留不住，只得恭送起身。四人同驾剑光，往大熊岭飞去。相隔还有数里，便见庵前危崖之上一道黑烟，急如电射，破空入云，晃眼无踪。看去竟比各人飞剑还要神速，明是异派中妖邪由庵前遁去。颠仙虽走，玉清大师等俱是正教中能手，现在庵内，断无不知之理，怎又无人追赶，任其遁去？好生不解。心疑有变，忙催遁光，赶往落下一看。玉清大师独立庵外，似在凝望四人到来，面上并无异状。欧阳霜心始放定。正各见礼相问，庵中赵、刘、

慕容男女四人，闻得破空之声，也都赶出。才见面，赵光斗便对四人道："你们到得再巧没有。玉清道友和魔女铁姝斗法，已然两次，适才还在这里，被她师父鸠盘婆唤走，回来稍快一步，定会撞上。有玉清大师在此，自然无妨，日后狭路相逢，恐就难免暗算了。"魏青问："是甚魔女，如此凶狂？难道白骨锁心锤，都敌不住么？"刘泉接口道："魔女凶狂尚在其次，玉清道友道法胜似我们十倍尚且顾忌，不肯伤她，连我的赵师弟都令避过。你那锁心锤算得什么？玉清道友已将她逐走，还不是怕你们回来遇了，受她暗算么？"魏青自知失言，脸胀通红。玉清大师道："魔女已不会再来，且喜诸位来时不曾相遇。我尚须代庵部署，同至庵中再为细谈吧。"说罢，众人一同入庵，到了欧阳霜房中落坐。玉清大师后洞有事，自行去讫。

众人探询前事，才知那日分手后，玉清大师和刘、赵二人还未飞出天门岭，便听异声传来，如远如近。大师识得究里，知是魔女铁姝发觉借与林瑞的九魔鬼为人所伤，赶来寻仇。因六人两地飞行，尚幸未朝欧阳霜等三人追去。九魔形神俱化，失却感应，铁姝只向天门岭赶来。大师因见自己剑遁迅速，所以舍此就彼，如不应声，必当路过巧值，反身往追欧阳、魏、戴三人。魏青身带白骨锁心锤，不必动手便易识破，再不见机，决难免祸。玉清大师忙即低嘱刘、赵二人速隐身形，千万旁观，不可上前。随即飞落，向来路空中喝道："妖人林瑞乃我诛戮，何方道友，请来相见。"说也真快，刘、赵二人先听身后怒喝："何人伤我教下神魔，速停答话。"声如枭鸣，听去约有五、七十里远近。玉清大师匆匆低嘱几句，隐身飞落。只是瞬息之间，遥望来路高云中，似有黑影微掣，少说相去也在十里以外，等玉清大师话才说了两句，立即应声出现。

面前黑烟进动处，突然多了一个身围树叶，持一钩一剑，披发赤足，裸臂露乳，面容死白，碧瞳若电，周身烟笼雾约，神态服饰无不诡异的长身少女。刘、赵二人久闻赤身教主大弟子铁姝之名，尚是初会。平日炼就慧眼，竟未看出从何飞落。玉清大师既嘱隐身，全神贯注，定是劲敌，也就不便妄动，各自暗中戒备。魔女铁姝一现身便怒喝道："伤我神魔的，就是你么？林瑞不是我赤身教下，以前因他苦求，情不可却，始行传授，又不听我良言，自取灭亡，我不管他。我那神魔，百炼精魂不易消亡，天门岭并无踪迹，不知被你用甚方法收去。这不是甚法宝，你收了去，无益有害。省事的，急速放出还我，万事皆休，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做鬼都受无边苦难。休说我狠。"

玉清大师见她情急，也不插话，容到说完，才从容笑道："听你说话，想是赤身教主门下弟子铁姝道友了。贫道玉清，恩师神尼优昙。我与令师鸠盘道友曾有一面之缘，与你却未见过。彼此两无干犯，何苦说此狠话？"铁姝一听敌人师徒姓名，微微一惊，突又抢口怒答道："你就是玉罗刹么？以前果然两无干犯，可是今日你所收九魔，乃是我借与林瑞的，你得去无用，即速还我，彼此交个朋友多好。"玉清大师笑道："我既未轻涉魔府，也未冒犯道友，就是诛杀妖魔，也与贵教无干。那九个魔鬼，我只当是林瑞所炼妖魔厉魄，不知道友所借。如在自然奉还，无如已然被我用佛法连妖人一并化去，现已形神俱灭，随风吹散，如何还得？事出无知，改日再行登门负荆吧！"铁姝闻言，眼闪凶光，大怒道："你说得好轻松的话！凭你会不知我所炼神魔来历？再说你杀林瑞，或者还可，要将我神魔消灭，谅你无此本领。"玉清大师冷笑道："区区妖魔，岂值一击！我才放出离合神光便即消灭，不然我身在佛

门，留它何用？”铁姝益发暴怒道：“是真的么？”玉清大师道：“谁还骗你不成！”铁姝暴跳道：“该死贼妖尼！我因师父不许和你们这伙人相斗，好意相商，免伤和气。谁知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将我苦炼多年的神魔化去。再不杀你，情理难容！”嘴里说着话，手扬处便是三股烈焰般的暗赤光华飞出。玉清大师将手一指，先飞起一道金光，将三道血光一齐圈住，喝道：“你休不知好歹！这子母阴魂和污血炼就的血焰叉，只能污秽寻常飞剑法宝，却奈何我不得！我不过看在令师面上，不与你一般见识，不愿毁你师传之宝。此时知难而退，胜负未定，两俱不伤情面。如再不听忠言，执迷不悟，到了无法保全容让，那你就悔之无及！”铁姝师传血焰叉，专污各正派飞剑法宝，最是厉害，向例不许轻动。因见林瑞九魔俱为玉清大师所戮，劲敌当前，又当盛怒之下，恐别的法宝不易取胜，满拟此叉一出，敌人纵不即毙，也必难以抵御。如用飞剑迎敌，更非被污损灭不可。不料敌人飞剑神妙，不畏邪污，金光竟将三根血光叉一齐裹住，叉虽未伤，大有相形见绌之势。再听了这一套话，生性好胜，又是出世以来初遭挫折，不由又惊又急，大骂：“贼尼！有本领只管施展出来！哪个和你讲甚情面！”随说冷不防暗运真气，奋力一吸，欲将飞叉急收回去。

玉清大师因知鸠盘婆厉害，此时数运未终，不愿轻易和她结仇。打好主意，处处容让留心，不使对方过于难堪，以为日后与乃师见面好有话说。所以只守不攻，不俟铁姝再三逼迫，决不还手。大师知那血焰叉共只九根，乃鸠盘婆镇山之宝，新近才传给门下三姝，最是珍重。看出铁姝恐叉为己所毁，暗中行法收回。心想就此被她收去，必不承情，也暗运玄功，将手一指，金光立即大盛，将血光裹了个风雨不透。铁姝见叉被金光困住，不能取转，方识敌人真个厉害。如若失去，何颜回见

师父？一时情急，正待施展魔法，与敌一拚，忽听玉清大师笑道：“铁姝道友无须惶急，我决不伤害令师所炼之宝。你如不愿用它，各自收回好了。”说罢将手一抬，金光便自舒开，长虹一般停在空中，只将血光挡住，不再围困。铁姝反被闹了个急恼不得，念头一转，突又大怒，一面收回飞叉，更不答话。回手挽过脑后秀发，衔在口内，咬断数十根，樱口一张，化成一丛火箭喷出。玉清大师料她是想将金光引开，暗中还有施为，表面仍作不知，故意用金光将那数十枝火箭敌住。果然铁姝是看出金光厉害，诸邪不侵，恐敌人用以防身，借此将它绊住须臾，以便乘隙下手。这里金光飞起，刚将火箭围住，忽然天旋地转，阴风起处，面前光景顿晦，无数夜叉恶鬼，带起百丈黑尘潮涌而来。那弥空黑雾竟似有质之物，仿佛山岳天崩，凌空散坠，来势更是神速非常，如响斯应，不似林瑞所排魔阵，还有些施为做作。

刘、赵二人发现妖雾沉重，知道厉害，忙即悄悄遁开，以免波及。刘泉还想用“寒犀照”暗助一臂时，就这心念微动之间，玉清大师身上，倏地涌起一幢金霞，将身围住。那妖烟邪雾为金霞所阻不能近身，也是越聚越多。雾影中鬼物更是大肆咆哮，怒吼不止。金霞映处，看出声势也颇惊人，只奈何玉清大师不得。隔不一会，飞剑将火箭消灭，金光击回，立即伸长化成一圈，围住诸鬼物外面。玉清大师见无败理，方大喝道：“铁姝道友，你不听良言，苦苦相迫，我因看在令师面上，不愿伤你，即速收法回山便罢。再不见机，我为脱身之计，只好发动离合神光，即使道友能免佛火之厄，你这些修炼多年的妖魂恶鬼，又要化为乌有了！”

铁姝因师父曾说，现时炼就“离合神光”的，共只不过五人。神尼优昙虽是五人之一，但是佛光奥妙，非真正功候精

纯、反照空明、将证佛家上乘功果的无此功力。敌人出身异派，拜神尼为师只数十年，起初还是记名弟子，近年因她勤于修为，才许改去道装，允入佛门。离合神光何等神妙，岂是短期中所能炼就？初听林瑞九魔为神光所毁，就未深信。嗣见大师虽有金霞护身，仍被魔焰困住不能脱出，越疑敌人知道离合神光是魔教中克星，故以大言恫吓。因所发烟雾俱是地肺中黑毒之气，可虚可实，轻重由心，敌人一经入网，便追随不舍。无论逃向何方，只益加厚，万难突围而出。铁姝闻言暗忖，离合神光只是闻名并未见过，即便所说是真，也须一试，何况未必。至多使这些魔鬼为飞剑所斩，灵气绝不为就此消灭。不过受一次炼魂之苦，仍可使其还原。本门血焰又已然收回，自己行动神速，来去如电，有何可畏？只悔来时轻敌匆忙，好些厉害法宝和应用之物不曾携带。铁姝眼看敌已被困，依然伤她不得，自料胜算占多一半，败亦无妨。哪把玉清大师警告放在心上？不但不肯停战收手，反而口中喝骂，加急施为。上下四外的妖烟魔雾，直凝成了实质，排山倒海般齐向那幢金霞挤压上去。玉清大师立觉金霞之外，重如山岳，寸步难移，暗忖魔女果然厉害。如非年前恩师因飞升在即，特传本门心法，同门三人功行俱各精进，直难抵敌。情面已然尽到，照此不知进退，就有甚伤害，将来遇见鸠盘婆也有话说。真要耳软护短，凭着师传道法，至多不胜，也吃不了甚大亏。这妖烟魔雾甚是恶毒，魔鬼更是灵警，一被追扑便难甩脱，又难诛除。再不下手，自己尚无大害，刘、赵二人只管遁向圈外隐身远伏，时候久了，这黑毒之气越延越广，越积越厚，展布极速，稍一疏忽，不为所伤，也必被魔鬼发觉，追扑为害。再如因此为二人树一强敌，岂非后患？念头一转，大喝："铁姝道友！我实逼处此，你须留意，免为佛火所伤，我要施为了！"说罢，双手合拢一搓往

外一扬，那护身金霞立如狂涛崩溃，晃眼展布开千百丈，上面发出无量金色烈焰，往所有烟雾鬼物兜去。佛光圣火，端的妙用无方，光焰到处，所有妖烟魔雾宛如轻雪之落洪炉，无声无臭，一照全消。前排鬼物，首先惨啸，连身倒灭了好几个。铁姝不比林瑞，所炼鬼物俱与心灵相通，一有伤亡，立即感应。到此方知离合神光果然厉害，不由又惊又怕，匆迫不暇思索，一面收转残余鬼物，慌不迭行法遁走。那些鬼物俱被飞剑圈住，因魔女行法强取，又畏神光威力，纷纷拚受一剑之苦，化为残烟断缕，由金光围绕中穿隙遁去。玉清大师本来未下绝情，见魔女来得猖狂，去得狼狈，一面止住神光，用千里传音喝道："道友只管慢走！我如有心为难，你已为佛火所伤。那些妖魂恶鬼，也全化为灰烟了。"语声才住，便听遥空中回应道："贼尼！今日之仇生死难解，不出三日，自会来寻你算帐。如不将你生魂摄来受那无量苦处，誓不甘休！"声音凄厉，微带哭音，甚是刺耳。玉清大师知她愤怒已极，恐日后往成都辟邪村扰害，忙接口道："你不必悲苦，见教甚易。我现在往大熊岭，五日之内在彼相候便了。"说罢又听答了一个"好"字，声如枭鸣，摇曳碧空，听去更远。

刘、赵二人好生惊异，魔女如此神通，难怪玉清大师不令上前。且喜适才金霞发动得快，不曾冒失相助，徒树强敌于事无济。这暗悬烟雾全消，光霞俱收，只地下多了六个恶鬼骷髅。有的面上已然长肉，形比先诛九魔还要狞恶诡异。三人相见，赵光斗问道："魔女竟有如此神通，如非大师，我等岂是敌手？别的不说，单那来去神速，就非其他左道旁门中人所能及了。"玉清大师答道："适才放她逃走，只两句话的工夫，已出三百里外。我用千里传音，她二次应声相答时，少说也是八、九百里远近。赤身教下，象铁姝这样能手，已能附声飞

行，声音入耳，人便立至，如何不快？不过这类飞行最耗真气，不到万分危急，或是急于寻仇，不轻使用。多半先遣所炼魔鬼，也能有此迅速。铁姝还有两妹，金姝、银姝同事一师，又最得师父姊姊怜爱。偏是生性仁柔，既不妄杀生灵，又不肯用恶法驱役妖鬼，鸠盘婆因受她上辈恩义，永远宽容。本领虽比她差，转劫必有善果。弄巧将来还是我辈中人呢！今日如非恩师新传离合神光，胜负正自难料。此女天性刻毒，无德不报，乃师未必压制得住。患难未已，且同往苦竹庵预为之备，免给别人生事吧。”随将鬼物劫灰，照前行法，开石埋藏。二次起身，飞到大熊岭前落下。慕容姊妹迎接进去，稍为叙谈。大师因仇敌说来即来，嘱咐众人，到时不可出视，便去庵外端详地势，暗设降魔埋伏。当夜无事。

第二日大师同了赵、刘、慕容四人，同去江边沉宝之处看颠仙的布置，并照所留柬帖，一一代为设备。时已过午，颠仙忽然飞回说道：“我因这里得你相助，可以放心径往倚天崖芬陀大师庵中。起身后，不料中途便遇见神驼乙真人。他知妖尸谷晨自所派妖人神目天尊，来毁七禽毒果，不成伏诛。忽又听人怂恿，临时变计，不但自己不再破坏，反禁别派妖人往毁毒果，意欲借我们之力将金船吸起，他再亲来劫夺。齐道友和令师虽算妖尸数限未尽，到时只能令其败走，不能除他。乙真人却记昔年之仇，必欲乘机诛戮。将他昔年所炼镇山之宝伏魔旗门，还有一道灵符，同时交我，一并教我约芬陀大师再世爱徒杨瑾，来此相助。我见还有一日闲暇，那旗门不便带往白犀潭去，为此赶回。路遇崔五姑，又谈了片刻，得知你和魔女铁姝结仇，那旗门正好借用。现在庵中传你用法，不过手下留情，免得不到时候，又多出一个劲敌。岷山回时，还有俞允中一个熟人与我同回，日后魔女如再纠缠，也可助你一臂之力。此女

已得乃师真传，并闻近年乃师还炼了两件护身法宝，离合神光未必能伤，如被取来，不可轻视。我也只听说，不知名称底细。好在你已深得师门心法，道力高深，自能相机应付，能不伤终以不伤为妙。”玉清大师一一领命，随同回庵。颠仙取出法宝，传了用法，又商取宝之事。聚了半日，又复飞往川边去讫。

颠仙走后，众人见那旗门共是五架，每一旗门高四寸九，宽五寸五，上面满是符篆，乃修道人炼丹入定时，防身御害之宝。多半入定或是升火以前，按五行方位，如法陈列，隐插地上。敌人一入阵，立生妙用，临时施为也可应用。众人因听说得十分神妙，俱想玉清大师在庵前如法试习，就便用以等候铁姝到来入网。玉清大师本有戒心，也想试试。当下同去庵外一试，果然妙用无方。因算计魔女不久来犯，率性如法施为，各按门户排好，不再收回。一切停当，又把阵形隐去。忽然灵机一动，忙令众人速避，如欲观阵，也需隐伏庵门以内，无论有何动静，千万不可出面。众人应声刚刚飞回庵内，便听西北遥空，枭声怪啸厉喝：“玉清贼尼！出庵纳命！免我入庵，玉石俱焚，殃及旁人。”这时天已垂幕，大半轮血也似红的斜阳，浮在地平线上尚未沉没，万道红光，倒景反照，映得山石林木都成了暗赤颜色。四山静荡荡的，只有危崖下面，江波浩浩，击荡有声。景物本就幽晦凄厉，怪声一起，立时阴风大作，倦鸟惊飞哀鸣四窜，江涛也跟着飞激怒涌，益发加重了好些阴杀之气。玉清大师因铁姝已然尝到离合神光滋味，才隔一日夜便敢前来，必有几分自信。只管戒备周密，同时又有法宝埋伏，依然未敢丝毫轻敌。仗着旗门妙用，想先略杀仇敌威焰，闻声并不答话，只把阵法微一倒转，地上仍是空空，人却隐去。

怪声住后，还未到半盏茶的工夫，黑烟起处，魔女平空出

现。玉清大师见铁姝已换了一身装束，上身披着一件鸟羽和树叶合织成的云肩，色作翠绿，俱不知名，碧辉闪闪，色甚鲜明，胸臂半露，仅将双乳虚掩，下半身也是同样一件短裙，齐腰围系，略遮前阴后股，余者完全裸露。柔肌粉腻，掩映生辉，仿佛艳绝。只是铁姝满脸狞厉之容，凶眉倒竖，碧瞳炯炯，威棱四射，隐现无限杀气。左肩上钉着有九柄血焰叉，右额钉着五把三寸来长的金刀，俱都深嵌玉肌之内，仿佛天然生就，通没一点痕迹。满头秀发已自披散，发尖上打了许多环结，前后胸各挂着一面三角形的晶镜，左腰插着两面令牌，右腰悬着一个人皮口袋，其形也和人头一般无二。右手臂上还咬着三个拳大骷髅，俱是红睛绿发白骨晶晶，形相狞厉已极。通体黑烟围绕，若沉若浮，凌虚而立。玉清大师暗笑魔女定是毒恨入骨，把她所有家私全搬出来，以备决一死战。照此行径，也许鸠盘婆未必知道。此时不便伤她，也须使她师徒知道利害，存心试她斤两，依然隐立不动，静以观变。

铁姝初因为九魔鬼为人所伤，追往一看，并无遗迹。以为这类久经祭炼的魔鬼，即被飞剑法宝伤害，精气未消，仍可祭炼还原。何况伤它极难，必是受甚厉害法术禁制，自己为传师门衣钵，想将来继为教祖，惟恐教下受役诸魔鬼，不肯服顺。费了无数精力，才收服了二十多个妖魂厉魄，经过多年祭炼，才得心灵感应，随意役使。林瑞所借九魔，虽然威力较次，终是自己多年心血。赤身教下本把魔鬼看得最重，一旦失去九个，自然不舍。连用魔法拘招数次，全无感应，心中惊疑。这时玉清大师等六人两拨，刚飞走不远，铁姝见魏青等三人虽是正教中人，看那剑光，造诣甚差，便林瑞也未必能敌。看出玉清大师等三人，功候非常，一时情急也未思索，便自追去。原意对方如是伏魔之人，两下素无仇恨，本教威名不会不知，只

要知难而退，放还九魔便即罢休。先未断定是否，试一发声喝问。对方忽然飞落相俟，并还只有一人出面，大有敌对之意，心已忿怒。再一发问，竟公然直陈魔已消灭，此时如知神光那等厉害，也就忍痛知难而退，偏是生性刚暴，冒昧对敌，结局大败，又伤了六个功候较高的魔鬼。还是敌人未下绝情，才得遁走。这一来双方变成正面仇敌，不比九魔是在林瑞手里，可以借口。不特仇恨难消，本教威名也扫地以尽，势成骑虎，如何落台？铁姝因知敌人狡狯，未斗先让，留有地步，归求师父，未必允肯出面。起初传授林瑞魔法，已受不少责难，再为此与人树仇，弄巧还许怪己轻举妄动，一个禁阻，更无雪忿之日。师门脸面已伤，反正难免受责，莫如背师行事，好歹先报了仇再说。无奈佛光厉害，只有乃师近年秘炼的魔火神装，和碧血神焰能够抵挡。于是铁姝赶回魔宫，乘着鸠盘婆入定之际，暗入法坛，盗了一个披肩、一件围裙，又暗向金银二姝将人皮袋和所分得的六口血焰刀强借了来，连同自有法器异宝和三个镇宫神魔，齐带身上赶来。未落以前，想起庵主是郑颠仙，师父常说，自己大劫将临，为求到时无人为难，好好超劫化去，再三告诫门人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无故不许生事与各正派树敌结怨。那日仇人另有二人同行，落时忽然隐避了两个，也许有他在内。既是避不出敌，九魔又非他伤，何苦招惹？所以指名要玉清大师出敌。谁知铁姝到时还见全庵在望，落地以后，全庵忽隐，人影全无，也无应声。先还不知身已入伏，误认仇敌另外约有救兵，自己先赶在前面，知道不敌，临时隐去庵形，暂避片时，所以声都未应。自恃法力高强，毫不在意，估量庵门所在，戟指大喝道：“我因师命，不肯无故上门欺人。无知贼尼，你隐藏不出，就完了么？快些出头便罢，再有藏头缩尾，便用魔火连你和全庵一齐罩住，玉石俱焚，悔

之晚矣！再我只寻玉清贼尼一人，别人无干。如其贼尼故意嫁祸庵主，人早远遁，不在此地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，决不相侵，无须隐避。也请出来一人答话，免伤和气。”说完，铁姝未听回应，越以为胆怯缓兵，厉声大喝：“好说不听，贼尼定在庵内潜伏，我如寻她，谁也庇护不得。再不出见，休怪辣手！”庵中终无回应。铁姝勃然暴怒，将手一拍腰间人皮口袋，人头口内立即飞出数十团碧烟，飞起空中，互相击手撞爆散，化为百十丈烈焰。晃眼之间，血光熊熊凝成一片，将所虚拟的庵址照定。跟着左右两肩摇处，九柄血焰叉化为九股血焰飞起，直投入火中，飞梭穿掷，倏忽若电。那三个魔头也脱臂而起，大如车轮，口耳眼鼻，各射出无尽赤、黄、黑、白四色妖光邪火，飞入火内。那魔火蓬蓬勃勃，势益强盛。

似这样约过有半个时辰，铁姝觉出所烧之处，空无一物。三魔也未遇见一个敌人，暗忖是什么法儿，如此厉害，竟能护住全庵？魔火无功，连飞叉神魔也攻不进去？一面加急施为，口中乱骂。

第二十九回

大熊岭魔　火化蓝枭
三柳坪神　针诛黑丑

话说玉清大师本还想看她到底有何伎俩，因知魔火厉害，虽在埋伏之中，所烧地面甚小，山石林木必吃毁灭。一则恐伤庵前清景，又想借对方魔火略试自己的道力，好在布置周详，稍有不敌，立即发动阵法，也可转败为胜，便现身冷笑道："铁姝道友，那是一堆山石，苦苦烧它做什么？莫非石头也与你有仇么？"铁姝闻声大惊，侧脸一看，仇人正站身侧魔火圈外不远，笑语相嘲。忙收魔焰一看，谁说不是？所烧之处，果是一堆寸草全无的山石。当时又愧又忿，急怒攻心，更不答话。一指魔焰，连同飞叉神魔潮涌一般，向玉清大师卷去。玉清大师终是小心，话才出口，先将离合神光放出护身，随又将本身真灵化为一团青光，升出头顶。运用玄功，盘膝入定，直不理睬。

两人相持到了子夜，铁姝见那青光晶莹明彻，流辉四射，知是仇人元神。碧血神焰所化魔火，虽不畏离合神光消灭，仍伤仇人不得。尤其三枭神魔空自怒啸发威，一个也不敢挨近。

惊异之余，心想事已至此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方欲另施邪法。玉清大师已试出自身道力，不愿元神长受魔焰烧灼，倏地收转真灵一笑而起。在金光护身中，指住铁姝笑道："你看如何？我再最后忠告，趁早收风回山，免得又遭无趣。否则你这次就逃走不脱了！"铁姝咬牙切齿大骂："贼尼！你公主法力无边，尚未施为，况你此时已被我碧血神焰困住。还敢说此大话！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休想活命！"玉清大师笑道："既这样说法，我先把你这些魔火鬼头收去，看你还有什么花样。"说时暗中倒转阵法，在金光护身之下，冲焰往前飞遁。

铁姝自不信她有此神通，忙即催动魔焰飞叉和魔头追去。满拟这三样都是如影随形，神光微有缝隙，魔头立即侵入，仇人非死不可。眼看一幢金光，激动起千寻血焰，电驰潮奔，向前飞去。仇人只顾上身，双脚已露出在外，魔头已然追近，快要乘虚而入。心方狂喜，正追之间，猛瞥见面前祥光涌处，倏地现出一座旗门，仇人又复现身，含笑而立。那些焰叉魔头无影无踪。自己少说也应追出四、五百里，追了一程，竟在十丈以内，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心神一怔。玉清大师指她笑道："你不用惶急，那些东西已被我收去，等我几时有暇，自会交还令师，你是拿不去了。还有甚花样，请使出来吧！"铁姝自思，适才宛如梦境，重宝连失，何颜回见师父，怒喝一声："我与你这贼尼拚了！"说罢，拔出腰间令牌，双手各持一面，朝前胸所悬三角晶镜上一拍。口诵魔经，朝外一扬，镜上面便箭一般射出两股青焰，落地便自爆散，现出九个赤身美女和九个赤身婴儿。都是粉滴酥搓，一丝不挂，各有一片极薄彩烟围身，艳丽绝伦。再看魔女神情，也转怒为喜，秀眉含颦，星目流波，面如朝霞映雪，容光照人，再衬上一身柔肌媚骨，玉态珠辉，越显得仪态万方，迥不似先前那张死人脸孔。玉清大师仗着旗门

妙法，擒她本来容易，因受颠仙之嘱，未为已甚。一见铁姝情急，竟将九子母阴魔拘来，不敢大意。一面暗移旗门将她隐隐困住。一面忙用离合神光，朝前罩去。原意离合神光生死由心，便阴魔乃赤身教主亲自祭炼。曾下百年苦功，虽不便将它除去，但可先行制住，免有疏虞。

不料铁姝也早防到，阴魔才一现形，便与会合一起。神光照到，身形滴溜一转，所着云肩围裙上，便和箭雨也似向四外射出两圈碧色光华，一上一下合拢。连人带九女九婴全包在内，只管运用神威光力，竟一毫也伤她不得。碧光晶莹与里面那些绕身魔烟，相与辉映。再吃外面神光金霞一照，冰纨雾壳，云鬟风鬟，顿成异彩，照眼生辉。铁姝将身护住以后，突发娇呻，一个眼风朝外抛去，那些赤身美女婴儿，便立即联翩起舞。铁姝站在女婴当中，侬其舞过一阵，做了不少柔情媚态，暗觑敌人站在旗门下面，微笑相看，毫不为动，心中忿极。倏地格格媚笑，自身也加入女婴之中，一同起舞。舞到急处，忽然头上脚下，连身倒转，玉腿频伸，柔肌欲活，粉弯雪股，致致生光。时颠时倒，时合时张，加以娇喘微微，呻吟细细，端的妙相毕呈，备极妖艳，令人见了荡魄融心，身魂欲化！玉清大师道心坚定，起初还不甚在意，暗忖人言这“九子母阴魔销魂大法”阴毒无比，只心一动，元神便被摄去，万劫不复。铁姝已差不多尽得乃师真传，也只如此，看来受害人还是道浅魔高之故。倒是那护身法宝和所用碧血神焰，连佛火都难奏功。现时她那魔焰也只被旗门隔断禁住，不能消灭，异日她师徒如受许飞娘等妖人蛊惑，实是正派门下一件大患。为想长点经历，观察这魔法除用淫声媚态迷人外，到底还有无别的妙用？只将心神镇摄，任其施为。这一念好奇，到了后来，铁姝和诸赤身美女，舞又由急而缓，声色越发妖淫，内中还杂集着许多想不

loop的怪状。玉清大师暗笑魔教妖邪太已无耻，为了害人，什么都做得出。年来已悟彻色空之境，神智莹明，任多做作，其奈我何。念头一动，不觉略为多看了两眼，谁知才一注视，猛觉心旌微荡，前面神光立即微弱。铁姝和赤身女婴跟着容光焕发，声色愈加曼妙淫浪，那护身魔光也暴涨开来，神光金霞竟被荡开了些。大师心中大惊，知道不妙，忙即收摄心神，手指铁姝喝道："你这些丑态，我已领教，及早服输回山，还可以饶你不死，否则你已身陷伏魔旗门之内，我略一施为，你便形神俱灭了！"随说随运玄功，元神重又升起，前面神光分外强盛，往小处逐渐收紧。铁姝先见仇人几为所乘，方自心喜。及见元神升起，青光晶明笼罩全身，神光又复大盛，才知玉清大师只是一时轻敌，略为疏忽所致。凭魔力并摄制仇人不住，又听身陷埋伏，越发惶急。再如施为下去，徒多献丑，于事无补。恨到极处，把心一横，左手令牌一晃。那九子母阴魔照例出来，不嚼吃一个有根行的生魂，永不甘休。一齐暴怒，就地一滚，各现原形，一时雪肤花貌玉骨冰肌，全都化为乌有。变成身高丈许，绿发红睛，血口獠牙，遍体铁骨嶙峋满生白毛，貌相狰狞的赤身男女魔鬼。厉声怒叫，齐向铁姝扑去。还算铁姝收时已先准备，不等众魔鬼扑到，已将身旋转，以背相向，右手令牌照定后心一击，那三角晶牌上便发出一股黑气，众恶鬼立被裹住。身便暴缩，一阵手脚乱挣，怒声怪叫，横七竖八，跌跌翻翻，化为十八道青烟往镜中投去。迅速异常，转瞬立尽。铁姝匆匆插好令牌，重又回身，在光中戟指大骂，一面伸手去拔额上金刀。

玉清大师见她牙齿乱挫，面容惨变，知已势穷力竭，欲用她本门"分身解体大法"，拚着不胜，以身啖魔，将真正天魔拘来与己拚命。这天魔与所炼妖魂恶魔，大不相同。休说是败，便行法

人稍一驾驭不到，便受其殃，自己也无必胜把握。先见铁姝额插金刀，便虑及死，还料她未必有此大胆，居然情急拚命。如何容她拔刀施为，忙即发挥旗门妙用，大喝："铁姝道友！休想任性妄为，犯此奇险！那天魔也伤我不得，何苦引害自己。"铁姝头把刀刚拔到手内，正待如法先断一足，再拔余刀，依次分身，忽听仇敌警告，围身神光倏地撤去，略一惊疑，跟着便见祥光涌现。定睛四外一看，环身五个高约百十丈的旗门，祥云缭绕，霞光万道，齐向身前涌来。那护身碧光立即迫紧，上下四外，重如山岳，休说拔刀行法，手脚都难移动。愤激中耳听玉清大师喝道："我看令师面上，不为已甚，否则旗门一合，你便成了劫灰！如知悔悟，我便网开一面，放你回山如何？"铁姝明知死生在于一言，无如赋性凶横，妄想拚送此身，默用本门心法，自破天灵，将元神遁回山去向师哭诉，三次再报前仇，终不输口。

这时天已大亮，玉清大师接连晓喻数次，铁姝仍是怒目切齿，狞容相向。两人正在相持不下，忽然远远传来一种极尖厉刺耳的怪声道："玉清道友，孽徒无知，请放她回山受责如何？"玉清大师知是鸠盘婆所发，忙答："令高足苦苦相迫，实逼处此。本在劝她回转，教主令回，敢不惟命。"又听怪声答道："盛情心感，尚容晤谢。"说罢寂然。玉清大师知魔宫相去当地何止万里，竟能传音如隔户庭，并还连对方答话也收了去，好生惊异。再看铁姝已是神色沮丧，凶焰大敛，知道魔母已然另有密语传知，不会再强。忙把旗门移动，敛去光华笑道："铁姝道友，令师相召，你那法宝焰光和三魔鬼，未敢妄动，现在收聚一处。禁法已撤，我不便奉还。请你自己收回，归见令师，代为致候，改日再容负荆吧。"祥光一敛，铁姝立即行动自如。师命不敢违逆，再加逞强，必受师父遥制，终于无用。闻言垂

头丧气，满脸急愤，道声："行再相见！"径自收回法宝魔焰，化为一道黑烟冲霄而去。

众人听完经过，俱觉道浅魔高，各人功力太差，幸未遇上劲敌，否则遇上也自无幸。允中尤其自问力弱，因妖尸谷晨不久来犯，厉害更胜魔女，对于元江取宝一节，不由生了戒心。又听说颠仙昨日曾回，深悔不该在卧云村逗留，错过机会。所说熟人不知是谁，但盼能是爱妻，再好没有，否则能够遇上，带句回话也好。有心取宝事完，私往白阳山一访，又无此胆量。因知素因大师对徒宽厚，湘因常时独出积修外功，还回家乡去了两次，意欲托她先往白阳山一行，自己随此遇机再去。当人不便深说，便把她约出庵外林中商量。正说之间。云凤已随颠仙飞落，夫妻二人见面。颠仙入洞之后，允中自是悲喜交集，备述相思之苦。云凤对他本有深情，只缘夙根深厚，又经白发龙女崔五姑引渡，虽然看破尘缘一心向道，有时想起老父年迈、夫婿多情，也是不无怀念。再听允中为己弃家学道，出死入生，备历艰危，行时对于老父又那么奉养周至，越发感动，不禁流下泪来。还是允中劝说："现在夫妻二人俱都仙缘遇合，虽然正果未成，只要各人好自修为，照郑师叔之言，夫妻合籍同注长生，并非无望。以后地久天长，神仙眷属，永相厮守，比起世俗三、五十年恩爱光阴弹指即过，判若天渊，便岳父也可以灵丹相敬，使享遐龄。此时心愿各遂，夫妻重逢，应是大喜之事，怎倒伤心起来？"云凤闻言，方始破涕为笑。

湘因在旁不由也把情怀触动。互相谈完别况，七星真人赵光斗忽然走来，说玉清大师现在前殿相唤，三人连忙同去。除白水真人刘泉、陆地金龙魏青外，殿中又来了二客。一是髯仙李元化的弟子，白侠孙南，一是追云叟的大弟子岳雯，经刘、俞二人向众人引见。玉清大师道："明晚子时便是取宝之期。

岳、孙二位道友，原奉师命行道，中途相遇，结伴同行。昨日路遇神驼乙真人，说妖尸谷晨此次虽然未必落网，伏诛之期已不在远。除他之宝，恰在金船以内，无如此次吸金船，事出勉强，又有好些厉害妖人作梗，不能全得。广成子的仙机奥妙，又难深悉。惟恐此宝灵异，或是金船出水即行飞遁，或是深藏船内与诸宝并列，不及选择，疏忽过去。特命二位道友赶来告知，并行参与取宝之役，以免错过。如等二次取宝时，妖尸气候已成，便有此宝也未必能以制伏了。妖尸死命作梗，也为此宝是他克星之故。妖尸如再不受挫，峨嵋开府之时，必集妖党前往扰害，虽然无妨，终煞风景。况且此时北邙山妖鬼徐完也要前去。二妖合力同仇，更增邪焰，实是大意不得。”云凤便问：“此宝何名？是何形相？”玉清大师笑道：“仙机实是微妙，此宝名为归化神音。说也奇怪，广成子在崆峒绝顶，曾用九年之功穷参造化，炼成此宝，尚未用过一次。听说广成子为积九千万功德，炼成许多法宝，倒有一半应在未来数千年后。此宝系其中翘首，形如一个透明圆卵，内发阴阳两仪妙用，任多厉害的妖魔鬼怪，当之必无幸免。可惜此宝用后即与所诛妖邪同消。除非真有高深法力金仙一流，当其用时守候一旁，将那忽然爆炸的灵气用宝物摄去，还可略备下次再用。功效虽差，似妖尸这类妖邪，仍是不堪一击。如无此法，一次便完，即便能收，也只再用一次即化乌有。照我所料，当初炼此异宝直是为了妖尸而设。明晚子正，金船出水，我在空中防护，郑师叔亲身入船取宝。已有乙真人预示，自然首取此宝，不会放过。此宝内贮前古太虚精气，轻清上浮，惟恐船开以后，升空自飞。此时妖邪环伺，虽然无一敢去挨它，自惹杀身之祸。但它升空绝速，其去如电，一不小心追拦不住，被它飞入灵空仙界二天相接之处，遇见乾天罡气，立即散破。不特枉费前古金仙苦心，

二次元江取宝也无此物。固然妖尸恶贯已盈终难脱劫，那就要劳师动众，费力多了。此次取宝，本来所得无多，诸位道友到时不可贪得。第一先注此宝，一经发现，更不可随便用剑光法宝堵截。我炼有乌云神鲛网一面，大小分合，无不由心，略费片刻工夫，便可改变成好些副。少时待我分出，按人各取一副。金船出水，此宝飞升以前，必在水面略一回旋，方始向上急升。此时妖尸或是分出许多鬼怪使我们应敌分神，或令妖党苦斗，便难兼顾。好在此宝升空自化，弄巧也许还有收宝之法都说不定。诸位道友千万不可惊慌，一见此宝，速将乌云神鲛网掷去，各用剑光法宝护身。有我在侧，群邪之中，只妖尸一个难于抵敌，但杨道友已然赶到，所见多属幻象，绝无他虞。等宝入网，无论何人速往中央飞来，将宝交我，然后合力应敌。仗着乙真人的伏魔旗门，虽未必一网打尽，大约除妖尸以外，也没有几个生还的了。”众人一一领诺，玉清大师随将神鲛网取出，分织成了九副，除在座诸人外，给欧阳霜也留下一副。一会欧阳霜奉颠仙之命，将应办之事备妥，由后洞走来。玉清大师将网交与，重行叮嘱，然后同入后洞去见颠仙。

颠仙先将洞门行法紧闭，笑问玉清大师：“已照乙真人之计行事么？”玉清大师笑道：“这妖尸和雪山老魅一般机智绝伦，近为此宝，日夜筹思，岂有不来窥伺之理？不这样，他未必深信不疑。可是欲取姑与，一则坚他信心，一则使他自知必能漏网，不致拚心来伤我们的人，岂非绝妙！”颠仙笑道：“这样一说，他知旗门厉害，必然胆怯失志先留退步。我们人虽无伤，乙真人先意除他却难如愿了。”玉清大师道：“乙真人本是心急前仇，逆数行事，适才岳道友所持书信，看完便化，师叔未见。看那意思，自从得了齐师叔二次飞剑传书，告以此宝底细，知道妖尸伏诛不远，也就变了初意，欲等此宝到手再行诛

戮，不急在此一时了。”颠仙道：“我因霜儿来说乙真人派人传书，他在旁没有看完便即化去。我未见全信，还当此老非要逆数而行呢！照此说来，我们目前虽然小就，总可有胜无败了。”众人听那语气，好似适才玉清大师所说一节，题外还有文章，但是颠仙和大师俱未说明究里。俱都不解，又不便请问。料定劲敌当前，事关重大，只得到时仍照原定做去，相机行事。各人都打着同样心思不提。颠仙随又商议取宝之事，除欧阳霜一人外，由玉清大师起，各人俱派有职司。议定之后，颠仙只留玉清大师一人，余俱命出。当由颠仙门下女弟子欧阳霜、慕容姊妹陪往前殿落坐。一面为新来二人安排居处。慕容姊妹俱喜烹调，特意备了一桌酒菜与众同饮。山肴野蔬，别有风味，连岳雯已能辟谷的，也都见猎心喜，言笑生风，饮啖甚乐。山月渐升，清辉如昼。

众人本在殿外石台上对月畅饮，正在高兴头上，忽听庵外风电之声大作，知有警兆，忙各离席，纵起遁光。飞身出外探看时，庵外风雷已住，只见祥光万道，瑞霭千重，似波涛一般自四方八面散去。彩壳冰纨，映着皓月清辉，奇丽眩目。和先前魔女铁姝被困情景相似，知是神驼乙休伏魔旗门妙用，只不知玉清大师何时出来施为，怎知妖人来此侵犯，收功又如此迅速。因知此宝厉害，不敢再进。看神气，妖人非擒即逃，没有玉清大师主持，无庸上前，便各立定观看。晃眼之间，光霞尽敛，月光之下，疏林平岗依旧清澈，玉清大师也自现身。相隔不远，倒着一个矮胖道人，众人知阵法已收，忙赶过去一看。妖人只有一条右臂，左臂似早断去，人被仙法禁制住并不曾死，一双碧眼直射凶光，衬得貌相愈加狞厉，身背一个大蓝葫芦，已然震裂两半。地上好些绿色沙子，有的妖焰垂灭，犹有余光未尽，和萤火虫一般略闪即灭。鬼火荧荧，遍地皆是，转瞬俱都消灭。众人正待询问妖人来历，大师道：“有劳刘道友将这

提妖孽往后洞，我少停即来。诸位道友如愿同往，也可前去。”众人中只白水真人刘泉多识异派妖邪，已认出那妖人正是庐山神魔洞白骨神君的爱徒，碧眼神佛罗枭。知他师徒惯用新陈死人的白骨和精魂余气，祭炼各种恶毒法宝，厉害非常，不禁大为惊讶。因为见罗枭凶睛闪烁，恐防暗算反噬，不敢疏忽。正想行法摄入后洞，不用手去沾他。玉清大师看出刘泉慎重，笑道："这厮的白骨箭叉和幽灵妖火，俱都为我所破。因不愿污这庵前净土，我又不是主体，特地送到郑师叔那里用太乙火炼，使其形神俱灭，免为人害。他已为神雷所伤，知觉全失，不能出声，只元神尚在。不告颠仙，无须问供，便即诛戮。反正是为劫宝而来，就他知觉未丧，也必不吐。明晚这样妖邪来的正多，不值与他多费唇舌，就这么提将去好了。”刘泉方始放心。暗忖：这厮虽说法宝全丧，看他凶睛闪闪，至多不过身受禁制，大师怎说他知觉已失，连话都不会说呢？按说大师万无看错之理，心中奇怪，故意喝道："罗枭！你认得我么？”

罗枭凶睛怒突，意似愤极。刘泉越料他知觉未死，见玉清大师示意催走，毒蛇在手，终以小心为是。便将罗枭拦腰提起，暗中戒备，往后洞飞去。到时，洞已开放，等将罗枭擒进，一阵烟光闪过，洞门重又闭上。颠仙见有妖人擒来，好似早在意料之中，丝毫未以为意，从容由身上取出一个玉环向空一掷，化为一个二尺许的光圈飞向洞顶，凌空悬住。刘泉会意，便将罗枭往上一抛，恰好拦腰束住。跟着玉清大师便率众赶到，闭洞之后说道："乙真人伏魔旗门端的神妙，现经运用，本庵连这洞府俱在笼罩之中，稍有警兆，立即知觉，便不行法封洞也无碍了。”颠仙道："话虽如此，妖尸饶有灵机，终以谨慎为是。这厮是怎被擒住的？”玉清大师笑道："当铁姝被魔母唤去，我收法之际，心神微动，暗中留神察看，已知有异。因这厮曾

得白骨老妖真传，自在九华为盗肉芝被金蝉道友飞剑断去一臂，乘机用他本门解体分身，化血遁回山去以后，立誓报复前仇，苦心修炼，颇有一些鬼祟门道。我只知有妖人在侧窥伺，竟不知他藏处。惟恐当时打草惊蛇被他逃走，故作不知，露出空隙，同众道友径自回庵。实则暗中已将旗门倒转，隐去形踪。可笑这厮真个胆大，先见魔女被困狼狈之状，明知厉害，伏伺了一阵，见无甚动静，终忍不住。因不知此宝来历妙用，以为我已收宝回庵，庵前纵有甚埋伏禁制，照他师传妖法决困不住。妄想试探着，入庵窥伺我们虚实。适才出庵查看，这厮已然入伏，正在东驰西窜，冲突不出。他还以为身形已隐，人看不出，却不想他那一身邪气，如在远处潜伏，或许难于发觉。相隔这近，他不见人，人却见他，稍一发动阵法，原形立现。他见庵门忽隐，云雾四起，迷茫无路，已觉不好。等我入阵现身，竟妄想以所炼妖法和幽灵阴火取胜。白骨老妖与妖尸谷晨，路道相同，这厮是他门下，定然二妖相合奉命而来。意欲生擒，拷问机密，因妖尸长于地听之术，恐被惊觉。一面破去妖法，假作发动旗中的乾天神雷将这厮震迷，又和刘道友等述说，故意呼唤这厮让妖尸听去，然后擒来这里。实则这厮只是吃仙法禁住，知觉一点未丧，只一解禁，即能出声言动。我们只知妖尸此次蓄谋大举，他也惟恐我们算出底细，洞中设有魔法，颠倒踪迹，以此底细难知，难得生擒到他的手下死党。寻常拷问他必不招，师叔最精五行禁劾妙法，何不试上一试？此法虽是残酷，这厮师徒积恶如山已然满盈，以暴制暴，也不为过，师叔以为如何？”郑颠仙笑道：“妖尸不知可会被你瞒过么？”玉清大师道：“我也想到这等做作，他未必不疑。不过这厮乃是白骨老妖爱徒，如恐泄露机关，径下毒手，一则现正二妖合力，需人相助之际，惟恐白骨老妖不快。二则我应变迅速，擒到以后，先放众道友入阵，

将他送来此地，然后将全阵收去。妖尸便是不顾友情想下毒手致这厮于死，先有旗门仙法阻隔，嗣又移来这里，也办不到。适才刘道友走后，我曾细心观察，并无朕兆。妖尸也许信以为真，当这厮真个失去知觉了呢。否则那白骨老妖居心狠毒，与妖尸不相上下，又是他的徒弟，下手更易。妖尸有求于人，即有顾忌。他知这厮已落敌手万无生路，与其任他泄露机密，还受无边痛苦，还不如由他自行处死好得多。岂有听其自然之理？”颠仙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看这厮目露凶光，只有愤毒而无惧色。妖尸不是不知我们难犯，既敢令其轻身涉险，不是另有脱身之道，便是另有熬刑之法。如要拷问，还须事先查看清楚，免得白费心力。”玉清大师本在暗中留意罗枭神色。见他听到这里，怒目狞视颠仙，眼里似要冒出火来。心中明白，故意试道：“我看不会。这厮如有什么玄妙准备，适才刘道友送他来时，已自施为逃走了。师叔五行禁劾中，只土木二禁最难忍受，使人啼笑皆非。好在他跑不掉，等我撤法，就请试上一试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计较罢。”颠仙方要答言，玉清大师瞥见罗枭口角微现一丝喜容，越发断定所料无差，手指罗枭，抢先说道：“你休睡在梦里，以为我们只将禁法撤去，你便可借用五遁逃形之法逃生。那土木二遁，逃时更是容易，可知你师徒鬼蜮伎俩，我们俱已深知。所以刘道友提来时，不令你身与五行之物相触，凌空飞起，实则他乃过虑。休说你已受我禁制，未撤以前任你神通广大，也是施展不开，就此时撤去禁制，此洞有仙法封闭，丝毫声息都已隔绝，所有逃生妖法一齐失效。借用五遁逃形，或许能行，但我们已有防备。势必在拷问之先，破了你护身和逃形妖法，然后撤禁，依次行刑。你反正一死，早说实话免受若干罪孽。”随说，手朝罗枭当胸虚划了一下，罗枭上身衣服立即分裂自解，胸前果有一道形如骷髅的

妖符隐映肉里。罗枭自知机密败露，无论何方俱难逃命，二目凶光顿敛，目注玉清大师，意似有话要说，为仙法所禁，不能出口之状。玉清大师道："你且莫忙，等我破了妖法，自容你张口。"罗枭知道绝望，热泪不由夺眶而出。玉清大师也不睬他，由怀中取出七根金针向罗枭胸前掷去，七丝金光闪处，钉在妖符上面，正撤禁法，想要问话时，忽听罗枭厉声怒吼："你们好"底下"狠"字还未出口，倏地全身起火，晃眼化为灰烬。郑颠仙和玉清大师终是行家，见状知为妖尸所算。知道妖尸和白骨神君此举实非得已，但能保全仍要保全。罗枭虽为妖法自焚，灵气未必全灭，此时全洞仙法封禁，遁逃不出。迟早有人开洞出进，稍有空隙，便被二妖将残余灵气收去，仍可聚炼成形，重为人害。一见火发，双双不约而同各将手一搓一放，便有雷火连珠发将出去。轰隆之声震撼全洞，满地都是金光烈火流走，最后又用禁法将劫灰收集一处，叱开石地深埋在内，方始停手。

原来妖尸和白骨神君，因罗枭自告奋勇坚请探敌，惟恐失闪，层层俱有防备，机诈百出，并与罗枭说明临危舍身之策。罗枭自恃妖法高强，又与妖师心灵相感，千里无阻，自信极深。及至来到苦竹庵，首先遇见铁姝被困，才知果非易与。虽然内怯，无如来时夸了大口，又恃妖法妙用，心想我只偷探虚实，不与敌人交手，形迹绝隐，难道还会失闪？及至误入旗门，方欲解体逃遁，便吃玉清大师擒制，始终没有逃脱机会。不合默运心灵告急，二妖闻警断他必死，便在洞中运用妖法，静俟时机自行杀害，免泄机密还受无量苦楚。玉清大师和郑颠仙只料定罗枭身有妖符可以乘机逃遁，或是抗刑不招，哪知妖符俱有两重妙用。如不为人识破，无论仙剑法宝五行禁制，只一沾身，立可借以兵解。即使当地防备周密，元神遁逃不出，也可施展

本门妖法隐去形迹，或附在别的人物之上，稍有空隙立即遁去。如被看出，不等对方破法，被擒人心神一动，立即自焚而死。罗枭先还想设词延挨，只不破那妖符，稍延时刻仍可有设法逃遁之望。及见那符本来深隐肉里，外观不见，衣解以后，不俟敌人行法先自现出，便知妖尸和魔师要他速死。偏又张口不得，连整套话未说出一句，便化劫灰惨死，形神俱灭了。颠仙和玉清大师那么道法高深的人，竟会错了一着，事后想起，不禁相对失笑。所幸明夜之事，早有峨嵋掌教真人和神驼乙休预示仙机，一切有了准备，虽不深知妖尸机密，有甚出奇法宝，但也不足为虑。本来顺便拷问，能知妖尸底细更好，无关宏旨，说过拉倒。众弟子也告辞出来，去到前殿。走时已将尽兴，便不再饮，同往殿中打坐养神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玉清大师正往前殿和众人闲谈，慕容昭、慕容贤姊妹二人忽然走来，手持颠仙手示与众观看，上写："弟子辛青现在后山深处三柳坪制造独木舟，已将功竣，还有欧阳霜由卧云村运回来的七禽毒果，因成熟以前先后屡受妖人天门神君林瑞师徒等人伤害，虽有仙法封禁，防范周密，到底遗失了些。加以种植不够年份，收成不足，今晚应用已恐不敷，惟恐再受妖人暗中盗毁，特意运藏后洞。不能由三柳坪溪边装载。现在后洞地底开了一条地道，直通江心，须在申初以前将所制木舟，由三柳坪溪中驶行到庵前江岸下新辟水洞停泊，由水底将蛛粮装入舟中，以备夜来应用。但是连日各异派妖邪，虎视眈眈，大敌环伺，辛青制舟之地有仙法封禁，虽极隐秘，但是两地相隔不下百里，水道迂回，妖尸饶有玄机，长于天视地听，一经行动，难免不被觉察，暗遣妖党作梗。现命慕容姊妹前往护运，并令众人分出三人同往相助，余人除玉清大师另有要事外，齐集江边照护。并说妖尸此时为一仇敌牵制，不到

子夜虽不能来，但是白骨神君同恶相济，此外还有不少别的异派妖邪，有的立意破坏、有的觊觎宝物。令众看完，愿去的即随慕容姊妹起身，不可出声议论。此事行动，务宜慎秘，以防泄露”等情。众人看罢，凌云风首先起立，走向慕容姊妹一处，俞允中、戴湘因见云凤去，也相继起立。玉清大师早知此事，见云凤眉间隐映杀气，尚无晦色，知道此行必有干戈，便把云凤招至面前，用手在掌心写了“诸事留意，不可造次”八字。云凤含笑点首。慕容昭随将颠仙灵符取出，招众同立，先用灵符潜光隐迹，然后同驾剑遁，由殿前破空飞起，往三柳坪星驰而去。

那三柳坪在大熊岭西南乱山之中，地势险恶，四面山岭杂聚，到处森林绵亘，荆榛杂地。加以毒岚恶瘴终年不散，只当中现出一片平地，野草丰肥，高几过人，内中蛇虺四伏，毒蚊成阵。亘古以来，不见人迹，端的隐僻非常，险恶已极。坪大约有二十亩，崖壑互环，宛若石城，仅东面有一丈许大的缺口。此地林木独少，只有三株古柳树，大均六、七抱，已为雷所击折断死去。柳前不远是一深潭，伏泉上涌，长年冲激积溜成一小溪，水作朱砂色，由东缺口奔迅而出。曲折绕行万山之中，会合全山溪涧伏流，蜿蜒入江，为元江源流之一。元江一名红河，便因有一段水红之故。辛青乃颠仙门下最得力的女弟子，随师最久，法力剑术俱都高出同辈。前些年奉命采药，无意经此，彼时三株古柳树，新遭雷击。当地危崖上，产有两种极难得的灵药。辛青连去好几次，将药采完才罢。三柳坪地名也是辛青取的。颠仙上月召集弟子密议，说起元江取宝要三只载蛛粮的法船，须以整株大木刨制，如能觅到雷击之木尤妙。如寻不到，只要将千年以上的径丈巨木也可。好在本山森林甚多，并不为难，但那制舟之地必须隐秘，还要近水之处始能合

用。辛青想起三柳坪那三株大树，又与江流相通之地，尤妙是树身高大，当中一段树干并不甚弯，质甚坚实，与常柳十九树老腹空者不同。雷火烧毁空残之处尽可避开，细一寻思，一经加制，天然舟形，不似苗人所用独木舟，整木摇橹式样蠢直，真再适合没有。当即禀明。过不多日，颠仙便率辛青同往。见了那等地势，心中大喜，立即指示机宜，命其如法制作。彼时大金蛛不曾借到，事尚隐秘。颠仙偶想起事关重大，为防万一，设下两层禁制，并用移形换影之法，将原有景象掩饰，不料果然有备无患，否则妖尸和各妖邪如知有人在彼制造木舟，必早赶往破坏。辛青独力难支，事败不说，弄巧命都难保。这日清早，颠仙本定派人往接，慕容姊妹刚刚领命起身，颠仙便接辛青告警。当初辛青制舟时，因那木舟非比寻常，须要算准时日行法祭炼，兼旬始成。除禁制防范外，另传信符三道，以备遇敌求援之用，各按轻重焚化。颠仙知道辛青细心谨慎，所焚只是头道信符，必是当地有甚可疑朕兆，因值功期一篑，接应人尚未前往，焚符告警。等了一阵，不见续报，可知事甚轻微，业已应付过去，或是本不相干，辛青小心太过。好在接应之人已将到达，恰值事忙，无暇分身，也就未以为意。

这里云凤、允中、湘因，同了慕容姊妹飞行迅速，一晃眼到了三柳坪上空。坪上因有颠仙禁制，外人不能窥见。云凤等三人方觉沿途山势险恶，慕容昭已朝众人打着手势，令将遁光停住，随照师传禁法施为将手一指，下面看去明是一片烟岚瘴毒腾涌的沼泽秽区，忽然现出丈许空洞。慕容姊妹随即引众飞下，将手一挥，顶上幻影仍旧复原，下面山环中却出现一片平地。辛青喜洁，因有多日耽搁，坪上杂草已然剪除整洁，甚是干净。溪旁停着三只三丈来长、丈许粗细的木舟，舟旁立定一个长身玉立的青衣少女，正在翘首相待，面有忧色。见了五

人，立时面转喜容，迎上前来。那少女正是辛青。互相叙礼之后，辛青说道："这三只木舟，天明前已然制成。仗有师父仙法禁制，外人经此，下面便有多大声音也听不出，想看底细，更是不见影子。我却能看听上面敌人动静，所以这多日来，并无丝毫变故。今早舟成，颇合心意。正拟等接应人一来，将舟运回，便可交代。忽听上面破空之声甚急，先只当是异派中人，无心经此，后见他竟在这附近左右盘旋不去，才知有为而来。自经师父移形换影，这里借用前面沼泽虚景，已然隐去。我虽不知来敌深浅，因见他只在左右一带窥伺查探，始终没有向当空飞过，以为总可瞒过。谁也想不到污泥秽疠之区，会是藏舟之地。即被他发觉有异，我本人不说，有这两种禁制，也足够他破的。又知午前接应必到，师父已有安排，本不想向师父报警，这厮时而远近飞翔，时而停歇。大约有个把时辰，猛听远处异教中阴雷轰山之声，心实放不下去，悄悄隐身敛声，缓飞升空一看。原来是个通身漆黑，似人非人的怪物，正在凌空飞翔，手发阴雷，朝着远近山谷沟壑中乱打。看他那神气，必是算准我们在此制舟，立意赶来破坏，也明白下有法术隐蔽。只急切间，查看不出虚实，找了一阵找不到，一时性起，觉着下面景物稍有疑似，便用他那邪教中的阴雷朝下乱打。照此情形，迟早被他打到此地。纵然不怕阴雷打下，师父禁法发动，烟光上腾，必被发觉。万一久了不能支持，或为邪污，我道浅力薄，知道抵御不能，想催接应快来，便向师父略为告警。这厮阴雷煞也厉害，发时碧焰宛如箭雨，一经打中，立时山崩地裂。声音不大，可是山石林木全化灰烟，向空腾起，随风消散，看去惊人，与我以前所见邪教中的阴雷，大不相同。这厮打了一阵，见无异状，雷声和飞行之声又复停歇。我又待了一会，忍不住，重又轻悄悄隐身飞起查看。谁知敌人已然落到左

侧危崖之上，侧面向着这里。因为邻近，才看出他是个生相短小的丑怪黑人。最奇怪是，也不知一人化身为三，还是本来孪生兄弟三个，并肩而立，相去尺许。一行全行。一止同止，身首手脚，一举一动，无不如一，身上各背一个黑葫芦，几和他人一般长大。右肋上横插三剑，斜钉入肉，周身妖气浓厚异常。这时他不知又发现什么，脚一点处便和先前一般，一股浓烟簇拥着朝前飞去，真比我们御剑飞行要快得多。飞时身子也只剩了一个。我那么留心，竟没看出那另外两个，是与他合而为一，还是自行隐去。晃眼被他飞出十里以外，阴雷碧焰向下射处，随见无数劫灰高涌入云，知这妖孽决非庸手。幸我逐处小心严防，两次窥探俱未被他看破。才一转念，又吃飞回，仍落危崖之上。相隔这近，不时又见他用鼻上下乱嗅，恐被警觉，身在禁制以外，终不妥当，只悄悄退了下来。退时这厮又往左侧飞去，一直未听再有动静。相隔也只刻许，我越想越担心，又不知接应来否。为谨慎计，正想向师父二次报警，师妹已和三位到来。我想这厮必不会走，也许潜伏近处，伺隙而动。诸位来时，可曾见有这样妖邪和甚异状？”五人俱答无有，慕容姊妹和湘因俱料业已离去，允中因在青螺峪，常听师父说起各厉害妖人形态动作，知是劲敌，忙告云凤小心戒备。云凤本来胆小，听允中一说，猛忆行时玉清大师预示，忙将飞剑法宝准备应用，以防万一。

辛青因云凤等三人初会，以前未听师父说过，并不是常听的峨嵋门下三英二云等高明之士，慕容姊妹本领还不如自己。接应人虽有五人之多，毕竟妖人神态厉害，惟恐木舟启行，一出禁制之地立受妖人侵袭。万一抵敌不住，前功尽弃，并还贻误大局，心中好生惊疑。无奈申初以前，还须将木舟送抵庵前江心水洞，不能迟延。又听慕容贤说起，师父无暇分身，今晚

来敌甚强，声势浩大，自己这面除师父以外，只玉清大师一人能经大敌，现正忙于布置。辛青想了想，无可奈何，对众说道：“诸位师兄姊妹，这三具木舟，关系太大，我看适才三黑妖人未必远去，也许看出下有禁制，不愿多费手脚，打草惊蛇，故作离去。所以诸位来时也未遇上。实则妖孽隐迹在侧，待机而作，此去途中定要相遇。虽然我们也非可欺之辈，但他阴雷已极厉害，有无别的恶毒妖法，尚不可知。惟今之计，愚意行时，每舟各由一人按照家师灵符驾舟前行，推出道法较高的三人飞空防护。遇见妖人，稍觉难除，便只守不攻。好在木舟有家师禁制防卫，未必便为所毁，只求全师而退。三舟一齐到达江中，免误大事，于愿已足。愚姊妹三人俱道浅力微，可否请三位师兄师姊勉力相助，飞空随护如何？”

允中、湘因自知法力有限，再四谦谢，愿充操舟之役，与辛青、慕容昭调换。辛青看出不是虚语，心更愁急，尚幸来人中，云凤尚无推谢，意气自如，只得令四人相互调换，匆匆传了御舟之法。由慕容贤为首，允中、湘因依次各驾一舟，辛青施展仙法，喝得一声“疾”，木舟便由坪上滑行入水。慕容昭当先开路，云凤居中，辛青断后，撤了坪上禁法，各驾剑光飞起，分上中下三层，一同押护三木舟缓缓驶出缺口。离了禁地，舟上三人如法施为，手朝舟首一指，三舟同时将首微昂，只剩舟尾少许，略沾一点水皮。似龙蛇腾波般凌空欲飞，顺着山中溪流，如飞朝前驶去。辛青见妖人并未出现一晃，舟已驶出好几里，心方暗自庆幸。忽听破空之声，回头一看，前面一团浓烟裹住辛青所遇见的一个小黑人，身后一道匹练般的彩虹，星驰电掣疾飞而来，眨眼已将空中三人越过。这时辛青飞行较高，其次慕容昭，云凤因和允中上下应答，离舟只有三、四丈高下。辛青见那黑人比自己飞高数倍，势绝神速，并未与己为难，身

后彩虹，看不出是何路数。照那神情，明是追逐妖人无疑。已将飞出前舟，既未来犯，乐得旁观，不去招惹。惟恐慕容昭和云凤不知轻重，妄自发难，刚待追上叮嘱，那小黑人本与三人一上一下顺路并飞，已然过去，百忙中倏往左一偏，正当三舟所经溪流前途的上空。辛青见超出前舟已有里许，双方均未发动，以为不会有事，正将遁光放缓，仍自断后。猛瞥见黑人手上，发下万道碧焰，直射前面溪流之中，一闪即灭，也不见水往上腾起。同时那度经天彩虹，也自追上，相隔黑人约有十丈，倏地分射出两道红光，朱芒映日，奇光照耀。其长经天，并不向小黑人直追，各朝两旁遥空射去，比电闪还快得多，眼才一瞬，前端已自交合，化为一个梭格形光圈将小黑人去路挡住，围在中间。辛青、云凤等，看出情势不佳。前面一个强敌，后面这度彩虹从未见过，看那法力甚是高强，急切间也分不出是敌是友，护舟要紧不愿多事。虽然瞥见小黑人朝前路溪中，发下一片阴雷，一则并未爆发，辛青又自恃木舟上有师父灵符妙用，寻常阴雷不能侵害，自己又精通遁法，过时稍有异状，不是不能抵御，只想乘隙遁走早离险地。依旧行法催舟向前急驶。眼看相隔小黑人施放阴雷的水面，不过一箭之地，瞬息便要驶过，猛觉彩虹耀目，由众人头上电驰飞过。因为势太迅速，目光不容一瞬。空中辛青等三人刚看出彩光中，现一冰绡雾壳，美若天人的少女，用手连朝下指，还未及分别来人用意。那行法押船的慕容贤、允中、湘因等三人，猛觉木舟微一震动，倏地凌空腾起，溪水随着木舟底高涌，带着粗约丈许的飞涛，朝前飞去。三人不知吉凶，俱都大惊，正在手忙脚乱，空中护舟的辛青、云凤、慕容昭三人，也自警觉。上下六人一齐惊惶，忙着飞剑御敌。云凤上来，便看出这前后所见两人，都非寻常，早存戒心。除飞剑外，更连飞针、神禹令，全身法宝一齐取出，

正待施为。哪知就这晃眼工夫，彩虹中少女已电闪星驰，往侧面原路上射去，同时那三只木舟也由空中飞坠前面溪水之上，直似鱼跃龙门般，由来路溪中自行跳出百十丈高远，仍落水上。溪水复原，更无别的动静。辛青知道木舟关系大局，对方用意不测，惟恐木舟出了什么花样，当时还是顾舟上，连忙招呼云凤、慕容昭往前赶去。因事紧急，只顾查看木舟，此时空中是何情景，全都无心注视。刚刚落到木舟上面，彩虹倏又飞临，舟中六人方疑不免一场恶斗。辛青、云凤刚指剑光上前，那少女由护身彩虹中，先飞出青白二色的两道霞光，将两人飞剑敌住，同时高声喝道："我非妖邪，诸位道友休得错认！木舟适已遇险，如不是我，适才业为妖孽阴雷炸成粉碎。现在前途埋伏甚多，千万不可再沿流驶行，务须少停，待我捉到妖孽，自会送这木舟回去，决不误事。"辛青忙喝："道友尊姓大名？"未容再往下说，少女已接口答道："我乃小南极金钟岛主叶缤，与令师大颠上人素识，追寻妖孽已非一日，这厮乃九烈神君孽子黑丑，此时被我冰魄神光困住，稍纵即逝，无暇多言，擒到妖人，自会详告。"说罢，彩虹电掣，重又朝前侧面飞去。

辛青往昔曾听师父说过少女来历，知她隐居小南极已三百年，道法高强。所炼飞剑与众不同，乃两极玄冰精英凝炼而成，用时能化为千亿，妙用无方，为各派女仙中，异军独起的数一数二人物。相隔数万里外，不知因何追寻妖人来此？只因事起仓卒，未及细想。这一回思，适才木舟飞起时，恰将妖人施放阴雷之地越过，料无差错，忙即收回飞剑将舟止住。辛青朝前细看时，前侧不远，那梭形方格光圈将先逃小黑人圈在当中后，小黑人本意还想由上下两方遁走，不料前途红光才一交头合拢，光圈上立即爆起无数朱芒，奇光如雨，上下齐发。上面的射向天空，晃眼由细而粗，下落的也是如此，晃眼自相融

合，结成一个梭形方格光笼。小黑人被困在内，一声长啸，先由身上飞出千百道黑气，远看铁柱一般，将上下四外红光撑住，不使由大而小，往里缩拢。紧跟着化身为三，回手一拍命门，发出笔也似直三股碧焰，向红光烧去。红碧相映，闪闪生辉，甚觉好看。少女已然飞临光笼上空，将手一指，护身彩虹中又是五颜六色，分射出十几道各色晶芒，罩向光笼上面，一层层布散开来，围在红光外面。那小黑人先是急得在里面枭声怪气，尽情辱骂，后又全身赤裸，露出瘦小枯干黑如墨煤的三具怪身，不住在内倒立旋转，周身俱是碧焰黑气围绕，兀自左冲右突，逃走不脱。可是少女彩光虽将他困住，急切间也奈何他不得。

辛青见时辰将至，前途妖人埋伏尚多，叶缤警告，当非虚语。双方仍在相持不下，既恐延误事机，又恐妖尸灵警机诈，长于天视地听，乘隙赶来，就是叶缤也未必能抵得住。行止两难，好生惶急。正想再待片刻，焚符求助。云凤早就跃跃欲试，见辛青满面愁容，忍不住说道："辛师姊，我看妖人虽非叶道友之敌，但颇长于防御，似此相持下去，我们难保不误事机。妖人如再蓄有诡谋，或是故意延挨，所待妖党岂不更是可虑？妹子新得这面神禹令，韩仙子赐时，曾说专破各种妖烟彩雾，还有两柄钩弋戈，也有好些妙用。与其坐误时机，何如试它一试。反正仇敌，管他是什么来路，能早脱身，岂不更好？"

辛青旁观不动，固然为了守护木舟要紧，一半也因平日常闻师言，九烈神君神通广大，睚眦之怨必报，招惹不得。妖人是他爱子，虽然有意为难，毕竟彼此尚未交手对敌，他自犯我，我未犯他，难得有人出头，正好假手叶缤将他除去，免给师门日后树此强敌，留下隐患。再看敌人来势，叶缤如不能胜，自己也决不是对手，乐得静守在旁，专护木舟。真要不行，便用灵

符告急，将师父请来，比较稳妥。一味小心戒慎，因和云凤、湘因、允中三人初见，总以为末学新进，不会有甚过人之处。虽然飞剑俱都不弱，毕竟不是妖人之敌，只管愁急。及听云凤一说，韩仙子传有法宝，辛青心中一动，暗忖三人如无本领，师父怎会命她们前来？怎底细未知，便这样轻看人，差点误事，真是该死。连忙笑答道："凌师妹如能往助叶道友除此妖孽，再妙不过。但听叶道友说，此乃九烈神君之子，妖法高强，适才见他身外化身，必擅玄功变化，迎敌之际，务要小心。再者家师和诸位师伯叔多与九烈神君无仇无怨，这厮必受妖尸等愚弄来此，能不伤他，惊走最好。"云凤不知怎的，一见叶缤便觉投缘，无形中生了亲近之心，及见所放彩光，虽将妖人黑丑层层包围，持久无功，哪知冰魄神光厉害非常，叶缤欲使仇敌"三尸"全化，形神俱灭，别有用意。云凤恨不得立时上前助她一臂，才称心意。无如修为日浅，知道辛青乃颠仙门下大弟子，修为多年，功力深厚，她既旁观不动，必有原因。护舟之事关系全局，不便冒昧启齿。待到此时，实忍不住，试一开口，竟蒙应允，也说不出是什么缘故，心中一高兴，连辛青的话也未听清，口中诺诺连声，人已驾了遁光飞上前去。当着外人急欲求功自见，还没飞到，首将二宝取出施为。叶缤本拟用冰魄神光，将黑丑炼成灰烟而灭，不料黑丑看出形势不妙，忙用本身所炼地煞之气将神光挡住，不使压近身来。他一面施展玄功妖法，将身形合一，手按胁插三剑，一面准备能全身遁去更妙，万一逃走不脱，便拚四十九年苦炼之功，舍却一个化身，借遁逃走。同时为报杀死之仇，临逃走时，将身背大黑葫芦中的阴雷毒火，全数施放出来。即便敌人不遭惨死，伤必不免，至少也可出一点气。叶缤见黑丑煞气妖法厉害，竟将冰魄神光挡住，心中一留意，便将阴谋窥破。知道黑丑已得乃父九烈神

君真传，加以天生戾质奇资，炼时极肯下苦，这次奉命出寻乃父所宠妖姬黑神女宋香娃，又将乃父多年聚炼的魔火阴雷，带了一大葫芦出来。

九烈阴雷自成一家，全是地肺中万年阴郁戾煞之气炼成，专污飞剑法宝，无坚不摧。不论人物山石，中上立即阴消。未用时，看去只梧桐子大小，发时化为一溜碧焰，一粒阴雷之力，能将百十丈方圆的山石地面震为灰烟。修道人如被打中，始而中毒，几个寒噤过去，身上逐渐寒热交作，终于本身真元连同骨髓精血，全被阴火烧干，通身化为白灰而死。以道力秉赋的深浅，分时久暂，除非受伤人功力深厚，能以本身纯阳之火，将它先行消灭。或是中了以后，能以真元之气屏除体外，始能无害。否则极少生路，端的阴毒已极。尤厉害是别人借用此雷，只能随手发放，九烈父子已炼得与心灵能相感应。只管将雷发出，中在人身，或是埋伏要路，并不一例随手爆发，可以由心运用，到了时机方始发挥妙用。叶缤来时云中遥望，敌人沿途已埋伏下不少阴雷，这一大葫芦何止百粒！如彼情急，尽量发出，自有冰魄神光护身，不畏伤害。无如为数太多，这附近千百里内，山川地域固然难免齐化劫灰，同时地底必受巨震。那时地火怒涌，江水倒流，不知要伤了多少生灵？岂非自己造孽，迫成这样大灾？就此放他逃走，又于心不甘。叶缤想来想去，只有仍用神光将他紧紧包围，注定所炼“三尸元神”，任何变相发生，不等阴雷齐爆，决不丝毫松懈。这样一来，纵令防不胜防，三尸元神不能悉诛，被他逃走一、二，那万千阴雷却可使在空中一举消灭，自己再运玄功加以戒备，至多耗去一些冰魄神光，决不致伤害生灵。主意打定，为防黑丑化形遁走，又将护身神光分出几片彩虹，往上下四外飞去，晃眼不见。黑丑也知和敌人仇深恨重，立誓除她，不料事隔多年，竟

会狭路相逢，又急又忿。情知无幸，戒惧万分，只管在光笼中聚精会神，苦苦支持，不敢骤然发动。

不觉挨了些时刻，叶缤见他已准备停当，引满不发，以为最后所设罗网被他看破，适才已向护舟诸人夸口，时久岂不误事，也是心中发急。正待冒险诱敌，略放一丝缝隙，先破去他的阴雷，等到二次入网再施辣手，便无顾忌。忽然云凤飞来，叶缤心笑来人不识深浅，猛瞥见云凤手中持一形制奇古的令牌，上面发出一片青濛濛的光华，电驶而来。那光初出现时，才照丈许，晃眼长达百丈以上，发处粗仍不满一尺，看去并不强烈，可是飞剑光华一点也掩它不住。方觉不是寻常，那道青光已然射向围困妖人光笼之上，也未觉着怎样，竟被透射进去。这时黑丑也早把元功运好，一见敌人来了助手，目光旁注，左手拔出胁下所钉宝剑，咬破舌尖，喷出一片血光。身子一晃，三条黑影分合两次，倏又化成一体，带着一身黑烟，硬往光笼上撞去。乍看似要冲破光层逃走，实则黑丑共炼有三个元神，此乃三尸之一，主神和另一元神，已被变化时隐去，如若不知底细，只将冰魄神光，加紧一压，一神虽伤，主神和另一元神，必被突围遁走。叶缤原已准备及此，无如他这血光身化之法也极厉害，又是拚死而来，稍一失措便被冲破光层，连这元神也被逃走，其势竟难兼顾。同时光层又被禹令青光冲入，叶缤见状，大出意料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正待施展，将暗伏外面的光网合拢，以免阴雷为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三方动作都是捷逾影响。青光到处，“呱”的一声惨叫，先是黑丑分化出来的元神，绕身黑烟，一齐消散，吃冰魄神光往下一压，立即消灭。紧跟着黑丑的本身，不知什么法术隐护，已然脱出光笼，待要飞起，吃青光透射过去，照了个原形毕现。

云凤只知神禹令专除妖邪，能随心运用，不伤自己人的法

宝飞剑，还没料到宝光如此神妙。那两柄钩弋戈，专诛邪魔的异宝，恰又取在手内，一见妖人现身，立即扬手飞出，化为两股金光，蛟龙剪尾，电射上前。黑丑见分一神已灭，本身又现，妖法也被破去，料定无有生路，惊惧忙迫中，正待将全葫芦内的阴雷发将出去。恰巧叶缤看出它变化神奇，恐有疏失，一面发动埋伏，就势又把原困妖人的神光合围上去，满拟连妖人带阴雷一齐围上，同归于尽。也是云凤贪功太甚，又将两柄金戈发出，叶缤看出今日之局，一半败在云凤手里，恨切入骨。黑丑见神光还有外层，电一般合围上来，知道阴雷也失功效，已为神光所阻，不能损伤仇人。忽见金戈穿光而入，正合心意，反正必死无疑，乐意借此报复一点是一点。百忙中咬牙切齿，二次行使妖法，咬破舌尖喷出一道血光，暗将手中所持备用的几粒阴雷，顺着血光起处，朝敌人金戈上发去。黑丑周身时有碧焰黑烟血光飞扬，阴雷又有妖法血光遮掩，匆匆之中，二女谁也不曾看破。黑丑法才行使，金戈已荡散血光，双双围身一绞，同时叶缤的冰魄神光也里外合围，高喊："道友速收法宝，容我破这阴雷。"跟着连黑丑残尸余气，带那大黑葫芦一同拥起，直上青云。眼看升高数十丈，只见白云层里，千百道霞光似电闪一般，连掣了几下，猛听一片轻雷之声，密如擂鼓，少响即息，随见满天碧萤，纷飞如雨，一闪即逝。面前彩光飞敛处，叶缤现身道："有劳诸位久等，又蒙这位道姊相助，报却妖人杀徒之仇，令人感谢。时已不早，我也还有事他去。待我略施小技，先送诸位起身，就在舟中叙谈请教，并破妖人沿途埋的阴雷吧。"说罢，不俟答言，径请众人各自登舟，自和云凤同立湘因所驾舟上。跟着行法，将手一指，溪水忽又涌舟上腾，直升天半。

这次和前次不相同，直似天际行舟一般，并不下落。三只

木舟全被舟底飞涛涌着，连舟带水，凌空飞驶。其疾如箭，不消多时，便到苦竹庵前江边飞坠，竟自直沉下去。沉时四外的水纷纷奔避，环舟丈许，自成空洞，舟过上面的水，随即自合。云凤不知末一段乃颠仙禁法妙用，好生钦佩。因听叶缤说尚有他事，好似送到即行，心颇依恋。难得到后，未曾话别，颇有流连之意。虽因妖人耽搁，时候还有余暇，打算舟到水洞，便请叶缤入庵相见。云凤心正欢喜，玉清大师忽由水洞中迎出，径请叶缤由地底直达后洞，并令余人相助运粮入舟，以备夜来应用，只叫云凤一人随同入见。

第三十回

彩幔横江　禹令神蛛收异宝
奇辉焕斗　金轮火剑胜妖尸

话说三人一同到了后洞，颠仙刚和叶缤叙见，一眼看到云凤脸上，不由大惊道："你妖气业已入骨，定中妖人暗算！莫非路上出了事么？"云凤还未及答，玉清大师先接口道："适才叶道友由水洞进来，也为此故。云妹受害实是不轻，叶道友同来，必知底细。"叶缤道："适才路过此间，空中遥望，九烈神君孽子黑丑，正在前面乱放阴雷，是我赶到将他困住。多蒙凌道友用神禹令相助，得报杀徒之恨。妖人原想将所带阴雷全数放出害人，被我看破未容出手。我用冰魄神光连他残尸一齐裹住，飞往高空之中爆散，先未想到凌道友会中他的暗算。后在舟中相见，才得看出。这厮阴雷有许多感应，一经说破，受伤人发作更快，因此不曾对凌道友提起。乘凌道友与我叙谈之际，略用神光祛邪之法，由身后直透体内，暂将凌道友真神保住，免遭惨劫。一面加急遁法催舟，同来此地，仗有神光护体，所以凌道友一时尚未觉察。无如妖人阴雷狠毒，我发觉以

后，神光只能护住心神，保她暂时无害。我一离去立受其害，便不离去，长此护持，人虽不致于死，一周时候，先受伤处的骨肉，也难免要受重伤。二位大师道妙通玄，想必能以解救。如其不能，闻得川边青螺谷，怪叫化凌真人有一至宝，名为九天元阳尺，专破邪教中的阴雷魔火。无如相隔太远，凌道友此时已不能御遁飞行，凌真人性情又极古怪，不知他肯借与否？”云凤先颇惊惶，忽然想起日前去白犀潭时，芬陀大师和杨瑾之言，心方一动，颠仙已接口道：“这类阴雷，我等即被打中也无妨碍。云凤毕竟修道日浅，怎能禁受？如运玄功，使我所炼先天纯阳之气，穿行周身骨脉，未始不可驱除。但人却受伤，须要多日调养。今夜元江取宝，她那神禹令关系重要，少她不得。所幸她乃凌真人的侄曾孙女，又是崔五姑的爱徒，九天元阳尺手到借来。无如相隔太远，只玉清道友前往，可在期前赶到，但是这里又在用人之际，玉清道友职掌重要，无人能代。叶道友如能稍留半日，便可两全了。”

叶缤先听云凤是怪叫化凌浑侄曾孙女，九天元阳尺手到借来，方自忻慰，忽听颠仙留她帮忙，自己恰有要事，于谊又不便推辞，正在作难，云凤已将芬陀大师所赐灵丹取出，对颠仙道：“玉清大师怎可离去？弟子虽受妖人阴雷暗算，仗有叶道友的神光护体，直到如今也未觉出一点动静。记得由倚天崖起身往龙象庵去时，杨瑾师叔曾示先机，并赐灵丹三粒、灵符一道，许能祛毒复原也未可知。待弟子试服下去，如能医治，岂不是好？”

颠仙先将灵丹接过，看了喜道：“此乃芬陀大师度厄金丹，广集十洲三岛、海内外名山灵药而成。成道数百年共只炼过一次，功能起死回生。区区阴雷之毒，更何足计，只服一粒足矣！”说罢，玉清大师仔细朝着云凤看了又看，等将灵丹服

下，随问灵符安在？云凤当即取出。玉清大师笑道："想不到今日我们三人俱都走着了眼。我原说云妹去时，眉间煞气，只主凶煞应在敌人，至多树一强敌，怎会应在本身？适才见她脸上妖气笼罩，仿佛邪毒入骨，还在奇怪。原来怀中藏有芬陀大师灵符护体，阴雷并未侵入，所以受伤人毫无察觉。只为云妹不知底细，怀宝未用，妖人阴雷又极厉害，只管不能侵入，依旧附身未退。叶道友心切，也和我们一样，只当邪毒已然深入体内，只顾救护伤人，没想到破它，否则神光一照，早已化为乌有了。此符含有佛法妙用，威力非常，不曾用过，正好留备将来。云妹灵丹服后，百邪不侵，只剩身外这点阴毒残氛，率性一客不烦二主，就请叶道友运用神光，将它化去了吧。"叶缤知道玉清大师有意相让，不便谦逊。扬手处，一片五色毫光飞起，罩向云凤身上，只闪得一闪，便自敛去。再看云凤身上邪气，便自净尽。叶缤立即告别，颠仙、玉清大师知她杀了九烈爱子，须早作准备，并未十分挽留。反是叶缤看出云凤情若夙契，意颇依恋，笑对她道："凌道友你我一见倾心，必有夙缘，相聚日长，无须惜别。况我异日还有借重之处，正不在此一时。此去倘能如我预料，今晚也许能来参与取宝除妖盛举呢！"说罢，颠仙已将洞门开放，叶缤将手一举，道声："再行相见！"一片彩霞腾空而去，颠仙随又行法将洞封闭。

玉清大师笑道："金钟岛主在小南极修道三百年，为方今女仙中有数人物，不特道妙通玄，所炼冰魄极光剑和太阴元磁精英炼成的两极圈，更有无穷妙用。因海外散仙无所隶属，只有一位师长，业已仙去，人甚谦和，凡她相识的，俱以平辈相交。只心目中却少所许可，看她今日意思，与你极为投契。她那小南极金钟岛上，终古光明如昼，与不夜城大小光明境，相隔最近，冰源中产有许多灵药仙果，以后常时往返，必有许多

益处。只她道行如此高深，异日竟会向你求助，实出意外罢了。”谈了一会，颠仙便往水洞行法，将那装蛛粮的三只木舟隐藏水底，以备夜来应用，又和玉清大师隐身同出，前往两边江岸，仔细查看了两次。众门人后辈，早已奉有密令，各自分头行事，隐身埋伏去讫。洞中只剩颠仙、玉清大师、凌云凤、辛青四人。

到了亥初时分，玉清大师按照预计，先往阵地等候妖尸。颠仙留下辛青守洞，对云凤授了机宜，也同起身，径由地底直出水洞。由颠仙自携大小金蛛，和云凤、欧阳霜，同立当中主舟之上。慕容姊妹分驾左右二舟，满载蛛粮毒果，先由江心水底，暗中逆源潜行，到了沉没金船的水眼地窍前面停住，由水底仰视星光。到了亥子之交，耳听上面尚无动静，料定妖邪当已早到。敌我引满待发，还未动手，木舟一出水面，必要来犯，此时形势，敌动越早越妙。颠仙自顾木舟防卫周密，先将预置下流水底的暗号发动，由江心飞起一道光华，上冲霄汉，使玉清大师和众后辈门人，好有准备。跟着手往江面上一指，一声雷震，江心波涛，飞雪一般往四外散去，同时三股金霞将三只木舟紧紧包围，升上水面。两岸诸剑仙本是隐身潜伏，闻见金光雷声，方欲发动阵法，齐向江心上空聚拢。猛听西北遥空，一声极尖锐刺耳的异啸，紧跟着明月光中，现出一簇烟云，星飞电舞而来。发烟中裹定一个火眼金睛，通身黑绿、瘦骨嶙峋、长臂长爪，形似僵尸，通身红绿火光黑气围绕的怪物，厉声嗥叫，晃眼飞近。玉清大师知道来者乃妖尸谷晨，正合心意，方欲暗运伏魔旗门迎上前去，身刚现出，下余诸人还未及于现身，就在妖尸将到未到之际，空中倏地一片碧绿火花冒过，又一妖人相继出现。众人见那妖人身高八尺，又瘦又长，道装赤足，手持长剑。一张狭长脸子，方目碧瞳，尖鼻尖

嘴，脸和手足都是又瘦又白，通没一丝血色。背插九枝长箭，腰插三把短叉，左胁系一革囊，手持丈许长幡，通身都在烟雾之中。才照面，一声厉吼，将手中长幡一摆，立时发出一幢绿阴阴的邪火妖光，照得附近山石人物，皆成碧色，光到处，刘、赵、俞、魏、孙、岳诸人的隐身法立被破去，不等撤法，先已现身。玉清大师认得妖人便是白骨神君与妖尸谷晨，同是劲敌，当时专斗妖尸，其势不能兼顾。惟恐刘、赵诸人不是敌手，一面将降魔旗门发动，接引妖尸入伏，一面暗运太乙神雷，将手一扬朝妖人手中妖幡打去。这时下面颠仙已将禁法发动，放出一片光霞笼罩江面，将上下隔断，三只木舟也分品字形，相隔三、四丈，按部位排开。大小二金蛛各自离盒，飞向水面箕踞，目闪奇光，注定水底，各将口一张，那亮晶晶粗如儿臂的蛛丝，便和银涛也似，直向江心水底射去。

妖尸谷晨隔老远便伸出长臂大爪，待向玉清大师抓去，一眼瞥见下面光霞横江，金蛛离船入水，不由暴怒。立舍前面敌人，两条瘦长手臂一晃，立即暴长十余丈，上面碧焰火光乱爆如雨，身子往下一坐，朝着江面光霞，举爪便抓。玉清大师看出来势厉害，恐有疏失，一面暗中运用伏魔旗门，一面放起飞剑。犹恐不济，又将佛门离合神光发动。妖尸本不畏飞剑，一见金光飞到，并未在意，一面伸手去抓，一面还待冲破下面光霞。不料玉清大师乃佛门降魔真传，与寻常飞剑不同，才一交接，便觉难禁，手臂虽未被绞断，已吃不住。妖尸见金光神妙，不敢硬抓，刚把长臂一振，发出满臂碧焰将金光抵住，离合神光倏又发动。妖尸任是神通广大，也不敢再为忽略，气得满嘴獠牙乱挫。没奈何舍了下面，往上一纵，全身倏隐，化为一团半亩方圆的碧绿光华，光中射出万道黑丝，直向玉清大师扑去。玉清大师原意要他如此，因见离合神光也困他不住，便

连飞剑一齐收去。一纵遁光，往左崖上空飞遁。就这微一迟延之间，江面上霞光已是密布，精光闪耀，上彻云衢。妖尸明知玉清大师有心诱敌，使他离开，好让取宝人从容下手，免受侵害。无如下面主持人应变神速，防卫周密，此时再想冲破光霞下去扰乱，已非容易。并且敌人飞剑神光俱极厉害，决不见容，除却先对面作梗的敌人，先行抓死，必难下手。一看还有片刻才到金船出水，正可先除敌人泄恨，去了对方羽翼便可少却好些梗阻。自恃元神凝炼成形，玄功变化，神妙无方，竟自怒吼一声，飞身追去。

玉清大师见妖尸身已入伏，立即如法施为，先将旗门倒转，将妖尸引出十里以外。妖尸心急性暴，恨不得一举成功，果然上了大当。正追之间，忽见前面祥光涌现，敌人手指自己大骂。先只当是敌人又在施展法宝，心中又气又笑，忙运玄功，身外化身。表面仍是一团碧绿光华，真身却在暗中遁出，化为一只大手，在妖法隐蔽之下，朝祥光中敌人抓去。眼看抓到，倏地前面金光乱闪，刺眼生疼，敌人倏地失踪。定睛四下一看，敌人已在身后出现，飞也似往来路江面上逃去。妖尸又当玉清大师怯敌，仗着护身光华遁走，如何能容？口中连声厉吼，回身便追。哪知旗门业已倒转，早离原地老远，由此幻相时起，敌人只随心念隐现，只是捉摸不到。玉清大师见妖尸已被困入旗门以内，知他百炼元神，坚定非常，急切间还难伤他。回顾江心，刘、赵诸人正和白骨神君苦斗，本就勉强，忽又添了不少妖人。江中波浪山立，两只金蛛所喷蛛丝已渐停止将往回收，估量江底金船已被网住，待要升起，事机瞬息，关系重大。白骨神君妖法污秽，所使白骨叉箭均附有不少凶魂厉魄，十分厉害，况又加上好些妖党，大师惟恐众人有失，以为妖尸身陷埋伏，无足为害。那伏魔旗门无人主持，虽然功效稍

差，但是一经发动，便能自生妙用，变化无方，料定妖尸无法脱出，正好乘暇赶往江上应援。念头才转，瞥见白水真人刘泉、七星真人赵光斗、白侠孙南、戴湘因四人，已然飞向一旁迎敌。

本来敌方新来诸妖党，因为敌众我寡，岳雯、俞允中也相继上前助战，只剩陆地金龙魏青一人独斗白骨神君不是敌手，法力相差太已悬殊。幸仗持有五鬼天王尚和阳的白骨锁心锤，以毒攻毒，不特将白骨神君敌住，那四个恶鬼头在魔火妖云簇涌中，飞上前去，反将妖人的白骨箭一连毁去两枝，引得妖人连声厉吼，怒发如雷。起初众人合斗妖人时，俱将各人飞剑放出，没想到此。后来刘泉觉出众力不支，又见妖党纷纷来斗，知道只有魏青的白骨锁心锤能够暂敌一时，明知犯险，迫于无奈，还是暂顾目前要紧。便令魏青收去飞剑，取锤应用。众人分头迎敌新来妖党，也是魏青福大，那柄白骨锁心锤恰是对方唯一的克星。白骨神君和五鬼天王尚和阳原有夙仇，虽知青螺谷挫败之事，因尚和阳临阵先逃，回山之后，便闭洞虔修，炼宝复仇。他不常在外走动，并不知此宝已落人手，又是多年妖法祭炼，与身心相应的法宝，外人不能使用。因为近年常有异派中人，改邪归正，投身各正派门下，一见魏青施为，先虽大惊，因锤上五鬼去掉一个，还疑不是原物。这时正将白骨箭取出，欲伤敌人性命，姑且放出一试。不料才一出手，便吃鬼头吞去了四根。心中大惊，好生痛惜，忙将余箭收回，放出飞叉，想勉强抵住，另打主意。经此一来，他益发认准魏青是尚和阳的门徒。新近乃师降了正教，奉命来此助战，否则便是正教门下向尚和阳借用，只不知五鬼为何少了一个。此宝还有极厉害的妙用，一经全力施为，自己除非拚损功行法宝，决难抵敌。尤其一切妖术邪氛，俱敌不住鬼口中所喷魔火，加以上来先葬送

了几枝白骨箭，锐气大挫，一心谨畏，不敢骤然施为。哪知怪叫化凌浑初得此宝时，因它太已狠毒，重经祭炼交与魏青，不特用法没有传全，当中主魂又在事前摘去，伎俩止此。他这一持重，却便宜了魏青，容到发觉敌人救援已到，已来不及了。

玉清大师看出情势危急，别人尚可，尤其魏青一人独斗强敌，更是险到万分，事在紧迫，不暇深思，竟驾遁光飞去。手扬处，先是连珠般的雷火金光直朝众妖党打去，同时声到人到，大喝："魏道友收宝速退，待我除此妖孽！"说时恐伤魏青法宝飞剑，金光先自飞出，将白骨叉所化三道灰白色的光华敌住。白骨神君见飞叉竟将四鬼头敌住，毫无逊色，已渐发觉锁心锤不如预计厉害，正在心中盘算，再试一回。先是一口妖气喷将出去，四恶鬼渐有不支之势，正在施展恶毒妖法，连敌人锁心锤一齐收去，忽瞥见一道金光，宛如匹练横空电射飞来。所幸魏青贪功心盛，见敌人飞箭被锁心锤毁了四支，只觉恶鬼狰狞，鬼口魔火邪焰，蓬蓬乱喷，自己势盛，哪知对面妖人何等厉害，一会便看出此宝弱点，就要施展。只管聚精会神，按照师传，一心运用，玉清大师的话，仓卒间并未留意。那四恶鬼刚觉敌人势盛，倏地金光飞来，将叉破去，恰好两打一，双双飞迎上前。两个鬼头迎着一柄飞叉，力量刚刚扯直，斗在一起。玉清大师恐伤此宝，连喝魏青收宝时，白骨神君见势不佳，忙运玄功，张口一吸，乘隙收入。魏青这才明白玉清大师心意，瞥见侧面俞允中斗一头梳双丫髻，白发童身的妖道，眼看危急，幸得戴湘因斩了一个妖党，飞身赶往相助。虽得转危为安，可是那妖道所用飞剑，千变万化，层出不穷，放出时，青光只有尺许长短，仍是剑形，三棱精芒闪闪，甚是滑溜。俞允中剑光好容易才得裹住，未及绞碎，妖道手扬处又是两口飞剑，上下飞来。允中一口飞剑难受夹攻，只得改攻为守，飞回

防御，差一点没被刺中。及至湘因飞到，妖道益发大显神通，臂摇之间，那尺许长的三棱飞剑，纷纷飞起，晃眼多到百余口。俞、戴二人简直无法应付，百忙中又听刘泉高声遥嘱："妖道乃妖人朱柔的门下，我除了妖人，便来会他，你们不可身剑合一，上他的当。"迫得二人无法，只好以背相向，并立一处，将两口飞剑联成一片，将身护住。总算允中这口玉龙剑和湘因的天象剑，一是仙家至宝，一是佛门利器，还能抵敌，未为妖道所伤。魏青恰巧看见赶去。

白水真人刘泉力敌广西金峰山侯显、侯曾二妖人，各显神通。正在相持不下，忽听迅雷大震，众妖人吃太乙神雷，连伤了四、五个，又见玉清大师往斗白骨神君，魏青退下去助允中，料将转败为胜，心中大喜。惟恐魏青顾忌自己人的飞剑被魔火所污，有了克敌之宝，不会施为，忙喝："魏师弟还不用你那锤，直取那白发小妖道，等待何时！"一句话把魏青提醒，便舍俞、戴二人，重取白骨锁心锤迎风一晃，锤上四恶鬼立即飞起，带着一大丛魔火黑烟，飞扑上去。那满头白发，形如幼童的妖道，乃竹山教中长老朱柔的得意门徒，名叫白首仙童任春。生相虽如幼童，年已百岁以上，生性淫凶，无恶不作，又极刁滑。所炼三棱心如剑，有不少变化，此次来意，纯为觊觎金门诸宝，与妖尸谷晨心思不同，也非一路。除他外，还同有金峰山侯氏兄弟、姑苏穷窿山白骨禅师萧勉、前在杨瑾手下漏网的芙蓉行者孙福等。四个妖党，本早赶到，不料路遇白骨神君门徒恶鬼师储晴、小夜叉汲占、乌风道长贯明扬，说起妖尸谷晨和乃师联成一党，正要破坏元江取宝之事。分手之后，任春暗忖妖尸如胜，金门诸宝决难出现，敌人如胜，妖尸和白骨师徒尚非其敌，去也无用，何苦淌这浑水？好生失望，本意中止。偏生芙蓉行者孙福，受了许飞娘怂恿，力言双方恶斗，正

好与妖尸等联合，浑水摸鱼。听飞娘说："此次元江取宝，敌党诸首要无一参与，只凭郑颠一人。妖尸自从害死吴立，得了他的道书灵丹，神通益发广大，敌方决非对手，何况又加白骨师徒多人？妖尸玄功变化已无须乎法宝，所忌者，只金船中的'归化神音'，余俱不在心上。他和白骨原意先后破坏，倒翻地肺，使金门诸宝永沦地底，不得出世。无如被害仇人吴立，死时元神未被禁住，终日与他为难，片刻不宁，非到当时亥正不能制服。这还仗有白骨神君相助，否则一时也离开本洞不得。到如稍晚，敌人必已行法，将金船吸出水面。假如破坏不成，便行抢夺。吴立元神坚定，法力甚高。妖尸连平日行法查望敌人动静，都常吃他公然扰害，施展不得。厉害可想！制他之法，须在今晚亥时完功。就不耽延，赶到已是子时，敌人业经下手，必照第二步行事。乐得各做各事，有他们在前，我们更无败理。再如谨慎一些，索性由我赶去通知他们，联成一气，省得到时误事。你看可好？"任春人虽凶险，心却疑忌，深知妖尸狠毒不下于昔日绿袍老祖。吴立是他救命恩人尚遭毒手，何况外人？自以少亲近为是！不去难舍，去又多虑，与虎谋皮，更难免于后患。方自举棋不定，偏生晦星照临，云梦山神光洞摩诃尊者司空湛，惟一爱宠女弟子忉利仙子赛阿环方玉柔，也因受了许飞娘的蛊惑，想瞒着乃师夺取金船宝物，惟恐人单势孤，到处寻找党羽相助，恰又路遇。任春、孙福迷恋方玉柔已非朝夕。任春更因方玉柔秾资绝艳，不假道术，天生奇趣，连乃师司空湛都曾为她失过真阳，一想起就神魂飞越，情愿为她坏了道行，暂欲一试而后快。无奈方玉柔对于孙福，还能假以颜色，嫌恶任春身相矮小、白发盈颠、形貌丑怪，见面时连话都不和他多说。这时用人之际，意欲使众妖人为她卖命，得来宝物全数献上，竟将迷人本领施展出来。公然明言身是彩头，谁

能得到金船中至宝，便可给以甜头，销魂真个。任春本就馋猫一般，那禁得起这等逗弄？如非还有好些顾忌，直恨不能紧紧搂过，先拚命吻上两口才称心意。众妖人全被颠倒，竟由孙福去向妖尸输诚，结为一党，照着约定时刻，先后来到。任春终有心计，见妖尸才一照面，便被玉清大师引走，一起失踪。一会只剩玉清大师一人回来，身还未到，先发太乙神雷将白骨神君门下打死了好几个。芙蓉行者孙福和白骨禅师萧勉也被雷火金光所伤，虽在应敌，势已不支，好似受伤不轻。忉利仙子方玉柔仗着师传护身法宝，侥幸得免。自己和侯氏兄弟因隔得远，一闻雷声有了防备，虽未受伤，可是敌人势已大盛。如在平日，任春早已见机抽身，只为心上人方玉柔尚无退意，此时先走，从此绝望，休望沾染。一心老想自己这面能胜固好，否则便盼方玉柔挫败危急之际，抢上前去将她救走。无论如何，不使虚此一行。只顾偷觑方玉柔的姿色，将身逐渐凑近，以备遇险下手。色令智昏，对于所困二敌均没心思下手。否则他那心如剑，惯于摄人，对方只不能敌，便被化身千百，簇拥上来一齐摄走了。

刘泉深知各派妖邪虚实来历，一见有他，便知厉害。无如自己被侯氏兄弟截住，也是强手，不能分身，高嘱俞、戴二人不可身剑合一，便是为了到紧急时拚舍飞剑，免得连人摄走的万一打算。哪知妖人志不在此，白担了心！等到魏青来援，任春也是该死，自恃妖法高强，二敌已被困住，别人又难分身。无巧不巧，方玉柔见岳雯飞剑神奇不能取胜，改用迷魂之法，做出许多妖淫情态。岳雯得了追云叟真传，又常受神驼乙休指教，身有祛邪辟魔之宝，没有迷倒。却把旁观的任春，看得心猿意马按捺不住，只顾一眼接一眼偷觑妖艳。一时疏忽，直到恶鬼由锤上飞起，魔火邪烟飞涌而至，方觉不妙。惊惧忙乱中，

心无主见，竟忘了纵遁逃走。妄意迎敌，双眉摇处十余口三棱小剑刚刚飞出，猛想起敌人所用之宝乃是白骨锁心锤，心如剑岂非白送？任春一面想将剑收回，一面又想用妖法抵御，不由闹了个手忙脚乱。刚刚一手招剑，口中咬破舌尖，血光未及喷出，魔火已自临身。忽闻奇腥刺鼻，眼前一晕，心喊不好，方想逃遁，四恶鬼口中邪毒之气已迎面喷到，当时翻倒在地。跟着四恶鬼飞上前去，白牙森森，张口--咬一吸，立即了帐。那围困俞、戴二人的百十口三棱青光小剑无人主持，二人剑光一荡，便自冲开，浮沉空中似要飞去。魏青见妖人先由身上飞起小剑，挨着魔火立即坠落，恐防飞走，手举锁心锤飞身空中连撩几下。只听叮叮之声响成一片，纷纷化为顽铁坠落地上。刘泉正暗用法宝，乘隙将侯显打死。哪知赵光斗恶斗的几个白骨神君门下，立时分了一个过来助战。允中喝道："魏师兄，你这锤儿如此厉害，赵师兄势弱，我们还不上前帮他去？"说罢，一同飞身赶去。

众人只七星真人赵光斗遭遇最苦。因发现妖党最早，当先迎敌，一上来便被白骨神君门下恶鬼师储睛、小夜叉汲占、乌风道长贯明扬等七个奇形怪状的妖人围住。这时刘泉被芙蓉行者孙福和侯显侯曾敌住。岳雯和忉利仙子方玉柔、白骨禅师萧勉斗在一起。白侠孙南，一人独敌最后赶来的辽东二魔陶昌、陶和。都是以寡敌众，难于分身。只戴湘因敌江西鄱阳湖小水神谷夏，俞允中敌白首仙童任春，是一对一单打独斗，也都绊住不能上前。所幸赵光斗七星剑长于护身，又有两件护身法宝，见势不佳，立即身剑合一，拚死抵御。被困不久，玉清大师便自飞来，用太乙神雷连珠发出。众妖人骤不及防，连被打倒了四、五个。小水神谷夏立的较近，吃雷火打中左肩，妖法同时破去。戴湘因看出便宜，指挥飞剑往下一压，立劈两

半。孙福、萧勉也受波及，负伤苦斗。没有多时，先后吃刘泉、岳雯，一用法宝，一用神雷，全都毙命。那围困赵光斗的七个妖徒，还剩下两个最厉害的，因所用白骨叉箭已为太乙神雷破去，各将妖法施展开来。赵光斗被困碧光黑雾之中，正在往来冲突，魏青恰巧赶到。

白骨神君先见门人纷纷伤亡，又急又怒，无奈身被强敌绊住分身不得。忙中偷觑，魏青杀了任春，又往恶鬼师储晴、乌风道长贯明扬二人面前飞去。知道自己平日疑忌，近又鉴于绿袍老祖前车之失，不肯将厉害法宝传授门人，储、汲、贯三人和罗枭，虽然入门多年法力较深，却非白骨锁心锤之敌。白骨神君情急无计，只得大喝道："那黑汉手持白骨锁心锤，颇似尚和阳小儿之物，尔等不可轻敌。"话还未了，魏青锤上恶鬼火烟已飞舞而起。贯明扬首先吃魔火将妖焰邪雾烧化，遥闻师言觉出不妙，刚要逃走，恶鬼头已咬上身来。湘英随后赶到，将手一指，剑光飞上前去环身一绕，竟腰斩成了三截，尸横就地。允中见她飞剑出手，还恐受污拦阻不及，既见无恙，才放了心。跟着储睛也和贯明扬走了一路。片刻之间，战场上形势骤变，众妖人纷纷伤亡，只剩下辽东二魔陶氏兄弟、侯曾、汲占、方玉柔五人。见同来妖党多受惨戮，本就怯敌惊心，哪禁得住又添了这四个敌人？魏青一柄白骨锁心锤更是大显威力。因知岳雯飞剑不畏邪污，首朝方玉柔飞去。这一会工夫，方玉柔连施几件法宝俱被岳雯破去。迷魂法又无灵效，只剩乃师之宝列缺双钩和岳雯的一道金光在拚死相持。她本已看出今日之局，不似什么好兆，一则白骨神君与玉清大师旗鼓相当，尚无败意。心想妖尸谷晨比白骨神君厉害，万无一上阵便被敌人消灭之理？心疑妖尸有心闹鬼，故意隐形变化暗算敌人，身并未死。二则此次偷了师父好几件法宝，多被敌人毁去。虽说师父

宠爱，到底不好交代。三则面前诸敌人，除玉罗刹而外，俱是末学新进和寻常人物。果如许飞娘所言，敌党首脑一个未在，按说强弱悬殊，竟会转胜为败，心中不服。方玉柔越想越气，自恃遁逃神速幻形神妙，这列缺双钩乃师傅多年祭炼而成的至宝，用以防身改攻为守，决不会受敌人侵害。几经盘算，仗着此宝，反正敌人莫奈我何，决计等个水落石出。妖尸白骨如真全挫败不可收拾，那时再逃也来得及。万一妖尸行诈，暗中破了敌人禁制，与白骨神君上应下合，往夺金门诸宝，自己也可用幻相变化脱身，暗中隐形飞入金船，至不济也捞它几件前古至宝，免得错过良机，还白赔许多法宝。方玉柔心中打着如意算盘，迟疑不退。忽见魏青持锤飞来，虽知此宝来历，一个无法抵挡便无幸理，无如贪心太过，总觉列缺双钩能够抵敌，不但没有退志，反倒加紧施为手指雌钩去敌岳雯飞剑。一面把雄钩化为一片苍霞护住全身，戟指岳、魏二人，咬牙切齿大骂不休。那列缺双钩，本是古仙人列缺降魔防身至宝。到了摩诃尊者司空湛手里，又费了许多心血，炼得与身相合，与各异派中所用飞剑法宝大不相同，发时化为一青一蓝，两道钩形光华大小分合，尤其不畏邪污无不由心。差一点的道家飞剑和寻常法宝吃它连合钩住，一剪一挫，立即碎裂失了灵效，端的厉害非常。妖女如知将双钩合璧，由青蓝光华护住全身，便众人齐上合力夹攻，也难伤她分毫。偏生妖女天性淫凶贪狠，复仇之心最重。因被岳雯破了几件法宝，痛恨切骨，自从双钩同发，看出敌人飞剑势渐衰弱，不知岳雯所用飞剑乃追云叟自用之宝，何等神妙。虽不能胜，也无为钩所断之理。只因岳雯以前受过乙休指点，知道此钩至宝，看出妖女不能身与钩合，暗中正在施为，意欲乘机夺取。妖女竟把假败认真，以为一柄雄钩护身有余，正好双管齐下，乘胜加功将敌人飞剑破去。却不想盗来

之物虽会运用，不能身钩合一。钩虽不畏邪污，可是稍微疏忽，护身蓝光稍现出丝毫缝隙，锁心锤上鬼口所喷魔焰立即乘虚而入，沾着一点便难活命。她这里正在妄想取胜报仇。岳雯本愁双钩势盛，惟恐一举不能收功反倒打草惊蛇，更难得手。方在寻思，骤出不意，用别的法宝隔开一个，试将雌钩收去。忽见魏青赶来助战，妖女分钩抵御，不禁大喜，暗将太乙真气运足。先将飞剑金光略敛，一任青光将它绞住，故作不支似欲挣脱之状，连身后退。妖女见恶鬼魔焰，俱吃护身蓝光阻住，心大宽放，再见金光已吃青光绞住，敌人神色慌张，不住向空连招想要挣逃，越发自恃加紧施为，想将敌人飞剑绞断。求胜心切，竟冒魔火之险，抽空又是一口真气喷将出去。这一钩一剑，两道光华互相纠结，已朝前冲出了二十来丈。岳雯见妖女并未冲开魔焰追来，知是时候，猛将准备好的太乙真气喷出，跟着施展本门“分光捉影”收剑之法。扬手一招，青光立随金光绞紧，一拖之势凭空飞落。因恐妖女还有法宝，两道光华一时尚难分开，左手连剑带钩一齐抓住，右手一扬，便是震天价一团雷火发射出去。这时妖女已中魔火，死于非命了。

原来妖女忉利仙子赛阿环方玉柔，二次加功喷出真气，心料敌人飞剑，就不折断也必难以支持，终归消灭。谁知晃眼之间，青光金光绞挣越远，暗忖明明敌弱我强，挣都难脱，怎么吃它将钩扯退？方道奇怪，待要招收近来，猛瞥见金光突然大盛，直似惊虹电掣，灵蛇飞颤。略一掣动之间，竟自反客为主，反将青光缠绞了个紧紧。这才知道不妙，心中大惊，一时情急过度，慌不迭运用玄功，将手一招，待要收将回来，竟忘了恶鬼环伺在侧。起初喷出真气时，因妖女还有戒心，动作神速，又是一喷即止，魔火上来，吃护身蓝光挡住，未得侵入。这次妖女因那列缺双钩，无殊师父第二条生命，关系非小。司

空湛为人阴辣，不怒则已，一发便处置甚惨。连失法宝已难交代，岂可又将这旷世奇珍失去？偏生所学不精，不能尽发此宝妙用，不比师父在场，人宝心灵相应，任隔多远，心动即回。又看出敌人存心夺宝，除却赶急抢先夺回，更无善法。惊惶匆迫之际，妖女未暇思索身侧危险，慌不迭运用玄功。手刚扬起一招，百忙中猛想起锁心锤厉害，方自失惊，“嗳”得一声，未及缩手准备，倏地头晕眼花，魔火业已乘隙侵入。迷惘惊惧中才想到行法遁逃，已然无及。刚刚纵起，遁光自敛，人也倒栽坠落。魏青就势扬锤打下，吃妖女身外蓝光所阻住不能下落，魔火却乘隙蓬蓬飞入。晃眼妖女全身自燃，碧焰环绕不息。岳雯太乙神雷也自发出，四魔鬼连忙逃回，妖女却被震成粉碎。那蓝光无人主持，竟舍妖女飞起。魏青也看出便宜，知锁心锤无用，飞剑上去，一拦未拦住，剑光还几乎受挫。幸是宝主已死，否则飞剑尚须受伤。魏青方觉厉害，忙将飞剑收回。岳雯已将两道纠结一起的光华分开，收了雌钩赶到，一指金光飞上前去，将雄钩也一同绞住，如法收去。岳雯只顾御敌收宝，忘了四鬼。幸是尚和阳妖法厉害，锤上四鬼头俱有极深功力，又经凌浑仙法重新炼过。妖女身有蓝光围绕，只喷魔火邪烟不能上前扑咬，相隔尚远，否则多少也受创无疑。事后岳雯自觉鲁莽，好生抱歉，令魏青转告四鬼，今日功成不赏反受大惊，异日回山，必求师父和乙真人为之设法解难。

魏青笑诺，锤上四鬼也自呜呜，似在应声感谢。二人匆匆说了几句，回望战场。这时小夜叉汲占闻得妖师警告，又见同门诸人俱遭惨死，凶多吉少，不敢再延，一把白骨钉化为百十点碧焰，朝刘泉打去。刘泉见他又施故技，忙发神雷去破时，不料妖人以进为退，一面装作拚命发出妖钉，一面早见机飞起，化为一溜绿火破空逃去。侯曾见势不佳，不愿再报兄仇，

也想跟踪遁去。刘泉因先听颠仙说过，今日所来诸妖邪，反有一、二首脑能够逃走，余者一个也难活命。此时妖党几乎全戮，残存的也被众人围困，早晚伏诛。已在自己手里放逃了一个，又知侯氏兄弟与各异派中首要人等多半深交，放走必为异日隐患，如何能容？便把对付汲占的法宝移转过来，并力夹攻，手中神雷放之不已。侯曾见难逃脱，心一怯敌略为疏忽，吃刘泉一雷打来，闪躲不及，口喷邪气，只顾挡那雷火。不料刘泉几方下手，一面发那雷火，一面用飞剑敌住他的飞刀，乘他心慌失神之际，暗用神雷金光鋻当胸打去。立即穿胸炸裂，血肉纷飞，死于就地，空中飞刀也被刘泉收去。

这里白侠孙南独斗辽东二魔，眼看不敌，恰值俞允中、戴湘因、赵光斗三人得胜之际，相继赶来。赵光斗知道陶氏兄弟魔法厉害，诡诈百出，上来便施展玄功，连人带剑一齐隐去。二魔虽见敌人添了帮手，并非知名之士，并未在意。又见妖党全体惨败，又惊又愤，方欲施展最恶毒的魔法损已害人，拚舍一点精力为妖党报仇。双双打一暗号，刚把法刀取出，待往前胸刺去。先是陶昌闻得脑后金风，知道来了暗算，百忙中不敢回看，将身往前飞起。方欲行法抵挡，猛瞥见七点星光飞来；知道来人是个深知底细的劲敌，大吃一惊，暗道“不好！”七点星光已然罩住全身。所用法宝魔叉俱在空中，遇敌人飞剑相持不下，万不及收回抵御。心中发狠将牙一挫，拚舍一条右臂，刚运玄功一晃右臂，化为一条丈许长黑烟围绕的怪手，往上一挡，准备借那血光行使化血神魔箭，报仇泄恨。谁知赵光斗早防到此，七点星光将人罩住，未往下落，先是扬手一团雷火打下，陶昌手臂业已化形扬起，骤出不意，雷火正中面门。陶昌仗着妖法高强虽然未死，头焦额烂已受重伤。心神大震站立不住，身不由己往后一仰。赵光斗的七点星光，已分照着他

的玄关、天池等通身七个要穴透穿而过，连元神都未及逃遁立即惨死。陶和已用法刀将前胸刺破，向前一指，刚由胸前飞射出百十道血箭，魏青当先飞来，锁心锤扬处，四鬼直朝血箭丛中飞去，迎个对面，鬼口一张无影无踪。同时陶和闻得雷声，回顾乃兄惨死，对面又有克星，知无幸理，刚纵遁光飞身欲逃。赵光斗如法施为，七点星光又是迎头罩下。刘泉也自赶到，这次连雷都未发放，经众人飞剑法宝合力夹攻，赵光斗七星剑又深明克制之法，一声惨叫绞成肉泥，形神皆灭。众人一算，只逃走一个妖党，余俱伏诛。妖尸谷晨又已入伏被困，不死必伤，好不喜出望外。

看江面之上彩霞辉映，玉清大师由一片金霞托住，盘膝坐定，通身金光围绕。白骨神君，身带白骨炼成的诸般邪宝俱已无存，似被玉清大师一并破去。也是通体被一片惨绿妖光围绕簇拥，人却双手据地，头下脚上，旋风般倒转翻飞急旋，毫不停歇。妖光之外，还有薄薄一层金霞闪闪不停，似有若无。知被玉清大师用离合神光困住，正在施展佛法妙用，炼化妖人神体。再隔护江光层下视，大小两只金蛛，相对箕踞水上，水底宝光上烛霄汉，金船已快吸出水面。蛛粮毒果分两行由左右木舟内长蛇般飞起，直投二蛛口中。二蛛似气力不佳，一面厉声怒啸，一面奋力运气吸那金船。所喷蛛丝粗如人臂，每蛛不下百十根，白光如雪，银索也似，又劲又直，分注水内。郑颠仙在当中木舟上，披发赤足，仗剑当先而立，全神贯注水内，面带惊疑之容。左立欧阳霜也是仗剑赤足，披发侍立，周身都有灵符神光护体。看神气，好似少时要作颠仙替身，代师主持行法之状。右立凌云凤，一手紧按宝囊，一手持禹令指定二蛛，也是全神贯注，眼都不瞬。颠仙倏地手往江中一扬，一道红光随手飞下，随听一片轻雷之声，二金蛛怒叫越厉。晃眼之间，呼

隆一声巨响，金光耀眼生花，那条藏有前古金门诸至宝的金船，已由江波中飞舞而上。当时江面上雪涛千丈，骇波壁立如山，当中数百根银链，网起一条数丈长短形容奇古的船塔，只觉霞光万道金芒射目，隔着一层光网看不真切。这时左右木舟上，蛛粮毒果去势反缓，急得二蛛厉声怒嗥，十分刺耳，目闪凶光，血口开合之间，白牙嶙嶙不住颤动，迥不似先前宁静专一。凌云凤神禹令上，已发出青濛濛一片光华，照向二蛛身上，势虽静止，却是不住哮喘，大有力竭之势。颠仙已由欧阳霜代为主持，身向金船塔中飞去。众人料知蛛粮将竭，蛛力难支，事机瞬息，稍纵即逝。所幸妖人肃清，只剩一个白骨神君，又被玉清大师离合神光困住。颠仙身已上了金船，决无宝山空入之理，全都心旌摇摇，忻喜非常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就在颠仙刚上金船，众人在上面似听远远“波”的一声爆音，心注金船俱未留意。方各喜幸，猛又听“嘶嘶”两声，左近不远的光层，忽然现出了一个漏洞。众人多半觊觎金门至宝，瞥见光层忽现裂孔，当是颠仙有意开路，令众入船往取。魏青、赵光斗首认做时机不再，毫未思索，相继飞下。刘泉平日虽然持重，这时因见妖人不死即被困住，料已无事。一时动了贪心，竟把来时师命忘却，自忖眼力比众人都好，正可飞往船中择尤而取，喊声：“诸位师兄师弟，还不快来！”随即飞身而下。光层离水还有百多丈高，一经现出裂口，“嘶嘶”之声仍在响个不绝，晃眼光华敛去了一半。戴湘因听刘泉一喊，本要随往，幸得俞允中诛戮妖党以后，见大功行即告成，忽然想起行时师父之言和那纸柬，路上老想开看，不知怎的，不是无暇便是忘却，心中一动，乘众人目注下面，偷偷背身取出一看，不禁心胆皆寒。俞允中耳听刘泉招呼，一回头，赵、魏、刘三人，已然乘隙而下，湘因也要随往。一时情

急，只顾抢前，一把将湘因拉住，喝一声："万去不得！"手扬处，柬帖内所附灵符往下一掷，震天价一声霹雳，万道金光挟着千重雷火直打下去，下面妖尸立现出形来。周身碧光紫焰，两条怪臂长有十丈，手大如椽，怒吼如雷，口喷数十丈烈火毒焰，正在飞举而下。刘、赵、魏三人已遭毒手，被妖尸夹在胁下朝江心金船上飞去，声势甚是吓人。当中木舟上凌云凤闻得雷声，不禁抬头一看，正瞥见妖尸连擒三人飞舞而来。一时情急，不及施展飞剑，顺手将神禹令往上一指，跟着发动牌上妙用，数十丈濛濛的光华飞射上去。

那么神通广大、狞恶非常的妖尸，骤出不意几为所伤。因是一心想将两只金蛛抓死，飞往金船夺取宝物，想不到会有这等厉害法宝阻路，口中怒啸连声。一时情急，竟将所擒三人用手抓起，直朝青光中打去。云凤不知神禹令前古至宝与宝主心灵相应，不伤自己人。惟恐三人为宝光所伤，忙将神禹令往侧一偏，一面放起飞剑时，妖尸已乘机在空中一个翻折，就势朝下飞去。三人尸首，也同坠入江心，只剩三道剑光浮沉空中。总算蛛粮毒果刚完，二蛛受制于神禹令，不敢倔强，实则早已力尽精疲。云凤神禹令一撤，便如皇恩大赦，立即收回蛛丝飞起。二蛛那样凶野，见了上面妖尸也自胆寒，竟不俟主人相迫，直向原存身的朱盒中飞去，一点也未费事。欧阳霜忙将朱盒封盖。行法将手一招，刘、赵、魏三人尸身，立刻如飞浮到。匆匆拉上木舟，展动灵符，竟往水底沉去。

颠仙一上金船宝塔之内，刚将"归化神音"寻到，顺手摄取了数十件宝器仙兵。见上面几层塔门，俱有禁制，正待行法破禁而入，忽听雷声大震，金船也往下飞沉，塔门金光乱闪。不敢再留，忙即飞出，船已沉入水中数十丈。颠仙刚出水面，迎头便遇妖尸。这时云凤身剑合一，神禹令发出百丈青濛濛的

淡光，随后追来。颠仙知道妖尸长于玄功变化，所有飞剑法宝均不能伤，手上现有新得数十件宝器仙兵，多半未明用法，万一被他夺去，立成巨害。没奈何，只得运用玄功，将本身纯阳真火先发出来，抵挡一阵再打主意。妖尸见金船木舟俱已沉水，方自暴怒，意欲直穿水底倒翻地肺，将元磁真气点燃，把全江化为火海，使金船永沉地窍，然后再寻仇敌拚命。一眼瞥见郑颠仙，满身霞光点点由水中飞出，心中骄敌，自恃太甚，以为可仗玄功强夺。抱着必得之念，毫不寻思，加急前扑。不料颠仙拚损真元，竟将先天太乙纯阳丹劈面喷出。此乃修道人的本命纯阳真火，没有数百年功力将内丹修成不能炼到。炼成以后珍逾性命，除了抵御自身天灾，不到万分危急决不轻用，比太乙神雷还要厉害得多。妖尸全仗阴煞之气凝炼修成，此火正是对头克星。任多神通也难禁受，骤出不意撞个正着，护身绿火紫焰，先消灭了一半，脸、胸等处也被烧焦，受了重创，不由又惊又怒。惟恐敌人还喷此火，一面行使妖法防护，停得一停，身后云凤的飞剑、神禹令，也自飞到。妖尸不畏飞剑，那神禹令却有无穷奥妙，不敢硬敌。两下一延误，颠仙早携所得诸宝，运用玄功遁走。妖尸气得厉声咆哮，震撼山岳。正想用玄功变化，避开神禹令，将云凤抓裂泄恨。

岳雯毕竟得过高明传授，瞥见光层无故陷了缝隙，知道此时已无敌人。颠仙要令众人入船取宝，收法极易，怎会这等情景？又见裂处"嘶嘶"作响，越裂越宽，情知不好，方自留神查看，暗中戒备，忘了招呼众人。允中也出声示警，发动灵符神雷，破去妖尸妖法，妖尸现出原身。白侠孙南人最恬淡，虽然不无求宝之念，但知岳雯道法高强，拿定主意，亦步亦趋随其进退，故而未下，免了一场灾难。岳雯见妖尸猖獗，玉清大师不能分身，云凤一人决非其敌，久了必遭毒手，忙纵金光追

上前去。孙南首先身剑合一，跟踪追去。戴湘因、俞允中自然关心云凤安危，也同时飞起往江心上空追去。妖尸刚要施为，众人相继飞到。岳雯飞剑乃追云叟常用之宝，威力甚大，与众不同。妖尸虽然自恃玄功，见了也自惊心。再加上允中、湘因、云凤三人的飞剑均有极大来历，也非寻常飞剑之比。妖尸虽不会为剑所斩，到底难免伤害。岳雯更是深悉玄功变化之妙，仗着身有乙休所赐防身法宝，又将身剑合而为一。妖尸稍有动作，便抢在头里，防范十分周密。再加上云凤神禹令，妖尸急切间万难施展毒手，急得咬牙切齿，一双火眼碧瞳凶光四射，口里不住乱喷妖火毒烟。头上尺许长、稀落落钢针般的黄色短发，根根倒竖，猬立若箭，发尖上的碧绿火星，似弹雨一般朝众人打去。两条长臂已暴长了十余丈，在众人飞剑丛中，上下飞舞倏忽若电。如非仙传至宝，剑术得有本门心法，加上岳雯应变神速，连经这次奇险，允中、湘因二人，几连人带剑均被攫去。岳雯见妖尸如此厉害，稍一疏忽必定有人遭殃，颠仙久去未来，不知何故？预定的救援也一个未到，好生忧急。知道妖尸所发阴煞之气和那阴火，只一打中便难幸免。只云凤一面神禹令还能抵挡，忙令大家小心，联成一体，不要单独上前。由云凤用神禹令抵挡阴火邪气，自率众人运用飞剑合力应战。这一来，果然较为稳妥，可是想伤妖尸，却是万难。

相持片刻，妖尸见历久无功不能取胜，同来还有一妖党不曾露面，疑已得手走去，越发暴怒。突然厉喝一声，竟自拚挨神禹令的伤害，往上一纵直上云空。倏地将身隐去，化为数十丈方圆一团碧影，发出千万道箭一般的黑丝，内中隐隐现出两条长臂，向众人头上漫天盖落，张开两只亩许大小的碧绿利爪乱抓下来。岳雯不料妖尸情急拚命，一面运用玄功变化施展阴魔毒爪，同时又将黑毒沙发动，自己还可不致受害，众人实是

难保。不禁大惊，忙唤众人速退。待要运用全力拚犯奇险，将飞剑金光展开，迎上前去阻挡须臾，好放众人遁走，免受伤害。当这危急之际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！金光刚似飞天长虹暴长百余丈，迎敌上前去。眼看瞬即相接，猛听“霹雳”一声，一团雷火金光首先打向碧影黑烟之中。岳雯机警万分，知来了救星，无须以身试险，就势金光往回一击，准备先退下来，如见不行，相机再上。初意这等功力的太乙神雷，必将妖雾震散，至少也使受挫现出原身。退时就势也将雷火发出助威，连珠打去。谁知那团碧影骤出不意，吃神雷打中，势子略为停顿，往后挫退数丈，把黑毒砂消灭了些，反更暴怒发威起来。一声极难听的厉啸过处，重又加飞急起。自己所发太乙神雷功效少差，又加妖尸中了一雷，有了防备，打向碧影上面，雷火一亮，一震便完，直如未觉。方自惊惶，斜刺又飞来三条梭形金光。经此一停，众人已然见机抽身。除岳雯外，只凌云凤自恃神禹令能破邪氛魔火，不畏妖尸，仍在准备应敌，不曾退去。同时妖尸吃了一雷，将黑毒砂破去了好些。本就怒发如狂，再一看那发雷的人，正是适才取宝遁走的郑颠仙重又出现，如何能舍？怪叫一声，竟舍岳雯等人，改向斜刺里江岸一面扑去。

颠仙原见岳雯等危急恐受伤害，特地运用全力先发一太乙神雷。明知妖尸已将元神幻化，至多受挫，决不能伤，一雷之后，急将降魔之宝三支金龙梭连珠发出。本意也只借此抵挡延时待援，没想取胜。那三支金龙梭发出时，约有三丈来长、一道两头尖的梭形金光，前头后尾均有火星飞射，平日任多厉害的妖邪，只被打中上面，火星立即化为迅雷爆散，将身炸成粉碎。差一点的飞剑法宝十九撞上便折，否则便随人意往上下左右一闪，避开前面阻挡仍朝敌人飞去，不中不止。颠仙也为妖尸厉害，并还有一强敌在后，别的宝物无用，故将三梭连珠齐

发。妖尸飞扑过来恰好迎头撞上，竟一点也未躲闪，碧影中两怪长臂微一舞动，利爪抓处竟将当头一梭抓去。颠仙见状大惊，知道此宝必毁于妖手，忙运玄功收回时，第二金梭又被抓去。总算下手还快，救回了一梭。颠仙一则忿恨，二则妖尸追迫太紧，一面收梭急纵遁光假败，乘着妖尸手抓两道金光，欲毁不舍，略一迟疑之际，就势暗中行法，手掐灵诀猛回身朝后一指。

妖尸原因此宝神妙不畏邪污，虽被捉到手内，光华未敛，百忙中心想留下，不舍毁去。念头才动，猛觉手上金光微一掣动，误当敌人想要收回，抓得更紧。谁知上了大当，“叭”的一声，金光忽在手中爆烈，飞起万点火星。那双怪手原是妖尸本身元神幻化，真身隐在手后碧雾之中，由元神随带行动，浑如死物。颠仙拚舍至宝，爆力奇强，又是骤出不意，妖尸一个把握不住，竟吃金光火星打了好些在身上，恰将真身一眼打瞎。妖尸性多疑忌，前因恩将仇报暗害吴立，有一次正在修炼玄功，吃吴立暗算，稍差一步真身便被假借另一妖人之手将他毁去。由此生了戒心，永远身神不离。每值运用玄功变化之时，总将真身藏在元神的后面，以防为人所伤。妖尸自恃法术高强，前有魔手后有魔光，真身藏在当中必无一失。做梦也未想到，敌人法宝已然到手，存毁由心之际，会闹得引火烧身，受此暗算。尤其是元神虽然飞剑雷火所不能伤，真身全仗他来保护，但是两下一体如响斯应，真身一经受伤，元神立受其害。这一炸纵非致命，也实不轻，益发恨毒颠仙，必欲得而甘心。一面行法护伤止痛，重又放起万千道黑煞丝，疾风暴雨一般朝前追去。颠仙回顾追急，又由宝囊中取出一个金球，也是一个降魔至宝。正要回身打去，忽听老远空中厉声怪叫：“大金蛛已被我烧死，归化神音也被我毁去，永绝后患。谷道友只

管放心，待我杀这老贼婆！”尖锐刺耳，听去直非人言。

语声方近，晃眼颠仙前面高空中挂下匹练般一条白气，当中现出一个奇形怪物。那东西形似山魈，高约丈许，头如山岳，绿发红睛，阔口獠牙，鼻塌孔掀，面生寸许绿毛，周身雪也似白。最奇是头颈后面又生着一只瘦如铁的长臂，手生七指，大如蒲扇，高擎脑后，掌心里冷森森射出一片灰白色的寒光，通身皮包骨头，看去却极坚强。自腹以下，双股合而为一，天生成的一条独腿也不见动，迳由空中倒挂的白气拥着，迎面飞来，其疾如电。颠仙适才隐身回洞藏宝，已然见过，知是妖尸谷晨的死党大雪山底潜伏多年，新近逃出的老魅七指神魔。一个妖尸已不易应付，何况又来一个飞剑法宝所不能伤的劲敌，正待将手中的金球迎头打去，就势隐身遁去，暂避一时，岳雯、凌云凤看出颠仙势绌，双双重又飞起。未及赶到，忽听“呱”的一声惨叫，空中祥光闪处，一缕黑烟上冲霄汉，晃眼无踪。江面上空白骨神君，不知去向。

玉清大师人未上前，祥光先如电一般飞将过去，将神魔阻住，跟着一纵金光正待朝妖尸飞去。这原是一瞬间事，两下里方要接触。先是东北方金霞电旋，挟着一道长有百丈的朱虹，流星过渡般直射过来。晃眼临近，忽然分而为二，各现出一个韶龄少女，一取妖尸，一取雪山老魅。就在这一合一分之间，正北方又是一片五色霞光电卷而来，老远便娇声高叱道：“二位道友除那雪山老魅，我斩这妖尸。”先来二女中，手持金轮的一个年纪较轻，也真听话，百忙中答了一句：“叶道友别来无恙？少时斩妖后再见。”边说手中金霞飙轮电旋，已连那手发百丈朱虹的少女，同往雪山老魅七指神魔飞去。因颠仙遥见来了杨瑾、余英男，知无败理，不愿以宝试险，早即乘机隐身遁开。岳、凌二人也不再上，旁立观看。玉清大师因和白骨神

君苦斗多时，妖尸又忽然出困，心中惦记伏魔旗门；敌人克星已至，也收神光飞去。老魅先见颠仙隐遁空中，忽来二女，虽知强敌，先还自恃神通，没怎在意。余英男下来先取老魅，交手在先。老魅刚看出少女发朱虹异样，又想先给敌人一个厉害，脑后怪手七指一弹，发出冷森森七股灰白光华。这原是老魅采取雪山地底，万年阴寒之气炼成内丹，除却有限三、四件纯阳至宝，余下法宝飞剑均难抵敌，人在百步以外便中寒而死。如被打中身上少许，能将人全身爆裂粉碎，比起阴雷还要厉害得多。满拟敌人不死必带重伤，不料遇见克星。敌人更是内行，自知功候有限，全仗此剑取胜。只将飞剑上前，手指处经天朱虹，迎着那七股灰白光华只一绞，一声爆音，纷纷散如残雪。老魅见状，猛想此是对头克星南明离火剑，不由大吃一惊！悔恨胆寒之下，生性机智，一见不敌，便想逃走。杨瑾法华金轮发出百丈金霞，连同般若刀一片绿光同时飞起，冲将过来。老魅灵警绝伦，知进知退，情知不受点伤，难于逃走。忙将脑后七指怪手隐去，原拟舍却一臂与般若刀，化身逃走。杨瑾两世修为何等灵敏，本意老魅未到伏诛之日，原欲二宝齐施，斩他当中怪手。一见隐去，反舞左臂上挡，暗骂："老魅！任怎狡猾也须教你受回重伤。"故意把刀光一顿，却使法华金轮宝光，先冲上去。老魅因通身被剑光、刀光、宝光罩住，只有拚舍一臂用化血遁法逃走较为上算，否则不是受伤更重，便是勉强全身遁起，被敌人宝剑追上越发难当。忽见刀光停顿，便料不好，恐为南明离火剑所伤，不好复原，惊慌忙乱中运用玄功，突地将臂伸长向刀光抓去。不料反弄巧成拙，法华金轮宝光，直朝前胸冲来。情知不妙，百忙中赶及飞身纵起，胸前要害虽然让过，右肩已被宝光扫中。方自怪啸，乘势欲逃，南明离火剑、般若刀、朱虹银光一齐飞来。老魅情急无计，只得

拚舍右臂，吃朱虹一绕，便自断落。同时杨瑾早有准备，忽然舍上就下，拦腰卷去。老魅已纵血光遁起。那条奇形怪腿齐及脚面，被银光斩折。那道朱虹又电射追来，吓得连附身飞行的白气都未及收回，便自化血遁走。余英男还要追赶，杨瑾拦道："老魅化血遁法，瞬息千里，你怎追上？这条白气乃地底阴煞寒毒所萃。老魅煞费心力，还不用你南明剑，助我将它毁去？"说罢，二人一同下手，朱虹宝光一转一绞，晃眼消灭净尽。

第三十一回

魅影爆冰魂　点点神光散花雨
佛灯飞圣火　昙昙幻境化金蛛

话说那后来的女子，正是金钟岛主叶缤，原是杨瑾前生好友，和妖尸谷晨交手，发出冰魄神光，妖尸虽被围住，全无惧色。叶缤见他在彩光层层包围之中，那个碧影连那大手突然缩小，知道妖尸除却紫郢青索双剑合璧，只有几件纯阳之宝能制，别的法宝飞剑只被抓到便毁，就抓不到，也难伤他。独这冰魄神光，乃两极元磁精英凝练而成，中间复藏有五行生克妙用，变化由心，任何法宝所难摧毁。妖尸突将元神缩小，定是自恃神通，打算运用玄功将它震散，不知此光迥非寻常飞剑之比，可分可合，能散能聚，有何用处？叶缤正愁神光伤他不了，乐得将机就计给他一个厉害，免被全身逃走，当着新朋友不好看相。想到这里，暗将适才向好友谢山索还的法宝，取在手内，觑准妖尸动作相机而发。妖尸果然由数十丈方圆一团碧影，缩到丈许长短，神光自然随着下压。碧影停了一停，倏地爆涨百倍，叶缤觉着神光震撼甚烈，也颇惊心。因早料神光散

后，妖尸定必乘机扑到施展毒手，有意卖个破绽。始而暗中运用神光紧紧压迫，等妖尸运足全力元神爆涨，待要施为之际，故作不支，乘机把真气一散。耳旁忽听杨瑾大喝："叶道友千万留意！"说时迟，那时快！"波"的一声极清脆剧烈的爆音，包围妖尸的层层彩霞竟吃碧影震碎，化为千万缕彩丝，花雨缤纷满天四射，明月清波交相映射，幻丽无俦！那震裂的声音又极猛烈，震得江水群飞壁立数十丈，千山万壑齐起回应。似欲相继崩裂，越显得天摇地撼，声势惊人！叶缤先听杨瑾大声示警，已恐弄巧成拙，格外加了小心，万没料到妖尸玄功变化如此厉害。幸还是先有准备，将真气散去，冰魄神光已被震裂粉碎。再如始终紧压不放，叶缤道法高强，冰魄神光已与本身呼吸相通，合而为一。神光乃两极元磁精英凝练，不怕消耗，骤出不意，经此一震之威，仗着功候精纯，纵然本身元神不致重伤，真气也必被当时震散消耗，不知要费多少苦功修炼才能复原了。叶缤见状方自惊心，妖尸元神幻化的碧影已如狂飙般，在满天光雨之下迎面扑来。叶缤又急又怒，连神光也不及收拢，左手一扬，由一个小灯之中飞起一件法宝，直向碧影中大手飞去。那法宝只是三寸许大小，一团淡黄色光华，边上另分射出红、白、蓝三色奇光，也只尺许长短，晶芒四射，光却强烈异常。才一出手，三条奇光便以黄光为轴，转风车一般，共结成一圈金、红、蓝、白的四色飙轮，往碧影中投去。

妖尸也是骄敌太甚，一见神光震散，立乘敌人惊慌不备，运用玄功将那只大手伸长了百十丈，飞星下射迎头抓下，以为大功可算告成。新来敌人的佛门四宝和南明离火剑均善良之物，同党伤亡殆尽，反正不易取胜，老巢心腹之患未去，必须及早赶回，免生他变。因恨叶缤，素无仇怨又非敌党中人，无故作梗，上来便下辣手。所用神光不知是何法宝，阴火邪氛均不

能污，于各正派之中突起异军，元神几为奇寒之气消损。仗着玄功变化，冒险拚命将它震散，形神仍是两受伤害不浅，怨毒之极。妖尸满拟一下将人抓走，带回山去，百计凌虐，报仇泄忿，就便拷问来历，看师长同道都是何人？还有更精的道法异宝没有？日后相遇，好预为防备，免又骤出不意，再吃大亏。不料心凶气暴复仇之念太切，身随念起，更不及再有思索，去势过猛，晃眼临近，敌人扬手飞起一团光华。这时叶缤神光为妖尸震裂，劲敌当前，自然不免惊急气忿。妖尸却误看成了伎俩已穷，逃遁不及，欲使法宝先挡一阵。那四色光华虽有些强烈奇怪，共总不过三尺方圆。适才所破神光也是五颜六色，不过是层层相间各自为色，一是转若车轮诸色混杂，大小强弱却不逮神光远甚。尤其光华强而不大，不似神光有无穷变化。妖尸乍见，自然不在心下。

双方势子都和电一般急，不容眨眼便自相接，哪还有寻思观察的机会？光华飞起，妖尸怪爪已自抓到，本意敌人已智穷力竭，连这类毫无变化的寻常法宝都施展出来。不但没有闪避反倒加急，想连人带宝，一齐抓住。怪手刚将宝光抓到，百忙中一眼瞥见，那四色光华来处的敌人手上，还托着一个七寸多高，形式奇古的玉石灯檠，灯头上还结着一个金黄色的圆灯花，大仅如豆，周边也有寸许长短，红、蓝、白三色光焰已由灯头飞起。猛的想起敌人所持十有九必是此宝，妖尸不禁大惊。知道不妙，忙把右手一松，遁光也随停住。这才打起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主意，打算看明底细再定进止。只管妖尸神通广大，机警神速，改换得快，已是无及。等他看到叶缤手上的古灯檠，心惊念动，那团佛家的三光神火，早将元神打中。尚幸妖尸手松处，见光华一闪似要隐去；触手无物，知难免难，赶急运用玄功，拚命化形遁走。就这样，元神仍受了重伤，日后

减却好些凶焰。那佛家真火，收得越紧进入越深，动静相生，有不可思议的奥妙。对方如不知底细，误认无甚神奇，一起贪心立时上当，无论是什么禁法，神光到手，沾身立即无身。其实外相一敛，不是深入人体便将全身罩住。中的人或冷或热，只略为觉出一些感应，无相真火立现宝相。道法浅的形神俱灭。道法深的不被深入，不过重伤；见机稍迟，真火内发，立即通体炸裂，照样毁灭而死。妖尸总算见机得早，发作尚快，减了好些功效。当时只见奇光在妖尸右臂之间一闪即灭，别无异处。猛听碧影中，一声极凄厉的嗥叫，仿似电一般掣转，妖尸谷晨已由影里现出原身，左手紧托右臂，转瞬碧影由大而小，妖尸原身又隐，星丸飞渡直向遥空射去，一晃不见。叶缤第二朵灯花，化为同样四色光华，随即飞出，竟未打中，便没了影。这时满空中尽是适被妖尸震碎的神光，势已早停。不似先前四外飞射，只管上下浮沉，缓缓游动，也未远去。双方动作神速，总共没有半盏茶的工夫。

杨瑾早知妖尸玄功厉害，知道叶缤远居海外，妖尸生死两劫均未见过，不知底细。赶走雪山老魅后，一眼望见妖尸在光层中缩小元神，心知要闹鬼，叶缤还在运用神光紧压，连忙出声示警。正待上前相助，神光已被震破，深知此宝可以收炼还原。此时满天俱是，再如上前，神光虽散，遇上仍是难当。如用佛门四宝护身，难免重创之余，决禁不起，任怎闪避，散布这密终有损毁。英男的南明离火剑，更是神光唯一克星，决上去不得。好在叶缤也精玄功隐遁之术，不致便为妖尸所伤。光破不遁，必有致胜之道。再招呼英男暂闪一旁，相机再上。果然叶缤上来便打好主意，有了准备，只管运用神光困住妖尸，人与相隔甚远。神光破后，妖尸元神幻化飞来，叶缤扬手飞起一团光华。杨瑾方觉那光奇怪，一眼望见她手上奇古灯檠，知

无败理，心中大慰。先意妖尸必逃，决计追他不上，并没有打追的主意。谁知妖尸疏忽自恃，没有看清光华来处，不识厉害，冒冒失失伸手猛抓，受伤之后，方始遁去。杨瑾早知有此一挫和英男乘机飞空赶往，纵令数犹未尽，至不济，也可使他多受两处重伤，好生悔惜不迭。先打妖尸那团光，已自无踪，并未回转。这第二团光华发出，妖尸已逃，仍在空中和那些破碎神光般自在浮沉，并不回到叶缤手里。叶缤手持灯檠，面上反有难色，众人不说，连岳雯见了俱觉奇怪。

杨瑾忙令英男去与岳雯等会合，刚由佛光隙中飞穿过去，叶缤已喜叫道："道友竟是我以前好友，凌雪鸿姊姊转世的么？这佛灯神火专化我的冰魄神光。适才发出一个火头，已给妖尸重创，恨他不过，不合连发二次，佛灯所存前古神油有限，火头发一回便少一回，糟了可惜。神光为妖尸震散，已然飞逸不少，虽然能收，颇费气力。我今日又树下九烈老妖一个强敌，惟恐赶来暗算，又以先收为是。无如佛火收取至难。适才真气几为妖尸震伤，不便造次，心难二用，不宜兼顾。难得姊姊转劫在此，烦劳帮我一臂，并请护法如何？"随将手中灯檠递过，嘱咐杨瑾只按芬陀大师所传天龙禅法，重燃心灯，引火归原。比起她自用玄门心法收起来，必还要容易得多，又说："万一妖邪来犯，只照妹子所用灵诀，运真气朝灯头上，一喷立燃，便可随意指用，发出佛火御敌了。"杨瑾边接边答道："妹子今生改名杨瑾，心念前生至好，只此三、五知已，久欲往小南极仙岛拜访。为践前生誓言，积修外功，苦无机暇，不想在此幸会，且等取宝之后，再作详谈吧。"说罢手指处，飞起一片金光将身托住，上用法华金轮护身，手持古灯檠盘膝坐定，默运禅功。约有半盏茶时，忽睁双目，注定空中四色光华，那佛火悬在空中。

起初叶缤手掐灵诀，用灯檠将它指住，虽然不往满空破碎神光撞去，却是不住浮沉闪动。杨瑾初接过来时，便有移动之势，如非叶缤先将挨近的神光，抢急收去，两三次几乎撞上。及至运用佛门心法，目光注向上面，突然静止不动。一会，光华骤亮了一下，忽然由大变小，渐渐三色奇芒尽缩，仍化为豆大一点火头，又是一亮，立即隐去。杨瑾起身四顾，无甚朕光，再看叶缤，也是盘膝坐在五彩光华笼罩之中，不住暗运真气，向空连吸不已。神光仍自广布天空，知它受害不浅。神光已为妖尸震散，须运玄功真气，由少而多由缓而速，逐渐重为凝炼，至快也须天明以后，始能复原。因闻新与九烈神君结仇，恐有侵害，便请众人一同等候，明是陪伴，实则防备万一。正叙谈间，玉清大师和郑颠仙也先后赶来，各说前事。众人才知妖尸此番夺宝，除白骨神君外，暗中还有一个极厉害的雪山老魅在内，原定两明一暗，三面夹攻。老魅奸狡，事前恐人知觉，特在妖尸洞中暗做手脚，用妖法颠倒虚实，并还和妖尸言明，真个置身事外，去往远处闲游。到了正日，突然心动赶来。他这种以念主形，形又能够制念，倏忽生灭，令人不可捉摸的二心神功，厉害非常，连郑颠仙俱被他瞒过。老魅隐身之法，更为神妙，谁也不曾觉察。这三个妖邪，原本以利相结，各有私心。老魅到得最晚，正赶上妖尸谷晨刚刚炸破神驼乙休的伏魔旗门，运用元功阴火破了颠仙五彩光层禁制，伤人劫宝之际。老魅一双鬼眼能深烛九幽，见三木舟已带了金蛛沉入江心水底，金船回沉水眼，广成子仙法重生妙用，将金船封禁，颠仙已由水中飞出，周身俱是金光宝器。妖尸所忌的归化神音，虽不知取出也未，那克制自己的法宝，深藏船中金塔以内，塔门未开，又是这短时候，决未取出。老魅意欲乘隙，暗由水底赶去，将那只大金蛛弄死，事完得便，更将敌人今夜所

得诸宝，一齐劫走更好。否则大金蛛一死，金船无法出水，再过些年，便自深陷地肺，至不济，也可除去祸根，永绝后患。念头一转，更不寻思，明见白骨神君已为玉清大师离合神光困住，少时不死也伤，也未放在心上，立由水底赶去。

按说老魅来去如电，欧阳霜、慕容姊妹定被追上，连人带金蛛非遭老魅惨害不可。谁知玄真子和妙一真人，自闻老魅攻穿大雪山万载玄冰脱困逃走，便留了神。知他别的妖术邪法、玄功变化，俱和妖尸谷晨不相上下，虽然厉害，如能事先预备，还可抵御破他。惟独这二心神功，老魅百余年苦炼玄秘，有甚动作，可以颠倒错综，虚实互易。明明东来，他却故意西去，到了时机，突然发难，任多精于推算，也被迷惑，极易坐昧先机，受其愚弄。便用玄门"潜光返照"之法，和魔教所练"晶球照影"查看，也只看出他那假的一半，真实用意仍难前知。如等发作，即便能够觉察，事已无及，早为所乘了。目前玄真子等炼丹炼宝，开府延宾，长一辈的群仙各有要事，忙碌异常，门人辈又多奉命在外，惟恐一时疏忽，受了侵害。老魅狡猾异常，机智万变，一切法术法宝，均难测知他的踪迹。幸而苦行头陀飞升之时，留有一件法宝，原是扣袈裟的一枚玉环；经过多年禅功佛法祭炼，成了一件异宝。此宝不能用以克敌除妖，独具一种妙用，能将大千世界，缩影环中。当初苦行头陀钟爱门人笑和尚，因他灾孽众多，又代自己发下宏愿，积修十万外功，要受无限险阻艰难。虽得自己真传，炼就无形剑遁、诸般妙法奇珍，又借故惩罚，使在东海洞中面壁十九年，参悟出许多玄秘，得有极深造诣。终嫌势孤力弱。自己飞升以后，故使拜在妙一真人门下，俾得先后辈同门助力，可以畅所欲为。实则仍认为他是衣钵传人，盼其异日重归佛门，完成正果。恐在峨嵋门下年久，杀孽本重，忘了本来，特意留下此宝，

托玄真子到时转赐。原备查验笑和尚自身功行之用。玄真子觉出此宝神妙，用以查敌，无微不显，胜于占算。可减不少心力。使用上尤为便利，远在魔教中“晶球照影”之上。于是重又加上一番祭炼，成为两用之宝，心意所及，默运玄功，目注环中，静心查看。对方无论是敌是友，相隔远近，事迹新陈，只曾造因动念，瞬息之间立在环中。由自心分别厉害轻重，或快或缓，原原本本挨次现将出来。哪怕所起的念瞬息消灭，只造过因，仍要现出。老魅今日之事，玄真子已早知悉，只为神驼乙休一时大意，巧被三妖邪魔法瞒过。误认妖尸谷晨运数将终，心记前仇，意欲逆数而行，使其速毙。特意将伏魔旗门埋伏元江，欲将妖尸除去，跟着再除雪山老魅，心志坚定。此老性情奇特，玄真子一则不便拦他高兴，并欲少折他的盛气，免得异日五仙同御天劫时，过于自恃，致贻后悔。一面告知妙一真人，对他只是略为讽劝，并不深拦。一面暗中准备，到日命大弟子诸葛警我由峨嵋仙府太元洞，向妙一真人领了机宜，带着两道灵符和杨瑾、余英男先后起身，业早赶到，隐伏水底。警见江面木舟下沉，先用一道灵符，连人带舟一齐隐去，护送回转水洞。再用一道灵符，就着附近江崖，现出种种幻相，伏身一旁相待。老魅空中遥望，只见三舟在江心水底，忽有一片金光，闪了两闪，舟行更速。不知灵符发生妙用，真的已然隐形遁去，只当是舟中三人行法催舟，心还暗笑：“任你逃得多快，也难脱我毒手！”及至赶到一看，水中江崖有一大洞，三舟如飞驶进，舟中三人已然不在。刚刚追入，金光一闪，江崖自合。万载玄冰尚能攻穿，区区崖石，自不放在心上。以为舟中三人必在适才水底，金光一闪时离开，这里必是藏放木舟和大小二蛛之处。纵有法术封锁，出入已惯，不知强敌在后追蹑，所以不顾而去。老魅神目如电，竟没看出怎么遁去，虽觉

可异，急于除去金蛛，也未放在心上。见收藏金蛛的两个朱盒尚在舟中，方想连小蛛也一齐除去，忽听啃嚼抓壁之声。回头一看，想是舟中三人急于上去应援同敌妖尸，行时匆促，不曾封闭严紧，大小二蛛全被逃出，互相残杀吞噬起来。就这瞬息之间，大蛛已将小蛛全身吞食殆尽，只剩少许毛脚在口边颤动，伏身壁上，周身都是白烟绿霞笼罩，目射凶光，形态狞恶已极，已然作势欲飞，似向老魅扑去之势。老魅哪知诸葛警我隐伏在侧，主持仙法妙用？随他动念自生幻境。一向心狠手毒，灵敏无匹，目光才到，手指处，早飞起一团阴火冷焰，将假金蛛全身罩住，惨啸声中，一会成了一堆白灰。细查洞中并无别物，运用玄功往崖壁一冲，金光闪处，又被容容易易冲破出来，自觉顺利去了后患，好生欢喜。老魅因料颠仙新得数十件不知底细运用的法宝，更有不少的长大刀剑戈矛在内，其势不能与妖尸久斗，必要先藏宝物，然后迎敌，正好隐形前往，乘机窥伺。如能夺到手中，即用以制伏的妖尸使受驱遣，岂非绝妙？心方一动，忽见郑颠仙满身霞光宝气，空中飞过，神情甚是狼狈，连忙纵身追去。老魅此时已为灵符所迷，全不想想自身飞行多快，与三舟前后踵接，相次入洞，不过瞬息之间，大蛛怎会将小蛛吞嚼净尽？何时离盒飞出也未看见。连杀金蛛和洞中耽搁，颠仙恰从水洞飞回藏宝，吃诸葛警我迎住，匆匆说了机宜，欧阳霜等三人也藏好木舟赶来。颠仙忙将法宝交与三人，速带回洞谨守，照着玄真子的指示，和带来的另一道灵符妙用，故意放出一些霞光宝气，在前现身。妖尸也用玄功，冲破假洞禁制，瞥见颠仙，连忙追去。老魅隐形邪法早被灵符破去不能施为，统未觉察，仍想隐形，暗中夺取。及至追近，正要下手，忽见颠仙回手一扬，太乙神雷与飞剑金光接踵飞到，百忙中才知隐形法不知何时失了灵效，自己竟未觉察，好

生惊疑。一面抵御雷火飞剑，一面运用玄功，上前强夺。忽听颠仙大喝道："前古至宝归化神音，已落我手，老魅妖尸俱都命尽今日，还敢猖狂么？"老魅动作何等神速？元神已然幻化，在千百丈魔火冷焰笼护之下，电驰飞去，将颠仙全身罩住，一手去拿宝囊，一手便向颠仙命门抓去。满拟敌已入网，手到成功。忽然一手抓空，霹雳一声，一道金虹往上飞天，一任老魅玄功奥妙，也受了绝大震撼。惊急愤怒交加之下，猛伸怪手一把抓去，那道金光直上云霄，一闪即逝，已自遁去。老魅追赶不上，手却揽着一物，定睛一看，那东西形如鸡卵，非金非石，似刚似柔，外面刻有八个篆文"灭魔至宝，归化神音"。心料敌人适才正取此宝，待要施为，不料自己发动得快，敌人情急逃生，飞遁匆迫，所以不及收去。只不知此宝既已发出，怎未生出妙用？本为此宝而来，无心得到，以后足可用以制伏一切同党，独步称雄，无敢有违。心方狂喜，那归化神音忽在掌中流光变幻，越闪越急。老魅仅知此宝灵异，也是不知底细，以为宝已落己手，如有异处，先已发作，何待此时？做梦也没想到那是玄真子的法宝幻化，真宝早不在此。颠仙也在说话时隐身遁走，连那被魔火冷焰困住，复化金光遁走的，俱是灵符妙用，有心给他上当，予以重创。老魅见宝物潜光外映，变幻不休，刚觉有些奇怪，倏地手上一沉，五色祥光一闪，猛射起千百道金箭也似的奇光。同时一片音乐之声，那归化神音已自爆开来，千万金箭火星夹着五色的祥光，朝这独脚老魅包围上来。这归化神音如不会收，只用一次，老魅却是知道，宝已爆裂粉碎，虽觉此宝妙用不如所闻远甚，也许无人主持之故。但那祥光金火刺骨生疼，魔火冷焰竟受侵克，有点禁受不起，知颇厉害，不敢怠慢，忙即运用玄功发出万点阴雷、千重冷焰，居然将身外祥光金星震散消灭，直上高空。老

魅本意还想追寻颠仙，报仇泄恨，偶一回顾来路，双方打得正在热闹，白骨神君已在危急。终是同党一气，又在已事办完之后，多少也有一点关心。不由暴怒，隐形遁法已破，无从施展。因知佛光厉害，便将雪山地底千万年阴寒奇毒之气炼成的护身妖烟，放将出来。活似一条白练悬在空中，星驰电掣赶去。自觉烧死金蛛，破了归化神音，喜极忘形，得意非常，一到便怪声大叫。

妖尸原是身陷旗门以内，瞥见前面祥光涌现，旗门大开，敌人在内指点叫阵，情知是一厉害埋伏，自恃玄功变化，依然大怒追去。晃眼之间，敌人旗门俱无踪影。先还只当敌人行法幻化隐遁，正在留神观察，伏魔旗门已生妙用，随着妖尸意念起了感应。每一幻景过去，水火风雷和内五行生克禁制便相继发动。妖尸知已入伏，忙将元神幻化抵御，先打算施展玄功，破那阵法。无奈旗门仙法循环相生，奥妙无穷，不破还好，破去一层接着又来一层，比前一层更加了好些威力。先是青光濛濛，夹着千万道光柱，排山倒海挤压上来，明是乙木遁法，及至运用玄功妖法抵御上前，眼看将要破去，倏地万雷怒震，所有青霞光柱一齐爆散，化为千寻烈火，夹着无数神雷，上下四外雹击霆飞，潮涌而来。等到妖尸也按五行生克，运用玄功抵御时，已然受创不小。紧跟着南方丙火又生，中央戊土不特将妖尸癸水遁法破去，同时那万丈的黄尘，晃眼均成实质，把妖尸埋在其内。急切间，冲突不出。先天戊土神雷，更是密如雨霰，环身爆击，妖尸受创越重，才知上了大当。惊惧急怒，一起交加，无计可施，只得施展木遁去破。一面留神防备敌人阵法，由土生金的禁制，果然木遁才一发动，那万丈黄尘齐化金戈，夹着庚金神雷，电驰涛奔，密如雨雪，环身打到。妖尸虽然连吃大亏，预先留意戒备，无如这五行相生的遁法禁制，化

生一次，便加许多厉害。妖尸又不将新近炼成的本体舍去，还须加以防护，依然受伤不浅，耗损了不少元气。总算妖尸玄功奥妙，除五行禁制外，别的好些妙用，因伤他不了，多未发动。妖尸原有极大神通，一经警觉身居奇险之地，一切现象俱是幻境，忙即镇静心神，不为所动。元神在玉灵岩地底苦炼多年，本极坚强，极难摇惑，否则，心神一经入迷，早就晕倒阵内。吃五遁神雷一齐围攻，早炸成灰烟，形神皆灭了。更占便宜是，此时刘、赵等人情势过于危急，玉清大师因见魔女铁姝那大神通，才一入阵，未怎施为即被困住，又见妖尸那么容易入网，一些也未观察。过信旗门威力，以为旗门仙法一经发动，循环往复，无人主持自生妙用，不过少些变化，减去一点威力。妖尸至多困而不死，已然入网，决无脱走之理。权衡轻重，还是救人要紧，等元江围解，妖尸未死，再行除他不迟。

谁知少这一人主持，幻相被妖尸识破，不再胡想上当，只剩五行遁法，变化相生，循环不已。虽也神妙厉害，如无妖尸生时便具绝大神通，又在天底潜伏多年苦练，功力越发大进。始而遁法每变化一次，必受一次伤，被困其中无计脱身，并还不知内中藏有多少玄妙，心中惊惶，大是手忙脚乱。等到五遁一一尝试，妖尸连受创伤之余，见乙木遁法重又出现，底下诸遁相次循环，比起先前虽然更增威力，因有上次经历，加了准备，不去硬抗。虽然每次仍要损耗真元，仗着元神坚强，决无毁灭之忧，受伤至多和前一样，并无加重。时候一久，渐渐悟出阵中玄妙，竟将心神强自镇定，率性连惊惧忧疑之念全都去净，拚命苦痛损害，不去睬它。一面运用玄功，聚蓄全力，静候时机，准备冒着奇险，背城借一，死中求活。主意打定，果然生了奇效。

那伏魔旗门诸般妙用，俱以被困人的意念为主，抗力愈

强，禁制威力也随以加增。最厉害的仍是七情六欲、诸般幻相。妖尸心神既未为幻境所摄，那五行遁法对方无力相抗，威力随减。先是变化渐缓，到了三转之后，妖尸已潜神内照，神智清明。同时五遁循环相生，连击敌人，毫无反应。虽因敌人尚在，未复本来，不曾自行消退，却已由缓而歇，变到火遁上，竟自停止，那威力也小了好多倍，迥非昔比。只有数十丈一团火光，将妖尸围住，更不再为变化。妖尸元神已化一团碧影，将身护住，静止火中，自然伤他不了。妖尸见火遁停住，无甚动静，渐渐觉出敌人早已离开，阵法无人主持，意欲冒险一试。先还恐怕敌人见五行遁齐施，未能成功，隐伏阵内，用诱敌之计，欲擒先纵。自己虽然不怕，照适才所经情形，受伤一定难免，心中迟疑，不敢骤发。又隔一会仍无动静，丙火之势也未再往下减，忽然想起："敌人方面人少势孤，正派中长一辈的能手，均不能来。自己党羽甚众，均非泛常一流，白骨神君尤为厉害，雪山老魅如若赶来，更不必说。敌人只两个法力较高，一个须主持取宝之事，无力再作他顾，余下小辈门人，均是庸流。和自己对敌的一个，必是急于前往应援，一经诱入埋伏，立即匆匆离去。否则阵中如若有人主持，无论如何也决不会是当前的景象。看那禁法如此神妙，分明专为自己而设，另有效用不曾发挥。难得敌人大意，以为敌已入网，早晚一样杀害，未防生变，离阵先去。此时再不见机设法逃走，自己这面胜了，不过是对同党面子难看，尚自无碍。敌人如胜，回来运用全力发动阵法，想再脱身，更是艰难。纵不神形消灭，至少也须舍却新近炼成的原身，元神还须受上重伤始能逃走。"妖尸一想又想，事机已迫，不敢再延。因当初被长眉真人禁压在玉灵岩地底时，为想穿通地层脱身逃走，对于土遁和穿通之法，独以全力加功苦炼，五遁之中，此为最精。那丙火神雷又是自己纯阴

之质的克星，由此冲出，多少得受点伤。恰好火遁一变，正是化生土遁，抗力越大反应越强。不敢径用癸水引它化生，只将元神幻化的碧影在火团中一涨，作出抵御之势，赶即由数十丈大小，收缩到四五尺一团。那火果然倏地加强，光焰熊熊，雷声轰轰，四方八面压涌而来。因是抗力不大，收缩得快，威势比前却差天渊。妖尸见并未化生戊土，火反增强，由此冲出固然加了阻力，如再相抗，万一牵动全局，与前一样厉害，岂不更要吃亏，弄巧成拙？方悔失计，正准备不再取巧，拚受一点伤害，硬着头皮径由丙火遁中冲出。

不料这五行遁法，被困的人不动则已，动必相生。不过妖尸略为抗拒，即行收缩，反应之力不大，变化也比前缓得多罢了。事有凑巧，他这里运用全力待要冲出，丙火已化生戊土，一片火海神雷忽化成千百丈濛濛黄雾，泰山压顶，海涛飞涌，上下夹攻而来。这先天五遁，土遁感应之力最强，随着敌势增减，相差最为悬远。这时只为阵中黄雾，戊土神雷并未发动，便那先戊土精气也极散漫，被困人仅被尘雾笼罩全身，如不再与相抗，至多再待一会，跟着化生庚金，稍微比此厉害，不似先前凝成实土，加上土雷之威，难于抵御。妖尸见状，喜出望外，更不怠慢。一面施展乙木丙火双重遁法，去抵御戊土和那化生出来的庚金。同时运用玄功，施展昔年玉灵岩穿通地层的神通，一声怪啸，元神化为一条梭形碧光，由百丈黄尘影里冲霄直上。妖尸急于脱身，本没想到将旗门震破，偏生阵法神妙，又无人在内主持，只凭本身威力自行运用。妖尸为防万一，双管齐下，一面逃走，又施展双重遁法以为生克。碧影往上一冲，戊土威力即便加强，再借乙木遁法一抗，立化庚金，癸水也自发动。经此一来，五遁相互生克，五色光华层层交织，声势骤盛。妖尸身困五遁之中并未冲出，见不是路，把心一横，也将

五遁全数施为，身仍破空而起。猛运玄功，那团碧影山崩海立一般，电也似暴涨开千百丈，发出百万阴雷，向五行遁光中爆化如雨。旗门本还不致震破，因是妖尸受困时久，静中参悟玄机，刁狡已极。一见不好，虽然五遁同发，上来力都不大，只是引逗之势。旗门吃了无人主持的亏，敌势一衰也跟着小了下去。妖尸这次又是以五行御五行，自身另有运用，不似先前莫测高深，只就眼前所受禁制，按着五行生克用作防身之具。这双方五行遁法，互为生克，本去阵法势盛，威力实已抵消多半。哪禁得起妖尸情急拼命孤注一掷？不惜损伤真元，突将元神暴涨，所施五行遁法，忽又加功。旗门五行只宜一一相生，越变越强，五遁齐施，无人主持，失却生克之妙，威力大减。几面一凑，立被妖尸元神震散。旗门随破裂了一面，稍现微隙，妖尸见了天光，立即破空逃去。震破时，阵内自是五遁神雷，爆如贯珠，万鼓齐鸣，震撼天地，阵外人听去，只是一种极清脆的一声爆音而已。

妖尸身虽得脱，元神真气也自损伤甚重，加以初入阵时，曾见有不少玄妙，只当震散五遁，突围逃走，不知旗门已被震破。又因敌人阵法已有如此厉害，那金船中的前古至宝归化神音，如被得去，异日焉有生路？才一脱身，首先回顾来路，遥望江面上霞光密布，宝气隐隐透映，知道金船已被金蛛吸出水面，正在吃紧当头。这一惊，真非同小可！妖尸不暇寻思，慌不迭隐身赶去。虽伤了三人并未得手。宝物已被敌人带了逃走，又遇见叶缤这等强敌作梗，正在忿急，忽听雪山老魅那等说法，料无虚假，好生喜慰。连伤之余，也是急于回山防患养息，本来无心恋战，因恨叶缤无故为仇，想顺便连人抓走。后见法宝飞来，百忙中，不合又起贪心，如非见机，几难幸免。终于元神本体均为佛火所伤，回山苦炼多日，终未复原。由此

功力大不如前，劫数到来，仍是无法避免。玉清大师仗着离合神光，使白骨神君受伤逃走以后，知道妖尸既已逃出，伏魔旗门不毁必伤。此宝外人不知收法，决难取走，如能寻回残余，交还神驼乙休重行祭炼，仍可复原为日后之用。见杨瑾、英男、叶缤三人，先后赶到。妖尸、老魅已无胜理，连忙赶去一看，只当地山石林木，好些化为劫灰，伏魔旗门，哪有丝毫踪迹？不知残宝就在到前被别人无心中路过，冒险强收了去。当时只以为被妖尸炸毁消灭，不曾想到飞空眺望，没有踪迹追寻。那人捡了便宜，先望见前面妖气宝光上冲霄汉，哪一面俱不好惹。刚刚撤身往回路飞退，又见一道金光匹练横空，往得宝之处电掣而来。作贼心虚，益发不敢停留，连忙收敛遁光，加急飞驶。玉清大师一意寻回法宝，微一疏忽，竟被逃去。玉清大师遍寻无着，重返原地。妖尸谷晨和雪山老魅已相次受伤逃走了。

众人互相谈了一阵经过，俞允中、戴湘因、凌云凤三人，念记被妖尸所伤的刘泉、赵光斗、魏青三人安危，虽听颠仙说：玄真子早接凌浑书信告知此事，曾命诸葛警我带来当初东海三仙合力同炼的起死灵丹，现正在后洞施治。终仍不甚放心，匆匆问了几句，便即赶往外，余人因有杨瑾示意，金钟岛主叶缤日间诛了妖人九烈神君爱子黑丑，迟早必要来寻仇，偏生多年辛苦用两极真磁精英炼成的冰魄神光，被妖尸元神震散，急于运用玄功收敛还原，须时甚久，惟恐九烈老妖此时赶来，措手不及难于兼顾，请众暗中相助，俱都不曾离开，旁观相待。约有三个时辰，天已大明，刘、赵、魏三人，也经诸葛警我救转，同众赶来。那浮空千万缕彩丝霞芒，才渐渐由散而聚，经叶缤一一收尽。杨瑾与叶缤前生至交，知她法力高深，自不必说。凌云凤、俞允中、戴湘因，前随慕容姊妹往三柳坪

护送木舟，曾经目睹，岳雯、孙南、余英男、玉清大师适在战场，也曾亲见神奇。诸葛警我和刘、赵二人，却是闻名已久，从未晤面。等到人救回生，赶来观看，神光恰好收完。俱欲见识一回，便托玉清大师、杨瑾二人，代之关说。

这时杨瑾见大功告成，未生变故，好生代为忻幸，正要将手中古灯檠交还，听三人一说，笑道："叶姊姊人极好说话，我又和她两世至交，想必不致见拒呢。"正谈笑间，叶缤已从空中飞落，杨瑾照实说了。叶缤笑道："你我至交无妨，眼前郑道友、玉清道友，和另外几位俱是方家，本来不该班门弄斧，妹子适才元气稍有伤耗，以致收时艰难。本想试为施展，看看运用如何，是否复原，既蒙诸位道友谬赏，说不得只好献丑了。不过妹子道浅力弱，万一元气消耗太甚，此时尚未觉察，为博诸位道友一笑，妄自竭尽全力。一个不能由心运用，虽已凝为一体，不致出大差错，终恐全数施为，其力太大，一动驾驭不住，反倒贻笑大方。姊姊劫后重来，法力高深，佛门心法，尤为灵妙，仍劳在旁照看如何？"颠仙在旁静观，原有用意，见以三个时辰的工夫，竟将妖尸谷晨震成粉碎的两极元磁精英炼成的冰魄神光，收聚还原。功候精纯，岂是寻常同道所能学步？好生赞佩。忽听诸葛警我等三人托杨瑾、玉清大师，要她施为，以开眼界，跟着心灵一动，有了警兆。正想劝阻，叶缤已自一口答应，并还说要全数施为。那警兆感应更急，大有立即发动之象，方觉奇怪，忽见叶缤朝杨瑾使个眼色，又打了一个手势。杨瑾笑说："姊姊太谦，神光何等神妙，又是试演为戏，并非遇敌，要人照顾岂非笑话？"说罢，身形一闪，便带了古灯檠一同隐去。颠仙再一寻思叶缤所说的话，明似谦虚，实则故意那等说法，才知叶、杨二人，必有什么警觉。大敌将临，一个借着演习神光为由，故作毫无防备神气，又当新挫之余，示

人以隙，却令一个手持佛门至宝，隐身极高云空，暗中戒备。等敌人一到，立即各施全力，上下夹攻。看二人行事如此机密，来者必是九烈神君等极厉害的强敌。这类妖邪最是狠毒，只见是他敌人一面，不问青红皂白同下毒手。此时话又不能明说，回顾门下诸弟子俱在后洞守护新得诸宝，一个不曾在场。杨瑾这一隐形，玉清大师、诸葛警我、岳雯等三人首先觉察。魏青、俞允中想要询问，已吃三人摇手阻住，并将赵、刘、俞、魏、孙、凌、戴诸人，招在身旁，令聚一处。刘、赵二人神情也似明白，知已无碍。有此三人足能应付，不致有甚差错，心中一放。叶缤此来，曾出大力，谊无恝置，便也加紧准备，静候发难不提。

原来那九烈神君虽是一个极厉害的妖邪巨魁，因他得天独厚，所居洞府，四时皆春，景致极佳，有无穷享受，无须在外为恶诛求。人又明白利害轻重，极畏天劫，深知邪不胜正，从不自恃法术高强与人树敌。虽然贪淫好色，供枕席淫乐的，多是各异派中有姿色的荡女淫娃，如黑神女宋香娃之类。以前偶在外面遇上美好女子，带几个回去供他采补，也都是用妖法摄取富贵人家重金，向女家明买，或是变幻美少年勾引，对方十九为他财色所动，出诸自愿，并非出于强迫。女的如果真个坚贞，不受诱惑，他也决不勉强。近数十年，更因正邪各派，群仙劫运将临；静中参悟，推算出本身大劫不久也快到来，起了戒心。长年用禁法深锁洞门，只在宫中同了姬妾女徒淫乐享受，一步不出。一则恶迹不彰，二则他的妖术法宝也真厉害，委实不易克制，因此各正派老少两辈中人，对他均不甚理会。算是旁门左道中，第一个本领高强，而能不骄不妄，敬畏天命的人。话虽如此，可是此人有一特性，恩怨之心极重。轻易不与人结怨树敌，一上来，先总忍让，或是设法化解，一到忍不下

去，成了仇家，便和仇家誓不两立，不报复完，决不中止。生平与人结仇，共只三次，俱在七、八十年前。和他做对手的，也是左道中法术高强之士，闹得一天云雾，每次死伤多人，结果仍败在他手里。处置仇家，也极刻毒。黑丑是他独子，天生戾气，喜动恶静，见异思迁，永远不耐在洞中久居。偏生乃父法规甚严，再三告诫："你自生下地，面上便有煞纹，近年渐透华盖，大是凶险。现值各派群仙应劫之期，峨嵋一派正秉教祖长眉真人遗命，在凝碧崖开通五府，广收门人，准备使本派发扬光大，近年声势极强盛。当此正教昌明，正胜邪消之际，你性喜动，又有你母纵容，屡代求说，时常出游，我不禁你。好在你已得父母真传十之六七，我与各派中人均无仇怨，只你不在外面胡来，各正派中人，无故决不与你为难。各异派中，小一辈的敌你不过，长一辈比你强的，无一不知我父子来历，就非素识，也决不愿与我结仇。不过峨嵋派等长幼两辈人物踪迹，多在云贵川湘一带，最好还是避开一些。并非是怕，实为彼此本可相安，两无干犯。如若因有结怨生嫌，你吃了人家的亏，我不容不问。但是，他们人多势盛，他本门中便有不少高人，何况还有无数道法高深的散仙异人与之同气，哪怕伤了他一个不相干的后辈新进，也必不肯甘休。我不出去，面子难堪，恶气不出，只一出去，星星之火，立即燎原。他们正当鼎盛之时，万无败理，那时吃亏的自然是我们了。我的运限偏又应在这一劫，躲尚还恐躲不及，如何反去招惹？你平日狂妄任性，到时未必能听我话，如不预先防备，早晚你自己身败名裂，还要累及父母全家。因此，为你用了九十八日夜的苦功，炼成一种禁制心灵之术，另有一道灵符，与你心灵相通。一经施为，从此出外，如若违我戒条，或与峨嵋诸正派之人相遇，知而不退，或是自恃法力与人争斗，一动念间，身心立起感应，发生

无限痛苦。仅你所习玄功变化，隐身逃遁之法尚在，一切俱都施展不得了。”九烈神君随取出一道灵符，如法施为。手指处，化为一片五色烟雾，将黑丑全身罩住，晃眼不见。

黑丑前因在外闲游，交了不少异派妖邪，约同向各正派寻隙，路遇衡山金姥姥罗紫烟的门徒向芳淑，欲用妖法擒住淫乐。幸而向芳淑人极机智，身旁又带有师门至宝纳芥环，将身护住，未为阴雷妖火所伤。正在相持不下，被极乐童子李静虚走过看见，用先天太乙神雷震散妖气，还打死了他两个同党妖人。总算黑丑见机得早，看那太乙神雷威力，迥异寻常，仗着身外化身，玄功变化，逃回山去。满拟父母平素钟爱，必能为他报仇雪恨，谁知九烈神君一听仇人形相和所发雷光，竟是群邪闻名丧胆的极乐童子。此人与峨嵋教祖长眉真人尚是同辈，现已炼就婴儿，成了真仙，道法高深，有无上威力，为方今各派群仙中第一等人物。曾在成都慈云寺，一举手间斩了绿袍老祖，将他所炼十万金蚕恶蛊毁灭净尽。黑丑得逃回山，尚是看他恶迹不彰，手下留情，如何敢去招惹？九烈不由又惊又急又怒，大怪黑丑不该与各派妖人交往，重重责罚了一顿，禁闭洞中两三年，不许外出一步。关得黑丑心烦意乱，万分难耐，好容易盼得许他出山，自然百依百随。行时九烈神君重又叮嘱：“你反正在外游荡无事，就是采补一层，也只能学我以前的样，不可强求。你又素无长性，遇见好的，玩上几天便即生厌，永不带回山来，日常多是宿娼，有何真阴可采？海外尚有不少仙山胜域，你均不曾去过。那些岛屿，产着许多灵药异果，主人俱是散仙一流，于人无忤，自在消遥，享受清福。各正派此时现正忙于积修外功，轻易无人涉足，更不在我所施禁法制之内；与其在中土和五台华山这些日暮途穷、大劫将临的人鬼混勾结，惹些乱子来使我忧急气忿，何如去与好些散仙交纳？此

辈性多恬静冲虚，内中尽有高明之士，如与交往，非特有益无损，久了还可变化你的气质。每次就便采些灵药异果回来，岂非绝妙？我所炼的道法，本非玄门正宗，饮食男女均非所禁。海外不少女散仙，如再机缘凑巧，能物色到一个仙妻，更是快事。比在中土乱交损友，惹事生非，到处都是荆棘，不强得多么？”

黑丑口虽应诺，因上次还恋有华山教下妖妇，香城娘子史春娥，她丈夫也是一个华山派有名人物，名叫火太岁池鲁，炼就本门烈火，性情比史南溪还要暴烈。上次极乐童子用太乙神雷打死的二妖人，便有他在内。史春娥性最淫凶刁悍，阅人甚多，黑丑本相瘦小奇丑，生得比鬼还要难看。按说史春娥决看不中他，也是孽缘凑巧。二人相会之时，恰值黑丑摄了一个美女，在终南山深山之中，摄取元精。照着往常，只用邪法将女子勾引，到了无人之处，便现原形奸淫，不再隐饰。偏那女子长得甚美，又是绿林出身，武功颇好，黑丑淫心极重，觉着对方昏迷，任人摆布，无甚兴趣。心想美女难得，打算留着多玩几天，再行采她元精。自用邪法幻一美少年，勾引上手，一直是用幻相交接，没有现原形。那女子也未受妖法迷禁，只当仙缘遇合，极意交欢。这一来，黑丑越觉有趣，居然连淫乐了十多天，没舍得将她弄死。那地当终南山风景之佳处，时已春暮，繁花成锦，碧草如茵。这日黑丑寻了一片繁花开的桃林，男女同脱了个精光，席地幕天，白昼宣淫。先交合了两次，兴致犹觉未尽，特意又从所寄居的山洞内，将用妖法摄取来的酒肉鲜果取出，放在桃林山石之上，互相拥抱，饮食了一阵，又起绕林追逐。那女子也颇淫荡，工于挑逗性，引得黑丑性发如狂，两人互相纠缠谑浪，极情尽致，淫乐不休。正在快活起劲，值妖妇为一面首被丈夫偷偷杀死，发了悍泼之性，大闹了一

场，由相去百余里的梨花峡妖洞中走出来。心上人惨死，急怒攻心，负气出走，任意所之。本没一定去处，飞过时，无意中发现下面桃花盛开。妖妇最爱此花，又当气忿心烦之余，下来随意观赏，解闷祛烦。落地之后，便往桃林深处走去。

行约里许，前面有一峭崖挡路。妖妇在本山住了多年，每当花开时，必常前来游玩，地理极熟。知道转过崖去，有一片桃林，虽然寥寥只得数十株桃花，没有别处桃花茂盛，但均异种，花朵独大，红白相间，另具一种温香，令人心醉。又有芳草连绵，平野如绣，碧嶂丹崖，白石清溪点缀其间；显得景物越发清丽，为每年必游之所。妖妇刚刚缓步前行，打算绕崖而过，隐隐闻得崖那边男女笑语之声，暗忖："那里景物虽佳，但是四外具有连峰危崖环阻，连个樵径都无，附近又无可供修道人隐居的山洞。每年除自己常来游玩，只桃熟时，有成群猴子翻山越岭来此采摘，平日休说是人，连野兽之迹，都难见到。这男女二人，年纪甚轻，近来峨嵋派收了不少狗男女，个个强横，本门和五台诸派常遭他们毒手。自己因常来出外摄取美少年，丈夫每每劝说，仇敌势盛，本派力未养足以前，最宜隐忍，照此行为不检，极易将这些小狗男女引来。自己当他醋心太重，故意恐吓，总是不听。连日心神不安，莫不真个寻上门来的晦气？"她心中一动，立即行法将身隐去，悄悄探头出去一看。正赶上那一双男女，精赤条条在花林中始而互相追逐了一会，女的被男的擒住，按倒丰茸草地上，纠缠做一堆，不可分解。晃眼之间入了妙境，渐渐酣畅淋漓起来。这时黑丑变的是一个仙骨英姿，形貌绝美的少年，固非原来鬼物形相，便那女子也是上等姿色，端的妾比花娇，郎同玉映。四周景物，是那么美妙，又当着日丽风和、动人情思的艳阳天气，目睹这等微妙奇艳之景，个中人再妖淫放浪一些，妖妇只管曾经沧海，见

多识广，似此光天化日之下的活色生香，尚是初次入目。看不片刻，早已目眩情摇，心神都颤。只觉一缕热气，满脸热情，宛如渴骥奔放按捺不住，哪还顾得稍微矜持？妖妇看到中场，毫不寻思便现身出去，口中故意娇叱："何方无耻男女污我仙景，快起来见我！"随手指处，一缕紫荧荧的血光，已随手飞出打向那女子左太阳穴。"哼"得一声，玉躯一侧，歪倒在黑丑身上，当时毕命。黑丑正在情浓头上，没想到有人来煞风景，闻声不妙，无如那女子该死，颠倒衣裳、刻意求工，一心专注所欢，耳目都失了效用。黑丑又是爱极怜惜，惟恐暴起抵御致遭误伤，自恃玄功神妙，敌人不能伤害，又听口风不怎厉害，意欲先行法护住心上人，看清来历，再作应付。不料妖妇奇淫奇妒，一见黑丑便决心据为己有，发之惟恐不深，对那女子却是惟恐留着分她一脔，恨之惟恐不毒。话虽不狠，下手却又毒又快，所用血焰针，仙人中上，不死必伤，何况凡人？黑丑一时疏忽，瞥见紫光一线电射而来，忙想抵御，已自无及。不由勃然大怒，赶即赤身纵起，待现原身杀敌泄忿时，目光到处，见对面桃花树下，站定一个满面娇嗔，似羞似怒的绝色女子。论起容光还要妖艳得多，不特眉目眼角无限风情，便是全身上下，都无一处不撩人情致。黑丑出山不久，几曾见到这等人物？当时淫心大动，既没问对方假怒用意如何，立施邪法勾引。妖妇的法力本领虽然不如黑丑，对于各种的迷人妖法，却都内行。黑丑奉有父命，不许对所迷女子，行强迷惑，第一要她自愿上钩，除非对敌时，万不得已才可施展本门心法。积日既久，习以为常。上来用的是寻常迷人邪法，妖妇自然一见即知。她知黑丑本领不曾施展，心还暗笑："这等浅薄伎俩，稍有烈性的女子，也迷她不动，何况于我？倒是你这天生的仙根玉貌，异禀奇资，比甚法术都强，怎不知道呢？"

如照往日遇见这事，妖妇非故意破法引逗，取笑一场不可。一则情急万分，恨不能一下将他紧紧搂住，融成一体。百忙中，再问他为什么要爱那样贱货，咬他几口，才得称心。那有心思工夫，矫情作态，二则自己杀人所欢，立即毛遂自荐。本意女的是个凡人，男的纵会法术也极有限，可用妖法引他上套。谁知对方竟是行家，尤妙是先怒后喜，分明新欢胜于旧欢。这一来不特省事，加了兴趣，还可掩饰自己淫浪形迹，真个再对心思没有，当下一拍便合！妖妇装着本是好人，为黑丑妖法所迷，因而入彀。初意还当黑丑真个十分爱她，贪恋美质，意欲长此快活，只是以假为真的装着昏迷，软洋洋横陈地上，任凭作践。不特没想到采取心上人的真阳，连所擅房中绝技，均未施展出来。谁知黑丑别有深心，因见妖妇下手毒辣，所施法宝既极厉害，以为不是淫荡一流。此时顺从，全因受了邪法禁制，神暂昏迷，只一清醒过来，未必委身相从。加以心爱荡女被杀，心中不无忿恨，这等有道行的真阴极为可贵，乐得就此采取，还可为所欢报仇。一经到手，连幻相都顾不得再撤去，一面姿意淫乐，一面施展家传采补之术，吸取妖妇元精。妖妇初尝甜头，觉出对方功力与平日所接面首迥不相同，方自称心，喜出望外。猛觉对方发动一股潜力，当时花心大开，通体麻酥酥，说不出的一种奇趣。正在乐极情浓，百骸欲散之际，忽然警觉对方不怀好意，知道不妙，忙把心神一定，赶即运用全力将灵关要穴紧紧锁住，真气往回一收。总算见机尚早，勒马悬崖，未将真元失去。因知对方功夫出奇，暂时得免，实是侥幸；再延下去，仍恐难逃毒手，不敢再事矜持。一面保住真元；一面早施遁法，冷不防扬手打了黑丑一个嘴巴，俏骂得一声："狠心冤家！"人已纵身脱颖而起。黑丑见妖妇似已迷住，并未施展全力。眼看探得骊珠，元阴就要吸入玉窍，也是猛觉一股

潜力外吸，和饥婴就乳一般，已然近嘴忽又远引。收翕吞吐之间，奇趣横生，几于本身元精也受摇动。方觉对方也是行家，待要加紧施为，妖妇倏地打了自己一嘴巴，脱身飞起。心中一着急，刚喝："你想逃走么？"未及跟踪追赶。妖妇已满面娇羞，一身骚形浪态，俏生生站离面前不远，一株繁花如锦的大桃树下，手指黑丑，娇羞骂道："冤家，你放心！我遇见你这七世冤孽，命都不打算要，连你的来历姓名也不考查了，只是话须说明了再来。"黑丑闻言，才知她前是有心做作，假装痴呆。

妖妇本来生就绝色，这时全身衣履皆脱，一丝未挂，将粉腰雪股，玉乳纤腰，以及一切微妙之处全都现出。又都那么浓纤合度，修短适中，肌骨停匀，身段那么亭亭秀媚，偏无一处不是圆融细腻。再有满树桃花一陪衬，越显得玉肌映霞，皓体流辉，人面花光，艳冶无伦。妖妇又工于做作，妙目流波，轻嗔薄怒，顾盼之间，百媚横生。甚人见了，也要目眩心摇，神魂飞越，不敢逼视。黑丑几曾见到过这等尤物？不等话完，早挺身而出，扑将过去，仍旧温存。妖妇心存笼络，何等滑溜，见他伸手要抱，只一闪，便自躲开。黑丑先前是急先锋上来，便据要津，一切未细心领略。这时人未抱着，只在妖妇背后股间，挨摸到一点，立觉玉肌凉滑，柔腻丰盈，不容留手。连抱了两次，均吃闪开，没能得手，越发兴动。妖妇本无拒意，又不便再逞强暴，只得央告道："好仙姊，既承厚爱，有话且先快活一回再说，不是一样么？"妖妇见他猴急，知已入彀，动了真情，边躲边媚，吃吃的答道："你不要忙，人反正是你的了，只是我还要问一句，你爱我是真是假？"黑丑急答："自然是真的。"妖妇笑啐道："我不是那死的贱婢，你明是想害我，还说真爱，这样越发至死也不依你了。"黑丑知瞒不过，忙改口道："先

前因你太狠，不知你是甚心意，唯恐明白过来还是不从。又不知你这等好法，实想盗你真元，给那女子报仇。如今休说你还爱我，便是日后不爱，也决舍不得伤你一丝一发了。”妖妇笑道：“照此看来，还稍微有点爱。我也不知你是真爱或假爱，只是我爱你这冤孽极了，爱得连命都愿断送给你。但我也非无名之辈，能有今日，也曾修炼多年，受过不少辛苦磨难，就此一回葬送，太不值了。你真是无情无义，要采我的真阴，那于你大有补益，我也心甘情愿，但是我得享受些时，才能奉上。并且在我未死你手以前，你却是我一个人的，不许再和别的女子勾搭。你如愿意，凭你摆布，无不依从。否则我便和你拚命，我胜了与你同死，败了也宁死在你的面前，也不容你沾身。你只估量，给我几年光阴的快活吧。”妖妇这里，流波送媚，款启朱唇，娇声软语，吐出无限深情密爱。黑丑由不得魂消魄融，心摇神荡，偏是只凭文做，捞摸不着，和馋猫一般，早已急得抓耳挠腮，心痒痒没个搔处。好容易盼她把话说完，又听相爱如此之深，热爱情急之际，未暇深思，惟恐所说不能见信，立即跪倒起誓道：“我蒙仙姊如此真心垂爱，此后成为夫妻，地久天长，同生共死，永远相亲相爱。如若负心再与别的女子交合，形神俱灭于无限飞剑神光之下。”黑丑本意说到形神俱灭为止，话快出口，忽然想起本门修炼，多仗采补，自己按说功力尚差，不比父亲修为多年，已到火候。现时只为行乐，所以无容采补。所有宫中姬侍都通道法，能得此女为妻，自是旷世难逢的尤物，可以无憾，但是采补仍不能免，此誓如何起得？黑丑话到口边，以为自己炼就三尸，有三个元神，稍有丝毫缝隙便即遁去。真遇见最厉害神奇的法术法宝，不过舍去一个元神，再费九年的苦功，仍可炼他复原。飞刀飞剑多是五金之精炼成，本门更有独一抵御之功，休说形神俱灭，稍次一点的，直不能

伤及毫发。即便遇见象父亲所说，象峨嵋门下那十几口最厉害的仙剑，如七修连珠，以及三英、二云所用诸剑，合璧夹攻，也至多葬送一个化身，无论如何也不致形神全消。觉着这誓，决无应理。念头一转，随把末几句加上。实则妖妇倒真是热情流露，爱他如命，虽然欲与故拒，用了不少迷人手段，所说倒也不尽虚言，心中自然不无希冀。照这火一般热头上，黑丑如许她十年欢娱，到期仍要摄她元精，当时也必点头，情甘愿意。不过水性杨花，将来有无中变，难说罢了。黑丑这等答法，自然心满意足，喜出望外，也没回答，只将牙齿咬住朱唇，"嘤"的一声娇呻，柳腰微侧，仿佛不禁风似要倾倒。黑丑话一说完，早从地上纵起扑上，一把紧紧抱住，玉软香温，腻然盈抱，双方俱各美满已极。妖妇也不再抗拒，跟着双双一同侧倒，横陈在碧草茵上。这一来，泯去猜嫌，刻意求欢各显神通，均不施展杀手。只管卖弄本领，全无忌忌之念。端的男欢女爱，奇趣无穷，酣畅非常！

时光易过，不觉金乌西匿，皓魄东升。男女二妖孽又就着明月桃花之下，极情尽致了一阵，方始坐起。舍去原地，另觅了一片干净草地，将先剩美酒肴果，放在面前，相偎相抱，饮食欢嬉。妖妇笑道："我没见过你这猴急的人，连口气都不容人喘。我两人如此恩爱情浓，到了现在，彼此还不知道姓名来历，不是笑话么？"黑丑把妖妇搂住，紧了一紧笑道："先见时，是怕你不肯依我，急于上手。后虽想起，无论爱极情深，连你说那些话都等不及，哪有心肠再叙家常？反正是我的人了，早晚一样，忙它则甚？"妖妇道："我本是想先说的，一则见你所学与我虽非一家，断定彼此必有渊源，我又有个讨厌的丈夫，并非无名之辈。我师父更是一派宗祖。我是向来行事无所顾忌，师父、师叔们和我丈夫俱都无如我何。你美得出

奇，令人一见动心，不用再显所长，已恨不能一碗水吞下肚去。连敌带友，我也见过无数美男子，似你这样，做梦也未见过，难保不有一点做作，我却看不出来。真正年岁虽不易测，但各派道友中，并无你这一人，必是新近出山的有道之士。初出茅庐，多半胆小，惟恐你想起两家渊源，有了顾忌，岂不扫兴？再加师教严的，以你这身功夫容貌，无论仙凡，哪里找不到便宜。我的情浓，妒心尤其重，爱了这人便不许他人染指。适才上来，先将贱婢杀死，死在你手，都所甘心。但决不许在我生前，你再爱一个，便是如此。如再为胆小害怕，临阵脱逃，我再拦你不住，那我不更糟了。所以还是不说，等到事后再作计较。现在看出，你果真爱我，说也放心了。你到底是哪位仙长的门下呢？”黑丑又把妖妇极力温存抚摸，逼令先说，妖妇便照实说了。先以为黑丑听了华山派的威望，必要吃惊，谁知如无其事，只笑道：“心肝以为烈火祖师门徒厉害么？你的来历说了，我却不能说呢。”妖妇在黑丑怀里，媚眼回波，满面娇嗔道：“你还真心爱我呢！连个姓名来历，都不肯说。”黑丑道：“不是欺你，是有不能说的苦。”妖妇媚笑道：“有甚难说的苦？我为爱你，命都不要，任你天大来头，只你不变心，我都不怕。”说时玉股不住乱扭，又做出许多媚态。黑丑吃她在腿上一阵揉搓，凉肌丰盈，着体欲融，不禁又生热意，趁势想要按倒。妖妇一味以柔情挑引，执意非说出来，不允所请。黑丑无奈，只得把妖妇抱紧，通身上下连咬带吻，先爱了个够，然后叹道：“我真爱你，想这露水夫妻能够长久一些，所以不肯明说，你偏要我非说不可。我又不舍得和你强，我也不怕师父，说出其实无妨，只恐缘分就快满了。”

妖妇闻言，好生惊疑，想了想，仍是追问。并问缘满之言，

由何说起。黑丑道："我一说出真名，你就不会爱我，岂非缘满了么？"妖妇手向黑丑额上一戳道："我说你太嫩不是？我还当你有甚大顾忌处呢，原来如此。实告诉你，你就是我的命，离了你，我就活不成。无论你以前以后，声名多坏，为人多么可恨可恶，那么为你连累，受下无边苦难，粉身碎骨，都所甘心。焉有为此不爱之理？"黑丑只是摇头。妖妇奇怪道："这又不是，到底为何？我决不变心，你只明说吧！"黑丑吞吐道："我本相奇丑，这个又不是本相。"妖妇笑道："这个我也早在意中，只没看出罢了。照你的好处，便丑得象鬼我也爱你。何况你能变得这好，本底子也未必差呢！"黑丑道："那是我看家本领，哪能当真？如照本来，真比鬼还丑呢。难道心肝全不嫌么？"妖妇脱口笑说："决不嫌厌。只先不现出来，等心肝说完来历，我还有话。"黑丑便把自是九烈神君之子黑丑说了。妖妇闻言大惊，暗忖难怪他听了烈火祖师名头，不怎动容，原来竟有这大来头。此人虽然奇丑，但他父子道法高强，情份又如此深厚，与他相处，日后得益无穷。为要坚他相爱之心，故意加做一些妖淫情态，笑答道："你忒痴了。你当我是世俗女子么？你有这等家传本领，便现真形也能使人爱而忘死。何况你所幻假形，那么美妙，还叫人看不出来呢！不怕你笑，我以前也曾交接过不少壮美少年，可是不消几年时，便化枯骨。即便至今不死，也都龙钟衰朽，老丑不堪。常人最美的光阴，也只十八、九起，中时一、二十年，少年时再要作践一点，更连这短时光都挨不过。照我所遇的人来说，就没一个活满过三年的，总是没有多久，使人扫兴。我因美质难得，遇到一个好的，即使不采他的真元，多么爱惜他，也是无用。先还仿佛余勇可嘉，实则精髓早枯，越用药力，他越死得快。终于久而生厌，我不杀他，他也自死，真是无可如何，干叫人生

气，只恨当初白爱怜了废物。同门中虽有几个差强人意的，一则多是枉自修炼多年，自来未断色欲，根基不固，到了紧要当儿，难免心动神摇，惟恐吃了我亏。二则他们见人就爱，知我情浓妒重，怕多纠缠，除师父、师叔均有爱宠，听说极好，不承下顾，没试过，余者均非对手，日久也都借故分开。我觉他们比常人还要惹厌，几回伤心，再也不睬他们。比较起来，还是我这位没出息的夫丈，既能备个缓急，他除有时见我和人情热，不免吃醋暗算人家，是个缺点，只不眼见，也还不闻不问。别的都还将就，所以能和我相处至今。他也长得奇丑无比，并未嫌他，可是现在遇上了你，能否还能长处，就难定了。我初见人时重貌，一经交好，重才更甚于重貌。往往一试，即不再顾，或是不试而退的都有，没的招人心烦。似你这样千载难逢的人才，还有什么不足之处？再为十全十美，你永用幻相与我快活，即使骤然路遇隐藏不及，我只当那是你的元神幻化，以假为真，以真作假，不是一样么？只交接时看着快活，助些兴趣而已。”黑丑听妖妇如此淫浪凶毒，奇妒无耻，一点不以为意，反觉她爱极而忘其丑，不特甘死无悔，连她许多不可告人之事，推肝吐胆全数说出，可见情分之深。不禁爱极，重又搂抱在地，淫乐起来。妖妇一边迎合，媚笑道：“久闻九烈神君独子黑丑，生具异相，身高不满三尺，红睛绿发肤黑如墨。你生相如此奇丑，我偏会和你成夫妻，舍身相爱不稍嫌厌。真可算是舍其所短，而用其所长了。”黑丑听她语带双关，浪意十足，越发高兴，“心肝性命”喊个不住。

这一双妖邪男女，正在乐极情浓，不可分解之际，忽听一声厉吼，一道暗赤光华含着十几根细裁如箸，长约七寸的黑光，直朝黑丑头上飞到。妖妇闻声，便知丈夫寻来。必是看出双方情热，醋劲大发，惟恐自己偏护所欢，飞剑难伤，竟连师

父新近传授轻易不准妄使的“天缠秘魔神钉”，也同时发出。情人纵是法力高强，骤出不意，无法抵御闪躲，不死必带重伤。心里一急，不由得怒喝一声，便待纵起，去和丈夫拚命。谁知妖妇身被黑丑压住，仍如无事，百忙中定睛一看，黑丑仍在身上，另外有一个三尺来高的小黑鬼，在周身碧烟围绕之下，已和丈夫对敌斗在一起。那神钉明见穿身而过，竟未受到丝毫损害。果然名不虚传，玄功奥妙，生平初见。不由又是心爱，又是佩服。越把本夫视若粪土，惟恐气他不够，竟装着没有看见本夫在侧，特意做出许多骚声浪气，丑态百出。

原来妖妇之夫池鲁，自从当日妒奸，将面首杀死，二人变脸大闹，几乎动手拚命，平日宠爱，受制已惯，妖妇淫浪滥交，早经约定，匪自今始。妖妇法力稍逊，真要情急动手，难免要吃亏，反被振起夫纲，日后更难快意，于是负气出走。这妖人更是暴性，每和妖妇闹过一回，必再三负荆，加添一些苛法奇章，多受好些挟制，始能和好如初。这次也实因所杀的是妖妇新交，正在情热头上，不稍顾忌，太已看不下眼，妒火暴发，骤下毒手。池鲁深知这位贤妻脾气，决不甘休，偏又不舍分离。妖妇走才半日，便生悔意。心想反正得求她回来，一样服输，何苦多受孤栖之苦？于是出来找寻，知妖妇近来得罪了许多同门，平日只顾摄取壮男，采补作乐，同道中多无往还，不会远走。新欢已死，又和自己反目，晚来难耐孤寂，此时必往邻近山城镇中，先摄取一、二少年，仍在本山觅地相聚，聊以解渴。此妇心肠最硬，越伏得晚，吃亏越大，既要寻她，早去为妙。谁知把妖妇平日几处藏健之地，反复找了几遍，并无踪迹。最后心里一灰，想起妖妇此时必又同了所摄的人，在隐避处尽情淫乐，自己却成了一个孤鬼，不禁妒火重燃。正在烦恼之际，忽听破空之声。池鲁抬头一看，空中共是三道光华，

正由东而西横空飞渡。色如虹霓，飞得极高，光也不强，飞更不快，如换常人，直难闻见。一看路数，便知是正教门下。暗忖敌派门人几乎无一弱者，这三道剑光分明是炼成不久，如是高明之士，怎会用它出来游行？这些小辈，可恶万分，乐得乘他未成气候之时除去，将来好少许多事故。又在气忿头上，怒火中烧，念头一转，立即升空飞去。身才离地，哪知这三个敌人没等他追上，先自返身迎来，一照面，便喝："何方妖孽？通名受死。"妖人见敌人乃是三个女子，俱是仙风道骨，美貌非常。内中一个穿黑衣的少女，尤为秀丽，不由动了淫心。以为敌人飞剑平常，一心还想生擒了来取乐。哪知来人正是四川云灵山白云大师元敬门下得意弟子郁芳蘅、李文衎、万珍。因白云大师学道最早，在同辈中年岁几与玄真子嵩山二老等不相上下，收徒也最早，所以郁、李、万三人，都有高深造诣。近年奉了大师之命，在山东劳山另辟山洞府修炼，随时在外积修外功，并不住在一起。这次三女闻说峨嵋不久开府，师叔妙一真人奉师祖遗命，正式承继道统之期不久将至。又听本派小辈师妹弟中，着实出了不少人才，凝碧崖已然开关，好些同门俱已移居在内，连出了许多事故。仙山风景，美妙非常，私心向往，已非一日。上次慈云寺青螺峪，以及史南溪等妖人攻打凝碧崖，均值闭关炼丹，正在火候，未得前去，常引以为深憾。加以好久未接师父谕旨，虽知峨嵋开府盛典，决不会不令参与，终想早一点与这些自生以来的新同门相见。并且探听师父的口风，将来有无移往仙府清修福份，于是借着省师为由，往云灵山赶去。白云大师还收有一个小徒弟，名叫云紫绡。非常美秀聪明，禀赋也好。上年时，紫绡见自已入门未久，好剑尚没一口，而三位师姊不特各有仙剑随身，道光尤极高强。先背了人向大师姊郁芳蘅讨要，请其便中代为物色，得了答应以后，一

想师父曾说，功夫炼时虽难，只肯下苦功，终有成功时。惟独好剑，须看各人缘法，难得求到。大师姊虽然答应，不知道何年到手。如若三位师姊全都托到，比较指望多些。于是又向李、万二师姊求说。三女本极爱这小师妹，禁不起一阵软磨央告，全都允了。并还答应，必为办到。下次省师，也许便可带来，至不济，各人采用五金之精，现炼也炼出三口来，决不使她失望。紫绡自是喜极，谢了又谢。三女都是疾恶如仇，遇上异派妖邪，从不轻饶。本意再遇敌人，只将敌人杀死，不将他飞剑绞断，以便留赠师妹，不过略费一点改炼之功，并不为难。谁知分手以后，一年多工夫，外功虽积不少，异派妖邪，只遇到过两次，均被连人带剑一齐逃走。行时想起前言，为难了一阵，万珍说："现时炼剑决等不及，妖人遇不到，我们不会寻上门去么？如由陕、甘两省，绕着路走入川，那一带多是异派妖孽巢穴，再要露出一点形迹，我不寻他，他也放我们不过，岂不就有夺剑之望么？"郁芳蘅觉着此去华山终南一带，俱是妖邪首脑所栖之地，惟恐一不小心弄巧成拙，这等做法，大是不妥，意欲拦阻。李、万二女，自恃飞剑神妙，遁法精奇，又有绝好护身法宝，即不能胜也无妨害，执意不听。俱说已然答应了小师妹，怎好意思空手前去？至少也得给她找到一口。郁芳蘅强她不过，也真心爱这小师妹，只约定慎重行事，避开华山一处，免与烈火祖师等敌人首脑相遇——败多胜少，平白吃亏。只能暗中寻敌，不可公然炫露，挑引强敌。李、万二人志在得剑，不是寻敌拚斗，也就允了，讲好起身。

事也真巧，三人飞离终南山不远，李文衎说："前行便入汉中，怎能遇见敌人？"正想把剑光露出。郁芳蘅天生慧眼，忽然望见左侧山坳中，宝气隐隐透出地面，心中一动，忙率二女赶去一看。那地方是一极晦暗的深谷，两面阴崖低覆，不见

天日，谷径仄险，又无出路，宝埋地底颇深。万、李二女临近均未看出，如非芳蘅过时，目光所及恰是地方，或是目力稍差，也难看出。细一辨认，竟是金精所萃，越发高兴；只是地上已有发掘痕迹，只不知前人既已看出宝气，怎会浅尝辄止，未将宝物取走。也不管他，忙即行法发掘出来。乃是一个三尺多长，两尺宽的石匣，外有符咒禁锢。三人恰是内行，略运玄功施为，石匣立开，一看内中宝物，正好是三口宝剑和一个符咒密封的古玉瓶。宝气自剑上发出，玉瓶高才五寸，除形制古雅，玉色温润外，并无奇处。无意巧获，称心如愿，不由喜出望外。正要拿了起身，忽见一道青光自空飞堕，其疾如电，落地便问："何方道友，夺我现成？"三女因见来人是个少女，剑光正而不邪，口虽发话并未动手，也就先以礼见。两下一问来历，才知那女子乃衡山白雀洞，金姥姥罗紫烟的小徒弟向芳淑，新近奉命出山积修外功。日前无心中偷听两异派门下女童说话，得知这里地底藏有宝物，只是前宝主人埋藏严密，又有好些禁制。女童之师，碧桃仙子崔琐，背着人费了三月光阴，才将谷口禁法破去，昨日才发现藏宝的真实地方。向芳淑得知究里，立即跟踪赶来。到时崔琐刚将地面禁法破去，正在破土，彼此道路不同，没有几句话，便动起手来。

这晚正值天大雷雨，二人连斗剑带斗法，相持了三天，未分上下。斗到当天，崔琐情急诈败，将向芳淑诱向离此数十里外一个同党妖人那里，合力夹攻。向芳淑持有师父镇山之宝纳芥环护身，虽然百邪不侵，胜却万难。所幸妖女存有私心，恐人分她宝物，没对同党说出为何争斗，也不好意思，独自退阵，正在相持不下，忽然一道金光挟着百丈雷火，光中一只大手自天空飞下，将妖法破去。妖女和妖党，也被向芳淑乘机杀死，连忙赶回，三女已先得手了。三女曾在师父座上见过金姥姥，知是师门

至交，便向芳淑也听她师姊与吴玫、崔绮说过，想不到小小年纪，已有这深造就，本心喜赞，又如所说必不会假。无如小师妹之约不能不践，宝剑还没得到一口，好容易无意而得其三，又闹了一场空欢喜。依了郁芳蘅，既是自己人，要想一齐交还。万珍心终不舍，便和向芳淑说明心意，暂时分借一口去应酬小师妹，异日如能物色到别的好剑，再当奉还。哪知向芳淑甚为慷慨，笑答："此剑名为三阳一煞，剑乃汉末仙人张免炼魔之宝。三剑失一，灵效便减，不能分开。本来无主之物，见者有分，我们都是自家姊妹，小妹已有师传飞剑，本来多余。虽然为它费了不少精神心力，还遭阴火焚身之险，要是适才被外人路过，乘隙取走，又当如何？令师妹既无剑用，恰好取用，小妹只要这玉瓶好了。"说罢，径自伸手向石匣中将玉瓶取到手内，口里笑道："即此已承相让，足见盛情，小妹前途还有一人相待，恕不奉陪了。"说罢，扬手为礼，不俟还言，自破空飞去。万珍说："这位道友倒真大方，连客气都不容我们客气就走了。这一来，我们一人送小师妹一口多好。"李文衎最精细笑道："只恐她还有别的深意吧？她两位师姊背后常说她刁钻口甜，专一会哄师父疼她。那玉瓶我们没有细看，她就赶来，走得那急又那么高兴，必比这剑强得多呢！你想剑名她都知道，焉有不知此瓶来历用法之理？分明怕我们知道底细，后悔食言，所以就着口风得了就走。你说她大方，我看正是小气呢！"郁芳蘅道："她所说决不会假，我们志在得剑，本要一口，她却三口全让，也算讲交情的了。我们虽有渊源，终是初会没甚情分，依我心意全数归她，不是也没说什么。先看这剑的本质如何？"李文衎方说："我想不会太好。"铮铮三响，眼前精光耀处，三剑已同时出匣。

原来万珍更是心急，先取了一口在手内，随手一拔，不

料石匣中两口也相继自出，果如向芳淑所云，三阳相生相应，收发同一，不可分散。三人各取一口，再一细看，剑柄三星凸出，剑长三尺三寸，手中略一舞动，便发出丈许长的芒尾，端的追虹耀目，照眼欲花。尤其是，剑光共是七层彩色闪灿幻映，舞动一口，那两口也自同时颤动，似要脱手飞去，知是神物利器，不是寻常。李、万二女因之益发断定，那玉瓶比此还要奥妙，都觉向芳淑以小人之心相度，取走无妨，不该不说明来历，拿了就走。郁芳蘅笑道："事已过去，还说什么？反正人家东西，就好仍是她的，管她则甚？倒是此剑火气太重，就此送与小师妹，不知她年来进境深浅，一个驾驭不住，三口不比一口，容易生险。就有师父指点，终是炼纯一点，使她到手就能使用的好，免得她又费事担心，美中不足。我们率性成全到底，前行试它一回。如何应用，不必再用遁法，就御此剑飞行，就势把它炼纯好了。"万珍笑道："大师姊真爱小师妹，为了成全她，连形迹都不再隐晦了。此剑彩光炫耀，容易勾引敌人，招摇出事来莫又怪我。我爱看沿途景致，是不爱高飞的。"李文衎笑道："你也最爱小师妹的，怎也小气起来？"万珍笑道："不是小气，是嫌大师姊太偏心。她入门最久，我们入门时，什么不会，几曾这样关爱过？"说罢，引得郁、李二女都笑起来。

当下就地坐下，各将剑囊佩好，照着本门心法运用玄功，真气与剑相合。初意不过此剑太好，许能即时运用并无把握。谁知竟与剑的前主人，路道约略相同，只是初用，不如本身原有飞剑可以与身相合，飞行绝迹罢了。就这样，三女已觉出乎意外，欣喜非常，急于起身，也没等到运用纯熟，一见能用，便同御剑飞起。郁芳蘅初意剑光彩芒太强，易于惊动敌人，心愿已遂，本拟高飞不再惹事。偏生万珍喜惹仇邪，先前所说虽是笑话，私心仍想遇到敌人，试试此剑威力，特意拉了李文衎低

飞。所御之剑，恰是一口少阳剑，为剑中主体。三阳相生，以少为主，郁芳蘅初得，不知究里，以为得时太浅功夫未到，难于高飞，越觉剑好，越想将它运用熟了再赠小师妹。三女估量几处强敌老巢已过，遇上一些小丑，也不妨事。一会飞向终南后山上空，正要横空飞渡，万珍偶一回顾，下面岭麓飞起一道剑光，看出是华山派的路数，正合心意，也没招呼郁、李二女，先自回身飞迎上去。少阳一动，太阳、中阳二剑相继牵引。又见万珍回敌，只得一同飞回。火太岁池鲁只见敌人飞行不速，剑光强而不甚灵活，以为敌人入门未久，虽有好剑，不善运用，意欲人剑两得，哪知上了大当。

原来三女均想试试此剑如何，自己的剑先不应敌，只用遁法停在空中，各运真气指挥三剑飞上前去。两下一交接，池鲁便觉自己的剑本质太差，私心还在妄想收取，又另放起两道剑光。刚飞出手，忽听敌人一声清叱，立有三道白光飞出，惊虹电掣，晃眼便将池鲁所放暗赤色的剑光绞住。同时三女用手一指，三阳剑三道彩虹忽然会合，穿入剑丛中，迎着头一道赤光，只一压一绞之际，立时满天火星迸射如雨，绞成粉碎。总算池鲁知机，见势不佳，又急又痛心；一面忙运玄功，奋力将下余两剑强取回来。一面飞身逃走，回手扬处飞起一串梭形碧焰，直朝三女打去。三女不知池鲁是华山派门下数得出的健者，所用法宝均极厉害，误认碧焰是华山派所炼阴雷魔焰，匆促之间忘了使用护身法宝，意欲用太乙神雷破他。尚幸久经大敌俱都谨慎，一面扬手发雷，一面收回剑光将身护住以防万一。满拟神雷可以震散妖焰，三手扬处神雷刚刚发出，猛听空中大喝："三位姊姊不可造次，此乃烈火老妖的幽灵碧焰梭！"声到人到。一圈五色彩光围着一个黄衣少女，手里好似持着一个玉瓶，瓶口放出五色宝气，其疾如电。由斜里飞将过来，长

鲸吸海般，照在那一串梭形碧焰之上，彩气往回一卷便全收去。同时妖人池鲁骤出不意，见状大惊，情急之下，扬手又是几丝红、黑、绿三色针光飞出。哪知敌人瓶口宝气到处，依旧石沉大海，连失重宝不由胆战心寒。敌人周身彩光围绕，只看出是个女子，连相貌身材全看不出，从来未听说过，更不知是何路数如此厉害。师传重宝已失，敌人个个厉害，彼众我寡，哪里还敢再延下去？吓得一纵妖遁，在满天雷火光霞中，化为一溜绿火一闪而逝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！这只瞬息间事，妖人一逃，来人也在彩光环绕之下，星驰飞去晃眼无踪。郁芳蘅、李文衎、万珍三女虽没看清来人容貌，但觉声音甚熟。又认出那玉瓶正是适才石匣中物，尤其那护身的一环彩光，为金姥姥镇山至宝纳芥环，曾经见过，分明向芳淑赶来无疑。见她来去匆促，宝玉瓶又如此神妙，越料定适才存有不可告人之隐。必是深知此宝厉害，又知三人路过终南，必与妖人相遇。那幽灵碧焰梭乃华山派教祖烈火祖师六件异宝之一，厉害非常。适才如被打中，固无幸理，就是自己飞剑不怕邪污，与之接触也必有感应；死是不死，人却难免受伤。这时，连郁芳蘅都有点暗怪向芳淑不够朋友，既是自己人，就应互相关照，所掘藏珍已然相让，岂能食言反悔？明知前途有险，只那玉瓶可破，就不同行也预先说明，好作一准备。事前即不明言，却在暗中跟来逞能，破了妖人法宝，便即飞去，连面都不照，久闻幽灵梭所发邪火，一经沾上，刺骨焚心，万无幸理。虽说有剑光护身，一见不好，可将师门护身至宝施展出来，不致受害。但是适才剑光已与敌宝相触，有了感应，应变稍迟，受伤实所难免。既来暗助，早些下手也罢。偏又等妖梭近身始行发动，好似有心称量神气，种种都与情理不合。李、万二人，更是气忿形于词色，互相谈论了几句，仍驾三阳一煞剑往前飞去。

这里火太岁池鲁，娇妻没有寻到，反折了两件师门至宝，痛惜愤恨。气就本不打一处来，立意要把妖妇找到才罢。谁知这次却是容易。由敌人手里遁逃以后，刚飞出去几十里路，便见下面山谷中桃花盛开，知道妖妇生平最爱桃花，暗骂："该死！此地是她常游之所，怎的独未寻到？"因恐警觉又被滑脱，老远按落了遁光潜形前进，一路搜索，居然寻到两淫孽欢会的桃花林内。池鲁本心还想寻到以后和她好说，只求她回心转意，不作那煞风景的事，反正任多健壮的面首，到她手里不出半年不死即弃。美人尤物终是自己长有之物，何苦呕这闲气？及至伏身在侧一看，对手不特生得玉人也似，并还是一个行家。二人相并，各展身手，那热烈微妙的神态，休说妖妇以前所恋旧欢，竟连自己也未经过这等奇趣。照此情形下去，妖妇势必舍此就彼，连做绿毛君的身份都要失掉了。当时一股的酸气直攻脑门，浊怒暴激再也按捺不住，怨毒恨极，拚着和妖妇再闹一个狠的，决计冷不防先将情仇杀死，再作计较。因恐妖妇庇护情人，恋奸情切，一击不中，必要倒戈相向，助仇夹攻。论起真实本领，妖妇虽说稍逊，到底费事得多，所以池鲁上来便下毒手，剑宝齐飞。满拟仇敌毫未警觉非死不可。哪知竟是个中能手，似他所炼这些邪法异宝独具专长，休说是他，便把烈火祖师和史南溪等人找来，也未必能够随便伤害。眼看法宝由仇敌头上穿过，竟若无事。同时比电还快，面前现出两幢浓烟。浓烟中各拥着一个貌相相同，丑怪无比身高不满三尺的小黑人，左胁插着三口短剑，腰间佩着一个上画骷髅符篆的人皮口袋，只管生得瘦小枯干，神情动作之间，却是狞恶非常，倏忽如电。

第三十二回

玉艳香温　秘戏花阴调鬼子
山鸣地叱　神雷天降荡妖氛

话说池鲁久经大敌，法术高强，一见便知形势不妙，连出恶声都顾不得，惟恐敌人动作神速，措手不及，慌不迭行法防身。人影一晃遁向远处。同时手拍命门，先发出十余丈赤阴阴的烈焰将身护住，然后返身迎敌。那两小黑人也真迅速非常，就在瞬息之间已自追到。池鲁再看先放出去的飞剑已被敌人两道碧光敌住，颇有相形见绌之势，知道遇上劲敌，只不知是甚来头如此厉害。初意追逼这紧，必有一场恶斗，自料败多胜少，就此退败不特于心不甘，从此更被妖妇看轻，更无重圆之望。只管心中惶急焦虑，全神贯注仇人身上，哪还有心再看眼前活色生香，诸般妙态。池鲁一回身便发出数十股烈焰，将仇人挡住，一面将邪法异宝尽力施为。正在一心打算御敌，争一最后去留之际，哪知仇人上来虽是又猛又凶，等到回身返斗，势子忽然松懈下来。那元神分化的两小黑人，各被百丈烈焰围住，并未再有动作，连先放出来的两道碧焰，也不再向自己剑宝压

迫。细一注视，两小黑人虽为烈焰所困，可是他那护身浓烟，仍是原样毫无动静。后放出去的几件法宝，只在烟外飞舞盘旋，也无一件可以近身，所施邪法，更是一点灵效全无。一任破口喝骂，只是微笑不答，神情甚是暇逸。

池鲁心中奇怪测不透是何用意，料定不是对手，也决无好意相让之理，必是看出不堪一击，先将元神分化将自己绊住，本身仍和乃妻淫乐，将人气侮个够，等到好戏终场，然后奸夫淫妇合力共害亲夫。再不就是淫乐方酣一时无力兼顾。忽见前面草地上，乃妻带着娇喘，在和仇人争论，百忙中，忍不住向前偷看了一眼。原来仇人似要由地纵起，吃乃妻用一双玉腕紧紧搂着腰背不放起来，淫声浪态简直不堪入目，枉自愤急欲狂，无计可施。忽然念头又往好处想，暗忖这淫妇素来水性杨花，难道良心还未曾丧尽？虽恋新欢不忘旧好，知道仇人厉害，恐起来伤害丈夫，特借柔情密爱将仇人绊住，好放自己逃走？仇人太已可恶，此仇非报不可！就今日敌他不过，也必赶往华山禀知师父、师叔，约集众同门将他化骨扬灰，才消忿恨！池鲁心内寻思，劲敌当前，不知何时发动，还丝毫松懈不得。正在悲愤填膺，难决去留之际，忽听乃妻娇声浪气骂道：“那死乌龟有甚顾忌？你这小冤家占了人家老婆，这时又做好人，偏不依你。你要说话，不会喊他过来么？偏在这时离开我。往常他又不是没见识过，今天鬼迷了心偏有多酸气，我如不念在遇见你这小冤家，是为今早和他呕气而起，这辈子也不会理他了。”池鲁闻言，方自不解，忽又听妖妇喊道：“不识羞的红脸贼，这位道友乃九烈神君爱子黑天童黑丑，我不过和他领教采补功夫，你吃什么儿醋？方才你暗算人家，本意要你狗命，因听我说出你的来历，人家看在师父分上，才没和你一般见识。想和你明说，从此一床三好，谁也不许争风吃醋。我也一地一天不

分厚薄，一经待承永不再交接旁人。好些次他想起来，因我没尽兴不肯放他，保住好些快活，如再不识鬼羞，和我吃醋冒酸气，我却不希罕你这丑鬼。好便罢，不好，我和小冤家将你杀死，一同回到他家，作一久长夫妻永享快活。你却没分了！就你勉强逃走去向师父、师叔们哀告，我夫妻有他父九烈神君护庇，谁也不敢动他半根毫发，那时怪我心狠就晚了。听否在你，言尽于此。如识时务，乖乖的把你那些现世现眼的破铜烂铁、萤光鬼火一齐收去，到这里来与他相见，包你日后称心。”妖妇在奸夫拥抱狂淫之下，亲向本夫说出这等话来，语气既极刻薄挟制，说时淫乐又未休歇，反更穷形尽相，添了若干火炽。如换常人按理万难容忍，非和奸夫淫妇拚命不可。池鲁那么凶狡狠毒的左道之士，竟能忍受下去。先听情敌是九烈爱子黑丑，暗中便吃了一惊，再听妖妇软中带硬。一来平日受惯挟制，尤物移人，爱逾性命，这等淫浪行为，早已司空见惯。起初目睹奸淫，一半为了妖妇做得太过火些，一半也是为了情敌是个十全十美之才。妖妇本就离叛，偏再遇上这超等的面首，断定必要舍此就彼永无捞摸之望，所以池鲁愤恨刺骨，必欲杀死情敌而后甘心。可是情敌一死大害难去，看妖妇对他这等热爱贪恋，也必仇深恨重心痛情人，十九不会再行和好了。本来胜败都难，再看出妖妇还有许多奇情妙趣俱未身经，妒恨之余越难割舍。仇人如此厉害，必被强占了去，自分此生，已不能再享艳福。想不到今日情势迥异寻常，奸夫淫妇竟会自行吐口，连象往回那样苦苦负荆、千求万告、重订苛条都用不着，一点事没费，公然应允平分春色，互相释嫌修好。妖妇平日只要得到一个好面首，不到那人一息奄奄精枯髓竭，轻易不许沾身。好容易她把情人磨死，过没几天又去弄了两个回来，生性好色，绝少虚夕。娇妻强悍，强她不得，没奈何，只好出山另摄妇女

聊解渴饥。无如美才难得，谁也比妖妇不过。妖妇更喜当着丈夫行淫，引逗吃醋为乐，当时激怒将所欢杀死出气，便由于此，这等约章，看似本夫难堪，比较起来较多实惠，并还给交下一个极有本领的妖党，不由心中暗喜。适才冲天酸气，早被飞向九霄云外。

话虽如此，人心莫测，池鲁口里含愧遥应了一声，暗中仍自戒备。正相机行事，又听妖妇遥骂："丑鬼已然心愿，还不收风过来，只管装腔作甚？"声才入耳，再看烈火妖焰所围绕的两小黑人已不知去向，竟未容到将法宝收回便见隐遁。同时空中绿焰也被黑丑收回，只剩了自己所放两道光华上下飞驰。才知九烈父子果然名不虚传，只得忙将法宝一齐收回，腆着一张老脸飞身赶去。池鲁刚说："事出无知，道友休怪冒犯。"黑丑终是初次出道有点面嫩，又因烈火祖师是乃父知交，自觉占人之妻未免理亏，再看本夫已然陪话，自己仍猴在妖妇身上，太已过意不去。知道妖妇贪而无厌，如果明言，必和方才一样，仍吃数个结实，反更当着乃夫加上好些狂热。又不舍得硬挣伤她，便乘妖妇星眼微扬，秋波斜睨乃夫，似嗔似怒之际，倏地暗运玄功，脱去柔锁情枷，纵身飞起。手一指适落衣服，便自上身穿好。妖妇骤出不意，一把未抱住竟被飞脱。一看新欢已和旧好交相为礼，客套问讯起来，知道暂时不会再续前欢，兀自兴犹未尽，气得娇声俏骂："小冤家，不知好歹情趣，教人扫兴。你们一个小鬼，一个丑鬼，将来只负了我，包你不能得好死。"骂了几句，这才坐起。先向左近小溪中略为洗浴，方始穿衣结束。盘问池鲁由何处寻来。池鲁忽然想起前事，忙对奸夫淫妇说了。黑丑心粗好胜，又因占了池鲁爱妻不甚过意，一听他为四个少女所挫，又知那三女子飞行颇缓，凭着本门遁法，一追便可追上。既想代池鲁出气，又想在心上人面前

卖好炫耀，闻言立发狂语，说是一晃追上，手到成功。于是三个妖邪会合，往郁芳蘅等三女所行的方向跟踪追去。

郁芳蘅等用新得宝剑飞行，起初委实不快，可是飞了一阵，越飞越纯，又渐悟出三阳一体相生之妙，不觉比前加快了好几倍。池鲁先后又好些耽延，本来不易追上，无如事有凑巧，三妖人正飞之间，忽见斜刺里几溜火星往前飞驶。池鲁夫妻看出是同门中人，忙催遁光追上前去一看，果是自家弟兄。未及问话，为首一个正是史南溪心爱徒弟火殃神朱合，一见面便匆匆说道："大家快追！适接灵火告急，不知本门何人，在前面被仇敌困住，晚就无济了。"那灵火告急乃是华山派教祖烈火祖师，新近鉴于各正派势盛，本派门人党羽时受诛戮，此时实力不济，又难与一拚。用多日苦功，炼成一种临难告急的法术，传授给门下一干徒党。如遇危难不能脱身，只须将胸前所佩三角铜符一击，立有一丝碧火电驰飞去，谁隔得近谁先接到。自信能敌，如法施为。一指原火，立即飞回，引导着向求救所在追去。如若自量力弱不能相助，便将所接灵火转发出去，再寻别的救援。别的异派妖邪，多喜各寻名山胜域盘踞修炼，往往相隔千万里不在一地。惟独华山派徒党相处最近。除却华山是教祖烈火祖师老巢外，门下徒党最远的也只在终南秦岭一带，彼此相隔甚近。那幽灵信火细如游丝，常人目力所不能见，发时比电还快。遇上胸悬三角铜符的妖人，立即飞落其上，如磁引针。真要展转递发，往援的人虽有远近，未必立时赶到，警报不消片时，便可传遍本派，灵通已极。只是这类妖法耗人精血，用过一次便要重炼，不是万分危急，无法逃命，轻易不准使用。这同党既将信火发出，可知事在紧急，又因所追方向相同，连话都不顾得详说，立即会同赶去。

一会工夫，追了六、七百里，飞到秦岭上空，忽见幽灵信

火落处，在前面山环中飞起四道光华。三道投向西南，好似发觉来了强敌，自知不济，才一飞起便行法隐身，一闪即逝，无影无踪。另一道最后飞起，光中有一少女，本是往北迎面飞来，也似觉出形势不妙，一到空中倏地掉转头，往南飞去。众妖人俱知来迟了一步，求救的同党已遭毒手，不由勃然暴怒。尤其池鲁一见便认出这四道光华，正是适才先后所遇四女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又恃有朱合、黑丑同来，人多势众，忙即怒喝："这便是破我法宝的贱婢！她有法宝护身，休要放她逃走！"话才出口，黑丑早看出对方便是所寻仇敌，急于当众逞能，见先走三人遁法神奇，业已隐去，知追不上。忙对妖妇道："好姊姊，你躲一会，我要现丑相了，莫要看我。"妖妇也真听话，笑道："那我到旁边等你，如和别的贱人勾搭，少时莫怪我狠。"说罢，径自往侧飞去。这里黑丑口中说着话，三尸元神业已分化，两幢妖烟涌着两个小黑人，分向左右飞去，微现即隐。跟着妖妇一避开，本身美男子幻相，也自收去，现出原形。

众妖人见后一敌人转身逃遁，以后忽然身旁发出一圈奇光，五色辉焕，光彩晶莹，围绕全身，飞星过渡般朝前面射去，迅速已极。方愁追赶不上，猛瞥前面碧焰星飞，一股黑烟，粗约数十丈，将敌人去路挡住。少女似知不敌，转过又要往西飞逃，不料飞不多远，又是一幢黑烟挡住。烟中各有黑丑分化的元神，扬手便是数十百缕碧焰黑烟，朝少女打去。微一停顿，后面的也自赶上。黑丑三个元神，似走马灯一般，分三面将少女团团围住。众妖人见状，自是快意。中有两个识货的，更认出少女护身光华，是衡山金姥姥的至宝纳芥环，所用飞剑也是仙兵神物不比寻常。敌人又长得那么年轻美貌，仙骨仙根，都打着人宝俱获的主意，各欲得而甘心，纷将法宝收起上前夹攻。

池鲁更是因黑丑是乃妻外宠、自己情敌，人家一上来，便大显神通将敌人困住，惟恐无以自见，太已相形见绌，先惧敌人玉瓶善收法宝，惊弓之鸟还在踌躇。及至相持了一阵，见敌人已被众人困在空中，寸尺难移，玉瓶终未取出使用，暗向朱合递个眼色。朱合自然也不愿外人占了头功，知纳芥环妙用无方，连九烈神君所炼阴雷都攻不进去，别的法宝更无用处。各把极恶毒的邪法，连同本门烈火，全数发挥出来。晃眼工夫烈火熊熊，上烛重霄，妖云迷漫，碧焰星飞，照得秦岭上空均成了暗赤颜色，声势煞是惊人。

原来郁芳蘅等三女剑仙，因御新得宝剑，飞行迟缓，飞了好一会才到秦岭上空，正赶上华山派的瞎天师何明西川访友归来。他也和池鲁一样，误认郁芳蘅等是正派中新入门的女弟子，妄起邪心上前动手。三女先前吃过亏，已有戒心。一上场先用师传至宝辟邪神璧，将身护住再行迎敌。何明虽长一辈，法力却没池鲁高强，斗不一会，十三把飞刀先被三女飞剑绞成粉碎，又连施妖法，放出本门烈火，俱未伤着三女分毫，反吃神雷震散妖氛。知道不妙方想逃走，三女已用法宝，反客为主，将他困住。何明危急无奈，一面施展邪法异宝，拚命抵御；一面发出信火告急求援。正在相持待救之间，不料又来了一个对头。向芳淑起初得了玉瓶就走，并非含有私心，怕三女食言反悔，抢夺她的玉瓶，实因她被二妖妇困住时，所遇救星正是川边倚天崖龙象庵的神尼芬陀大师。

向芳淑年纪虽轻，人却机智，知道神尼芬陀佛法高深，为方今佛门中，精通道法剑术第一等人物。师父常时提起，最为敬仰。当时跪谢之后，即请指示玄机。芬陀答说："那玉瓶为前古真仙降魔至宝，非同小可，只你还不会使用。现时藏宝石匣已为人发掘出来，可速赶去。那人也是你的同道，匣中三才

剑可由她拿去，你只要那玉瓶。我在此等你片时，瓶到手后速来此地相见。”向芳淑闻言，自是喜极，因芬陀大师曾说将往秦岭一个尼庵中，访一将要灭度的同门至友，恐其不能久待，忙又赶回原斗法处。芬陀说：“此宝最好经我再炼一次灵效更大，异日你归入峨嵋门下，大有用处。我送那朋友坐化后，便将它带回庵去，至多半年便可炼成。只是你所遇白云大师门下三女弟子前途尚有小难，我此时急赴秦岭无暇往救。现时先传你此宝用法，学会之后立即赶去。如见三女与妖人对敌，无论他用什么法宝妖法，你只如法施为立可破去。但是我一寻见那位朋友，谈不几句，便须入定，送她归真。你事完务要急速赶来。否则，我为封藏她的法体，免受异派妖邪侵害，至少入定三日，同时连人带庵，俱被佛法隐蔽。你寻我不到，身藏异宝，又只略知用法，不能尽悉玄妙，不比你那纳芥环，可以由心运用，外人夺它不去。加以宝光外映，易受敌党觊觎。这里到秦岭尽是华山派诸妖邪的巢穴，一旦遇上，或是明夺、或是暗盗，如被得去再想夺回，就难了。”向芳淑自把芬陀奉若神明，一一跪谢领诺。芬陀大师，随将玉瓶用法传授，并把此宝来历名称告知。向芳淑越发喜出望外。学会之后，拜别大师，又向前途赶去。果见三女正与妖人恶斗，心又念着芬陀大师之言，惟恐去晚误了时机，只一照面用玉瓶破了邪法惊走妖人，一句话没顾得和三女说，便自飞走。两次都是来去匆忙，以致三女起了疑心，当作藏私逞能，心中老大不快。

向芳淑先时只顾赶去赴约，一切未暇置念。及往秦岭寻到那所尼庵，叩门入内，见当中草堂蒲团之上，一边坐着一个白发寿眉、面如满月的老尼，一边坐着芬陀大师。全庵更无第三人，陈设也极简陋，只当中供着一轴佛的绘像，连尊塑像都无，上前跪拜行礼之后，便把玉瓶取出交与芬陀大师。老尼笑对大

师道："无怪师兄功果比我还迟，且有这多烦恼牵连呢！"芬陀大师笑道："迟早何防，你怎也会说出此话？"老尼警觉道："我错了！我错了！"芬陀大师又道："何处是错？你有何错？"话刚说完，只见老尼口角含笑，微一点头，二目便自垂帘，不再出声言语，随闻旃檀异香，满布室内，向芳淑定睛一看，老尼已自圆寂。因见芬陀大师合掌喃喃，循行室内，尚未入定，难得有此遇合，恐有别的吩咐，又想打听老尼法号，叩完头起立，仍旧侍侧不去。芬陀大师随向老尼对面，盘膝而坐，转眼入定。

向芳淑细查全庵并无异状，待了一会无甚意思。心想这位老尼定也是位非常人物，既择此地清修，外面风景想必不差。大师入定至少三日，适才未及观赏，何不往庵外一看，于是信步走出庵去。见外面到处都是坡陀起伏树木甚少，风景地势均极荒僻。再一回顾，庵已全隐。试照原来步数方向退回，终是无门可入。她正想飞往别处游玩，觅地栖息，刚飞起不远，便见右侧山环中，光华点点中裹住一团妖火邪氛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先遇三女和一妖道在彼斗法，相持不下，猛想起适才两次相会，俱都走得太促，此时无事正好助她诛邪并与订交，忙赶了过去。仗着纳芥环的威力，竟将妖人护身妖烟荡散，会合三女，同施法宝飞剑，将妖人杀死。含着笑脸正想叙她前事。三女以为彼此背道而驰，分手不少时候，路也走出多远，只一遇见妖人相持不下，她便赶来相助，天下事万无如此巧法。越认做她深悉此间地理和妖人巢穴，故意隐身尾随，一再逞能炫奇。万珍尤其气忿，脱口便问："你那玉瓶呢？这回怎没敢取出施展？"向芳淑匆遽中没有看出三女神色不快，又知神尼芬陀性喜清静不喜外人纠缠，惟恐说出真情，三女前去寻她，日后见怪，随口答道："那瓶还须再炼一回，始能尽其妙用，适才路

遇一位老前辈，已托他带去重炼了。”万、李二女闻言自是有气，方欲反唇相讥，郁芳蘅也当她所言不实，心想终是同道姊妹，她年轻识浅，初次出道，好歹仍须看在她师父、师姊分上，不便十分计较。纵说藏私多诈，两次暗中赶来解围，用心终是不恶。惟恐二女说出难听的话，彼此生嫌，忙使眼色止住二女，抢口说道：“向道友，愚姊妹急于入川见师，前途事忙，行再相见。”说罢，一举手间便率二女凌空飞起。

才到上空，便见来路上妖光邪气，蜂拥飞来，看出来势厉害，如在平日三女必定联合向芳淑一齐追上前去，这时一则恨她私心自用，又想首次在终南山遇见妖人时，眼看失利，得她到来方始转败为胜。又有纳芥环护身百邪不侵，金姥姥为人好胜，芳淑是她心爱弟子，如无几分把握，必不轻易令她出山。虽然年幼道浅，有此二宝所用飞剑也非常物，谅无妨害。李、万二女更是存心要使芳淑独任其难，不约而同先连郁芳蘅的身形一齐隐去。晃眼之间，妖光邪雾已自飞近。郁芳蘅回见敌人势众厉害，还欲隐过一旁，相机而作，芳淑如若不敌仍下相救，李、万二女坚持不肯说：“这丫头既自逞能，就让她尝尝厉害。我们在此，到时助她不愿，不助，日后师长知道又必见怪，还是只做不知走了的好。反正她有纳芥环，至多被人困住不致受害，管她则甚?”芳蘅也觉学她的样，暗中隐伺不大光明，便没再回身，径随了二女一同飞走。这次因和妖人斗法沿途耽延，加以那三才剑业已随心驾御，只照本门传授，便可当时应用。三女急于入山见师，起时用原有飞剑，飞遁迅速，晃眼便是老远，后面情形一点也不知道。

向芳淑好心好意想和三女结交，不料一个没头没脑问了一句玉瓶，不等把话答完，一个便催起身，同驾剑光匆匆破空飞去，神情甚是落漠。这才看出三女必有误会之处。芳淑也是年

轻狂傲，好生有气，不愿追赶，径自飞起。就这先后脚微一耽延，妖人已自飞近。芳淑目力不如三女远甚，直到飞起空中，两下相隔不过里许才行觉察。芳淑人却灵巧，也是看出妖人，人多势盛不可轻侮。三女先去，玉瓶不在手内，知道厉害，不是一口飞剑所能抵御，连忙拨转头催动遁光，星驰逃走意欲避开。哪知妖人专为寻她报仇而来，眼见她由同党死处飞起，池鲁又指明芳淑是他所寻仇人，俱欲得而甘心，如何能容逃走？芳淑自恃师传飞遁神速，敌人尚在半里以外，十有八九赶不上。一边催动遁光，百忙中正要待行法将身隐去，倏地眼前黑影一闪，突现出一幢数十丈长黑烟。内中一个通身漆黑丑怪如鬼的小人拦住去路，手扬处便有一丛碧绿烟光，雨一般迎面打来。黑丑阴雷，乃九烈神君所炼，何等厉害。幸而芳淑自知道浅力微，几次向师父力请下山行道才得允准，深知目前各异派妖人猖獗，与诸正派势不两立，孤身在外万一遇险无人相救，身败名裂还贻师门之羞。所以一向小心。只遇见稍为厉害的仇敌，总是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，老早便把纳芥环放起护身，着宝避过许多危难。这次一见敌人，便料是所杀妖人同党，早把纳芥环取出应用。黑丑元神现身时已在彩圈笼罩之下，阴雷打将上去，只震了一震，并未伤着分毫。黑丑还觉奇怪。可是这一震，芳淑也是初次遇到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后面还有不少敌人快要追上，两下夹攻定吃不住，哪敢迎敌，吓得一纵遁光，又往斜刺里飞去。不料黑丑两面戾气所钟，生具异禀，所炼三尸元神幻化其速如电，敌人身影只被看见，晃眼便能追上，随心所及，迎头堵住。那黑煞之气也四方圈拢。芳淑业被看准，便能隐身，也难逃毒手。何况纳芥环已然施展，护身宝光除非收去，不能与身同隐。方想阴雷厉害，等逃远一些再收法宝隐身时，才飞不远，又是一幢妖烟挡住去路。跟着身后一幢妖烟也自追

到，共是三个同样小黑人连同众妖人，将芳淑围了个风雨不透。黑丑阴雷已极厉害，加上池鲁、朱合等，好几个华山派门下能手与黑丑争功，各把妖术法宝，尽量施为。晃眼之间，烈火腾空，邪焰妖气上冲霄汉。雷声隆隆阴风呼号，再杂着无数鬼声魅影，震撼山谷。

芳淑被困其中，早已身剑合一，在纳芥环宝光环绕之下，急切间虽没受到伤害，可是宝光以外，四面重如山岳，休想移动分毫。黑丑人极刁狡，见敌人宝光神奇不能攻进，阴雷打上去必要震动一下，看出敌人全仗此宝防身，道行尚浅，便喝住众人放松一些。仍是上下四面围困，当中却留出百十丈空处，使敌人悬在中心，由元神幻化的三小黑人和众妖人，分五六面立定，各将邪术法宝挨次施为。这一来，芳淑果然吃了大苦。阴雷已极具威力，再加上别的妖人相助，每一发动便被震荡出老远。刚由东面震荡开去，西面的又复打到，照样震了一下，紧跟着南北相应，循环不息。这一来，比适才四下追紧不能移动，还要难禁，人和抛球一般，随着宝光上下四外翻滚不休，不消片刻便被震得头昏眼花难于支持。自知心神一散，稍失运用，邪气侵入便无幸理，只得咬紧牙关，强自镇静苦忍熬受。眼看妖人越攻越急，心身渐失主驭，危机顷刻。倏地芳淑身外烈火黑焰中，似有一道极强烈的金光射落，妖烟浓密，又在心迷目眩之中没甚看真。来势快极，金光才闭，便听震天价一声霹雳，随着千百丈金光雷火打将下来。同时眼前奇亮，金芒射目，天摇地动，受震太甚，再也支持不住。心神刚刚一晕，暗道："不好！"待要晕倒，猛觉金光照向身上，同时身上一轻随即落地，纳芥环也似被人收去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她不由吓了一身冷汗，立时神智清宁。连忙睁眼一看，所有四外妖烟邪雾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全数消灭无影无踪，连残丝剩缕都看不见，干

净已极。直似做了一场噩梦，刚刚转醒。再往前一看，地面上却疏落落倒着几具妖人尸首，只一个较远，身已斩为两片，下余周身俱为烧焦了一般。料定适才来了救星，妖人俱为雷火所诛，心想："听师姊说，这太乙神雷，目前不但师长及峨嵋派各位尊长，十九有此法力，便同辈道友中也有不少人得过传授，功力虽有深浅，似此神奇威力，却连听都未听说过。那纳芥环出自师传，就自已不能驾驭，外人决收不去。正派中长老尚不一定能够取走，何况妖人，怎会失落？现时妖人虽死，只那有身外化身最厉害的一个小黑人不见，难道这厮玄功奥妙，乘着适才心神受震，迷乱之际摄了逃走？发雷的老前辈不在，许是为了此宝追去也未可知。"

芳淑正在焦急又希冀之中，忽然前面人影一闪，现出一个仙风道骨，年约十一、二岁的幼童。穿着一身鹅黄色的圆领斜襟短装道衣，项下一个金圈，肩插拂尘，裤短齐膝，赤着一双粉嫩雪白的双足。面如美玉，绿发披肩，修眉插鬓，粉鼻堆琼，唇如朱润，耳似瑶轮，一双俊目明若曙星，寒光炯炯。一身仙风道骨，装束形相活似观音座下善才童子。端的神仪内莹，宝相外宣，令人望而肃然起敬，决不敢以年幼目之。向芳淑本没见过这位仙长，不知怎的忽然福至心灵，一见面便纳头跪倒。起初心里不过念着人家救命之恩，来人法力虽然高强得出奇，但是年纪这轻，闻说峨嵋门下新进，有几个出类拔萃之士，年纪打扮俱是幼童，惟恐叙出行辈对方不肯受礼，故此先行拜倒。刚一跪下，猛想起这人相貌打扮，正和师父常说的极乐真人李静虚相似。那些妖人何等厉害，连纳芥环都不能支持，同辈新进资质多好，也无如此法力。念头一转且不说破，以防万一料错，恭恭敬敬先叩了九个头，谢完救命之恩，然后跪请仙长赐示法号以便称呼。极乐真人自从成道修成婴儿，早应飞升灵空

仙界。一则前此收徒不慎,师徒情分太深,以致纵容造了些孽。于是清理门户，并许宏愿，以十万倍积修外功来补过，一日功行不圆满，不使身形成长。二则鉴于五百年道家劫运，各派群仙纷纷收徒，光大门户，着实出了不少佳材。心想自身功行不久圆满，数十年光阴弹指即至,本门心法没有传人,不传可惜。道家收徒原为代代相传，门户逐渐光大，善功越积越多永无穷尽。积十万外功不如渡一佳士，此时便积千百万外功也难为将来抵补。以前真人是为道未成时，生平太重情分，收徒太多，良莠不齐，有一害群之马，全都习染为非。所以终局不是犯规叛教，便是自取灭亡为外人所杀。只剩一个秦渔，眼看可以传授衣钵，又为天狐所迷失去元精，终于兵解。就不如此，论他本质也是勉强，不能承继发扬。多年不收徒弟，一半是灰心一半也是为了美材难得之故。现时转劫人多，仙材辈出，何不便中物色两个，承受本门衣钵也是佳事。由此真人便以童身游戏人间。因是行云流水，一任缘数并不专意寻求，多少年来只收了两个记名弟子，衣钵传人仍未寻到。可是人生多有特性，虽已成仙积习犹未全去。真人生平最喜聪慧灵秀的男女幼童，以前收徒太滥,半由于此。尤其现时各正派中,这类有根基男女幼童最多，真人以为自己昔年学道,下山积修外功时,已近百年,比时异派妖邪尚无如此势盛横行，师父犹恐失闪，除将本门法宝、飞剑尽量多赐传授外，每次诛戮妖邪，师父纵不明着同往，也必暗中跟去。稍遇险难立即现身相助。端的珍爱护惜，胜于亲生。自恃师恩，也极放心大胆，何等容易？哪似现在一干后辈，年纪轻轻，十有九什么道法都不会。至多赐上一口飞剑或件把法宝，入门不久便令下山行道，又值异派猖獗之际，到处荆棘，隐伏危机。固然福缘深厚，生有自来，各人师长多通声气，互相关助。长幼两辈人数俱多，不患失闪，到时自有

救星，毕竟各都要经多少艰难危险。他们也真为师门争光，实在觉得可怜可爱。自从真人在成都破慈云寺，见到峨嵋诸门人起，只一遇上，有难必救，往往另外还要加恩赐些好处。这次他原是无心路过终南，还望数百里外妖气迷漫上冲霄汉，料知正派中有人被困，也没寻思占算，立即赶来。先以妖烟邪火太盛，不特有好几个华山派门下能手，并还有九烈神君孽子黑丑，尽量施展乃父所炼阴雷助纣为虐。少女想是年轻道浅，妖法太强，虽有师传纳芥环护身并不能完全发挥此宝妙用，已被群邪似抛球一般，在烟光邪火重重包围之下，震荡翻滚毫不停歇，人已万分不支，眼看要遭毒手。真人轻易不动无明，也自发怒动了义愤。因见黑丑恶行未发，并且劫运也将临头，乃父九烈曾经见过两面，执礼既恭一点不敢卖狂，并还深知本人行为难逃天谴，近年更知悔祸，杜门不出立志永绝恶迹。虽然纵容孽子外出，从凶助恶，毕竟不是他的心愿。本着与人为善之意，特意网开一面，扬手一太乙神雷，打将下去。

真人道法高深，玄功奥妙，所用太乙神雷自成一家，与众不同。发时只就空中乾天罡煞之气，连同空中原有的雷电，一齐聚拢，用本身所炼太乙真火发动同时打下，与芬陀、英姆二人所发神雷，不相上下，更能生死由心，妙用无方。当时千丈雷火金光，如雷海天堕火山空坠，比电还急。这一震之威，除黑丑有意放走外，在场妖人，只妖妇取媚黑丑，真个闪开一旁未遭波及，下余一个也未逃脱。众中朱合法力最高，见多认广，逃遁也最神速。一见来势便知不妙，竟在法宝护身之下，用化血分身法自断一臂，欲化血光遁走。哪知仍瞒不过真人，还未遁出圈外，手指处一道金虹电掣飞去，共总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劈为两半，连元神也一齐诛戮，仍未逃脱。黑丑也看出神雷有异，先不曾受伤只震了一下，妖烟阴雷全被消灭。自恃玄功变化，

百忙中还想试斗一下，及见众妖人全数伏诛，才知厉害。不敢逗留，连忙收回化身破空逃去。他不知真人有意放他，惟恐逃时受阻，情急之下，竟抓起几粒阴雷朝后打去。真人本意想破他阴雷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又见芳淑受震昏晕，随手一指，金光照处使其神智清醒落向地上，同时收了她的纳芥环，跟踪追去。黑丑见敌人跟踪追来，自己那快遁法晃眼竟被追近。一时情急，回手乱放阴雷。真人将纳芥环收起，隐去宝光，迎上前去，不等爆发便自原个收去，一面装着每值一雷打到，便一停顿。黑丑惊惶匆遽之下，只当是阴雷的功效，同时又想起这人已与父亲常说的极乐童子形相相似，总算自身瘦小，永不轻视幼童。敌人来势又凶，不曾冒失迎敌，如真是他，稍迟一步，焉有幸理？越想越寒，惟恐追上，便将阴雷大把发之不已。直到黑丑把半葫芦阴雷发完，真人才住了追赶喝道："速学尔父，闭门悔祸，或者异日还能免死。否则你固难免诛戮，你父也受你连累了！"说罢，随即回转。见向芳淑虔敬知礼，根骨也是上品，越生怜爱，含笑唤起道："我是极乐童子。"向芳淑口称太师伯，重又下拜。真人笑道："我与令师祖只有一面之雅，令师倒还见过几面，怎可如此称呼，礼更多了。快些起来，我有话说。"芳淑起立，恭答道："太师伯修真在家师祖以前，又与峨嵋祖师长眉真人同辈至交，师侄孙入门不久道浅力薄，本不该冒昧下山，只为家师不久兵解，惟恐侄孙等难于成器，只等峨嵋开府便要引进到齐真人门下。照未来说，至少也该称呼太师叔才是，岂可乱了班辈？"真人笑道："由你由你。那纳芥环现在我手，说完即还无须愁急。令师既然传你此宝，为何不将妙用传全，只供防身之用，致你受此大险，是何原故？"芳淑恭身答道："也是侄孙性情躁妄，因听师姊们说，后次峨嵋开府，无论新旧门人，俱都积有好些外功，受业之时，并还自

陈以前功过。侄孙入门年浅，平日只在本山采药炼剑，惟恐入门之时无以自见，就不为同辈所轻，自己也不是意思，再三央告家师，出山积修外功。家师被磨不过，恐弟子只一口飞剑难经大敌，师恩深厚，不惜以镇山之宝相赐。因为时日已迫，立功心切，没等炼到火候便自下山。川湘诸省，尽是新同门的足迹，自惟谫庸难于争衡。久闻终南秦岭一带，尽多妖人巢穴，三秦黎庶时受伤害。虽然强弱相差，仗有此宝护身，略会隐身之法，以为避强就弱去明赴暗弃实捣虚，不与妖人硬敌，多少总可建点功行。到此数日，侥幸去了几个妖人，救了一些被害人民，中间虽遇险难，仗着小心应付和此宝防身，竟免于难，方自窃喜。不料近日，弟子先遇一个妖妇，为夺小雁谷地底藏珍，苦斗日夜，被她诱向妖党洞外困住。幸蒙芬陀太师伯相助脱难，还得了一件前汉仙人张卫遗留的青鳌樽，因为不知用法已交芬陀太师伯重炼去了。适才相助三个同辈姊妹合力诛一妖人，刚刚分手，不料又被妖党多人寻来，如非太师叔赐救，几遭不测。”真人笑道：“峨嵋自齐道友掌教以来，竟成众望所归如水就下。昔日长眉真人‘吾道当兴’之言果然应验，且有过之。自古以来，哪有如此盛业？难得你一个孱年弱女，孤身一人，为了向道心诚，居然不畏险难，于群邪四伏之区，畅所欲为，志固可嘉，尤堪怜爱。可惜我此时无以为赠。适才逃去的小妖人名叫黑丑，他那阴雷虽是邪法，却能以毒攻毒别有妙用，将来有几位散仙中的道友均需此物。惟此物与妖人已能相应，事前一被发觉，不特反为所害也成废物。我故意追赶黑丑，便为收取此物。因是收发由他心意，一触即裂。原意收他甚为费事，为省手脚，故此将纳芥环借去一用，现收不少在此。我已有禁制，非那几位道友的功力，不能随心应用。就九烈看见亲自收回，也无用处。现以赠你，到了开府拜师，你自陈功行

时，当众说出。只说凭纳芥环收取到手，不必提我，自有人来向你答话。只对于不是异派中来的外客，便可送他一半不可全送。等第二人来索，还可多做一分人情。这两人决不负你，必有好意。无论何物只管收下，到时我也许暗中代你为力，只休对人说起好了。”说罢，真人连环带那阴雷一齐递过。芳淑还欲请示先机和他年成就，金光满眼，真人已无踪迹。当时惊喜交集出于望外，连忙望空拜谢。起身一看，那阴雷每粒绿豆大小，晶翠匀圆甚是可爱，想不到竟有那大威力。再看妖人尸首，连同先那一具俱无踪影，知是真人行法掩埋，自己就在面前，一丝也未觉察，敬佩已极。满心欢喜，径向城中飞去不提。

黑丑当时吓得连头也没敢回，哪还有心思再顾妖妇，径直逃回山去。满拟向父母哭诉，出宫为他报仇，不料反吃禁闭宫中，关了许久。每日思念妖妇无殊饥渴，所以一出山便去寻找。哪知妖妇漏网以后，不见众妖人回转，便知不妙。第二日，赶往原地查看，除四外崖石被雷震塌好些外，在场的同党踪迹全无。以为黑丑和众妖人一齐遭了毒手，枉自伤心痛哭，咒骂了一场，随即去寻教祖烈火祖师和史南溪首要妖人。起初也和黑丑一样心思，想寻敌人报仇雪恨。恰巧本门这些首要，都在华山聚会，闻言莫不大怒。因不知敌人姓名来历，断定死尸必被掩埋，总有痕迹可寻。正打算赶往当地查看，只寻到一具死尸，便可查出一点线索，到底是何来路，如此厉害？忽有一同道来访，也是为了此事。言说：“那日有一女友约往秦岭，寻一大仇人报复昔年杀夫之仇。对方是个不知姓名的老尼姑，一向韬光养晦，独在秦岭茅庵中潜修，法力高深已极，平日敌她不过，怀恨至今。新近探出她当日圆寂，意欲坏她功果，并将元神戒体毁灭以报前仇。及至掩向庵中一看，时候倒是正好，不料仇

人竟和川边龙象庵的神尼芬陀是同门至交，请来先期护法，并还有一少女在侧，不知何人。芬陀厉害素所深知，隐身法也未必能瞒得她慧眼，哪里还敢妄动？才一照面便想遁走。谁知果被看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被千万斤潜力挡住，再也冲突不出。眼看旁立少女，一会踱出庵去，我二人却被四外潜力越迫越紧，渐渐连移步都不能。芬陀只面对仇人入定，不来理睬。仇人随即自身起火将尸骨焚化，顶上现出灵光法身，飞升空中。尸体仍是原形未散，裂地自沉以后，又待了一阵。女友实在又急又怕无计可施。先是那女友开口，自从丈夫死后，便闭门修炼不再为恶，现已明白夫死咎有应得，从此洗心革面改邪归正，不敢再生妄念。哀求芬陀饶她一次，自己也跟着虔心求告，才得活动无阻。刚跑出庵去，便听左近一声迅雷，千百丈金光自天而下。初还疑是芬陀佛法，回顾茅庵已隐并无动静，连忙隐身上空一看。相隔两里山坡之上，立着适才所见少女，地下烟云刚刚散尽，零零落落倒着几具烧焦尸首。知道这一带和敌派相斗，只有华山一派。方想这么一个女孩子也有这大本领，忽然一道金光闪处，极乐真人李静虚现身。明知这人法力也与芬陀不相上下，隐身法一样是瞒不过。因那女友说她早就独善其身，此次行刺只为夫仇，尽点人事而已。适才已向神尼发誓，永不再蹈前非，去与昔日同道交结。这事不过无心遇上，并未与死人同流，又非有心偷觑。李真人道妙通玄，明瞩机微，不会不知，问心无愧逃躲反而不好，于是便没有走。一听双方问答，才知死的俱是贵派门下。我二人见邪正不能并立，早晚难于幸免，触目惊心之下，又想起近来异派中人的遭遇，越发胆寒醒悟。现和那女友约定同往海外觅一小岛清修，不复再参与恶孽。前此道友嘱我异日同寻峨嵋晦气之约，自审道浅力薄实难从命。多年朋友永别在即，惟恐到时失望，特先通知一声并代辞别。”

烈火祖师等一听仇人是极乐真人，早把气馁了下去。正嫌她“神尼”、“真人”不绝于口，太显懦怯，及至听到后来竟是公然明说和那女友一样弃邪归正，并还露出绝交之意，不由勃然大怒。方喝：“你被妖尼贼道，吓疯了么？”还未及翻脸动手，来人道声：“迷途速返，迟无及了。”声随人起业已隐身遁去。

众妖人以为少女必是芬陀爱徒杨瑾，否则哪有如此高的法力？得力党徒惨死了好几个，枉自暴跳忿怒。无如这一尼一道，无一能惹，只得暂息复仇之念，将来再打主意。妖妇见师长如此胆怯，又因来人未提黑丑死活，心中不舍。九烈神君近年连昔日同道都不肯见，岛上满是埋伏，外人怎么也走不进。心想黑丑如在必要来寻。回到洞中，连等多日未见，料定惨死。这一来，休说如意郎君，连象丈夫那样的补缺人才都没一个。加以妖妇曾经沧海，勉强弄了几个壮男俱不合心，白白害了几条性命。一干同道又都不敢对她染指，端的度日如年。最后忽发奇想，暗忖：“自己名声太大，不是人家不惹便是自己不敢，现时正派势盛，平日同门情分又恶，遇上事，连个可共生死的帮手都没有。似此日夕摄取壮男，久了必应丈夫生前之言，遇上敌人，便难讨好。闻得海外散仙甚多，好些都是情欲未断，有妻有子，何不试往一游，碰碰运气？”主意打定，她原随着池鲁拜师，本来不是烈火祖师亲收的弟子，借着访友为名，便往南海飞去。黑丑寻她不到，勉强幻形在大城市中，寻些妓女淫乐了些日。因有上次受挫，和九烈的告诫禁制，倒也不敢妄为。可是越玩越腻，也是想起海内敌多势盛，遇上时身有乃父禁制，还不能反抗，干受人欺。反正无聊，何不到海外去走上一回，也许真能遇上两个。初意本没想到南北两极荒寒之区，临快走时，忽然遇见一个华山派的门下。黑丑出山未久，识人无多，乃父又不许与各异派妖人交往，原没想到兜搭，反是那人看出他幻

相有异存心拉拢。黑丑一听是华山派门下，顺便打听。也是冤家路仄，那人恰巧奉命往南海夜明岛小仙源下书，昨日回来，路上正遇妖妇同一岛仙在彼游玩。因妖妇见即避去，没有说话。黑丑闻言，又喜又酸，连忙赶去。寻遍夜明岛小仙源，也无下落。后遇岛上散仙，明霞神君韦标，得知妖妇同了道友钟寻，往金钟岛寻人斗法去了。黑丑只说散仙中，还能有甚可畏人物，并未详问金钟岛上有何人物，便自飞去。

实则韦标便是妖妇情人，因和金钟岛宿仇，自不敢惹，又因妖妇贪淫，初试甚乐，日久疲于奔命，疑心妖妇要盗他的元阳。恰值近日岛主外出云游，正好支使妖妇扰闹一番。也是假说昨闻人言，黑丑现在金钟岛，并说岛上俱是女仙无一男子。妖妇立时酸气飘空。即欲韦标同去寻找黑丑理论。韦标却说："我与岛主多年近邻，不便伤了和气。再者，双雄不能并立。要去，还是你一人前去好。那些女仙本领有限，怕她何来？"一面又说黑丑此时还在岛宫以内做上宾，教她如何扰闹，便能迫他将人献出，"否则此岛甚大，你找不见他，他也不会知道你去。"妖妇做梦也未想到新欢如此心毒，只为少出恶气，便支她身入虎穴自送性命。当时色欲迷心，一想黑丑见自己带一新情人同行，也难保不生酸意。并且自身先就与人交接，背了前盟，不能再去怪他。不如独往，就说等他未来，一路千辛万苦，寻访到此，更显恩情。应了一声，匆匆便走。韦标见她情切旧欢，对己毫无留恋，心越暗恨。惟恐此去不能两败，妖妇如若逃回，必仍和自己纠缠不清，异日岛主叶缤知道，赶来问罪，又是祸事。妖妇一走，便暗隐身形尾随下去。自身不敢到岛上去，守在岛旁，偷觑动静，等妖妇败逃时，将她杀死永绝后患。

果然妖妇一到岛上，先就无礼乱骂，叫岛上人还他丈夫。

叶缤对于门人侍女，规条严整，轻易不许与人生隙 既有来犯，也是先礼后兵。这时恰有两名侍女，在岛边闲眺，见妖妇飞落乱骂，一身妖气骚形，知非善良。一个还用善言盘河，说:“岛上向无男子足迹，怎会有你丈夫?”一个早将警号暗中发动。宫中两女弟子闻警，当是邻岛仇敌大举来犯，先把师留禁制发动，然后率众出敌。妖妇看出两侍女无甚法力，越把新欢之言信以为真，口中辱骂不休。又把飞剑施出恐吓，逼说实话。又照韦标所说，暗使邪法去破岛中神光宝塔，和那直达宫中的一座白玉长堤。不料两侍女法力有限，那冰魄神光却是人人都会，又见禁制发动，立时变脸迎敌。跟着两女弟子也率众侍女赶到，一见妖妇神气，出语又污秽不堪入耳，俱都忿怒交手。不消片刻，妖妇便被千重彩光包围，绞为肉泥，形神皆灭。韦标只说叶缤不在，要差得多，以妖妇的法力，虽非二女弟子之敌，骤出不意，至少那座白玉长堤，总为烈火炸裂。那知全岛都有埋伏，全在冰魄神光笼罩之下，一经发动，彩霞挡空，丽影浮霄，多大道行也吃不住。幸而预存戒心，没和妖妇同住，吓得哪敢停留，忙遁回。见黑丑寻来，知是九烈爱子，法术高强，便想借刀杀人，不论胜败，均可为双方树敌。立即编了一套假话，引他自投罗网。黑丑到了岛上，也和妖妇差不多的行径，张口要人，跟着便用飞叉威吓。这次恰所遇的是叶缤心爱的侍女谢芳霞，不特法力较高，并能运用全岛神光禁制。她听出来人是妖妇丈夫，黑丑去时又未现出原形，心想此时宫中正做晚课，似此妖孽还不与前妖妇一样，有甚大了不得，何苦劳师动众。一面还口迎敌，一面发动禁制。本来黑丑见岛上情形不对，拿不定妖妇是否在此，没想伤她，也是她该当遭劫，禁制还没发挥妙用，便将妖妇日前来此扰闹伏诛之事，说了出来。黑丑闻言，痛心万分，立将原形现出，扬手两粒阴雷。谢芳霞

单凭所炼神光飞剑，如何能是黑丑对手？等到见势不佳想要逃避，已自无及，肩头上扫中了一雷，邪气攻心。尚幸机警敏速，禁法已自发动，同时报警也向宫中传出。黑丑不知神光禁制如此厉害，急于抵御，不顾二次放雷伤人。缓得一缓，谢芳霞才得败退下去。走不几步，黑丑心念动处，阴雷立即爆裂。总算谢芳霞知道阴雷邪气厉害，恐向穴道上攻，逃时拚运足全力将穴道闭住，没被侵入致命之处。就这样，一条玉臂已被炸得纷碎断落，血肉纷飞，当时痛晕过去，宫中诸人也自赶出。

黑丑自从上次吃亏便学了乖，上来只管狂妄，风声稍一不利便生戒心，见岛上一个侍女，已有如此法力，又见神光交织，宫中接连飞出许多敌人，再用阴雷，已为神光所阻无法伤人，不敢恋战。意欲打听明了岛上来历，再打主意，立即运用玄功变化遁走。先回小仙源，不见一人，心痛妖妇，意欲回山取来法宝，再报此次之仇。到家一说，九烈神君听他又在海外闯祸，得罪叶缤，再三警告，二次关在宫中不许外出。并因自己每日入定，恐他逃走，特命爱姬黑神女宋香娃代为监防。待不几天，二人言语不合动起手来。黑丑之母枭神娘出来袒护爱子，宋香娃气愤不过，盗了许多法宝，不辞而别。九烈神君入定回转，夫妻反目，立迫黑丑去寻庶母陪礼，请将回来。黑丑巴不得借此外出，偷偷带了不少阴雷，连同法宝飞叉，重又出外。生来性傲，怎肯去寻庶母陪礼？因乃父历述叶缤厉害，也没敢再去寻仇。每日东游西荡，结交了不少异派妖邪，妄肆凶淫，胆是越来越大。辗转援引，竟和妖尸谷晨、白骨神君联成一气，终于恶满伏诛。九烈神君全仗悍妻枭神娘援引入道，加上自身种种遇合，才得今日。修道数百年一意采补，只应悍妻之请，生此孽子一点精血，又是生来异质，夫妻二人爱如性命。不料为人所杀，连所炼三尸元神全都消灭，不曾逃回一

个。叶缤知道此事，就九烈神君知难忍隐，乃妻也不肯罢休，妖法厉害恐非敌手。日里将云凤送上以后，便去武夷绝顶，将生平惟一男道友谢山借去的一盏佛家至宝散花檠，索了回来应敌。

那谢山是一位介在仙佛之间的一位散仙，既通禅悟又晓玄机，与峨嵋掌教妙一真人，两世至交，俗家本是一位文雅风流的贵公子，嗜酒工吟，年甫三十便积诗万首，传诵一时。后来弃家学道，为散仙中有数人物，隐居武夷山千石帆潮音小筑，自建的精舍以内。地当武夷绝顶，最胜人区，四外俱是危峰层峦，飞鸟不渡。仙人多居名山窟宅，他独喜楼居，仗着仙法神妙，和原来的天生奇景，把一座潮音小筑布置得灵淑清丽，美景无边。叶缤未成道前，便和他是通家世戚，所以二人交谊最深。那散花檠，形制古雅，乃是万年前美玉精英所制，叶缤原是无意而得，到手不满十年。一日因往武夷去访谢山，路过澳门附近，时当月夜，风静无云，碧海青天，交相涵吐，一片空灵境界。她正觉海上夜景有趣，忽见远远碧浪如山突涌天半，浪头上有一形似夜叉，胁生双翼的怪物，正由海内冲波而起，已离海面百十丈高下。先是身后青光荧荧，飞起指头大小一点星光，打向身上一闪即灭，跟着便听“波”的一声爆音，惨啸声中，怪物立被炸死。当时血肉横飞，随着飘沉下去。怪物一死，水面上微微荡了一阵，也就平息。依然是万里晶波，光明景象，更不再有异状。先前那点青光小而不强，又为飞涛所掩，如换常人直看不见，叶缤因仗得道多年，见多识广，看出是件奇珍异宝。暗忖目前水仙，只紫云三女、翼道人耿珉、陷空岛陷空老祖等有限几人，是在海底居住，余者名为水仙，所居都在陆地。并且这几处分在东、南、北三海，地绝幽远，最近的相隔中土也数万里，与水面上下相隔更是深极。这邻近省

治，平日船舶往来，帆樯成阵的海口冲要繁闹之区，怎会有这类高明之士在水底隐居？因那青光虽看不出路数，生平仅见，但极灵异神奇。正而不邪，决非异派妖邪和水中蛟蜃所炼法宝丹元之比。看那神气，明是有人在清修，怪物前去侵扰，看出对方不大好惹，逃遁不及，吃宝光追来打中，登时诛却。她不由动了好奇之想，意欲入海探看，到底是甚人物。便把身形隐去，行法辟水直下海底。初意离海岸近，必不甚深，哪知怪物起处的下面，竟是一个海窍，深不可测，直下有三千多丈才到海底。只见白沙平匀，海藻如带，摇曳纷披。深海中的怪鱼修鳞，千奇百态，栩栩浮沉游行于断礁瑚树之间，往来如织，并无异状。心中悬忖，适才许是一位水仙在水底路过，与怪物相遇，诛却以后，已自走去，否则怎会不见一点形迹？叶缤正在徘徊欲上，忽然觉出那些怪鱼，只在身前一带游行往来，不往身侧游来，心中微动，回身细一查看，那地方已离海窍尽头边壁不远，广只百亩。地面上生着不少五颜六色的珊瑚树，大都合抱，纠曲盘错，形态奇古，各色皆备。尤以翠色的为最好看，从未见过，光怪陆离，灿烂非常。她心想原来这里竟生着这好珊瑚，如此粗大，世间所无，至少也是万年以上之物。方欲拔起两株带赠好友，猛一眼瞥见，正中心倒了一片亩许大小的礁石，将两株大珊瑚压倒折断，石头也凌空搁在树桩之上，分明新倒不久。知道当地最是宁静，微沙不扬，礁石乃海底沙虫所积，坚附海底，怎会无故自拔，形势又和人掀起一样？叶缤一路遁踪赶去。直到壁窍之下，忽发见地底有一洞穴，上面仍是重波，齐着地面以下，并无滴水，大小形式，俱与前见礁石相等。越知有异，再定睛一看，洞穴靠壁一面凹将进去，内里有一六尺高的佛龛，龛中盘膝坐着一个枯僧，左手持着一个玉石古灯檠，右手掐诀斜指灯蕊，面带愁苦之色。同时又看

出，先前原有几层禁制已破去了一半，封洞大礁石也被揭去。最奇是，那灯蕊并未点着，却有一穗虚焰影，势若飞舞。人只离洞口一近，灯焰便渐明显，现出极淡的青莹光影，人一退后又复如初，知是一件至宝。适才杀死水怪的青光必由此出，要换别人，早起贪心，入洞盗宝，惹出事来。毕竟她修炼年久，道心清宁。又见那枯僧已在海底坐化千年，身有至宝竟未受到侵害，佛法禁制，厉害可想。不由暗忖："现时此洞虽然受了怪物侵扰，门户大开，也只将外重禁制破去，依旧不能深入。看水怪死时惨状，人虽坐化，灵异神通犹存，此事万万不可造次。并且对方在此埋藏法体，用心如此周密；他能保持不坏之身，不为海水虫沙所蚀，未始不是依此法宝，就能取去也于理未合。不过今日他已动了杀机，幽宫洞启，劫运也是将临，所以面容如此愁苦。自己本是来访谢山，近在武夷，顷刻可以往还，何不把他寻来，商量看是给他照样行法封固，还是移埋别的隐僻之处，免得怪物同类又来扰害？"叶缤想到这里，再看那枯僧面上愁苦渐敛似现微笑，益知所料不差！心中高兴，便即合掌通诚祝告连同两种意思。枯僧除口角似带微笑外，更无别的朕兆。试作欲下之势，青的灯焰忽明，光景荧活，似欲离灯飞起。不敢冒昧，只得离海，急往武夷飞去。到时见谢山手里拿着一片旧黄麻布，正在出神，面有忧色，见叶缤来便随手收起。

叶、谢二人，由总角戚友变为数百年同道至交，彼此极为亲敬。虽觉谢山平日夷旷冲虚，生平又无一个仇敌，不应面有忧容，因为急于述说海底奇事，略问两句。谢山饰辞，一说也就丢开，随即说起经过，谢山闻言大喜忙说："枯僧所持古灯檠，乃前古佛门至宝的散花檠，又名心灯，来历详情，此时当难全知。如得到手，将来你我大是有益。"叶缤先还觉着无故

夺人防身护体之物，不是正经修道人的行径。谢山却力说："无妨，这位道友藏真海底，此时必是防有仇人伤害。事隔千余年冤怨已消，仇人也自转劫，无力相害。他既不愿永沦水底，更防怀宝伤身，受别的妖邪水怪侵害。我们只消将他法体移埋已定，至于所设禁制和佛灯神焰，我俱能够抵御。此时踪迹已现，速去勿延。"

叶缤不便过于拦阻，只得同往，回到原地收起来，果是容易非常。先是谢山在洞口喃喃默念，手又掐诀，看不出是在念咒，还是通诚祝告。念完，手指处，水便分开，下面禁制全失灵效。灯上佛火快要飞起，吃谢山掐诀制住，却令叶缤收取。到手以后，枯僧双手忽此下垂，落向双膝盖上，玉灯檠也不再生异状。一点没费事便连佛龛摄起，移向武夷绝顶千石帆谢山仙居左近。叱开石壁，埋藏封固，还拔了好几株万年珊瑚回去。叶缤知彼此法力道行相差无几，这次谢山独有成竹在胸，事若预定，好生奇怪。再四盘问，终是饰辞遮掩，后来仅说："那枯僧和我二人，必有前因，无如事隔千余年，毫无端绪。我二人此时法力尚算不出，不久齐道友峨嵋开府，内有不少佛门中神僧、神尼，到时转托询探始能深悉。"叶缤不知他是否藏有难言之隐，坚不说明，只得罢了。

谢山说此宝乃叶缤发现，又她亲手收取，坚欲相让，叶缤自是不肯。互让结果，才商定在未问明来历因果以前，暂为叶缤所有，但是用法不明，暂时只好各按本身法力一同习练，使彼此均能运用。等到二人悟出玄妙，可以随意应用时，才知此宝内藏前古神油，始能发生佛火妙用，檠柱藏油，本来不多，又经二人习练时糟塌了一半，发觉已自无及。因此宝有伏魔之功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二人仅悟出了一半，已有绝大威力，以此互相珍惜，轻易不肯妄用。前两月，谢山将宝借去寻一神僧参

详，没有送还。叶缤因将黑丑杀死，恐九烈神君寻仇，难于抵御，特去取回。不料却无意中给妖尸谷晨一个重创，收回冰魄神光之后，忽然心动，知道仇人寻来，连忙飞起。刚到上空，便听东南方遥空中，起了一种极尖锐的鬼啸之声，凄厉刺耳，越来越近，令人闻之生悸。跟着便见天际有一黑点移动，晃眼展布开来。立时狂飙大作，晴日无光，眼见天遮黑了半边。直似黑海飞空，万重黑云，疾如奔马，漫天盖地而来。众人一看大惊，暗道："不好！"纷纷飞起，各将法宝飞剑迎上前去。颠仙和玉清大师、岳雯、诸葛警我四人，原早觉察，一面用眼色止住魏青、俞允中、戴湘因诸人不令多言，一面各自留神戒备。内中玉清大师素来临事戒慎、防患周密，知道叶缤新杀妖人黑丑，来寻仇的必是九烈神君夫妇无疑。只管颠仙道法高强，刘、赵、俞、魏、孙、凌、戴诸人，已被招聚一起防卫，足可无害，终觉敌人是异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太已厉害，又当痛心杀子之仇，情急之下，出手必定狠辣至极。与其坐以待敌，还是迎头抵御稳安得多。念头一转，也跟踪隐形飞向高空，等候应付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下面三人刚刚相次飞起，便听东南方遥空中，起了一种极尖锐凄厉的啸声；同时天际云层中，有一点移动。始见速如星飞，由远而近，带着那片厉啸之声，展布开来，晃眼将天遮黑了大半边。也看不出是云是雾，只似一大片黑的天幕，遮天盖地，急如飞潮云涌一般，直朝元江大熊岭这一带卷将过来。立时狂飙大作，江水群飞，晴日匿影，天昏地眩，声势之猛烈浩大，急骤险恶，休说云凤、湘因、允中、魏青等新近入门诸人，连刘泉、赵光斗久经大敌，也都从未见过。俱各大惊，纷纷将法宝飞剑放出。正待飞身迎上前去，颠仙知道来敌虽强，上面三人尚能应付，否则众人更非其敌，上

去白白受伤，此时只宜防身谨守。一面忙喝："速自防身，不可妄动！"一面施展禁法，将众人阻止，不令上去。余英男自从日前得了南明离火剑，因是教祖回山亲授本门心法，妙一夫人又怜她向道坚诚，身受多日寒冰冻髓之惨，小小年纪，备历灾危，特降殊恩，代向妙一真人关说，将微尘阵中长眉真人遗留的仙丹，赐了一粒。她以前打的底子原好，回生以后，又经众同门日夕指点，自顾开府在即，惟恐入门太浅，到时百不如人，徒负三英之名，用功极勤。这一服灵丹，更平添了若干年的功力，虽只短短时日，已然身剑合一。加上到前奉命往川边倚天崖龙象庵去请杨瑾来此相助，芬陀大师见了甚是嘉许，又得了好些益处。行时大师并赐她一面护身神符佩在身上，不但不畏邪侵，真正遇到危难之际，还可用来解免。适才初次出山，便遇大敌，心还震惊。不料南明离火剑一举成功，竟使那么厉害的老魅受伤逃去，不由心雄气盛起来。

凌云凤因和叶缤具有夙缘，一见倾心，又感早来相救之德，杨、叶二人一飞起，一个是心有仗恃，因和杨瑾同来，理应同其进退，不愿落后。一个是报德心盛，敌忾同仇，又自恃有神禹令前古至宝威力，双双不约而同，没等黑影临近，便相继飞起。颠仙未及阻止，方替二人担心，待要拦住下面众人，再行飞身上去防护时，先后不过分许工夫，天边黑影已自飞近，快要飞到元江上空。猛由黑影里射出千万点金绿色的火星，隐闻爆音密如贯珠，直似洒了一天星雨，飘空急驶而至。对方敌人，却一点也看不出来。这时天地尽晦，如非众人俱是炼就慧眼神目，已然伸手不辨五指。当这危机一瞬之间，先上三人，身形各隐，自看不出，只余、凌二女所御一红一白两道剑光，连同云凤手上神禹令，所发出的一股青濛濛的宝气，正朝对面黑影星光飞迎上去，黑暗中宛如两道经天长虹，眼看两

下就要接触，倏地空中一亮，竟在余、凌二女面前现出千百丈彩光，将来的黑影妖火，一齐挡住。层霞撑空，顿成奇丽。可是动作快极，两下才一接触，未及看清，猛又“波”的一声，一点酒杯大的淡黄光华，忽在黑影深处闪了一闪，便即爆裂，化为红、白、蓝三色千万道奇光精芒，满空飞射。只听一声极凄厉的怒啸过处，黑影中现出一个披头散发、乌面赤足的妖妇，破空飞去，晃眼无踪。前半黑云妖火，立被佛光神光爆散，现出日影，渐复清明。那后半黑影妖火，却似雨后狂风之扫残云，疾如奔马，齐向来路退去。真个来得迅速，去得更快，一眨眼便到了天边。等定睛仔细再看，已然不见痕影。余、凌二人，只见到妖妇形影，便即隐去，连想扫荡黑影妖火，都未做到。总共不过半盏茶时，重又清光大来，复了光明景象，空中五人也相继飞落。

原来叶缤见来势如此急骤，知是仇人想乘自己新挫之余，骤出不意，猛下毒手。这一来，正好将机就计，迎头给他一个重创，和杨瑾到了空中，飞升极高，隐身埋伏，等敌人一到，由叶缤先放冰魄神光出去，等敌人施展全力发动妖法，杨瑾再将佛灯上神焰，飞射出来。那来的敌人，乃九烈神君之妻枭神娘，果然神通广大，机警已极。佛光神光一经爆裂，便知敌人有此至宝，今日难讨公道，竟不再交手，怒吼一声，施展妖遁，破空而去。那满空黑影，全是九烈夫妻多少年来所炼地煞之气，连同万千阴雷，均与妖人心灵相应，有无穷妙用，恶毒非常。在这等形势之下，不特没有全军覆没，反被她随身收去，一任施展法宝飞剑，一点也没追上。众人俱都惊异不置。

当下郑颠仙便请众人，同往苦竹庵中小聚，就便分赐众后辈金船中得来的宝物，于是同往前殿中坐定。辛青、欧阳霜、慕容姊妹，重向新来诸人见礼，分别献上茶果。颠仙笑问：“叶

道友，可还有事么？”叶缤道：“贫道因峨嵋开府，群仙盛会在即，极欲一往观光，无如峨嵋诸长老，素昧平日，未接请柬，不好意思作那不速之客。因谢山道友与极乐真人交好多年，意欲托向妙一真人致意，本打算此间事完，再往武夷绝顶千石帆潮音小筑，去和谢道友商量。不料遇到杨姊姊，是我前生骨肉之交，她与峨嵋诸老，两世渊源，正可不必舍近求远。并且一别多少年，再世重逢，想和她畅谈叙阔。好在谢道友日内必接有峨嵋请柬。来时虽曾动念，因为急于来此践约，抵御仇敌，匆匆取了散花檠，便即赶来，并未与之订约，不久太元仙府便可见面，临时变计，又不想去了。”诸葛警我忙接口道：“这次峨嵋开府，遍请海内外真仙道友，事前惟恐遗漏，诸位师长曾经四出访问，近以会期在即，信使四出。叶仙姑的请柬，不是尚在途中，便许是离岛日久，已然送去，没有见到。”杨瑾笑道：“诸葛道友哪里知道，如是别位道友，峨嵋诸位长老尚不致于遗漏，独于这位叶岛主，却是难说。第一所居金钟岛在南极尽头，相隔太远，极少人知。她得道虽然多年，一向隐迹潜修。多少年来，除武夷千石帆隐居的谢道友外，至交姊妹常共往还的，只我前生一人，余者至多不过三两面之交，彼此过从，更无其事。知道她的人，既是极少，又都当她孤高自赏，不爱理人，自然不会有人提起。再者此次峨嵋开府，虽是千古以来玄门盛事，掌教真人请柬也发得极为广泛，不特正教中人和海外散仙，甚而有些不曾公然与峨嵋为敌的异教中有名之士，俱在邀请之列。但所延请的人，除有交情的不算，十九均含有深意。然则海内外散仙修士，何止千百，岂能识与不识，全部请到么？叶岛主与峨嵋，素无渊源，我看请柬十九不曾发出。叶岛主也决不致怪主人疏忽之理。不过这次局面之大，卓越千古，到日不问何派中人，只要自问够得上

去观光的，虽然未受邀请，一样也可前去观光。似叶岛主这样道力高深，人品纯正的，正是座中佳客，何况又是我的两世至交。就连今日在座诸人，就非峨嵋门下，也都声息相通，异途同归，任何一人去一提说，请柬便立刻飞到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然一道红光直飞进来，众人看出那光，正而不邪，但又眼生，看不出是何宗派。微一惊奇，叶缤手扬处，已接了下来。竟是谢山自武夷发出的一封飞剑传书，内中并还附有峨嵋请柬。传书大意是说：昨日叶缤取了散花檠走后，今早极乐真人忽然来访，说起新近路过峨嵋，偶遇玄真子邀往凝碧崖小叙。听妙一真人说起叶缤，早欲奉请；以所居小南极一带，岛屿如林，修士甚多，枭鸾并集，派门人送柬，恐生出波折，飞剑传书微嫌冒昧。知极乐真人将有武夷之行，谢山又是叶缤的好友，请转托向叶缤致意。真人刚到不久，二人请柬也由峨嵋飞到。因真人约同访友，恐叶缤赶回相左，算出人在苦竹庵，故以飞书相告。

叶缤为人外和内傲，虽然亟欲观光开府之盛，不请而赴，终觉不甚光辉。这一来，正合心意，甚是高兴。将红光放还以后，决意同了杨瑾先去川边倚天崖，拜谒过芬陀大师，同往峨嵋赴会，不再他去。颠仙笑道：“叶道友既无甚事，现在开府期近，诸位师侄均须赶往，且等我打发他们走后再谈吧。”说罢，便命诸女弟子将昨晚元江所得宝物取出。先取了九口长剑，交给刘、赵、俞、魏四人道：“此剑乃黄帝大战蚩尤时，用以降魔的九宫神剑，烦交令师重行祭炼传授，自有妙用。”颠仙另外又取了十余件长短大小不等的戈、矛、刀、剑之类出来，分给在场诸人，以及诸女弟子各一件，说道：“那金门至宝为数甚多，此次刚刚进了头层塔门，便为妖尸所扰。加以金蛛力竭，除归化神音外，一切奇珍异宝，均未取出。可是这些

古兵器，均是神物利器，非比寻常，各凭师传心法，便能与身相合，具大威力。九宫神剑如若会用，更是神妙。此时不及详说，众弟子有不明白的，归问各人师长，自知源流用法了。”颠仙因叶缤、杨瑾、玉清大师，三人出力最多，叶、杨二人更是同辈客体，曾请自选。三人始谦谢不取。颠仙再三劝让，才各取了一件小件的。叶缤得的，是件形似戈头的短兵器，到手便转赠给凌云凤。玉清大师所得，恰与叶缤相同。起初随意捡取，到手才看出是一对形如符节，阴阳两面，可以分合之宝。本意也想请转让云凤，偶一回头，瞥见允中目注云凤，无限深情自然流露。大师忽然想起允中为人多情至诚，宅心更极仁厚，无如资质稍差，乃师凌浑虽然道法高强，自负回天之力，终恐福缘运数所限，未必便能克服险难。而云凤将来成就，却比他胜强得多。偏生夫妻二人不是同门修为，如将此宝分开，使其各执一面，虽不一定仗此便能免去他年兵解，终可得到许多助力。万一允中日后多积外功，人定胜天，仗着云凤随时相助，居然度过这些难关。夫妻合籍，同注长生，不特成人之美，也是一桩佳话。况且云凤已得了禹令、金戈两件前古奇珍，开府时教祖还要颁赠法宝，原不在此合璧。于是玉清大师便把那片半戈头，转赠允中，道：“此宝名为戈符，原分阴阳二面。这面阴符本意赠与云妹，使其合璧，一则二符灵感相通，本宜分用，二则俞道友异日独自出山，积修外功，难免险阻。有此宝随身，既辟邪驱祟，复能以之向阳符主人告急，无论相隔多远，均可赶来应援。此外妙用尚多，一时也难尽说。不过尚须各人重行祭炼，始能应用。你归告凌师叔，自会详为传授。此次峨嵋开府，门下诸弟子，所得法宝均须呈献，由诸师长一一传授，指点用法，到日你和云妹互相观摩，自知究里。”允中连忙接过谢了。

杨瑾取了一块黑铁，长不及尺，约有二指来宽，一指来厚，上面满布密鳞，复有古篆，形似穿山甲，腹下却倒卷着十八隻九玄钩，刻制极为精细诡异。通体乌黑，谛视并无光华，那古篆文也是初见。在座诸人，自郑颠仙以下，竟无一人识得此宝名称用法。杨瑾拿到了手，料非常物，因和余英男一路同来，见她根骨既厚，人更谦婉，甚是投缘。知道三英二云，各有仙剑随身外，多有奇遇，得了好些奇珍异宝，内中只有英男一人受苦最深，入门较晚，只新近得了一口南明离火剑，别无长物，便笑赠她道："此宝我虽不知它的来历，看这形制当非常品，我送给你，回山再求掌教师尊，传授用法吧。"英男已然得了一柄金钺，知道芬陀、杨瑾对己十分期爱，略为谦谢了两句，便即拜受。

分配既定，除杨、叶、凌三人因颠仙留住少谈，并须绕道边川倚天崖拜谒芬陀大师外，玉清大师、诸葛、岳、孙诸人本已到了峨嵋，奉命来此，正好同了英男、湘因等做一路，赶了回去。刘、赵、俞、魏四人，也自赶回青螺，准备发命之后，再随师父同往峨嵋赴会。纷起拜辞飞去。

众人走后，颠仙和叶、杨二人，把将来应付九烈神君夫妻之事，商谈了一阵，并允到日必往相助一臂。叶缤自是感谢。因颠仙师徒也要准备峨嵋之行，收藏金蛛封禁庵洞，均待施为。议定便和杨瑾、云凤同起告辞，往川边倚天崖飞去。

·蜀山剑侠传·
禹令金戈(下)
还珠楼主　著
邵邱　凌建　标点
*
漓江出版社出版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*
开本 787×1092 1/32　印张 14.375　插页 2　字数 311,000
1989年1月第1版　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印　数：1—25,000册
ISBN 7-5407-0377-6/I·285
定价：5.50 元



责任编辑：飞飞

封底绘画：可人 咏柳

装帧设计：谷子

ISBN 7-5407-0377-6/I·285

 定价：5.50元